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貳輯·捌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 · 捌冊目錄

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首一卷目錄四卷 · 之一

〔清〕林昌彝撰

一

〔清〕林昌彝撰

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首
一卷目錄四卷·之一

清同治三年廣州刻本

二 禮 釋 二
百 一 十 卷

同治三年歲次
甲子春三月開
雕於廣州省城

福建侯官縣舉人林昌彝呈為



謹繕錄伏乞代

奏進呈

御覽仰求

聖訓事道光三十年十月恭閱邸鈔見廣西學臣孫鏞鳴陳

奏內著書進呈一條

部議

本朝以來成案甚多俱蒙

優旨今若有好古撰述羽翼經傳者著書進呈原為例所不

禁等語咸豐元年十二月江南縣縣訓導朱駿聲以所

撰說文通訓定聲一書繕進已蒙

聖鑒

舉人閩嶠鮒生乙科濫厠平生留心著述撰輯成書共

二十餘種茲將所撰三禮通釋一書二百八十卷繕寫

全帙計四十冊大旨悉具例言在

聖天子生知天竄囊括古今儒生末學何足上塵

黼座惟以六經昭於日月而三禮源若江河千卷浩繁百家

聚訟私庭學禮妄嘗窮汗竹之勞

昭代尊經竊欲效野芹之獻乃考同而辨異爰撮要以芟蕪

溯鄭元盧植之傳證后蒼高堂之授先王建灋本情性

以導民中古右文師典常而經國因革損益卓爾不膠

貴賤高卑煥然有辨典冊企西崑之府圖書開東璧之

宮車書一而風俗同上下和而神人治故身薦上帝大

易通乎禮文廕祀天宗尙書詳乎禮制荀顛之釐舊典

首正六官劉歆之校遺書編成七畧董生著錄溢乎千

人楊子法言郭以眾說虎觀則羣言逞辯石渠則眾說

兼收與義鈞沈戴憑攸五十席互文考異陳棻揖七萬

言原六籍之指歸賴諸儒之訓釋赤虹未滅爰稽北斗

之神丹雀初來允辯端門之字琴箏五典筐篚六經神

霧探幽別風訂誤青絃校錄墜簡出於淹中綠錯傳經

先師呼於棘下憑陵弓劍幸藏孔甲之書縹緲金絲重

三禮通釋卷首 呈詞

聽恭王之宅二京疏義儼一字而千金六代儒林重九

經於萬石折五鹿之角論顯朱雲辨三豕之訛說推劉

炫韋編鐵櫃再炳於緇林赤字青文新磨於天祿蓋自

戴慶窮源鸞邕竟委防羽陵之蠹則旁訂玉杯刊太學

之碑則上摛金版躉甃石磬考訓詁於汝南啍啍大車

解注箋於高密簠形異籩訂阮誥說器之名履色從裳

辨陳滯解經之陋賈孔疏義果孰是而孰非陸馬談經

又或詳而或畧至於河南韓勅禮器終湮上谷府卿石

龕半泐重以妄生難義橫裂聖經高才者蔗肆雌黃末

學者蛻求青紫珍羅七璧難通懸甕之書麗眩千門易

輟靈光之製然學通視月非北方戎馬所能摧義足經
 天匪南國浮屠所能改而漢六朝諸儒意存網括志切
 蒐羅下幣詔於公孫坐安輪於申傳河間真本競出民
 間東魯佚編間來闕里黍經故訓雖襍採於西州蝌字
 佚文仍不遺於東觀景伯則專精古義丁鴻則兼習今
 經共述師承咸資採析雖涓子之奏莫考舊聞而臨制
 之章尙能資溯介純夏撫廣徵尸子之大名槐檀柞楸
 旁引鄒書之改火此誠禮堂之鈐鍵學耨之苗畝也三
 禮者具陳乎制度文爲畢載乎道德性命射鄉祀饗辨
 其等威朝覲會同存其品式證烏彝沙尊之異繪牲鉶
 三禮通釋卷首 呈詞 三
 芼柶之形綉鞋注玉藻之篇則音聲自叶顯鞞宗子幹
 之論則名字相同宛披石室弟子之圖儼睹宗廟車服
 之器元文逢乎沛國異義瓶自卽鄉嶽嶽賈逵開九萬
 四千文之義鏗鏗楊政發七經六十家之傳方將蒐舉
 辨儀鋪張景鏗採燕私賓奠之訓拾其遺珠兼李等註
 孟之言演如繁露彥和記夢執丹漆以西行榮緒掣經
 拜庚子而北面 舉人 見聞淺陋學識粗疎敢希先哲之
 穆修願備秩宗之採擇仿陳祥道禮書之例依崔靈恩
 禮說之條廣如綫之師傳萃通儒之成說卅年之力雖
 僅免言帚而忘若一得之愚不足以信今而傳後伏乞

代爲轉

奏進

呈冀荷

蒙

聖恩俯賜披覽訓其是非可否私自刊行俾得廣資就正如
 俞允用以備一家之言則稽古邇榮益頂戴

皇仁於靡旣矣伏乞

大人俯准代

奏進呈

御覽實爲德便上呈

三禮通釋卷首 呈詞

四

禮部尚書正黃旗滿洲都統兼管太常寺鴻臚寺事務奉

恩鎮國公宗室 臣奕湘工部尚書署禮部尚書正藍旗蒙古

都統 臣麟魁禮部尚書 臣徐澤醕禮部左侍郎福建學政 臣

吳鍾駿乾清門侍衛禮部左侍郎廂藍旗滿洲副都統鑾儀

衛鑾儀使 臣聯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禮部右侍郎 臣李

苗禮部右侍郎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兼管太常寺事務 臣瑞

麟內閣學士署禮部右侍郎 臣陶樑等謹

奏為請

旨事查道光三十年十月前任廣西學政 臣孫鏘鳴陳奏著書進

呈一條經 臣部議定若有好古撰述羽翼經傳者著書進呈

三禮通釋卷首 奏摺 上諭 五

原為例所不禁等語咸豐元年十二月內據江蘇舉人現任

安徽黟縣訓導朱駿聲呈遞說文通訓定聲一書經 臣部奏

奉

御批准其進呈欽此旋奉

上諭前據禮部奏江蘇舉人安徽黟縣訓導朱駿聲呈遞說文通

訓定聲一書當交南書房翰林院詳加閱看進呈朕幾餘披

覽引證尚為賅洽頗於小學有裨朱駿聲著賞加國子監博

士銜以為留心經訓者勸欽此欽遵在案今據福建舉人林

昌彝在 臣部呈遞三禮通釋一書繕寫成帙計十函四十册

釐為二百八十卷取具同鄉京官印結聲明書內並無違礙

字句乞為代

奏等情 臣等查三禮大旨源若江河浩如瀚海該舉人攷同辨

異撮要刪蕪書中先列經文次引鄭注爰自漢魏以及我

朝凡足以發明鄭學者悉附入焉編輯圖說謹加案斷實事求

是大旨悉具論畧洵為好古撰述之士既據呈遞到部謹將

原書送交軍機處可否准其進呈

御覽 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命下遵行為此謹奏請

旨

御批准其進呈欽此

三禮通釋卷首 奏摺 上諭 六

咸豐三年八月初六日奉

上諭前據禮部進呈福建舉人林昌彝所進三禮通釋一書當交

南書房翰林院詳加閱看茲據奏稱該舉人尚能旁徵博引畱

心載籍不為浮靡之學惟繕寫尚多脫誤業經逐卷粘簽著

禮部仍將原書發交該舉人照簽改正再行進呈欽此

咸豐三年九月初七日奉

上諭前因禮部奏福建舉人林昌彝進呈三禮通釋一書當交南

書房翰林院校閱尚多脫誤仍將原書發交該舉人再行詳校

茲據改正仍由禮部進呈著即賞收該舉人林昌彝留心經

訓徵引詳明著以教授歸部選用以示獎勵欽此

太僕寺卿 臣 王茂蔭 謹

奏福建舉人林昌彝前進呈三禮通釋一書蒙

恩欽賞教授該員不獨學問優長並且留心時務深諳韜畧嘗著
有破夷志四卷平夷十六策平賊論二卷頃以賊氛未靖又
著有軍務備採十六篇並繪圖式進呈

御批該員秉質佹弱不勝軍營差遣理合聲明謹奏

咸豐三年九月十七日奉

上諭王茂蔭奏福建舉人林昌彝所著軍務備採十六條並繪圖
式呈覽等語着派巡防王大臣閱看以備採擇欽此

三禮通釋卷首 奏摺 上諭 七

序

孔子道在六經六經皆教也而禮以明體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民之行也尙書稱典朕三禮周官詳吉凶軍賓
嘉五禮禮者實體天命民彝之極而出之者也秦燔以
後兩漢經師搜羅散佚掇拾古經高密鄭君遺黨軀事
逃難注禮淹中曲臺淵源授受始合儀禮周官禮記爲
三禮囊括百家論撰極博嗣是六朝經師南人則有賀
循賀瑒庾蔚之靈思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則有徐
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咸精于禮唐人孔
賈三禮義疏乃取皇甫侃熊安生二家義疏而刪定之

三禮通釋序

宋儒朱文公思注三禮未成嘗曰禮學是一大事不可
不講近代儒生長於三禮之學者如張爾岐江永蔡德
晉任啓運任大椿金榜凌廷堪諸人皆深于禮江永有
禮經綱目以儀禮爲主卽以周官禮記爲目本於朱子
儀禮經傳通解其書舉綱目而未詳制度凌廷堪有禮
經釋例本於陳祥道禮例詳解祇釋儀禮而未及周官
禮記至秦蕙田之五禮通考則因徐氏之讀禮通考而
續成五禮者也其書援引歷代典章似通考通志而非
解經之體例且所據者皆宋元明以下之說多嚮壁虛
造而漢魏六朝經師之遺言大義渺及之侯官林薊谿

孝廉所著三禮通釋淹通該洽廣大精深是能窺三代制禮之源而觀其通綜六朝議禮之蘊而提其要發明高密之說者十之四五而辨析高密之誤者十之二三誠禮家之功臣爲高密之諍友也咸豐三年禮部臣嘗以此書進呈奉

上諭該舉人林昌彝留心經訓徵引詳明著以教授歸部選用以示獎勵欽此前宋程頤以力學好古安貧守道足以矜式士類爲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薦舉元豐八年敕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

聖心先後同符一矜式士類之意海內榮之夫學者之著書

三禮通釋序

二

不患其不博特患其不精孝廉編摩載籍垂三十年博而且精勾稽至當其有功於禮學者不誠鉅哉唐儒賈孔三禮注疏網羅雖富而於漢儒互證之旨通借之義茫然罔解通釋囊括萬有以彼經證此經詁訓定文字貫串羣經甄綜秘要終老不輟發爲心光苟卿禮論溯源禮意公羊之學最精於禮石渠白虎繁露玉柅均載禮文濟南之尙書大傳卽鄉之五經異義均存禮典自來說禮之家視若棄匏通釋博採諸家推闡奧妙漢儒近古信而有徵六朝之儒最善說禮其說存於初學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山堂肆考通典唐類函諸書咸資

採擇孝廉摭摭羣經溯源討流最爲詳備禮古經五十六篇已佚其篇名僅見於他書併世學者尠能舉其篇目孝廉廣爲勾稽會集眾說擇精語詳一一注明原書毫無舛造使學者聞所未聞無異發前賢所未發條分縷晰識力過人其書釐爲二百八十卷計列一千六百門綱舉目張嘉惠士林厥功甚偉昔大常博士陳祥道以所著禮書百五十卷奏御給事中范祖禹上章乞禮書送學士院急於看詳今此書鈔板施行傳觀海宇其有補於

朝廷制作者豈尠淺哉是以因孝廉著書之例以告世之

三禮通釋序

三

范祖禹其人者歷城毛鴻賓序

序

先王制禮所以經緯人倫宣昭政化而寓其用於儀文
度數之繁自朝廟祭饗之大器用服食之微皆爲之取
象於天因材於地類別人物節理性情其精意流行於
人心而其繁縟之文廣博之用散見於禮經自漢諸儒
各以所傳授爲傳注鄭氏之學出於馬融而與融異義
其注周官多存杜子春鄭興鄭眾三家注而於衛宏賈
逵禮說亦兼採焉故鄭氏於禮集其成又考正禮圖存
古遺制爲功甚偉魏王肅喜賈馬之說多與鄭異晉董
景道又依鄭義著禮通論其後賀瑒皇侃熊安生之義

三禮通釋序

四

疏沈重之禮義褚輝之禮疏於諸儒互有發明迨唐賈
公彥儀禮周禮二疏孔穎達禮記疏表章鄭學流爲詳
明而諸家之書行世者亦鮮言禮者獨宗鄭氏其合三
禮著論者則宋何承天禮論梁崔靈恩三禮義宗北魏
劉獻之三禮大義隋元延明三禮宗畧唐王恭三禮義
證至宋陳祥道禮書始攻駁鄭氏朱子有志於考訂禮
經撰儀禮經傳通解多存其大體制度品物非所詳也
其喪祭二禮以屬黃氏幹爲續通解楊氏復繼之爲儀
禮圖解而後禮制稍備焉蓋自鄭氏爲禮圖而隋經籍
志有三禮圖九卷云鄭元及阮湛等誤唐志有張鎰三

禮圖九卷夏侯伏朗三禮圖十二卷宋初聶崇義采唐

張鎰等舊圖凡六用考正三禮圖朱子譏其非古制然

當時張昭尹拙等已有駁正其後陸佃撰禮象十五卷

取祕府所藏古遺器改訂舊圖明史著錄者有劉績三

禮圖王應電周禮圖說二家之義古人傳經皆有圖而

禮制尤兼圖爲說考古者鑒焉去古日遠而諸儒訂正

同異乃更加詳亦豈非考證久而益精與然自陳祥道

撰禮書一百五十卷解釋名物更繪其象而後三禮之

書與圖合行實唐宋以來言禮者之總畧侯官林薌谿

教授博學多通尤邃於三禮爲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

三禮通釋序

五

窮天地之紀述人道之用因禮書制度儀文諸儒所辨
證者叅合比引究其旨歸書例畧依陳氏禮書而持論
各別爲圖者五十卷兼取宋以來圖說旁採林之奇鄭
景炎項安世王廷相諸家分圖使足與經相考訂而於
國朝諸儒萬氏斯大張氏爾岐江氏永凌氏廷堪任氏啓
運林氏喬蔭任氏大椿所著錄凡於禮有發明廣爲採
摭而於其師陳氏壽祺受授淵源訂定尤至一以表章
鄭學爲義叅攷諸儒之說糾正其失蓋三禮之學至
國朝而極盛教授研精鄭學以所心得辨析諸家同異以
匯成三禮之全斯可謂宏達精攬者也咸豐三年教授

以其書進 呈

賜官訖十餘年未授之梓寄雲尙書商爲刊行之稍得讀其論畧窺見其著書之旨漢書藝文志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班氏之論偉矣而非禮之原也三代王者之治無一不依於禮將使習其器而通其意用其文以致其精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戰國諸侯踰越制度滅去其籍獨賴一二儒者網羅散佚搜輯遺聞誦而傳之而後王者制禮之精意代有人焉維持於不做雖有闕畧而其存固已多矣教授是書繼陳氏禮書而起又豈徒以表章鄭學云爾哉湘陰郭嵩燾序

三禮通釋序

六

三禮通釋論略

臣林昌彝學

禮本於天設於地達於人倫日用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斯須不可去者禮之本也其制度品節服物采章隨時損益屢變以適其宜者禮之文也三代去今已遠先王制作之舊得什一於千百所當鄭重愛惜由制度損益推之人倫日用以究夫道之源也六經惟三禮最爲奧博唐儒賈公彥孔穎達三禮疏頗稱該洽其於禮之節文制度不無錯論書中多所辨正不憚窮年累月竭慮殫思以備芻蕘之一得焉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一

荀氏况曰禮者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於禮而止矣是之謂道德之極宋儒周氏謂曰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於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朱子曰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後及之方有補於學問之實也

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主而取周官禮記及他經傳記之言禮者以類相從其門人黃氏幹楊氏復續成喪祭二禮誠考禮之大觀也茲則通釋制度文物以經注經亦踵成朱子之意云爾

六經之道同歸而皆以明禮周官一書禮之綱領至其儀法

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朱子謂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今按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釋之儀禮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以至燕禮之類莫不皆然儀禮爲禮之綱本而禮記乃其枝葉也今專釋三禮大旨以周禮儀禮爲綱領以禮記及各經之言禮有可互證者亦博引以爲義疏焉

宋儒司馬氏光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此司馬氏最善言禮者也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二

經國治人莫善於禮漢儒掇拾古經搜羅散佚淹中曲臺淵源授受康成始合三禮論撰極博王肅聖證語多杜撰自漢而後叔孫通曹褒以下無慮數十百人所論各有得失江左五禮梁氏爲備唐宋以來若開元政和等書及通典會要皆資攷證矣

宋儒陳祥道曰先王之治以禮爲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用有等其冠昏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卽器以觀理無非法象

之所寓卽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存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騁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衰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辯而民志所以定也晚周而下先王之制浸以掃地天下學者亦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散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魯不知尙羔衛不知立市則時之知禮者蓋鮮矣漢興叔孫通之綿苑禮儀徒規當時之近功而其瀆失於大卑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大高賈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沮於酺敏傅咸極論於晉而諄於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棄於一時然則據陳氏之論由漢以來禮之道不明禮之事不行百年後興是在 盛世矣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三

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夫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宇文周斷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

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之時道在折民之患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菽貿易之事生義農之後者知識既啓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奸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知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化而神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也禮之經也

漢儒劉向考校經籍得禮一百三十篇卽七十子所傳而河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四

閒獻王之所得者也向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扶風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康成因涿郡盧植事馬融其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卽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惟鄭注立於國學其大戴記有盧辯注今說禮者並資攷證焉

禮經名物度數尤當精審極究辯是非而證異同如璿機玉

衡之制渾天之度冕璪之數宗彝黼黻之文軍賦之制元端素端皮弁章弁爵弁深衣羔裘麤裘宵衣衾元衣之同異王諸侯城郭及王城王畿之廣都鄙之制尺步廬廬五溝五涂之辯千乘出車賦稅徵斂之別中星中氣土規測景十日十二風之法六服朝覲諸侯朝天子之禮辟雍泮宮養老養孤之典天子及諸侯廟制門制天子及諸侯大夫士寢廟夾室之制宗法饋食之禮大宗小宗冠昏喪祭之文明堂禘祫祀天祀地之禮祭日祭月祭山祭川之禮社稷五祀四望釋奠釋菜之儀裸禮之義一獻三酬一豆之別射儀操儀之節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之義五兵戈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五

盾之用肆夏采齊之文圭璋六幣之儀劍柶醴柶之異車制之度皆再三攷證研核至當實事必求其是其有去古既遠類不可以強通者則從闕疑庶免於漢儒所譏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幽冥而莫知其原者矣

書中如周禮儀禮禮記以外凡十四經有涉於禮制者皆列其目而詳攷之不必拘於周禮儀禮大小戴記也

禮古經五十六篇已佚今其篇名見於他書中如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內宰注朝見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觀禮注丞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疏及詩泉水

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
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遷廟燬禮
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注及管子又按河閒獻王得仲
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
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名堂記曾子記禮運五帝記見
白虎通王度記亦見白虎通及禮記注後漢輿服志周禮
疏王霸記見夏官疏瑞明記見論衡及文選注辯名記見
春秋疏孔子三朝記見大戴禮及史記漢書注月令記大
學志見蔡邕論凡諸遺禮書中皆採擇以爲證據焉

春秋時周禮在魯左氏魯人而善於禮傳中按禮最詳所稱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六

先王之制先王之令皆是物也故發凡起例咸周公之禮
經三聘五朝乃文襄之霸制今於左氏一書有裨於禮學
者亦採錄焉

公羊傳言禮多殷制可爲殷禮之證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書
多發明公羊之學言殷禮者藉爲確證焉

以經注經爲解經之先河六藝指歸具見爾雅博文明事首
推孟子坊表二記動引詩書燕聘諸義本詮儀禮春秋左
氏傳說經尤夥元亨利貞之辨黃裳元吉之解夏后之九
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卷耳能官人則大戴記逸周書
見之虞書數舜功則四凶十六相詳之豈獨王應麟所舉

外傳叔向單穆公閔馬父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
人其言有功聖學哉今書中並緝錄以資討源用徵禮經
之包羅廣博

白虎通義春秋繁露五經異義多禮經逸說伏勝尚書大傳
尤多三代遺禮伏勝之學最善於禮其言巡狩朝覲郊尸
迎日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攷績郊遂采地
房堂路寢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
統五服之色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
家所不詳書中咸擴摭焉又六朝人最善說禮其遺說存
於隋書及周禮儀禮二疏徐堅初學記唐類函藝文類聚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七

北堂書鈔山堂攷索杜佑通典太平御覽玉海諸書者今
皆詳錄而條辯之

通經者必先明小學小學者六書也許氏說文爲六書之權
輿六書明而後經義明凡說文解經有涉三禮足資考鏡
者如示篇柴字引虞書下文禴字卽釋類於上帝琯字引
周禮上文珽璣瑒字卽並舉玉人之文醜字引賈侍中說
爲周禮解詁中釋酒正之文彘篇造字引譚長說卽釋禮
記王制造士之文凡如此類有裨禮經足資考鏡焉
小學之書說文而外廣雅可與爾雅相輔詁訓名物數證極
博玉篇以下頗經後人竄改必擇明引經句者錄以證經

至於漢魏碑銘有可互證者亦採擇焉

周秦諸子未遭燔經漢儒先師首推荀況賈傳董生絕學如綫淮南劉向禱家博收論衡以下條緒可等訖於顏氏家訓封氏見聞記辯難頗覈今並有核百家游洞六學以為禮經之証

史部起史記訖唐書稽討志傳鈎提疏議二京經義六代經邠至通典之淹貫禮意唐類函之條列禮儀極為宏博皆資徵引

子注史注文選注有涉經義者書中並採以資證明其所訓釋文義多為易曉亦兼採焉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八

賈公彥周禮儀禮二疏孔穎達禮記疏其先乃與朱子奢李善信柳士宣范義頽張權諸人取皇甫侃熊安生二家義疏而刪定之至周元達趙君贊王士雄等更為詳覈是三禮疏非獨出於孔賈二人之手也

六朝晉宋以下精於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靈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止十數人今讀三禮但知孔賈二氏之書尚嫌遺漏書中凡有諸家佚說見於他書者咸採摭焉

國朝經學昌明精於漢易者則元和惠氏棟江都江氏藩南海會氏釗精於虞氏一家易者則武進張氏惠言江氏承

之精於宋易者則德清胡氏渭光山胡氏煦江都焦氏循

婺源徐氏子陵精於今文尚書者則太原閻氏若璩上元

程氏廷祚元和宋氏鑒金壇段氏玉裁精於詩經者則吳

江陳氏啓源高郵王氏引之吳縣陳氏奐精於春秋三傳

者左氏則崑山顧氏炎武四明萬氏斯大江都汪氏中元

和惠氏士奇江都劉氏文洪公羊則曲阜孔氏廣森武進

劉氏逢祿江都凌氏曙穀梁則鎮江柳氏興恩海州鄒氏

桂林精於爾雅者則餘姚邵氏晉涵棲霞郝氏懿行精於

廣雅者則高郵王氏念孫精於說文者則曲阜桂氏馥金

壇段氏玉裁而精於三禮者則四明萬氏斯同濟南張氏

爾岐婺源江氏永歙凌氏廷堪程氏瑤田金氏榜吳江沈

氏形宜興任氏啓運興化任氏大椿閩縣陳氏壽祺侯官

林氏一桂德清許氏宗彥諸家或專解周官或專解儀禮

或專解禮記或發明異義或闡明經文皆博而能精書中

於諸家說多所折衷旁通互證分類一千餘門俾觀者瞭

然矣

五禮之目吉禮則圓正方北南郊北郊六宗大雩大禋明堂

饗帝祭日祭月祭星辰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祭社稷四

望山川五祀祭四方蜡祭臘祭釁禮祭脯廟祧昭穆時享

植稔親耕親蠶禘禘禘禘釋奠釋菜嘉禮則朝禮朝服聽朔士

植稔親耕親蠶禘禘禘禘釋奠釋菜嘉禮則朝禮朝服聽朔士

植稔親耕親蠶禘禘禘禘釋奠釋菜嘉禮則朝禮朝服聽朔士

植稔親耕親蠶禘禘禘禘釋奠釋菜嘉禮則朝禮朝服聽朔士

植稔親耕親蠶禘禘禘禘釋奠釋菜嘉禮則朝禮朝服聽朔士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九

冠士昏饗禮燕禮大射鄉射賓射燕射鄉飲酒禮天子五
學門闈小學鄉學遂學諸侯鄉學養老巡狩觀象授時體
國經野賓禮則朝覲宗遇會同告祭聘問禮賓士相見禮
軍禮則軍制出師類上帝命將告廟禡祭車戰田獵蒐苗
獮狩校閱馬政凶禮則備荒薄徵緩刑舍禁去幾救月除
暴賊喪禮喪服斬衰衰既夕士虞是也周禮春官小宗
伯之職掌五禮之禁令吉凶賓軍嘉有別所以佐大宗伯
掌國之大禮三代以上伏羲以儷皮爲禮作瑟以爲樂可
爲嘉禮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敬鬼神禱爲田祭可爲吉
禮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可爲軍禮九牧倡教可爲賓禮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十

易稱古者葬於中野可爲凶禮又修贊類帝則吉禮也征
於有苗則軍禮也遏密八音則凶禮也故自伏羲以來五
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而所謂典朕三禮者據事天
事地事人爲三耳其實天地惟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
兼之矣

九經禮居其三其文繁其器博其制度今古殊學者求其辭
而不得必爲圖以象之而其義始顯即書以求之不若索
象於圖之易也禮之有圖自鄭康成始而漢侍中阮諶受
禮於棊母君取其說爲圖又有梁晉夏侯伏明張鑑三家
而今皆失傳周世宗釐正典禮太常博士乃考證三禮舊

圖其圖專圖名物器用楊氏復儀禮圖則圖行禮之節次
而名物器用不與焉二圖不可偏廢故卷帙差多又朱子
嘗斥聶氏禮圖醜怪不經非復古制而楊氏圖成於朱子
之後未經朱子點勘不能無所譌謬茲按據經文並參陳
祥道禮書圖及近儒說經諸圖折衷於 欽定三禮圖
焉

採擇諸書周禮漢儒則鄭康成周官禮注隋儒崔靈恩集注
唐儒賈公彥周禮疏王元度周禮義決宋儒林之奇周禮
講義攷工記圖說俞廷椿周禮復古編魏了翁周禮折衷
王與之周禮訂義王昭禹周禮詳解陳祥道禮書陳暘樂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十一

書明儒何喬新周禮集注陳深周禮訓注李如玉周禮會
注施天麟周禮通義焦竑攷工記解郭良翰周禮古本訂
注張采周禮合解林兆珂考工記述注王志長周禮注疏
刪翼郎兆玉古周禮注釋沈羽明周禮彙編鄭世子樂譜
近代則盛龍里周禮注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惠士奇周禮
說惠棟周官補注周禮古義沈彤周官祿田攷金榜禮箋
程瑤田通藝錄戴震攷工記補注任大椿弁服釋例林一
桂周官私記阮元攷工記車制攷謝震禮按金鶚求是編
儀禮採擇者漢儒鄭康成儀禮注唐儒袁準儀禮注賈公
彥儀禮疏宋儒周燾儀禮詳解李如圭儀禮集釋儀禮釋

官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黃幹續儀禮經傳通解楊復儀禮
圖解黃士毅儀禮類注葉味道儀禮解高斯得儀禮合鈔
增損菽繼公儀禮集說明儒何喬新儀禮敘錄湛若水儀
禮補逸注傳測王廷相昏禮圖鄉射禮圖聞人銓飲射圖
胡纘宗儀禮鄭注附逸禮王志長儀禮注疏刪翼近代則
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儀禮章句王士讓儀禮綱
解江永禮經綱目惠棟儀禮古義凌廷堪禮經釋例段玉
裁儀禮鄭讀攷張惠言儀禮圖任啓運儀禮宮室攷褚寅
亮儀禮管見禮記採擇者漢儒鄭康成小戴禮記注隋儒
皇侃禮記義疏劉芳禮記義証唐儒孔穎達禮記正義宋
儒陸佃禮記解葉時禮經會元方慤禮記解義馬希孟禮
記解胡銓禮記傳衛湜禮記集說魏了翁禮記要義岳珂
小戴記集解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徐畸戴記心法繆主
一禮記通攷元儒熊朋來經說明儒連伯聰禮記集傳張
宇敬禮記章句聞人德潤禮記要旨補邱樞禮記摘訓姚
舜牧禮記疑問沈一中禮記述注王荳禮記纂注郝敬禮
記通解劉宗周禮記考次樊良樞禮淵陳有元禮記約述
楊鼎熙禮記敬業近代則萬斯大禮記偶箋江永禮記訓
義釋言焦循禮記補疏惠棟禮記古義任啓運禮記章句
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陳壽祺禮記鄭讀攷五經異義疏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三

證左海經辨王引之經義述聞任大椿深衣釋例吳寶謨
禮記補義孔廣森經學卮言蔡德晉禮記注徐乾學讀禮
通攷秦蕙田五禮通攷許宗彥鑑止水齋集萬斯同羣經
疑辨凡於諸家多所採擇而折衷於 欽定三禮焉
天下不可以意治也故有其事有其文意著於事而敬行事
筭以文而儀立敬與儀合而禮成六經之籍唯禮獨繁固
聖學之樞百王之軌也世降民迷論者以爲有其事而無
其意不若事不足而意有餘也而疏仡驪連之紀搏人鍊
石之年民氣醕矣君子謂之榛狂惡夫蔽皮而露後飲血
而茹毛逸居而無教也夫先王之制至詳且盡也學古者
猶不能無疑飲食冠常禮所生也而古之王者一食也必
百二十品一醢也必百二十饗一冕也必二百八十五廟
庭之內主賓百拜猶且几不倚而爵不飲朝會之行君師
卿旅必使賓授館而人致餼文矣而遠於人情誠若是則
禮經何爲而作今試相率而遊於叢祠之宇土階苔葢桃
梗葛雌鳥啾鼠穴曰此赤燦元冥之化則漠然過之且道
然而笑及夫雲鬢峻峙複廟宏深冕璽者聳張而怒視則
爲之屏息故負薪者捷足而趨懷寶者曳踵而徐生人之
情簡則易易則慢心生反是則嚴嚴則畏心生固其常也
而謂委曲繁重之數皆桎梏戕賊之具將率天下羣趨於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三

苟且便利如是者國必不治蓋禮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己
亂以誘賢亦以範不肖故曰出於禮者入於刑刑與禮之
數各三千有陰陽之道焉相爲倚伏者也納諸軌物則二
氣均上下平禮明而刑措自然之符也苛者秦陋於禮而
國日強魯昭習儀而不終位漢高厭禮法而濟大業公孫
述鸞旗陸戟而見譏于俑形縣度之西嶺海之南兜離而
膜拜或傳國數十世不見兵革豈禮有時而不效哉彼其
所謂禮者非禮而非禮之中禮意存焉也當宋藝祖之興
南唐李氏遣使致書綏師具言天朝覆幬之宏我小國之
事大猶子之事父罔誓於禮藝祖曰安有父子而異國者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古

乎其詞遂塞可謂一言而得禮意之大者矣周之盛也或
疆以戎索其故何哉天澤之分明而從宜之制異也故苟
得其本晏然言笑而禮意昭然不然者稠文縟節雖動則
古昔日述先王無當也漢之爲治不在叔孫之禮儀而在
高帝三章之約周公制禮未成未之盡行也其要在丹書
而已故曰爲治之道不在多言說禮之家有如聚訟然亦
有其時焉世質則濟以文世文則返諸質累治之世其禮
備積亂之後其禮簡此天地自然之數存乎權而已夫禮
之用無有窮也修身者所以治人也修意者所以修身也
天下未嘗不可以意治意與事相周事與文相足敬與儀

一者昌意與治反者亡信斯言也雖百世不變禮可也

三禮通釋卷首 論略

古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第一卷

璿璣玉衡

第二卷

堯典中星

月令中星

附中星更錄

第三卷

六宗之禮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第四卷

土圭測景

第五卷

置閏之法

第六卷

渾天

天圓地圓

第七卷

三正

三朔



月令二十四氣

壺箭

十日

十二風

水平法

第八卷

日行黃道

日月交道

日行本天

日行黃道黃極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日行經度

日行緯度

求經緯度

高卑盈縮

七政之齊本於恆星

第九卷

七政隨天左旋

中交正交

舊法論月行九道之誤

月行次輪

星行次輪周
赤道度
黃赤二道度
南北二極
黃赤二道距交
日食
月食
第十卷
黃道
黃赤距交應中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三
太陽出入赤道
日距赤道分節氣度數
日天不同心
月道交黃道
徑分大小
日較地大小
太陽晨午體影
太陽升降
第十一卷
恆星

恆星東移
觀恆星定位
赤道經度與北極緯度定位
恆星過宮離赤道數
恆星過宮離黃道數
中西宮同名異說
太陽過宮中氣名號說
珣勾股割圓術
弧度求八綫諸乘差之根
八綫求弧度諸乘差之根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四
設本弧四十度求各對數
第十二卷
辟廡
泮宮
校序庠
第十三卷
視學養老之禮
第十四卷
天子諸侯視學之禮
養孤之禮

鄉飲酒之禮

第十五卷

門塾

入學考校之法

鄉學簡不帥教之法

國學簡不帥教之法

第十六卷

虎門小學

釋奠

釋菜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五

第十七卷

係氏掌教小學

第十八卷

冕旒

十二章之服

第十九卷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服

上公龍袞

侯鷩冕

伯鷩冕

子毳冕

男毳冕

王之三公鷩冕

王之孤毳冕

王之卿毳冕

王之大夫希冕

諸侯之孤希冕

諸侯之卿元冕

諸侯之大夫元冕

褻衣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六

諸侯祭服

武

紐

纁

第二十卷

祝

褻

純

裳

襟

徽
褒衣
諸侯祭服
第二十四卷
平端
素端
駢弁
染五色
緣
第二十五卷
皮弁服
章弁服
爵弁服
第二十六卷
冠制
毋追冠
章甫冠
委貌冠
緇布冠
後世緇布冠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九

天子始冠之冠
諸侯始冠之冠
諸侯齊冠
士齊冠
子姓冠
既祥冠
惰游冠
不齒冠
大白冠
黃冠
黃衣
第二十七卷
深衣
第二十八卷
長衣
諸侯中衣
大夫士中衣
第二十九卷
麻衣
衽衣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十

禮輸

禮裕

禮禴

禮禩

禮

禮禩

禮禩

禮

第三十卷

良裘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士

功裘

黼裘

狸裘

虎裘

狼裘

熊裘

罴裘

第三十一卷

天子素帶

諸侯素帶

大夫素帶

士練帶

革帶

居士錦帶

弟子編帶

深衣帶

童子錦帶

鞶鑑

率帶

布帶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士

第三十二卷

衮冕

鷩冕

毳冕

希冕

元冕

毳冕

第三十三卷

袒飾

袍

釋 褐

第三十四卷

天子佩

諸侯佩

大夫佩

衡

璜

衝牙

琚瑀

副

編

次

組紵

玼珠

象環

婦人佩

結佩

男子事佩

婦人事佩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三

第三十五卷

纒

紉

純

綦

用履脫屨之節

鞞

童子服

童子屨

鞞屨

第三十六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四

禕衣

揄狄

闕狄

鞠衣

展衣

緣衣

素衣

衡統紼緹

第三十七卷

裘制

羔裘

麋裘

鹿裘

狐白裘

狐青裘

狸裘

虎裘

狼裘

熊裘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罷裘

狐白襍羔裘

第三十八卷

袒裼襲辨譌

第三十九卷

衫子衣

戎事上下同服

襲衣

景衣

第四十卷

吉嘉賓禮深衣服

第四十一卷

凶禮深衣服

第四十二卷

鞞

鞞鞞

鞞

鞞

第四十三卷

鞞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鞞

鞞

鞞

鞞

鞞

鞞

金燧

木燧

鑿

第四十四卷

六

鸞刀
刀
削刀
劔櫜
夫禱
繁裘
天子韍
諸侯韍
大夫韍
士韍
士韎
素鞞
爵鞞
邪幅
第四十五卷
王及諸侯城郭之制
第四十六卷
王畿
封殷都八遷五遷
第四十七卷
王城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七

經涂
環涂
六鄉
六遂
第四十八卷
授官制祿
都鄙之制
都鄙三等之制
夏商采地之制
坳尺度考定
第四十九卷
五地
九州
十二分野
九分野
第五十卷
薄征
緩刑
舍禁
去幾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六

傳禮	第五十一卷	圭田	餘夫田	第五十二卷	尺步之制	第五十三卷	井	邑	正	甸	縣	都	第五十四卷	溝洫之制	第五十五卷	上地	中地	下地	第五十六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一元																			

宅	廬	廬	第五十七卷	王制論侯國官制	后	夫人	九嬪	世婦	御妻	第五十八卷	近郊	遠郊	宅田	土田	賈田	官田	牛田	賞田	夫布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二元																			

圻周禮田制軍賦辨

圻辨四明萬斯大周官辨非之誤

大司徒以土圭之灋至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至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

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牧人掌牧六牲至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

馘師凡任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至

而不用令者罰之

質人掌成市之質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凡治野至以達於畿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司刑掌五刑之灋

第五十九卷

禹貢五服

周九服

侯國及采邑貢賦之法

賦稅征斂之辨

第六十卷

夏貢

商助

周徹

第六十一卷

力役之政

大國軍制

次國軍制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至

小國軍制

羨卒

第六十二卷

軍賦上

軍賦下

第六十三卷

邦國境內軍制

第六十四卷

古陣法備忘

師行糧食

仲春振旅	仲夏芟舍	第六十五卷	天子五門	諸侯三門	第六十六卷	象魏	觀門	屏	廟屏	坳浮思解	天子三朝	諸侯三朝	眡朝退朝之禮	卿以下有二朝	王后夫人朝	第六十七卷	世室	重屋	明堂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三									

第六十八卷	巡狩之禮	第六十九卷	明堂朝諸侯之位	壇壝宮	方明	盟	珠盤	玉敦	桃	蒟	第七十卷	六服朝覲之禮	朝覲冕服	第七十一卷	會同之禮	朝會趨進之禮	聘儀	第七十二卷	王及諸侯寢廟制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三									

內九室

外九室

大次

小次

王六寢

后六宮

諸侯三寢

夫人三宮

卿大夫士二寢

卿大夫士之妻二寢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第七十三卷

奧

屋漏

宦

窆

楔

椳

落時

扈

朽

椳

黝

堊

杙

樨

拱

閣

臺

榭

第七十四卷

三禮通釋卷錄卷一

東西廂上

東西廂下

東壁上

東壁下

門東夾上

門東夾下

第七十五卷

夾室

第七十六卷

大夫士寢廟制

美

第七十七卷

路寢

虎士五隸守衛之制

第七十八卷

闕闕

兩楹

第七十九卷

位

著

第八十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士庶子宿衛制

辰

垂

檐

屏

第八十一卷

屋制

門制

序垣墉牆壁之制

賓館

七

庭燎

市制

第八十二卷

庭

阼

第八十三卷

中霤禮

廂霤之制

第八十四卷

阼階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西階

賓階

五架之屋

左右房

北堂

第八十五卷

碑

圻

禘

廡

六

第八十六卷

隅

阿

雉

第八十七卷

五席之制

熊席

葦席

越席

衽

崩席

周禮五几

書四几

第八十八卷

梁

稅

族

棗

桴

核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元

閱

交

椅

防

籒

筮

第八十九卷

笏

大圭

諸侯茶

大夫笏

士竹本

冒圭

鎮圭

大琮

王駟琮

后駟琮

上公桓圭

侯信圭

伯爵圭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辛

子穀璧	
男蒲璧	
介圭 <small>重複刪</small>	
四圭有邸 <small>重複刪</small>	
蒼璧 <small>重複刪</small>	
第九十卷	
纁藉	
裼襲	
第九十一卷	
介圭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四圭有邸	
蒼璧	
兩圭有邸	
黃琮	
圭璧	
璋邸射	
青圭	
赤璋	
白琥	
象璜	

牙璋	
中璋	
第九十二卷	
圭瓚	
璋瓚	
大璋	
宗廟禮神之玉	
穀圭	
大璋	
琬圭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琬圭	
瑑圭	
瑑璋	
瑑璧	
瑑琮	
合六幣	
環	
第九十三卷	
玉節	
角節	

龍節
人節
虎節
符節
管節
旌節
第九十四卷
璧羨
玉案
英蕩
節傳
第九十五卷
璽
幣帛
第九十六卷
祭祀用幣之禮
饗食燕幣之禮
幡旌
守瘞
釋幣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三

筐
篚
第九十七卷
六犖
鬯
皮帛
虎皮
豹皮
羔
鴈
士昏贊雁
士雉
鷺
雞
童子贊
野外軍中贊
婦人贊
第九十八卷
冠禮
士冠筮日之儀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三

陳服設筵及加冠之儀

孤子冠

庶子冠

醴醮

醴賓

第九十九卷

婚禮

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

請期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壹

親迎

第一百卷

姓族氏

第一百一卷

宗法

第一百二卷

族飮之禮

族燕之禮

第一百三卷

旅酬之禮上

旅酬之禮下

第一百四卷

天子七廟

諸侯五廟

第一百五卷

七廟迭毀之制

禘郊祖宗

第一百六卷

文武世室

第一百七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貳

祫廟

第一百八卷

昭穆

第一百九卷

虞主

吉主

第一百十卷

禘祫之禮

第一百十一卷

特廟

坳稷契非帝嚳子說

坳庸五廟

大夫三廟

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

士得祭高祖而下

第一百十二卷

卜郊之禮

第一百十三卷

著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七

筮法

卜法

第一百十四卷

六龜

爇

楚煇

卜法

著蕢

畫爻木

卦板

繫幣

第一百十五卷

普戒

王齊宮

后齊宮

齊服

尸

第一百十六卷

牧牲官

卜牲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八

養牲

三牢

飾牲

用牲之別

省牲迎牲殺牲之儀

互

盆

簠

第一百十七卷

血腥爛熟

舉肺
祭肺
大夫廟門之位
士廟門之位
尸次
受嘏
第一百十八卷
骨體
坵釋性上篇
坵釋性下篇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无
第一百十九卷
先農
先火
先炊
第一百二十卷
田獵
火田
田禽
射禽之儀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終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臣 林昌彝學
第一百二十一卷
蒐苗獮狩之禮
第一百二十二卷
師田之禮
第一百二十三卷
五兵
劔
第一百二十四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一
戈
戟
第一百二十五卷
耕藉
藉田
耕車
耕壇
先農壇
神倉
倉

土牛	人耦	牛耕	第一百二十六卷	耒耜	坤月令參保介御之間經注攷	斫斲	斫	斛	坳農器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二	第一百二十七卷	纒器	筍	翼	雀	參	羅	置	罍	繇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眾	罍	罍	第一百二十八卷	后躬蠶	公桑蠶室	薦鞠衣之禮	后乘翟車	先蠶壇	躬桑壇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三	蠶月	曲	植	坳蠶桑說	養蠶之法	養桑之法	第一百二十九卷	陽厭	陰厭	道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百三十卷

五齊

三酒

六飲

五飲

坩縮酒之法

第一百三十一卷

接祭

第一百三十二卷

裸禮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第一百三十三卷

九獻之節

第一百三十四卷

十二獻

一獻三獻七獻之辨

飯數

振膳

致福

第一百三十五卷

大夫所俎

四

士所俎

腸胃膚

脯

腊

魚

鱠

臠

棗盛

第一百三十六卷

一獻三酬一豆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第一百三十七卷

朝踐之儀

饋食之儀

三詔

炳蕭

茅苴

茅旌

第一百三十八卷

饋食逸禮

天子饋食儀

五

諸侯饋食儀
大夫饋食儀
士饋食儀
加爵
第一百三十九卷
大夫士餽禮上
大夫士餽禮下
第一百四十卷
壇
墀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六
不遷之廟
王者立四廟
廟位
大寢
廟飾
寢廟薦新上
寢廟薦新下
庶人祭於寢
第一百四十一卷
始禘終禘

圻秋嘗殷周皆有樂
燔柴祭天
瘞瘞祭地
圓土祭天
方土祭地
圻祭天有七說
第一百四十二卷
九拜之儀
九祭之儀
第一百四十三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七
第一百四十四卷
祀明堂
祀大神元地二元土元
社后土
旅祭
類祭
第一百四十五卷
釋祭
祭日繫
明日繫

祠
禘
嘗
蒸
五帝六天之辨
第一百四十六卷
魯禮禘祫
坳禘祫小表
坳公羊禮說
第一百四十七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八
雩祀
禘祀
第一百四十八卷
祭日
祭月
祭星
祭風
祭山
祭川
第一百四十九卷

高禘
第一百五十卷
時祭之祫
月祭日享
夏祭閭
商祭陽
周祭日以朝及閭
天子諸侯卜祭於廟堂
大夫士卜祭於廟門
師行載主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九
遷主
社主
第一百五十一卷
祭祀之序
第一百五十二卷
師祭
馬祭
祭四方
第一百五十三卷
社稷

王社
大社
諸侯社 <small>重複刪</small>
大夫社 <small>重複刪</small>
第一百五十四卷
諸侯社
大夫社
市社
社主
湯沐之邑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第一百五十五卷
四望
第一百五十六卷
饗禮
第一百五十七卷
蜡祭
第一百五十八卷
饋禮
第一百五十九卷
亳社

十

臘祭
饋禮
第一百六十卷
五祀
第一百六十一卷
六彝
六尊
廡
飪
第一百六十二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山罍
金罍
大罍
卣
烝彝
祀天犧尊
第一百六十三卷
圓壺
方壺
廢禁

十一

楸禁

豐

彝舟

增刪字瓦拓本

第一百六十四卷

罍

枅

洗

尊

勺

爵

鼎

杝

俎

簠

豆

簠

鐙

筭

第一百六十五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三

觥

龍勺

疏勺

蒲勺

斗

鼎

彝

鼎

簠

銅

束罍

編罍

大罍

小罍

疏布巾

畫布巾

簠豆巾

兼巾

四代之俎

有虞氏梳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三

夏后氏歲

商棋

周房俎

第一百六十六卷

敦

虞敦

廢敦

夏璉

殷瑚

周簋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古

豆

籩

竹簠方

登

第一百六十七卷

饌

錡

釜

鍑

鬲

鬻

黍匕

挑匕

疏匕

桑匕

棘畢

桑畢

量鼓

槃

第一百六十八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古

簠簋

醴柶

銅柶

第一百六十九卷

槃

匱

盆

筥

篋

筭

大夫布侯
士布侯
貫革之射
射服
扑
貢士與射
射樂
天子騶虞九節
諸侯狸首七節
孤卿大夫采蘋五節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六
士采蘋五節
祭侯禮
楅
韋當
物
第一百七十五卷
序鄉射
澤宮大射
天子鵠白質
諸侯鵠赤質

大夫士鵠丹質
周官鄉射五物
四矢反兮
射禮數獲即古算位
侯道算法
第一百七十六卷
主皮之射
旌
乏
侯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九
楅質
第一百七十七卷
射儀射法
第一百七十八卷
飲射
第一百七十九卷
鹿中
兕中
皮樹中
閭中

虎中
拾
朱極
決
并夾
弩
彤弓
彤弓
黑弓
弓韞
弓檠
弓秘
依攄
矢箠
鏃
矢括
第一百八十卷
射事竟之禮
賓主人拾取矢
大夫眾賓拾取矢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子

司射請以樂節射
三耦賓主人大夫眾賓以樂射
樂射取矢數矢
樂射視算告獲
樂射飲不勝者
拾取矢授有司
第一百八十一卷
弓
矢
鏃
第一百八十二卷
射事畢之禮
射旅酬
射舉解
射徹俎
說屨升坐
射飲酒竟
射賓出
射拜賜
射息可正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主

第一百八十三卷

投壺

設壺釋矢之儀

數筭立馬之儀

觥

馬

籌

筭

壺

中籌投壺與射禮同異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三

第一百八十四卷

卑幼侍長者投壺之禮

兩君宴饗投壺之禮

第一百八十五卷

壺

鼓

握素

第一百八十六卷

律呂生於龔

第一百八十七卷

十二律呂各統五聲

第一百八十八卷

五聲絃度

第一百八十九卷

五聲

六律

十二管

第一百九十卷

五音

八音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三

第一百九十一卷

律呂本原

律呂名義

第一百九十二卷

金奏

升歌

笙歌

閒歌

合樂

附錄笙詩有聲無詞

第一百九十三卷

鍾虞

磬虞

鍾磬十六枚一虞之序

坳十二律

七均

坳七均八十四調表

坳方響

坳朱載堉半律倍律各止於六之圖

清聲濁聲各止於四之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音

坳勻籥

坳宋燕樂字譜

坳今樂字譜

坳勻鑼字譜

坳摩說

第一百九十四卷

大鍾

第一百九十五卷

大磬

第一百九十六卷

堂上樂位

鄉飲位樂

宮縣建鼓之位

贖

應

行以肆夏趨以采薺之儀

坳雅樂四曲韶武二舞

坳樂章樂器辨

第一百九十七卷

皋陶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音

鼗鼓

皋鼓

鼓位

第一百九十八卷

萬舞

九夏樂章

幽雅幽頌

黃鍾

黃鍾尺寸

第一百九十九卷

簫
篳
第二卷
琴
宮調
清宮調
商調
清商調
角調
清角調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美
變徵調
清變徵調
徵調
清徵調
羽調
清羽調
變宮調
清變宮調
第二卷
瑟

第二卷
塤
篪
第二卷
王宮縣
諸侯軒縣
大夫判縣
士特縣
堵肆
鐃鐘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毛
第二卷
祝
敵
止
甬
缶
第二卷
竽
笙
第二卷

俞
管
節
雅頌三所
第二百七卷
編鐘
金鎗
金鐻
金鐸
金鐸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天
撞木
特磬
編磬
舞
第二百八卷
武舞六成之位
文舞武舞之位
文舞武舞之飾
帔舞
羽舞

皇舞
旄舞
四夷舞
舞衣
朱干
玉戚
翟
徹歌
祭畢之樂
樂器備忘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无
第二百九卷
樂之七音
第二百一十卷
九旗
第二百一十一卷
翳蕭翳
第二百一十二卷
旗制
龍旂
第二百一十三卷

象路	金路	玉路	招大夫士以旌旂之禮	第二百一十四卷	徽織	挈壺	貔貅	虎皮	飛鴻	鳴鳶	青旌	翻旌	龍旛	旌	旒	司馬中秋治兵之旗	司常中冬大閱之旗	旂	綬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三																			

藪	渠	牙	輪	第二百十六卷	驛車	簞弗朱鞮	第二百十五卷	輕車	闕車	廣車	先路	次路	次路	大路	綴路	王行五路先後之儀	附錄詩小戎三章車制	木路	革路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三																			

輓
烏啄
兩鞫
軸
喜
軹
牽
輪
革制
金制
推求車度尺寸上
推求車度尺寸下
第二十二卷
鷺和
萃車
臨車
衝車
第二十二卷
帷裳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三

局
標
輓
輔
幣
重翟
厭翟
安車
翟車
輦
夏篆
夏纒
墨車
棧車
役車
大車
柏車
羊車
軒車
第二十三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三

輜車
輶車
輜車
坩紡車
第二百二十四卷
車戰之法
戎路
第二百二十五卷
輦
輦車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美
安車
乘車
將車
卒車
虎幣
羊幣
馬政
天子十二閑
邦國六閑
家四閑

六馬車
四馬車
二馬車
第二百二十六卷
喪服祥禫月日
括髮
免
髻
笄
竹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一
毫
削杖
經帶
倚廬
聖室
貴賤親疎廬聖室之辨
合襚贈賻贈之別
從服
塲長中變三年之葛
第二百二十七卷
喪期

練帶

第二百二十八卷

外宗內宗

士攝大夫唯宗子

為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

第二百二十九卷

喪服

斬衰

齊服

大功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小功

總麻

舊說斬衰

齊衰

大功

小功

總麻

斬衰制

齊衰制

衰辟頰負板之制

三

第二百三十卷

大功之殤中從上

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

婦人不杖

降其小宗

唯子不報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總衰錫衰

弔服

冠衰升數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

士虞禮祝辭

練而遷廟

特性饋食禮祭服

三虞卒哭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昆弟之服差等

三

三禮通釋目錄卷二終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第二百三十一卷

璿璣圖

玉衡圖

子午線圖

黃赤道圖

四游雙儀圖

地平圖

天體儀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赤道經緯儀圖

黃道經緯儀圖

地平經儀圖

象限儀圖

紀限儀圖

地平經緯儀圖

璣衡撫辰儀圖

北極圖

黃極赤極圖

尙書中星圖



月令中星圖

分至日出入早晚晝夜永短圖

南北東西里差圖

第二百三十二卷

晦朔距日圖

黃道赤道十三圖

中氣歲周圖

年周朔氣圖

黃道過宮圖

四象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日盈縮圖

月遲疾圖

地平十圖

第二百三十三卷

日天不同心圖

地影不及圖

朔望消長圖

太陽升降全圖

四方子午圖

徑分大小圖

交周圖
弦望距日圖
二道出入圖
交道圖
交道表裏圖
交道圖
日上月下圖
黃白道圖
月入黃道圖
午正南北差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卯酉東西差圖
第二百三十四卷
月行度圖
月逐日圖
黃道距交圖
七衡六間圖
日月交道圖
恒星差圖
高卑差圖
日行黃道圖

三

黃道應中圖
黃道斜交地平圖
月輪行道圖
黃道正交地平圖
月行次輪圖
日蝕全圖
日蝕全圖
日蝕三差圖
月蝕高卑圖
月道交黃道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日交地大小圖
第一百三十五卷
六宗圖
圭表圖
測景舊圖
土圭舊圖
土圭圖
正朝夕圖
測日遠句股比例圖
陳氏禮書舊圖

四

陳氏禮書舊圖
戴氏考工記圖
戴氏考工記圖
分至日出入早晚晝夜永短圖
南非東西里差圖
戴氏考工記圖
戴氏考工記圖
程氏瑤田冬至測景考星之圖
程氏瑤田夏至測景考星之圖
測日高句股比例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五
日景出入前表益損之圖
象限圖
十二辰圖
十二宮圖
逐日逐月星躔過度圖
歲差恆星行圖
子午時圖
南北差圖
渾天圖
天左旋日右旋圖

定時成歲圖
定朔圖
第二百三十六卷
北極天頂圖
赤道天頂圖
漏壺圖
水平舊圖
爲規識日舊圖
月令二十四氣圖
壺箭舊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六
十日圖
十二風圖
附靜重學解
論桿 第五款第三題
第四題
論並力分力 第五款第二題
第四題
論重心 第三款
第六款第三題
第五題

第六題	第八題	論剛體定於一點之理 第二題	論剛體定於一面之理 第一題	第二百三十七卷	增句股論剛體定於一點及一面之理 第一題	第二題	論剛體定於兩點之理	論剛體定於二面之理	論質體微動後復歸原處之理 第二題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動重學解	第一款第四款	論漸加力	論平動相擊 第十一款	論物向地心之理 第四題	論拋物之理 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三款	第五款	第六款	
										七											

第七款第一題	第二款	論物行於曲綫之理 第二款	第三款	第二百三十八卷	周五學圖	周四學圖	周四學圖	陳氏魯四代學圖	焦氏天子辟雍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焦氏諸侯泮宮圖	焦氏鄉飲酒圖	焦氏鄉飲酒圖	焦氏四代學圖	陳氏四代學圖	禮書魯四代學圖	禮書諸侯頌宮在郊圖	釋奠圖	冕圖	元冠圖
										八										

緇布冠舊圖
周弁圖
殷皞圖
夏收圖
有虞氏皇圖
周委貌舊圖
殷章甫圖
缺項圖
緇圖
夏母追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九
天王衮冕圖
公衮冕圖
侯鷩冕圖
伯鷩冕圖
子毛毳冕圖
男毳冕圖
第二百三十九卷
大裘而冕圖
衮冕圖
十二章服圖

鷩冕圖
王之三公鷩冕圖
侯鷩冕圖
伯鷩冕圖
子毳冕圖
上公龍裘圖
元冕圖
希冕圖
毳冕圖
王之孤毳冕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十
王之卿毳冕圖
王之大夫希冕圖
冕圖 <small>代表</small>
旒圖
服圖
公侯伯子男冕服圖
王公卿大夫及諸侯孤卿大夫冕服圖
弁圖
內司服圖
烏圖

第二百四十卷

士瑱圖

衡圖

笄圖

髻笄圖

皮弁圖

草弁圖

爵弁圖

裳圖

五色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十一

冠制圖

母追冠圖

委貌冠圖

緇布冠圖

後世緇布冠圖

天子始冠之冠圖

諸侯始冠之冠圖

諸侯齊冠圖

士齊冠圖

子姓冠圖

既祥冠圖

倚游冠圖

不齒冠圖

大白冠圖

黃冠圖

黃衣圖

禮書深衣舊圖

深衣裳圖

深衣裳前後圖

第二百四十一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十二

長衣圖

諸侯中衣圖

大夫士中衣圖

衽圖

纓圖

髦圖

鞞圖

組總圖

錦總圖

布總圖

明衣之裳圖

明衣圖

黼表圖

羔裘圖

麋裘圖

鹿裘圖

狐白裘圖

狐青裘圖

狸裘圖

第二百四十二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三

虎裘圖

狼裘圖

熊裘圖

罷裘圖

天子素帶圖

諸侯素帶圖

大夫素帶圖

士練帶圖

革帶圖

居士錦帶圖

弟子縞帶圖

深衣帶圖

童子錦紳圖

鞶鑑圖

率帶圖

布帶圖

王冕服赤烏圖

皮弁服白烏圖

冠弁服黑烏圖

后禕衣元烏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四

揄狄青烏圖

闕狄赤烏圖

鞠衣黃屨圖

纓圖

紉圖

綦圖

鞞圖

第二百四十三卷

諸侯之孤希冕圖

諸侯之卿子冕圖

諸侯之大夫乎冕圖

諸侯祭服圖

絃圖

纓圖

天子諸侯瑱圖

卿大夫瑱圖

乎端圖

紕圖

武圖

紐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五

纁圖

黻圖

紕瑱圖

揄狄圖

童子服圖

童子屨圖

后禕衣圖

鞠衣圖

第二百四十四卷

闕狄圖

展衣圖

祿衣圖

士祿衣圖

宵衣圖

袷元衣

景衣圖

褻衣圖

璜圖

衡牙圖

琚瑀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六

組綬圖

玼珠圖

象環圖

婦人佩圖

結佩圖

男子事佩圖

婦人事佩圖

觶圖

鞞圖

捍圖

紛帨圖

礪圖

第一百四十五卷

造圖

金燧圖

木燧圖

鑿圖

刀圖

削圖

鸞刀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十七

劍圖

劍楨圖

夫禠圖

纓圖

繁裘圖

天子鞞圖

諸侯鞞圖

夫夫鞞圖

士鞞鞞圖

素鞞圖

爵鞞圖

邪幅圖

削圖

古劍鐔圖

劍圖

古鞞圖

匕圖

第一百四十六卷

象珥圖

天子佩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十八

諸侯佩圖

大夫佩圖

衡圖

後圖

周禮五几圖

五几圖

書四几圖

熊席圖

越席圖

衽圖

第二百四十七卷

夏禹貢圖

商地圖

周職方地圖

商建國圖

周制九州封地圖

司徒建國制域圖

鄭氏井田開方之誤圖

正句縣都圖

制田井牧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九

井田之法圖

牧田之法圖

三等受田圖

九州算法圖

九州算法餘數圖

開方長闊乘除圖

開方積算圖

開方除法圖

積減法圖

畝步積數九圖

畝步積數第二圖

畝步積數第三圖

畝步積數第四圖

畝步積數第五圖

畝步積數第六圖

畝步積數第七圖

畝步積數第八圖

畝步積數第九圖

陳氏古尺圖存考

第二百四十八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十

井地溝洫圖

一夫百畝為百畝圖

一同溝洫澮川圖

洫澮川舊圖

王制采地里數圖表

坵萊開方術武陵山
人述

藉田圖

耕車圖

耕壇圖

先農壇圖

戴氏考工記耒耜舊圖

阮元新定耒耜圖

第二百四十九卷

屨圖

廬圖

餘夫田圖

賞田圖

夏貢圖

商助圖

周徹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五溝圖

五涂圖

六鄉圖

六遂圖

都鄙三等之制圖

鄉遂都鄙三等上地圖

鄉遂都鄙三等中地圖

鄉遂都鄙三等下地圖

經涂環涂圖

王畿圖

王城圖

第二百五十卷

九畿圖

天子宫城圖

雉圖

板圖

雉圖

關圖

王城圖

王畿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公侯國圖

甸庸三等圖

千乘之國圖

圭田圖

禹貢五服圖

周九服圖

侯國采邑貢賦圖

侯伯之地圖

子男之地圖

井邑圖

圭

邛甸圖
小國五十里圖
屋井圖
井成圖
縣都圖
晦夫圖
終同圖
尺步圖
步晦圖
晦夫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夫屋圖
屋井圖
井邑圖
邑正圖
工甸圖
成圖
縣圖
都圖
同圖
通圖

終圖
同圖
第二百五十一卷
人耦圖
牛耦圖
神倉圖
倉圖
土牛圖
公桑蠶室圖
后乘翟車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先蠶壇圖
躬桑壇圖
曲圖
植圖
第二百五十二卷
門闕旁長檠圖
焦氏路寢之圖
古屋式圖
堂涂圖
程氏瑤田夾兩階卮圖

堂階舊圖

張惠言大夫士堂室圖

新定宮室圖

五駕屋圖

第一百五十三卷

天子五門三朝圖

兩泉之圖

一泉之圖

天子五門圖

諸侯三門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五

屏圖

廟屏圖

天子三朝門

治朝圖

內朝圖

卿大夫二朝圖

六服朝覲之禮圖

朝覲冕服圖

諸侯朝天子送逆之節圖

湯沐之邑圖

夏世室圖

商重屋圖

第二百五十四卷

明堂朝諸侯之位圖

壇壇宮圖

方明圖

明堂舊圖

兩觀臺門圖

闕圖

阮氏新定四面堂个廟室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五

阮氏新定堂个室丈尺之圖

江聲九室三三相重圖

江氏四角之室接四室圖

江氏七筵九筵分兩面圖

江氏二筵七筵圖

阮氏新定上圓下方重屋圖

戴氏明堂舊圖

上圓下方重屋圖

據戴氏震明堂舊圖

四面堂个廟室圖

堂个室丈尺之圖

珠盤圖

王敦圖

桃圖

荇圖

聘儀圖

第二百五十五卷

王及諸侯寢廟制圖

五架屋圖

内外九室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三

大次圖

小次圖

王六寢圖

后六宮圖

諸侯三寢圖

夫人三宮圖

卿大夫士二寢圖

卿大夫士之妻二寢圖

士庶子宿衛制圖

虎士五隸守衛之制圖

著圖

辰圖

庭圖

燕朝圖

宮寢圖

中廡圖

方明新圖

戶樞圖

屋圖

宮牆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天

屏攝圖

第二百五十六卷

碑圖

門制圖

賓館圖

市制圖

四圭有邸圖

蒼璧圖

兩圭有邸圖

圭璧圖

璋邸射圖
青圭圖
赤璋圖
白琥圖
元璜圖
牙璋圖
中璋圖
第二百五十七卷
圭瓚圖
圭瓚圖
璧羨圖
合六幣圭以馬圖
璋以皮圖
璧以帛圖
琥以繡圖
玉案圖
環圖
第二百五十八卷
天子七廟圖
諸侯五廟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无

大夫三廟圖
附庸五廟圖
官師一廟圖
適士二廟圖
不遷之廟圖
師行載主圖
社主圖
壇圖
壇圖
虞主圖
吉主圖
祐圖
匱圖
培圖
第二百五十九卷
鎮圭圖
桓圭圖
冒圖
信圭圖
大圭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辛

躬圭圖
穀璧圖
蒲璧圖
四圭圖
兩圭圖
裸圭圖
圭璧圖
璋邸射圖
牙璋圖
瑑圭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圭
瑑璧圖
瑑琮圖
大璋圖
瑑璋圖
穀圭圖
琬圭圖
玟圭圖
組琮圖
王纁圖
公侯伯纁圖

子男纁圖
聘王纁圖
問諸侯纁圖
第二百六十卷
龍節圖
人節圖
虎節圖
符節圖
管節圖
旌節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圭
莢蕩圖
傳圖
璽書圖
幣帛圖
幣帛圖
釋幣圖
筐圖
筐圖
皮帛圖
豹皮圖

孤圖

羔圖

雁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三

三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第二百六十一卷

士昏贊圖

脰圖

鶩圖

野外軍中贊圖

拾圖

矢圖

筭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一

大小宗支本相承世次圖

大宗小宗圖

姓族氏圖

族燕圖

士冠筮日圖

陳服設筵及加冠圖

陳服設筵之圖

加冠之圖

孤子冠圖

庶子冠圖

臣林昌彝學

第二百六十二卷

卜法圖

著圖

筮法圖

著贖圖

畫爻木圖

卦板圖

繫幣圖

六龜圖

燋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二

楚焯圖

戒警圖

王齊宮圖

后齊宮圖

齊服圖

養牲圖

飾牲圖

榘桓圖

盆圖

簠圖

骨體圖

舉肺圖

祭肺圖

第二百六十三卷

大夫所俎圖

士所俎圖

腊圖

魚圖

棗盛圖

田獵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三

射禽之儀圖

大夫廟門之位圖

士廟門之位圖

戶次圖

大夫饋食儀圖

士饋食儀圖

茅圖

茅旌圖

道布圖

陰厭陽厭圖

受嘏圖

第二百六十四卷

鬱鬯圖

秬鬯圖

裸圖

士餽禮圖

蜃器圖

祭日祔圖

明日祔圖

圓邱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方邱圖

祀明堂舊圖

祀明堂圖

陳氏舊圖

雩祀圖

禘祀圖

祭日圖

祭月圖

四望圖

表貉圖

第二百六十五卷

社稷圖

亳社圖

社稷舊圖

亳社舊圖

大稷圖

蜡臘附圖

饗圖

月令五祀圖

白虎通五祀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祭法七祀圖

左傳家語五祀圖

祭五祀於廟圖

犧尊圖

象尊圖

壺尊圖

著尊圖

大尊圖

山尊圖

第二百六十六卷

疏布圖

畫布巾圖

籩豆巾圖

兼巾圖

戴氏爵圖

第二百六十八卷

黃彝圖

舟圖

槃圖

樂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八

散尊圖

玉斝圖

肆器圖

斗圖

概尊圖

蜃尊圖

瓢齊圖

大罍圖

第二百六十九卷

有虞氏椀圖

夏后氏斝圖

商榘圖

周房俎圖

敦圖

廢敦圖

簠圖

簋圖

豆圖

籩圖

竹篋方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九

盂圖

雕墜圖

鏤錡圖

錡圖

釜圖

鍤圖

鬲圖

甗圖

甑圖

黍匕

桃七
疏七
桑七
棘畢
桑畢
古銅柶圖 <small>表</small>
古銅柶圖 <small>裏</small>
據戴氏圖
據戴氏圖
古量圖
戴氏豆圖
戴氏鬲圖
戴氏簋圖
戴氏甗圖
第二百七十卷
考工記補圖
陳氏禮書圖
洗圖
壘圖
盤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十

匱圖
料圖
盆圖
筥圖
篋圖
筭圖
篋圖
筭圖
篋圖
筭圖
匱圖
射侯圖
天子三侯圖
射圖
射圖
射圖
射圖
射圖
射服圖
第二百七十一卷
堂上樂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十一

搏拊祝圖

搏拊敵圖

樂縣圖

諸侯軒縣圖

諸侯大射之縣

鄉射之縣

鄉飲樂圖

武舞六成之位圖

文舞武舞之位圖

帔舞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主

羽舞圖

皇舞圖

旄舞圖

四夷舞圖

朱干圖

玉戚圖

翟圖

第二百七十二卷

矢圖

矢圖

矢箴圖

鏃圖

矢括圖

賓主授受之儀圖

設壺釋矢之儀圖

數筭立馬之儀圖

航圖

馬圖

筭圖

筭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主

壺圖

鼓圖

第二百七十三卷

宮縣圖

軒縣圖

大射樂縣

判縣圖

植縣圖

旋相為宮圖

旋相為宮圖

五音三分損益圖

律呂相生圖

六十律旋宮圖

鳧氏爲鐘命分圖

擬旋幹三事圖

鳧氏爲鐘銑閒鼓閒鉦閒圖

據戴氏圖

貌叔鍾圖縮本

鉦閒句股比例圖

據程氏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紀侯鐘圖一

紀侯鐘圖二

紀侯鐘圖三

紀侯鐘圖四

周公鬯鐘縮本圖一

周公鬯鐘縮本圖二

鳧氏爲鐘命名圖

鍾圖

鍾頂圖

程氏度據原鍾拓本平寫

丙

皋陶圖

鼗鼓圖

鄭氏皋鼓式圖

皋鼓圖

皋鼓圖

第二百七十四卷

經傳通解十二律正變倍半之圖

經傳通解五音旋相爲宮六十調之圖

經傳通解鍾律篇二變相生之圖

律呂新書八十四聲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律呂源流大司樂十二調舊譜圖

六十調圖

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圖

阮氏元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

說

祝圖

敵圖

止圖

籥圖

贖圖

圭

應圖
竿圖
笙圖
簫圖
箎圖
簫圖
管圖
陳氏古尺圖
第二百七十五卷
畿內諸侯熊侯圖
二禮通釋目錄卷四
六
豹侯圖
畿內鄉大夫麋侯圖
畿外諸侯大侯圖
參侯圖
于侯圖
天子虎侯五正圖
熊侯五正圖
豹侯五正圖
諸侯熊侯五正圖
豹侯三正圖

大夫麋侯二正圖
士豨侯二正圖
大射之位圖
鄉射之位圖
第二百七十六卷
射圖
楅圖
韋當圖
物圖
鹿中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七
兜中圖
皮樹中圖
間中圖
虎中圖
籌圖
乏圖
乏舊圖
拾圖
朱極圖
決圖

楯質圖
弁夾圖
弩圖
彫弓圖
弓圖
林之奇深弓圖
林氏侯弓圖
林氏句弓圖
彤弓圖
黑弓圖
弓圖
弓鞞圖
弓檠圖
弓秘圖
依撻圖
第二百七十七卷
有虞綬圖
綬舊圖
旂圖
殷大白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六

夏后旂圖
力攻圖
遂之大旗圖
州里簡兵器圖
旛圖
旒圖
旒圖
旒圖
旒圖
物圖
旒圖
旒圖
龍旒圖
翻旒圖
青旒圖
鳴鳶圖
飛鴻圖
虎皮圖
貌貅圖
挈壺圖
徽織圖
第二百七十八卷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九

車戰圖
輦圖
蓋圖
安車圖
軫舊圖
鞅舊圖
鞞舊圖
軹舊圖
輻舊圖
牙舊圖
輶舊圖
輪舊圖
軻舊圖
蓋圖
弓圖
乘石圖
絃圖
第二百七十九卷
阮氏新定變和圖
車制輪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子

輻圖
綆圖
軹圖
輪牙圖
牙圖
軹樹圖
軌圖
較圖
輿圖
輶圖
任正圖
衡正圖
蓋弓圖
騎較圖
莛圖
帷裳圖
乘車將車卒車圖
虎筴羔筴圖
天子十二閑圖
邦國六閑圖

三禮通釋目錄卷四

子

善注文選運命論亦引尙書作璇璣可證李善所見尙書不
作从木之機也段氏玉裁乃謂選注當云尙書爲此機不思
選注上文並無从木機字如段氏言則注所謂此機者前何
所承耶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曰璇璣璣玉衡以齊七
政李固傳璇璣不平魏受禪表上在璇璣宋書天文志引鄭
注作璇璣文選運命論注引馬注作璇璣引鄭注又作機此
數條古今文多參 太平御覽卷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及史記
錯蓋亦傳寫之失

五帝紀正義天官書索隱引伏生尙書大傳云七政者謂春
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七政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
者還也 江聲尙書集注音疏引大傳作旋者環也誤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
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史記天官書索隱
引鄭元注大傳云渾儀中簡爲旋機外規爲玉衡也尙書疏
及史記索隱引馬融尙書注曰璿美玉也璿渾天儀可轉旋

三禮通釋卷一

二

故曰璿衡其中橫簡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機以玉爲衡蓋
貴天象也 按簡書疏引作蕭說本書緯 宋本禮記曲禮檀弓正義引春秋
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
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
晉書天文志引春秋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至衡屬杓魁
爲旋機按尙書大傳及劉向說苑辨物篇劉昭續漢書天文
志注則以旋機爲北極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律秣二志則
以璇機玉衡爲北斗與鄭注大傳以渾儀中簡爲旋機外規
爲玉衡說異隋書天文志引晉劉智云或問曰顓頊造渾儀
黃帝爲蓋天孔穎達正義云以璿爲璿以玉爲衡璿爲運轉

衡爲橫簡懸珠以象天而以衡窺漢謂之渾天儀是也蔡邕
謂衡長八尺孔徑一寸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
夜三日渾天宣夜有其名而無說周髀有其術而無驗惟渾
天爲近之後世候壺銅儀則其法也古刻漏之制實出於此
小學紺珠載薛季宣云晷扁有四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
曰輓彈按輓彈即自鳴鐘之制宋以前本有之失其傳耳 陳
氏禮書曰古之論周髀者謂天地中高外下北極所臨爲天
地中日月周行於旁日近爲晝日遠爲夜論渾天者謂地居
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爲晝在地下爲夜是以後漢張衡鄭
康成陸績吳之王藩晉之姜岌葛洪江南皮延宗錢樂之之
徒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眊眊視察災祥有足驗焉故也按

三禮通釋卷一

三

裴駟注史記引鄭注云璿璿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
也江聲尙書集注疑鄭注渾天之說與大傳注乖異斷以鄭
注爲馬注實則不當疑而疑者也按御覽及史記正義所引
書傳七政者謂春秋冬夏至爲政也云云乃伏生說也史記
天官書索隱引鄭注大傳渾儀中簡爲旋機外規爲玉衡云
云乃鄭氏尙書大傳注也則裴駟史記注所引鄭注乃尙書
注也豈得以書傳指爲鄭注而以鄭注斷爲馬注耶江氏力
辨王鳴盛尙書後案之誤不知尙書後案實未嘗誤也按隋
書天文志引尙書攷靈曜璇璣中而星末中爲急急則日過
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艸蕃

燕而百穀登萬事康也玉海天文門引此文首有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者九字是書緯言在旋機以定中星之法也說者或以璣衡爲北極或以爲北斗或指璣衡爲儀器而言主北極之說者謂天體運轉而北辰乃其運轉之中央常居其處運而不移者故謂之極故謂之旋機故曰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也江聲云諸說皆以旋機玉衡爲北斗然北極與斗魁皆爲旋機斗柄爲玉衡也蓋北極者天體左旋之機斗之言主北斗爲恆星之主恆星隨之而運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一年有餘而右旋一周者也則斗魁爲恆星右旋之機故北極斗魁皆爲旋機也斗柄則回轉於天如稱之衡故謂之玉衡

三禮通釋卷一

四

言玉者蓋取其色白而晶瑩也斗柄所建可以審時王者順天時以出政必察視之故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經文甚明無庸支說乃俗儒謬解以旋機爲渾天儀以玉衡爲其中橫管所以闕儀者夫天垂象以示人昭然易見豈以聖人之明睿猶不能審而必假機械之器以爲智乎甚者改旋機爲璿璣謂璣衡皆以美玉爲之豈所謂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乎乃馬季長亦爲是說吁可怪也璣衡主儀器說或不主儀器說此今古文家之義各有所據不得專以璣衡爲斗柄而解璣衡爲渾天儀器者卽爲俗儒也蓋史遷以北斗七星爲旋璣玉衡者說本出於孔安國以史遷从孔安國問故也蕭

吉五行大義引尙書說云璇璣斗魁四星玉衡杓橫三星北斗居天之中當昆侖之上運轉所指隨二十四氣正十二辰建十二月此與史遷說同魏王上書曰堯禋重華舜授文命猶下咨四岳上觀璿璣蜀志先主傳議郎陽泉侯劉豹等上言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又管甯傳王基薦甯曰上正璿璣協和皇極此皆漢魏人不以璿璣爲渾儀之證也若主渾儀爲說亦不可偏廢主渾天之說者謂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云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

三禮通釋卷一

五

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日月星辰於是可攷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旣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遍故曰四遊此論三辰

四遊之大率也更有六合儀說詳於後晉書天文志引春秋
文耀鉤去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制儀象以窺天其來遠矣
後世言天象者不一家大約謂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每度以百分言四
分度一卽百分中二十五分四分度三卽百分中七十五分
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度四分
度之一因日東行一度故天西行每日常過一度兩極南北
二樞也中國地居東北自中州觀之北極出地上約三十六
度南極入地下約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二十一度七十
五分從中分之謂之赤道赤道去兩極各九十一度有餘當

三禮通釋卷一

六

卯酉正中可紀二十八宿相距度數日月五緯右旋所經之
路謂之黃道半入赤道半出赤道日行赤道二十四度南
至箕尾間而止謂之冬至入赤道二十四度至東井而止謂
之夏至冬至後日漸而北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
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
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
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
二十四度爲冬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
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
十五度此論南北二極之大率也至若南北極持其兩端其

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燔書而失傳
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於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
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後漢張衡作靈憲以
說其狀蔡邕鄭康成陸績王蕃姜岌張衡晉人非漢張衡之張衡葛洪皆
論渾天之義宋元嘉中江南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令
錢樂之亦鑄銅爲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衡
長八尺孔徑一丈機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
知日月星辰之所在自唐宋以來其法漸密大約爲儀三重
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
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

三禮通釋卷一

七

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
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
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
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
而內向以繫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
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
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行九
十一日餘適與赤道交謂之春分夏至日漸而南行九十一
日餘又與赤道交謂之秋分冬至太陽出寅入申去人遠故
氣寒晝短夜長夏至太陽出寅入戌近天頂故氣熱晝長夜

短春秋二分太陽出卯入酉適中分故氣和晝夜均月行一晝一夜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度有餘一周天亦由

黃道但有時出黃道外有時入黃道內有時與黃道交謂之

九道案舊說月行九道今測得別有月行次輪之說尤顯而有留退隨天運行因運而生輪因輪而生高下遠近仰而視之盈縮遲疾留退顯而可徵蓋有故焉太陽從天木輪則一月與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日之輪蓋本輪也又有逐日之輪蓋次輪也兩者相加然後高下視徑遲疾視差一一可籌策運算焉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

日所不照與日會則光盡謂之合朔去日幾三十度則生明

以日光稍照月上也去日九十一度有餘則日光半照月上

謂之上絃去日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與日對面日光全照月

上謂之望望後東行又漸與日近去日九十一度有餘則光

又祇照在月東半邊謂之下絃再東行近日幾三十度則明

將盡如初月再東行去日一度謂之晦再東行與日同度則

又合朔矣五緯之行黃道有遲有速填屋屬土右行最遲二

十八歲一周天歲星屬木行較速十二歲一周天熒惑屬火

行又速二歲一周天太白屬金辰星屬水皆在日下行又速

一歲一周天遲速退留雖有不同而立率以推之各有一定

之度至於經星卽恆星三垣二十八宿也以上晉書天文志許氏宗

彥引周髀算經云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以繩繫表

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

三禮通釋卷一

八

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三寸

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

表正南正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卽璿璣之徑折半爲

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卽不動

處以度計之約四度餘然則周髀所謂北極中大星非今小

星可知史記天官書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鄭

康成謂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卽此歟案戴氏震謂北

極璿璣卽黃道極錢大昕曰周髀七衡圖衡間相去一萬九

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步以三之得五萬九千五百里卽黃

赤大距亦卽黃極距赤極也與璿璣距北極之數遠近懸殊

三禮通釋卷一

九

則戴震之說誤甚吳澄云地平單環徑八尺闊五寸厚一寸

半天經雙環徑八尺闊五寸厚八分兩環合一寸六分天緯

單環徑七尺八寸一分闊九分厚五分三辰雙環徑七尺四

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七分兩環合一寸四分黃赤二道單

環徑尺二寸一分闊九分厚六分四遊雙環徑六尺二寸八

分闊一寸八分厚八分半兩環合一寸七分直銅板二長各

如四遊環內徑闊一寸六分厚八寸望筒長隨直距方一寸

六分兩端方掩方一寸七分中間圓孔徑七分半地平之下

繫以龍柱四各高七尺七寸植於水槽上一名水平臺爲十

字或爲方井中鑿水道相通行水以激機輪此論製器尺度

之大率也案儀器者乃象日月諸曜旋轉之道範銅為儀以象天體中心置一小球以象地球天體渾圓運行不息人在地面視之常止見其半周設一平環絡天之半周與地面相應者為地平圈此圈平置架上不動於其相對之處刻齡去極度其上以納子午圈與地平相交成十字直角距地平九十度是為天頂渾天儀半在地平上半在地平下太陽出地平為晝入地平為夜過子午圈為午中又按南北兩極為天之樞軸彼此相對赤道居其中距南北極各九十度中國地面所常見者謂之北極常不見者謂之南極北極出地高度隨所在測驗以為定太陽隨天西行三百六十五周之時又

三禮通釋卷一

十

較恆星東行一周是為黃道平分黃道圈為四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各居大圈四分之一每分又分為六分各十五度是為二十四氣黃道與赤道斜交其相交之處為春秋二分相距最遠之處為冬夏二至黃赤大距二十三度半黃赤南北二極亦距二十三度半赤極不動而黃極每日旋繞赤極一周是為南北兩極小圈又按黃赤兩至兩極共六圈欲其彼此聯屬故用兩過極圈以十字直角相交以當渾天儀之脊骨一圖過兩極并過春秋分為極分交圈一圖過兩極并過冬夏至為極至交圈相交之處於南北二極穿一銅條兩端稍銳便入子午圈以當儀樞又按七政之行皆以黃道為

宗惟太陽正行黃道其餘六曜各有本道斜交於黃道或在黃道北或在黃道南最遠者不踰八故渾天儀作黃道圈左右各寬八度以便指六曜之運行又按太陽隨天西行一周是為一日但每日各處晝夜長短不同因太陽在天所行之道不同如太陽行赤道極南則為冬至此時北方晝最短夜最長而太陽所行之道名為冬至圈冬至後太陽自南漸向北晝漸長夜漸短滿一象限至春分太陽與赤道合為一線而晝夜恰平春分以後太陽過赤道北滿一象限太陽行赤道極北是為夏至此時北方晝最長夜最短而太陽所行之道名為夏至圈夏至後太陽自北漸向南晝漸短夜漸長滿

三禮通釋卷一

十一

一象限至秋分太陽又與赤道合為一線而晝夜恰平秋分以後太陽過赤道南又行一象限而復於冬至至此一歲太陽所行之道也太陽所行之道每日不同惟春秋二分行赤道大圈其餘皆為赤道距等圈然渾天儀內止設三圈即冬至夏至兩圈一為短規一為長規春秋分一即赤道圈亦此又儀器相象之大率也若詳說之非圖不明况渾儀之製雖圖亦不能明蓋圖渾於平必用視法凡渾圓之象平視則成平圓斜視則成橢圓若直視旁視則成一線故欲圖渾儀先明視法蔡氏論渾儀三重有平置有側立有斜倚蓋視法也今以平置側立斜倚三圖畧具梗概其詳見二百三十一卷圖如○北為平置從

兩極正視則圓中規從子午卯酉旁視則合為一線側立如
亦從卯酉橫視則圓中規從兩極直視又從子午橫窺則
合為一線斜倚如⊙⊙從子午橫窺則圓中規從兩極直視
又從卯酉橫窺則合為一線蓋凡直者為經子午南北是也
橫者為緯卯酉東西是也渾儀舊法不出乎是今歐羅巴反
之以七政五星皆有緯度在赤道南北偏東偏西者為地平
之經度巧於立異其然豈其然乎儀器之經圈子午雙環三
辰儀雙環四遊儀雙環均黑也儀器之緯圈卯酉單環赤道
單環均赤也黃道單環黃也白單環白也第一重六合儀地
平單環一子午雙環一卯酉單環一第二重三辰儀黑雙環

三禮通釋卷一

三

一赤道單環一黃道單環一白單環一第三重四遊儀遊儀
雙環一直距一窺管一製法以地平規子午卯酉為四正子
午規依地平子午以立體卯酉規上下依子午東西依地平
南北二極在子午規上有圓軸以挈三辰四遊而利轉動三
辰雙環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制如天經亦側立形
子午在上下卯酉在中平赤道單環結於黑雙環之卯酉非
與緯圈之卯酉相接也其上下與三辰雙環相銜黃道規斜
交於赤道之卯酉亦與三辰雙環相銜相結有白單環以承
其交鑰定黃赤二環使不傾墊四遊儀如三辰之制在內而又小外
貫天經之軸中施直距當其要中開小窺以受玉衡要中之

小窺乃用轉而周窺俞氏震曰六合儀不動以象天地四方
三辰運動以象天行四遊運動而窺測雙環雙鑄故厚可貫
管軸單環單鑄南北二極有孔銜軸軸如管虛中有臍兩層
以間隔三辰四遊之位次四遊儀直距銅板二縱置於四遊
儀內陳氏懋齡曰璣衡之妙全在地心起數窺管必過儀心
儀心即地心地心即天心窺管當中施窺之處是三重儀心即地平中地心地心即天心也
直距虛中正指北極則北極與南極合為一點中用窺管從
地心測之赤道黃道中外宮星可確指所在西人測算從地
心起數悉本璣衡無他謬巧也昔郭守敬簡儀單環特置測
侯各極為用變之善今據郭氏簡儀而以弧三角視法通之

三禮通釋卷一

三

並遵 大清會典儀器圖尤為詳悉儀器凡八圖曰天體儀
曰赤道經緯儀曰黃道經緯儀曰地平經儀曰象限儀曰紀
限儀曰地平經緯儀曰璣衡撫辰儀並詳於二百三十一卷

三禮通釋卷一

南海桂 壇校字

臣林昌彝學

堯典中星

月令中星

堯典中星王肅以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總四時中氣而言與中星之旨悖矣偽孔傳以為七星畢見則於中星未有定論也孔穎達疏以鳥火虛昴四時見於巳為中星亦非也馬鄭以為星鳥星火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是以二十八宿之中星為

三禮通釋卷二

中星也然星虛昴各居七宿之中而心則非中星矣按中星之說有二有正於午者為中以星之方位言也有中於未者為中以星宿之伏見言也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為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為中蓋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高而西北低凡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焉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為火見伏之始終則以未為中堯典舉四時之正而言故曰以正以殷殷亦正也月令舉十二時之中而言故曰中不曰正也此本鄭樵之說似為近理而不盡然也嘗攷堯時日在虛一度故昏昴中自是而降漸退在女月令仲冬日

在斗昏東壁中且軫中與逸周書同自漢元和抵唐開元日

皆在斗度及元明至今則日在箕度矣觀日躔之度不同則中星亦不同可知矣安得謂堯典以午為中月令以未為中乎定以歲差之法堯典仲冬以昴在午為中星月令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則中星亦居午位矣或曰有歲差堯典信與月令不合矣而堯典與夏小正合者何也按夏小正云四月初昏南門正蓋南門兩大星橫亢下壽星次也南門正則壽星值南矣五月壽星迤而西大火值南故又云五月初昏大火中則與經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合矣夏小正又云八月辰則伏按辰也者心也伏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心大火

三禮通釋卷二

也大火入而不見則鹵沒故元枵值南虛星中矣此與經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合者又可證也據西法帝嚳四十年甲子日在虛六度至夏王不降三十五年乙未退入女宿堯時距帝嚳甲子四十年所差不及一度堯甲辰下至夏禹元年甲戌僅一百五十年所差不過兩度通計帝嚳距夏禹不及二百年差不過三度是堯時冬至日在虛禹時冬至日仍在虛此夏小正所以合於堯典也周初冬至則日在牽牛至周末則在斗皆星紀之次故逸周書月令之中星不合於堯典也朱晦庵云堯時昏旦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夏時似差四分之一按自堯至今四千餘年其歲差之中

星有不同者堯時春分日躔在昴而初昏中星爲鶉鳥今之春分日躔在室而初昏中星則又在東井矣堯時夏至日躔在星而初昏中星爲大火今夏至日躔於觜而初昏中星則又在亢宿中之大角偏東數分餘也堯時秋分日躔在房而初昏中星爲虛今秋分日躔於翼而初昏中星則又在斗宿之第四星偏東數分餘也自堯及今中星又不同者如此蓋歲差之法自劉焯一行以來言歲差者諸書多屬影響惟今西法尤得的解古法不可拘定當隨時隨地實測互證常加修改協於天行斯爲無弊之良法且以求古義和之法爲不遠矣謹按虞書鳥火虛昴諸星當以伏生尙書大傳爲確解

三禮通釋卷二

三

伏生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據此知經所云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午位故大傳輒以昏中言之昏中者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也而僞孔傳但謂七星畢見不以爲中星孔穎達依傳意而曲爲之疏謂仲春之月初昏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初昏角亢在午氏房心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月初昏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奎婁在午胃昂在巳畢觜參在辰所言鳥火虛昴當分至之夕皆見於巳不見於午果爾則當日史官何不以井鬼奎婁等星定二至二分

之候而必以鳥火虛昴分屬諸四仲哉此其顯與經背不待辨而自明矣經所云星鳥雖總舉南方朱鳥七宿而仲春之昏實以張爲主唐一行謂春分之夕星宿爲中星非也經明云以殷仲春秋以正仲夏仲冬王肅誤以爲在季月已駁於前然以書之中星較之月令往往不同書於仲春舉鳥而月令舉弧書於仲夏舉火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此則歲差所致歲差之法以日躔之所遷驗列宿之退數據西法推測每年恒星東行五十一秒積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月令作於呂不韋上距堯時計二千餘年所以不同若此或以堯典舉月中月令

三禮通釋卷二

四

舉月本謂月令昏旦中星悉合於堯典此不獨不知日躔卽歲差之法亦不了了今以本朝驗之堯時春分初昏中星爲鶉火今則在東井堯時夏至初昏中星爲大火今則亢宿中之大角偏東數分餘也堯時秋分初昏中星爲虛今則斗宿第四星偏東數分餘也堯時冬至初昏中星爲昴今則室宿中之雲雨星偏東數分餘也試近卽乾隆六年至道光元年計之合八十一年恒星行度彼此已差一度有餘彼時春分戌宮初度昏刻中星繫北河三偏西一度二十分今乃北河三偏西十一分彼時夏至未宮初度昏刻繫房宿一偏東二度二十四分今乃房宿一偏東三度三十三分彼時秋

分辰宮初度昏刻中星繫河鼓二偏東四十七分今乃河鼓
二偏東一度五十六分彼時冬至丑宮初度昏刻中星土司
空偏東三度二十三分今乃土司空偏東四度三十二分昔
則有書可據乾隆六年欽定協紀辨方書今則有度可稽據道光元年天文家測定
并非影響之談也以此推之堯典之與月令相距甚遠安得
強而同之哉王肅之徒未識歲差之法故說多舛斷謹按中
星者距日前後之星也晝夜有永短則漏刻有進退而昏明
中星去日之度亦殊故言中星必推漏刻知漏刻而南方正
中之爲何星可得而定矣釋堯典中星言漏刻者二家馬融
也鄭卒也二家於晝夜適均之漏同爲五十刻其長短之極

三禮通釋卷二

五

馬氏以六十刻爲最長四十刻爲最短而鄭氏最長僅有五
十五刻最短乃有四十五刻孔穎達據秣家之術益晝漏昏
明五刻因以馬氏所言爲不易之法而斥鄭爲妄殊不知鄭
固未嘗妄也漏刻隨地之南北而差九服之地漏刻同者唯
二分爲然日之出入正中人之所見無異也至其餘月日行
有南北而人之見其出入又有早晏於是日永日短之中又
有漏刻之不齊焉故地近南則晝夜漸平地近北則晝夜絕
遠固其理也古秣昏明中星冬至去日八十二度春秋分百
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此地處南
北正中之度也馬氏所言漏刻卽本此術以每日百刻周天三百六十度立算

冬至晝四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一百六十三度半之得八
十一度夏至晝六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二百三十四度半
之得一百一十七度春秋分晝五刻加昏明五刻天行百九
十八度半之得九十九度各於算外得星此四率比例法
而未及乎南北之差蓋其說已略矣唐世造大術秣援以爲
歲差之證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
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未中
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中過四序進退
不離午正間然二至中星既東西十二度則其星之正中不
先後十二日乎雖其先後未盈十五日尙在一月之中第所
謂日中宵中者必限在二分則日永日短亦必以二至爲限
固不容有先後於其間矣鳥火虛昴言星者二言宿者亦二

三禮通釋卷二

六

火謂大火非謂心星鄭志固已言之而昴者冬至之中星也
昴之未中猶有十二度迨其中也已非日短之極矣卽尾十
一度者雖不必以夏至之日正中而入於析木之次謂之大
火可乎從鄭氏漏刻則冬至日在虛五度昏中星去日九十
一度昴初度中夏至昏中星去日百九度尾三度中尾三度
者大火之次也依前法立算加昏明五刻冬至至五刻天行二百十六度半之得百八十八度各於算外得星其二分去日各九十九度春分張五度中秋分虛九度中也以虛五爲冬至日所在則大火終於尾九度此其地必處中國之極南而二氣差三度十
有八日差一刻倍於南北正中之數故枝馬氏所言正中五
刻也不然康成之注考靈曜固嘗言九日而增減一刻矣豈

不知馬氏漏刻之術而顧爲是說歟然則堯典何以舍其所都冀州之中星而顧言中國極南之中星且其地果何在也曰堯時中國極南之地卽羲叔所定之南交司馬貞以爲交趾者也叔於南交致日中星以日爲宗因而攷驗焉堯典所記卽叔上之於朝者耳記南交之中星則自南交以北皆可差次而知故不必記冀州之中星也元時四海測驗南海衛岳夏至晝漏皆與鄭氏所言相近南海五十四刻今廣州爲衡岳五十六刻天下之最南而冬至晝漏四十二刻四分不過當古之四十四刻耳古漏百刻今法九十六刻比例得之南交又在廣州之南則冬至之晝當長於廣州更於是知鄭氏所言必南交無疑矣若然里歲

三禮通釋卷二

七

二差堯時已有之康成已知之歟何以後世始言之也曰古無此二者則堯典必不言日永星火日短星昴康成必不言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蓋古固有之中間偶失其傳耳康成之注必有所據安知非諸儒不知而鄭氏獨知之也古虞夏七術冬至日躔往往不同是卽歲差之理其遺文至今猶可攷見卽里差可知矣冬至日所在何以不言虛一度曰古歲差無定說是以虞喜何承天祖冲之之徒所言歲數不同大衍以爲虛一度者特就其術推之耳今據漏刻以求冬至之昴中則日當在五度又參以日行遲速而四仲中星皆合大衍之說無取也

隋書張胄元傳曰日行自秋分以後至春分其行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九十度自春分以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按此與後世盈縮術相似今依其法推之二分距冬至前後九十五度距夏至前後八十八度冬至日在虛五度則春分日在昴六度夏至日在星二度尾三度中秋分日在氏十度虛九度中也春秋左氏傳曰元枵虛中也又曰婺女元枵之維首元枵起婺女之初則其中爲虛四度歲之差而東也直一度耳安知左氏所言者不卽在唐虞之世乎然則馬氏之說非歟曰馬氏據洛陽言之今河南晝短三十八刻八分卽古之四十分洛陽去冀州不遠可以推知陶唐帝都之中星特釋堯典之文不若鄭氏爲尤密也見錢塘澆亭述古錄謹按古之昏明刻今之矇影也古昏明五刻卽今矇影十八度但今法時地不同矇影亦異古則定爲五刻

三禮通釋卷二

八

耳依今術求得堯時極南之地二分矇影三刻半日後九十九度得中星冬至矇影四刻日後九十度得中星夏至矇影五刻半日後百十度得中星俱爲近之又今廣州冬夏至晝夜較十一刻十四分依鄭注止較十刻則又在廣州南無疑古無矇影率故文中不言謹案協紀辨方書今臺官相傳之法則於日入後八刻起更日出前九刻攢點計起更至攢點共若干時刻五分之以爲五更日出前減矇影刻分爲旦刻日入後加矇影刻分爲昏如春秋分日入至日出計四十八刻減一更距日入後八刻攢點距日出前九刻餘三十一刻以五分之得六刻三分自一更遞加之卽得各更時刻也如

以度數而論日入後八刻起更在赤道為三十度日出前九刻攢點在赤道為三十三度四十五分於地平下赤道半周二百八十度內減之餘一百一十六度一十五分以五分之得二十三度一十五分為每更相距赤道度每一度當時之四分亦得六刻三分為每更相距時刻也時刻之在赤道其度常均而在地平則闊狹不等其法為半徑與時刻距午赤道度切線之比同於北極出地之正弦與日影距午地平經度切線之比故子午卯酉四正之位不移而子午前後則狹卯酉前後則濶也日出入昏旦更點時刻各節不同依此法推之參以更錄則於中星之分度了然明矣

三禮通釋卷二

九

附中星更錄

立春子宮十五度 日出卯正三刻十二分 晝四十四刻六分 日入酉初初刻三分 夜五十五分

一更戌初初刻三分 昴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四十二分 畢宿第一星偏東十七分

二更戌正三刻十四分 井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分 天狼偏東六度二十分

三更亥正三刻十分 北河第三星偏西八度四十三分 鬼宿第一星偏東三度七分

四更子正三刻十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一度十三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十一度五十八分

五更丑正三刻一分 五帝座偏西四度五十三分 軫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四十七分

攢點寅正二刻十二分 角宿第一星偏西九度五十七分 亢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五十七分

十六分

子宮二十度 日出卯正三刻六分 晝四十一刻三分 日入酉初初刻九分 夜五十四刻十二分

一更戌初初刻九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五車第二星偏東四度五十四分

二更亥初初刻二分 井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五十八分 天狼偏東三十八分

三更亥正三刻十一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十九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十二度二十分

四更子正三刻四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五度五十五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六分

五更丑正二刻十三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二十五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十四度一分

十分

三禮通釋卷二

十

攢點寅正二刻六分 大角偏西十二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七度五十二分

子宮二十五度 日出卯正三刻 晝四十二刻 日入酉初一刻 夜五十四刻

一更戌初一刻 參宿第七星偏西一度二十四分 參宿第一星偏東二度四十六分

二更亥初初刻六分 天狼偏西五度十四分 南河第三星偏東八度四十六分

三更亥正三刻十二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二十六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四更子正三刻三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十度三十二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分

五更丑正二刻九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六度十七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五十九分

攢點寅正二刻 大角偏西三度四十二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三十分

雨水亥宮初度 日出卯正二刻九分 晝四十二刻十二分 日入酉初一刻六分 夜五十三刻三分

一更戌初一刻六分 參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一分 參宿第四星偏東三度三分

二更亥初初刻十分 天狼偏西十一度三分 南河第三星偏東一度五十七分

三更亥正三刻十三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十度三十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分

四更子正三刻二分 翼宿第一星偏西十度五十五分 五帝座偏東十度十四分

五更丑正二刻五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六度十七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攢點寅正一刻九分 大角偏西七度一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十一分

亥宮五度 日出卯正二刻三分 晝四十三刻九分 日入酉初一刻十二分 夜五十二刻六分

一更戌初一刻十二分 參宿第四星偏西三度十二分 井宿第一星偏東三度二十一分

三禮通釋卷二

十一

二更亥初初刻十三分 北河第三星偏西二度三十六分 鬼宿第一星偏東九度十分

三更亥正三刻十四分 星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四十七分 張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十分

四更子正三刻一分 翼宿第一星偏西六度二十五分 五帝座偏東五度四十四分

五更丑正二刻二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十四度六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十分

攢點寅正一刻三分 氏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四分 氏宿第四星偏東四度三十四分

亥宮十度 日出卯正二刻十一分 晝四十四刻八分 日入酉初一刻十分 夜五十一刻七分

一更戌初二刻四分 井宿第一星偏西三度五十分 天狼偏東三度三十一分

二更亥初一刻二分 北河第三星偏西八度十七分 鬼宿第一星偏東三度三十三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 張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五十五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東一度五十八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四分 翼宿第一星偏西十度三十六分 五帝座偏東一度三十三分

五更丑正一刻十二分 角宿第一星偏西三十一分 亢宿第一星偏東十一度二十一分

攢點寅正初刻十一分 氏宿第一星偏西五度 氏宿第四星偏東一度三十八分

驚蟄亥宮十五度 日出卯正一刻五分 晝四十五刻五分 日入酉初二刻十分 夜五十五刻

一更戌初二刻十分 天狼偏西二度二十九分 南河第三星偏東十度二十一分

二更亥初一刻六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二十一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十二度二十二分

三更子初初刻二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二度五十七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十度十四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三分 五帝座偏東二度五十二分 軫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四十八分

五更丑正一刻九分 角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十一分 亢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四十二分

攢點寅正初刻五分 氏宿第四星偏西一度三十二分 貫索第一星偏東六度六分

三禮通釋卷二

十三

<p>亥宮二十度 日出卯正初刻十三分 晝四十六刻四分 日入酉初三刻二分 夜四十九刻十一分</p> <p>一更戌初三刻二分 天狼偏西九度一分 南河第三星偏東三度五十九分</p> <p>二更亥初一刻十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六度三十四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六度九分</p> <p>三更子初初刻三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七度四十九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二十分</p> <p>四更子正二刻十二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三十四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十六度四十分</p> <p>五更丑正一刻五分 角宿第一星偏西七度四十八分 亢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五分</p> <p>攢點寅初三刻十三分 氏宿第四星偏西四度二十四分 貫索第一星偏東三度十分</p>	<p>三禮通釋卷二</p> <p>亥宮二十五度 日出卯正初刻七分 晝四十七刻一分 日入酉初三刻八分 夜四十八刻十四分</p> <p>一更戌初三刻八分 北河第三星偏西一度十分 鬼宿第一星偏東十度四十分</p> <p>二更亥初一刻十四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十一度九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十一度九分</p> <p>三更子初初刻五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十二度五十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十二度五十分</p> <p>四更子正二刻十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四十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十二度三十六分</p> <p>五更丑正一刻一分 角宿第一星偏西十一度五十一分 亢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分</p> <p>攢點寅初三刻七分 貫索第一星偏東八分 氏宿第四星偏西七度三十分</p> <p>春分戊官初度 日出卯正初刻 晝四十八刻 日入酉正初刻 夜四十八刻</p>
---	--

<p>一更戌正初刻 北河第三星偏西七度三十分 鬼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二十分</p> <p>二更亥初二刻三分 星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二十六分 張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三十七分</p> <p>三更子初初刻六分 翼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三十四分 五帝座偏東七度三十五分</p> <p>四更子正二刻九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九度 角宿第一星偏東八度十六分</p> <p>五更丑正初刻十二分 大角偏西一度五十五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六度十七分</p> <p>攢點寅初三刻 房宿第一星偏西十八分 心宿第一星偏東五度十七分</p> <p>戊宮五度 日出卯初三刻八分 晝四十八刻十四分 日入酉正初刻七分 夜四十七刻一分</p> <p>一更戌正初刻七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十四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十二度二十九分</p> <p>二更亥初二刻七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五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十三度六分</p> <p>三更子初初刻七分 翼宿第一星偏西九度二十四分 五帝座偏東四度二十五分</p> <p>四更子正二刻八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三度二十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三度五十六分</p> <p>五更丑正初刻八分 大角偏西五度三十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三度五十六分</p> <p>攢點寅初二刻八分 房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八分 心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二十七分</p> <p>戊宮十度 日出卯初三刻二分 晝四十九刻十一分 日入酉正初刻十二分 夜四十六刻四十分</p> <p>一更戌正初刻十三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六度二十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六度二十二分</p> <p>二更亥初二刻十一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五度四十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七度</p> <p>三更子初初刻九分 五帝座偏西二度二十一分 軫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九分</p>	<p>三禮通釋卷二</p> <p>三</p>
--	------------------------

四更子正二刻六分 角宿第一星偏西十分 元宿第一星偏東十一度四十三分

五更丑正初刻四分 氏宿第一星偏西五十四分 心宿第四星偏東五度四十四分

攢點寅初二刻二分 心宿第一星偏西三十九分 尾宿第一星偏東六度二十七分

清明戌宮十五度 日出卯初二刻十分 晝五十二刻十分 日入酉正一刻五分 夜四十五刻五分

一更戌正一刻五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八度五十七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四十六分

二更亥初三刻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十一度十八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五十三分

三更子初初刻十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三十三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六度四十三分

四更子正二刻五分 角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三十二分 亢宿第一星偏東七度三十二分

三禮通釋卷二

五更丑正初刻 氏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三十一分 氏宿第四星偏東二度七分

攢點寅初一刻十分 心宿第一星偏西三度三十一分 尾宿第一星偏東三度三十五分

戌宮二十度 日出卯初二刻四分 晝五十一刻七分 日入酉正一刻十一分 夜四十四刻八分

一更戌正一刻十一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六分 軒轅第一星偏東三度四十分

分七

二更亥初三刻四分 翼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四十七分 五帝座偏東八度二十二分

三更子初初刻十一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二十八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十一度

分八

四更子正二刻四分 角宿第一星偏西八度五十七分 亢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五十六分

五更丑初三刻十一分 氏宿第四星偏西一度三十三分 貫索第一星偏東六度五分

分

攢點寅初一刻四分 心宿第一星偏西六度四十一分 尾宿第一星偏東二十五分

戌宮二十五度 日出卯初一刻十二分 晝五十二刻六分 日入酉正二刻三分 夜四十三刻

分九

一更戌正二刻三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二度三十九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三十九分

分二

二更亥初三刻八分 翼宿第一星偏西九度二十八分 五帝座偏東三度四十一分

三更子初初刻十三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十度三十九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六度三十七分

分十七

四更子正二刻二分 大角偏西五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八度八分

三禮通釋卷二

五更丑初三刻七分 貫索第一星偏東二度二十四分 氏宿第四星偏西五度十四分

攢點寅初初刻十二分 尾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三十一分 帝座偏東四度四十分

穀雨酉宮初度 日出卯初一刻六分 晝五十三刻三分 日入酉正二刻九分 夜四十二刻十二分

分

一更戌正二刻九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八度五十四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七分

分

二更亥初三刻十一分 五帝座偏西二度四十九分 軫宿第一星偏東三度五十一分

分

三更子初初刻十四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十五度三十九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一度

分三十

四更子正二刻一分	大角偏西四度三十五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三十八分
五更丑初三刻四分	貫索第一星偏西一度三十六分 房宿第一星偏東四十八分
攢點寅初初刻六分	尾宿第一星偏西五度四十六分 帝座偏東一度二十五分
酉宮五度	日出卯初一刻 日入酉正三刻 書五十四刻
一更戌正三刻	翼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二分 五帝座偏東十度七分
二更亥正初刻	軫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五十八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十五度十八分
三更子初一刻	亢宿第一星偏西三度二十七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八度三十六分
四更子正二刻	氏宿第一星偏西五度四十二分 房宿第一星偏東五度四十二分
五更丑初三刻	心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四分 帝座偏西一度五十四分
攢點寅初初刻	箕宿第一星偏東九度四十三分 箕宿第一星偏東九度四十三分
三禮通釋卷二 七	
酉宮十度	日出卯初初刻九分 日入酉正三刻六分 書五十四刻十二分
一更戌正三刻六分	翼宿第一星偏西八度二十四分 五帝座偏東三度四十五分
二更亥正初刻四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七度五十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九度二十六分
三更子初一刻一分	亢宿第一星偏西八度三十四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十九分
四更子正一刻十四分	氏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三十三分 氏宿第四星偏東一度五分
五更丑初二刻十一分	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八分 尾宿第一星偏東五度四十八分
攢點丑正三刻九分	帝座偏西五度十六分 箕宿第一星偏東六度二十一分
立夏酉宮十五度	日出卯初初刻三分 日入酉正三刻十二分 書五十五刻九分 夜四十分

一更戌正三刻十二分	五帝座偏西二度四十二分 軫宿第一星偏東三度五十八分
二更亥正初刻七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十三度三十二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四十分
三更子初一刻二分	大角偏西四十二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七度三十分
四更子正一刻十三分	氏宿第四星偏西三度三十七分 貫索第一星偏東四度一分
五更丑初二刻八分	心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三十分 尾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三十六分
攢點丑正三刻三分	帝座偏西八度四十三分 箕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五十四分
三禮通釋卷二 六	
酉宮二十度	日出寅正三刻十三分 日入戌初初刻二分 書五十六刻四分
一更亥初初刻二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八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十四度五十八分
二更亥正初刻十分	角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二分 亢宿第一星偏東九度五十一分
三更子初一刻三分	大角偏西五度五十八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二度十四分
四更子正一刻十二分	貫索第一星偏西四十五分 房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三十九分
五更丑初二刻五分	尾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四十分 帝座偏東四度三十一分
攢點丑正二刻十三分	箕宿第一星偏西五十二分 織女第一星偏東八度四十八分

酉宮二十五度日出寅正三刻八分 晝五十六刻十四分 日入戌初初刻七分 夜三十九刻

分一

一更亥初初刻七分軫宿第一星偏西八度三十八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八度三十八分

二更亥正初刻十三分角宿第一星偏西七度五十二分 亢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一

三更子初一刻四分氏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六分 氏宿第四星偏東三度三十二分

四更子正一刻十一分房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十一分 心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二十四

五更丑初一刻二分尾宿第一星偏西七度 帝座偏東十一分

攢點丑正二刻八分箕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四十二分 織女第一星偏東四度五十八分

小滿申宮初度日出寅正三刻三分 晝五十七刻九分 日入戌初初刻十二分 夜三十八刻六

一更亥初初刻十二分軫宿第一星偏西十五度四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二度十二分

二更亥正一刻一分大角偏西四十四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七度二十八分

三更子初一刻五分氏宿第四星偏西一度五十四分 貫索第一星偏東五度四十四分

四更子正一刻十分心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三十二分 尾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三十四分

五更丑初一刻十四分帝座偏西四度十五分 箕宿第一星偏東七度二十二

攢點丑正二刻三分箕宿第一星偏西八度三十八分 織女第一星偏東一度二分

申宮五度日出寅正二刻十四分 晝五十八刻二分 日入戌初一刻一分 夜三十七刻十三分

一更亥初一刻一分角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二分 亢宿第一星偏東七度五十一分

二更亥正一刻四分大角偏西六度四十四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二十九分

三更子初一刻六分氏宿第四星偏西七度三十三分 貫索第一星偏東十五分

四更子正一刻九分尾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五十分 帝座偏東六度四十五分

五更丑初一刻十一分帝座偏西八度四十四分 箕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五十三

攢點丑正一刻十四分斗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四十八分 河鼓第二星偏東十四度

申宮十度日出寅正二刻十一分 晝五十八刻八分 日入戌初一刻四分 夜三十七刻七分

一更亥初一刻四分角宿第一星偏西十度五分 亢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四十八分

二更亥正一刻五分氏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四分 氏宿第四星偏東二度三十四分

三更子初一刻七分房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五十三分 心宿第一星偏東二度四十一分

四更子正一刻八分尾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二十八分 帝座偏東一度四十三分

五更丑初一刻十分箕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織女第一星偏東七度三十分

攢點丑正一刻十一分斗宿第一星偏西七度二十一 河鼓第二星偏東九度四

芒種申宮十五度日出寅正二刻八分 晝五十八刻十 日入戌初一刻七分 夜三十

一更亥初一刻七分大角偏西三度八分 氏宿第一星偏東五度四分

二更亥正一刻七分氏宿第四星偏西三度十八分 貫索第一星偏東四度二十分

三禮通釋卷二

九

三禮通釋卷二

三

小暑未宮十五度 日出寅正二刻八分 晝五十八刻十四分 日入戌初一刻七分 夜三十三刻

七刻

一更亥初一刻七分 心宿第一星偏西五度十五分 尾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五十一分

二更亥正一刻七分 帝座偏西五度五十八分 箕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三十九分

三更子初一刻七分 箕宿第一星偏西九度二十一分 織女第一星偏東十九分

四更子正一刻八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十四度三十二分 河鼓第二星偏東二度三十二分

五分

五更丑初一刻八分 天津第一星偏西三度四十四分 女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三十分

攢點丑正一刻八分 虛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二十七分 危宿第一星偏東六度十二分

未宮二十度 日出寅正一刻十一分 晝五十七刻八分 日入戌初一刻四分 夜三十七刻七分

三禮通釋卷二

三

一更亥初一刻四分 尾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四十六分 帝座偏東四度二十五分

二更亥正一刻五分 帝座偏西十度五十分 箕宿第一星偏東四十七分

三更子初一刻七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三十九分 河鼓第二星偏東十二度二十八分

分

四更子正一刻八分 河鼓第二星偏西二度四十七分 牛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二十一分

五更丑初一刻十分 女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二十二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六度四十二分

攢點丑正一刻十一分 虛宿第一星偏西八度二十四分 危宿第一星偏東五十分

未宮二十五度 日出寅正二刻十四分 晝五十八刻二分 日入戌初一刻一分 夜三十七刻二分

十三分

一更亥初一刻一分 帝座偏西八分 箕宿第一星偏東十一度二十九分

分

二更亥正一刻四分 箕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十六分 織女第一星偏東六度四十四分

三更子初一刻六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九度四十二分 河鼓第一星偏東七度二十五分

四更子正一刻九分 牛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二十五分 天津第一星偏東二十一分

五更丑初一刻十一分 女宿第一星偏西九度五十五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八分

分

攢點丑正一刻十四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五十八分 北落師門偏東六度四十分

三分

大暑午宮初度 日出寅正三刻三分 晝五十七刻九分 日入戌初初刻十二分 夜三十八刻六分

分

三禮通釋卷二

三

一更亥初初刻十二分 帝座偏西四度二十二分 箕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五分

二更亥正一刻一分 箕宿第一星偏西八度四十五分 織女第一星偏東五十五分

三更子初一刻五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十四度四十一分 河鼓第一星偏東二度二十一分

分

四更子正一刻十分 天津第一星偏西五度八分 女宿第一星偏東六分

五更丑初一刻十四分 虛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五十一分 危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四十分

十八分

攢點丑正二刻三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十二度十二分 北落師門偏東二十九分

午宮五度 日出寅正三刻八分 晝五十六刻十四分 日入戌初初刻七分 夜三十九刻一分

一更亥初初刻七分 帝座偏西八度十八分 箕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十九分

二更亥正初刻十三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三度七分
三更子初一刻四分	河鼓第二星偏西二度三十分
四更子正一刻十一分	女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二十三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五度四十三分
五更丑初二刻二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八分
攢點丑正一刻八分	北落師門偏東十度三十三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四十八分 壁宿第一星偏東十三度四十三分
午宮十度	日出寅正三刻十三分 日入戌初初刻二分 書五十六刻四十分
一更亥初初刻二分	箕宿第一星偏西三十一分 織女第一星偏東九度九分
二更亥正初刻十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七度二十七分 河鼓第一星偏東九度四十分
三更子初一刻三分	牛宿第一星偏西十二分 天津第一星偏東一度二十一分
三禮通釋卷二	
四更子正一刻十二分	女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四十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二十三分
五更丑初二刻五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七度五十八分 北落師門偏東四度四十三分
攢點丑正二刻十三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八分 壁宿第一星偏東六度五十三分
立秋午宮十五度	日出卯初初刻三分 日入酉正三刻十二分 晝五十五刻九分 夜四十分
一更戌正三刻十二分	箕宿第一星偏西六度十七分 織女第一星偏東三度二十三分
二更亥正初刻七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十一度四十三分 河鼓第二星偏東五度二十分

三更子初一刻二分	天津第一星偏西三度二十五分 女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四十九分
四更子正一刻十三分	虛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五十三分 危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四十分
五更丑初二刻八分	北落師門偏西一度三分 室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六分
攢點丑正三刻三分	壁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二十四分 室宿第一星偏東三十七分
午宮二十度	日出卯初初刻九分 日入酉正三刻六分 晝五十四刻三十分
一更戌正三刻六分	箕宿第一星偏西七度四十四分 織女第一星偏東一度五十六分
二更亥正初刻四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十五度五十二分 河鼓第二星偏東一度十二分
三更子初一刻一分	女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五十三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八度十分
四更子正一刻十四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二十六分 北落師門偏東十四度十分
五更丑初二刻十一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三十六分 壁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五十五分
攢點丑正三刻九分	壁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五十分 土司空偏東一度五十分
午宮二十五度	日出卯初初一刻 日入酉正二刻 晝五十四刻 夜四十二刻
一更戌正三刻	斗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二分
二更亥正初刻	河鼓第二星偏西二度四十分 牛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二十八分
三更子初一刻	女宿第一星偏西七度三十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三度三十三分
四更子正一刻	危宿第一星偏西六度三十三分 北落師門偏東六度八分

五更丑初三刻 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二十八分

攢點寅初初刻 奎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七分

處暑已宮初度 日出卯初一刻六分 晝五十三刻三分 日入酉正二刻九分 夜四十二刻十二分

一更戌正二刻九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二十一分 河鼓第二星偏東十二度四十六分

二更亥初三刻十一分 河鼓第二星偏西六度二十九分 牛宿第一星偏東三十九分

三更子初初刻十四分 虛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一分 危宿第一星偏東七度三十八分

三禮通釋卷二 天

四更子正二刻一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十一度三十七分 北落師門偏東一度四分

五更丑初三刻四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十七分 壁宿第一星偏東四十四分

攢點寅初初刻六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七度三十六分 婁宿第一星偏東六度三十六分

已宮五度 日出卯初一刻十二分 晝五十二刻六分 日入酉正二刻三分 夜四十七刻九分

一更戌正二刻三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七度三十六分 河鼓第二星偏東九度三十一分

二更亥初三刻八分 天津第一星偏西一度四十八分 女宿第一星偏東三度二十六分

三更子初初刻十三分 虛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三十一分 危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八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四十七分 壁宿第一星偏東十五度十四分

五更丑初三刻七分 壁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四十六分 土司空偏東二度五十四分

攢點寅初初刻十二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十三度五十二分 婁宿第一星偏東二十一分

已宮十度 日出卯初二刻四分 晝五十一刻七分 日入酉正一刻十一分 夜四十四刻八分

一更戌正一刻十一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十度三十二分 河鼓第二星偏東六度三十二分

二更亥初三刻四分 女宿第一星偏西十五度四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十度四十八分

三更子初初刻十一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三十八分 北落師門偏東十一度三十八分

三禮通釋卷二 天

四更子正二刻四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六度五十八分 壁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三十三分

五更丑初三刻十一分 土司空偏西二度四十七分 奎宿第一星偏東二十八分

攢點寅初一刻四分 婁宿第一星偏西六度五十四分 胃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五十四分

白露已宮十五度 日出卯初二刻十分 晝五十四刻十分 日入酉正一刻五分 夜四十四刻五分

一更戌正一刻五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十三度四十二分 河鼓第二星偏東三度二十二分

二更亥初三刻 女宿第一星偏西三度五十五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八分

三更子初初刻十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二十八分 北落師門偏東七度十三分

四更子正二刻五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十一度五十三分 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八分

五更丑正初刻 奎宿第一星偏西五度十二分 婁宿第一星偏東九度

攢點寅初一刻十分 胃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分 天囷第一星偏東四度五十一分

已宮二十度 日出卯初三刻二分 晝四十九刻十一分 日入酉正初刻十二分 夜四十六刻四分

一更戌正初刻十三分	斗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三十分	河鼓第二星偏東三十分
二更亥初二刻十一分	女宿第一星偏西七度三十二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三度三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九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九度五十分	北落師門偏東二度五十分
四更子正二刻六分	壁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四十分	奎宿第一星偏東十度四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四分	雙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四十九分	天因第一星偏東三度三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二分	昴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三十一分	始宿第一星偏東八度四十二分
巳宮二十五度	日出卯初三刻八分	日入酉正初刻七分
一更戌正初刻七分	河鼓第二星偏西三度三十三分	牛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三十五分
二更亥初二刻七分	虛宿第一星偏西五十分	危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三十四分
三更子初初刻七分	北落師門偏西一度十五分	室宿第一星偏東五十四分
四更子正二刻八分	壁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五十分	土司空偏東二度五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八分	雙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三分	胃宿第一星偏東九度四十六分
攢點寅初二刻八分	天因第一星偏西七度三十七分	昴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六分
秋分辰宮初度	日出卯正初刻	日入酉正初刻
一更戌正初刻	河鼓第二星偏西五度二十三分	牛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四十五分
二更亥初二刻三分	虛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四十九分	危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五十九分
三更子初初刻六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三度三十五分	壁宿第一星偏東十三度三十五分

四更子正二刻九分	土司空偏西二度	奎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十五分
五更丑正初刻十二分	雙宿第一星偏西七度四十八分	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	昴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四十四分	畢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五分
辰宮五度	日出卯正初刻七分	日入酉初三刻八分
一更戌初三刻八分	牛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五十分	天津第一星偏東二度八分
二更亥初一刻十四分	虛宿第一星偏西七度十五分	危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二十四分
三更子初初刻五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七度四十六分	壁宿第一星偏東九度十五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三度三十五分	雙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三十七分
五更丑正一刻一分	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二十四分	天因第一星偏東三度四十三分
攢點寅初三刻七分	昴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四十分	畢宿第一星偏東五十五分
辰宮十度	日出卯正一刻五分	日入酉初二刻十分
一更戌初三刻二分	天津第一星偏西二度三十八分	女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六分
二更亥初一刻十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二十九分	北落師門偏東十度二十九分
三更子初初刻三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十一度五十二分	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二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八度四十一分	雙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三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五分	天因第一星偏西一度五十三分	昴宿第一星偏東八度二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十三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五度十一分
五車第二星偏東五度五十三分

寒露辰宮十五度 日出卯正一刻五分 晝四十五刻五分
日入酉初二刻二分 夜五十刻五分

分十

一更戌初二刻十分 女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十度四十七分

二更亥初一刻六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五度四十九分
北落師門偏東六度五十二分

三更子初初刻二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十四分
奎宿第一星偏東四十七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三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十三度三十分
婁宿第一星偏東三十分

分九

五更丑正一刻九分 天囷第一星偏西七度三十分
昂宿第一星偏東二度四十三分

三禮通釋卷二

攢點寅正初刻五分 五車第二星偏西二十九分
參宿第七星偏東三十五分

辰宮二十度 日出卯正一刻十一分 晝四十四刻八分
日入酉初二刻四分 夜五十一刻七分

一更戌初二刻四分 女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二十六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七度三十七分

二更亥初一刻二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九度二十九分
北落師門偏東三度十二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三十八分
奎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二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四分 婁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十六分
胃宿第一星偏東九度四十三分

分

五更丑正一刻十三分 昂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五十七分
畢宿第一星偏東八度二分

攢點寅正初刻十一分 觜宿第一星偏西五十三分
參宿第四星偏東四度十一分

辰宮二十五度 日出卯正二刻三分 晝四十三刻九分
日入酉初一刻十二分 夜五十二刻六分

一更戌初一刻十二分 女宿第一星偏西六度二十二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四分

二更亥初初刻十三分 北落師門偏西二十九分
室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四十分

三更亥正三刻十四分 奎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六分
土司空偏西九分

四更子正三刻一分 婁宿第一星偏西九度二十七分
胃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七分

五更丑正二刻二分 昂宿第一星偏西八度三十八分
畢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一分

攢點寅正一刻三分 參宿第四星偏西二度十五分
井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八分

霜降卯宮初度 日出卯正二刻九分 晝四十二刻十二分
日入酉初一刻六分 夜五十三刻

三禮通釋卷二

一更戌初一刻六分 女宿第一星偏西九度三十七分
虛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二十六分

二更亥初初刻十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二十分
壁宿第一星偏東十四度四十八分

三更亥正三刻十三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二十四分
婁宿第一星偏東十二度四分

四更子正三刻二分 胃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二十八分
天囷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七分

五更丑正二刻五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三度九分
五車第二星偏東七度五十五分

攢點寅正一刻九分 井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五十七分
天狼偏東四度三十九分

卯宮五度 日出卯正三刻 晝四十四刻
日入酉初一刻 夜五十四刻

一更戌初一刻 虛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五十三分

二更亥初初刻六分 壁宿第一星偏西六度四十六分

三更亥正三刻十二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五十一分

四更子正三刻三分 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二十五分

五更丑正二刻九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八度五十八分

攢點寅正二刻 天狼偏西一度四十分

卯宮十度 日出卯正三刻六分 晝四十一刻三分

一更戌初初刻九分 虛宿第一星偏西五度十五分

二更亥初初刻二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一分

三更亥正二刻十一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十度三十五分

四更子正三刻四分 天囷第一星偏西七度三十二分

五更丑正二刻十三分 參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四十二分

攢點寅正二刻六分 天狼偏西八度二分

立冬卯宮十五度 日出卯正三刻十二分 晝四十四刻六分

刻九

一更戌初初刻三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三十八分

二更戌正三刻十四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四度三十三分

十八分

三更亥正三刻十分 婁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五十五分

四更子正三刻五分 昂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三十一分

五更丑正三刻一分 參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四十二分

攢點寅正二刻十二分 北河第三星偏西三十二分

卯宮二十度 日出辰初初刻二分 晝三十九刻十一分

一更酉正三刻十三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四十九分

二更戌正三刻十一分 壁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二十八分

三更亥正三刻九分 胃宿第一星偏西六度八分

四更子正三刻六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七度四十七分

五更丑正三刻四分 井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二十四分

攢點寅正三刻二分 北河第三星偏西六度四十八分

卯宮二十五度 日出辰初初刻七分 晝三十九刻一分

分

一更酉正三刻八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七度三十九分

二更戌正三刻八分 壁宿第一星偏西五度四十八分

三更亥正三刻八分 胃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四十一分

四更子正三刻七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八分

五更丑正三刻七分 井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四十一分

攢點寅正三刻七分 鬼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八分

小雪寅宮初度 日出辰初刻十二分 晝三十八刻六分 夜五十七刻六分

一更酉正三刻三分 危宿第一星偏西十一度三十五分 北落師門偏東一度六分

二更戌正三刻五分 奎宿第一星偏東四十一分

三更亥正三刻七分 胃宿第一星偏西三度二十九分

四更子正三刻八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七度三十四分 五車第二星偏東三度三十分

五更丑正三刻十分 天狼偏西三度一分 南河第三星偏東九度五十九分

攢點寅正三刻十二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五十八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六度四分

三禮通釋卷二

分十五

寅宮五度 日出辰初一刻一分 晝三十七刻十三分 入申正二刻十四分 夜五十八刻二分

一更酉正二刻十四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五十九分

二更戌正三刻二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四十八分 婁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二十四分

三更亥正三刻六分 天囷第一星偏西三度三十分 昂宿第一星偏東六度四十三分

四更子正三刻九分 參宿第七星偏西五十五分 天狼偏西三度十五分

五更丑正三刻十三分 南河第三星偏東四度 柳宿第一星偏西十二度十二分

攢點卯初初刻一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三十一分 晝三十七刻七分

寅宮十度 日出辰初一刻四分 晝三十七刻七分 入申正二刻十一分 夜五十八刻八分

一更酉正二刻十一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三十二分 宿第一星偏東十一度

分二十

二更戌正三刻一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八度五十一分 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三十一分

三更亥正三刻五分 天囷第一星偏西八度三十三分 昂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四十分

四更子正三刻十分 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四十六分 北河第三星偏東三度三十八分

五更丑正三刻十四分 鬼宿第一星偏東十一度十四分

攢點卯初初刻四分 星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三十二分 張宿第一星偏東三十一分

大雪寅宮十五度 日出辰初一刻七分 晝三十七刻一分 入申正二刻八分 夜五十八刻四分

一更酉正二刻八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九分 壁宿第一星偏東六度五十二分

二更戌正二刻十四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十三度四十分 婁宿第一星偏東二十

三禮通釋卷二

分九

三更亥正三刻五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四十三分 參宿第四星偏西二度四分

四更子正三刻十分 井宿第一星偏東四度二十九分 北河第三星偏西六度二十八分

五更寅初初刻一分 鬼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二十二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四十三分

攢點卯初初刻七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十二度二十八分

寅宮二十度 日出辰初一刻九分 晝三十六刻十二分 入申正二刻六分 夜五十九刻三分

一更酉正二刻六分 室宿第一星偏西十五度三分 婁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五十八分

二更戌正二刻十三分 胃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四十分 胃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五十八分

分

三更亥正三刻四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八度五十一分

四更子正三刻十一分 井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寅初初刻二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十七分

攢點卯初初刻九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七度三十七分

分

寅宮二十五度 日出辰初一刻十分 晝三十六刻七分

一更酉正二刻五分 壁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十三分

二更戌正二刻十二分 參宿第一星偏西九度五十一分

三禮通釋卷二

三

三更亥正三刻四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十八分

四更子正三刻十一分 天狼 常中

五更寅初初刻三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十二分

攢點卯初初刻十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一分

冬至丑宮初度 日出辰初一刻十分 晝三十六刻十分

一更酉正二刻五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五分

二更戌正二刻十二分 胃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十九分

分

三更亥正三刻四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八度四十五分

四更子正三刻十一分 天狼偏西五度二十七分

分

五更寅初初刻三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九度三十九分

攢點卯初初刻十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四分

丑宮五度 日出辰初一刻十分 晝三十六刻十分

一更酉正二刻五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三度十二分

二更戌正二刻十二分 天 昴宿第一星偏東六度三十九分

分

三更亥正三刻四分 參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四分

四更子正三刻十一分 天狼偏西十度五十四分

五更寅初初刻三分 星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三十三分

三禮通釋卷二

三

攢點卯初初刻十分 翼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一分

丑宮十度 日出辰初一刻九分 晝三十六刻十二分

一更酉正二刻六分 奎宿第一星偏西八度五十三分

二更戌正二刻十三分 天 昴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三十三分

三更亥正三刻四分 參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四十八分

四更子正三刻十一分 北 鬼宿第一星偏東九度二十二分

分

五更寅初初刻二分 張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三十一分

攢點卯初初刻九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東二度二十二分

五帝座偏西四度三分 軫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七分

小寒丑宮十五度 日出辰初一刻七分 晝三十七刻一分 日入申正二刻八分 夜五十八刻四分

一更酉正二刻八分 婁宿第一星偏西三十五分 胃宿第一星偏東十一度二十四分

二更戌正二刻十四分 昂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四十六分 畢宿第一星偏東六度十分

三更亥正三刻五分 參宿第四星偏西三度二十三分 井宿第一星偏東三度十分

四更子正三刻十分 北河第三星偏西七度三十二分 鬼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八分

五更寅初初刻一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二度四十七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二十分

三禮通釋卷二

攢點卯初初刻七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十七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十五度三十九分

丑宮二十度 日出辰初一刻四分 晝二十七刻七分 日入申正二刻十一分 夜五十八刻八分

一更酉正二刻十一分 婁宿第一星偏西六度四十一分 胃宿第一星偏東五度十分

二更戌正三刻一分 昂宿第一星偏西十度三十八分 畢宿第一星偏東二十一分

三更亥正三刻五分 天狼偏東四度二十四分 井宿第一星偏西二度十二分

四更子正三刻十分 鬼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三十分 柳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三分

五更丑正三刻十四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六度三十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六度三十分

攢點卯初初刻四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六度五十四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二十二分

丑宮二十五度 日出辰初一刻一分 晝三十七刻十三分 日入申正二刻十四分 夜五十八刻二分

一更酉正二刻十四分 胃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四十六分 天囷第一星偏東四度二十一分

二更戌正三刻二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五度五十二分 五車第二星偏東五度五十二分

三更亥正三刻六分 天狼偏西一度九分 南河第三星偏東十一度五十一分

四更子正三刻九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四度二十一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八度二十二分

五更丑正三刻十三分 軒轅第十四星偏西二度四十二分 翼宿第一星偏東二度四十二分

三禮通釋卷二

攢點卯初初刻一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十一度二十七分 角宿第一星偏東五度四十分

大寒子宮初度 日出辰初初刻十二分 晝三十八刻六分 日入申正三刻三分 夜五十七刻九分

一更酉正三刻三分 天囷第一星偏西一度五十三分 昂宿第一星偏東八度二十分

二更戌正三刻五分 五車第二星偏西七分 參宿第七星偏東五十七分

三更亥正三刻七分 天狼偏西六度三十八分 南河第三星偏東六度二十二分

四更子正三刻八分 柳宿第一星偏西九度二十三分 星宿第一星偏東三度二十三分

五更丑正三刻十分 翼宿第一星偏西四度 五帝座偏東八度九分

橫點寅正三刻十二分 軫宿第一星偏西十五度四十分

三十分

子宮五度 日出辰初刻七分 晝三十九刻一分

一更酉正三刻八分 天固第一星偏西八度十九分

二更戌正三刻八分 觜宿第一星偏東一度五十四分

三更亥正三刻八分 天狼偏西十二度四分

四更子正三刻七分 星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三十三分

五更丑正三刻七分 翼宿第一星偏西七度五十六分

橫點寅正三刻七分 角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二十一分

子宮十度 日出辰初刻二分 晝三十九刻一分

三禮通釋卷二

一更酉正三刻十三分 畢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四十八分

二更戌正三刻十一分 參宿第四星偏西一度三十分

三更亥正三刻九分 北河第三星偏西三度二十七分

四更子正三刻六分 張宿第一星偏西二度三十三分

五更丑正三刻四分 五帝座偏西三十七分

橫點寅正三刻二分 角宿第一星偏西六度十一分

三禮通釋卷二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三

臣林昌彝學

六宗之禮

尚書虞書禮于六宗 議按魏公卿上尊號奏曰烟于六宗偏

為禮與大宗伯禮祀鄭注 于羣神洪景伯曰碑以烟為禮按以烟

合其為燔柴之義甚確 按六宗之說諸儒聚訟久矣其見

於尚書大傳五經異義漢書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晉書禮

志孔叢子梅頤本 頤俗作 及尚書傳通典路史所引併唐宋

諸儒著論有以為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崔靈恩也以為上

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 四方一本 居中央者歐陽夏

侯也以為天宗日月星辰 星辰祭法正義 地宗岱山河海者

古尚書說賈逵許慎也以為易卦六子之尊氣水火雷風山

澤者屍錯孔光王莽劉歆顏師古也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

師兩師者鄭子范甯張融吳商也以為月令祈來年於天宗

即六宗之神者盧植摯虞也以為天地間遊神者孟康也

以為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者黃度也以為祭法之祭

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孔叢子偽孔安國王肅王充蘇軾朱

子蔡沈也 尚書正義周禮疏皆謂魏明帝令王肅議六宗肅

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疑其事以問肅肅亦以為易

六子之卦故不廢此為互異疑晉志採肅說不詳耳 以為

太極冲和之氣六氣之宗者劉邵也以為天宗地宗四方宗

者司馬彪也以為三昭三穆者幽州秀才張髦程子胡五峯

呂祖謙王安石也以為六為地數主祭地者虞喜劉昭也以為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為六宗者後魏孝文帝杜佑也以為六代帝王者張迪也以為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者羅泌也近儒全祖望以六宗即左氏傳之六物謹案左傳之六物不同是言日食故曰六物不同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也曰日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此全氏據盧植以六宗為月令祈年之天宗謂即左傳之六物為說也全氏謂是六者皆天神也尙書之禋禮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全氏知禋之必為天神其識見與康成同惜其不識天文故說來若摸盤扣籥也蓋太

三禮通釋卷三

二

歲者木星主之不宜獨宗一木而遺金水火土四星也四時則日主之而十二辰則無星又在二十八宿之中者離之則為三十一而合之則祇四宗耳則全氏之說又非也况左傳是言日食故曰六物不同蓋日食當論羅計交道羅計交道在何星辰日月遇之即食矣故可推算而知日月之食或一歲兩食者或數歲不食者以其交道所值之遠近不同也若在五六度之外即不食矣所謂六物不同者謂譬若今年甲子歲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值虛星初度合朔而日食雖及萬千年後之甲子歲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復值虛星初度合朔與羅計之交道必不能齊同必不復日食故曰日食不

可為常也不可為常者謂不可以歲月日時之甲子常推算星辰所值而豫定之也此之謂六物不同也其於六宗何與乎全氏不惟不知六宗之說且不知六物之義而誤解之矣雖援引多端甚無謂也前明方氏以智謂六宗為五方之六神曰重為勾芒曰黎為祝融曰該為蓐收曰修曰熙為元冥曰勾龍為后土此尤謬說案五人帝者乃因配五天帝而得名况此五正乃五人帝之佐皆人鬼也此與張迪謂為六代帝王張髦謂為三昭三穆同一迂闊則其說尤非也沈彤姚鼐又以六宗為六府之神不知土穀乃社稷非天神也則其說又非也許氏宗彥又以為六宗即六汾紛如聚訟愈論愈

三禮通釋卷三

三

支概無定說各逞異義與六宗實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而阮氏元掣經室集又謂禮乃柴祭之名六宗即明堂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五帝五帝及配帝非六帝乎周公宗禮亦本於虞禮即方明之六面明明明白白數言而解若舍實事求是而別為亂轉即數萬言亦不能定也阮氏又著宗禮餘說云宗之為字也乃屋下祭天帝故從宀從示蒼頡造字之始指事會意已定矣所謂宗尊也特其形聲耳虞書曰至於岱宗岱當絕句宗絕句柴絕句此唐虞以前泰山下本亦有明堂明堂祭禮本名曰宗之始也虞書曰肆類於上帝即郊也禮于六宗即宗禮也宗禮以配帝配五帝故曰六非宗

禮外別有六宗也若以至于岱宗爲句則至于南岳曷不曰如岱宗禮而祇曰如岱禮明宗字單讀也月令曰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曰憲告天宗此天宗皆指明堂宗乃實字若空訓爲尊則天尊爲不辭矣宗祭必燔柴故又特造柴字燔柴必有煙煙從火聖聲籀文獻從宀室古文此皆與禮字同義故禮以柴烟爲初義絜精爲後義也故禮之籀文又作禮矣周公在洛所以擬唐虞文祖造成宗祀之屋以嚴父配天帝也明堂山內祀五帝卽以文王配五帝五帝卽上帝上帝卽天帝同一燔柴而宗祀天與后稷配天異者郊無六宗有六此爲分別也按阮氏解六宗卽宗禮此取其名而忘其實其

三禮通釋卷三

四

爲說又非也謹案六宗之解自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尙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於說辨矣然曰實一而名六則懸而無薄此其說又非也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也按天文風雷皆月統之書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是也而山澤則地示矣與下文望于山川爲重複則其說又非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按與下文亦重複則其說又非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按此與上下文皆凌犯則其說又非也惟鄭康成

以六宗言禮與祀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鄭氏主天星立說極是然合星與辰共二十一又以五緯爲一十二次爲一箕畢在十二次之內而又爲二則其說是非參半也大學博士吳商申鄭義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不在宗除去日月恰得六數吳商說亦非是劉邵云太極冲和之氣六氣宗之按此說亦懸而無薄與歐陽及大小夏侯同則其說又非也司馬彪曰天宗者日月星辰之屬也地宗者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按

三禮通釋卷三

五

此與上下文皆凌犯其病與賈馬同則其說又非也王肅據家語六宗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與孔安國說同且與祭法合蔡傳從之按天文四時寒暑皆由於日水旱皆由於月而星辰究何所指也且尊卑亦太不倫矣則其說又非也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帝五帝爲六宗通典稱之通考亦從之按通典之駁諸儒其說是也其取六帝爲六宗皆天神之尊者於理亦近是然以五帝爲太微之五帝座則何獨遺紫微之帝星耶以五帝爲蒼赤黃白黑則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其職略卑不可與天皇帝並列也蓋五帝乃昊天上帝之佐而天皇帝居勾陳之內去北辰最近似與紫微之帝星相伯仲

非五帝之所得而並列也則其說又非也以上諸說與上下文非複雜即凌犯惟魏孝文之說無凌犯複雜之病然終非虞書之本旨也謹案堯典曰欽若昊天秬象日月星辰又曰肆類于上帝肆類句東晉以後分爲舜典不知舜典本合堯典爲一篇禮於六宗則上帝者即指昊天也六宗即指日月星辰也周官之禮祀祀昊天上帝即堯典之肆類上帝也周官之實柴祀日月星辰即堯典之禮于六宗也蓋堯始明秬象舜繼而齊七政安得不以日月星辰爲宗乎鄭云禮與祀天同名皆是天之神最爲得之其去日月而數及司中以下則非也其以辰爲十二次亦爲得之其以星爲五緯則又非也要之星皆可宗其尊者莫

三禮通釋卷三

六

若三垣而堯舜之所宗者不在此蓋因治秬而宗其切要者而已切要者莫若日月星辰是也統言之則爲星辰分言之則日月之會爲辰即二十八宿經星是也是故星鳥以殷仲春而知辰在昴則白虎七宿均可推矣星火以正仲夏而知辰在星則朱鳥七宿均可推矣星虛以殷仲秋而知辰在心則蒼龍七宿均可推矣此白虎朱鳥蒼龍玄武之爲四宗也并日月而爲六矣蓋後世之治秬以冬至爲秬元而堯舜之治秬以中星爲秬準使非考驗中星其亦何由以定秬元哉故必以四中星驗日之所在則秬元均可推而準矣然則日月合白虎朱鳥蒼龍乎武之中星爲六宗實本堯典首命義

和之意蓋治秬法而宗其最爲切要者也或以爲堯典之四中星是言一至二分日之所在與六宗之禮無涉殊不知所謂均可推者是言考中星而驗日之所在在凡一歲之二十四氣均可推而定之也故爲之推日月之晦朔望氣盈朔虛閏月生焉四時定焉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歲成焉而其要在推步日月星辰之躔度然欲知日月星辰之躔度非考驗中星則亦無由知之而推步之也然則治秬之要斷可識矣而堯舜之所以宗此六者亦可知矣是故六宗以天神言鄭康成說最爲得之惟去日月星辰而數及司中又以星爲五緯則非也其曰禮與祀天同名皆是天之神又以辰爲十二

三禮通釋卷二

七

次最爲得之古語云讀書不到鄭康成切莫高談說九經即此一節則鄭氏解經之識議禮之精亦於茲可見矣或曰凡天星其數之六者不一何以獨舉日月星辰乎答曰天星之最著者曰勾陳六星即天皇大帝之所居也曰文昌六星曰天厨六星曰內階六星曰三台六星曰建星六星曰南斗六星曰天鈞六星曰雷電六星曰天倉六星曰闕道六星曰諸王六星曰張宿六星其細微者尙多凡此諸星或祀其一豈不掛漏故謂治秬當宗其切要者

三禮通釋卷三

番禺黎永椿校

三禮通釋卷四

土圭測景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

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

景朝多陰鄭注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云測猶度也

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

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

之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

也立謂畫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

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

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

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

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賈疏案土

人職云土圭凡有五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

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深測度也度土之深深謂日景長短之

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與土圭

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日南則景短多暑者周

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潁州陽城置一表為中表

又置一表南千里又置一表北千里又置一表東千里又置一

表西千里又置一表西千里又置一表北千里又置一表東千

里又置一表南千里又置一表北千里又置一表東千里又置

一表西千里又置一表北千里又置一表東千里又置一表西

千里又置一表北千里又置一表東千里又置一表西千里

又置一表北千里又置一表東千里又置一表西千里又置一

三禮通釋卷四

一

三禮通釋卷四

二

制其域所封也今謹案測天時則致日月而知其馮相氏冬

景之長短也度地域則建國而知其域之大小也馮相氏冬

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

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德陽夏無伏陰春分口在雙

秋分日在角而月強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

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賈疏云鄭知冬至不春秋

尺者案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

其影如度者歲美人和暑不如度者歲惡人偽言政令之不

平於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於地四維四引繩以正之

故四名之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於視口審矣暑進則水暑

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注云暑進長於

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暑長暑長者陰勝故水暑短於度者日

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暑短暑短者陽勝是以早進尺二寸則

月食者月以十二為數以勢言之宜為月食退尺二寸則日

食者日之數備於十暑進為盈暑退為縮冬至暑長丈三尺

云所立八尺之表陰長丈三尺長之極彼雖不言夏至尺五

寸景以立至影長丈三尺反之致夏惟尺五寸景也是以鄭

注致靈耀云日之行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之後漸差向

南日差大分六小分四大分六者分一寸為十分小分四者

分一寸為十分一寸千里則差六百四十里案天文志春秋

分日在費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二寸六分云

極則冬無德陽夏無伏陰者德陽伏陰者昭四年申豐辭以

其德政所致而四時之景合度故陰陽和也云春分日在雙

過卦驗云夫八卦氣驗常在望以入月入日不盡入日候

諸卦氣注云入月入日陰氣得正而平以此而言明致月景

則發斂之極也皆憑八尺之修測而得之周髀測天之高離地八萬里亦以千里為寸也淮南後術用一丈之表故以為天高十萬里

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其理正同

陽氣勝則為旱 天文訓補注云漢書天文志云景者所以知進而長陽勝故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寒涼也右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一日暑長為潦短為旱易通卦驗云冬至之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暑暑進則水暑退則旱鄭元注云暑進謂長於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暑長暑退則陰勝故水暑短者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暑短暑短名陽勝是以旱

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 天文訓補注云此表在東方表西所以正夕謹案匠人云以正朝

夕及淮南云正朝夕猶云定東西耳 以參望日始出北廉

日直入 天文訓補注云日出東表 又樹一表於東方 天文訓補注云此表在東方表西所以正朝

東南所以正朝 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

三禮通釋卷四

五

天文訓補注云日入西表北廉則景入東南表南廉定東方在東二表間也所以日出入用表北廉者日行十六所登於扶桑為明寅甲間也頓於連石為下春辛戌間也此夏至之日出入皆近北方即以二分論之至於曲阿為旦明且明卯也經於淵虛為高春高春酉也而出則自北而南入則自南而北半出以前半入以後仍在北方張胃元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入卯酉之北不正當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曰斜行使然古雖用蓋天其實測固無異也具載隋志此黃道斜行使然古雖用蓋天其實測固無異也望日用北廉則表常居中而不能無偏於是乎有南表使景在表南則表 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 天文訓補注云表西表近北東南表近南兩表之中直西表之南為正東西周髀云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復識其晷晷之兩端相直者正東西也中折視之指表者正南北也攷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為規正南北也攷工記匠人建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康成注日出之日入之景其端則正東西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規之攷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桌則南北正與淮南

然異而 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

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正南 天文訓補注云周髀云冬至晝極短

日出辰而入申陽照三不覆九東西相當正南方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陽照九不覆三東西相當正北方日出左而入右南北行故冬至在坎陽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見日光少故日寒夏至在離陰在午日出艮而入乾見日光多故日暑所說即淮南也辰為巽初申為坤末戌為乾初寅為艮未艮巽乾即四維也在六十所則冬至日出入當桑野之初也此古人特以大判為言故合之馬融所說刻漏盈縮至較八刻百分刻 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 天文訓補注云東

之七十五也 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 天文訓補注云東

立四表 案元寫本立四表下脫 以為方一里 天文訓補注

先求其率用四表所以求率也測日初出故為平遠入表數為首率東西一里為次率南北一里為三率去日里數為四率四表者一為良二為乾三為巽四為坤也地形里數為四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

三禮通釋卷四

六

步使暨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明是正方故四表亦方一里 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 天文訓補注云二分日半出半入時正當卯酉之為度三百六十是一所天行二十二度有半也冬至五所天行百一十二度五分半之為距午中之度則日出於辰一十八度七十六分入於申一十一度二十六分夏至十一所天行二百四十六度五分半之為距午中之度則日出於寅三十六度七十七分入於戌三度七十六分也分至所較皆三十五分即可知先春分秋分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且以候分十餘日之日出入度矣 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且以候相應則此與日直也 天文訓補注云用距北表即北廉同分日出之所也一氣有三候氣差五度六百二十五分則候差一度八百七十五分始出以候相應一候所差尚宜以日出入分之則不盈一度日始出多 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為恣 天文訓補注云北表參望日直則南表參望日常不直從日至南北後二表即勾股也其弦斜至日

南北之里數也天文訓補注云倍之為三其不從中之數也

天文訓補注云此為處南北者言之以出入前表之數益以表入一寸寸減

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天文訓補注云處南則表

者未春分而直也至分時而日南故表入寸益損一里則通率也欲

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天文訓補注云天高不可測之以

例而知蓋同有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天文訓補注

北表一尺天文訓補注云一當為二南北尺九寸天文注云北是南千里

陰短寸天文訓補注云表近日則陰短表遠日則陰長二表

千里之南二萬里則無陰是直日下也天文訓補注云千里

北表陰二尺故南二萬里則無陰既得千里短寸之陰二尺

率即乘南表不用但用北表陰以推日下之數也

三禮通釋卷四

九

而得高一丈者是南一而高五也天文訓補注云置表高一

南萬里而日高五萬里也此為高率然日無高則置從此至

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為十萬里則天高也天文訓補注云二

法乘之得十萬里此天高之數必知天高十萬里者以表高

一丈中有百寸寸得千里百之而成十萬故也然則表即天

高之率故以直日下無景為天高周髀云周髀長八尺夏至

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髀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

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日晷表南晷日晷長候句六尺

從髀至日下六萬里而髀無影從此以上至日則八萬里即

其理也六萬里者設法詞實測則不然若使景與表等即高

與遠等也天文訓補注云以千里差寸率之則去日下十萬

適均矣謹案淮南子法乃先以南北千里影差寸四比影

二尺得南至日下二萬里此海島重差法也其孤據影二尺

測南至日下二萬里

乃由影差算之也 程易疇考工創物小記云大司徒之職

云云蓋言夏至於地中立表日中之時景長尺有五寸據是

以為日之所在故呼地中之南立表處曰日南地中之北立

表處曰日北地中之東立表處曰日東地中之西立表處曰

日西日南景短者謂地中之南日中時表景亦當中而短於

尺有五寸也日北景長者謂地中之北日中時表景亦當中

而長於尺有五寸也日東景夕者謂地中日方中時其東立

表處日已過中景偏向東而夕也日西景朝者謂地中日方

中時其西立表處日猶未及中景偏向西而朝也以四方短

長朝夕之景參合之而知尺有五寸者之為地中是之謂求

地中也而考工記匠人建國置槩以景者藥古臬字則曰

即表也

三禮通釋卷四

十

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

星以正朝夕朝夕者即大司徒職所謂景朝夕也正朝夕者

即正其東西也日出之景者謂立表於四空之地日始至表

端初見之景日入之景者謂日始入地表端初不見日之景

識者逮其時識之令勿差也必為規者如地中及日南日北

立表其景齊於規則出入之景皆齊也遠於規則出入之景

皆遠也若日東立表則日出之景近於規日入之景遠於規

日西立表則日出之景遠於規日入之景近於規故為規識

之地中與非地中已畧可知矣然如鄭氏注云日出日入

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為其難審也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

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是東西南北無不正矣而必夜攷之極星者何也蓋極星者與地中正南北相直者也日東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西日西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東南北不相直者也當地中未得其求之時使不考之極星安知只有五寸者之爲地中而日東景夕日西景朝使不攷之極星又安從而知其景之夕與景之朝哉是故攷極星者測景之權衡而正朝夕以求地中舍是則弗得其求也鄭氏但以測景盡正朝夕之術逸其所謂攷極星者不之釋殊未得其趣與因述其義并爲夏至參攷圖以明之又作冬至圖者見春秋冬夏表景不同之故也自地至

三禮通釋卷四

士

天其高十餘萬里尺幅中難顯其度圖存大略數不足稽也江永周禮疑義舉要云此謂測景之地須先平之蓋地不平則景有差故下注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非謂通國城之皆須平也疏云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誤矣國城隨地勢皆可居民何用平江氏又云古人樹臬用八尺何也蓋測景之臬不可過短過短則分寸太密而難分過長則取景虛淡而難審八尺與人齊如是爲宜人尺雖無正文而土中之地夏至景尺有五寸以知用八尺臬也後世郭守敬測景用四丈之表表上作橫梁下用銅皮鑽小竅於小竅中取橫梁之景謂之景符此後人之

巧恣然四丈表亦不易作也疏引考靈曜謂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恣此漢人之妄說天去地豈止八萬里哉江氏又云爲規者以樹槩之處爲心而畫墨於地爲圓形視朝景端之當規者識之又視夕景端之當規者識之作一橫線於規心亦作一橫線與之平行則東西之位正矣折半作直線則南北之位正矣後世郭守敬作正方案多爲之規樹短表於案心多爲之墨亦倣此意而變通之日景近二分時朝夕有微差當一至時朝夕均方位尤審江永又云水地以縣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不知若何而望有謂四面注水於地以審其高下此於經文水地似協矣又云於

三禮通釋卷四

士

四角立四柱以繩懸之以審其邪正不知何故又必立四柱也今工人作室既成有平水之恣各柱任意量定若干尺畫墨四面依墨用橫線線下以竹承水縣直物於線進退量之如柱平則直物至水皆均如不均則知柱有高下而更定之意古人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亦是用此恣許氏宗彥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攷工記匠人夜攷諸極星以正朝夕何休注公羊曰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今北極星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

尺三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即璿璣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以衡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此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即此歟今法測勾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若論語所言北辰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謹案周禮馮相氏疏引

三禮通釋卷四

三

鄭駁異義云三光攷靈耀書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今按尚書堯典正義引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月行一度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禮記月令正義引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爾雅釋天疏案考靈耀文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語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圓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在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

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注考靈耀云地甚厚三萬里春秋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案鄭注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見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

三禮通釋卷四

四

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爲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案續漢律歷志劉昭注引張衡渾儀曰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帶赤道者則春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九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應景去極之添以爲率也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注攷靈耀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

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立秋之後東
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
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案鄭注當至此
解太平御覽三十六引考靈耀云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
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
矣正義所引鄭注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
升降故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
度為三萬里案以下當為正義申解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
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
道故考靈耀云萬世爾雅釋天疏引作萬里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
帝覽疇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

三禮通釋卷四

五

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
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漢書天文志本此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
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
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
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案鄭注當至此止以
下正義申解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
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
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
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
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

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且時日極於東去日
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
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且時
日極於西去且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歷乖違於數不合鄭
無指解其事有疑正義又引漢書律歷志冬至之時日在牽
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
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
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
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
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

三禮通釋卷四

六

體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里案漢書天文志云夏至至於東
而暑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暑景長八尺
之表而暑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
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又考靈耀云正月
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暑景長短之制也又考靈耀云正月
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案考靈耀文至此止所以有假上假
下者鄭注考靈耀之意以天去地十五萬三千五百里正月
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
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案以上皆
注書故鄭注攷靈耀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
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俱具考靈
耀注太平御覽三引考靈耀云日光照四十萬六千里案白

日月篇曰日月 隋書天文志引考靈耀云日永景尺五寸日

短景尺三寸周禮馮相疏引鄭注考靈耀云日之行冬至之

後漸差何南日差大分六小分四大分六者分一寸為十分

小分四者分一分為十分一寸千里則差六百四十里疏又

引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又云黃道占日

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 案問以下當按鄭駁

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

五星則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乘黃道又問曰日何得在箕

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

可以上下為外內今謹案土圭致日之法蓋不獨用之以建

三禮通釋卷四

七

王國而凡邦國都鄙度地相宅胥憑於此所以然者以日月

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

所見各異而晝夜節候亦因之不同故必用此以為測驗而

所謂南北東西朝夕長短寒暑陰風之辨即今時憲家里差

之術及西土地圖之說所本蓋以天下大勢言之南服恒煥

北地苦寒東濱海而多風西連山而蔽日此四方之極氣候

不同晝夜有長短之殊時刻有先後之異於是以上圭測之

以尺有五寸之景為地中愈南則其景愈短愈北則其景愈

長偏東則日中而景已近夕偏西則日中而景尚初朝皆以

地中為測驗之朔而四方之氣候即由此推之可知匠人又

復以出入之景與日中之景相參以求東西夜又考之極星

以審南北於是而各方之晝夜節候無不可定然此法非自

周始也堯命羲和分宅四表出納即東西之率永短即南北

之衡特古書簡約至周禮始著其詳周禮為周公所作而今

世所傳算術號周髀經者乃周公所受於商高正有周言天

之書之足為證據者也其言曰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

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

極下常無日光此言南北之差數極大者蓋赤道居南北二

極之中橫絡天體春分時日在赤道其出正卯入正酉從此

漸離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入並在正卯正酉之北二

三禮通釋卷四

六

十三度半有奇去北極最近故景最短其所行地上度多地

下度少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

反此謂日隨天左旋環繞於地各以其所到之處正照之為

日中正午而其對衝之處即是夜半子時如日在極東東方

為日中時其地在極南者必見日初出地而為卯時在極

北者必見日初入地而為酉時蓋東方之午距南方之卯為

四時距北方之酉亦四故曰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

反言每加四時則相反也而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

日中東方夜半亦是以東西差數極大者而言若細別之則

日在極南正午西距三十度之地必見為巳時東距三十度

之地必見爲末時其早晚相差得有一時而相距十五度者亦差其時之四刻矣其又曰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耕暮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此通言四方物候之差異者北極之下其地卽以北極爲天頂而日輪之轉近於地平光所不及故萬物不生其左右亦得陽光者微不能解凍故夏有不釋之冰然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其地常有日光是以春分至秋分之半年爲晝故其物爲朝耕暮穫中衡左右則正當赤道之下以赤道爲天頂春分時日行赤道其正午時日方正居天頂其氣甚熱卽其地之夏秋分復然是一歲而有

三禮通釋卷四

九

兩夏其冬止如春秋故冬有不死之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夫東西故晝極長而夜極短也自此以後復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道出入以正卯酉與春分同又漸離而南至冬至而極其出人在正卯酉之南亦二十三度半有奇去北極最遠故景最長而所行地上度少地下度多故晝極短而夜極長也夫近赤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之長短迥異推而至於北極之下距赤道九十度則遂有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者故曰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也其又曰日暉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

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南北里差之極至於以半歲爲晝者有之一歲而兩夏者有之則寒暑陰風之各因其地可知惟中國居赤道之北氣候節物爲得其正而洛邑又中國之中故爲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而其測之之法亦惟以土圭度之先求其偏乃得其中既得其中而四方之節候卽可由此而定猶之今法以北極高度測南北里差凡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凡北極出地之度同則四時寒暑靡不同也以東西偏度測東西里產據京師子午線爲中以較各省凡偏東一度

三禮通釋卷四

十

節氣遲時之四分偏西一度節氣早時之四分也今與古立法雖殊而其爲實測則一矣且周髀經又言北極下地高旁陀四隕而下地圓之形亦卽是可見蓋非圓體則東西南北安能使之寒暑易候晝夜移時卽其所云天象蓋笠地法覆樂者祇以中國在赤道北止見北極南極常隱於地下故詳其所可見而不見者略之是其取象但據一而若以兩而視之則兩笠相承兩槃相合不惟蓋天之說卽是渾天而大地之形亦且必成圓象周禮周髀同出周公豈得謂西人獨得之學哉又案匠人所謂日出日入之景案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

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
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槩則南北正日中之景最短
者也此蓋於土圭之外別詳測景之用謂於地平上為圓規
而植槩其中日出景在槩西日入景在槩東視景端與規齊
之處識之參以日中午正之景則東西正又中屈其規以指
槩而南北亦正與土圭互相為用元史載郭守敬制正方案
正倣此而為之者所以為測景之恣詳矣元史天文志云正
方案方四尺厚一
寸四周去邊五分為水渠先定中心畫為十字外抵水渠去
心一寸畫為圓規自外寸規之凡十九規外規內三分畫為
重規得布周天度中為圓徑二寸高亦如之中心洞底植梲
高一尺五寸南至則減五寸北至則倍之凡欲正四方置案
平地注水於渠底平乃植梲於中自梲景西入外規即識以
墨景少移觀識之每規皆然至東出外規而止凡出入一規

三禮通釋卷四

三

之交皆度以線屈其半以為中即所識與梲相當且其景最
短則南北正矣復徧閱每規之識以定南北南北既正則東
西從而正然其所云夜攷極星者經既未言其術鄭注亦不之及
惟賈疏謂當夜半攷之而所以攷之之方究未明也竊案周
髡有云正極之所游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
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
時復引繩而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端其兩端相去正
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此即所謂夜攷極星者正猶定
也謂定極星所在之處也八尺表即八尺之槩於地平之所
立之以繩繫表顛亦置槩以縣之意也其必於冬至日加卯
酉之時者以冬至前後卯酉之間皆得見星故於此時希望

引繩致地識其兩端其相去為東西之正猶為規識景以日
出日入參諸日中而正東西也中折其所識之兩端以指表
為南北之正猶測景之規度兩交之間以指槩而正南北也
是其恣與測景略同今新法算書所載定南北線取最近北
極之句陳大星冬至酉時在極西卯時在極東用兩表之恣
一定表其體與地平為垂線一游表其直邊亦與地平為垂
線先以二表與星相望參直成一線若星漸移而東則遷游
表隨東至不復東而止移西亦如之末從定表望兩游表各
以直線聯之成三角形平分其角作南北正線亦是倣於周
髡而為之者而周髡者周公之書則正足以為周禮之法矣

三禮通釋卷四

三

乃鄭氏既略而不言賈氏復漫云以夜半攷之苟非周髡尚
存又烏知夜攷極星之術止在冬至卯酉之間也哉北極即
北極其
紐星古所謂天樞也蓋當時紐星正當不動之處梁祖晒測
不動處離紐星一度有餘元郭守敬測又離三度奇此由歲
差之故今北極在句
陳大星紐星之間 又案馮相氏致日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以今攷之其說亦具詳於周髡案周髡云凡為日月運行之
圓周七衡周而六間以當六月節六月為百八十二日八分
日之五故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
衡復更終冬至故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歲
一內極一外極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月一外極一內極衡
者橫也謂橫界之以定節氣而為日月出入所循之道即今

時憲家所謂日行之黃道與赤道斜交月行之白道又與黃道斜交者也古未有黃赤道之名故止謂之衡極內衡者七衡中之第一衡夏至之日道也次二衡為大暑次三衡為處暑次四衡為秋分次五衡為霜降次六衡為小雪終於極外之第七衡為冬至由是復自第七衡回次六衡為大寒次五衡為雨水次四衡為春分次三衡為穀雨次二衡為小滿復至於極內之第一衡為夏至自極內至極外是為七衡又自極外還於極內是為六間此一歲之日軌所歷也其第四衡在七衡之中即是赤道去南極北極遠近相等故日出入於此為春秋分出以正卯入以正酉景居長短之中而晝夜所

三禮通釋卷四

三

行地上之度與地下之度適均以其位正當天體之中也春分之日軌正當中衡此後漸離而北去極稍近則景稍短行地上之度漸多故晝漸長行地下之度與地下之度漸少故夜漸短至於夏至而日最北去極最近地上之度極多地下之度極少是以夏至之景最短夜極短而晝極長歷二衡三衡復當中衡為秋分此後漸離而南去極漸遠則景稍長行地上之度漸少故晝漸短行地下之度漸多故夜漸長至於冬至而日最南去極最近地上之度極少地下之度極多是

以冬至之景最長夜極長而晝極短復回而歷六衡五衡以至中衡為春分向使日軌恒依中衡則無寒暑進退何以能

生成萬物而寒暑進退之由則根於夏至之極內與冬至之極外極外即極南極北也其相距皆二十四度今測為二故日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謂自冬至以後日皆斂北夏至以後日皆發南此致日之所以必於冬夏也夫日所行之黃道與赤道斜交而月所行之白道又與黃道斜交則月所行之道非即日所行之道明矣然一歲之中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同度並在中衡而月之白道與日之黃道正交者亦惟春秋二分與黃道同度而在中衡蓋日行黃道以赤道為中而月行白道則以黃道為中中衡者日之中亦月之中也然月循白道行其南之極在黃道南不踰六度今測為其

三禮通釋卷四

四

北之極在黃道北亦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正當黃道之處謂之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為半交其初交自黃道外而入內其中交在對衝之所必自內而出外其初交自黃道內而出外其中交在對衝之所必自外而入內即北外即南自外而入內月行之自南而北也謂之陰律自內而出外月行之自北而南也謂之陽律凡行二十七日有奇而交一終每年為十三交有奇而致月必於春秋者蓋以春秋二分正當中衡為黃赤二道之交月所行之度春分之月上弦於夏至之日道下弦於冬至之日道二道之交即日二至

所行之度其度所行月之望必在春分之日道可知以其黃道與赤道白道與黃道三者之度同也夫既所行之度參值則月之東出西沒其位亦必居卯酉之正與日相等而或出沒於卯酉之南是知其於陽律也或出沒於卯酉之北是知其於陰律也且既月與日之度參值則月之過午之度亦必與日之度同而或高於日過午之度是又其在陰律也或卑於日過午之度是又其在陽律也月行一月與日相會皆有陽律陰律故周髀云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月一內極一外極然其行陰陽律也有時而過乎外衡內衡有時而不及乎外衡內衡唯此二分之月行陽律者正當內衡之極行陰律

三禮通釋卷四

五

者正當外衡之極故馮相氏之致月必以春秋矣今謹案周髀及鄭注謂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日在東井此泥於周泰舊說今以歲差驗之不足為據冬至日豈常在牽牛夏至日豈常在東井乎此古今歲差不同之證也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日景求地中即召誥之所謂土中也蓋周公宅洛之意本謂其處九州之中四方之來者遠近相等而及其營建之際則又以土圭之法驗之夏至之景適得尺有五寸是為陰陽寒暑之正遂定宅而建都焉其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概論東西南北之差以明此尺有五寸之景為正得氣候之中而所謂求者亦止是測驗之意非必於茫茫大地用此法以求之也注家過泥經文有寒

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之語而疏因謂置一表為中表又於中表之東西南北各千里各置一表果爾則周公未營洛邑之先必使人分馳四出徧植表圭得日至以驗其中否而中表未定則千里之外又安能預擬其方而植此東西南北之四表乎蓋土中之義有三史記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此言形勢之中也漢書載婁敬之說曰成王營成周都洛以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此言道里之中也茲所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言氣候之中也前二者之中無難覽識而氣候則必推測始準故

三禮通釋卷四

五

以土圭之法求之而由是又可以得四方節氣時刻之差此周公宅洛之意也乃因注疏誤會求字之旨而臨川吳氏京山郝氏四明萬氏皆以土圭測景求地中為周公必無之事則公劉徙豳而詩曰既景乃岡衛文公營室詩亦曰揆之以日古人原有此法宅洛甯獨不然若李氏光地又謂求是標識之義日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而測日景以土中而定非中然後測之與經之言乃建王國不合蓋疑於五表並建之說而不知東西南北四語之為虛論也以上本侯官林氏喬戴震云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景知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

朝時刻相差此以是求東西之中蓋所謂測土深者以南北言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泐天故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南北為深為綸東西為廣表景短長即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日測土深所謂正日景者以東西言也地中景正日加午東方已過午後而為景夕西方尚在午前而為景朝周髀立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之算謂地中與東西相距四分圓周一則地中午東方酉西方卯自卯至午自午至酉皆四時也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兼是者一為南北里差一為東西里差測非獨夏至夏至日中景最短及其最長皆以土圭度之古人用是攷黃赤二道猶漢已降之

三禮通釋卷四

七

攷北極高下也寒暑進退晝夜永短悉因之而隨地不同土圭之泐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或偏南偏北或偏西偏東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啟閉陰陽大論之文曰地之為下否乎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馮乎大氣舉之也步算家測北極暨月食得地體周九萬里環地之周戴天曰上履地曰下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下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處乎地者無敵側之患何也大氣使然也晝夜永短南北以漸而差南至赤道下南北極與地適平晝夜漏均無永短北至極下赤道與地適平如帶自春分至秋分為晝秋分至春分為夜凡氣朔之時刻漸西則氣

朔早漸東則氣朔遲月過暗虛而虧食西見食早東見食遲此地與天相應之大較也地之廣輪隨其方所皆可假天度測之矣謹案土圭之法詳於大司徒職曰日南日北猶堯典之度南交度朔方也日東日西猶堯典之度嶠夷度西也四方測驗然後折取其中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差移取中加時以是求東西之中所謂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者如是蓋測土深以南北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古者宮室皆南向故南為深東西為廣猶之車輿以前後為深左右為廣也表景短長即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深正日景

三禮通釋卷四

天

以東西言自東至西環地面各有子午卯酉東方日中景正西方已過午前而為景朝西方日中景正東方已過午後而為景夕周髀稱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據其方戴天相距四分天周之一為言地周與天周等以率率之去一次周天十二次則差一時一日之十二時地與天周等以率率之去一次周天十二次則差一時一日之十二時地與天恒相應也東西相差若干時半之則為地中與東西所差之時是則地景正而東方景夕西方景朝也凡差一時於地面繩直計之大致得六十里道路迴曲之數則過乎此矣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合是一者一為南北里差一

爲東西里差觀堯典周禮前古測里差極詳所云寒暑陰風之偏及四時天地交合陰陽風雨和會蓋實驗而知先驗其偏後求之而得其中也測非獨夏至夏至日中景最短爲度及其漸長皆用是度之古人用土圭測黃赤二猶今之測北極高下也寒暑進退晝夜永短悉因之而隨地不同土圭之法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偏東偏西偏南偏北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啓閉其疆域廣輪之實亦於是分明不惑焉

三禮通釋卷四

三九

三禮通釋卷四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五

臣林昌彝學

置閏之法

尙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鄭康成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分至啓閉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許氏說文云閏餘分之月也案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月度之一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謹案日一日行一度則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天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歲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

三禮通釋卷五

一

三弱而周天矣其不以是爲一月何也以未周乎晦朔弦望也如合朔之後越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二有奇月一周而復乎其所日則離乎其所二十七度餘矣必更越二日餘而月及日子前昏而復合朔也故攷靈耀曰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爲月其必分一日爲九百四十分者欲于其中取四百九十九分以配二十九日而成月也兩月則五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八故月有大有小十二月爲年其率大者六月小者六月爲日三百五十四餘分三百四十八也朔數謂之年數謂之歲歲卽稊也以日之周天爲率必而二十四氣而成凡三百六十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也以二十四氣分稜之日每氣得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五有奇不盈分者八之五也二之一年有十二月歲則有二十四氣合以二氣當一月以二氣當一月則氣餘八百五十二分有奇不盈分者四之一矣四月則餘三千四百九分設以八乘之三八二萬四千四八三千二百八九七十二凡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分是三十二月之餘分也如法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以二十乘九百則一萬八千以二十乘四十則八百計萬八千八百分以爲二十日又以九乘九百則八千一百又以九乘四十分則三百六十又得八千四百六十分以爲九日其餘一十二分然則三十二月餘二十九日一十二分也乃假後日九百四十分之四百八十七而置一閏焉又積三十三月餘二萬八千一百二十四分奇不盈分者四之一除去前之所假之四百八十七分計二萬七千六百三十七分奇四之一以其二萬七千二百六十分爲二十九日惟餘三百七十七分奇四之一復借後日百二十一分又別取其一分而盡其四之三以益之以爲一閏又三十月餘二萬八千一百二十四分奇不盈分者四之一除前所借百二十一分奇四之三計二萬八千二分半以其二萬七千二百六十分當二十九日并四百九十九分作一閏猶餘二百四十三分半又三十二月

三禮通釋卷五

二

餘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分加前所餘二百四十三分半凡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五分半以二萬七千二百六十分作二十九日惟餘二百五十五分半更借後日二百四十三分半而置一閏焉又三十三月餘二萬八千一百二十四分奇不盈分者四之一除前所借二百四十三分半計二萬七千八百八十分奇四之三除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爲數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以爲一閏猶餘百一十一分奇四之三又三十三月餘二萬八千一百二十四分奇不盈分者四之一加前所餘百一十一分奇四之三凡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六分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作一閏猶餘四百八十七分又三十二月餘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分加前所餘四百八十七分凡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適符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之數以爲一閏凡十九歲七閏則氣與月齊无贏不足矣是爲一章是閏爲餘分之月也雖然此通率計之爾若覈其實則氣與月皆有修短不齊是何也以日行夏遲而冬疾故也日行遲則氣長而朔短其長之極則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九十一夏至之氣然也而月之會日則早越二十九日不及四百九十九分而合朔矣故夏月行瀕小者日行疾則氣短而朔長其短之極則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六十五冬至氣然也而月之會日則晚有二十九

三禮通釋卷五

三

日七百五十五分而始合朔者故冬日有瀕三大也因而置閏恒有推移必視前月之中氣在朔前後月之中氣在朔後者以爲閏月則後月之節氣當是月之適中則是月分屬兩月而无偏頗逸周書所謂閏無中氣左傳所謂舉正於中也鄭注見公羊隱元年傳疏分至啓閉者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夏至冬至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是爲八節推四時以置閏使分至啓閉皆當其節不失其正則歲歷成亦所謂舉正於中也案歲實者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代序而成歲一歲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此一事也合朔者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復追及日而成朔十二合朔共三

三禮通釋卷五

四

百五十四日有奇此又一事也故十二合朔與歲實一周而分四時者各不相蒙以恆氣而論必日躔自立春至立夏歷九十一日有奇方謂之春自夏至秋自秋至冬莫不皆然非三合朔爲一時也古聖人因節氣過宮民不易曉姑借合朔一周爲一月合朔十二周爲一年良以生明生魄舉頭即見取其便於授時非謂合朔十二周爲卽歲實也合朔十二周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所差者十一日弱而已故一年四時不甚參差也二年則多二十一日有奇而冬至將第十二月故三年必置一閏月也此月非無端增出蓋歲實滿三周則已歷三十七合朔有奇故多一

合朔也夫歲實自爲歲實合朔自爲合朔在天各自運行本非一軌今既借合朔以紀歲實兩數不齊三年之中非以此所多之一合朔爲閏則四時必參差難一故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宋沈存中欲以二十四節氣爲一年立春之月爲孟春之一日驚蟄之日爲仲春之一日則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月之盈虧不預歲時寒暑寓之歷間可也其論最爲明晰近西法正如此唯用中氣過宮小有不同故亦無閏月也夫歲實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較十二合朔多十一日弱氣盈者此十一日弱也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少十一日弱朔虛者亦此十一日弱也非如蔡九峯書傳

三禮通釋卷五

五

所云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多五日有奇謂之氣盈少五日有奇謂之朔虛也術家以一月三十日爲常數兩節氣三十日有餘也其有餘者爲氣盈一合朔三十日不足也其不足者爲朔虛此最便於步算苟僅襲術家之說書諸簡冊則氣盈朔虛幾爲神奇不可測之事學者何由而明閏月之所以然乎今以蔡氏之說以平朔恆氣約計之假如甲年甲子日子正合朔亦甲子日子正冬至是爲十一月初一日甲子冬至則乙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戊午較甲年十一月初一甲子日子少五日有奇此朔虛也冬至當爲己巳較甲年冬至甲子日子多五日有奇此氣盈也戊午爲初一日則冬至已

已爲十二日較甲年冬至合朔同日者相差十一日也至丙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壬子冬至當爲甲戌壬子爲初一日則冬至甲戌爲二十三日平朔小餘積三年多一日至丁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丁未冬至當爲己卯丁未爲初一日大建晦日爲丙子小建晦日爲乙亥則冬至己卯必在次月故取此月之前無中氣之月爲閏月則丁未朔爲十月初一日而冬至仍在十一月矣此自然之理不但非神奇並非勉強也夫甲年合朔冬至同此甲子日則乙年戊午合朔少五日己巳冬至多五日皆以甲子起算猶可云此年甲子至彼年甲子共三百六十日也至於丙年壬子合朔少五日則與戊

三禮通釋卷五

六

午日相較甲戌冬至多五日則與己巳日相較合朔冬至並不同日安得云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乎然則三百六十日者干支之六周而已惟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始爲一歲之常數也知十二合朔與歲實一周爲兩事知干支六周非一歲之常數則氣盈朔虛自不煩言而閏月之所以然已思過半矣謹案左氏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謂步術者必推一元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舉正於中謂日月之行有遲速氣朔參差不正但觀中氣所在舉之以正月歸餘於終謂氣盈朔虛必有餘分則歸之於終積以置閏

江氏永云履端於始謂步歷以冬至爲始故云序則不愆而杜云步歷之始以

爲術之端首似推歷元非也推歷元者漢太始歷以後之法古未有是舉正於中謂正朔之月故云民則不惑而杜云舉中氣以正月亦非也古歷惟有八節後世乃有二十四氣以冬至爲始以閏餘爲終故舉正朔之月爲中雖周正建子若在履端於始之前而言先王蓋天體渾圓周圍地外其行度以二十八宿爲紀自角之一度至軫之十七度共得三百六十五度又二百三十五分爲周天之數天與日月之行皆從角一度起數天繞地左旋常一日夜一周而又進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亦一日夜一周適合周天本數每日之行常不及天一度故天一日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則天所進過之度與日所退之度恰歸到本處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又三百四十六分有奇積二十九日過半遂與日會而成一月一年十二會以每月二十九日積算十二月應得三百四十八日又於每月二十九日外以所餘之過半日積算十二月又得六日共成三百五十四日尙有不盡之餘分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一歲整數應有三百六十日今乃三百五十四日仍成十二月爲除却小建六日也日與天一年一會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於整數多五日有奇謂之氣盈月與日一年十二會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是於整數少五日有奇謂之朔虛氣盈者五日餘爲候三候爲氣二氣爲月六氣爲時二十四氣

三禮通釋卷五

七

年

爲歲播二十四氣於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之內視三百六十六日則虛合盈虛奇零之積則氣盈所餘者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朔虛所餘者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總計一歲應餘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計之視全日尙少百一十三分是一歲餘十一日少弱也由是積以置閏三歲餘三十二日有奇置一閏則贏五歲餘五十日有奇置兩閏則縮八歲餘八十七日有奇置三閏則又縮十一歲餘百十九日有奇分兩大兩小月以置四閏則又贏十四歲餘百五十二日有奇置五閏則又贏十七歲餘百八十四日有奇置六閏則又贏十九歲餘二百六日有奇置七閏而成一章七

三禮通釋卷五

八

閏之內四小三大適得二百六日無盈縮於是閏分之全日得齊而全日以外之餘分尙不能齊也自此以後每十九年一章必置七閏通計前章餘分已過全日則二百七十三小四大不及全日則二百六日四小三大若遇子月朔日子初初刻冬至則氣朔之餘分齊矣然猶差一二刻尙有未盡之餘分者由章而積之則二十七章爲一會積五百一十三年而置百八十九閏焉三會爲一統積千五百三十九年而置五百六十七閏焉三統爲一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而置千七百有一閏焉一元之數計二百四十三章以元首第一章言之則入章三年一閏在九月六年再閏在六月九年三

閏在三月十一年四閏在十一月十四年五閏在八月十七年六閏在四月十九年七閏在十二月八第二章以後又以所積餘分計之視無中氣之月則必置閏不必恆同初章蓋自有二氣一朔一中朔氣卽今之節氣也如立春爲節雨水爲中之類月之合朔相去二十九日有餘月內朔氣相去三十日餘以氣配月參差不定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故朔氣有先入前月者而中氣恆在是月中術家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故傳言舉正於中也氣朔相推閏三十二月上下必有一月有朔氣無中氣卽閏月也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閏月但有朔氣恆在月望之日此皆天

三禮通釋卷五

九

運自然之數術家因之以置閏故閏月日會於辰弦望晦朔皆無異於他月斗建隨月移辰閏月必斜指兩辰之間也若當閏而不置閏則差以一月月將以寅爲卯矣差及三月時將以春爲夏矣差及十二月歲將以子爲丑矣寒暑反易農桑失時生民之憂也聖人欽若昊天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萬世無以易矣推步之法前古疎而後世密春秋之世閏法多疎文元年閏三月傳曰辰在申司律過也再失閏矣孔疏謂周十一月夏九月也九月建戌而辰在申故知再失閏昭二十年傳曰春王二月日南至杜注以長律推之謂是歲當是周正月朔日冬至史失閏故在二月蓋誤名正月爲二月也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蝥傳引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孔疏謂火未盡沒是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也時官失一閏故以十一月為十二月遞觀諸傳可見當時閏法之非至若歲餘於終說者多以歲終餘謂古但有分至啓開未嘗分十二中氣以配月閏月進退無據不得

不置之歲終此說非也

江氏永云哀十二年冬十二月終傳言季孫問諸仲尼夫子謂火伏而後

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蝥又云季孫雖問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明年十二月復蝥實十一月按傳與注皆非也唐書歷志載一行歷議引十二年冬十二月蝥之事推是年夏正之十一月至十二月已朔先立冬三日躔星火伏已久矣而火猶西流說者皆依傳謂魯歷失閏今以經傳月日考

三禮通釋卷五

十

之十二月五月有甲辰依一行推周正十一月己亥朔則五月宜有甲辰又逆推之十一年經傳五月有壬申甲戌七月有辛酉皆正與歷合是未嘗失閏也十年三月有戊戌則魯歷置閏蓋在十年未與一行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者未甚遠而一行云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未以前後經傳之日月推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則杜言置閏當在十二年者謬矣然則何以言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蓋十二年冬十二月火已伏經書蝥者時煥也至明年置閏稍遲十二月當夏正之九月於是火猶西流而復書蝥季孫之問夫子之言乃十三年十二月蝥之事傳誤繫之十七年也謹案江說是也攻唐志曰度議曰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蝥開元歷推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丙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觀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左氏傳惟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明是九月之初故得有蝥也

及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俱在十二月後其餘傳文閏在中間者甚多杜氏推勘經傳上下月日制長律以置閏亦多在得謂未嘗分中氣以配月也惟是經中累書日食或日或不日或朔或不朔公羊謂失在朔前朔後由漢迄隋食恆在晦亦有在初二者更有在晦前一日者疎闊尤甚是所謂朔者非朔也蓋古法但用平朔平氣近世更用定朔定氣法密於古是以朔必是朔而日食遂無朔前朔後者矣

三禮通釋卷五

十一

三禮通釋卷五
番禺高學耀校字

三禮通釋卷六

臣林昌彝學

渾天

渾天之體有南北二極為天下之樞紐天動而極不動從二極正對當中平分天體為兩半其中分之一圈處是為赤道凡推測者皆賴此為準繩赤道周圍列三百六十度為一宮每度分十二時一時分八刻以此立算所主者有七焉一以度天一日一周之運一以定晝夜刻分之永短一以齊黃道之廣狹一以限春秋分之晷影一以判天道之南北一以起南北之緯度一以紀天中之地圓也又有黃道是由恆星天

三禮通釋卷六

所定乃太陽終歲經行所周歷之路及月與五星周歲經行所參錯之限也此道斜絡於赤道如兩環相疊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其最南之界在赤道緯度二十三度半為冬至最北之界亦在赤道北緯度二十三度半為夏至其兩度相交之處為春分秋分就此度平分之為四象限每一象限九十度即二至二分之界限也春分至夏至九十度夏至至秋分九十度秋分至冬至九十度冬至至春分九十度合之為三百六十度再以十二辰分之為宮二十四分之為節氣七十二分之為候凡月建與宮界相差常五度所以分黃道為十二宮者因日月相逐每年會於黃道有十二次共成十二變故取數於十二則為十二月四之得三

三禮通釋卷六

則為一季諸曜之行四時之變天下寒暑之各異總由乎此蓋太陽終歲所行祇躔黃道一線非如月與五星隨時而有出入但日躔黃道亦隨黃道而行出入於赤道中國在赤道北故太陽行至北陸則暖而萬物生行至南陸則冷而萬物死至如居赤道以南諸國則日至南北陸其冷暖乃與中國相反矣黃道所主有四一以節七政列宿右行之度一以測日月交食之限一以其出地多寡定天下晝夜長短一以分別列宿南北及紀赤道之緯度案西法論渾天之體謂地球動而日月不動守中法者斥為怪論遵西法者秘為異聞殊不知其說之本於尚書考靈耀也鄭康成注考靈耀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云云謹案周禮馮相氏疏引鄭駁許慎五經異義云三光考靈耀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案儀禮士昏禮目錄疏亦引三光考靈耀名嘗見日本國所傳隋蕭吉五行大義卷四論七政引尚書考靈耀七政曰日月者時之主也五星者時之紀也故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據此考靈耀有七政篇題則三光亦其篇題之一與依文當作尚書考靈耀三光周禮疏倒之者或古書小題在上大題在下謹案尚書堯典正義引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禮記月令正義引考靈耀云一度二千

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分八周天
百七萬爾雅釋天疏案考靈耀文當至此者是天圓
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
為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
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
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
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注
考靈耀云地蓋厚三萬里春秋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
而下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
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

三禮通釋卷六

三

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
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案鄭注當自此止
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
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
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見不見南極去北
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
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
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為夏
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為冬至
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案續漢律志劉昭注引張衡

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上黃道斜帶其度出赤道表裏各二十
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
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秋分之日道也今此春分
去極九十九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歷景去極之法以
為率也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注考靈耀云天旁行四表
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
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
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
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
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至復正立秋之
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
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案鄭注當

三禮通釋卷六

四

下正義申解太平御覽三十六引考靈耀云地有四遊冬至
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
分是其中矣正義所引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
鄭注當釋此段之文案以下當為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
井十二度為三萬里正義申解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
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爾雅釋天疏不失九道謀鄭注
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
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
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漢書天文志本此立春星辰西遊
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

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月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

注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

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且時日極於東去且中之宿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

三禮通釋卷六

五

度且時日極於西且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歷乖違於數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案渾天有旋之理一也而釋左右旋之義者頗多疑晦近代王氏錫闡戴氏震皆精於算術者顧其說均不分明轉滋後學之惑輒畧舉數端為剖晰之王氏云赤道當二極之中而黃道斜絡於赤道故赤道之行惟東西而黃道之行兼南北假令日誠左旋將出東南而沒於西北出東北而沒於西南今冬日出辰入申夏出寅入戌者何也蓋因日躔從黃道而右旋是以有漸南漸北之行天牽之而左旋則但與赤道平行東升西降也謹案黃道左旋赤道亦左旋黃赤同升同降故人目視之為平行如王氏所云

則必黃赤道俱不動而日獨動以恆星天為定體日乃出東南而沒西北耳漸南漸北之行生於黃極規左旋與右旋無

以異也豈可以此定為右旋乎或問日躔不由黃道而為螺旋冬至之後漸旋以北夏至之後漸旋以南實皆隨天左轉非右旋也王氏謂螺旋之論思致甚微然當合黃赤二道左旋右旋而議其故不可斷棄黃道專屬右旋也夫螺旋之勢未銳中寬若不由黃道則無所循依勢必起於赤道而盡于二極即不底于二極而出人赤道不能南北相若即出入相若而距緯不為均數必有僭差謹案王氏以黃極右旋起算自極出線定黃道所在則二分斜而一至直非螺旋形也所以同螺旋形者正因黃極旋繞赤極左旋日亦隨天西轉則非左旋而向若起赤道而盡二極之疑未免太拙日出入赤道所以南北相若者由于黃赤極相距有一定之徑耳與左旋右旋奚涉乎若夫弧矢之術肺腑之變左右旋同一理又何必辨也○日行若但為平行規則環轉無端其緯度之差必自此規跳行彼規無此理矣蓋緯度之差積一日之行而成則其一日所行必帶斜勢故螺旋之喻甚似惟螺旋未銳中寬而日度並無闊狹為不同耳其螺旋一線斜聯之處即為黃道而云不由黃道則非矣戴震云黃道者黃極之樞樞既乘動機左旋于中其道則成迴環之勢右轉于外謹案左

三禮通釋卷六

六

既乘動機左旋于中其道則成迴環之勢右轉于外謹案左

旋爲實理右旋爲借算借算則黃極黃道在恆星天與赤道同爲晝夜一周而過一度而日行爲右旋論理則黃極黃道與日同在日天同爲晝夜一周今云樞左旋而道右轉誤分黃極黃道爲二行與所云黃極者黃道之樞自相違戾戴氏云假使黃道每晝夜斜行而左旋黃極居其所不動則日出沒非東西正位而列宿皆旋繞黃極矣何以東升西沒必正相對也列宿皆環繞赤極不繞黃極也以是言之左旋者乃黃極而不可言曰躔黃道爲左旋明矣謹案黃極左旋即黃道左旋萬無黃道斜行而黃極不動之理亦萬無黃極左旋而黃道不左旋之理戴氏說謬戴氏又謂假使黃極既左旋

三禮通釋卷六

七

日躔黃道不自爲左旋而假使日竟不動則日終古止于其處無有發歛何以成寒暑往來以是言之日躔黃道必有動移而其動移也既不左旋則必移而右轉明矣謹案赤極爲宗動之樞恆星與七政天所共黃極爲渾圓之抵日天所獨以恆星天喻之黃極猶近于赤極之星日即近于赤道之星同一天體必不近赤極者左旋而近赤道者右轉戴氏未推立法之本而以右旋之算解左旋之理如其所言日直與恆星同體出土木火三天之上矣日不及天之度既恆星過之度此一度歸于日之右旋則恆星左旋適滿一周而無餘度推步所重惟在日行而藉恆星以紀其躔舍遂借恆星左旋之度爲日右旋之度耳若從左旋立算則日行每日一周與不行等當置日爲不動而寒暑晝夜之推遷皆計恆星之行以定之亦未始不可通也戴氏知日行宗黃極而不知黃極之在日天但從恆星天言之則極行日行兩不相應羣疑紛起皆由此耳案日之行依乎本天則日之在本天中腰者終古不移黃道爲日行之跡非本天之上別有所謂黃道者而日循之以行也則日行本天之說當推也又日行每日不及天一度爲自行經度今法爲五十九分有奇今繪圖以內小規爲兩極相距規以赤極爲心外應赤道外一規爲黃道以黃極爲心黃極循相距規行仍以赤極爲心外一規爲赤

三禮通釋卷六

八

道與相距規同體而包日天於其中此日行黃道之大畧也他如日之經度日之緯度及經緯二度及高卑盈縮及赤道度均須實心精究西法因高卑行而以日天爲不同心天由不同心天以生小輪由小輪以定高卑盈縮其法雖巧而於渾圓之理恐有未盡也梅文鼎數學疑問謂太陽之平行者在本天太陽之平行者在黃道平行之在本天者終古自如不平行之在黃道者晷刻易率言有妙旨可與談天矣昔崔靈恩論渾蓋合一劉士元著七曜新術均儒者而精于推步者也崔劉未嘗必用西法也

天圓地圓

三禮通釋卷六

九

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盧景宣注引周髀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也淮南子曰天之圓不中規地之方不中矩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圓地諦也其道曰方又盧注云道曰方圓耳非形也然則據大戴記是天圓而地亦圓之說孔子曾子已明言之矣孔氏廣森大戴禮補注云渾天之象天地皆渾圓如丸天旋於外地止於內水繞地而流人附地而行雖自北極至於南極首恆戴天足恆履地如蟻行案底初不知有側立之時倒懸之患世人據齊州爲

地平指所未見者爲地下此拘墟之識耳昔者黃帝問於岐伯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大氣舉之然則地圓之理古聖發之矣蓋天家言天如倚筮地法覆槃案荀子云槃圓而水圓孟方而水方知槃者圓器是亦說地爲圓形也按周髀算經曰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然則天員而地亦員之說是周公商高又已明言之矣阮元曾子注釋云元西域扎馬魯丁造西域儀象有所謂苦來亦阿兒子漢言地理志也其製以木爲圓球七分爲水其色綠三分爲土其色白畫

三禮通釋卷六

十

江湖海貫串於其中兼作小方井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此卽元明以來西法說地員之所祖西法之意以地體渾圓在天之中若令地球不在天中則在地之景必不能隨日周轉且遲速不等矣今春秋二分日輪六時在地平上爲晝六時在地平下爲夜非在正中而何地體本圓故一日十二辰更迭互見如正向日之處得午時其正背日之處得子時處其東三十度得未時處其西三十度得巳時相去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又七千五百里而差一時若以地爲方體則惟對日之下者其時正處左處右者必長短不均矣西域此說卽曾子地圓之意亦卽周髀日行之意非創解也梅文

鼎天學疑問曰西人言水地合一圓球而四面居人其地度
 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其說可從與曰以
 渾天之理微之則地之正圓無疑也是故南行二百五十里
 則南星多見一度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
 高一度南星少見一度若地非正圓何以能然所疑者地既
 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事徵之江南北極
 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戴之天頂即
 差二度各以所居之方爲正則遙看異地皆成斜立又况京
 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若自京師而觀瓊海其人
 立處皆當傾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地初無欹
 側不憂環立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北行而至戴極之
 下亦若是矣阮元嘗置九猪膀胱中吹氣足閉之丸可居中
 置丸水盞中急旋其水丸必居中此地爲天大氣包舉之驗
 也地上數百丈風與氣卽急勁况直上千萬里哉故人與水
 在地不傾落者天氣包舉之準平繩直人水不知也西洋人
 謂地心本重人物各就地心之重得附麗不脫此說理仍未
 足今試圖中心爲圓球以象地球其外大圈以象天之渾圓
 地球上黃赤兩至經緯等圈皆與天上同名諸圈相應設如
 地球上甲巳兩點相應於天上之南北兩極亦名南北兩極
 地球上丁癸圈相應於天上之赤道亦名赤道餘圈放此又

三禮通釋卷六

十一

云地球赤道丁點之地平爲南甲巳北人自地球之丁點視
 赤道于天頂視兩極于地平若人從丁點往北行四十度至
 京點其地平爲子寅天頂爲頂點天上之赤頂弧與地球之
 丁京弧相應各四十度而北極之出地平亦高四十度人從
 京點又往北至巳點則見北極於天頂而以丁癸赤道爲地
 平此皆由地圓之故也又云凡在地之物以向地心爲下以
 向于天者爲上故人在地面上丁京巳癸甲等點東西南北
 各不同其足皆向地心則皆爲向下然則天員地員之說證
 之周公商高孔子曾子之言知西法藍本於周公商高孔子
 曾子說也

三禮通釋卷六

十一

三禮通釋卷六

南海桂 墳校字

三禮通釋卷七

臣林昌彝學

三正

三朔

伏生尚書大傳云古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
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為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
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
天下也注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
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也書
傳又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
土有一王王特一生死書傳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

三禮通釋卷七

三王之正也至動冬物有三變故正色色有三天有三生三
至日至物始動也

死故土有三王二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
日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是故三統三王若
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書傳又云夏以孟春為正殷以
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夏以十二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
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
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
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書傳云
夏以十二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
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必

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

理得章成之義也陳氏壽祺云書傳說正朔二字最晰書傳又云周以至動殷

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政也至動冬至日為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

有三生三死注異時生者恒異時死者是故周人以至為正殷人以日

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

注統本也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正者所以統天下也三統若循

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為正者貴形也案三

正三朔學者多未曉其義今為之述其制如此

月令二十四氣

劉歆三統歷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三月

三禮通釋卷七

穀雨節清明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

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

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

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然月令孟春驚蟄始振而非二

月仲春始雨水而非正月仲夏小暑至而非六月孟秋白露

降而非八月者鄭氏釋月令謂夏小正正月啟蟄漢始以啟

蟄為正月也然則劉歆以驚蟄在二月陳氏禮書云蟄蟲正

月始驚二月大驚故移驚蟄于二月也其他與月令不同者

蓋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記時而已非必如歷之詳

也謹案陳說未能分曉考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故漢氏之始

以啟蟄爲正月雨水爲二月節及晉太和以後始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至今相承不改禮記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在東風解凍之下仲春之月言始雨水是驚蟄爲正月節雨水爲二月節元熊朋來經說引祝子經謂驚蟄在雨水之前孔穎達禮記正義云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劉歆著三統歷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孔氏謂爲劉歆所改亦未得確證攷工記注冒鼓以啟之日曰孟春之中氣也或疑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攷工記注啟蟄正月中太孚卦氣以驚蟄在雨水前舊圖于雨水下注云律夾令今之雨水在驚蟄前觀太孚卦氣舊說疑非

三禮通釋卷七

三

劉歆所改亦未必爲僧一行所改或晉太和以後後人所改耶考傳記皆謂五日爲候二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然則一月之內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爲歲朔數周則爲年是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播于十二月之中一氣十有五度則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其餘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分爲三十二則五度爲百六十四分度之一又爲八分總百六十八分布于二十四氣之中而氣得七分中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者有十五日七分

者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矣

壺箭

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掌挈壺以令軍井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棲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注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刻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挈謂挈之于竿首及冬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正義曰鄭謂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者此據漢法而言則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名百刻以壺盛水懸于箭上箭而下之水淹一刻則爲一刻四十八箭者取位二雞人大祭祀夜啼且以跽百官注夜夜漏未盡以警起百官使夙興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齊詩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正義曰

三禮通釋卷七

四

內刻以爲箭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梁漏刻經云漏刻之作蓋肇于黃帝之日宣乎夏商之代渾天儀制日以銅爲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虹吐漏水入兩壺右爲夜左爲晝殷夔漏刻法曰爲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于方輿之上爲金龍口吐水轉注之其鑄金爲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李蘭刻法日以銅爲渴鳥以引器中水以銀龍口中吐之陳氏禮書云周天之星二十有八而星之辰十有二辰之度三十有奇十二辰之度三百六十五有奇星辰循天而左旋日月五星迴天而右轉日陽也舒而遲故期而周月陰也感以速故一月而周日月會於辰則爲月十有二會則爲歲歲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有長短參差不齊先王于是刻箭沃漏以揆之此挈壺氏所以設也蓋日之行也斗建寅則出乙而漸北斗建午則出艮而漸南漸北則春既分而晝加長漸南則秋既分而晝加短長短不過百刻而已故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然則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爲節明常先于日出昏常後于日入則日出之前二刻半爲明日入之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于晝故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二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自春分以至夏至晝所增者九刻有半自夏至以至秋分

三禮通釋卷七

五

所減者亦然自秋分至于冬至晝所減者十刻有半自冬至以至春分所加者亦然挈壺之法蓋爲箭四十八以候二十四氣大率七日大半而易一箭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爲准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刻爲度蓋各述其所聞而已雖浮沒不同大概一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爲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握箭右手指刻以別早晚則出刻之說與此合歟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晝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則以火爨鼎使之不凝以火守壺使之不差施之于軍事所以嚴警守施之于喪事所以嚴凶哀以至朝廷朝夕之禮亦

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齊詩特罪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則掌漏告時一于挈壺氏而已謹案大清會典所定漏壺與古異製然用以刻漏更爲簡便其製漏壺用播水壺三形方上曰日天壺面闊一尺九寸底闊一尺三寸高一尺七寸水欲常滿次日夜天壺又次日平水壺高闊遞減一寸層接而下承以朱座有亭覆之亭通高一丈八尺四寸分水壺一形方高闊如平水壺在平水壺下少後受水壺一形圓曰萬水壺徑一尺四寸高三尺一寸在座前地平上壺皆有蓋播水三壺前面近下皆爲龍口玉滴以次漏于受水壺平水壺後近

三禮通釋卷七

六

上穿孔洩于分水壺以平其水而均其漏受水壺上爲銅人抱時刻漏箭長三尺一寸上起午正下盡午初壺中安箭舟如銅鼓形水長舟浮則箭上出水水盈箭盡則洩之于池

十日

周官馮相氏掌十日之位齒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則甲丙戊庚壬五奇剛日也乙丁己辛癸五偶柔日也甲木之剛己土之柔故己配甲乙木之柔庚金之剛故乙配庚丙火之剛辛金之柔故辛配丙壬水之剛丁火之柔故丁配壬戊土之剛癸水之柔故癸配戊是以甲木之剛爲己之夫乙木之柔爲庚之婦丙火之剛爲辛之夫丁火之柔爲壬之婦

戊土之剛爲癸之夫己土之柔爲甲之婦庚金之剛爲乙之夫辛金之柔爲丙之婦壬水之剛爲丁之夫癸水之柔爲戊之婦其相生以相繼其相尅以相治故木王則火相水廢金囚而土死火王則土相木廢水囚而金死土王則金相火廢木囚而水死金王則水相土廢火囚而木死水王則木相金廢土囚而火死施于一日則爲旦暮夜之期施于一歲則爲春夏中央秋冬之候施于一旬而五行之理亦具矣先王于內外之事順之陳祥道云外事師田外祭之類故用剛日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春秋壬午大閱甲午治兵是也內事冠婚內祭之類故用柔日書丁未祀于周

三禮通釋卷七

七

廟春秋己卯烝乙酉吉禘于莊公丁丑作僖公主丁卯大事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大廟辛巳立武宮癸酉有事于武宮丁丑夫人姜氏入是也土之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何也始虞再虞曰哀薦禘事三虞卒哭曰哀薦成事甲事則凶而已凶陰也故用柔日成事則變而之吉吉陽也故用剛日亦外剛內柔之意也郊外事也日用辛社內事也日用甲何也甲者日之始而主生辛者乾之位而主成萬物之生本乎社其成功則歸諸天故社用甲而郊用辛不可以內外拘之也然則據陳氏說是先王之于十日以生五聲則戊癸爲宮庚乙爲商甲己爲角丙辛爲徵壬丁爲羽是也以配仁

義則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甲斷仁庚斷義是也以禮鬼神則以其至之日而享以其物以去天鳥則方書十日之號縣之于巢而動作注錯罔不奉順然後夫人之道盡矣周禮庭氏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韃氏掌攻備獸哲蒞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夫有日必有辰日以辰爲子辰以日爲母母爲幹子爲支故日甲乙則辰寅卯日丙丁則辰午未日庚辛則辰申酉日壬癸則辰亥子日戊己則辰戌丑未而甲子在天則始甲子次乙丑順而數之以陽主進故也在地則始甲戌次癸酉逆而數之以陰主退故也

十二風

三禮通釋卷七

八

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鄭氏曰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律以知和否春秋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服虔曰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以南陳祥道云考之傳記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則變矣故八風各四十五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兌爲闢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卦不過八風亦八而已其言十二風者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而四維之風皆主兩月此其所以爲十二風也古人占風以知未然之事者

蓋亦多矣若周之尹喜占風而知神人漢之張成候風角而
知有敵則師曠之歌風亦此類歟謹案吹律知風之法本于
太公六韜鄭康成注周禮夏官引出軍吹律卽其法也案六
韜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以決勝負
有諸太公曰律管十二以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
萬物不易五行之神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三皇之世
無有文字以制剛強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
分神人微妙其法以天清淨無雲翳風雨夜半遣輕騎往敵
壘去九百步外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
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彗武商聲應管當以朱

三禮通釋卷七

九

兵法之最秘最要者也

水平法爲規識日法已詳卷四
圭測景此從畧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注立王國若邦國皆于四角立植而縣
以水望其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
置槷以懸眠以景注于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槷
以懸正之眠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爲規識
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
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
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
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
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日中之景最極
者也極星謂北極賈公
彥曰于造城之處四角立四柱于柱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
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法遙望柱高下平高就下也置槷以
縣者欲取柱之景先須柱正欲須柱正當以繩縣而垂之于
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
眠以景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繩縣焉以水望其高下所
以求地之平置槷以縣眠以景則中植一槷而縣繩焉眠其
出入之景將以求四方之正眠其出入之景可以正東西而
已又爲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于是乎正然
猶以爲未也又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
方與朝夕皆正然後可以建國

三禮通釋卷七

十

三禮通釋卷七

巴陵方功惠校字

臣林昌彝學

日行黃道

日月交道

周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而尚書洪範則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周髀經亦云凡為日月運行之圖周七衡周而六間以當六月節故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衡復更終冬至一歲一內極一外極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月一外極一內極與洪範合而並不言春秋疑與周官異不知其指一也今為七衡六間圖以明日行黃道

三禮通釋卷八

發斂之極致証冬夏致日之義更為日月交道之圖審赤黃白三道出入交距之處即春秋致月之旨亦瞭如矣蓋當南北二極之中橫絡天體者赤道也斜絡赤道出入於其南北者黃道也赤道終古不動黃道則為日躔發斂之所由一歲環繞一周春秋二分正當赤道夏至入赤道北冬至入赤道南赤道左旋以赤極為樞黃道右旋以黃極為樞而其界黃道以定節氣為側絡之衡者七皆準赤極取正以測剖黃道為六間日在內一衡夏至右旋發南交於次二衡大暑交於次三衡處暑交於次四衡秋分交於次五衡霜降交於次六衡小雪終次七衡冬至復右旋斂北交於次六衡大寒交於

次五衡雨水交於次四衡春分交於次三衡穀雨交於次二衡小滿復至內一衡夏至七衡日之所至是為定氣與土圭

測景相應其謂之內外者以距北極為言距南極近日內距

北極遠日外其第四衡在南北之中為中衡即赤道也外衡

距中衡二十四度內衡距中衡亦二十四度此係古測今測積年遞減約只

二十二度即黃赤二極相距之度倍之即黃極環繞赤極而成

規之經也所謂冬至日在牽牛夏至在東井者特據當時日

躔之宿言之今則列宿每歲有東移之差則冬至當在箕夏

至當在參圖仍以牽牛東井屬二至者以便讀周禮注疏及

周髀者爾夫黃道為日行之軌而月行不與日同道自有其

三禮通釋卷八

道是為白道古法皆以月有行畫為青朱白黑並黃為九道元郭守敬始定白道為月道而不用九道

之黃道出入於赤道有黃極以為之樞月之白道又出入於

黃道則亦有月道之樞黃道之出入赤道南北相距為二十

四度今測為二十二度半白道之出入於黃道其南北相距只六度測

為五度半日有南至有北至月亦有之月之北至則陰律也日有

外衡內衡月亦有之日以入赤道內為陰出赤道外為陽日

以赤道為中數月以黃道為中數當其出黃道南為陽律為

正交入黃道北為陰律為中交距交一象限去黃道六度為

半交月行一十七日有奇而交一終每交退天一度半弱十

八年有奇而退天一周所以然者天有重數宗動天最在外

健行最速一日東升西降左旋繞地一周日天去宗動天稍遠故左旋之勢稍緩一日爲不及一度月天最在內去宗動天最遠則左旋之勢最遲一日乃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然此不及之度據左旋言若以日月之自行言之則日之右旋稍遲每日平行五十九分八秒有奇月之右旋最速每日平行十三度一十三分有奇月之距日每日爲十二度十分有奇月行二十七日五十三刻有奇回於原起宮次必再歷二日爲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而與日相會是爲合朔越七日奇而月度超前離日四分之上對衝是爲上弦又積七日有奇而月度離日半周天與日始追及爲望半之爲上

三禮通釋卷八

三

下弦自此以後月向日行又積七日奇而距日四分周一是爲下弦更積七日奇而月復追日及之又復周度爲朔日行黃道其與赤道交也歲只兩次月行白道其與黃道交也則月有兩交如朔在春分交在二至則月上弦行夏至道下弦行冬至道朔在秋分交在二至則月上弦行冬至道下弦行夏至道此所謂月行冬極外衡夏極內衡之正軌也又如朔在春分入陽律望在秋分入陰律則月上弦行夏至南六度下弦行冬至北六度朔在秋分入陰律望在春分入陽律則月上弦行冬至北六度下弦行夏至南六度此則月行冬不及外衡夏不及內衡之極致也又如朔在春分入陰律望

在秋分入陽律則月上弦行夏至北六度下弦行冬至南六度朔在秋分入陽律望在春分入陰律則月上弦行冬至南六度下弦行夏至北六度此則月行冬過外衡夏過內衡之極致也然月行雖有過有不及而其爲有冬夏則一月亦皆有冬夏但不能皆在午中故月行一月之間有冬有夏與日行一歲同而惟春秋得以兩見是以馮相氏之致月必以春秋也夫月之行亦依七衡六間而有過於內衡過於外衡之時則內衡之北外衡之南當各有一道竝七衡而九是以洪範傳謂月有九行而舊術皆用九道正交爲陽律口亦曰羅睺亦曰天首西法曰龍頭中交爲陰律口亦曰計都亦曰

三禮通釋卷八

四

天尾西法曰龍尾月行及於黃道日交爲二十七日少餘一二二二二三月本圈之自行度日轉爲二十七日五五五八四轉終分多於交終分故轉滿一周交終未及恆居其後交不及轉之度即兩交退行之度所謂羅計行度也又徧歷天度謂之周爲二十七日三三五八八周不及轉者月孛之右移也交不及周者羅計之左旋也

日行本天

日之行依乎本天則日之在本天中腰者終古不移黃道爲日行之跡非本天之上別有所謂黃道者而日循之以行也日行之跡自人視之東升西降若一規然而其在本天則日

行即天行無二體亦無二行其跡不可見也本天之行宗黃極仍根赤極向使赤道不動而但見日行則其出入於南北者必于一日之中而備四時之氣惟其本天之行與赤道相應故日旋繞一周赤道亦旋繞一周而又過之如圖離坎規爲黃極一周之跡丙乙線爲日行一周之跡此離乎赤道而言者也若準赤道以視日行設日在丙當赤道卯點丙點左旋卯點亦左旋丙卯之距常相等卯點至辰則丙點亦至丁辰丁即卯丙緯差甚微故曰與赤道若平行也然則日行不由黃道乎曰非也日在丙寅極在坎點則黃道必在赤道下乙點與丁點合爲一點丙丁虛線即丙乙黃道黃道固隨黃

三禮通釋卷八

五

極而遷移者也黃極循赤極行于其不及一度之處作點識之終歲而成一規日在中腰不及天之度亦成一規皆與每日旋繞一周之規等每曰一周之規隨赤道而轉常若與赤道平行每歲一周之規則積經緯度所成即術家所設不動黃道以紀右旋者也西法因黃極黃道設于恆星天遂于日本天別設本輪以紀其數

日行黃道黃極

日行每日不及天一度爲自行經度今法爲五十九分有奇如圖內小規爲兩極相距規以赤極爲心外應赤道外一規爲黃道以黃極爲心黃極循相距規行仍以赤極爲心外一

規爲赤道與相距規同體而包日天于其中子爲相距規邊之星丙點爲日設星與日同度則黃極必正當子星行一日一周自乾度左旋復至乾度日行亦一日一周自乾度至坎度視乾爲差一度其黃極亦必在子星之右一度以此一度積之至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則黃極在子星之右者退一周而復與子星合日之在坎者亦退一周而仍至于乾是爲一歲之行以此一度析之則得每時每刻之行蓋日繞于天故日之自行于本天者一日恰滿一周竝無欠闕其不及一度從天而見凡夫寒暑晝夜日之所爲皆天之所爲紀曰必求端于天古人所以用赤道而不用黃道度者亦以天統日之

三禮通釋卷八

六

義

日行經度

黃極繞赤極行其相距之徑有常而升降斜正之勢互異其中腰斜絡赤道之內者因有南北出入之行爲曰行經度今仿周髀七衡之義爲圖甲乙丙丁戊己庚爲黃極行半周黃極在赤極正南從黃極所在之點出線如甲線從甲線出東西線其兩線相交之點即日所出如子出赤道南最遠距地最近爲冬至周髀所謂極外衡也黃極退行至乙則日在丑退至丙則日在寅退至丁則日在卯正當赤道之點爲春分自是黃極由戊而已而庚日亦由辰而已而午出赤道北最

遠距地最遠爲夏至周髀所謂極內衡也由夏至至冬至則日自午而復至子所謂歲一內極一外極子午各點均日行正交中氣時所在其交中氣日一日之行自各點旋之爲規與赤道平行即周髀七衡也

日行緯度

古法天周與歲周爲一天周之數雖有奇零然天周與歲周合則太陽每日平行常爲一度入算較簡其後因知有歲差而增損歲周天周不復爲一唐九執始定天周三百六十度無餘分按漢書律志云在天成度在憲成日是則度與日數宜相耦今以赤道求經度即以歲實爲天周增入每歲恆星

三禮通釋卷八

七

東行數爲實以歲周增八日躔黃道西移即歲差東行數爲法法如

實而一得日每日平行爲一度自冬至起算設今有法求之得逐日所在躔度以赤道求緯度則置天周以秒法通之以黃赤大距度亦以秒法通之用今有求經度平行一萬秒緯度平行若干秒以分法收之得每日平行緯分二分後增之二至後減之正當二分無緯度太陽實行爲平行一歲如一日古來推步家據盈縮謂日行有遲速者一生於黃赤斜交其度不同一生於地面測望四方各異與日之本行無與也若距緯之有大小者蓋二分當中距二分前後極心自南至北自北至南南北勢直其差甚顯故距緯大二至當高卑二

至前後極心自西至東自東至西南北勢平其差甚隱故距緯小然以渾圓之理而論則經度緯度皆兼東西南北行緯度悉與經度相應經度爲平行緯度亦必爲平行也依上法求平行乃太陽在天之經緯實度即用赤道則黃道之差可弗論惟再以地面測望之差爲加減即得地面所見之經緯視度西人立法精矣梅氏數學疑問引西人說謂太陽之平行者在本天太陽之不平行者在黃道平行之在本天者終古自如不平行之在黃道者晷刻易率其言可謂深妙

求經緯度

自北極出線至南極其正中一點即恆星天之心大地是也

三禮通釋卷八

八

北極出地若干度南極必入地若干度則地在兩極之中可知日本天既以黃極爲心則必自黃極出直線以定日天心之所在而黃極循赤極而行既無一定之點則疑曰天心亦無一定之點如圖乾坎艮震爲黃極東西南北四點午圍爲本天高行黃極乾在赤極北本天心地心上如丙爲夏至子圍爲本天卑行黃極坎在赤極南本天心地心下如下爲冬至卯圍爲本天東行黃極艮在赤極東本天心地心東如甲西圍爲本天西行黃極震在赤極西本天心地心西如乙爲二分若置日本天心不動而算地心則上下東西反之緯書不言日天心之升降而言地心上下其說雖異而

理與數皆不殊益曰天心升即地心在下曰天心降即地心在上鄭康成注考靈曜云春分之時地正當中在天心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在天心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天中即曰天心地徑三萬里今下遊萬五千里則上畔與曰天心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秋分正當地之中央在天心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在天心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鄭注地上下遊即西法不同心天之理其日與星辰四遊之說仿此可推至入算但論高卑行不論東西行者以赤極既有南北則黃極亦必有南北黃北極繞北極而行黃南極亦繞南極而行若兩黃極或俱在東曰天東遊如卯則

三禮通釋卷八 九

兩黃極或俱在西如酉則兩黃極俱在西則中腰黃道必與赤道平行不能成斜交之線即一歲日道皆與赤道平行而無黃道且東遊則地心在西所見時刻則必自卯至午長而自午至酉短西遊則自卯至午短而自午至酉長此以晷景驗之而知其不然者蓋黃北極在北極西則黃南極必在南極東自東西兩點出南北線則正中一點必與地心合黃道在赤道之內者四方上下相距適均自赤道正中之點垂線正對黃道正中之點是為交點當春分黃北極在正東亦同此理則曰天不當有東西遊也故西法亦祇論高卑而又為橢圓之說者以此然此猶平圓觀之可悟而未為盡渾圓之理蓋渾圓

之體以圓統圓小圓為大圓所攝其圓樞雖有南北東西之運而圓體隨大圓而轉無所偏倚即小圓心常與大圓心為一既無東西遊則亦無高卑行高卑即南北與東西無二理也黃北極在赤極北則黃南極在南極南自平圓觀之則曰天心在地心上若以渾圓論之一南一北為弧背自弧背出弧弦必與南北極線相交其交點即曰天心與地心合一之點也曰天之上距赤道下距赤道終歲如一人在地面測量所得並非本天之實象若地面相差一象限則高卑必易位矣如緯書之說四遊全以曰天為平圓之象西法因高卑行而以曰天為不同心天由不同心天以生小輪由小輪以定

三禮通釋卷八 十

高卑盈縮其法雖巧而于渾圓之理恐有所未盡也如圖外為赤道內為曰天黃道丙丁為二分交點距線乃黃道上距赤道之度即曰天卑于恆星天度此直線也甲乙為二至南北距線乃黃道斜距赤道之度此斜弧線也若設黃道規與赤道規同大則丙丁兩點無距度而甲乙即南北大距之弧線日躔在黃道之下分至皆為直線自平圓視之甲乙丙丁四線相等而以渾圓論則甲乙之與丙丁弧直迥異故渾圓之理非有平圓所能顯者此類是也今以三角形明之如圖甲為赤道甲乙為赤道過地心之線午為赤道北距子為赤道南距辛為曰天春秋分日躔離為夏至日躔坎為冬

至日躔甲辛爲日躔二分上距赤道離甲坎甲爲日躔二至上距赤道午甲子甲爲赤道南北距度午離子坎爲兩距下至日躔之度與甲辛等離甲辛坎甲辛兩三角形與甲午離甲子坎兩三角形等故設黃道在日本天與設黃道在恆星無以異也自午離子坎出垂線與甲乙線等其正中之點皆與甲乙線相交則曰天與恆星天之心不可爲一矣

高卑盈縮

日在本天無高卑其行亦無盈縮所以有高卑盈縮生于黃赤道相校及人目所測黃極出赤極北曰天近恆星天爲高黃極出赤極南曰天遠恆星天爲卑高卑之中爲中距太陽

三禮通釋卷八

十一

自秋分至春分由中距向上行高半周則視行小于實行故爲縮自春分至秋分由中距向下行卑半周則視行大于實行故爲盈求高卑盈縮之法以地心爲曰天心則赤道卽爲日本天而日之出入于赤道內外者不得別爲一規以進退之西法所設小輪是已若以黃道爲本天則推中距時與赤道平而二至時距赤道有內外聯其上下兩半周之跡必不能爲圓象而較大于赤道新法設橢圓天是已前代推步家隋張胄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以爲由于日行有遲速劉焯立盈縮躔衰術李淳風因之以爲日行急而漸損損而漸益急極而寒舒極而煥此言理之空談非立法之本

義也西法以高卑爲盈縮之原立術有據起算有根矣然以本天高卑爲離黃道之遠近恐亦未然曰天爲大圓之氣所攝其卑于大圓之度四面皆等必無忽升忽降之理高卑者平圓之象非渾圓之象渾圓之黃道必側視之乃有高卑非其實體也夫日之行由不及天之一度而生不及天之一度以恆星較之而見不從曰天而見推步所設之黃道在恆星天者借以紀數非真有此道爲日所循也日在本天之行其度循乎赤道曰距赤道有南北而無高卑中國地面所見北極出地南極入地而赤道爲斜倚之勢赤道北與天頂近爲高赤道與南天頂遠爲卑若日之在本天則常卑于赤道二

三禮通釋卷八

十二

至與二分等也曰不及天之度每日平行無所增減循赤道一周而成歲以赤道度計之上半周與下半周度數闊狹皆等自春分至秋分無所縮秋分至春分無所盈古法用赤道度以恆氣注憲原不誤其後用黃道度則恆氣已非真恆氣矣紀日用赤道則天周與歲周合而爲一自晉以後歲周遞有增減天自爲天歲自爲歲或疑赤道不可紀日不知日本天之行經緯悉依赤道從赤道算經度以定節氣乃日行之實度天行之真節氣也曰天雖小于恆星天而與恆星天皆以地心爲心從心出線過曰天而底於赤道曰天度小赤道度大大小雖殊同爲一心所出之線則其度必相當由此言

之曰即自行于本天之上其本天之度亦必與赤道相應况乎日行即本天行每日一周原無差度惟從赤道視之則積十五日有奇差十五度有奇而為一節氣夫本天有定則赤道亦有定太陽每日平行用歲實分之古今所測歲實消長之數甚微日行每日必無遲速之異其遲速之故生于黃赤異視正由以黃道布算遂使太陽不能為每日平行苟舍黃道而用赤道則平行者自若矣或曰中法用恆氣計日均分二分前後半周計日同而行度有多少西法改用定氣計度均分二分前後半周為行度同而計日有多少曰與赤道交點微諸實測計日與行度不能均齊又徵之每歲所測一至

三禮通釋卷八

十三

相距之時曰互有不同何以解之曰吾所論者日行之真度天行之真氣也中法以黃道度算恆氣而疎于實測故節氣所在之度非日躔所在之度其失不在于計日均分而在于用黃道度也西法據所測黃道以定節氣遂指中法為疎然曰行本循赤道以黃道測之為十五度以赤道測之則或過或不及定氣或十六日而交一氣者測之赤道必過于十五度者或十四日而交一氣者測諸赤道必不及十五度者其故亦在於用黃道度也若從赤道測算則中法之計曰均分西法之計度均分合而為一矣若夫二分前後半周計日有多寡者此非日行之有遲速而日與赤道交點人在

地面測之有斜正之異人必正當赤道之下立而仰測然後赤道與日與人目聯為一線而人所見之交點與日行之交點相符中國在赤道北而偏于東以儀器測日度為斜望之線與正視不能悉符春分見交既早秋分見交又遲則割下半周之度入上半周之內計日多少或亦由此今推各省交節氣時刻之不同皆準北極出地高度定為地平經差而都中所見節氣但計日行不復論地平差者以其為推各省節氣之本故為一定之率不用加減其實視天行之真氣亦當有加減率也伏讀

三禮通釋卷八

十四

御製祿象考成云太陽行天每歲一周萬古不忒宜其每日平行而無盈縮乃徵之目下實測則春分至秋分行天半周而秣日多秋分至春分行天半周而秣日少其在本天所行之度原均而人居地上所見時日不同精義微言推步家所宜深體焉如圖乾為赤道離為人目太陽行赤道之內至丙點乃與赤道交人自地面測之則日至甲點已見其與乾點參直蓋冬至至春分日之緯行自南而北經行自西而東故偏北偏東者見交恆早丙甲即行盈之度也夏至至秋分緯行自北而南經行自東而西偏北偏東者見交恆遲故必過丙點至甲點地面測之始見其與乾點參直甲丙即行縮之度也二分之視氣由于地平有南北而亦兼東西差數人目

所測不能與實行相符也若以晷景及晝夜刻漏言之中國赤道距天頂三十九度有奇天頂距地平一象限折半爲四十五度在赤道南五度有奇爲天頂地平適中處晷景亦必適中而晝夜平且朦影刻分愈北愈多晝夜平之日不必定爲日行同道之日可知矣二至相距之時日梅文鼎合計康熙癸丑至辛未八年中較增一刻十三分疑此或與歲差同理恆星天宗赤極每歲更有東行之率則黃極繞赤極亦必每歲微有遷移西法定最高行未爲無理繼思最高既有行動則中距亦必因之而移中距雖爲平度然若移動則斜交之角必有不同安得謂不係加減乎竊以此較數一刻十

三禮通釋卷八

五

三分在日行所差不及一分而人目所測二至爲斜線又最卑時蒙氣大即遠鏡亦不能得準實測固不能無分秒之差未可遂疑日行之有異也黃赤大距古爲二十四度元時郭太史測二十三度三十秒比漢時差九分七十秒地谷所測比郭太史又差二分二秒然所測皆用二至今定最高卑在二至後大距似應兼測二至後最高卑行之日乃有定數

七政之齊本於恆星

恆星與七政雖各有遲速高下之不同然皆秉天之氣以爲氣乘天之行以爲行作法者不以七政齊天行而以天行齊七政故古法皆用赤道自東漢賈逵始用黃道度以推日月

弦望至西人則謂七政俱依黃道行恆星本行亦應從黃極起算夫黃道者日道也月五星從天而亦從日恆星亦受日之光以爲光原可從黃道黃極推算然日天在恆星之內日行之遲速與恆星天相較而定赤道爲恆星天之實度則用黃道不若用赤道之直而易知也月五星本天亦以赤極爲定樞而其距日有遠近各受日光以爲光故月之晦朔弦望星之合伏順逆不徒求之隨天之行而必求之距日之行今日行經緯度循乎赤道者既有一定之率則日與天合而月五星之與日俱宗赤極者得其隨天之行即可得其距日之行而亦必有一定之率日行以赤道紀度爲平行爲恆氣以符其本然而以地平經緯之差地面測望之差加減之以合于人目所見則月五星之隨天而從日者亦必可爲平行爲恆交而交食晦朔用算加減以符實測則與七政本行無所穿鑿而測算之法亦從簡約世有深于布算者從此求之或更有精詣焉

三禮通釋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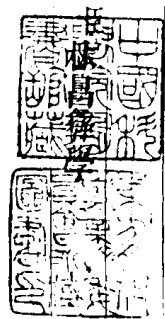
六

三禮通釋卷八

番禺金保基校

三禮通釋卷九

七政隨天左旋



蔡氏書集傳天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曰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本於張載正蒙正蒙之言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古矣凌氏延堪初求其說不得其解遂疑天象難明後究心步算之書始知天左旋日月五星與恆星皆右旋左旋之天以赤道為中圍以南北二極為樞紐一日左旋一周黃道斜絡於赤

三禮通釋卷九

道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以黃極為樞紐日在其上右旋一日平行一度弱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遠過此則循黃道右旋而北秭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為春分又右旋而北秭九十度而為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近過此又循黃道右旋而南秭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為秋分又右旋而南秭九十度仍至赤道之南而為冬至矣此一歲寒暑發斂之故其理本不難明月五星與恆星其右旋也亦然月與五星之右旋朔望合伏之故也恆星之右旋歲差之故也然後知左旋之說張載之說耳如使天左旋而日月亦左旋不識所謂曰左旋者

循黃道而行乎抑循赤道而行乎使其循赤道而行則右旋

而東者亦可言左旋而西如是則終古如春秋分無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使其循黃道而行則日一日左旋一周必至朝為冬至左旋至午退而為秋分又左旋至暮退而為夏至參差晷景顛倒四序不可依據矣夫日行天上列宿為日所掩不可得見而月則其最著者也月有交道之出入有兩交左旋之退度有黃道內外之陰陽律則月之行不但不循赤道并不循黃道而別有一道交於黃道矣月既不循赤道而別有一道使其果左旋一日一周而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也則一夜之中月必循其本道徧歷半周天之列宿而何以祇此

三禮通釋卷九

右旋十三度之宿為月所離也夫右旋之度本由黃道左旋之度則由赤道斜直之勢不同經緯之行亦異中宵靜觀秭秭可案稍識懸象者無不知之不謂張載乃爾鹵莽也明史秭志洪武十年三月帝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自起兵以來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術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者乎可見知之者不能罔也宣城梅文鼎之論左旋也天之東升西沒自是赤道七曜之東移於天自是黃道兩道相差南北四十七度平面之行與斜面之轉終成疑義安可以遽廢右旋之實測而從左旋之虛理哉固已洞見其非矣宋

書天文志引劉向難夏秣列宿日月皆西行之謬是其論久
細於前代何張載之說八人之深也於是前文如墮雲圍中
者始得其塗因知世之昧所從入而茫然畢生者多矣

中交正交

羅睺計都即月道之中交正交也其名始見於沈括筆談謂
之西天法新唐書藝文志有都聿利斯經二卷注云貞元中
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凌廷堪云
彼時西法已入中國但其書不傳未審與今法何如耳今西
法中交正交之名與古法相反蓋月道交黃道亦如黃道之
交赤道也其交之自南而北謂之正交古名中交如春分之交點

三禮通釋卷九

三

也其交之自北而南謂之中交古名正交如秋分之交點也其黃
白大距五度有奇亦如二至之黃赤大距二十三度有奇也
在黃道之南曰陽律如冬至之距也在黃道之北曰陰律如
夏至之距也但其兩交無一定之處每歷二十七日有奇則
一交終而其交點在黃道上西退一度半弱不滿二十年則
其交偏於黃道非若春秋二分終古一定而不移也如日與
正交同度也則日爲之蝕自是日而後日躔過正交進而東
移而中交在黃道上退而西移凡六交每二十七有奇六
交約一百七十餘日交點在黃道上西退約九度而日躔東
移已一百七十餘度適與中交同度而與正交則對度矣故

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爲大率一百七十三日而道始一交也
過中交之後至正交亦如之日與交同度則爲朔而日爲之
食月在日下日爲月掩則蝕日者月體也日與交對度則爲
望而月爲之食月與日冲爲地所掩則蝕月者地影也若月
不入交而但與日同度對度是同度不同道也則爲朔望而
不食若月但入交而不與日同度對度是同道不同度也并
不得爲朔望則更不食矣此論日月食最爲分明更爲詳說
于後案大衍術議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夏夏至月南從
朱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黑道亦就交
行與半交之所在而言此八道皆在黃道上并黃道而九非

三禮通釋卷九

四

真有此九道也所謂春夏秋冬者皆指日所躔之處非指日
所躔之時也每一交終西退一度半弱以二十七日有奇除
之一度通作六十分故日每日西行三分有奇此推步家便
於運算非兩交在黃道上每日實有行分也術者不察此理
以爲羅睺計都某日在某宮幾度爲人決窮通得失不亦謬
乎

舊法論月行九道之誤

休甯戴震論月行九道謂月與日會是謂朔策月道交於黃
道自南而北其交曰中交於是月遂黃道之北謂之陰秣自
北而南其交曰正交於是月遂黃道之南謂之陽秣其入陰

秣也已及六度中土測之尙在日南其入陽秣也尙差六度中土測之已在日南黃道高於月道故也月之南北行以玉衡界黃道而入古推步法謂之九道八行其二十七日有奇而月道一終也按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八行亦曰九道舊說以陽秣陰秣推之謂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爲陰秣外爲陽秣冬入陰秣夏入陽秣月行青道冬入陽秣夏入陰秣月行白道春入陽秣秋入陰秣月行朱道春入陰秣秋入陽秣月行黑道四序離爲八節皆與黃道相會故曰九道據此是在天居然有九道矣是在天另有九條路也殊不知九道仍一黃道耳戴氏之論於天象殊不分曉蓋日月之行皆由黃道但日行一歲一周天月行一歲則周天十三次此十三次所由黃道不能恰與日共走一道有時參差出入雖所行是一條路而四季則有八箇樣子故秣家分爲八道因春夏秋冬立以青朱白黑之名並所交之黃道謂之九道於日月交食立爲陽秣食限陰秣食限布算之交在朔則日食交在望則月食不在交者皆不入食限此老生之常談不可爲據夫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五星有留退月之遲疾由于本輪與次輪輪速則行亦速輪遲則行亦遲戴氏好談天按圖茫然愈滋其惑今定爲月行次輪理極明顯觀此可以瞭然矣

月行次輪

三禮通釋卷九

五

七政所行參差不一曰有盈縮月有遲疾五星有留退隨天運行因運而生輪因輪而生高下遠近仰而視之盈縮遲疾留退顯而可徵蓋有故焉太陽從天本輪則一月與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日之輪又有逐日之輪本輪是隨日之輪次輪是逐日之輪兩者相加然後高下視徑遲疾視差一一可籌策運算焉夫恆星天以地爲心七政之天宜亦以地爲心然因其各行有遲疾留退是知月與五星必有次輪星月在次輪上行故有層次進退之異因而與地不同心也星月之行時高時卑時遲時疾因其高下遲疾可以測知次輪之理蓋月與五星爲日所掣轉而生次輪次輪行於本輪周其上半輪高於本輪

三禮通釋卷九

六

天下半輪卑於本輪天星月本天本是與地球同心惟次輪之周有所高卑出入於本輪故不能與本天同心即不能與地同心此高卑之故也至其行於次輪而有遲疾則以本天右旋而星月行於次輪是左旋其行次輪下半與本輪之右旋相順故速行上半則與本輪之右旋相逆故遲此遲疾之由也如圖月中距天以甲爲心次輪心在乙月行於次輪上自輪頂最高子左旋行至丑輪心在乙右旋行至丁月行至寅輪心行至戌月行至卯輪心行至己月行至辰輪心行至庚次輪行滿一周復至子輪心亦行中距滿一周復至乙輪心右行之速能使輪周月行之迹變爲不同心之象矣五星

之行次輪亦復如是古說皆云月行九道今測得別有次輪之說其理尤爲明顯也月每日行次輪周左旋之度與本輪每日右旋之度並同均爲十三度有奇輪心自本天右移一度月在次輪周亦從最高子位左移一度以一線聯其環行之跡而成大圈即顯次輪與地不同心故名雖異理則同也月在朔望起最近本輪心離日一度則次輪行於本輪周亦一度而月之行於次輪則行兩度朔望至弦離九十度而月行次輪是一百八十度而至最遠弦離朔望月行次輪亦一百八十度復至最近故一月行次輪兩周

星行次輪周

三禮通釋卷九

七

日月五星皆隨宗動天左旋人目共見是東出西入其實七政之本天自行皆從右轉因宗動天左旋運行甚疾帶動七政皆從左旋土木火三星位居太陽之上近宗動天故其左旋速於日而每日有所差者盡在次輪之心平行也凡五星與日相距者皆因次輪心爲宗動天所掣漸離太陽而向西行其星不得不從次輪之頂向東漸往下行而追日星既漸移而東又漸行而下此即不能平行而成環象次輪上星行之軌迹卽成圓形矣次輪心在本輪周行居太陽之上星又行次輪之頂從星體正中一線直透輪心又過太陽心通到地球心此是日與星掩謂之合伏自合伏以後星在次輪上

東移似乎平轉故見東行之速斯時謂之疾限其次輪心離日漸遠星在次輪離合伏之度亦漸遠則向下而行東行之度漸遲是爲遲限次輪心行離太陽一象限於是星在次輪往下直行人居地面視之不見其動移卽人留限過此則次輪距太陽漸遠追行至半周其星亦行至輪底斯時輪心與日相冲星行在輪底以後卽轉向西行而退此是退限自輪心一線透星體以過地面直至太陽之心共成一線是星與日相望則爲退冲未至冲日爲晨見退冲以後爲夕見而夕見則西行與日相近東行則與日相遠次輪心反在日後從西而追日此時日行在西星在東其星只得自輪底往西行而追日此又爲退追次輪心從西距日則近而星西移漸向上行以就其距日之定距但星在輪邊與輪心亦有定距其西過半象限只得轉從向上行至西行距日一象限自向上行之勢又直人從地面視之則不見其動又行入留限過此則次輪心距日益近是星在輪上漸向東行再交合伏之度又就其距日之常度於是又見東行之速而順從合伏又八疾限此是次輪一周也

三禮通釋卷九

八

赤道度

日行二分當大圓之中腰其度濶二至近大圓之邊其度狹日雖同一平行而度有濶狹之殊則行必有遲速之異矣或

疑之不知日距等圈之與赤道有闊狹此在恆星天觀之則然日在本天常居中腰無闊狹之殊如圖金為恆星天赤道與距相較必多一甲乙矣木為夏至日天子為中道即北距時所行水為二分日天申為中道即交赤道時所行土為冬至日天辰為中道即南距時所行申子辰三線並當日天中腰無長短即度亦無闊狹其有闊狹者借象也繪圖多就恆星天紀日觀者當從日本天思之則無疑滯矣若夫驗之測望則夏至前後度寬以其離天頂近也冬至前後度狹以其離天頂遠也

黃赤二道度

三禮通釋卷九

九

黃赤二道已見六卷渾天蓋以南北二極為天之樞紐天動而極不動從二極正對當中平分天體為兩半其中分之一圈處是為赤道凡推測者皆賴此為準繩赤道周圍列三百六十度三十度為宮每度分十二時一時分八刻以此立算所主者有七焉一以度天一日一周之運行一以定晝夜刻分之永短一以齊黃道之廣狹一以限春秋分之晷影一以判天道之南北一以起南北之緯度一以紀天中之地圓也又有黃道是由恆星天所定乃太陽終歲經行所周秣之路及月與五星周歲經行所參錯之限也此道斜絡於赤道如兩環相疊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其最南之界在赤道南

緯度二十三度半為冬至最北之界亦在赤道北緯度二十三度半為夏至其兩道相交之處為春分秋分就此道平分之為四象限每一象限九十度即二分二至之界限也春分至九十度夏至至秋分九十度秋分至九十度冬至至春分九十度合之為三百六十度再至夏至以十二辰分之為宮二十四分之為節氣七十二分之為候凡月建與宮界相差常五度所以分黃道為十二宮者因日月相逐每年會於黃道有十二次共成十二變故取數於十二則為十二月四之得三則為一季諸曜之行四時之變天下寒暑之各異總由乎此也其詳已具六卷參觀之自無坐井觀天之誚矣

三禮通釋卷九

十

南北二極

南北二極各有二赤極黃極是也黃極各有南北二極黃極主天旋之化機運行不息赤極乃天元本體之樞居所不動名為二極實非星也或有云極星者蓋指近極之星而言其實南北二點不動之處並無星位祇為天之蒂而已故赤道南北極是為不動之極定中為主而後此天得以循行萬古而不越測之須從二極周圍起圈線各九十度以至中央是為赤道之界合四象限共成三百六十度此南北緯度也又從極中分辨起算列為十二宮每宮平分三十度合四象限共三百六十度此赤道東西經度也黃道之分躔經緯度亦然黃極在

天如輪之轂如磨之臍其天之旋機運轉黃極實爲之主太陽躔黃道一線而行最南至晝短規不出赤道緯度二十三度半最北至晝長規亦不出赤道緯度二十三度半此一南一北四十七度俱在天中正帶太陽所行總在長短二規之內至於赤道南北二極之規是黃道不到之處卽日輪不至之處遂有晝夜永短偏勝之極而有寒無暑矣

黃赤二道距交

宗動天自東而西一日一周帶動以下各重天亦自東而西一日一周卽此周日一間太陽之行實則自西而東自行一度人居地面但見左旋而已初不見其右旋者因外動自東

三禮通釋卷九

十一

而西甚疾內動自西而東者甚遲故也然而因其遠近天頂可以證右移一度之實焉何則日行躔黃道一線無有出入然而在於春分後則漸行過赤道北而上秋分後則漸行過赤道南而下其上其下者並非日有偏行緣本天之黃極與赤極不同位耳倘或黃赤二極並同則日行應常在赤道下絕無距度安得有運行之異以成變化惟其兩極各不同位是以行亦不一如前圖甲乙之位乃宗動天正中是名赤道丙丁爲赤極居南北正位戊己之位乃日天正中是名黃道庚辛爲黃極亦分南北二位庚辛離丙丁位二十三度半戊己離甲乙之位亦二十三度半南在戊爲冬至北在己爲夏

至遇兩道相交之處在壬爲春分在癸爲秋分太陽每日右旋一度所以自戊冬至行至壬春分漸上至己夏至又行至癸秋分漸下復戊冬至一上一下因而出入赤道南北爲冬夏爲晝夜長短必行至兩道相交一點爲春分秋分則晝夜平也

日食

太陽薄蝕非真有食之者亦非日偶失其光乃日月同度月在日下能掩日輪之光使人目不得見遂爲食凡遇蝕時必在朔日斯時日月兩行經緯同度乃得有食若同經而不同緯則惟月受其晦而成魄月則無光而日如故若經緯度並

三禮通釋卷九

十一

同月正掩日則日爲之食但太陽止躔黃道一圍終不出出入內外又與月食各別所以日食有東西南北各方不同或有此處見食別處不見食此處見食五分別處見食三分者今言其大槩約爲三差作圖以明之甲爲日輪乙爲月輪丙爲地球人居地而月爲第一重天日在月上第四重天則月懸隔於人與日之間倘遇兩行南北同經東西同緯時則月輪正過日輪之下遮掩日體使其光不到地人目不見因而爲食然必地上經緯度數與天上日月所行經緯度數並同者此處度下居人始見月全掩日而日爲全食若前後左右離隔數度所居之人祇見爲半食若地面相去至三十餘

度其人則全不見食此因地之經緯不同故也是故在丁位者
是正見月與日相直見爲全食在戊位者是斜見月與日
相並見爲半食在己位者只見日不見月此爲外視全不見
日食矣此如人列坐一室一燈照耀或一面有物遮掩則此
處無燈彼處無物遮掩則睹燈熒然日食之異亦復如是惟
全食則如燈火共滅房內全黑人皆無睹焉此特畧言其理
若欲細測則必確求躔度之經緯與地球之經緯兩兩密合
然後交食時刻乃可算定

月食

日月之體本圓如球而其食則兩不相同日食由月體掩其

三禮通釋卷九

三

光月食則因地球之影使然也何謂地球影蓋日行黃道而
地球懸於黃道天之當中日由東照地必有影射於西日由
西照地必有影射於東凡在地影之內者必皆闇而不明月
本無光恆藉日照以爲光無論離日遠近皆有光之可受惟
至望時太陰太陽或東西正對或上下正對而地球障隔於
日月之時斯時月之行度倘走入地影之內則太陽不能照
及而失其光因而食焉必其漸離地影使太陽漸復照及則
其光漸次復明若渾然相對全失其光若一分對一分不對
其對者失光不對者不失光故云月食悉由地影也如月食
圖甲爲日球乙爲地球丙爲地影丁爲月球望時日月地三

者參相直則月球居地影之內在地球上居人無論四方皆
共見其食至於食時亦有食多食少之異者則由地影有正
對與斜對又各自不同蓋月球恆在黃道下過望日行度或
適當龍頭適當龍尾斯時日球在黃道上所照地影正對於
月月球全過地影內則必全食若與地影斜對則入影有多
寡即所食有時刻分秒與日食三差之理兩不相同凡月食
必以望時因其日月相遠一百八十度乃半周天之分月球
全受日光而圓滿斯時月在地平上日必居其下日在地平
上月必居其下正對薄食大勢是如此或有同在地平上而
食者則必日在西將入月在東始出或月入而日出之時也

三禮通釋卷九

七

是故必相遠半周而月始圓亦必相遠半周而月乃食但望
日月行若不經龍頭龍尾即亦不食至於食之時刻或久或
不久則由月球行度有高低因而入影有寬狹蓋月天之內
其本輪上別有次輪是爲帶月輪也此輪之動與本輪之動
不同本輪之行自西而東次輪則上半周行自東而西下半
周行自西而東故月球行於次輪之頂必遠於地地影漸銳
而有盡近地處愈寬銳處愈狹若月球行於次輪之底則較
近於地而所經之影界寬故食時則久若行次輪頂所經之
影狹故食時必暫如後之高卑圖丙爲次輪丁爲地影其影
漸高則漸銳故在下之戊寬於在上之己月行相遇地影行

次輪之下戊位必久於在上輪之已行次輪之上已位必速於在下之戊此則時刻長短所由異也

三禮通釋卷九

圭

三禮通釋卷九

番禺金保基校字

三禮通釋卷十

臣林昌彝學

黃道

黃道居宗動天內以地為心是太陽所行之路周天三百六十度分四象限每象限九十度又六分之每分十五度為一節氣共二十四節氣備焉太陽每日平行一度歷二十四節氣全周之每歷六節氣行滿一象限如太陽躔冬至之節制前後共九十度正在赤道外而最遠於天頂故有晝短夜長而各方長短稍有參差之處則因地球各方之地面不同而有異所以自立冬至立春皆寒而冬至在其九十度之中而

三禮通釋卷十

一

寒冷尤甚則日遠天頂故也自立春至立夏太陽漸行近赤道而稍上於天頂其時暖於冬至涼於夏至而春分正行值赤道中交此時溫和氣候普天下皆是晝夜平分則於赤道為平行故也自立夏至立秋太陽行於赤道之上而夏至在其九十度之中斯時與冬至節為對望則有晝長夜短而天氣甚為炎熱則日當天頂故也自立秋至立冬太陽又離天頂漸往下行其時稍涼於夏至甚暖於春分復漸行至赤道中交而為秋分此時普天下又是晝夜平分不寒不熱與春分一樣是則寒暑永短皆因日行黃道有所出入於赤道之故惟春秋二分太陽皆躔二道之交即屬循行赤道之下丞

短既同即寒暑亦宜暑同緣春日陰氣塞滿大地日光雖照難成溫熱秋日陽氣焦灼無所不暴日輪雖下難成寒氣則寒暑畧有不同在乎各方氣候之故耳日之到天頂與離天頂因地而異居赤道下者以赤道為天頂居二極下者以二極為天頂故極之低昂隨人在地球所居而定其度天頂所在亦因人在地面所仰而易其方前所謂天頂就中國言之蓋中國居赤道二十三度半之下故夏至之日最遠於赤道而在中國則為最近於天頂過此以往又往南行則漸近於赤道以至南出於赤道而中國則見其日遠於天頂矣

黃赤距交應中

三禮通釋卷十

二

黃道為七政之界限太陽主其正終古運行所以主周年之節令定四時之氣候非如月與五星雖依黃道旋行而行有出入故太陽不距黃緯而有距赤緯日輪由春分而至夏至共行九十度為六節氣自夏至至秋分自秋分至冬至至春分皆然雖則各行九十度而其所距赤道之緯度則非九十度也所距赤道總不出二十三度半之外蓋日行九十度者乃黃道自東而西之經度二十三度半者乃黃赤相距南北之緯度也如應中圖上甲乙之正中即天腰橫帶是為赤道此道居中分割南北其丙丁位南北相值此即赤道之緯度南為冬至北為夏至各距赤道二十三度半假如太陽

行春分正位在赤道之中故無距度自春分以後行至清明則已行十五度而距赤道之緯度則非十五度乃六度強也清明至穀雨又行十五度則又加距度得六度弱穀雨至立夏又行十五度有奇則又加距度得五度強立夏至小滿又行十五度有奇所加之距度不過四度也小滿至芒種又行十五度有奇所加距度只兩度而已芒種至夏至又行十五度有奇而所加距度只得一度弱以後夏至至秋分距度亦如是秋分以後日出赤道南以至冬至復回至春分其距度亦皆如前所以近交差多近至差少欲知每日太陽躔黃道距赤道幾度細看前圖度數可得焉如圖中清明初日查太陽距赤道度分上是清明初度下是白露初度兩界相對用一線引之視線所當丙丁線度分得六度強因知清明初度即同白露初度太陽並距赤道六度強也若取清明五度則對值處暑十度依法視之於丙丁則得七度故可為兩界互用之法餘倣此

三禮通釋卷十

三

太陽出入赤道

太陽所躔黃道出入赤道南北各二十三度半內外不異往來有漸以二十四節準之太陽距赤道逐日皆有移動但以節氣為準令人易測知其所在高低因以推北極焉此是周度數應中圖是分宮相距度數兩數皆同如春分日太陽行周天圖無偏南北之度即如南北平分天體之界

日距赤道分節氣度數

春分	中	斯時在中 線無距度	清明	北距九度十分
穀雨	北距三十一度		立夏	北距四十六度
小滿	北距二十二度		芒種	北距四十二度
夏至	北距三十三度		小暑	北距四十六度
大暑	北復距二十二度		立秋	北復距四十六度
處暑	北復距三十一度		白露	北復距四十九度
秋分	中	在中線 無距度	寒露	南距十九度
霜降	南距三十一度		立冬	南距四十六度
小雪	南距二十二度		大雪	南距四十二度
冬至	南距三十三度		小寒	南復距四十二度
大寒	南復距二十二度		立春	南復距四十六度
雨水	南復距三十一度		驚蟄	南復距四十九度

三禮通釋卷十

四

日天不同心

七政本位各有所麗本天各有異動其行轉於地球之面常不得為平行且如太陽躔黃道日行一度自是平行一歲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自春分至秋分為半歲理應行一百八十二度半有奇為半周天自秋分至春分亦當然今不然者則因南北高低各地不同太陽所行亦有斜交正交之別所以晝夜各隨地面而異焉故知太陽亦非平行也此

三禮通釋卷十

五

因太陽天之中不與黃道心地球心同為一心是以氣候有參差寒暑有同異如圖甲圈乃七政之黃道上列十二宮主四時之正分八節之宜及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次第其丙乙圈為太陽天即日輪所行之本天也丙位為太陽天之中丁位為地球並宗動黃赤道天之心是則宗動天與黃赤道暨地球各心同為一心其上半年與下半年實為平行乃自然之理至太陽天則有高低之別而於春秋二分各差四度此由其天之心不與地球心相合因而日輪行於地面不能為平行所以太陽從戊過乙至已在地球及黃道上祇行其半周天之分而在日輪本天則已行過半周有餘也自春分至秋分日輪天大半在地球心黃道心之上自秋分至春分日輪本天在其下者則不及其半矣是推論節氣者總以黃道為主太陽所交為定春分至秋分十二節氣太陽行半周天而在日輪本天則多八度秋分至春分太陽在黃道上亦行十二節氣而於日輪則不及半周因知太陽行黃道半周自春分至秋分必遲自秋分至春分必速此並非太陽不平行乃日輪天與宗動黃道諸天不同心故也今就節氣真日時刻微之測得太陽自春分至秋分必一百八十七日自秋分至春分止一百七十八日故大概言之則每一節氣太陽應行黃道十五度合十五日整而在行夏節氣時

太陽雖行十五日而於黃道上則不及十五度故不可以十五日定爲一節氣也卽如現在戊寅年各節氣春分後凡十五日二時三刻十分交清明又十五日三時七刻七分交穀雨又十五日五時十一分交立夏又十五日六時六刻五分交小滿又十五日七時二刻十一分交芒種又十五日八時四刻五分交夏至又十五日八時六刻九分交小暑又十五日八時五刻七分交大暑又十五日八時十四分交立秋又十五日七時一刻六分交處暑又十五日五時三刻五分交白露又十五日四時三刻七分交秋分又十五日二時六刻九分交寒露又十五日一時一刻十三分交霜降又十四日十一時五刻十一分交立冬又十四日十時三刻六分交小雪又十四日九時三刻三分交大雪又十四日八時六刻交冬至又十四日八時四刻交小寒又十四日八時五刻二分交大寒又十四日九時一刻八分交立春又十四日十時十二分交雨水又十四日十一時二刻九分交驚蟄又十五日六刻二分交春分按之餘年節氣大都相同不過刻分之間小有參差則日輪天春秋分多八度而天心與黃赤道及地球不同心明矣

月道交黃道

月道之行非如太陽止躔黃道一圈無有出入月行則半出

三禮通釋卷十

六

黃道南半出黃道北各五度而有二交所交之處取名龍頭龍尾此處是南北同經東西同緯日月之行至此則必日食如緯度不同則爲合朔如圖甲丙圈爲月道在於黃道之內甲居南而丙居北此圈爲月輪本天四時行焉每月合朔或遇月輪行交龍頭龍尾斯時經緯同度月輪正過於日輪之下相掩其光而食矣若合朔則同行經度月在甲爲黃道之南日在乙是黃道之上經度雖同而緯度不同日輪在北月輪在南時則月輪上半光而下半闇止爲月魄不爲日食也夫月與金水二星同在太陽天之下月既能使日食而金水二星獨不能食日者因星體小而日體大故不能全掩日光

三禮通釋卷十

七

徑分大小

人目視物時自目至物有兩線直光射到物上則成直角之

形故愈近於目物雖小而徑愈大愈遠於目物雖大而徑愈小此當計其遠近非只論大小如圖甲爲人目度爲物體甲乙已爲人目光直射兩線其徑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故戊大於丁而丁又大於丙試以人手隔目手愈近於目則愈掩物體此金星雖大於月因比月遠而不能掩日之明証也

日較地大小

太陽位居第四重天離地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里有餘與地球比較日天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有零欲明徵之可以圓光照圓體之影明之大凡圓光與圓體同其大影廣恆等而無窮若圓體大於圓光則影漸大而亦無窮若

三禮通釋卷十

八

圓體小於圓光則影漸小而有盡如前圖甲爲圓光乙爲圓體丙爲體影第一甲圓光與乙圓體相等丙影亦等而無窮第二甲圓光大於乙圓體丙影漸小而有盡第三甲圓光小於乙圓體丙影漸大而亦無窮太陽照地則如第二圖地球圓光大於地球圓體能使地影漸小至於有盡若使日大與地等或地更大於日則其影爲無窮之影宜直掩過諸星之天必見諸星入影而有食矣今惟地體甚小銳影有盡故不能到諸星之天而諸星恆得光明焉細驗地影止能掩第一重第二重至第三重天而止而不能及第四重天所以月與金水二星因地影而得食餘星不食也地球一周三百六十

度每度二百五十里日天一周亦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則有數萬餘里用管窺之器能量得日天之度每度可爲日一全徑因知其圓體亦得數萬里有餘而非地球之可比譬如山高二十餘里上有人焉居其下者向上視之見其人如小鳥日天之高自地至太陽中心相隔一千六百餘萬里今視日如小圓鏡猶之二十里高山視人如小鳥耳

太陽晨午體影

太陽早晚出入近地平時見大中午行至天頂則見小此因地之濕氣使然也地球懸於空際居中無着四際離天各方相等其東西出入之方亦同一體球之周圍九萬里其半徑

三禮通釋卷十

九

則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八里九分里之二地面至地心爲半徑人從所立處向一方橫視至地邊人在地面如從測處向東橫視半徑大畧幾及一萬四千三百二十餘里太陽離地一千六百餘萬里加半徑一萬四千三百二十餘里人目視日應小及日到天中直向上視省去半徑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八里人目視日宜大今宜大而反小應小而反大者則由地之濕氣所爲耳蓋夜中水氣上騰行於空中悉成濕性太陽自下而上映帶晃漾人望之以爲如是其大耳所以其時之光不能刺人之眼若太陽當空浮翳盡掃無所烘映所見明淨真體自比日暮爲小太陰之高平大小亦復如是今試於空盤內置一錢

人遠於盤十步八步錢不可見斟水滿之此錢忽見要之所
視見之錢乃錢之影非真錢體也然則在地平之徑所見日
月亦非日月真體乃日月影耳

太陽升降

太陽行黃道一圈並無出入但與赤道有距交南北各出二
十三度半耳太陽在黃道上每日約行一度十五度爲一節
氣歷二十四節氣足則還復一周是一歲始運行一周天此
乃太陽在本天自行黃道終古是平行也至於陰陽消長則
全由宗動天之左旋一日一周太陽因之而有升降太陽出
地平時人所共見者謂之日爲晝入地平而人不見日者爲

三禮通釋卷十

十

夜此一晝一夜皆由太陽隨宗動天一升一降而成然而升
降之跡時各有異蓋因太陽天之心不能與地球同心故有
晝夜長短之別又有斜升正升不同如太陽行至冬至陰極
則一陽初動自冬至至小寒大寒此三節太陽行赤道之南
是斜升斜降至立春雨水此二節則斜升正降驚蟄春分清
明此三節則正升正降穀雨立夏此二節是正升斜降小滿
芒種以至夏至斯時行赤道之北陽極則一陰初生又歷小
暑大暑此五節又是斜升斜降立秋處暑此二節復正升斜
降白露秋分寒露此三節亦正升正降霜降立冬又斜升正
降至小雪大雪仍斜升斜降而復還冬至此太陽一歲升降

之常也如太陽冬至行至極南在於中國見爲晝短氣寒而
在晝短規下者則見爲晝長氣熱若夏至行至極北中國見
爲夜短氣熱而在晝短規下者則見爲夜長氣寒南北之冬
夏恆相反也惟春秋分行至赤道下則咸爲晝夜平分各四
十八刻惟赤道下一帶氣候炎熱而中國與晝短規下者俱
爲溫暖和平此其不同耳就中國而推之行夏令時但從北
晝者又有三閱月爲一晝者至北極下則六閱月爲一晝六
閱月爲一夜矣在南極之下者反是故晝夜長短及冬夏皆
由南北二極與太陽出入地平而各成也太陽所行南北則

三禮通釋卷十

十

爲緯度東西則爲經度各一周三百六十度人所居凡在經
度一帶之內者其晝夜長短恆同惟出入時刻有異蓋經度
之自東而西者其所居或東或西雖各不同而緯度之三
十度者皆爲三十度四十度者皆爲四十度長短所以得同
若緯度有異自赤道至極下其晝夜永短則大異矣

三禮通釋卷十

古馬金保基校字

恆星

恆星者卽三垣二十八宿經宿星是也內則包涵七政並南北歲差東西歲差外隨宗動天運行居第八重天離地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里餘此外卽宗動天乃一日一周之天也包絡旋轉此天離地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里有餘自太陽以上諸星離地絕遠且其體極鉅以地較之地爲甚微非如金水太陰離地不甚遠必須從地心推測爲定故測日火木土及恆星皆測從地

三禮通釋卷十一

面恆星之有移動是名歲差卽恆星東移也但其所移也密百年之內所差不多故可以定儀測之其微星古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可名者中外星官三百六十未易悉列今品其光曜大小者約分爲六等其上等全徑大于地全徑一百零六倍又六分之一次等者大于地全徑八十九倍零八分之一其三等大于地七十一倍零三分之一其四等大于地五十三倍零十二分之十一其五等大于地三十五倍八分之一其六等者大于地一十七倍十分之一今舉其大畧以推測恆星與七政並不相攝但其近日者則隱遠日者卽顯然皆不離其次居中如穀遍入于列舍者紫微垣也散之于外

如輻而翼于垣者二十八舍也起翼之初度盡軫之末度者太微垣也西離于氏東入于斗者天市垣也其他離星皆在紫微垣之外分布列舍之間在赤道內者謂之中官在赤道外者謂之外官星名既異去極不同入宿亦別或象天官或象庶人或主萬物或主人君或主諸侯宰輔或主后妃或主太子或主外國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名專所主而應所司焉但列宿之中另有無名小星不能計其數團聚在一帶故其體光顯相連聯爲一片若白練然今所謂天河者是也恆星隨宗動天左旋自東而西周行不息但恆星在本天又有自行之度仍是右旋自西而東古所言歲差是也今卽恆

三禮通釋卷十一

星東移每歲自行本天度分遵今以厯法考之每歲所差定爲五十一秒積至七十餘年而差一度此歲差之數在古法爲冬至西移之度在今法爲恆星東移之度此度微渺極耳

恆星東移

恆星所在之位是以黃道黃極爲極凡行度有時近于赤極有時遠于赤極因黃道與赤道是斜交故其度有遠有近若行漸近赤極所過距星之度漸密其本宿赤道弧較大皆因兩度之極不同非距星有異行也所以其星在黃赤二度各自有別而恆星本以黃道黃極爲主其距本極之緯度終古恆然若依赤道而論其赤極非恆星之極而緯度亦非恆星

之緯度蓋因兩道從兩極出線各定其度所以各自有異但測星之法必以太陽為主太陽將入地平時則測月或太白或歲星測其距太陽度分若干太陽既沒已後再測月或太白或歲星測其與某星相距度分若干合兩測即得太陽與此星之距然後查太陽本日躔某宮度則知此星所在宮度矣但測一星經度如此則他星亦然于是又測此星出地平最高即其距赤道之緯度並可得也然而恆星之經緯度分有二其一以黃道極為樞每歲東移五十一秒有奇其距本極之緯度則互古無變其一則因赤道以算其經緯南北星位古今則大異如堯時外屏星全座在赤道南今測得在赤道角宿古測在北今測在南矣星之緯度變易多類如此若在赤道論各宿距度亦有異焉如觜宿距參歷代漸減者因觜度促而近參易見也他星互有損益則因度廣而畧之然則距度各各不同是恆星經緯之度非赤道經緯之度故也

觀恆星定位

夫觀星者必須認定赤道與北極北極有星可指考而易認赤道是隨虛空而分必須測法乃定此天腰橫帶所以平分南北天經並南極北極皆為觀星至要知此二極與赤道共三處即知天之本體矣從北極周圍直道至南極者為赤道經度從南極心至赤道是名南緯從北極心至赤道是為北

三禮通釋卷十一 三

緯乃赤道經緯度也此經緯度即天之定靜本體凡測星象先知其星體大小分為六等一等大星十六星二等大六十七星三等大二百十六星四等五百二十二星五等四百十九星六等五百七十二星凡一千八百十二星此有名之星也每日太陽入地則星體光耀先測恆星中大星在某宿之位即赤道經緯因中國是居赤道北所以北極常見故測此星離北極遠近即赤道緯度也合以黃道過宮之經度與離南北赤道之緯度用儀器如數安置細認星體大小幾等則無遺漏此觀測之法並同一理今測定宮度入宿之星詳列于後

三禮通釋卷十一 四

赤道經度與北極緯度定位		赤道入宿		離北極		星體等	
一	勾陳三星	壁	十九度	〇	三十六度	三	三
二	閣道南二星	壁	十三分	〇	三十分	三	三
三	天綱星	壁	七度	〇	一百一十度	三	三
四	奎左北五星	奎	三度	〇	五十八分	三	三
五	天倉右三星	奎	七度	〇	六十二度	三	三
六	天船西三星	胃	四度	〇	一百一十度	三	三
七	大陵大星	胃	三度	〇	五十一度	二	二
八	昂宿二星	胃	十五度	〇	五十二分	二	二
		昂	一度	〇	五十三度	二	二
		昂	十五度	〇	四十六分	二	二
		昂	一度	〇	四十六分	二	二
		昂	十五度	〇	六十八度	俱五	俱五
		昂	一度	〇	六十八度	俱五	俱五

九	天園東大星	胃	八度	八十五度	三
十	畢左大星	畢	五十八分	七十五度	一
十一	五車右北	畢	五十三分	四十五度	一
十二	參右足星	畢	四十八分	四十八度	一
十三	參左肩星	參	五度	九十八度	一
十四	天狼星	井	八度	四十二度	一
十五	北河星	井	二十六分	一百六度	一
十六	北河東星	井	三十六度	五十八度	二
十七	南河東星	井	二十八分	六十分	二
十八	星宿大星	星	初度	五十五度	一
十九	軒轅大星	張	八分	八十四度	二
二十	軒轅南三星	張	三度	九十七度	二
二十一	北斗天璇	張	二十五度	四十三分	一
二十二	北斗天樞	張	八分	四十七度	二
二十三	北斗天機	翼	十三度	九十三分	二
二十四	北斗天權	翼	十三度	三十三度	二
二十五	太微帝座	翼	十三度	三十九度	三
二十六	微西垣上相	翼	三十三度	四十九度	三
二十七	北斗玉衡	軫	五十七分	七十一度	一
二十八	北斗五衡	軫	十度	五十四度	二
二十九	角宿南星	角	初度	六十六度	二
三十				三十一度	二
三十一				九十八度	一
三十二				三十八分	一

三禮通釋卷十一

九	北斗開陽	角	十一度	三十二度	二
十	北斗搖光	角	七度	三十七度	二
十一	大角之星	亢	四十二分	二十六度	一
十二	招搖之星	亢	四十六分	五十七度	一
十三	氏宿右北星	氏	初度	六十八度	三
十四	氏宿右南星	氏	初度	四十九度	三
十五	貫索大星	氏	四十六分	五十五度	一
十六	天市垣梁星	房	四十六分	九十八度	二
十七	天市垣帝座	房	四十六分	五十六度	二
十八	心宿中星	心	五十八分	九十一度	二
十九	天市垣侯星	尾	四十九分	三十六度	二
二十	天市垣帝座	尾	五十二分	九十五度	二
二十一	天棊南二星	箕	五十二分	七十四度	三
二十二	河鼓中星	斗	二十八度	五十一度	三
二十三	織女大星	斗	二十八度	四十三度	二
二十四	天津右三星	女	二十度	四十四度	二
二十五	天鈞大星	虛	二十二度	四十七度	二
二十六	壘壁西星	虛	二十二度	三十七度	三
二十七	危宿北星	危	十五度	五十九度	三
二十八	室宿北星	室	初度	八十七度	三
二十九	室宿南星	室	初度	五十五度	二
三十				六十五度	二
三十一				三十八分	二
三十二				七十八度	二
三十三				十九分	二

三禮通釋卷十一

四九	羽林軍大星	室四九度	一百六度	三
	恆星過宮離赤道數	五十二分		
	此恆星黃道經度與赤道南北緯度距交之度數			
	黃道過宮	離赤道	星體	
一	勾陳三星	降婁 戌宮西名畢 一度十九分	北八十五度	三
二	關道南二星	降婁 戌宮畢 三度	北五十三度	三
三	天綱星	降婁 戌宮畢 四度三十一分	南二十度	三
四	奎宿大星	降婁 戌宮畢 十度四十三分	北三十四度	三
五	天倉右三星	降婁 戌宮畢 二十三分	南十一度	三
六	大陵大星	大梁 西宮西名奎 十一度二十分	北三十九度	二
三禮通釋卷十一				
七	天困東一星	大梁 西宮奎 十二度三十分	北一十八度	三
八	天船西三星	大梁 西宮奎 十四度五分	北四十七度	二
九	昴宿二星	大梁 西宮奎 三度五十四分	北三十五度	俱五
十	畢宿大星	實沈 中宮陰陽 三度十八分	北五十五度	一
十一	五車右北	實沈 中宮陰陽 十度三十分	北四十四度	一
十二	參右足星	實沈 中宮陰陽 十一度四十分	南九度	一
十三	參左肩星	實沈 中宮陰陽 十三度三十分	北六十六度	一
十四	天狼星	鶉首 未宮西名畢 五度三十分	南十五度	一
十五	北河中星	鶉首 未宮畢 十四度	北三十一度	一
十六	南河東星	鶉首 未宮畢 十六度四十分	北九度	一

十七	北河東星	鶉首 未宮畢 十六度四十分	北二十八度	二
十八	星宿大星	鶉火 午宮西名衡 三度十四分	南四度	二
十九	軒轅大星	鶉火 午宮獅子 二十二分	北十四度	一
二十	軒轅南三星	鶉火 午宮獅子 三度四十分	北二十二度	二
二十一	北斗天樞	鶉尾 辰宮西名奎 五度十九分	北二十九度	二
二十二	太微垣上相	鶉尾 辰宮西名奎 九度三十分	北三十一度	二
二十三	太微帝座	鶉尾 辰宮西名奎 十九度十六分	北五十一度	二
二十四	北斗玉衡	壽星 辰宮西名天秤 七度十七分	北九度	一
二十五	角宿南星	壽星 辰宮天秤 十五度三十分	北八度	二
二十六	北斗開陽	壽星 辰宮天秤 十五度卅分	北五十七度	二
三禮通釋卷十一				
二十七	北斗搖光	壽星 辰宮天秤 三度卅分	北四十二度	二
二十八	大角星	壽星 辰宮天秤 三度九十分	北四十五度	一
二十九	招搖星	大火 卯宮西名天鶴 四度	北四十二度	三
三十	氏右南星	大火 卯宮天鶴 七度五十分	南二十二度	二
三十一	氏右北星	大火 卯宮天鶴 十四度三十分	南七度	二
三十二	貫索大星	大火 卯宮天鶴 三度一分	北二十八度	二
三十三	天市梁星	大火 卯宮天鶴 二十九度	南一十八度	三
三十四	心宿中星	析木 寅宮西名馬 十度四十分	南三十四度	二
三十五	天市帝座	析木 寅宮西名馬 十度四十分	北十五度	三
三十六	天棓大星	析木 寅宮西名馬 十六度二分	北五十二度	三

七	市垣侯星	析木	南宮八馬 十八度十分	北十三度	二
八	織女大星	星紀	丑宮南合宿 三度五十分	北三十八度	一
九	河鼓中星	星紀	丑宮南 八度五十七分	北七度	二
一	天津右北三星	元枵	子宮西合宿 三度五十五分	北四十七度	二
二	天鈞大星	元枵	子宮西 十四分	北六十度	三
三	壘壁西星	元枵	子宮西 十五度八分	北四十八度	三
四	危宿北星	元枵	子宮西 十七度四十分	北七度	三
五	羽林軍大星	娵訾	亥宮西八名雙魚 四度十五分	南十八度	三
六	室宿北星	娵訾	亥宮雙魚 七度四十七分	北三十五度	二
七	室宿南星	娵訾	亥宮雙魚 八度	北四十二度	二

三禮通釋卷十一

恆星過宮離黃道數

黃道經緯合度 此黃道北極離赤道北極二十三度
半今以降婁戌宮爲定西名白羊宮

一	天鈞大星	中法雙羊 八度	北九十六度	三
二	天倉右三星	降婁 二十六度	南二十度	三
三	奎左北五星	降婁 二十五度	北三十五度	三
四	婁宿中星	白羊 二十八度	北二十度	三
五	閣道南二星	中法雙羊 三十二度	北四十六度	三
六	天園東大星	大梁 三十九度	南二十一度	三
七	大陵大星	金牛 五十一度	北三十三度	二

八	昴宿二星	大梁	丑宮 五十六度十分	北四度十分	俱五
九	天船西三星	大梁	丑宮 五十六度	北三度	二
十	畢宿大星	陰陽	申 七十四度	南五度	一
十一	參右足星	陰陽	申 七十八度	南三十一度	一
十二	參左肩星	陰陽	申 八十三度	南十七度	一
十三	勾陳三星	陰陽	申 八十八度	北六十六度	三
十四	五車西北星	陰陽	申 九十三度	北三十三度	一
十五	天狼星	中法雙羊 九十九度	南三十九度	一	
十六	北河中星	巨蟹	未 一百零四度	北九度	二
十七	北河東星	巨蟹	未 一百零七度	北三十分	二
十八	南河東星	巨蟹	未 一百一十度	南十六度	一
十九	北斗天樞	中法雙羊 一百一十三度	北四十九度	二	
二十	星宿大星	獅子	午 一百一十八度	南三十度	二
二十一	軒轅南三星	獅子	午 一百二十二度	北三十分	二
二十二	軒轅大星	獅子	午 一百二十五度	北一十度	一
二十三	北斗玉衡	中法雙羊 一百三十三度	北五十三度	二	
二十四	北斗開陽	中法雙羊 一百三十八度	北五十五度	二	
二十五	北斗搖光	霜女	巳 一百四十五度	北四十四度	二
二十六	微西垣上相	霜女	巳 一百五十五度	北三十三度	二
二十七	太微帝座	霜女	巳 一百六十五度	北四十分	二

三禮通釋卷十一

八	招搖星	中法壽星 二百九十二度 西法壽星 八分	北四十九度	三
九	角宿南星	壽星 二百九十八度 天秤 辰 八分	南二度	一
三	大角星	壽星 二百九十八度 天秤 辰 八分	北三十一度	二
三	貫索大星	中法大角 二百七十六度 西法大角 二十八分	北四十四度	二
三	氏宿右南	大火 卯 二百九十九度 西天蠅 卯 二十八分	北四十四度	二
三	氏宿右北	大火 卯 三百三十三度 天蠅 卯 三十八分	北八度	二
三	市垣梁星	大火 卯 三百三十七度 天蠅 卯 三十八分	北三十六度	三
三	星宿中星	中法梁星 二百四十四度 西法梁星 八分	南四度	二
三	市垣帝座	析木 寅 二百四十九度 人馬 寅 八分	北三十七度	三
三	市垣侯座	析木 寅 二百五十五度 人馬 寅 八分	北三十六度	二
三禮通釋卷十一				
八	尾宿	析木 寅 二百五十六度 人馬 寅 五十八分	南十三度	三
九	天棊南二星	析木 寅 二百五十八度 人馬 寅 三十八分	北七十五度	三
四	織女大星	中法星紀 二百九十五度 西法星紀 二十八分	北六十二度	一
一	河鼓中星	星紀 丑 二百九十五度 磨蝎 丑 十八分	北二十九度	二
四	危宿北星	中法元枵 三百三十五度 西法元枵 四十八分	北三十一度	三
三	北落師門	元枵 子 三百三十八度 寶餅 子 二十八分	南三十度	一
四	天津右三星	寶餅 子 三百三十八度 寶餅 子 二十八分	北六十度	二
四	羽林軍大星	中法雙魚 三百三十三度 西法雙魚 八分	南七度	三
四	室宿南星	雙魚 亥 三百四十六度 雙魚 亥 八分	北十九度	二
四	室宿北星	雙魚 亥 三百五十三度 雙魚 亥 三十八分	北三十一度	二

四	天綱星	雙魚 亥 三百五十七度 八分	南二十度	三
今定周天為四象限每限列三宮宮分三十度春分入降婁				
成宮此黃赤相交故無距度是太陽行正中天降婁初度				
交壁初度大梁酉宮初度交婁五度陰陽甲宮初度交昂				
七度鶉首未宮初度際參末井初鶉火午宮初度交井三				
十度鶉尾巳宮初度交張七度壽星辰宮初度交軫初度				
大火卯宮初度交亢初度析木寅宮初度交房三度星紀				
丑宮初度交箕一度元枵子宮初度交牛初度姬訾亥宮				
初度交危三度測法以線按極心至周天宮某度星在某				
宮線內者即屬某宮某宿之星也				
三禮通釋卷十一				
中西宮同名異說				
十二宮名目中國與泰西名雖各異宮位實同今以二名合				
列使人知中西異名也				
太陽過宮中氣名號說				
兩水入亥宮	中法名雙魚	春分入戌宮	中法名降婁	
穀雨入酉宮	中法名大梁	小滿入申宮	中法名實沈	
夏至入未宮	中法名金牛	大暑入午宮	中法名陰陽	
處暑入巳宮	中法名鶉首	秋分入辰宮	中法名鶉火	
霜降入卯宮	中法名鶉尾	小雪入寅宮	中法名壽星	
冬至入丑宮	中法名天蠅	大寒入子宮	中法名天秤	
	中法名磨蝎		中法名元枵	
	中法名雙魚		中法名寶餅	

坳勾股割圓術

休甯戴震有勾股割圓記三篇以假數測圓且文簡畧

而失之迂孔繼涵雖為之分析疏證終未能釋然以其

說有弦割而無矢切也今得武陵顧山人山人隱其名

隱于武陵故曰武陵山人嘗私勾股割圓術乃倣李秋

紉紉于武陵故曰武陵山人嘗私杜德美戴煦李秋紉之學

紉弧矢啓秘之例易連比例為諸乘差又補求矢切二

線對數法頗為圖備世人未見其書特坳錄之以為談

推測者之一助

弧度求八綫諸乘差之根

置圓周密率三乙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九以半周一百八

十度除之得一七四五三二九二五一九為方根 乃以方

根為定差自之取二之一為平差又以方根乘之取三之一

為立差又以方根乘之取四之一為三乘差如是遞求得諸

乘差分上下位列之上位為正弦諸乘差下位為正矢諸乘

差杜德美術

定差 正 平差二之一 正

立差三之一 負 三乘差四之一 負

四乘差五之一 正 五乘差六之一 正

六乘差七之一 負 七乘差八之一 負

八乘差九之一 正 九乘差十之一 正

十乘差十一之一 負

十一乘差十二之一 負

十二乘差十三之一 正

十三乘差十四之一 正

以二為數根即為立差乘法

置前數根加二得四為數根

置前乘法四五乘之一二除之得二十為初減數根減初

減得十六為四乘差乘法

置前數根加二得六為數根置

前初減六七乘之三三四除之得七十為初減數置前乘法六

七乘之一二除之得三百三十六為次減數根減初減得

六十四再減次減得二百七十二為六乘差乘法

如是遞

求得諸乘差乘法乃置正弦諸乘差各以乘法乘之得正切

諸乘差戴煦術

三禮通釋卷十一

定差為正弦同無乘法

立差二

四乘差十六

六乘差二百七十二

八乘差七千九百三十六

十乘差三十五萬三千七百九十二

十二乘差二千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二百五十六

以一為數根三四乘之一二除之得六百初減數根減初

減得五為三乘差乘法 置前初減五六乘之三三四除之得
十五為初減數置前乘法五六乘之一二除之得七十五為
次減數根減初減得十四再減次減得六十一為五乘差
乘法 置前初減七八乘之五六除之得二十八為初減數
置前次減七八乘之三三四除之得三百五十為次減數置前

乘法七八乘之一二除之得一千七百零八為三減數數根
減初減得二十七再減次減得三百二十三再減三減得一
千三百八十五為七乘差乘法如是遞求得諸乘差乘法
乃置正矢諸乘差各以乘法乘之得正割諸乘差戴煦術

平差與正矢同無乘法 三乘差五

五乘差六十一 七乘差一千三百八十五

九乘差五萬零五百廿一 十一乘差三百七十萬零三千七百六十五

十三乘差一億九千九百三十六萬零九百八十一

八綫求弧度諸乘差之根

置半周一百八十度以圓周密率三乙四一五九二六五三

三禮通釋卷十一

圭

五九除之得五十七度二九五七七九五一一三乙為半徑自
之得三千二百八十二度八零六三五零零一乙七四三七
九四七八一六九五零一九五二為半徑算

以一一三五七等數各自乘為遞次乘法又以二三四五等數

兩兩相乘為遞次除法 乃以半徑為定差即為實第一乘

法乘之第一除法除之為立差又為實第二乘法乘之第二

除法除之為四乘差如是遞乘遞除得正絃諸乘差杜德美術

定差 立差六之一

四乘差二十之九 六乘差四十二之二十五

八乘差七十二之四十九 十乘差一百十之八十一

十二乘差一百五十六之一百二十一

以一二三四等數各自乘為遞次乘法又以三四五六等數
兩兩相乘各半之為遞次除法 乃以半徑算倍之為定差
即為實第一乘法乘之第一除法除之為平差又為實第二
乘法乘之第二除法除之為立差如是遞乘遞除得正矢諸

乘法杜德美術

定差 平差六之一

立差十五之四 三乘差二十八之九

四乘差四十五之十六 五乘差六十六之二十五

六乘差九十一之三十六 七乘差七十二之四十九

三禮通釋卷十一

六

八乘差一百五十三之六十四 九乘差一百九十之八十二

十乘差二百三十一之一百 十二乘差二百七十六之二百二十一

以一一三五七等數為除法置半徑為定差各以除法除之得

正切諸乘差李秋初術

定差 正 三之一為立差 負

五之一為四乘差 正 七之一為六乘差 負

九之一為八乘差 正 十一之一為十乘差 負

十三之一為十二乘差 正

定差恆為一 以平差加定差為後行平差 以立差加平
差為後行立差 以三乘差加立差為後行三乘差 如是

遞降一行則加一乘各以乘正矢諸乘差依正負號相加減

卽正割諸乘差武陵山人新補

定差一 正

定差一 負 平差一 正

定差一 正 平差二 負 立差一 正

定差一 負 平差三 正 立差三 負 三乘差一 正

定差一 正 平差四 負 立差六 正 三乘差四 負 四乘差一 正

定差一 負 平差五 正 立差十 負 三乘差十 正 四乘差五 負

五乘差一 正

定差一 正 平差六 負 立差十五 正 三乘差十 負 四乘差十五 正

三禮通釋卷十一

七

五乘差六 負 七乘差一 正

又法置半徑尋倍之爲定差各以分子乘之分母除之卽正

割諸乘差

定差 正

六之五爲平差 負

四十五之三十二爲立差 正 二十一之十三爲三乘差 負

一千五百七十五之八百六十三爲四乘差 正

二萬零七百九十之一萬零二百廿三爲五乘差 負

三十一萬五千三百十五之十四萬零七百四十四爲六乘差 正

一萬五千零十五之六千一百四十二爲七乘差 負

六百八十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五之二百六十萬零四千

二百九十三爲八乘差 正

二千九百零九萬九千零七十之一千零廿二萬六千五

百零九百爲九乘差 負

三千二百萬零零八千九百七十七之一千零五十二萬

二千三百十二爲十乘差 正

一千五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九十一之四百七十七萬

一千六百三十三爲十一乘差 負

弧度求八纜對數諸乘差之根

置圓周密率三乙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九以半周一百八

十度除之得一七四五三二九二五一九爲方根自之得三

三禮通釋卷十一

六

零四六一七四一九七六爲方根冪

一下加 三零四六一七四一九七六

二 六零九二三四八三九五二

三 九一三八五二二五九二八

四 改作 一二乙八四六九六七九零四

五 一五二三零八七零九八八零

六 一八二七七零四五二八五六

七 二乙三三三二二一九三八三二

八 二四三六九三九三五八零八

九 二七四一五五六七七七八四

置對數根四三四二九四四八一九以方根冪乘之取二之一為平差又以方根冪乘之取六之一為三乘差又以方根冪乘之取十五之四為五乘差又以方根冪乘之取五十六之十七為七乘差又以方根冪乘之取七百六十五之二百四十八為九乘差又以方根冪乘之取二千零四十六之六百九十一為十一乘差又以方根冪乘之取六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之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四為十三乘差此下並取弧度求八綫中正矢諸乘差與正切諸乘差通而約之得八綫對數諸乘差

平差 六六一四六八三二二四六

三禮通釋卷十一

尤

三乘差 三三五八二四六二二七

五乘差 二七二七九四七四九

七乘差 二五二二六一八八

九乘差 二四九一乙三乙

十一乘差 二五六二八五

十三乘差 二七乙二零

十五乘差 二九三零

十七乘差 三二乙

十九乘差 三六

廿一乘差 四

設本弧四十度求各對數

法以本弧自乘得一千六百度降位得一又十之六為乘法

置廿一乘差以乘法乘之得六_{零四}以加十九乘差又以乘

法乘之得六七_{四八}以加十七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六二

二_{四一}以加十五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五六八三_{三四}以加

十三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五二四八五_{九四}以加十一乘

差又以乘法乘之得四九四零三二_七以加九乘差又以

乘法乘之得四七七六二六二_{五零}以加七乘差又以乘法

乘之得四八零零三九二_{零九}以加五乘差又以乘法乘

之得五一三二七七八六_{七四}以加三乘差又以乘法乘

三禮通釋卷十一

三

之得六一九四四三八五五_{零五}以加平差又以乘法乘

之得乙五七四六零三三二_{七五}為併差數以加半徑得

一零一乙五七四六零三三二_八即本弧正割對數則減

半徑得零九八八四二五三九六六七二即本弧餘弦對

數也

又以餘弦自乘得二千五百度降位得二又十之五為乘法

置廿一乘差以乘法乘之得一零以加十九乘差又以乘

法乘之得一乙五以加十七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零

九零以加十五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零零五零以加

十三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九二九二五以加十一乘差

又以乘法乘之得八七三零二五以加九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八四一零三九零以加七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八四零九一四四五以加五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八二二乙五四八零以加三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零六二六一五四二六七以加平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零九三二四六六二八為併差數以加半徑得一零九三二四六六二八即本弧餘割對數以減半徑得零九八零八零六七五三三七二即本弧正弦對數也

本弧折半與象限相減得七十度自之降位得四又十之九為乘法

三禮通釋卷十一

主

置廿一乘差以乘法乘之得一九零_六以加十九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二七二_四以加十七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二九零七_六以加十五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二八六零_九以加十三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二七三零五_四以加十一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二五九三七六五_二以加九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二四九一五九九三_四以加七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二四五六九六六八_九以加五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二五四零六零八零三_六以加三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二八九零四三八五八_九以加平差又以乘法乘之得四六五七五零九 八八七

六為併差數倍之以減半徑得九零六八四九八零六二二四八加二之對數零三零一零二九九九五六六四得九三六九五二八零五七九乙二即四十度正矢對數也

本弧折半得二十度自之降位得十之四為乘法

三禮通釋卷十一

主

置廿一乘差以乘法乘之得一零_六以加十九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五_四以加十七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三_四以加十五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二二五_七以加十三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乙三三八_一以加十一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零七零四八_二以加九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零三九二七_一以加七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零五零六一八三_厘以加五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乙三三二零三七_二以加三乘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一三八八六二六六三_九以加平差又以乘法乘之得二七零一四一八三五五_三為併差數倍之以減半徑得九九四九五九七一六三二八九_四加二之對數零三零一零二九九九五六六四得二零二四七零零一六二八五五_四即一百四十度大矢對數也

本弧平冪與餘弧平冪相減餘數降位得十之九為第一乘法本弧三乘冪與餘弧三乘冪相減餘數降位得三又百之六十九為第二乘法本弧五乘冪與餘弧五乘冪相減餘數

降位得十一又千之五百二十九為第三乘法本弧七乘幕
 與餘弧七乘幕相減餘數降位得三十二又萬之五千零八
 十九為第四乘法本弧九乘幕與餘弧九乘幕相減餘數降
 位得八十七又十萬之一萬七千零四十九為第五乘法本
 弧十一乘幕與餘弧十一乘幕相減餘數降位得二百二十
 七又百萬之三十六萬三千四百零九為第六乘法本弧十
 三乘幕與餘弧十三乘幕相減餘數降位得五百八十三又
 百萬之五十萬零八千零十七為第七乘法此下並截本弧
用首九位
 十五乘幕與餘弧十五乘幕相減餘數降位得一千四百八
 十二又十萬之九萬二千九百二十三為第八乘法本弧十
 七乘幕與餘弧十七乘幕相減餘數降位得三千七百四十
 五又十萬之九萬八千零二十九為第九乘法本弧十九乘
 幕與餘弧十九乘幕相減餘數降位得九千四百二十六又
 十萬之七萬九千八百二十五為第十乘法本弧廿一乘幕
 與餘弧廿一乘幕相減餘數降位得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五
 又萬之九千五百十六為第十一乘法

乃以第一乘法乘平差得五九二三二一四九零二乙四
 為第一數第二乘法乘三乘差得一二三九一九二八五
 七七六三零為第二數第三乘法乘五乘差得三乙四五零
 五零六三八一六零為第三數第四乘法乘七乘差得八一

三禮通釋卷十一

三

零零七五六二三零七為第四數第五乘法乘九乘差得
 二乙七一五三乙零九九四為第五數第六乘法乘十一
 乘差得五八二六九八二八九九六為第六數第七乘法乘
 十三乘差得一五八二四七三六九零六為第七數第八乘
 法乘十五乘差得四三四四九八一零七為第八數第九
 乘法乘十七乘差得一二零二四五九五零八為第九數第
 十乘法乘十九乘差得三三九二六四七七三為第十數第
 十一乘法乘廿一乘差得九四六六三八零為第十一數
 併諸數得七六一八六四三三零零六以加半徑得一零
 零七六一八六四三三零零六即本弧餘切對數以減半
 徑得九九二三八一三五六六九九四即本弧正切對數
 也

三禮通釋卷十一

三

三禮通釋卷十一

南海桂 壇校

三禮通釋卷十二

辟靡

泮宮

校序庠

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任氏政運云文王初作此制又鎬

京辟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任氏云言武王於辟

服而其規制亦可想矣謹按東西南北乃就鎬禮記王制曰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

曰辟雍諸侯曰頡宮謹按說文辟諸侯饗射之宮西南為水

三禮通釋卷十二

上當有泮宮二字響大徐作鄉今依小徐響者謂鄉飲酒也

詩行葦泮水皆言諸侯飲酒之禮見鄭箋古者卷老之禮

即鄉飲酒之禮也公劉先射而後養老故曰饗射廡簋下曰

天子饗飲詩說辟雍亦謂鄉飲酒不言射者言饗以闢射五經異

義引韓詩說辟雍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魯

頡曰思樂泮水又曰既作泮宮毛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

辟雍諸侯泮宮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頡宮鄭云辟明

也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詩書

無類字蓋禮家製頡字許不取也小戴三頡宮魯頡箋云

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白又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

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

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任氏云升之司徒

所謂民材也其秀又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任氏云教各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

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

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

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任氏云先儒謂養國老於大學

實左愚按據記文則當虞日庠夏日序與孟子異也謹按四

郊諸本作西郊誤當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改正說詳後

文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術有序國有學謹按二十

間有塾大夫家之幼學亦名塾五百家為黨衛鄭氏謂遂萬

二千五百家為遂陳浩讀州二千五百家為州按陳說非也

六遂為內諸侯食邑比外諸侯視天子六鄉皆降一等則侯

國六遂二千五百家乃有庠萬二千五百家乃有序又應服

鄉有校一甸天子六鄉六校外諸侯一校國一校文王世子

鄭人遊於鄉校是也蓋諸侯之校即為國學矣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冬讀書禮在瞽宗書在上

庠又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語說命乞言大

學正授數小樂正詔之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任氏云誦謂誦

夏陽故教之以聲秋冬陰故教之以事就樂分之則于戈舞

韶陽羽籥宜靜陰然亦大槩如此所謂時教必有正業非春

夏必不可習禮讀書秋必不可誦詩也記曰樂正司周禮師

業父師司成則大小學正皆司業大司成其父師歟周禮師

氏居虎門左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任氏云三德至德敏德孝

也又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蔡氏曰師氏居東南則係

射五御六書九數也六儀祭祀賓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六

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實與之任氏云六德知仁聖義中和

和祇庸孝友樂語興道諷誦言語樂大戴保傅篇學禮曰帝

三禮通釋卷十二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

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如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匿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

等而下不論矣盧注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曰學者東序晉宗虞庠及

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惟象於天半見也故上爵也孔

氏廣森云天子之學與明堂同制故明堂虛臺辟雍謂之三雍太學者辟雍之中筮也虞名學為庠夏為序殷為學宗周

人兼取之以名其四堂詩曰錦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謂辟雍居其中四學環之東當曰東序一日東膠卷國老在

焉西堂曰晉宗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為樂祖祭於

賢宗故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合於此上禮貴德之事也北

堂曰上庠北為冬方文王世子云冬讀書書在上庠以此南

堂曰成均乃周學之正名故太司樂獨言掌成均之法五學

先成均猶五宮先明堂矣易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盡入

南學夕入西學莫入北學又云漢書新書加作而置作遺按

如古通用為而字宋

本鴻始從盧本改

又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

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盧注小學謂

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

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

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八

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

成者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

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孔氏廣森補注云王制曰小學

在公宮南之左則師係在郊西郊也辟雍在西郊故詩言西

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

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

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

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為左右鄭注天

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祚而治克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

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九引尚書大傳云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

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

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

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

父則父為子則子

陳壽祺云禮記王制正義引尚書傳云王

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

十入大學是周傳有此文也大戴禮保傅注引白虎通曰八

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

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履小義年

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

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

成者十八入大學謂諸子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

其書傳後一條十五入小學云禮記王制正義亦引以為

書傳略說文則與周傳兩篇分見審矣大戴注引公卿之太

子云云御覽學部七儀禮經傳通解學制所引並同而王制

正義與御覽皇親部兩引又各異今從御覽皇親部而他書

異同附

識於此

東序卷老而序之義獨取於習射何也序學校皆為教學而設卷老習射偶一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序訓為卷序訓為射皆是教導之名初無別異也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鄭注云卷猶教也言卷者積浸養成之依氏職云掌卷國子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古字通爾雅云釋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則射者陳列而宣示之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此序訓為射說也卷射者教之為父子教之為君臣教之為長幼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微者微也此有藉也序者卷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義以立訓豈嘗別指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焦循孟子正義云史記太常賦博士平等議曰周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則作殷曰庠周曰序說文與漢書同大知就是也周氏若疎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士人進賓於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也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也鄭人之所欲殷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也然鄉曰序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代

三禮通釋卷十二

五

者教子弟於開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開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序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鄉序可也小戴木雜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真經術之文也周柄中辨正云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鄉學也而王制所載虞曰庠夏曰序為國學之稱考之周禮則州黨之學皆曰序而庠校不見於經學記云黨有庠者庠氏謂夏殷制非周法其說皆與孟子不合讀孟子書當就孟子求其義不得又以此說汨亂之安溪李氏光地云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童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為之少則不能則今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為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脩而兼用之而黨庠以偏此自古及今其制浸廣也黨近於民故主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為義鄉近於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為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實於鄉故倚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為義此則自上而下其法浸備

三禮通釋卷十二

六

也李氏此說最善蓋黨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始大備俗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遞變其名不可通矣趙氏以養為養者老即本王制卷國老於上庠說文亦以庠為禮官養老也鄭風詩序云子矜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其第三章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傳云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趙氏本此故以教禮樂言之其實不僅教以禮樂故鄭箋云鄭國謂學為校內注云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為序序即榭射聲通是榭因鄉射而立名鄉射禮云三耦俟於堂東注云遷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又云兼挾乘矢又云三耦皆執弓楛三而挾一个注云乘矢四矢也白虎通鄉射篇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氏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是所云達物導氣之義也學謂大學也庠序校皆鄉學在郊禮記王制云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鄉上齒大司徒師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射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此由鄉下移於郊遂皆鄉學也又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日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此學即大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三代同名為學無異名也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警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警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警宗上庠等名者蓋統名為學而分為四其東為東序也其西為警宗也其北為上庠秋學禮在警宗為西學則冬學書在上庠為學矣東序警宗上庠分列東西北三方則成均為南學青陽總章元堂統其名於明堂則東序警宗上庠統其名於成均故大司樂分言之則云東序警宗統言之則言掌成均之法也雖分有四名而實統謂之學祭義云天子設四學大戴記云帝入東學帝入南學世子記天子視學命帝入西學帝入北學但仍謹謂之學也

有司祭先師先聖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祭義祀先賢於西學鄭云西學周小學也先周禮地官鄉大夫受教灋於司徒頒之於其鄉吏以歲時入其書三年

大比攷其德行道藝獻賢能之書於王

任氏云其鄉與自州長黨正下及族而謂

而書之以上聞也射義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論學言人人皆不知天子必備五學四郊與大學而五而大學中又

百而而自朝至莫一日能入四學乎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

學則則有二學三學者然非一國止一學二學也自公宮以

及問巷莫不有學其在天子則虎門之左王子入焉所謂書

宮統德之地也公于不嫌與王子同亦在公宮南之左其與

君之子同入此學者必祿一時之選如成王則伯禽呂伋其

選也其辭卿大夫之子則其家擇師教之亦謂之塾惟庶民

之子乃入二五家之塾此之謂小學以教小子者也庶

民之子不能有成則十六授用二十五為餘夫矣其可教

則進升之入於黨之序又升乃入於鄉之序又升乃入於國

之序也其要其所教亦本國自用者多耳若天子則六鄉六遂

天子已多而又有諸侯所貢之士一國學不足以容故四郊

先為四國學各以其方居之而猶掌於司徒再升乃入成均

之學而在國之中故曰天子之大學在內將收天下之賢才

而用之也天子之子目虎門之學出即入於此南學之東膠

故東序音宗上序皆學士所居而東膠王子居之也然則雖

與王子尚而起居微別矣東膠卷致仕之老東序卷老更之

老音宗卷死事之老處序卷庶老皆國老也先儒不明小學

大學之分以年鄉學國學之分以地鄉學國學皆有大小而

以養國老者為大學庶老者為小學并謂王任啟運宮室攷

子入成均遠至三百里之郊學而謬甚矣

三禮通釋卷十二

七

區即北學其正即天子泮學養老之堂其左右介則士子習

陽一區即東學明堂一區即南學總章一區即西學彗堂一

水以節觀者形圓如璧故謂之辟雍其規制與明堂相似青

如之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頡宮任氏自釋云雍壅也四周壅

警宗其在郊南學曰東膠北學曰虞庠如之東東序西警宗

云碎雍水周之為學者五中成均前東膠後虞庠左東序右

警宗其在郊南學曰東膠北學曰虞庠如之東東序西警宗

如之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頡宮任氏自釋云雍壅也四周壅

水以節觀者形圓如璧故謂之辟雍其規制與明堂相似青

如之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頡宮任氏自釋云雍壅也四周壅

警宗其在郊南學曰東膠北學曰虞庠如之東東序西警宗

云碎雍水周之為學者五中成均前東膠後虞庠左東序右

警宗其在郊南學曰東膠北學曰虞庠如之東東序西警宗

如之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頡宮任氏自釋云雍壅也四周壅

水以節觀者形圓如璧故謂之辟雍其規制與明堂相似青

如之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頡宮任氏自釋云雍壅也四周壅

警宗其在郊南學曰東膠北學曰虞庠如之東東序西警宗

云碎雍水周之為學者五中成均前東膠後虞庠左東序右

警宗其在郊南學曰東膠北學曰虞庠如之東東序西警宗

如之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頡宮任氏自釋云雍壅也四周壅

水以節觀者形圓如璧故謂之辟雍其規制與明堂相似青

如之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頡宮任氏自釋云雍壅也四周壅

警宗其在郊南學曰東膠北學曰虞庠如之東東序西警宗

云碎雍水周之為學者五中成均前東膠後虞庠左東序右

學之翼舍也諸侯不具五學止立周之東膠賜則立二學三

學如魯有序有警宗也北面無水東西或有或無總不能圓

如半璧而已故曰泮宮

謹按訪經精舍文集孫氏同元泮雍

大學碎雍為一然放之經籍所記多抵牾鄭康成則以泮

雍即太學而與明堂宗廟異處其言微實可信乃盧植禮記

注又云明堂即大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室氣故謂之靈臺

中可以叙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泮故謂之泮雍古

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蓋兼通兩家之說商周以

後文質大備其勢不可以不井然追溯其始則未嘗不合也

與成所言猶是周制詩詠靈臺靈沼靈囿而繼之以泮雍則

諸侯曰頡宮成康成以泮雍為即太學其實就後世而論不

但明堂太廟與太學異處即泮雍與太學亦未嘗不異也攷

詩言泮雍與圓沼同處固以為游息之所而非學校之地孟

子備舉三代之名周官詳言成均之事皆不及泮雍說文雖

字注云天子饗飲辟雍也亦不云學名漢魏以降皆以太學

與泮雍為二明帝永平中嘗幸泮雍遣使者以安車迎三老

五更於太學則太學之非即泮雍灼然可知矣大抵泮雍為

大射養孤之處太學為眾學之居袁準正論所言不謬也至

釋奠之禮漢魏故事或在泮雍或在太學迄無定所晉元康

太興之世晉釋奠太學惟成帝在泮雍自是一時制也其後

用太常王彪之議定於太學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引晉

尚書大事蓋釋奠於太學行饗於泮雍其地不同其用亦不

同也逮乎唐碎雍而立太學乃攷舊制於金榜禮箋云樂記

武王克商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

也注云左東學右西學明左學右學皆在郊王制云大學在

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則泮雍泮宮皆在郊也故鄭氏

駁異義云王制大學在郊泮雍即大學也大雅靈臺一篇之

詩有靈囿有靈沼有泮雍則泮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王制

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

異義說與王制注不

同蓋鄭氏之定論也

文王世

三禮通釋卷十二

八

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在東序記變東序言東膠猶上庠
曰虞庠右學曰瞽宗王者相變之宜爾三代之學上庠右學
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周之虞庠在國之西郊謹按西郊當作
瞽宗以祭有道有德者或謂之西學亦在西郊皆循先代之
舊然則東膠在東郊蓋可知也辟雍者大學之統名周立三
代之學通名曰辟雍猶五帝之學通名成均矣曰辟雍為周
學上與虞夏殷名四學者說禮者之未失也明堂位水廩有
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魯
立四代之學者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
宮注云先有事於頌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頌宮郊

三禮通釋卷十二

九

之學也然則魯立頌宮以祀后稷是以有在泮獻賦獻囚之
事通典兗州泗水縣有泮水猶武成逸書云乃以庶國祀賦於周廟是也
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武王伐殷薦俘獻於京太室呂覽所引亦同明獻賦在廟後因以為學謂之周
學記言諸侯曰泮宮言釋奠於學以訊誠告据魯禮為說者
歟辟雍頌宮皆在郊先王處士於閒燕使王太子王子及諸
侯卿大夫之子學焉謂之國子周官經師氏掌國中失之事
弟弟學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之子弟凡國之貴游
義義古者周天子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及於士燕
之卒之卒鄭注諸子職依用其說兼數士之子蓋據王族言之大
傳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
之適者之適者此公族有大夫復有士之說也然喪服經齊衰以下
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凡於為大夫者則得服其
親服衰梁春秋以公子之重視大夫然則在王侯者不更別

三禮通釋卷十二

十

以大夫士審矣故鄭注或云公卿大夫之子弟或兼舉士之
子義得兩通唯王制尚書大傳言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下及元士又專與其鄉人子弟
適子與周制不合乃周秦間記人之異說也
不得學於王宮小學父師少師教之門塾之基見尚書大傳所謂
家有塾也國子由小學入大學鄉人子弟由家塾入鄉學其
俊選之士乃得升於大學是其貴賤之差焦氏循羣經宮室
圖引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
侯曰頌宮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禡於
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輒有辜反釋奠於學以
訊誠告魯頌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賦以
此準之辟雍即大學獻賦之地也魯頌又云魯侯戾止言觀
其旂乘小乘大從公于邁惟泮宮在郊故云從邁禮器云魯
人將有事於頌宮注云頌郊之學也詩所謂頌宮也字或為
郊宮以此準之辟雍即大學大學在郊不必殷制也王制注
為殷制大雅靈臺傳云水旋邛如璧曰辟雍以節觀者魯頌箋
云辟雍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然則自
水之圓言之謂之辟自水外隄言之謂之雍其中有邛邛上
之宮謂之辟雍宮思齊詩云雝雝在宮是也箋云官辟文王
有聲詩云錡京辟雍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箋云武
王於錡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若在
城中何以容四方之觀者乎後漢書明帝臨辟雍冠帶縉紳

之人園橋門而聽者蓋億萬計準此則由隄及邛亦必有橋
經文未具耳又按詩由靈臺及靈囿由靈囿及辟廱左氏傳
公十五年傳秦伯舍晉侯於靈臺大夫請以八注云在京兆
鄠縣周之故臺則此靈臺即文王之靈臺也云舍於此而大
夫請八則臺在郊外甚明鄭氏注靈囿云天子百里諸侯四
十里孟子言文王之囿七十里囿之大如是定屬在郊三輔
黃圖云靈囿在長安西北四十二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
里吳義公羊說云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考乾鑿度云伏羲
作靈臺鄭氏注詩序云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豈立靈臺小序
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公羊說以豈邑在豈水

三禮通釋卷十二

十一

之西見鄭箋長安志云豈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是豈邑
在長安之西也黃圖以漢長安縣言今長安故城在西安府
之西北十三里水經渭水會豈水後越鎬水次水而東逕長
安城北是長安在豈邑之東也國之東南二十五里即長安
西北四十里也地里志文王作豐顏師古注云今長安西北
界靈臺鄉豈水上是靈臺在郊斷然矣七十里之囿必跨
豈鎬為之地里志鄠縣在豐地豈水出東南又有瀉水即水皆
北過上林苑八渭上林苑在長安縣西北閻氏若璩謂上林
即靈囿地是也地里志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八家籠
渠水經注成國渠上承汧及武功槐里縣北
準此上林近渭水也蓋囿有二一在宮中月令疏言宮室所在亦有林

苑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所掌也一在郊門之內孟子言
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詩言靈囿是也鄭氏以三靈辟雍
皆在郊決為定論或以在太廟中盧植服虔賈逵袁氏辨
之詳矣見毛詩禮記等疏引鄭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
以南通水北無也說文云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為水東北
為牆按鄉射在庠不在太學此鄉射之宮者射義云諸侯歲
獻貢止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
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
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於
澤而后射於射宮注云澤宮名也夏官司弓矢澤共射楛質

三禮通釋卷十二

十二

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尚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
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
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上之宮蓋即辟廱射宮又在周
頌於彼西雝傳云雝澤也箋云白鳥即於西雝之澤說文邑
四方有水自邕城池雝鳥名邕字之借春秋傳云川雝為澤澤為
亦借然則以水雝耶為雝以土雝水為澤故辟廱一稱雝宮
古鼎銘云王在雝宮一稱澤宮在西又曰西雝是則辟廱亦
習射之所準之頌宮當亦然但習射之宮非鄉射之宮也雝
氏宮室圖云辟雍之為大學大學之在郊斷然矣而禮經
又有東序瞽宗上庠成均虞庠五名紛紛而不可部署因細

審之紛紛者皆由小學大學之名不可定也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則小學在城中矣又云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養庶老斷非大學而小學則又在郊矣於是或以瞽宗為小學東序為大學或以辟雍為小學或以成均即虞庠此皆不明小學大學之稱也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係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六儀蔡邕明堂論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係氏教以六藝守王闈大戴禮係傳篇云王子年八歲出就外舍成童而就大學注云小學謂虎闈師氏之學也太學王宮之東

三禮通釋卷十二

三

者據此王子及國子始皆學於門闈然後入太學門闈者蓋即在路門之塾尙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名曰父師士曰少師以教鄉人子弟於門塾之基父師少師教庶人之子於里門之塾師氏係氏教王子國子於虎門之塾其義一也王制云者老皆輪於庠注云此庠謂鄉學也此即西郊之虞庠鄉大夫行鄉飲酒禮在此記言主人迎於庠門之外即此庠也又云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皆有學則不獨西郊有庠四郊皆有之唯以養庶老言故獨曰虞庠也又云不變移

之郊不變移之遂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為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郊遂皆有學則不獨近郊有庠矣學記黨有庠術有序注云術當遂疏云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餘闕里以上皆有學可知又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注云學大學升而後入太學則未升之時在小學而四郊之學為小學無疑蓋王子以門闈為小學俊秀以郊庠為小學也又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然則自門闈而八與由郊庠而八者同一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注

三禮通釋卷十二

四

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又云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敷此與王制所云樂正崇四術等語正合則所云東序瞽宗上庠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小樂正為樂師見文王世子注則大樂正必大司樂大司樂教國子於東序祭樂祖於瞽宗而統云掌成均之法則成均亦即大學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於大學
下言四學則大學有四東序成均瞽宗上庠所謂四學也東
序之在東無可疑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此即祭於瞽宗之
謂且秋學禮而在瞽宗冬讀書而在上庠則瞽宗在西上庠
在北無疑東序瞽宗上庠既分於三方此成均宜在南方也
成均為南學之定名即為大學之通名猶青陽總章元堂統
曰明堂也文王世子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欽才焉此郊學
也又云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此升於成均也統言大
學則稱成均詳指其事則各舉一方之學合諸家不一之說
以經証經小學大學之制了然易見然則大學在官左小學

三禮通釋卷十二

去

在郊一定不可移者而王制云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官南之
左何也此以辟靡泮官言之也以國學較鄉學則國學為王
子所在故曰大學以國學與辟靡較辟靡者天子講學之地
說文云天子飲酒之地以泮宮在泮飲酒言之則亦飲酒也非太子所得入則國學宜稱
小學辟靡宜稱大學也大戴禮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
學帝入北學即東序成均瞽宗上庠也又云帝入大學則辟
靡也宋陸農師云辟靡最處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說四學之方位甚合惟以辟靡在申為誤王制明言在郊何得與官左之學共處祭義明云四學何得有五治翰比燕翰則稱外
翰文王世子注云內翰路寢門之外廷比外翰則稱內翰王藻曰視翰此內翰路寢門之外廷官左之學比鄉學則稱大學比辟靡則稱小
外之正翰也

學隨文取義固無紊矣謹按許慎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子
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
有囿臺初學記引此下有以字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闕陳
禮云公羊傳莊公三十一年何休解詁曰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以上亦見周禮肆師疏初學皆在國之東南
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
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雍之以
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
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
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

三禮通釋卷十二

去

子靈臺在大廟之中雍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
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
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按
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陳壽祺云靈臺不
二字疑誤謹按靈臺不足以監視不字乃下字之誤足以監視句不足
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官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靡諸侯
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
奠於學以訊誠告然則大學即辟靡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
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
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二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

有靈沼有辟廡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園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園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四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昭哲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祭亦足以明之矣詩大雅靈臺正義引全又禮記王制正義引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明矣謹按國學有小大鄉學亦有小大天子小學有二其一爲門閭之學師氏保氏掌之所以教太子而國之貴遊子弟亦學焉其一爲郊外之學王制所謂虞庠在國之四郊先儒又謂四郊皆有小學後世既立國子學又立四門學蓋取於此大戴禮保傅篇云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成童而就大學虛辨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

三禮通釋卷十二

七

之學也蔡邕明堂論亦云周官有門閭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閭與盧注同世子學於虎門其所與共學者惟王子弟及公卿適子耳其餘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中之秀者當學於郊外小學諸侯小學在公官南之左諸侯之子入焉鄉之小學各在其家之塾見於漢書食貨志學記所謂古之教者家有塾是也魏華父廬州學記曰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教於師氏萬民居於比閭教於塾師卽八歲所入之小學也及其十有五年則所入者皆謂之大學黨有庠州有序鄉有校鄉學中之大學也天子立五學辟雍離居中南成均北上庠東東膠西瞽宗蓋六鄉六遂之所升既衆而

諸侯亦歲貢士於天子非四學不足以容故各就其方居之諸侯立四學中爲頓宮而東西南北之學則視其國之大小或一或二或三惟南不立成均以避天子而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自鄉而升士庶之子皆入焉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亦取諸此皆國學中之大學也按魏書五十五劉芳傳芳表曰太和二十年發勅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按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謹按大戴保傅

三禮通釋卷十二

六

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奮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按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按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陳壽祺云劉引禮記作四郊今作西郊閩陳氏壽祺云鄭說辟雍與蔡邕明堂月令論不同鄭注王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股之制又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四郊周立小學於四郊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此皆據周制言也駁異

義云大學即辟雍辟雍三靈同處在郊此專以殷制言之下
又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此謂
殷制變於夏制也王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
辟雍大學在郊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鄭注
郊射為射官於學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武王伐紂
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狸首大學射騶虞也據此則武王
作鎬京辟雍當在散軍郊射之後更立於國中而鄭注王制
與駁異義說相貫通或疑其兩岐者非王制正義又引劉氏
以為周之小學為辟雍在郊非鄭義孫志祖讀書錄云王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據北史劉
芳傳引作四郊蓋西字誤也四郊小學在東西南北之四學

三禮通釋卷十二

九

豈應偏置於西郊祭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
四郊皆有虞庠其為四郊之說無疑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
正義云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以西方成就之
地故也是孔氏所據本已誤段氏王裁經韻樓集卷十二云
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周立小學於四郊唐孔氏本經
注皆作西郊疏云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祭義天子
設四學當人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孔
氏本改注作西郊故疏云天子設四代之學周學殷學夏學
虞學也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為小學設置於西郊當入學
之時而太子齒於國人今本疏文作設置於四郊文理不可
通則非孔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西
郊合注之四郊所仍之注非孔氏之本也然則祭義注本
有二四郊是與西郊是與曰四郊是也鄭注以周有四郊虞
庠釋經四學文理一直並無轉折則四郊是也鄭注以周有
虞庠在國四郊注之周立小學於四郊故皇侃云四郊皆
有虞庠通典云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引鄭注祭義
周有四郊之虞庠又引崔靈恩說亦云鄭注祭義曰周有四
郊之虞庠北史劉芳傳芳表曰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
虞庠在國之四郊又云天子設四學當人學而太子齒注云

四學謂四郊之虞庠也劉崔皇杜所見祭義注皆作四郊王
肅雖好較鄭而對芳表云王肅禮記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
都五十里鄭氏則不知遠近按鄭注王制移之郊云為習禮
於郊學郊在甸界之外則鄭謂郊學在遠郊百里肅則云近
郊五十里唯此為小異而小學在西郊無異故盧辨注大戴
禮亦言四郊之學對芳表曰大學在國四小學在郊引保傅
篇帝入東學帝入西學帝入南學帝入北學帝入大學而總
之曰周之五學於此彌彰崔靈恩亦曰凡立學之法有四郊
及國中四郊並方名之國中謂之大學然則四郊小學絕無
可疑再證以王制注習禮於郊學在六鄉之外六遂之內則
斷不專在西郊一處亦可證或以祭義祀先賢於西學為疑
不知此即保傅篇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祀先賢專在西郊
也西學者四郊之一別辭也四學者合四郊言之都辭也孔
氏於王制依誤本西郊虞庠因改此注亦作西郊之虞庠而
經文故作四學因用儀禮注周立四代之學釋經之設四學
以四學中有西郊虞庠釋注謂周西郊之虞庠是不思儀禮
且以一承甚費周折是孔氏二疏作西郊皆非也而義理之
是非定矣倘有淺人校祭義疏改四為西因並改祭義注之
四為西王制經注疏之西郊皆沿誤不改則孔疏之底本雖

三禮通釋卷十二

十

得而於義謹按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乃大乖也
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
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四郊注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
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
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
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膠之
言糾也庠之言養也段氏云釋膠庠二字周之小學為有虞
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練段氏云
之異段玉裁云四孔本作西而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

周四郊之虞庠也系用王制語彼以四釋四則此必是四字
確然無疑經必特著周之虞庠在四郊者以其不在國中王
宮之東亦不專在西郊與前三代迥異故特明之謂虞上庠
殷右學在西郊皆大學也而虞下庠殷左學在國中王宮之
東乃小學也謂夏東序周東膠在國中王宮之東皆大學也
而夏而序在西郊乃小學也謂夏周之大學在國中王宮之
東而其小學在郊謂虞殷之大學皆在郊而其小學在國中
王宮之東此所謂上西貴在郊者虞殷上西貴在郊則不上
東不貴在國此所謂上東貴在國者夏周上東貴在國則不
上西不貴在郊而但言西序在西郊不言虞庠者以虞庠雖

三禮通釋卷十二

五

在郊而四郊兼設不專在西郊也故分別言之孔本作於西
郊非也虞上庠殷右學皆在西郊故併言之夏西序周虞庠
一在西郊一則在四郊故分別言之倘經文作虞庠在國之
西郊則注於西序虞庠亦小學也之下祇云在西郊三字已
足何煩分別作西序在西郊周之小學在西郊十二字複贅
不已甚乎蓋因經文四譌西故注文亦四譌西而孔疏不辨
耳祭義天子設四學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二注若
合符節亦可憐然矣周小學在四郊經中略可攷如王制云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
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所謂郊學者蓋卽此四郊之虞庠也

周禮之制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命鄉簡不帥教者或右
鄉左鄉互移而又移之郊為之習禮於郊學四週百里之內
七萬五千家之眾未必郊學祇在西郊一處鄭云習禮於郊
學不云西郊則鄭謂四郊皆有學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
者注云語謂論說於郊學此亦卽謂四郊之虞庠也孔疏云
郊西郊也仍用其誤本王制說之而以古說不然也乃益之
曰或徧在四郊是其中無定見一如釋祭義之自相矛盾也
此釋周之小學名虞庠之故不名下庠者虞之上庠下庠其
制無二故渾言之曰虞庠不必析言之曰下庠也明堂位說
魯禮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亦祇渾言曰庠庠制者有堂有

三禮通釋卷十二

五

室庠之言養也養人則必有室序則無室見鄉射禮注謂鄉
學為庠制有堂有室是以鄉射禮注云以有虞氏之庠為鄉
學引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而王制者老皆
朝於庠注云此庠謂鄉學也孟子史記皆云周曰庠正謂周
之六鄉及四郊皆依虞庠立學大學復有上庠禮記祭義曰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按上文設四學下之人學據此則入學謂入此上文之四
明矣鄭注曰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也按有字據段玉裁
段玉裁云周有四郊之虞庠卽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周立小學於四郊是
也二注若合符節則作正義者引王制經注以釋之可矣而

孔氏釋天子設四學則牽引儀禮注周立四代之學謂周學殷學夏學虞學釋入學而大子齒則云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抑何令直下易說之經文不可通貫耶豈天子設四學之經文有疑他代天子皆如是耶虞庠乃虞學何得冠之以四學而以一承四耶推求其故由孔本王制既誤此注亦誤作謂周西郊之虞庠也故不得其解而傳會聯合之曰四學中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故鄭注單舉西郊之虞庠勉強措辭如此豈四學者三大學一小學故云有虞庠爲小學耶三大學一小學則不倫若四皆小學而惟西郊名虞庠彼三郊又何名也

三禮通釋卷十二

三

經籍流轉錯誤孔之此注此疏皆本作西郊而今版本則又皆譌爲四郊是今譌之本於理不誤而於孔氏本則誤也孔氏注文作西郊之虞庠既勉強立說矣而皇侃本作四郊之虞庠孔不能廢之也故其釋注云皇氏云四郊虞庠此孔言皇本之不同也又云以爲四郊皆有虞庠此孔言皇說如此也皇本作四郊皇說四郊虞庠此孔言皇本之不同也又云以爲四郊皆有虞庠攷杜氏通典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引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又引崔靈恩說亦云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也北史劉芳傳芳表曰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曰天子設四

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劉崔皇杜所據禮記經注皆作四郊孔非不見皇本而必不從之必依誤本立說甚爲疏謬近者仁和孫志祖讀書勝錄引劉芳傳以證今本王制誤字其說確然可信元和孔氏廣圻必云西是四非謂四郊爲王肅說謂孫志祖模糊亂道夫崔皇杜皆云鄭注祭義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並未及肅本肅說劉芳表末雖及肅說而援引者亦鑿然鄭注非肅說也依孔之譌誤而以肅爲歸惡之下流豈解經之道乎且四郊小學之說其由來古矣大戴禮保傅篇曰及大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引學禮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

三禮通釋卷十二

三

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按大戴先云入小學下卽列此四學後乃言帝入大學然則此四學者卽所謂小學卽王制祭義四郊之學也故劉芳本之表云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引保傅篇帝入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大學而總之曰周之五學於此則彰崔靈恩亦本大戴禮而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在西郊曰西學在南郊曰南學在北郊曰北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之大學盧辯注大戴禮亦言四郊之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疏引舊說徧在四郊此經皇侃云四郊皆有虞庠劉芳引王肅禮記注云天丁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鄭氏則不

云遠近按王制移郊注郊在鄉界之外爲習禮於郊學合諸周禮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然則鄭謂郊學在遠郊百里在六鄉鄉學之外六遂遂學之內故王制云不變左右鄉互移又不變移之郊又不變移之遂是自內移外自近移遠鄉學蓋在五十里近郊郊學蓋在百里遠郊遂學蓋在遠郊之外二百里爲野之內百五十里之處鄭說甚明而孔疏乃云鄉學在近郊之外郊學在近郊誤矣王肅云郊學在近郊五十里與鄭異而云小學在四郊則同竝無鄭作西郊王作四郊之證安可云作四者必王肅說乎且王制移郊鄭注習禮郊學不云西郊文王世子語郊鄭注亦不云在西郊是鄭意

三禮通釋卷十二

注

明謂四郊皆有學也廣圻云若四郊之西郊東郊皆有學則東郊在大學東之東而大學在中鄭云或尙西或尙東無尙中之說也竊謂周之大學東膠在國中王宮之東以王宮之東爲上東耳至於國外四圍有四學何乖於大學之尙東哉聖人因時立制斷不如此拘泥况上西上東乃注家之言非經有明文也廣圻又云虞庠在國之西郊與大學在郊互見發凡一爲周制小學一爲殷制大學同在西郊經文一言西一不言西故曰互見竊謂凡發凡者欲人知其例也舉周制小學所在爲殷制大學所在發凡可令人知其例乎且殷之大學卽右學在西郊者作王制者何不云右學虞庠皆在國

之西郊爲徑直乎而乃爲此不可解之發凡乎經之必云虞庠在國之四郊者以古無四郊小學至周始有之故特著之也注必云周立小學於四郊者所以釋經亦以別於注上文虞殷大學名上庠右學者在西郊夏小學名西序者在西郊皆未嘗四郊兼設也廣圻又云賈氏孔氏云虞殷尙質貴西夏周上文貴東若四郊皆有學則亦西亦東非文非質未之前聞竊謂虞殷尙質而貴西夏周上文而貴東孔氏或有所本然表記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然則安見虞殷必皆質夏周必皆文哉鄭之分別上西上東者以地勢西高東下故云上庠在西下庠

三禮通釋卷十二

美

在東王者南面西爲右東爲左故云右學在西左學在東若東序西序東膠本有東西字故其分別如此而四代之用意不可遽詳質文之說不可爲典要况四郊有小學愈見上文之意也廣圻又云此經之上文祀先賢於西學注云西學周小學也此非周立小學在西郊之明證耶竊謂祀先賢於西學正與保傅篇帝入西學尙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相符合西學者四郊學之一而祀先賢必於此故謂之西學而注云西學周小學也明其爲小學在西郊者也別辭也若下文天子設四學注則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明其爲周之小學在四郊故稱四學也都辭也以小學注西學以

四郊之學注四學依經立注如繩墨不差毫釐何得援西學二字遂以證王制虞庠在西郊乎周禮大司樂有德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於瞽宗此大學之尙賢者也說者亦云瞽宗在西小學祀先賢於西學其意同也大學有四而祭有道有德於瞽宗天子視學於上庠則蒼老於東序諸侯釋菜於虞庠則饋賓於東序是四學所事不同郊學亦猶是也故知祀先賢惟在西郊之學而不在三郊之學孔氏所未能詳者今觀縷陳之如此抑竊又按周小學大學皆有四小學有四則王制內則之虞庠在國之四郊大戴禮之東學西學南學北學是也大學有四蔡邕月令章句曰明堂者言其正室之兒

三禮通釋卷十二

三

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同實也是也是小學大學各有東西南北四學祭義天子設四學注謂四郊之虞庠也言小學也若文王世子注云周立三代之學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此二注正是一義四代者虞夏殷周離周言之則云三代鄭所云四代之學不與蔡邕同以王藻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之制知之言三者制相同而已非一處也然則大學亦不在明堂也大學立四代之學於小戴記略可證王制曰周人蒼國老於東膠注云東膠大學也四代大學之一也文王世子曰春夏學

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云始之蒼也適東序又曰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言此東序即夏之大學東序也亦四代大學之一也又曰春誦夏啓大師詔之瞽宗又曰禮在瞽宗以明堂位瞽宗殷學釋之則瞽宗即殷之右學亦四代大學之一也文王世子曰書在上庠鄭注文王世子曰蒼老於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此上庠即有虞氏蒼國老者亦四代大學之一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文王世子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鄭注文王世子曰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然則成均即上庠虞學也瞽宗殷學也東序夏學也而東膠周學也是之謂四代之學皇氏文王世子疏

三禮通釋卷十二

三

云若尋常視學則蒼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蒼老於東序所謂周立四代之學者如此但詳析其東西南北則未有確據耳而此四代之大學必在國中故鄉射注明言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分別畫然是則與四代小學皆名虞庠者判然二事四郊小學祇用有虞一代之制不得言四代也而孔氏乃以四代之學周學殷學夏學虞學釋此天子設四學以入西郊虞庠釋當入學是非經文天子設四學一句爲大學當入學而太子齒一句爲小學二句不相屬乎云四學中有虞庠爲小學然則非三大學一小學併合爲四學令讀者斷不能解乎其不可通明矣昔盧辯以虞

庠東序瞽宗及四郊之學釋依傳篇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其誤正同亦以三大學一小學糅一爲四然尙依經注四郊字未嘗敢改爲西郊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頌官周學也此亦用四代之學文王世子注所謂得立三代之學者亦是大學而非小學凡大學小學之當分別者如此雖然諸侯命教然後爲學王制小學在公官南之左大學在郊經系之諸侯注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正謂周制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也駁五經異義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

三禮通釋卷十二

說

知小學在公官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按此條之意謂三靈辟雍自在郊大學自在國判然二事與蔡邕明堂月令論之說亦迥然不同云小學在公官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也者謂殷制大學在西郊變於夏制大學在國文王在殷時用其制而武王襲之又別造四代之學也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注云郊射爲射官於學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狸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熊氏云殷禮小學在公官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狸首大學射騶虞也竊謂此不分小學大學此郊官節文王辟雍此左右即在辟雍中分左右以明天子諸侯之

等級也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於澤周禮亦云澤共射棊質之弓矢鄭云澤官名也正義云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竊謂即謂壁雍水囿如壁也振鷺傳曰雍澤也凡此皆孔氏所不能詳者故必詳言之以見鄭說之脈絡貫通學者淺而涉焉未容輕置一辭廣圻第二札又云某不過以西郊還之自古相傳至唐賈孔所受之經與注而已不過以四郊還之劉芳皇侃崔靈恩以及芳所引肅注不容輕改竊謂以西郊還之賈孔信矣而云西郊乃自古相傳之經注經注其能俛首受誣乎以四郊還之王肅劉芳皇侃崔靈恩謂此乃肅本彼四人及杜佑其能俛首受誣乎且大戴禮亦可廢乎

三禮通釋卷十二

三

北史通典遂無人能通其文理者乎孔氏云皇侃時乖鄭義時之云者偶然之詞也孔之遵皇者不可枚數矣此條孔依西立說而仍不敢廢皇蓋其慎也今以四郊歸之王肅以西郊歸之鄭著其說於禮記攷異示學者宗西黜四以孔誤誣鄭誣經而令周家學校大典湮沒不傳矣而乃謂志祖依他書以亂本書禍漸涉於秦經耶凡讀經者求其是而已孔氏之是處固多而此條則非其他篇之疏及賈氏鄉射禮疏皆襲誤本作西郊今合大戴禮三禮注及魏隋唐諸家以正禮記之譌文以雍孔賈之謬說可以懸諸國門而不刊質諸人心所同而無迕者固在今日也

三禮通釋卷十三

臣林昌彝學

視學養老之禮

周禮外饗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稿人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伊耆氏共王之齒杖王制司徒養耆老以致孝耆老皆朝於庠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

三禮通釋卷十三

一

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振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給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

三禮通釋卷十二

三

三禮通釋卷十二

番禺陳起榮校字

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
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謹按四郊注疏本作西郊非也今正說詳學校下有虞氏深
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商人縞衣而養老周人元衣
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
家不從政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
食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文王世子凡
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
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
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
行事與秩節祭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

三禮通釋卷十三

二

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
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
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
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正君臣之位
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
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禮運三公
在朝三老在學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
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愾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
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愾史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祭義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
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
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
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
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
教諸侯之弟也天子巡守諸侯待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
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
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
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陳祥道禮書云天子視學四
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

三禮通釋卷十三

三

成也以說誠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而簡不帥教出
征受成以說誠告者無常時雖無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
焉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
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
鵠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
曰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
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秋
仲春者而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
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說誠告凡天子人學莫不
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胃謂國子則貴而老者謂
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
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
義秦蕙田曰庶老謂士以下致仕者庶人之老別有引年之
法不養於學也陳氏指庶人之老言非也所養之老有三國
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皆養於學若庶人之老則有引
年復除之令而制民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
孟子所謂善養老者此也徐氏乾學曰孟子言五十可以衣
帛七十可以食肉而王制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不
同何也王制言養血氣以食為先衣為後孟子言王政之序

足衣而後足食王者之養老扶其衰而適其體有如此其周備也耶氏濬曰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而必於學者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孝弟老者之於君以德則君尊也以齒則老者先也人君致孝於其親長下之人無由以見也故於學校之中行養老之禮使得於聽聞觀感者曰上之人於夫人之老者尚致其敬如此則其親屬者乎萬乘之尊且如此吾儕小人之所宜興起感發也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老一禮之行所費者飲食之微而所司者治效之大也陳氏禮書云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老也若夫外養酒正槁人所謂者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一是子孫為國難而死者父祖三是一是養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又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夫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頌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遂養老是七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

三禮通釋卷十三

四

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而鄭氏以此為三代之制誤矣秦氏惠田曰三老五更鄭氏及白虎通漢官儀俱以為一人惟蔡邕云三老三人五更五人而陳祥道亦宗之然記稱天子之養老更其禮甚尊非尋常之足以當之說者謂三老選三公之老者五更選卿大夫之老者公卿大夫其人數不多未必齒德俱尊者一時顯有八人也白虎通云父事三老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其說簡而明矣方氏觀承曰古制已亡謂三老五更止各一人亦據漢禮言之耳則蔡邕三人五人之說亦不可厚非也如三公九卿之類俱人如其數但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則三老五更亦不必備有則全之無則以一兼之亦無不可也諸說當兼存之陳氏禮書云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亦謂兼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能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饗宰制亭酒正共酒槁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適饌省醴養之珍具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著而孝弟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告公

三禮通釋卷十三

五

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緇衣周人脩而兼用之而服元衣蓋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以恩勝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氏而兼用之周官外饗言饗者老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陳氏寶泉曰王制義疏云周人脩而兼用之孔疏謂春夏用燕饗禮秋冬用食禮義疏云周人脩而兼用之說恐未然也皇侃云先行饗次燕次食析理獨勝蓋養既致其敬又欲其安且樂故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食之而使有醉飽之樂至云春夏以飲為主秋冬以食為主則又膠於所見耳竊疑養老之燕饗食當與疏所引天子高諸侯來朝來聘及諸侯三食燕同異姓之禮有不同特用其名云然則方養老時執醬而饋袒而割牲他燕饗有其儀乎凡肅賓客祀鬼神曰畜于老致敬如賓與祭故亦名其禮曰饗居處安之為燕養老時不欲煩其拜跪之節以逸其肢體故亦名其禮曰食陳氏謂簡不帥教出征受食以養其厭飲故亦名其禮曰食陳氏謂簡不帥教出征受成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初無明文案養老之禮皇氏以為所養有四一三老五更二死政之老三致仕之老四庶人之老崔氏以為歲養之有四春夏秋冬皆行之天子視學之時竊謂皇說似未可據庶人之老記學校中所能偏養雖引戶校年未始非養之實政而與養老更等並列之養老之禮無乃不於倫死政之老固王者所宜加意要其養之亦不過如周禮所云遺人掌門閭委積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孤而已夫豈必隆而禮之學校之中其以致仕之老與三老五更更端別舉亦覺外而無當三老五更必別出致仕之老之外耶然則所養之老果何指曰觀王制歷敘四代禮皆以養國老養庶老立說先王所養大曰觀王制歷二老然則斯二者果於何取之曰即取之皇氏所謂致仕之上老國老其取之致仕之公卿大夫乎庶老其取之致仕之上中下士乎上中下士統名庶老而公卿大夫之為國老者則特推其尤而目之以三老五更樂記祭義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庶老之養或即主以司徒而國老之養則天子身親焉文王世子所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樂記祭義所謂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酌是也然則歲凡四養崔說其信然乎曰執爵而饋執爵而酌是也然則合樂月令云仲春命樂正習舞天子親往視之則養老必有仲春矣又云季春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則養老必有於季春矣保傅篇云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饋之則養老必於則養老之禮秋與春並舉矣要而言之亦歲有三而已段玉

裁鄉飲酒禮與養老之禮名實異同考云禮有二事名異實同實不盡同而無大異者鄉飲酒禮與養老之禮是也鄉飲酒禮在禮十七篇中有專篇鄉飲酒義在小戴記四十九篇中有專篇而養老之禮無專篇散見於周禮及戴記中天子諸侯行之讀戴記王制月令文王世子內則郊特牲樂記祭義周禮外養酒正槁人羅氏伊耆氏諸經注養老之禮於斯可見若鄉飲酒禮則禮經戴記專篇及周禮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彬彬可考矣鄉飲酒禮在大司徒祗曰陽禮鄉大夫言其所用曰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鄭注曰以鄉

三禮通釋卷十三

六

飲酒之禮禮而賓之也攷禮經曰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曰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亦如此學者據此二經謂鄉飲酒禮專以尊賢而不知鄉飲酒禮之起起於尙齒蓋鄉飲酒禮不起於成周也豳風七月詩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傳曰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夫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而作是詩公劉乃后稷曾孫計其時當夏之初已行此禮是此禮起於虞夏許叔重說文解

字曰饗鄉人飲酒也从鄉食會意鄉亦聲當黃帝時倉頡特造此字是此禮起於黃帝黃帝堯舜始爲此禮者恐天下後世不知敬老則不知孝弟成周制禮始用此禮以舉賢能者謂賢之可敬同於老之可敬也鄉大夫興賢能之文曰以禮禮賓之以者用也用尙齒之禮也十七篇中僅存諸侯之鄉大夫賓興賢能一篇故篇中不及尙齒之事黨正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鄭注曰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以此禮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是可知古固有專篇記鄉飲酒禮尙齒之事漢初已亡周禮黨正所言者禮之常也鄉大夫所言者禮之間行者也何以言之州長春秋行鄉飲酒禮黨正於歲十二月行鄉飲禮一鄉凡五州州凡五黨然則十月每鄉行鄉飲禮凡二十五所二十五所不必一日也則可以互觀春秋之行鄉飲鄉射禮各凡五所五所不必一日也則可以互觀又簡不帥教者習射習鄉又簡移左移右鄉者習射習鄉又簡移邪學者習射習鄉是鄉飲之禮每歲一鄉中數數行之而賓興則畢三歲正月乃一行之數行者皆主尙齒一行者乃主尊賢故曰尙

三禮通釋卷十三

七

其時當夏之初已行此禮是此禮起於虞夏許叔重說文解

齒者禮之大畧也養老禮之見戴記也曰養老曰引年曰靈
曰乞言信史曰旅酬曰合語天子養老於東序命公侯伯子
男亦養老於東序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驪於
邑是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養老爲先務天子諸侯養
老之禮自亦必各有專篇而亦已亾綜其實蓋不外乎鄉飲
酒之禮文王世子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注曰三老五更
各一人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
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羣老無數其禮亾以鄉飲酒
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
文王世子又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曰大合樂謂春入學

三禮通釋卷十三

八

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
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惟所欲以
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合此二注觀之而養老
與鄉飲酒分合可見矣席位如鄉飲酒之賓介衆賓此同乎
鄉飲之始也如息司正之徵先生君子此同乎鄉飲之終也
其事主敬故同乎賓介衆賓所以明尚齒尚賢之一致其儀
主減故同乎徵先生君子所以見不以筋力爲禮之精意尊
之之極曰天子必有父曰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酌冕而總于曰登歌清廟此天子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王
制於鄉之不帥教者習射鄉以化之於王子國子之不帥教

者亦習射鄉於大學以化之天子何以習鄉飲正謂行養老
之禮卽是鄉飲故鄭注前後統云習禮以化之此亦天子養
老卽鄉飲酒之證也文王世子注曰天子飲酒於虞庠郊人
得酌天子堂上之尊以旅酬正謂養老於虞庠也文王世子
注之虞庠謂國之大學上庠非小學此亦天子養老卽鄉飲
酒之證也行葦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耆以成其福祿焉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
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又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
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醕厚之醴酒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
以告黃耆之人徵爲養之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

三禮通釋卷十三

九

是也此亦天子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邪風毛傳曰饗鄉人
飲酒也其牲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此學校與鄭
風學校皆謂國之大學而行鄉飲酒之禮此諸侯養老卽鄉
飲酒之證也詩泮水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箋云在泮飲酒
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此亦諸侯
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周禮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
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鄭注王制云鄉禮春秋
射國蜡而飲酒養老此卿大夫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論語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孟子鄉人長於伯兄一歲酌則誰
先曰先酌鄉人此士庶人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說文解字

靡不曰天子饗飲辟靡泮下曰諸侯饗射泮宮侯下曰春饗所射侯然則據說文則許謂鄉人飲酒爲饗此亦天子諸侯養老卽鄉飲酒之證也月令大飲烝注亦謂大飲羣臣於太學以正齒位引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又引毛詩朋酒斯饗之文此謂大飲羣臣養老鄉飲酒皆於此焉在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敬老尊賢貴於尙齒中有貴賢正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是也尊賢中有尙齒鄉飲酒義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論語杖者出斯出矣是也尙齒中有尊賢鄭注王制曰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是也養老與鄉飲酒異名

三禮通釋卷十三

十

而同實亦異實而同名故鄉飲酒義曰所以明尊長也所以明養老也鄉大夫之鄉飲酒異實而同名一尙賢一尙齒也鄉大夫之賓與以德行道藝之優劣爲賓介衆賓之差而不以齒黨正州長則以齒之大小爲賓介衆賓之差也戴記之食三老五更乞言情史與秋食耆老亦異實而同名食三老五更者尙齒尊賢之極致也戴記秋食耆老與春饗孤子並言仲秋養衰老與孟冬恤孤寡並言周禮之饗耆老孤子士庶子三者必類舉此則尙齒之意所波及而不主尊賢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記王制備言有虞夏后殷周之養老祭義備言有虞夏殷周之上齒謂鄉飲酒也鄉飲酒

古謂之饗凡飲賓之饗皆於此義引伸之亦謂之飲酒而不言鄉猶鄉大夫州長黨正言鄉飲酒禮但言禮也黨正曰屬民飲酒於序詩泮水曰在泮飲酒王制之法曰鄉謂飲酒也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文王世子注曰天子飲酒於虞庠詩泮水注曰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行葦箋引飲酒之禮射義注曰孔子躬先行飲酒之禮此等飲酒皆謂鄉飲酒皆謂養老也而世有齒葦滅裂之徒謂說文靡泮下之饗飲饗射必非鄉飲酒文王世子注云天子飲酒於虞庠亦必非鄉飲酒其亦所謂冥行擗埴者夫

三禮通釋卷十三

十一

三禮通釋卷十三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十四

臣林昌彝學

天子諸侯視學之禮

禮記王制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訊誠告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
王親視學月合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季春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
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文王世子凡大合樂
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
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

三禮通釋卷十四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
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
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僎省醴
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學記未卜禘不視
學游其志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詩泮水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魯侯戾止在泮飲酒又曰在泮獻囚在
泮獻功在泮獻馘賈誼傳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
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廡初
行大射禮十月幸辟廡初行養老禮儒林傳明帝即位袒割

辟廡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
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陳氏禮

書云禮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
訊誠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而簡不帥教出征受成
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適東序釋奠於先
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僎省醴養老之珍具遂
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祭義曰天子當入學而太子齒蓋
天子將視學以鼓徵眾序立以齒及天子至命有司行事祭
先師先聖於西學有司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焉此視學

三禮通釋卷十四

之大畧也漢明帝袒割辟廡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
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圍橋門而觀
聽者蓋億萬計豈亦先王之髣髴乎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
游其志也蓋古者喪畢則禘未卜禘而視學非所以示孝道
而不足以游學者之志也春秋傳稱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
祀未禘祀猶不可務外事况視學乎諸侯視學之禮蓋有同
於天子詩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養
老也在泮獻囚此以訊誠告也

養孤之禮

周禮外饗邦饗者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酒正饗耆老孤

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槁人若饗者老孤子庶子共其食郊特牲曰饗帝有樂而食當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文王世子曰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尙書大傳舜五祀秋饗者老而春食餼子陳氏禮書云先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教天下之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教天下之慈又况出身戮力而死於王事者在上有父祖在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報勞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故

三禮通釋卷十四

三

春饗孤子所以象陽之生秋食耆老所以象陰之成而外饗酒正遣人司門槁人皆共其職事焉然財必出於遣人司門者用以利犯禁之財養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則趣利者知所愧而徇義者知所勉矣冢人之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鄭氏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罰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不罰不足以示義不養不足以盡仁也然春饗孤秋未嘗不食而以饗為主秋食耆老春未嘗不饗而以食為主周禮皆言饗耆老孤子書大傳言食餼子則饗與食固兼用也耆老養於學孤子亦養於學文王世子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謂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東序之禮也

春秋之時齊將救鄭屬孤子三日朝以乘車兩馬繫兩邑焉召顏涿子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乃救鄭又魏文侯舉有功而進賞之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漢有孤兒兵凡此皆有所爲然也

鄉飲酒之禮

周禮卿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注元謂變舉言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黨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齒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

三禮通釋卷十四

四

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致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鄭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族不入是也齒於鄉里者以年與眾寡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論齒者席於尊東所謂遵正義曰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禮記經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禮記經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仲尼燕居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射義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先行鄉飲酒之禮幽七月口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毛氏曰饗者鄉以羔羊公堂學校也鄭氏曰十月民事男女俱畢國君關於政事而饗羣臣正義曰毛氏以爲鄉飲酒鄭氏以爲十月大

飲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主人謂諸侯
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上賢者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而
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
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
如此云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今郡國十月行
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漢明帝永平三年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說漢明帝永平三年
郡國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校晉禮志武帝臨辟應行鄉飲
之禮陳氏禮書云禮義者人性之所固有然民勞於耕穫則
曠於尊卑長幼貴賤之節先王於是因其暇時制為飲酒之
禮以正齒位此尊讓絜敬之俗所以成而鬪辨暴亂之禍所
以息也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人則鄉官其賓介則處士賢
者其謀賓介則就先生先生致仕老於鄉里者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

三禮通釋卷十四 五

以禮屬民飲酒於序則黨之飲酒必於每歲蜡時也州長春
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卿大夫士之射必先於鄉飲酒禮則
州之飲酒必於春秋也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與賢者能者以
禮禮賓之則鄉之飲酒又於三年與賢能之時也其坐主人
於東南而僕於東北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此所以正齒
位也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六十者三豆
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所謂正齒也以至
牲則用狗樂則工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
尊於房戶之間羞出東房洗當東榮與夫升降酬酢繁省隆
殺之辨皆制之以道此孔子所以觀之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然鄉射眾賓之席繼而西鄉飲三賓之席不屬鄉射無介而
飲有介鄉射處士為賓大夫與則易之以公士鄉飲處士為
賓有大夫與不易之者以鄉飲之所重者在賓與射異也後
世鄉飲酒廢間或講求而復古者則漢明晉武常舉之於上
伏湛李忠常行之於下而史臣稱之以為美談蓋名生於不
是也謹案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
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捲越瑟下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
於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鄉射禮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工四
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人升自

三禮通釋卷十四 六

西自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燕禮席工於西階上
小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
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人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
臣坐授瑟乃降大射儀乃席工於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
六人四瑟注禮大樂眾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土
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捲越鄉飲酒大射皆後首
越執越鄉射燕禮皆首右手相後者徒相人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
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於西階東是瑟在堂上也燕飲之樂
有瑟有笙故鹿鳴之詩云鼓瑟吹笙與禮經合也鄉飲酒禮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於縣中西面注堂下

樂相從也燕禮笙入立於縣中大射儀樂入宿縣鍾磬鐃建
鼓應鼙朔鼙蕩鼗皆陳於庭是笙管鍾磬鼓鼙之屬在堂下
也樂貴人聲故歌者在堂其餘皆在堂下有詩之詩業簋應
田縣鼓鼗磬祝圍籥管皆云在周之庭亦與禮經合也周禮
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今禮經中惟大
射樂縣可考燕禮樂人縣注縣鍾磬也蓋亦軒縣蓋諸侯之軒縣耳然東縣之
建鼓應鼗移於阼階西又北面一縣僅設一建鼓亦與軒縣
正禮少異也凌氏廷堪謂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
磬名非笙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鐃皆南陳此東縣一肆也又
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注鼓不在東縣南

三禮通釋卷十四 七

為君也此鼓亦屬東縣當如下文西縣以次而南今移在阼
階西故注以為辟君位也陳賜以為建鼓應鼗不設於東縣南以稱次在洗東南故也說與注異
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亦頌其南鐃皆南陳一
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此西縣一肆也鼓在鐃南為
樂縣之本制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縣一肆也
此縣僅一建鼓者注云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
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此縣不全放善及張爾岐皆以為辟射位說與注異又云簠
在建鼓之間注簠竹也謂笙簠之屬倚於堂戴氏震曰凡樂
器吹者近堂擊者遠堂故笙簠之屬在此也又云鼗倚於頌
磬西絃注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

則以鼗將之鼗蓋所以代祝者故大射有鼗無祝也所可見
者如此而已燕禮亦軒縣故云笙入立於縣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
禮判縣兩面故亦云笙入立於縣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
一面諸侯之士半天子故云笙入立於磬南也凡樂必在堂上笙管鍾磬
在堂下案凌氏之說甚確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工入升
自西階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
於堂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黍稷
笙奏也謂笙入奏於堂下也又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
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謂堂上之歌
與堂下之笙間作也疏謂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又云乃合

三禮通釋卷十四 八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此合樂也謂堂
上堂下眾聲俱作也疏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凡四節鄉射禮尊
入獻酢之後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於縣中西面乃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但合樂一節無
升歌笙奏間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畧於樂也燕禮獻大夫
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公為大
夫舉旅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間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
間歌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
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

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注新宮之樂其篇亡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間歌台樂兩節者亦志在射畧於樂也

經云鹿鳴三終蓋統四牡皇皇者華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祇

云升歌三終此其證也注謂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講道

畧於勞苦諳事恐非也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

成遂合鄉樂注言遂者不間也疏據之以為吹管者亦吹笙

是知下管即笙奏也李氏光地曰據儀禮作樂凡四節升歌

一也笙入二也間歌三也合樂四也蓋堂上之樂工歌琴瑟

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方

竹在下即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間上下並作則謂

之合準此以求則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

止祝敔笙奏之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籥韶九成合作

之樂也其說是也凌氏廷堪云論語樂藝之始謂升歌也大

射工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升歌為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

合樂也樂之卒章為亂合樂為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間歌者

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凡樂皆四節初謂之

謂之間歌四又案合樂之說賈疏甚確謂堂上堂下笙歌並

謂之合樂升歌次謂之笙奏三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者蓋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

堂下亦笙奏關雎葛覃卷耳是為周南三終堂上瑟歌鵲巢

采芣采蘋則堂下亦笙奏鵲巢采芣采蘋是為召南三終故

曰合樂三終也孔穎達正義謂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

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

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

乎抑工歌關雎時即笙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時即笙

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萬無可合之

理如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則仍是間歌非合樂矣

且果歌者為周南笙者為召南則經文何不直云歌關雎葛

覃卷耳笙鵲巢采芣采蘋而云合樂乎孔氏之解蓋不若賈

疏為得矣陳澧集說亦承孔氏之誤

三禮通釋卷十四

九

三禮通釋卷十四

十

三禮通釋卷十四

番禺金保基校字

三禮通釋卷十五

臣林昌彝學

門塾

爾雅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尚書顧命正義引孫炎云夾門堂也按詩統衣疏亦引孫炎說同郭注爾雅則本孫說攷工記云門堂

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注云門堂門側之堂也亦引爾雅釋宮云云按詩丰疏引孫統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亦爾雅說蓋塾之制於正堂之脩廣

得三之二其室於正堂之脩廣得三之一北向堂者為塾得

堂脩廣三之一南向者亦為塾亦得堂脩廣三之一故曰門

堂三之二也室之一者北向南向兩塾之中共一室室得堂

三禮通釋卷十五

脩廣亦三之一與門之脩廣等按成周學制中為王宮之學

師氏保氏領之次為大學大司樂領之大司樂王制謂之大

樂正以上國中之學也自國而為六鄉鄉有鄉學其屬別為

州黨族比閭每鄉州五黨二十五族百有二十五閭五百比

二千五百州有州序黨有黨序鄭注學記云古者仕焉而已

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門側之堂謂之塾此學記所

謂家有塾也周制天子郊內為鄉鄉有塾五族之地五家

師五族為黨黨有五黨為州州有五族為鄉鄉有五族

夫主之六遂之地五家為鄰鄰有五鄰為里里有宰四里

遂有遂大夫主之蓋古者塾以教小學序序學以教大學塾

庠序皆曰鄉學大學則曰國學也周官黨正疏云周禮百里

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

之時朝夕出入說文無塾字士部云堦堂孰也此句古本說

常受教於塾也字誤作塾段注云堂無塾門堂乃有孰刪去門字於制不可

通矣孰經典皆作塾加土猶以孰加火耳謂之孰者白虎通

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此名明臣下常見於君必

孰思其事是知其字古作孰而已後乃加之土也按孰璋並

从章聲未可謂之不可通門在堂內此金壇段氏玉裁注云

堦者以堦木下垂門堂伸出於門之前後畧取其意後代有

采殿今俗謂門兩邊伸出小牆曰堦頭其遺語也李氏如圭

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門

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謹案士虞禮陳鼎在門外之右匕俎

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

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按李說

是也顧命曰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此謂北面

之塾也此疏引孫炎云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輟向堂故

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為

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西者以

王在東宿衛士虞禮曰匕俎在西塾之西詩絲衣曰自堂俎

敬新主故也基毛傳云基門塾之基此皆謂南面之塾也士冠禮曰筮與

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此南面之塾也擯者乎端負東塾此

謂北面之塾也尚書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

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稷俎已藏祈樂已入注祈樂當歲事

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注立春

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

如之注上老父師也 此亦謂北面之塾也漢書食貨志曰春

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此謂南面之塾

也疏氏禮書云書言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先

路象路也次路木路也象路貴於木路而象路在左塾木

路在右塾則左塾皆東塾也里胥尊於鄰長而里胥在右塾

鄰長在左塾則右塾皆西塾也何則自內視外則左東而右

西自外視內則左西而右東也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

門而左此左西而右東也玉藻曰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

此左東而右西也然則書言左塾史言右塾皆西塾也自內

外言之異耳漢之時間里亦有門史解石慶入里門是也

謹按古者最重門塾之學漢書食貨志白虎通公羊傳宣十

五年注禮記學記注皆有說蓋本伏生書傳而文微異耳貨

志文已見上白虎通辟雍篇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

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蘇孝弟行義立五帝之德

朝則坐於學之門弟子皆出就農而復罷公羊傳宣十五年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云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

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禮記學記家有塾

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門側之堂

謂之 尚書洛誥茲予其明農哉正義引尚書大傳文而釋之

曰是教農人以義也蓋古人出則負耒入則橫經門塾之學

所以束民於禮義不如後世義學名實不相副也謹案詩絲

基傳云基門塾之基匠人注云門堂門側之堂是自天子以

至士庶皆有塾也一門凡四塾外塾皆南鄉內塾皆北鄉夾

門東西因謂之東堂西堂故絲 按塾為門側堂乃堞頭門牆

衣正義引孫炎曰夾門堂也 亭皆畫伯升像於塾且起射之蓋謂畫伯升於門牆之山頭

而射之也故曰畫於塾山頭或即畫於堞頭者矣錢氏大所

無此字當用璋字塾或作璋見後漢書注辜孰聲相近後漢

書劉續傳畫伯升象於塾且起射之章懷注曰蕭該音義亦

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璋璋音之允

經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曰西山經馳山鎔於西海北山

鎔於母逢之山又敦題之山鎔於北海中山經谷玉鎔於

辛石東山經竹山鎔於江郭注鎔猶隄埽也音章閏反謹按

集韻璋朱同切壘也音理亦同山海經凡言鎔者皆謂岡

敦髮視髮同謂壘髮也音理亦同山海經凡言鎔者皆謂岡

自脈絡相聯屬玉篇璋之允之問二切引山海經隄山是埽

於西海郭璞曰埽猶隄也然則今本山海經從金作鎔誤也

說文無璋字而璋字下云堂璋也攷璋經音義云通俗文積

士為璋纂文吳人謂積土為璋許君以塾訓埽然則塾者正

今江蘇人所謂門塾者即因此疑其字古當作璋或作塾乃

誦為塾而讀如塾也俟更詳之又按門側之堂皆不與門齊

故其訓為埽

入學考校之法

禮記學記古之教者比年入學注學者每 中年考校注中猶

歲來入也 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 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

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

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

之謂乎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 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怪

張載謂離經離析 經之章句也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

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也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

九年者言其大畧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

不反可與立也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於聖人而教者

可以無恨矣朱晦庵云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

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必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

三禮通釋卷十五

四

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該備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問一知十而觸類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志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鄉學簡不帥教之法

國學簡不帥教之法

禮記王制命鄉簡不帥教以先注帥循也不循教謂教狠不者鄉屬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

三禮通釋卷十五

五

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注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朝猶會也射國蜡而飲酒養老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注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觀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郊鄉界之外者也簡出學使之觀焉不變移之遠如初禮注遠郊之外曰遠遂大夫掌又中於郊不變移之遂如初禮注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又中於郊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注遠方九州之此鄉學簡不肖之法也王制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注出學謂九年大成而出也此所簡者詔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變王親視學注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不變臨視重弁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

王三日不舉注去食樂重弁人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注棘當為棘棘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或不屏於南北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急於悔過此國學簡不肖之法也陳寄者寓也示其雖屏特寓於此耳氏禮書云鄉簡不帥教者至于四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至于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為易治膏梁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當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觸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三禮通釋卷十五

六

三禮通釋卷十五

樂平石景芬校字

三禮通釋卷十六

虎門小學

臣林昌彝學

掌教之官文王世子有小樂正大樂正大司成之名而周官無之鄭康成云小樂正樂師也則大樂正為大司樂矣鄭又云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此以木經有父師司成之語故附會之考師氏所掌者虎門之小學耳與大學之東序無預何以得論說於東序即如五禮通考謂入學人數眾多故特設大司樂教之而仍令師氏兼焉謂之大司成者總其大成也夫六官之有聯事皆見于經况總其大成則職任尤重豈

三禮通釋卷十六

一

得於師氏之職盡沒其文哉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蓋亦指大司樂之為大樂正者言五禮通考因之云所教四術詩則樂語是也樂則樂舞是也書與禮則大司樂未及焉大司樂主於論樂王制主於論教也二文相兼乃備然大司樂首云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下文即繼言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然後乃及作樂之事安得謂其專主論樂不主論教且如所言是周官之職必待王制以補其詳周公奚為制此不備之文以滋後人疑惑乎則王制之所謂樂正亦非即大司

樂也蓋自虞廷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近儒改胄為育據古本也而孔子亦

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以教人之法均平其氣體怡懌其心志使之優游漸漬而自和順於道德者莫善於樂而樂之一終謂之一成書稱籥韶九成儀禮稱笙入三成均則律呂旋宮之法以七聲相周為一均國語言律所以立均後漢律秣志言冬夏至陳八音聽樂均以樂為教故學之地謂之成均而其官稱大司樂亦得稱大司成矣惟成均因樂而得名所以成均之教法專用樂德樂語樂舞而不及其他大司成故又稱大樂正佐之以樂師太師之下大夫屬之以大胥籥師之中士小胥小師之下士皆分主教事死即祭於瞽宗謂

三禮通釋卷十六

二

之樂祖生則通稱樂正王制所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即文王世子所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執禮典書之人亦學官也然太師以下通稱樂正而小樂正則專指樂師而言蓋其職掌國學之政為大司樂之貳大司樂稱大樂正故小者對大而言也又其所司者樂儀射節與夫環拜之節祭饗之歌令其相尤共嫻於禮事故文王世子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也且樂師貳大司樂而經言掌國學之政不云掌成均之政則又知東序雖與成均同為大學而成均大於東序成均之士由東序而升矣

釋奠室中行禮

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文王世

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不言夏夏從春可也釋奠者設薦

饗酌奠而已無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

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合者當與鄰國合也凡大合樂

必遂養老大合樂為春人學合樂舞秋頒學合樂於是始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始

立學者既興器用幣儀當然後釋菜菜芹藻不舞不授器釋

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可兵司文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償於東序一獻無

介語可也釋菜於東序則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

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

三禮通釋卷十六

三

釋奠於先老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

於替宗大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

行舍奠曾子問曰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甸祝舍奠于祖廟禩亦如之賈公彥曰

非時而祭曰奠以其不立尸聘禮賓朝服釋幣于禩又釋幣

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釋幣于門乃至于禩筵几于

室薦脯醢觴酒陳主人酌進奠一獻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

也席于阼薦脯醢三獻魏齊王釋奠于辟雍以太牢禩孔子

以顏回配宋文帝時釋奠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牲牢器幣悉依上公齊武

帝時喻希議用宋元嘉故事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

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春秋二仲嘗行其禮

每月朔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

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

其郡學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陪制國子寺每歲四

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唐武德中國子學立周公孔子

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初以博士為祭主許敬宗奏曰晉宋以

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

獻祠稱皇帝謹遣司業亞獻博士終獻州學刺史初獻上佐

亞獻博士終獻縣學令初獻丞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貞

觀中太宗幸國子學觀釋奠永徽二年皇太子親行釋奠之

禮開元十一年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後釋

三禮通釋卷十六

四

奠文宣王始用官縣之樂後勅文宣王廟春秋釋奠令攝三

公行禮劉瑗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等皆合赴監觀

禮陳氏禮書云奠者陳而奠之也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

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賈公彥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考之儀禮聘賓歸

至于薦脯醢觴酒陳陳者所以奠之也則釋奠設薦饌酌

奠而已可知也特牲饋食奠解於尸未至之前則釋奠無迎

尸可知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

官大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

奠甸祝舍奠於祖廟禩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大司

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替宗文王

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於先老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此施於學者也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為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曰不言夏夏從春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

三禮通釋卷十六

五

有獻酬大祝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會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觴酒陳席於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案陳祥道此節誤其周禮大胥春之合舞秋之合聲並無天子視學之文則合舞合聲自屬大胥之事而合樂雖必養老而不必其天子親行陳氏據曾子問為說味非足辨詳後文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樂也聘賓釋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聖

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文王世子謂春釋奠於先師鄭氏釋王制亦謂釋奠禮先師其說是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之釋奠不謂之為祭禮本甚簡天子既至於學奚不可以親行而必使有司行事且先得親釋奠而先師先聖反使有司攝代果何義者况先聖尊於先師他文言先聖先師而此獨先先師而後先聖又是何故而鄭並不考及則祭之非釋奠而先聖先師之位非即在天子所視之學明矣若夫天子視學之期經無明文鄭氏於文王世子所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孔疏云凡者非

三禮通釋卷十六

六

一之詞其月令季春大合樂亦在其中以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是天子歲凡三次視學今案周禮大胥春之合舞秋之合聲並無天子視學之文則合舞合聲自屬大胥之事而合樂雖必養老亦不必其天子親行據王制云司徒養耆老以教孝而周禮大司徒職以保息六養萬民其二曰養老蓋非天子視學之時當合樂而養老即司徒上其事矣惟月令有云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又云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明言天子視學之時然月令為王居東都明堂之禮天子六年而一行者其所載典禮

與周禮殊則非西京每歲舉行之禮可知惟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考每歲天子禘祭在於春季凡祭祀皆以前月下旬預卜來月上旬之奠者必有合爲與鄰國合孔穎達以學記之釋菜爲釋奠其說誤也謹案國學既立先聖先師則必有祭先聖先師之禮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是先聖先師之祭在天子視學之時既祭畢遂行養老之禮然國學有五天子所視者中學之辟廱而先師之祀在瞽宗先聖之祀在成均皆別爲一所不與辟廱相屬故天子不得親祭而使

三禮通釋卷十六

七

有司行事興舉也秩序也節禮也言舉其次序之禮先祭先師而後祭先聖以其入學之序先入瞽宗而後入成均也謂之日祭則其禮有迎尸獻酬諸儀異於釋奠天子視學有承師問道講德考業之事所謂三公坐而論道與詔於天子無北面者並在此時其禮之詳不可考大戴禮載武王端冕而受丹書一節蓋其遺者是則視學有視學之事若必親祭先聖先師而後爲此則日不暇給故命有司攝祭有司自治祭事天子自治視學之事不妨也及有司以祭之事畢反命乃始往養老適東序而釋奠於先老焉始讀去聲方始之始非初始之始也之往也東序卽東膠所以養國老之處先老其

生時爲國老受養於此者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其禮簡故天子親之鄭注誤以秩節爲常禮遂混祭與釋奠爲一夫釋奠周禮謂之舍奠日不吉則卜中旬又不吉則卜下旬是禘在季春而卜禘則在仲春既卜禘而視學則視學卽在仲春故周官羅氏仲春羅春烏獻鳩以養國老以仲春天子視學遂行養老也然大戴禮保傅篇又云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則天子之視學養老歲凡兩次而每歲先聖先師之祭蓋亦兩舉矣此外則有釋奠釋采釋菜三者皆所以事先聖先師之禮釋奠周禮謂之舍奠無尸無牲但薦脯醢而酌酒奠之陳氏禮書引曾子問云凡告必用牲幣又聘禮歸

三禮通釋卷十六

八

至於禴薦脯醢酒陳席於阼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因謂釋奠有牲幣獻酬然考曾子問是言告祭之禮固非釋奠卽聘禮所云亦非專言釋奠之儀故並不正稱之曰釋奠惟周禮大祝職言大會同皆造於大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行舍奠句祝職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禴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禴此二事正稱之曰舍奠其禮蓋與此同此釋奠禮行於學據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二者皆非常事如其有之皆天子親舉其禮而兼及先聖先師兩處焉若有常期之釋奠則天子

歲兩釋奠於先老為將養老之故此外四時皆以有司行事且止及先師而先聖不與謂先聖尊不欲其數而黷也故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即有司也四時而止及春秋冬者傳禮之人綴輯於煨燼之餘偶脫夏之一字耳如鄭注云不言夏從春可知是經欲省文而獨省此一字甚無謂也至於釋采又輕於釋奠采猶幣也聘禮言釋幣制元纁束奠於几下出主人立於戶東祝立於牖西又八取幣降卷實於筭埋於西階東學之用幣蓋亦如之

釋菜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鄭司農云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摯見於師以菜為摯菜直為

三禮通釋卷十六

九

蔬食菜羹之菜鄭康成云舍即釋也始入學必舍菜禮先師也菜蔬藻之屬四方以贈惡夢舍萌猶釋菜也儀禮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以篚祭菜蓋用葦席於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詩采芣曰予以采芣于沼于汜予以用之公侯之事予以采芣南澗之中予以用之公侯之宮采蘋予以采蘋南澗之濱予以采藻于彼行潦予以盛之維筐及筥予以湘之維錡及釜予以奠之宗室

牖下左傳苟有明信澗谿沼汜之毛蘋藻蘆藻之采筐筥錡釜之器潢汚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禮記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與當為覺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償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喪大記大夫既殯而君往焉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陳氏禮書云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償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據陳氏說是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東栗服修若沒而

三禮通釋卷十六

十

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大胥舍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之見先師婦之廟見而已哉昏禮奠菜席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記曰筭緇被纁裏加于橋蓋婦菜盛以筭筭飾以緇被纁

轉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段氏王謹案六書卽小學也一日

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俗本作可上下是也上本

見誤甚作二劉歆班固首象形次象事指事卽象事鄭注作處事非

也段玉裁云見意各本作可見今依顏氏藝文志注正意舊

音如憶識意在古音第一部以下每書二句皆韻語也二二

各本作上下今正此謂古文也有在一之上者有在一之下

者視之而可識爲上下察之而見上下之意許於二部曰二

高也此指事二底也此指事序復舉以明之指事之別於象

形者形謂一物事眩眾物專博斯分故一舉日月一舉二二

二二所眩之物多日月祇一物學者知此可以得指事象形

三禮通釋卷十七

二

之分矣指事亦得稱象形故乙丁戊己皆指事也而丁戊己

皆解曰象形子丑寅卯皆指事也而皆解曰象形一二三四

皆指事也而四解曰象形有事則有形故指事皆得曰象形

而其實不能溷指事不可以會意合兩文爲會意獨體爲

指事徐鍇江聲往往認會意爲指事非也段氏王謹案段說

亦非是說文序謂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是

指事者直指之使人可視可察而已非如象形之畫形也番

禺陳禮云所謂不畫形者如上下之字不必圖畫成形但以

一指一上則可識爲上一指一下則可識爲下推其類如

中字以丨口中則可識爲中而丨非上下中之形也本字以

一指木本則可識爲本末字以一指木末則可識爲末而一

非本末之形也示字以三垂指二下古文字則可識爲日月

星而三垂非日月星之形也陳說精矣徐鍇謂物之實形有

可象者則爲象形物事之虛無不可圖畫者謂之指事其言

象形已彰於實形江聲謂說文有言象形而實爲指事者段

氏玉裁謂指事亦得稱象形則尤誤矣其字旣實爲指事許

氏何必解爲象形以自亂其例耶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

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段玉裁云詰詘見言部猶今言屈曲

也曰下曰實也大陽之精象形月下曰闕也大陰之精象形

此復舉以明之物莫大乎日月也有獨體之象形有合體之

三禮通釋卷十七

三

象形獨體如日月水火是也合體者从某而又象其形如眉

从目而以尸象其形箕从竹而以甘象其形衰從衣而以衤

象其形𠂔從田而以畀象耕田溝詰屈之形是也獨體之象

形則成字可讀駘於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讀說解中往往經

淺人刪之此等字半會意半象形一字中兼有二者會意則

兩體皆成字故與此別謹案段說亦非是說文序謂象形者

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是則象形者畫而成之若圖

畫然非如指事者不畫其形也攷許書所說象形之字有象

一物之實形者則許所舉日月是也亦有非實形者如艸象

草木初生艸出之形象象艸木華葉叢之形不象鳥飛上翔

不下來之形至象鳥飛从高下至地之形是也有非實形且不專主一物者如人象三合之形口象回而之形八象分別相背之形九象屈曲究盡之形是也有字義本不專主一物而字形取象一物者如止字解云下基也象草木出有陞高字解云崇也象臺觀高之形永字解云長也象水至理之長是也又如大字解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尤其昭著者也陳澧謂日月有實形其字固爲畫成卽少彘止之畫草木形不至之畫鳥形高之畫臺觀形永之畫水形大之畫人形皆如圖畫然卽人八九之等非主一物而三合之形回而之形分別相背之形屈曲究盡之形亦如圖畫然則

三禮通釋卷十七

四

無論一物取物實形虛形但爲畫成卽象形矣故與指事迥異不得執象形亦得稱指事也案陳說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劉歆班固謂之象聲形聲卽象聲也其字半主義半主聲半主義者取其義而形之半主聲者取其聲而形之不言義者不待言也得其聲之近似故曰象聲曰形聲鄭眾作諧聲諸論也非其義事兼指事之事象形之物言物亦事也名卽古曰名今曰字之名譬者論也論者告也以事爲名謂半義也取譬相成謂半聲也江河之字以水爲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其別於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獨體形聲合體其別於會意者會意合

體主義形聲合體主聲聲或在左或在右或在上或在下或在左或在右亦有一字二聲者有亦聲者會意而兼形聲也

有中或在外亦有一字二聲者有亦聲者會意而兼形聲也

有省聲者既非會意又不得其聲則知其省某字爲之聲也

段氏玉 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曰見指撝堯信是也劉歆班固鄭眾皆曰會意會意者合也合二體之意也一體不足以其義故必合二體之意以成字誼者人所宜也先鄭周禮注曰今人用義古書用誼誼者本字義者段借字指撝與指摩同謂所指向也比合人言之誼可以見必是信字比合戈止之義可以見必是武字是會意也會意者合誼之謂也凡會意之字曰从人言曰从止戈人言止戈二字皆聯屬

三禮通釋卷十七

五

成文不得曰从人从言从戈从止而全書內往往爲淺人增一從字大徐本尤甚絕非許意然亦有本用兩从字者固當分別觀之有似形聲而實會意者如拘鈎鈎皆在句部不在手金竹部莽葬不入犬曰死部荝糾不入苻糸部之類是也

段氏玉 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劉歆班固鄭眾亦皆曰轉注轉注猶言互訓也注者灌也數字展轉互相爲訓如諸水相爲灌注交輸互受也轉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者也數字同義則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漢以後釋經謂之注出於此謂引其義使有所歸如水之有所注也里俗作注字自明至今刊本盡改

舊文其可嘆矣建類一首謂分立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如爾雅釋詁第一條說始是也同意相受謂無慮諸字意皆畧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於一首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其於義或近或遠皆互相訓釋而同謂之始是也獨言考老者其最明親切者也老部曰老者考也考者老也以考注老以老注考是之謂轉注蓋老之形从人毛匕屬會意考之形从老丂聲屬形聲而其義訓則為轉注全書內用此例不可枚數但類見於同部者易知分見於異部者易忽如人部但禡也衣部禡但也之類學者宜通合觀之異字同義不限於二字如禡羸程皆曰但也則與但為四字室寘皆曰寤

三禮通釋卷十七

六

也則與寤為三字是也爾雅首條初為衣之始哉為才之段借字才者艸木之初首為人體之始基為牆之始肇為屨之段借屨者始開祖為始廟元為始胎為婦孕三月俶為始也落之為始義以反而成權輿之為始蓋古語是十一者通謂之始非一其首而同其異字之義乎許云考者老也老者考也舉其切近著明者言之其他若初才首基屨祖元胎俶落權輿等字之皆為始未嘗不義同爾雅也有參差其辭者如初下曰始也始下曰女之初也同而異異而同也有綱目其辭者如習為意內言外而改為兄習者為別事習魯為鈍習曾為習之舒余為習之心然矣為語已習乃為習之難是也

有云之言者如孔子云貉之言貉貉惡也狄之言淫辟也是也凡經傳內云之言亦云之為言者視此有云猶者如不下云一猶天也爾下云麗爾猶靡麗也本下云大十猶兼十人也苟下云勺口猶慎也寡下云豈猶齊也是也凡傳注中云猶者視此有以段借為轉注者如會下云曾益也曾即增巨下云匕合也匕即比施下云允進也允即斲是也凡爾雅及傳注以段借為轉注者視此爾雅訓哉為始謂哉即才之段借也毛傳訓瑕為遠謂瑕即遐之段借也故轉注中可包段借必二之者分別其用也既段借而後與段義之字相轉注未段借則與本義之字相轉注也轉注之說晉衛恆唐賈公

三禮通釋卷十七

七

彥宋毛晃皆未誤宋後乃異說紛然戴震答江永書正之如日日出矣而燭火猶有思復然者戴氏由未知六書轉注段借二者所以包羅自爾雅而下一切訓詁音義而非謂字形也段玉裁云衛恆四體書勢曰轉注者以老注考也此申明許說也而今晉書譌為老壽考也則不可通毛晃曰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世不得其說段氏玉裁注案段說非是說文序謂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解者皆不得其旨徐鍇因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謂老之別名有耆有耄有壽有老又孝子養老是也一首者謂此老等諸字皆取類於老則皆從老若松柏皆木之別名皆同受意

於木故皆從木而今之俗說謂弓左回爲考右回爲老此乃委巷之言按左回右回之說正許氏所謂俗儒齷夫未嘗階字例之條徐鍇斥之然以松柏同受意於木爲轉注之例則非是說文老下曰考也考下曰老也可以互相訓釋者也如云松木也可也木松也則義不可通矣段氏謂建類一首謂分立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如爾雅釋詁第一條說始是也同意相受謂無慮諸字意皆畧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於一首如初哉首基之等可同謂之始也是段氏謂轉注卽互訓蓋本戴震之說實爲舛戾夫蒼頡作書不外依類象形形聲相益未有離乎形而可言六書者但依乎形而言轉注又易

三禮通釋卷十七

八

混入於形聲故段以爲互訓其說非也竊謂老字从人毛匕會意字也考乃同老字意而从丂得聲者也老爲建類一首考爲同意相受謂考亦同人毛匕之意也推之凡部首之字專主會意而轉注之字又必在部之中然後可以爲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也如走部云趨也此爲建類一首趨走也赴趨也則爲同意相受矣舟部舟船也舫船也火部火焜也焜火也燬火也亦皆同意相受凡如是部之聲用部之庸可部之胥赤部之舳經餘可推之又如香部之馨皆是也凡若此類乃爲轉注之字故由徐鍇之說合於建類一首而不合於同意相受故與形聲相同由段玉裁之說合於同意相

受而不合於建類一首勢將散無友紀至江聲謂五百四十部首凡某之屬皆以某皆爲轉注吳縣鈕樹玉謂其說最爲通暢殊不知江說更爲泛濫矣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劉歆班固鄭眾皆作假借六書之次第鄭眾一象形二會意三轉注四處事五假借六諧聲所言非其敘劉歆班固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聲五轉注六假借與許大同小異要以劉班許所說爲得其傳蓋有指事象形而後有會意形聲有是四者爲體而後有轉注假借二者爲用戴氏震曰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是也學者不知轉注則亦不知假借爲何用矣假當作段又部曰段借也然則人

三禮通釋卷十七

九

部當云借段也段借者古文初作而文不備乃以同聲爲同意轉注專主義猶會意也段借兼主聲猶形聲也託者寄也謂依傍同聲而寄於此則凡事物之無字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如漢人謂縣令曰令長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令之本義發號也長之本義久遠也縣令縣長本無字而由發號久遠之義引申展轉而爲之是謂段借許獨舉令長二字者以今通古謂如今漢之縣令縣長字卽是也原夫段借放於古文本無其字之時許書有言以爲者有言古文以爲者皆可蒼萃舉之以者用也能左右之曰以凡言以爲者用彼爲此也如來周所受瑞麥來楚也而以爲行來之來烏孝

鳥也而以爲鳥呼字明古文鳳神鳥也而以爲朋儻字子十
 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也而人以爲偁草相背也而以爲皮韋
 西鳥在巢上也而以爲東西之西言以爲者凡六是本無其
 字依聲託事之明證本無來往字取來麥字爲之及其久也
 乃謂來爲來往正字而不知其本訓此許說假借之明文也
 段玉裁注案段氏說假借之
 大畧以文繁惟錄其要者 謹案說文序曰假借者本無其
 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竊嘗疑之以爲出一縣之令謂之令
 爲一縣之長謂之長此字義之引申何以爲假借必如來本
 瑞麥以爲行來之來西本鳥棲以爲東西之西乃假借字也
 而許氏則舉令長二字何也段氏謂假借許獨舉令長二字

三禮通釋卷十七

十

者以今通古謂如今漢之縣令縣長卽是也按段說失許之
 意許舉令長二字蓋本無其字字以孳乳而浸多凡後世有
 一事一物爲古所無者則創制一字亦爲古所本無之字此
 其所以浸多也若不創制一字而卽依託古所本有之字則
 謂之假借縣令縣長古本無而秦漢始有共最著者也當時
 固可創制令長之字乃卽依託古有之令字長字是謂假借
 若以此例推之許氏生於東漢東漢所有而古本無者如佛
 是也此亦可創制一字乃卽依託古有之佛字此卽令長二
 字之例也其創制一字者則如僧字是也番禺陳澧亦疑令
 長假借之義非如段氏所解以其不識令長段借之義也案

六書之義明則訓詁明訓詁明而字之形聲義明字之形聲
 義明則六經無不明矣

三禮通釋卷十七

十一

三禮通釋卷十七

番禺金保基校



三禮通釋卷十八

冕旒 按旒說
文作璠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予冕朱裏延紐鄭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弁所貫也又弁師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弁紘注纁襍文之名也合五采纁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按鄭旒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說誤按冕制前圓後方前有十一旒而後無旒按每旒十二玉若二十四旒之重豈首之所能勝耶韓信同及江永金榜力辨前後各有十二旒之非說詳於後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纁不言皆有者又弁師諸侯之纁旒九就璠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玉璠玉弁注侯當為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組皆予覆朱裏與王同也纁旒皆就皆就三采也每纁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璠塞耳者故書璠作玩鄭司農云纁當為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玩惡玉名又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璠象邸玉弁注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弁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弁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紛為膾會纁

三禮通釋卷十八

也璠綦通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抵也以象骨為之又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注弁經王弼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加環經者大如總之麻經纏而不糾又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合注各以其等纁旒玉璠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金氏榜禮箋云司服王之吉服有裘冕裘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凡六冕而云五者經云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明此五冕內不數元冕承上五冕云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明据一旒言之其采就與玉之數五冕皆同賈氏以就字屬下讀釋曰五采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據一旒而言此誤讀也經蒙上王之五冕立文不得明一冕此言五采纁十有二就下言諸侯之纁旒九就其讀足以明矣此皆據一旒為說則是元冕無旒也先陳就數次陳玉數于玉言皆互文也

三禮通釋卷十八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子裘冕一有二旒袞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三旒是其旒數之差注謂裘冕無凡族者失之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諸公以九為節諸侯諸伯以七為節諸子諸男以五為節經云諸侯之纁旒九就據諸公言也不言

七就五就差之可知注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考經凡言諸侯皆與侯伯子男對文此經上下兩皆非誤文也諸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其纁旒皆九就故云

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賈氏云以一冕冠五服皆與生之誤孔穎達王制

正義云公袞冕九旒纁冕七旒纁冕五旒希冕三旒元冕蓋

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

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其言五等諸侯旒數就數

之等如此經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

其禁令是其旒數雖不具於經依其等求之經文固未嘗不

賅具也記言天子之冕十有二旒由是差之諸公九旒侯伯

七旒子男五旒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

三禮通釋卷十八

三

下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

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

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榜按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

後遂延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

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東方朔答客難本于此禮緯旒垂目纁塞耳王者

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

禮記用歐陽氏說榜聞之師曰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

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所云前後遂延者

謂延之前後出于武者皆深窺耳前後據延言不據延之垂

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之誤右冕旒之制當從大小夏侯

氏說今謹按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遂延禮器天子之冕朱綠

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注玉藻及

弁師注誤以旒十有二前後遂延言皆出冕前後而垂孔疏

又从其誤而說者皆謂袞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非

也甯德韓氏信同三禮圖說云按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

則天數也則天子前後無二十四旒之理婺源江氏永云按

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

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竊謂前後皆深有旒此因玉藻前

後遂延而誤耳前後遂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重武前後

皆深遂非謂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

三禮通釋卷十八

四

十有二旒也據疏引漢禮器制度亦云垂於延之前後豈叔

孫通失之與抑所引者非禮器制度之原文與且袞冕二十

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夫子論爲邦

何爲取於周冕乎鄭所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

十二章之服

尙書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子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

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隋書禮儀志引伏生尙書大傳云天

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纁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纁宗彝藻火

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

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大傳又曰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縹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一士服一案古者日月星辰畫於衣至周登三辰於旂左氏曰三辰旂旗是也王肅謂舜時三辰亦畫於旌旗然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旂虞氏之綏尙未有交龍之制謂有日月星辰其說無據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氏謂星五緯辰日月所會之次孔安國釋書秣象日月星辰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鄭氏於書亦以星辰爲一孔穎達曰敬授人時

三禮通釋卷十八

五

無取五緯之義鄭氏觀文爲說也然則衣之所畫蓋五星與十二次也若旂則畫日月北斗七星而已故禮記言招搖在上穆天子傳稱天子彝盛姬建日月七星古者衣韋尊圭紱皆有山飾攷工記曰山以章荀卿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畫大傳曰山龍青也古者衣韋旂旒儀禮有龍旒箕虛盾輔勺帷大記皆飾以龍周禮曰交龍爲旂觀禮曰升龍降龍爾雅曰升白龍於袞曲禮曰左青龍書大傳曰山龍青也龍有升降白者升於袞則青者降矣白陰而升青陽而降此交泰之道也許慎曰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龍龍繪于上幅非繡於下幅慎之說誤矣華蟲翟七翟不特施于王服而后之

車服亦有焉所謂禕翟揄翟闕翟重翟厭翟是也不特后之車服而舞與喪禮亦用焉書與周禮言羽舞詩言秉翟大記言揄紵是也孔安國顧氏以華蟲爲二章非是書曰班宗彝作分器周禮大約刺書于宗彝則宗彝宗廟之彝也先王致孝有尊有彝而衣特以彝爲章者以虎雖在焉故也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康成穎達徒謂毳畫虎雖因號虎雖爲宗彝其實虎雖而已此說非也書大傳曰宗彝白蓋宗彝白而虎雖各象其色耳鄭司農以毳爲屬孔安國謂宗彝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皆臆論也藻水草也施於衣與袞而已冕旒與玉纁亦曰藻皆取其文而且潔也書大傳曰藻火赤鄭氏

三禮通釋卷十八

六

釋巾車曰藻水草蒼色令藻色兼蒼赤蓋伏鄭各舉其一偏耳左傳曰火龍繡蔽昭其文也九章大記曰火三列明堂位曰殷火周龍章則火之所施多矣考工記曰火以圓鄭司農謂火爲火字其說與考工記不合鄭氏以粉米爲一章則粉其米也粉其半散利養人之義也孔安國曰粉若粟冰若米若聚米顧氏曰粉取潔白米取能養然粉亦米爲之一物而爲二章與章不類其說非也謹案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又曰衣裳玉佩備章采乘

與刺繡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又曰顯宗初服旒冕衣裳赤
烏絢屨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于三雍天子三公九卿特進
侯傳祠俟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元上纁下乘輿備文
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
七章皆備五采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注引董巴輿服志
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元上纁下乘輿備文
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
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口已獻之
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九章天子郊廟衣皂上
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然則顯宗更定服章所謂

三禮通釋卷十八

七

從歐陽夏侯說卽此是也然書傳之文無日月星辰而云天
子服五何與陳祥道禮書卷三引尙書大傳山龍青也宗彝
白藻火赤也陳氏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
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旣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土山
龍又曰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按書傳所言
虞制也固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
其采色非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永平初定冕服公
卿已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
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則是歐陽說冕
服章數仍以十二九七爲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乃自天

子至公侯以九爲節卿以下以七爲節明矣尙書益稷正義
引鄭元書注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至
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
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攷王肅維善賈馬之學而其父
卽師楊賜則治歐陽尙書者肅解虞書作服與伏生大傳相
合蓋亦用今文家說也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
黻故知五服是采色非章數也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
基奏近代故實依尙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彝
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後周故事升日月
于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

三禮通釋卷十八

八

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星中親襄欲生分別故衣重
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川龍九章爲十二等但每一物上
下重行衣服用九驚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校此虞
世基旣言近代服依書傳而後用于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
火之外仍有粉米黼黻此章數也大傳以山龍爲青華蟲爲
黃作繪宗彝四字連讀爲黑藻爲白火爲赤陳祥道引之作
纁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纁宗彝爲二合藻火爲一
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又引云子男
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之子男下宗彝亦誤衍宜刪
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十三系部繪會五采繡

也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明帝紀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攷之則大傳王服亦皆謂繡非畫也鄭康成注尙書始云繪讀爲績凡畫者爲績與伏許異見尙書正義左傳昭二十五年正義文選景作繪何以爲黑也說文十上黑部黔沃黑色十二下女部媿女黑色也繪之爲黑此其義

三禮通釋卷十八

九

三禮通釋卷十八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十九

臣林昌彝學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服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周禮上公九命其衣服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衣服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衣服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公之子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衣服各祇其命

三禮通釋卷十九

一

之數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耳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元端諸侯之視朔朝聘皆皮弁服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冕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旒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章弁皮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

令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是以等各配以章也

上公龍袞纁九就前九旒旒九玉共玉八十一纁玉五采朱白蒼執桓圭

侯鷩冕纁七就前七旒旒七玉共玉四十九纁玉皆五采執信圭

伯鷩冕纁七就前七旒旒七玉共玉四十九纁玉皆三采執躬圭

子毳冕纁五就前五旒旒五玉共玉二十五纁玉皆三采執穀璧

男毳冕纁玉采如子之數執蒲璧

王之三公鷩冕纁八就前八旒旒八玉共玉六十四執圭射則執璧書曰周公秉圭以冕觀之

蓋執信圭先儒曰執桓圭

王之孤毳冕纁六就前六旒旒六玉共玉三十六纁玉皆朱絲執羔

三禮通釋卷十九

王之卿毳冕纁六就前六旒旒六玉共玉三十六纁玉皆朱絲執羔

王之大夫希冕纁四就前四旒旒四玉共玉十六纁玉皆朱絲執雁

諸侯之孤希冕纁玉采如王之大夫執皮帛

諸侯之卿元冕纁三後前三旒旒三玉共玉九纁玉皆朱絲執羔

諸侯之大夫元冕再命之大夫纁再就共玉四一命之大夫纁一就用玉一執雁

公卿大夫之命以四以六以八陰數也公侯伯子男之命以

五以七以九陽數也典命上公九命衣服以九為節司服所

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是也侯伯七命衣服以七

為節司服所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是也王之

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

命加一等則是三公一命衮而衣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

則八命與侯伯同七章之服矣公與侯伯同七章之服則卿

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矣觀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

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之孤四命

而服三章之希冕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服一章之二

冕則王之公卿大夫其衣服各降命數一等可知也詩言周

大夫之服毳衣則王之上大夫卿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

公則希冕元冕也然則上公自衮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

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孤自希冕而下其

服二服雖不同而冕同賈公彥曰諸公纁玉同文惟有一冕

三禮通釋卷十九

以冠五服其說是也弁師諸侯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

王之事纁旒皆就玉璫玉筭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

等為之鄭氏謂上公纁九就用玉八十一侯伯用玉四十九

子男纁五就玉二十五纁皆三采弁師璿玉三采鄭氏曰璿故書作璿說文璿三采玉

孤纁四就玉十六三命之卿纁三就玉九再命之大夫纁再

就玉八纁玉皆朱絲冕前有旒後無旒考之聘禮諸侯朝天

子圭纁朱白蒼大夫問諸侯圭纁朱絲則朱白蒼者君之纁

朱絲者臣之纁冕纁之別蓋亦如此鄭說是也希冕三章鄭

氏謂孤纁四就蓋孤四命其宮室車旗衣服各賦其命之數

則服雖三章而冕四旒旒四就無害其與服章異也晉武公

之臣請服于周始曰無衣七兮次曰無衣六兮以示不敢上
賦侯伯姑請六命之服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也孔穎達
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弁飾六玉冠六辟積然則卿服雖
五章而冕纁六旒旒六就猶大夫之服三章而纁四旒旒四
就也不特人臣之冕如此王服九章而纁十有二旒旒十有
二就是纁旒與服章不必同也鄭氏又曰一命之大夫冕而
無旒然典命言各眠其命之數果一命之冕無旒則眠其命
之數云者為虛言也夫冕之有旒為蔽明也纁之就數固雖
不同蓋皆其垂過目而每就非止一寸每就一寸殆王之十
有二就者然也賈公彥曰每玉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
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

三禮通釋卷十九

四

射人三公執璧執璧則服毳冕而已蓋王饗射降而服鷩冕
則公於王射降而服毳冕矣鄭氏曰諸侯人為卿大夫各服
本國服章與在朝仕者不同然卿大夫出則伸而加一等人
則屈而降一等則各服本國服章之說無是理也書曰周公
乘圭射人
三公執璧蓋圭乃公之常禮璧特射時所執也王之卿
大夫其所執亦羔雁特其飾與諸侯之卿大夫不同

褒衣

褒衣雜記內子復諸侯復公襲皆有褒衣鄭氏曰內子褒衣
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諸侯褒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
加賜之衣也王制曰三公一命衰若有加則賜孔穎達謂九
命龍衰之外君之特賜雜記謂之衰衣是矣昔魯季氏取卞

使公治問襄公公與公治冕服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
冕服歛非德賞也然則復歛以褒衣者蓋榮其德賞故也

諸侯祭服

元冕三旒纁就與玉
如其命之數元端衣

祭統曰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又曰君純冕立于阼玉藻
曰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謂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
及二王之後衰冕餘皆元冕雜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
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以其致隆于公不敢與已
同其服則諸侯以鷩毳冕祭于王端冕祭于已宜矣陳祥
道云玉藻元端以祭言其服也元端無章則三旒之冕可知
鄭氏易端為冕過矣

三禮通釋卷十九

五

武鄭氏曰武冠卷
也古者冠卷殊

紐

弁師五冕皆紐鄭氏曰紐小鼻在武上弁所貫也蓋武冠卷
也古者居冠屬武則非燕居武不屬於冠也喪冠條屬則非
有喪者纓武異材也鄭氏曰條屬者通屈一條繩子姓之冠
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編冠元武不齒之冠元冠編武則非子姓與不齒者冠武同
色也雜記曰委武元編而后鞅鄭氏謂秦人曰委齊東曰武
則武亦謂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委於下故曰委
蓋古者施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之觀喪大記弔者襲裘加
武則武之所設所以約冠也紐垂於冕之兩旁其長及武弁

以貫之

繅鄭氏曰繅雜文之名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

弁師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注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

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案經謂前後遠延者指板遠言也就

成也繩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

一朱紘是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衰衣之冕十

二旒則用玉一百四十四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一百又八

鷩衣之冕七旒用玉八十四希衣之冕五諸侯之繅旒九就

瑁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旒皆就玉瑁玉笄注侯當為公

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繅旒皆就

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案公之冕用玉八十一玉瑁

塞耳者故書瑁作璫鄭司農云繅當作藻諸侯及孤卿大夫

之冕章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注各以其

等繅旒玉

三禮通釋卷十九 六

璫如其命數也案冕則侯伯繅七就玉四十九子男繅五就

用玉二十五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玉四十六三命之卿

繅三就用玉九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四繅玉皆朱綠章

弁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璫飾四

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注

給衣服冕旒及盥巾之屬禮器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

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注朱綠以夏商禮郊特牲曰

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注天之數王

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遠延龍卷以祭注雜采曰藻

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遠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鄭注誤弁師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

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無之所謂遠

延者以板之深遠言也繩每一匝貫五采玉諸侯繅旒皆就

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侯伯繅七就子男繅五就孤

繅四就卿繅三就大夫繅再就然冕五而已未有不設繅旒

者鄭氏謂大裘之冕無旒爵弁如冕亦無旒此不可攷禮器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

三其制與弁師不同異代之禮也蓋藻潔而文眾采如之故

曰藻水流趨下旒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作繅以絲為

之或作璫以玉貫之也繅旒或謂之繁露以其象然也漢制

天子繅旒前長後短非古也若諸臣繅旒有前無後則合于

古也 三禮通釋卷十九 七

三禮通釋卷十九

番禹黎永椿校字

番禹黎永椿校字

番禹黎永椿校字

番禹黎永椿校字

番禹黎永椿校字

番禹黎永椿校字

番禹黎永椿校字

番禹黎永椿校字

番禹黎永椿校字

番禹黎永椿校字

番禹黎永椿校字

番禹黎永椿校字

番禹黎永椿校字

臣林昌彝學

視

襮

純

裳

襟

裾

衿

爾雅衣衿謂之視郭注衣縷也齊人謂衿謂之視或曰衿衣之飾衿謂之視注衿刺

三禮通釋卷二十

緣謂之純注衣緣也袂謂之裳衣開也衣皆謂之襟主交袂謂

之裾注衣後衿謂之衿注衣帶此釋衣裳之制衿者釋文衿本

又作流視者郭云衣縷釋文縷又作襟方言云襟謂之衿衿

即衣襟釋名云衿衿也在旁襜襜然也云齊人謂之衿者

衿聲相轉襮者說文云襮領也引詩素衣朱襮揚之水傳襮

領也正義引孫炎曰繡刺繡文以襮領郊特牲注繡繡丹朱

以為中衣領緣也是中衣領以繡文為緣襮即緣也孫炎以

繡為刺詩箋及郊特牲注並以繡為綃綃屬也以綃為領

義本魯詩見士昏禮宵衣注緣者說文云衣純也純者曲禮

注純緣也玉藻注緣飾邊也按飾邊者深衣云純袂緣純邊

廣各寸半鄭注純謂緣之也緣緡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

半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緡下

曰緡也是則衣裳皆有純但言衣純足以包之又冠屨亦有

純玉藻云縞冠素紕紕鄭注紕緣邊也土冠禮云黑屨青紕

縵純鄭注純緣也是則冠屨之緣亦皆曰純爾雅所言止謂

衣純耳袂者郭讀與穴同故云衣開孔釋文一音術則與郭

異裳者說文云鬼衣又鬼部魁云鬼服也引韓詩傳曰鄭交

甫逢二女魁服是魁即裳矣玉篇裳衣開孔又鬼衣也袂鬼

衣也按爾雅方釋人衣何故此句忽言鬼服許郭所言又無

旁證其義疑也皆者說文云目匡也衣有皆者淮南齊俗篇

三禮通釋卷二十

云隅皆之削蓋削殺衣領以為斜形下屬於襟若目皆然也

襟者說文作衿云交衿也玉篇云交衿衣領也通作襟釋名

云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又通作衿方言云衿謂

之交郭注衣交領也詩子衿傳青衿青領也正義引李巡曰

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

斜領下連于衿故謂領為衿然則此當言衣皆謂之領以領

屬於襟因言襟矣極者玉篇云裾也裾衣裏也裏步報切說文作衿誤

裏衣前衿也說文裏裏也衣之前衿可懷抱物故謂之裾裾

言物可居也裾名極者方言極謂之襪郭注即衣領也劫偃

戴氏震疏證云級袷古通用禮玉藻注袷曲領也深衣注交

頤也今按玉篇祓又衣領然則祓為本字袷為通借領屬於
袷袷同物廣異名耳袷袷袷袷俱聲相轉也方言又云袷
謂之袷袷袷聲亦相轉郭注與此注並云衣後袷也釋名袷
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倨也此蓋郭注所本其說非
矣當據玉篇訂正之袷者當作袷說文云袷衣系也籀文作
綵玉篇袷亦作袷結帶也按經典袷袷通用故詩東山傳施
袷結袷內則袷纓注袷猶結也漢書楊雄傳袷音袷系之袷
皆借袷為袷也袷袷義又相通故釋名云袷亦禁也禁使不
得解散也袷者郭云衣小帶玉篇云褰褰衣廣韻與郭同釋
文褰郭辭見反孫音荐

三禮通釋卷二十 三

袷此互文見義

袷

袷

袷

袷

袷

爾雅佩袷謂之袷注佩三之 執袷謂之袷注持衣 扱袷謂之
袷注扱衣上 衣蔽前謂之袷注今蔽 婦人之褱謂之縹注割殺其幅
也注即今之香纓也褱邪支落 裳削幅謂之縹注深衣之裳
袷者釋文引埤蒼云佩綾也玉篇云佩袷也注袷當 方音云

佩袷謂之程郭注所以系玉佩帶也按凡佩皆有系不獨玉
佩故釋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
刃有幘巾有觶之屬也說文縹系綬也然則縹即程也程縹
俱袷之異名袷者詩芣苢傳袷執袷也扱袷曰縹正義引
孫炎曰持衣上袷李巡曰扱衣上袷于帶郭注同孫李說文
云以衣袷扱物謂之縹縹或从手作擷袷者詩采芣傳用爾
雅正義引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方言云蔽鄒江淮之間
謂之褱或謂之被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
蔽鄒齊魯之郊謂之裊昌俗 裊即褱之或體也作褱亦 釋名
云褱蔽膝也又曰跪褱跪時褱褱然張也方言又云絜褱謂
之蔽鄒是皆褱之異名也其形制則說文云褱蔽也所以蔽
前以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一命絜褱再命赤褱
皆本玉藻文褱者說文以為蔽鄒方言以為褱即褱也婦人
有褱者詩不盈一褱釋名云褱所以蔽膝前也婦人蔽膝亦
如是是婦人之褱即蔽膝郭以為香纓誤矣說文褱也郭
縹者詩東山傳縹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袷結袷說文 正
義引孫炎曰褱巾也是孫毛同以結袷即結縹如袷為巾
者以內則云左佩紛袷然蔽鄒亦名巾者方言以蔽鄒為大
巾釋名亦云婦人蔽膝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
以覆其頭故因以為名也然則婦人之褱既以蔽鄒又以覆

三禮通釋卷二十 四

頭今青州人以巾覆首其遺象也登州婦人絡頭用首帕其
女子嫁時以絳巾覆首謂之祿子此卽古所謂市歟市與鞞
同說文市從巾象連帶之形蔽郭名巾此亦其證然則詩言
結縢卽結其蔽郭之系也今田家嫁女母爲施妝名曰上頭
卽繫祿于首至壻家解下與釋名之義又合矣文選思予賦
及琴賦注並引爾雅作婦人之微謂之縢爾雅釋文幃本或
作幃又作微微幃皆幃之假音耳縢者說文用爾雅幅布帛
廣也按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削猶殺也深衣
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一月鄭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
下之殺玉藻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

三禮通釋卷二十

五

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江氏永鄉黨圖考云深衣等
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
帷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無辟積故有殺按
裳削幅唯深衣則然故郭云深衣之裳

三禮通釋卷二十一

臣林昌彝學

大裘而冕

古者冕弁服皆有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
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鄭
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
元衣非也金榜禮箋云元衣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
得免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郊特牲王被袞以象
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

三禮通釋卷二十一

一

以象天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王者祀天之服象焉觀禮天子
戴大旒象日月升龍降龍與記言龍章而設日月相應說冕
服者未嘗于大常畫龍致疑于龍袞顧據三辰旂旗之文決
其不得列于冕服爲十二章斯不察之說也十二章九章之
服通名袞故于祀天言大裘以示殊異司裘掌爲大裘以共
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掌祭祀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祀裘
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是袞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
知也凡冕服爵弁服皆元上纁下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褻元
緇衣以裼之注云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熊氏謂五冕及爵弁
也皇氏以元衣爲元端則元緇衣以裼爲以帛裏布矣君用純狐青大夫士襍以豹褻

近得其實爵弁照大夫士之祭服天子以爲弔服司服凡弔事弁經服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故王之吉服凡九而爵弁服不與焉司服凡兵事章弁服眠朝則皮弁服凡旬冠弁服以玉藻校之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麕裘青紵衣以裼之此皮弁服之裘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此冠弁服之裘也凡田君親誓省之服黼裘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省今本省作社誤注云社或作省以習軍旅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據金氏說是王服冠弁服以田不用羔裘所以辟祀天之服也諸侯以冠弁服爲朝服說者謂

三禮通釋卷二十一

二

其田亦章弁服與兵事同王制正義引左傳衛獻公射鴻于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皮冠豹舄章弁服之裘經記無可考見鄭注章弁以鞞章爲弁又以爲衣裳接春秋傳晉卻至衣鞞章之跗注爲證鞞者赤黃之間色見玉藻注故孔穎達云兵事既用鞞章衣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見詩羔羊正義據此則冕弁所服裘備具于玉藻之記其闕大裘不著者記主裼衣言也鄭氏疑黃衣狐裘爲大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與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爲一事金榜辨之云郊特牲黃衣爲祭服玉藻黃衣爲裼衣是殊服異事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周人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鷩冕祭五祀希冕不服黃衣黃冠周

官籥章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士鼓以息老物郊特牲亦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是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爲蜡祭甚明肆師歲時祭祀則令國人祭郊特牲四方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雜記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明國人咸得與于蜡皮弁素服在位者之祭服也黃衣黃冠庶人之祭服也故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天子諸侯蜡祭飲酒于廟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是也庶人則飲酒于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是也

三禮通釋卷二十一

三

中衣裼衣

禮有中衣裼衣之名據鄭康成深衣目錄云有表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用布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是中衣上加冕服皮弁服朝服元端故曰有表謂之中衣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綉衣裳錦綉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詩箋云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也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歟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玉藻曰麕裘青紵衣以

裼之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此錦
 衣絞衣素衣皆在皮弁服之裏卽中衣也掩合上衣謂之中
 衣袒而露見謂之裼衣檀弓練練衣黃裏線緣鹿裘衡長祛
 祛裼之可也練時服鹿裘練中衣以裼之則素衣也注云玉
裘青紆裏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其上衣功衰中衣裼衣異
絞平蓋練布染以絞色說亦得通名同物著於此矣服之有裼襲也不以寒暑異節玉藻曰振
 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注云二者形且襲論語曰當
 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注云必表而出縮衣羔裘素衣麤裘
 黃衣狐裘明裘葛之上皆有衣覆之使可裼也論語于裘不
 言裼者蒙上表而出之省文聘禮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
 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寒暑之服冬則裘
 夏則葛凡袒裼者左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襪
 衣單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
 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綌綌之上則有中衣中
 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
 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其說與鄭義合崔
 靈恩等則云中衣外加裘裘外又加裼衣玉藻正義引二劉
皇氏說同等又謂中衣在裼衣上曲禮正義說同俱蓋因鄭注皮弁服
見詩羔羊正義中衣用布裼衣或用錦分中衣裼衣爲二遂成岐誤玉藻云
 以帛裏布非禮也文承朝元端夕深衣主於大夫士又云君

三禮通釋卷二十一

四

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云非諸侯
 則不用錦衣爲裼是諸侯皮弁服之裏得用錦衣不嫌以帛
 裏布明矣玉藻有錦衣元緇衣絞衣緇衣黃衣論語又有素
 衣皆中衣也諸侯又以緇黼丹朱爲領緣焉其制同深衣繼
 袂揜一尺則與長衣同

緣

曲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具
 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曲禮又曰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
 冠徹緣司几筵莞筵紛純纁席畫純次席黼純士昏禮主人

三禮通釋卷二十一

五

爵弁纁裳緇袖袖謂緣袖之言施以女次純衣衣纁袖神亦
神之言任也以纁緣其交象陰氣上任也既夕禮明衣純緇緇在幅曰緇緇純衣
日純謂領與袂衣以士冠禮黑屨青絢纁純純博寸既夕記
緇裳以纁象天地也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純緣又曰童子
 緇布衣錦緣雜記韞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
 以五采在旁曰紕在下曰純子羔之襲也稅衣纁神大夫而以纁陳氏
爲之緣非也禮書云古者衣裳冠帶韞屨席有緣而純純紕緇緇緇緇
 皆緣名也特其所施者異耳深衣之緣錦青若素長衣之緣
 素爵弁纁裳之緣緇明衣之緣纁緇中衣黼領之緣丹朱童
 子緇布衣之緣錦婦人祿衣緣纁周禮祿衣屨之緣或青或

緇或黑帶之緣或朱緣或元華席之緣或紛或繡或繪韠之緣爵與素口服之緣白紵其他不可攷也喪服無緣至練然後練衣黃裏縗緣既詳然後縗冠素紕大夫士去國徽緣以喪禮處之也公子為其母麻衣縗緣為妻亦麻衣縗緣以父麻殺之也謹案爾雅曰緣謂之純郭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曲禮注純緣也玉藻注緣飾邊也案飾邊者禮記深衣所云純袂純緣邊廣各寸半鄭注純謂緣之也緣緇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紳下曰緇也是則衣裳皆有純但言衣純足以包之又冠履亦有純玉藻云縗冠素紕鄭注紕緣邊也士冠禮云黑履青紵純鄭注純緣也是

三禮通釋卷二十一

六

則冠履之緣亦皆曰純爾雅所言止謂衣純耳

虞皇

夏收

商啍

世本云黃帝造冕史記云堯黃收純衣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商人啍而祭郊特牲與冠禮記云周弁商啍夏收鄭氏釋王制謂皇冕屬也畫羽飾焉釋冠禮記謂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啍名出於憚憚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白虎通曰弁攀也攀持其髮此雖不可攷然周禮掌次之呈邸樂師之皇舞皆以鳳

鳳之羽為之則皇冕畫羽飾可知也王制以皇收啍對冕言之又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黻縗啍縗云者猶所謂黻冕也冠禮記與郊特牲以收啍對弁言之者三王共皮弁素積則夏商而上非無弁也然世之文質煩簡不同故夏商之用冕者或用弁而已檀弓曰周人弁而葬商人啍而葬范氏曰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繪其上似爵頭色有收特弁所謂夏收殷啍者也其說不可考

衽與他卷異同互見

儀禮喪服傳曰衽二尺有五寸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純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玉藻曰衽當旁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用布三尺五寸

三禮通釋卷二十一

七

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深衣續衽鉤邊鉤讀如鳥衽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深衣續衽鉤邊鉤讀如鳥鉤鉤邊若今曲裾正義謂以布若肩三尺五寸上下正各一尺其中一尺五寸邪裂之而得兩衽各二尺五寸兩旁皆有以掩裳際朝喪祭服之衽廣上狹下而屬於衣深衣之衽狹上廣下而屬於裳是以或殺而下或殺而上對之若小要然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詩曰薄言結之薄言禴之爾雅曰執衽謂之結扱衽謂之禴書曰四夷左衽論語曰被髮左衽韓詩外傳曰衣成必缺衽管子曰振衽掃席鄭氏釋喪服傳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衽考工記曰終歲御衣衽不敝說文曰衽交也史曰斂衽而朝陳氏禮書云衽所以掩裳際也深衣連裳故衽屬衣餘衣不連裳故衽屬裳衣裳雖殊垂而放之一也故有事

則或扱或執是衽未嘗縫之以合也棺之小要謂之衽以其
揜縫若衣衽然非爲小要而名之是衣衽皆狹上廣下未嘗
有殺上殺下之異也詩言婦人之采芣苢或祜衽或禴衽是
婦人之服未嘗無衽也衽之辨有上下其用有左右生者上
右記曰親始死扱上衽是也死者與夷狄上左記曰小斂大
斂祭服不倒皆左衽書曰四夷左衽語曰被髮左衽是也士
喪禮重窆用葦席左衽是亦死者上左之意歟

纒 緇色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縫笄總拂髦冠緌纒男女
未冠笄者盥漱櫛縫拂髦總角士冠禮緇纒廣終幅長六寸

三禮通釋卷二十一

八

贊者坐櫛設纒賓坐正纒特牲禮主婦纒笄宵衣鄭氏曰纒
今之噴梁也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髦而結之蓋櫛以理髦
而後纒以纒爲紒然後笄古之言纒笄者未有笄而後纒問
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蓋雞斯云者哭聲然也鄭氏改雞斯
爲笄纒恐不然也纒亦作緌

髦 角纒

角 夾肉

纒 午達

詩曰髮彼兩髦毛氏曰髮者兩髦之貌髦內則子事父母櫛

緌笄總拂髦冠緌纒男女未冠笄者櫛縫拂髦總角髦用髮爲之象

幼時髻其制未聞子生三月之未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鵠否則男
左女右髻所遺髮也夾肉楊子曰鵠角哺果許慎曰髻髮至
眉左傳曰豈若弁髮因而敝之玉藻曰親沒不髻喪大記曰

諸侯小斂脫髦既夕禮士既殯脫髦孔穎達曰髦者事父母
之飾也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父母
俱沒則因去之子之幼也父母剪髮爲之髻及其長也因以
爲飾謂之髦幼存而不忍棄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幼
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死始而猶幸其生焉未忍脫之三日
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故喪大記諸侯小斂脫髦
既夕禮士既殯脫髦髦毛長而特出者也故凡物長髦皆謂

三禮通釋卷二十一

九

也毛

總

組總

錦總

布總

內則曰櫛纒笄總則纒韜髮也總束髮也玉藻曰童子錦束
髮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六寸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
母婦爲舅姑妾爲女君君之長子布總檀弓曰南宮縚之妻
爲姑總八寸士喪禮髻用組乃笄然則總或以錦或以布或
以組吉凶之禮異也謂之總以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孔穎

達日菁總八寸大功總亦八寸總麻小功同一尺吉總當尺
二寸此不可攷

明衣

明衣之裳

孔子曰齊必有明衣布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明衣裳用布
又曰明衣不在算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鄭氏曰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開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蔽
穀足縗縗幅一染曰縗飾裳在縗純飾衣領袂曰純衣以縗也縗縗幅日縗在下日縗縗縗以縗象天地也然則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可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
喪服傳衣帶下足裳之長也及足跗

三禮通釋卷二十一

十

與無見膚者異矣古者將祭而齊明衣布死以齊終亦明衣

布然則凡親身之衣不以布歟

三禮通釋卷二十一

番禺蔡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二十二

臣林昌彝學

九服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十二服

此釋漢儒之說同異

尚書九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亦作繪藻火粉米黼黻希

禮為九服其說書以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

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繪與繡各有六衣用繪裝用繡

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旌旂謂龍為袁宗彝為毳又禮注云

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一曰龍

三禮通釋卷二十二

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繪六曰藻七

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希即帶也此鄭氏之說

後儒多宗之其實兩漢今古家俱無此義也書大傳今文說

也其說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繡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

繡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

龍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繡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

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並見御覽

所引此以五服五章配五采五色不言粉米黼黻絲繡蓋五

服皆同也說文古文說也繪下云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

華蟲作繪粉即粉字下云衮衣山龍華蟲粉畫粉也衛宏說

許氏兩引皆不言日月星辰又云衮衣山龍華蟲似亦不以日月星辰爲衣服所繪而以山龍爲服之首也於繪云會五采繡於纁云一曰畫也是許氏以繪繡爲一事統爲設色之工凡衣服旂常皆先繪後繡故攷工論山龍鳥獸等皆統於畫之事焉蓋繪事必以粉爲畫畫者介也故曰粉攷工所謂繪畫之事後素工是也今人猶然其文如聚米故曰米說文作綵綵其質也說文綵細葛也刺繡必於統綵五帝紀堯賜舜綵衣卽孟子之衫衣趙注之畫衣也繡黻繡者統言五采之色說文云繡白與黑相須又黻黑與青相次又繡五采備也並本攷工爲說蓋山龍華蟲等雖分五色其五章所不及

三禮通釋卷二十二

二

處亦必雜四時五色之位故攷工繫於畫繪之事下是統言五服之文也衮下云卷龍繡于下常則五章衣裳皆可孫氏星衍謂衣自有山龍以下五章裳則粉米繡黻綵繡而已亦以意爲說也說文止舉藻火山龍者士得服山龍大夫得加藻火五服之至卑者舉卑以見尊也華蟲唯天子得服之華蟲貴故大戴五帝德云帝嚳帝堯黃繡黻衣大帶繡裳也彼又云黃帝繡黻衣大帶黻裳又可見繡黻皆衣裳並有也皆不言日月星辰許氏多用衛宏義衛從杜林受古文尙書則兩漢今古文家皆不以三辰爲衣服之用可知然鄭氏之說亦非無本論衡語增篇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如篇文章炫

耀繡黻華蟲山龍日月馬季長云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山龍粉米繡黻尊者在下皆康成所本也但馬氏不及作會宗彝又以繡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山則又與鄭殊矣若王肅謂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旒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彼不過故與鄭異非實經師傳授也東觀記車服志東平王曰蒼議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衮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彼所陳皆漢制然上云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則似以周亦用日月星辰矣史記於此處不明夏本紀但云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爲文繡則史公似亦以三辰爲用於衣者歟史公雖從安國

三禮通釋卷二十二

三

問故所用不盡古文與後世杜林衛宏所習之古文本多不合也隋禮義志虞世基奏曰近代故實依尙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與御覽所引之書傳又異見十卷案虞奏所引亦未爲不可攷說文彝從系系基也基爲紼之或體系部紼帛蒼艾色也亦作駢顧命駢弁鄭注青黑曰駢則是宗彝亦可黑色也藻說文作藻解云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云云則必象玉色之有藻飾者則色白矣又周人九章鄭氏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接御覽六百九十引董巴輿服志云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環濟要畧諸侯去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皆以山在龍

上蓋周制降殺以兩服山者無不有龍周人尚文以龍之升降爲王侯之等差故特著龍袞也袞冕山龍爲首鷩華蟲宗彝爲首則毳冕當藻火爲首故詩大車毳衣如莢毛傳毳衣大夫之服莢萑也蘆之初生者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守爲其畫水草之文故得如莢蘆蘆初生必白又可見藻之爲白色也故釋名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暖而潔也凡服藻者必兼火故得赤色大車次章又云毳衣如璫傳云璫頰也是也則亦不必如鄭氏之必升火於宗彝而以宗彝爲毳衣之首矣故御覽職官部引漢官儀衣裳華蟲卿大夫藻火漢制猶然見古制之宜藻火相屬也

三禮通釋卷二十二

四

王冕服赤烏總純
 皮弁服白烏總純
 冠弁服黑烏總純
 后禕衣元烏總純
 揄狄青烏總純
 闕狄赤烏總純
 鞠衣黃履總純
 展衣白履總純
 祿衣黑履總純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烏黑烏赤纒黃纒青纒素

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士冠禮屨夏用葛元端黑屨青纒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拊之緇纒純純博寸爵弁纒屨黑纒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總屨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緇纒純純組綦結于踵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詩云元袞赤烏又曰赤芾金烏又曰赤烏几几案說文引詩几三見一作几几一作擊擊一作登登檀弓曰有子絲屨春秋傳曰楚子豹烏莊子曰屨方屨者知地形漢書曰孝文革烏東方朔傳鄭氏釋周禮謂複下曰烏禪下曰屨凡屨烏各象其裳之色烏有三等赤烏爲上冕服之烏下有白烏黑烏后維祭服有烏禕衣之烏下有青

三禮通釋卷二十二

五

烏赤烏鞠衣以下皆屨耳陳氏禮書云纒纒純者同色今云赤纒黃纒青纒雜元言之明烏屨眾多反覆以見之凡烏之飾如纒之次赤纒者王黑烏之飾黃纒者王后元烏之飾青纒者王白烏之飾言纒必有纒純言纒亦有纒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烏皆黑飾后之青烏皆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據陳氏說是黃履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也陳氏禮書又云古者衣象裘色韠象裳色而士冠禮三屨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烏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元黃青白赤黑對方者爲纒次青赤赤白黑黑青比方者爲繡次而冠禮黑屨青纒純白屨緇纒純皆比方之色特爵弁纒屨黑

絢纒純

絢物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纒中糾也純卽緣也蓋尊祭服之屨故飾

從對方之色

布而弁鞞不曰鞞而曰鞞衣不以

則凡鳥之飾

如績次屨之飾如繡次可知也絢青繡黑而纒純如之則纒

從納色可知也由是推之王之吉服九而鳥三赤鳥配冕服

而黑絢纒純白鳥配皮弁服而青絢纒純黑鳥配冠弁服而

赤絢纒純謹案鳥與屨畧同而尊於屨鄭釋屨人複下曰鳥

單下曰屨此杜注鳥復屨所本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

鳥黑鳥赤纒黃纒青絢注凡屨鳥皆象裳色王鳥三冕服赤

鳥爲上下有白鳥黑鳥疏白鳥配韋弁皮弁黑鳥配冠弁服

蓋冕服皆纒裳皮弁素積冠弁元裳也詩元袞赤鳥又云赤

三禮通釋卷二十二

六

芾金鳥鄭謂金誤黃朱則諸侯冕服亦用赤鳥而不純朱亦

如芾之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耳鄭謂天子諸侯吉事皆鳥餘

惟服冕衣翟者著鳥則諸侯弁服之鳥當與王同鄭云王后

禕衣元鳥下有青鳥赤鳥鞠衣以下皆屨按婦人不殊裳故

鳥屨皆象衣色揄狄青闕狄赤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共鳥

屨色亦如之侯伯夫人自青鳥以下子男夫人自赤鳥以下

矣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注命夫之命屨纒屨

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考士冠禮爵弁纒屨皮弁白屨元端

黑屨是凡士皆得纒屨爲命屨白屨黑屨爲功屨侯伯之大

夫子男之卿與王朝中士同再命亦以纒屨爲命屨若王之

公鷩冕孤卿毳冕大夫希冕外視諸侯得有赤鳥爲命鳥經

命夫不兼此而言由士冠禮推之王朝公卿大夫弁服元端

亦當用三屨孤妻九嬪黃屨爲上世婦內子白屨爲上女御

士妻黑屨而已不得服翟則亦無鳥也凡鳥飾如績次屨飾

如繡次其飾著屨頭爲行戒曰絢縫中糾曰纒邊緣曰純絢

纒純同色屨人約舉而明之其結於跗爲屨繫者曰綦以組

爲之自天子至士皆以夏葛冬皮爲常居之屨若素屨散屨

皆去飾則大祥所著耳案后之吉服六而鳥屨各三元鳥配

禕衣而黃絢纒純青鳥配揄狄而白絢纒純赤鳥配闕狄而

黑絢纒純黃屨配鞠衣而白絢纒純白屨配展衣而黑絢纒

三禮通釋卷二十二

七

純黑屨配祿衣而青絢纒純司服言鳥止於赤黑言纒止於

赤黃言絢止於青有素屨而無飾屨有葛屨而無皮屨鄭氏

謂雜元反覆以見之理固然也觀弁師於王言冕之表裏延

紐而不及玉瑱言纒而不言旂於諸侯言玉瑱而不及冕之

表裏延紐言纒旂而不及玉數言纒旂皆就而不及采數大

宗伯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祿祭有

社稷而無大示有五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邱陵墳

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凡此類者不可勝舉而禮皆約辭以

互發之則鳥屨之辨如鄭氏之說信矣陳祥道謂韋弁衣素

裳白鳥不可考是也案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

三禮通釋卷二十二
八

周尚赤而灌尊黃彝纁裳赤黃馬黃朱而諸侯之芾亦黃朱
鄭氏釋斯干詩日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芾用黃朱宜矣唐制以金飾履與鄭氏之所傳者異也

三禮通釋卷二十二
番禹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二十三

臣林昌彝學

黼

周官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鄭康成曰文章黼黻繡五者
言刺繡采所用也繡以為裳謹按黼即斧也刃白而釜白有
刺斷之義故裘裳席巾中衣頰禪之領冒之殺覆椁之幕
日加斧飾棺用焉說文繡白與黑相次文从耒聲大戴禮五
帝德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小雅采芣元袞及黼鄭箋黼黼
黻謂絺衣也何楷曰言黼不言黻者以卿大夫止有裳一章
刺黻無黼詩獨言黼以別於卿大夫明此所錫予者止於來

三禮通釋卷二十三

朝之諸侯不為卿大夫設也皋陶謨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鄭注云畫者為繪刺者為繡
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故說文繪下云會五采繡也
案黼作斧以為象形黼黼斧形與黻繡弓形為對黻為兩弓
相背非兩已相背說詳黻中則黼當亦兩斧相背也斧弓皆示威之義
也案觀禮天子設斧依書顧命作黼辰是黼即斧之證

黻

攷工記畫績之事黑與青謂之黻按黻古通作紱江文通禮體詩雲裝信解黻注云與
紱通楊荊州詠亦朱其紱注云黻與紱古今字同又與弗同
范蔚宗詩揆已謝丹黻注及江文通朱黻威髦土注又俗作
黻見穀梁傳桓十四年注以為黼黻文章釋文云俗作黻
爾雅釋言黼黻彰也釋文云黻或作黻按黻為俗字無疑漢

唐以來諸儒之說蔽者皆曰兩已相背戾鄭康成周禮司服注孫炎郭璞亦正釋言注杜預左傳桓二年火龍繡蔽注及昭二十五年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注僞孔書益稷傳皆曰兩已相背漢書韋賢傳云繡衣朱紱顏師古注繡衣畫爲斧形而白與

黑爲采也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也今俗本漢書文選皆爲因謂之紱字又作蔽其音同聲師古之說或本之玉

篇抑出於應劭服虔等漢書音義歟但蔽爲繡裳師古以爲畫非也晉書輿服志檠戟韜以蔽繡上爲亞字今本晉書誤會所引正是師古以前蔽已爲繡亞矣玉篇集韻類篇古今

韻會皆云弗古作亞孟堅白虎通謂蔽刺繡爲已字相背以青黑線繡孫炎注亦正釋言謂蔽刺繡爲已相背以青黑線

三禮通釋卷二十三

二

繡按孫氏謂兩已字則非而謂蔽爲繡則不誤阮氏元鐘鼎釋文曰蔽與繡同爲畫續之形按阮氏謂蔽爲畫本師古之說非也繡形象斧

明矣說蔽者曰兩已相背戾而自古畫象則作亞形明兩弓相背戾非兩已相背戾也兩弓相背義取於物與斧同類兩

己之已何物邪然則各傳注所言兩已者豈非兩弓相沿之

諉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爲亞亞古弗字也師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彌佛弗每相通字或相假音亦相轉說文

彌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即攷工記弓人之芟鄭注所謂弓檠者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收於了部解曰弗橋也按說文弗橋也各本誤當作弗橋也據段氏說文注正攷工記弓人曰橋幹

橋角从了从一从韋省按弗字明是从弓之字若从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誤弗字从了从一从弓

了者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悒也特了分背不若又字相交耳然則弗即亞字爲兩弓相背戾

之證師古之說有由來矣謹按阮氏謂蔽爲兩弓相背昭然不易而據俗本說文弗之訓橋爲說則誤也今按說文第十

二篇了右戾也象了引之形段氏說文注作又戾義同了左戾也左篆文从反了戾讀與弗同弗矯也从了从韋省段氏玉裁云矯

非橋者舉手也引申爲高舉之用矯者揉箭箝也引申爲矯拂之用今人不能辨者久矣弗之訓橋也今人矯弗皆作拂而弗爲不其誤蓋亦久矣按段注是也說文弗部彌輔也

段氏釋之曰弓必有輔而後正曰檠曰榜曰秘曰閉皆足物也所以輔弓弩以定其體按段氏於从弓之義精矣而於从

韋之義則曲爲傳會且不知亞蔽通借之義蔽爲會意諧聲之又按說文弼彊也重也从二弓弼輔也从弼西聲彌古文

彌如此說亦古文彌弼或如此則段氏謂了爲弓檠之形是也弗字从弓从了者弓弩在檠有輔戾之象彌字

从弼古文作弗亦是二弓輔戾義與弗同故古弗彌相通玉篇了部弗下云亞古文此非顧野王孫強所能識其弗下引

說文橋也之訓則古文作亞必本說文今說文弗下無此言而乃有从韋省之語阮氏謂弗字明是从弓若从韋則不知

所省無以下筆蓋說文脫誤失其舊矣阮說是也自顧野王丁度司馬溫公黃公紹知亞爲弗之爲古文亦不知其卽爲

𦣻字小顏知弗亞𦣻之同字亦不知卽爲兩弓相背之象近
代嘉定錢坫知亞爲𦣻之古字而謂兩已相背取𦣻字相繼
之義則亦不知亞之爲兩弓非兩已也然則阮氏謂𦣻爲兩
弓相背漢得古義矣陳氏壽祺云鐘鼎文作亞者宋王復齋
鐘鼎欵識商亞木父丁爵而外山左金石志載乾隆中頤闕
里周范銅器十事有亞尊銘作亞字其下正箸弓形薛尚功
鐘鼎欵識卷十二周器有弱角弱角原作雙弓角銘曰弱作祖乙弱
旁作兩冊又有弋字中作子立戈釋文云右銘中作雙弓者
弱字也玉篇音渠皂切彊也作器者之名也蓋弱爲祖乙作
此器耳銘有祖乙字當爲商器旁作兩冊亦著人君冊命之意薛氏以
弱爲作器者之名非也弱亞皆象形以旌武正類亞尊之製
古器銘上象形下卽言作某器者若子執刀作父已寶尊彝
薛氏鐘鼎欵識卷三子立戈作母乙卷三瞿犧牛兩冊祖丁同上孫執
亦作祖乙寶彝同上此類多矣又商器父丙卣銘如弓形並手
執二矢卷三弓壺以弓銘之卷四亦與亞同意謹按阮氏謂𦣻爲
兩弓相背最精確不可易其謂𦣻文爲畫續之形則沿小顏
之誤其引說文弗矯也則未明矯弗之通借當以段氏說正
之段氏知說文弗矯及輔彌之義而於从章之義缺焉今折
衷二氏之義則𦣻爲兩弓相背益明矣

袞衣

禮記雜記內子復諸侯復公襲皆有袞衣鄭氏曰內子袞衣
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諸侯袞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
加賜之衣也王制曰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孔穎達謂九
命龍袞之外君之特賜雜記謂之袞衣是矣昔魯季氏取卞
使公治問襄公公與公治冕服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
冕服斂非德賞也陳祥道云復斂以袞衣者蓋榮其德賞故
也

諸侯祭服

禮記祭統曰夫人蠶于北郊以其冕服又曰君純冕立于阼
玉藻曰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鄭康成謂諸侯祭宗廟之
服惟魯及二王之後袞冕餘皆元冕陳氏禮書云攷之雜記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
以其致隆於公不敢與已同其服則諸侯以鷩毳希冕祭於
王端冕祭於已宜矣然玉藻元端以祭言其服也元端無章
則三旒之冕可知鄭康成易爲冕非也

三禮通釋卷二十三

四

三禮通釋卷二十三

五

三禮通釋卷二十三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臣林昌彝學

平端

素端

周禮司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平端素端按古者自天子達於大夫士皆有端之用端衣者平衣也天子朝服以素諸侯朝服以緇布衣攷工記六入爲平七入爲緇此其別也朝服十五升端衣正幅無殺又其殊也儀禮大夫筮日以朝服士筮日以平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冠者服平端雜記公襲朝服一平端一毳禮自西階受朝服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一

自堂受平端明言有平端更有朝服未嘗謂平端卽朝服也自鄭康成注儀禮謂平端卽朝服之易其裳朱子又以諸侯常服則用平端皆非是也按衣平者裳不必平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章注云此平端之韠也凡韠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平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平裳黃裳雜裳也士冠禮裳黃裳雜裳可也注上士平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襍裳者前平後黃此端衣之裳之別也其或平冠而服之則曰平端或冕而服之則曰端冕或委貌而服之則曰端委或章甫而服之則曰端章甫此端之冠之別也張鎰圖端衣有佩白玉平玉之殊有服赤舄黑絢總純黑舄赤絢總純之別有緇帶素帶之分此端衣之可攷者也按

周禮司服謂齊服有平端素端齊之有平端者記所云齊之平也以陰幽思也是以祭之冕服皆以平齊之端衣亦以平若有大荒大札則以素端鄭氏云士齊有素端者爲札荒有所禱請蓋札荒服素服齊則服素端也惟天子之齊服則端而加冕大戴記武王齊三日端冕而受丹書荀子端衣平裳冕而乘輅者志不在於茹葷此天子之制也其爲諸侯以下之齊服則端而加平冠玉藻平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平冠素組纓士之齊冠也此則端衣爲齊服之證也玉藻諸侯端衣以祭鄭氏謂端當爲冕字之誤不知祭雖平冕而衣固端衣不得改端爲冕竊按端衣而元冕乃爲諸侯之祭服也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二

特牲主人冠端平注冠端平平冠平端則端衣而平冠爲士之祭服也此則端衣爲祭服之證也玉藻天子卒食平端而居注天子服平端燕居則爲天子之燕服內則子事父母端韠紳摺笏注端平端士服也則爲士之燕服此則端衣爲燕服之證也玉藻朝平端疏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平端士冠禮注平端士莫夕於朝之服此則端衣爲大夫士私朝之服之證也士冠禮始加緇布冠服平端既冠服平冠平端玉藻平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纓諸侯之冠也鄭氏謂皆始冠之禮則緇布冠而服平端士始冠之服也緇布冠纓纓而服平端諸侯始冠之服也平冠朱組纓而服平端天

子始冠之服也此則端衣為始冠之服之證也士冠禮贊者
幺端魯論端章甫此端衣為損相之服之證也蓋自天子達
於大夫士皆有端惟不得以為諸侯之朝服也故先鄭云衣
有襦裳者為端後鄭云端取其正也則端衣不據襦裳據正
幅也正幅者衣與袂廣長皆正也鄭氏云士之衣袂皆二尺
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矣此據喪服記衣二尺有二寸言也
其袂尺二寸此據玉藻深衣之袂尺二寸言也袂並衣言是
衣長亦二尺二寸兩邊袂各屬一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
二尺二寸是衣袂廣袤皆端矣鄭言端衣之制不誤又云大
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
寸按此說非也若大夫已上侈其袂則是士之衣可言端大
夫已上不可言端况深衣之袂圓長衣之袂長弔祭及餘衣
之袂侈則端衣之袂端可知也或曰袂屬於衣袂之侈無害
於衣之端若然大夫已上之袂三尺三寸宜若見於禮今禮
無明文豈可據以為說乎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三

騏弁

詩曹風鴈鳩云其弁伊騏毛傳云騏綦文也按本作騏騏文也誤釋文下云
騏綦文也正義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
色如騏馬之文也此與小戎義詳畧互見如者如騏馬之
綦文也正義又引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璫而無綦文綦文
非所以飾弁按孫氏從鄭箋說是也騏騏文其為後人妄改
無疑鄭箋云騏當作璫以玉為之按釋文云作璫音是釋文本
字如此段王菽云周禮作基

鄭為騏綦鄭箋孔疏皆依綦字今改正義本箋亦是璫字
釋文同當別於傳綦文也其引周禮而說之用彼注作綦
孔穎達正義云顧命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
字為玉璫者以士之弁無玉璫之飾故知是弁作青黑色非
璫玉之皮矣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璫任大椿弁服釋
例曰鄭於詩以璫破騏綦璫璫三字義相近騏則假借字耳
綦之从絲璫璫之从玉以絲母玉故也弁師注讀璫為綦者
蓋履下以絲母絢謂之綦弁上以絲母玉亦謂之綦鄭以履
綦之基通璫之義則知璫之當為綦亦取義於母結也謹按
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璫讀如薄借綦之綦綦
結也皮弁之縫中每母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璫詩云
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疏云璫既為玉又可為結義
得兩合耳說文云璫弁飾往往置玉也璫或从基然則璫自
是弁飾置玉之名弁師既云會五采玉璫璫之為玉無煩任
氏申解東京賦玉笄綦會李善引鄭說綦謂結於皮弁縫中
是璫之於會有結飾之義故鄭特明之讀璫如綦此箋改騏
作璫則以璫為弁飾之玉故云以玉為之鄭箋鴈鳩詩三章
云正是四國言任為侯伯是所謂璫以玉為之者明諸侯皮
弁有玉璫之飾正弁師注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用三
采之謂但弁師注所引其弁伊綦本三家詩之文此箋不從
作綦者綦璫雖相通用玉璫字宜作璫為正璫从玉綦聲則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四

以絲結玉義亦兼通矣

梁五色 問色

周禮春官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桑練夏纁乎秋染夏冬獻

功注桑練其素而染之即農云纁謂絳也夏大也秋乃

澗始澁研之三月而後可用攻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乎

則史傳缺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為飾禹

貢日羽毳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日鞞日緇日青日緇日

放而取 冬官攷工記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

北方謂之黑天謂之乎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

次也乎與黃相次也注此言畫纁六色所象鍾氏染羽以朱

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注滻謂可農云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

瀆注瀆沃也以炊下湯沃其

緇注緇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今禮

緇俗文作爵言如爵顏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爾雅一

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經注攷工記先鄭引經作窺唐石經釋文

與攷工記同攷工記無四入六入之文鄭君約之以朱為四

入乎為六入禮注其說是也論語君子不以紺緇飾紅紫

不以為褻服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一入曰緇飾者不以為

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緇者三年練以

緇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皇氏邢氏二疏皆

不能辨江氏永正注疏之誤云齊時服乎冠乎端而孔云齊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五

服是誤以紺為乎矣練衣本以一染之緇為緣而孔云練服

是誤以緇為緇矣紺緇皆赤黑之間色不以者謂其非正色

也自是說紺緇者多從江氏之說周柄中據禮記深衣篇具

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純即緣也尊者俱存則多飾而以纁纁畫文也尊者不俱存

則飾少而以青俱亡則無飾而以素紺緇非纁又非青素於

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周氏說勝於江永矣然尙

有未盡者攷工記五入為緇爾雅一染謂之緇檀弓練衣黃

裏緇緣孔豈不讀攷工記檀弓爾雅而誤以緇為緇乎邢疏

亦疑孔云一入曰緇未知出何書云三年練以緇飾衣似讀

緇為緇殊不啻孔氏本經必作緇不作緇故有是言孔氏所

見乃古文論語以緇為緇乃後來傳寫之誤耳錢氏大昕答

染謂之緇即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緇緣注云

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緇為飾即孔所云三年練以飾

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緇不作緇矣攷工記鍾氏三

入為緇五入為緇注為染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

緇緇今俗禮文作爵言如爵顏色也先鄭可農以論語君子

不以紺緇飾證五入為緇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緇與

孔本異也自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緇字又改注文之

緇亦為緇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緇為緇又云一入曰緇

未出何書此知皇侃論語義疏引鄭君論語注云紺緇紫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六

紅纁之類也禮注說文黑而有赤色者為乎鄭注周禮乎色者在緇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

純緣也是鄭不以紺緹為間色其言予纁為祭服紺緹紅紫等其類與孔氏齊服說合可證孔氏不誤而江氏謂紺緹皆赤黑之間色非也古者衣正色裳間色故士黃裳纁裳雜裳可也間色非不可用士冠禮爵弁鄭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緹攷工記鍾氏鄭注緹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周禮巾車雀飾注曰雀黑多赤少之色則緹卽爵弁之色何謂間而非正按說文無緹字有纁字許意纁卽緹也云纁帛雀頭色也一曰微赤色如紺句纁逗淺也讀若讒久糸冕聲段氏注云今經典緹字許無纁卽緹也依鄭士冠禮注則爵緹纁三字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七

一也三字雙聲玉裁按今日驗雀頭色赤而微黑然則纁為緹字明矣謹案鄭氏以紺緹木染紅紫草染不可為衣飾與養服者按周禮地官序官掌染草注云染草藍蒨象斗之屬其下掌染草注云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蒨之屬疏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阜物先鄭以為阜物柞栗之屬說文柞其實阜一曰樣爾雅釋木柞杼櫟其實楸陸機毛詩疏云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柞其子為阜或言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此木染之證也按說文柞柔也其阜一曰樣宋本及集韻類篇皆同毛氏依小徐作其質阜段注謂其非是柞部曰阜斗櫟實也一曰樣斗許蓋謂柞為柞櫟與陸機同說文又謂柔柞也莊子狙公賦草同馬云芋櫟子也芋卽柔字櫟卽樣字樣櫟

正俗字也柔本樹名因用為實名也樣說文云柞實也爾雅舊注曰柔實為櫟子以櫟殼為柔斗者以刺刺似斗故也說文柞木出橐山中山經曰傳山西五十里曰橐山其木多柞多櫟木段氏云櫟者柞之誤廣韻十一模曰黃柞木可染十姥曰柞木可染繪按周禮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蒨之屬橐蘆豕曰黃柞與柞字相近而草木異類也玉篇乃佚柞字按古今注好實曰櫟杼櫟卽柔樣也本草櫟實堪染用一名柞斗按今吳中呼為櫟斗子是也博雅云櫟帶有斗可染阜蓋卽鄭注爾雅釋草蒨鼠尾郭注可以染阜蒨虎杖郭注所謂象斗也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八

可以染赤茹蒨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攬烏階郭注也此草染之證也按吳普本草謂之山陵翹陶宏景云山野葉如蒿夏初莖生歧穗若車前其花或赤或白花莖葉俱可為染是典染草所需也太平御覽引孫炎云蒨巨盈切可染刺可以染赤齊民要術載作柞子法如無柞皮則代以虎杖郭氏音通謂其根與柞皮相近爾注本草云蒨田野甚多狀如大馬藜莖斑而葉圓說與郭注畧同郭氏謂今虎杖似紅蒨是也茹蒨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按詩鄭風東門云茹蒨在阪茹蒨一名茅蒐染草也小雅瞻彼洛矣云蒨蒨有爽毛傳蒨蒨者茅蒐染草也一曰蒨蒨所以代鞣也鄭箋云蒨蒨茅蒐染也茅蒐蒨蒨聲也蒨蒨祭服之鞣合章為之近代段氏儀禮漢讀始正其誤謂毛傳蒨蒨之鞣合章為一入曰蒨卽爾雅一染謂之蒨也儀禮注云今齊人名蒨為蒨卽章氏所云急疾呼茅蒐蒨蒨也段氏據攬工喪禮先云蒨蒨後單云蒨可知蒨者其色蒨者其物段氏之論極精詳蒨蒨說按左傳疏引賈逵云一染曰蒨此其證也又按蒨一作蒨雅作蒨同音通用之證也詩疏引李巡云茹蒨一名蒨蒨可以染絳儀禮疏引孫炎云一名蒨蒨可以染絳郭注所本也陸元格草木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蒨徐州人謂之牛蒨別錄云蒨草一名地血是與陸氏說同郭氏蒨草生山谷蔓蒨草木上方莖中空數寸一節每節四五葉相對葉如棗而上銳實如椒而小圓岡亦有種之者禮記疏云以蒨染之其色淺赤是也按蒨草為入血所結而生故其色微赤說

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蓋祭之衣用帛色以配乎冕
弁紺緇木染易混乎帛也祭之裳用纁色以承乎冕弁紅紫
草染易亂乎纁也故不用為飾及褻服焉飾字自指有采色者言經傳無有以
緣為飾者爾雅云緣謂之純古者衣裳冠帶屨屨皆緣名也義詳緣攷禮記玉
有緣而純純緣純緣緇緇緇緇皆緣名也義詳緣攷禮記玉
藻乎冠紫綵自魯桓公始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輝良夫衷兩
牡紫衣狐裘太子數之以三擧而殺之杜注紫衣狐裘人君
之服可知春秋時人君正服用紫矣戰國策云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
公有敗素染以為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管子言齊
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其貴紫有由來矣
紺緇與紫則類祭服之乎紅則類祭服之纁故鄭氏貴乎石
染也按紺色於禮服無可攷莊子讓王篇子貢乘大馬中紺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十一

而素衣注李云紺為中衣疏家謂以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
黑則為緇是紺緇特不以為飾非不可用之他服江氏永謂
為色之不正特未之攷耳紺之色疏家多不能辨賈氏攷工
疏云纁入赤汁則為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為紺今按賈
說非也說文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段氏注云而字依文選注補揚當作陽猶言表
也劉熙釋名云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段氏玉裁云此今之
天青亦謂之紅青許言陽劉言含其意一也以纁入深青而
赤見於表是為紺入深青乃為紺入黑乃為緇矣按段說得
之陳氏禮書云攷工記續事則青白赤黑乎黃而對方纁事
則青赤赤白黑黑青而比方何也續陽事也輕清而在衣

繡陰事也重濁而在裳陽則尊而不親故對方而不比陰則
親而不尊故比方而不對是也按五色染之可攷者說文云
綠帛青黃色也綠衣毛傳曰綠間色玉藻正義曰五方間色
綠紅碧紫駟黃是也木青尅土黃東方間色為綠綠色青黃
也火赤尅金白南方間色為紅紅包赤白也金白尅木青西
方間色碧碧色白青也水黑尅火赤北方間色紫紫色黑赤
也土黃尅水黑中央間色駟黃駟黃色黃黑也說文纁帛白
青色也段注云白青各本作青白今正此金尅木之色所尅
當在下也標禮記正義謂之碧釋名曰標猶漂漂淺青色也
有碧纁有天纁有骨纁各以其色所象言之也說文云絳純
赤也按經傳絳皆作朱朱為假借字按赤為南方之色段注云說文市下云
天子朱市諸侯赤市然則朱與赤深淺不同幽風我朱孔陽
傳曰朱深纁也陽明也許云纁者淺絳絳者大赤蓋純赤大
赤其異者微矣說文絳大赤也段注云大赤者今俗所謂大
紅也純赤者今俗所謂朱紅也朱紅淡大紅濃大紅如日出
之色朱紅如日中之色日中貴於日出故天子朱市諸侯赤
市赤即絳也說文纁帛赤色也南都賦引臣瓚云赤白色玉
非以赤白可說文纁帛丹黃色也段注云謂丹而黃也許書
混為紅也纁帛赤黃色丹與赤不同者丹者如丹沙與赤異其分甚微
故鄭注草人曰赤緹纁色也酒正五齊四曰緹齊注曰緹者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十二

故鄭注草人曰赤緹纁色也酒正五齊四曰緹齊注曰緹者

成而紅赤若今下酒矣按紅赤者赤而白緹齊不純赤故謂之紅赤緹齊俗作醜見禮運說文緹帛赤黃色也段注赤黃者赤而黃也禮喪服注曰緹淺絳也練冠而麻衣練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注曰緹纁之類說文紫帛青赤色也段注云當作帛黑赤色也穎容春秋釋例曰火畏於水以赤入於黑故北方間色紫也論語皇疏王藻正義畧同此作青者蓋如禮器注所云秦二世時語民言從之至漢末猶存與許說必無誤轉寫亂之耳按段說是也若紫青赤色與緹無異矣說文紅帛赤白色也穎氏春秋釋例曰金畏於火以白入於赤故南方間色紅也段注云此今人所謂粉紅桃紅也說文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三

總帛青色也按爾雅青謂之蔥蔥即總也謂其色蔥蔥淺青也深青則為藍矣許書市部曰大夫赤市蔥衡用玉藻文也說文縹帛蒼艾色也詩曰縹衣縹巾未嫁女所服段注云蒼者草色也艾者久臺也蒼艾色謂蒼然如艾色是為縹毛傳曰縹巾蒼艾色許所本也鄭箋則云縹縹文也縹文者文錯畫也象交文今作紋是也不純縹而紋路蒼畫為十字相交是為縹文曹風其弁伊騏傳曰騏騏文也秦風傳曰騏縹文也魯頌傳蒼騏曰騏顧命騏弁鄭注曰青黑曰騏玉藻縹組綬注曰縹文雜色也皆謂蒼文也鄭風出其東門傳曰縹衣白色男服縹巾蒼色女服也箋云縹衣縹巾所為作者之妻

服也鄭與毛異許用毛說而以未嫁二字申毛意說文縹按禮記作縹帛如紺色或曰深繪段注云深繪疑有譌按縹他書作縹絲帛如紺色或曰深繪不得言深也廣雅系諸青類蓋比紺色之青更深矣段注云如紺色者如紺而別於紺也說文縹帛黑色也蓋黑者北方色也火所熏之色也攷工記七入為縹鄭注曰今色在縹緇之間其六入者與段注云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緇注純當為縹古文縹字或作糸旁才又周禮媒氏純帛注純當為縹也古縹語以才為聲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注純以見縹色論語今也純鄭讀為縹鄭意今之紉字俗語為純耳然則許書當為紉縹解云古文縹从糸才聲說文縹帛騅色也詩而缺者豈從今書不從故書之例歟曰毳衣如綉按許書馬部騅者蒼白色也爾雅釋言曰莢騅也王風毛傳曰莢騅也蘆之初生者也草部曰莢者莖之初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十四

生一曰騅帛色如菊故謂之騅色謂之綉也
緣緣已見二十一卷此互詳耳
爾雅曰緣謂之純禮記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鄭注云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績畫文也禮記郊特牲云丹朱中衣鄭以為丹朱為中衣之緣也深衣又云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鄭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袂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若三寸矣玉藻云緣廣寸半鄭注緣飾邊也曲禮又曰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司几筵莞筵紛純纁席畫純次

席黼純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施注施謂緇施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

女次純衣纁神注神亦緣也神之言任也以緇夕禮明衣緇緇緣其交象陰氣上任也

縹緇注在幅日縹緇純以緇裳以緇象天地也士冠禮黑

履青絢纁純博寸既夕記服攝白絢注攝也記曰縞冠素紕

既祥之冠也注緣也又曰童子緇布衣錦緣雜記鞞紕以爵章

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注在旁日紕子羔之襲

也稅衣纁神注大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陳祥道云古者衣裳冠帶鞞屨

席有緣而純纁紕縹緇攝皆緣名也特其所施者異耳

深衣之緣錦青若素長衣之緣素爵弁纁裳之緣緇明衣之

緣縹緇中衣黼領之緣丹朱童子緇布衣之緣錦婦人緣衣

三禮通釋卷二十四 五

緣纁周禮緣衣作緣衣屨之緣或青或緇或黑帶之緣或朱綠或元

華席之緣或紛或黼或繪鞞之緣爵與素服之緣白絢其他

不可考也喪服無緣至練然後練衣黃裏纁緣既祥然後縞

冠素紕大夫士去國徹緣以喪禮處之也公子為其母麻衣緣緣以父厭殺之也

緣緣以父厭殺之也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臣林昌彝學

皮弁服

士冠禮再加賓揖之即筵坐冠者即筵坐也櫛設筭賓盥正纁如初

如始加纁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

位贊者卒紘與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面注容

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此冠禮用皮弁服者也聘禮厥明訝

賓於館賓皮弁聘至於朝注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又

云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又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注玉圭

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一

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又云賓

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受玉還玉皆聘之正禮故皆用皮弁服

又君使卿歸賓饗餼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受饗餼亦禮

之盛者故用皮弁服此聘禮用皮弁服者也覲禮至於郊王

使人皮弁用壁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此覲禮用皮

弁者也士喪禮陳襲衣皮弁服注皮弁所衣之服也其服白

布衣素裳也既夕記薦乘車載皮弁服此喪禮用皮弁服者

也又聘禮受饗餼明日賓拜於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注

此拜亦皮弁服疏云以其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也此則經無明文據注是亦用皮弁服也又案士冠禮陳服皮弁

服素績緇帶素鞞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此皮弁之制也注又云皮弁之衣用布亦十

五升其色象焉此皮弁之衣也注又云積猶辟也以素為裳

疏云衣裳言素者謂白繪也曲阜孔氏廣森禮服釋名云郊特牲曰三王共皮弁素績素績者白布為裳要有辟積也其鞞素鞞其履白屨緇納總純番禹陳澧云皮弁皮用十五升白布三禮鄭注有明文矣而裳無明文史記禮書曰皮弁布裳蓋必衣裳同用白布故經言皮弁素績者謂首冠皮弁身著白布衣裳而裳有辟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績賈疏以為白繪為裳其說云衣裳言素謂白繪畫繪言素謂白色畫以為非也上文爵弁服纁裳純衣下文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皆兼言衣裳若素積惟言裳則皮弁之衣獨闕焉儀禮之文不如是之疏漏也且纁元黃雜皆言其色而獨謂素非言色可乎

辟蹙其要巾此皮弁之裳也經云緇帶素鞞此皮弁之帶與鞞也經又云素績白屨以魁柎之緇納總純博寸注魁屨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蛤柎注也此皮弁之屨也朝服亦用此屨敖氏繼公曰皮弁次於爵

弁亦士之尊服也其衣蓋亦絲衣而色如其裳此謂皮弁以

素為衣與注以白布為衣之說不同士喪禮皮弁服注亦云白布衣素裳也後

儒多不之信然考聘禮公側授宰玉禘降立注論語曰素衣

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服素服注

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

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皮弁與素端為二服孔氏正義曰盧云

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為衣裳也然則衣裳皆素者

或素端歟周官司服共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於皮弁而言

之也以上凌氏廷堪說今謹按皮弁服之衣用布用絲禮經未有明

文今案士冠禮皮弁素績緇帶素鞞鄭注謂亦同朝服用十

五升布為之而皆弁同色後儒有謂皮弁之服用素絲長

洲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按論語云緇衣羔裘素衣麤裘夫

羔裘褊以緇布之衣而外加朝服仍用緇布則麤裘褊以素

衣外加皮弁服意必仍用素絲矣說似可從論語邢疏引熊

氏云君用素臣用絞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皇說

良是夫衣裳同色豈有麤色白而用蒼黃色之衣以褊之者

乎今謹案皮弁服所用甚廣不獨凌氏所舉數端已也按郊

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注報白也夙與朝服以待白

祭祀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疏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服以聽之王制一命卷疏又郊祭之前服之以聽祭報故郊

特性云皮弁以聽祭報此皮弁為天子郊入聽祭報之服之

證也樂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皮弁天子之朝

朝服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案天子視學使有司釋菜服皮

弁服若親臨釋奠則當冕服以上此皮弁為大學有司祭菜

之服之證也祭義君皮弁素績朔月月半君巡牲此皮弁為

君巡牲之服之證也詩瞻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及大昕

之朝君皮弁素績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

室此皮弁為君卜夫人世婦養蠶之服也詩檜風羔裘狐裘

以朝箋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疏黃衣狐裘大蜡則皮

弁服二者不同士喪禮商祝饗祭服注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月令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疏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此皮弁爲君蜡祭之服之證也明堂位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王制一命卷疏又著以舞大夏故明堂位云皮弁素積以舞大夏雖是魯禮王所同之此皮弁爲舞大夏之服之證也士冠禮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注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義三加益尊加有成也注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此皮弁爲士冠再加之服之證也淇澳會弁如星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詩緇衣之宜兮箋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詩頍弁有頍者弁傳弁頍貌皮弁也周禮司服眠朝則皮弁服士冠禮目錄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又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王制一命卷疏司服又云眠朝則皮弁服又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月令衣青衣注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元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玉藻皮弁以日視朝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景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四

公曰寡君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此皮弁爲天子視朝之服之證也王制一命卷疏又以食故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此皮弁爲天子常食之服之證也詩淇澳會弁如星疏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又相於周故爲在王朝之服此皮弁爲諸侯在王朝之服之證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周禮皮弁服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聘禮賓皮弁注諸侯視朔皮弁服既夕記載皮弁服注皮弁服者視朔之服王制一命卷疏其諸侯則皮弁以視朔玉藻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注皮弁下天子也又玉藻卒朔然後服之注諸侯視朔皮弁服又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注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雜記素積一疏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又雜記占者皮弁注大夫士朔服皮弁此皮弁爲諸侯視朔之服之證也詩頍弁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頍弁貌弁皮弁也疏此詩責玉不燕而輿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王制一命卷疏其皮弁又以燕諸公故詩云有頍者弁又王制元衣而養老疏案詩頍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元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諸舅等故用皮弁尙質故也此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五

皮弁爲天子燕同姓之服之證也司服疏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王制云制三公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射義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疏天子賓射則在朝故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其服皮弁服矣此皮弁爲天子賓射燕射及諸侯在竟賓射之服之證也射義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疏其服無文故用皮弁以射在學宮樂記云皮弁祭菜故此皮弁爲諸侯大射之服之證也大行人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疏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此主行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皮弁此皮弁爲天子受朝宗之服之證也覲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六

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注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此皮弁爲覲禮勞侯氏之服之證也司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聘禮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疏案司儀諸公相爲賓公皮弁交擯車迎拜辱出大門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疏引熊氏曰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左氏成三年傳晉侯享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書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疏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迎聘賓尙以皮弁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同服公當皮弁則韓厥於時亦皮弁也此皮弁爲諸侯相朝

之服之證也聘禮賓皮弁聘注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注於是賓主人皆謁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諸侯又以皮弁受聘享故聘禮公皮弁此皮弁爲聘禮賓主人之服之證也聘禮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再拜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疏決上賓與上介皮弁此皮弁爲賓及上介受饗餼之服之證也聘禮明日賓拜於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注此拜亦皮弁服此皮弁爲歸饗餼賓拜賜之服之證也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注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疏始謂受聘在廟恃此皮弁爲卿還玉及賓受玉之服之證也孝經注田獵戰伐冠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七

皮弁左氏襄十四年傳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注皮冠田獵之冠也公羊成二年傳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昭二十五年傳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敬服注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此皮弁爲諸侯田獵之服之證也詩素冠庶見素衣兮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疏喪服小記惟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不當服皮弁服此皮弁爲天子除喪之祭服之證也雜記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疏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服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此皮弁爲諸侯之復服之證也雜記云襲卷衣一

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疏素積者皮弁之服此皮弁爲公之
襲服之證也雜記子羔之襲也爾衣裳與稅衣纁衾爲一素
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疏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
又云皮弁服者第三稱也此皮弁爲大夫之襲服之證也士
喪禮皮弁服注皮弁所衣之服也疏云皮弁所衣之服也者
不見死者不冠不用皮弁此皮弁爲士之襲服之證也雜記
受皮弁服於中庭此皮弁爲公之祿服之證也雜記大夫卜
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褻占者皮
弁士喪禮疏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下文云如筮則史
練冠鄭注云謂下大夫若士也則卜者謂上大夫此皮弁爲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八

上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之服之證也司服凡弔事弁經服
注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檀弓孔子之喪門人
疑所服疏弔他國皆首服皮弁喪服小記諸侯弔於異國之
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此皮弁爲國君弔異國
臣之服之證也喪服記朋友麻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
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爲喪服
其弔服則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士喪禮
君若有賜焉則視歛注歛大歛君視大歛皮弁服襲喪主人
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疏諸侯以
錫衰爲弔服但首服有異弔他國皆首服皮弁故喪服小記

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若弔已臣當事則弁經故服問
云公弔當事則弁經於士雖當事亦皮弁又云卿大夫亦以
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則士之弔服
則疑衰文王世子注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
居住弔當事則弁經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喪服小
記諸侯弔必弁錫衰疏此亦爲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
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
亦弁經疏大夫與殯亦弁經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爲殯之
時首亦加弁經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
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錫衰則著皮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九

弁服也喪大記弔者襲衰加武疏若士大殯之時有朋友之
恩者及兩大夫相爲并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衰加弁經服
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
亦然注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
事不至喪所此皮弁爲諸侯卿大夫當事不當事之弔服之
證也既夕記薦乘車鹿淺幣於笮革韞載廬載皮弁服此皮
弁爲夕乘車所載之服之證也文王世子公素服不舉爲之
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
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住弔當事則
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

爵弁之曰韋弁猶之皮弁之曰綦弁也書顧命四人綦弁孔傳綦文鹿子皮弁

竊謂爵弁緇衣韋弁韎衣韋弁爵弁之衣不同如元端朝服

之裳不同故有二名此禮經既有爵弁復別出韋弁也凌氏

黃衣狐裘說云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邢疏以緇衣為朝服素衣為皮弁服皆是也唯黃衣狐裘則

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竊疑其不倫

焉詩羔羊素絲五緘孔氏正義曰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

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者韋弁服也

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為即爵弁服是也按弁服之制有三士

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即朝

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即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

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賈疏謂祿衣則元端又連衣

裳是祿衣即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

服一也眠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韋弁服即爵

弁服也冠弁服即朝服也以論語攷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

衣麕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

後朝服者自重而速輕也論語先朝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

漸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不應去爵

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草服也黃衣狐裘之為韋

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邢氏說故因張生之問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士

而申之如此難者曰儀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也自是

二服不可如陳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答之曰韋弁服

即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如陳氏說也鄭注爵弁

服以為緇衣韋弁服以為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為韎韋衣是

鄭氏亦無定說今攷禮器所謂士元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

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

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蓋用纁衣韋弁服蓋用韎韋

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為朝服緇衣

元裳為元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又曰纁衣非黃也何以謂

之黃衣答之曰此裼衣非正服也裼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

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

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

以纁色為名也是纁與黃相類也又何疑乎昌彝按凌氏此

解極精確韋弁服上服以韎布為衣韎赤色赤火也黃土也

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色故以黃衣裼韋弁服三弁服與三

衣相當俱是正服別於鄉黨襲裘二節專言私服也每服所

用有定禮惟聘兼用三弁服按經傳元冠緇衣素裳謂之朝

服易其裳為元裳黃裳雜裳又名元端自諸侯之大夫家祭

用朝服外如士冠禮主人筮曰筮賓速賓及夕期皆朝服公

食大夫禮賓自鄒位大門外至明日拜賜皆朝服又若不親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士

食使大夫致侑幣及賓拜賜又大夫相食若不親食致侑幣亦皆朝服鄉飲酒禮戒賓速賓主人拜賜拜辱鄉射禮速賓賓主人拜賜拜辱皆朝服聘禮使者夕幣及釋幣於廟未入竟壹肆入竟展幣請事請行郊勞宰夫設殮賓辭受饗餼宰夫致士介餼士介受餼賓問卿上介問下大夫君不親食使下大夫致侑幣卿歸及郊請反命使者有私喪反命皆朝服曲禮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乘路馬必朝服內則國君世子生卜士負之吉者齊朝服寢門外周禮鄉師注醯醢社無過朝服鄉黨鄉人饑孔子朝服立於阼階喪大記男女改服注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疏引既夕禮養者皆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古

齊至病因易之以朝服又為復者之服又為宰受舍之服又為小斂前後弔者之服鄉黨羔裘元冠不以弔據大斂以後言之又為下大夫及士筮宅占者之服又為大祥筮日筮尸視濯夕朝及祥祭之服又為既祥受贈賵之服又為踰月吉祭之服據是則朝服所施多矣朝服祔用緇衣元端祔衣亦如之大夫士家祭齊大夫士私朝大夫去國鄉飲酒息司正鄉射戒賓息司正疾者及凡養疾者皆用元端鄉黨記夫子緇衣不專在朝服特朝服可以該元端耳素衣上服皮弁服用十五升白布為之經雖無文然冠禮雜記俱稱素積以茲皮弁可知素衣為皮弁服之祔衣郊特牲祭蜡皮弁素服樂記大學始教皮弁祭

茶明堂位皮弁素積祔而舞大夏玉藻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聘禮賓皮弁聘又賓及上介受饗餼君使卿還玉及賓受玉器皆皮弁此皆用素衣之事韋弁服為天子諸侯大夫兵事之服小雅六月載是常服箋云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正義引司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晉卻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又引坊記注云惟在軍同服耳僖五年左傳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此正與召南羔羊正義互相發明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又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軍事外服韋弁者惟此二條聘禮注謂變皮弁服韋弁敬也其祔衣亦當用黃但軍事衣裳用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圭

韎韋文事則服用韎布而素裳耳三弁服皆有常色不能任意遷移裘則當時容有與祔衣異色者戰國策載令尹子文衣緇帛及麋裘說苑臣術篇言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以朝可見裘制混淆已久夫子是取各裘以配禮衣先儒乃謂以衣配裘未免顛倒說謹按刑鼎論語疏云緇衣羔裘者謂朝服也其素衣麋裘鄭注視朝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然其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按朝服之用甚廣皮弁服不止用之視朔而聘禮亦不專用皮弁服那疏皆不能辨正且鄉黨篇記衣服之制以類相從朝服皮弁服禮之正服也黃衣一語乃以野夫草服當之殊嫌不倫江氏承鄉黨圖攻但據特牲少牢禮補出緇衣為祭服而黃衣則仍沿邢疏之誤疎矣

爵弁服

周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元冠與士同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公之孤爵弁以自祭故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鄭注云爵弁而祭於己惟孤爾其天子卿大夫則無文諸侯當元冕以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大夫則皮弁知諸侯大夫朝服自祭故知天子大夫亦用朝服自祭朝服則皮弁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疏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也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六

之齊冠也疏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元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爲妨皇氏之說非也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弁爵弁也又云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惟孤爾此爵弁爲天子卿大夫及諸侯之孤祭於己之服也郊特牲周弁殷冔夏收注齊所服而祭也疏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也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注言齊

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此爲士助祭之齊服也詩絲衣載弁俅俅箋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疏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士冠禮爵弁服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有孤之國其孤則希冕卿大夫元冕士爵弁此皆謂助君祭服也無孤之國卿希冕大夫元冕以注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夫卿也則服鞠衣其夫大夫則服禮衣其夫士則服祿衣以此言之卿希冕大夫元冕士爵弁也此服皆謂助君祭也雜記士弁而祭於公注弁爵弁也祭於公助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七

君祭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不腆先君之服注士爵弁黻衣裳以助公祭此爲士助祭之服也采繁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漑饋饗之事禮記主婦髮髻絲衣絲衣其紕載弁俅俅傳絲衣祭服也紕絮鮮貌箋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釋禮經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此爲釋祭士既滌濯之服也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注尸當服卒者之上服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疏尸服以士服者謂尸服元端若君之先祖爲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有著弁者有

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元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注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士元端是也雜記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冕兼言弁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此爲天子諸侯先祖爲士者之尸服也雜記成廟則饗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此爲纍廟遷廟祝宗人宰夫雍人及著入廟之服也士冠禮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注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義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此爲士冠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六

三加之服也追師注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袍特牲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注元冕祭服也疏案士昏用上服以爵弁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元故總稱元冕也雜記士弁而親迎不已重乎疏案士昏禮衣爵弁是助祭之服則大夫以上及五等諸侯冕而親迎亦當用助祭之服也此爲士親迎之服也詩瞻彼洛矣韎韐有奭箋韎韐祭服之鞞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紵衣纁裳也周官大司馬軍將皆命卿注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疏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韎韐之

服也雜記公襲爵弁二疏此是始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此爲諸侯始命之服也周官大宗伯再命受服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周官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疏士之命服爵弁則纁屨故云命屨纁屨而已禮器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疏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此爲士之命服也雜記復諸侯以喪衣冕服爵弁服此爲諸侯之復服也夏采疏以爵弁者凡復者皆用上服故用士助祭之服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於衣左何之扱領於帶既夕禮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疏左執領謂爵弁服也雜記注大夫復於家以元冕士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九

以爵弁服喪大記士以爵弁注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此爲士之復服也雜記公襲爵弁二疏爵弁二者元衣纁裳二通也此爲公之襲服也雜記子羔之襲也爵弁一疏爵弁一者第四稱也此爲大夫之襲服也士喪禮爵弁服純衣此爲士之襲服也雜記禫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此爲公之禫服也金滕王與大夫盡弁疏鄭元以爲爵弁者承天變降服大宗伯再命受服疏自公以下轉相如其爵弁司服疏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緇衣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哭諸侯則爵弁穀梁文十二年

男子二十而冠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年十五於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此爲天子承天變及哭諸侯之服也今謹案爵弁服所用甚廣自陳氏禮書謂爵弁服卽韋弁服後儒多從其說惟興化任氏大椿弁服釋例分爵弁與韋弁爲二應引經傳以證之於說辨矣然韋弁卽爵弁近儒凌氏廷堪禮經釋例言之甚悉可與陳氏禮書相發明今先列任說後列凌說則觀者自了然於心任氏弁服釋例云案陳祥道鄭鏐易祓諸家謂韋弁卽爵弁今攷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既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又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疏此文以上公自衮冕以下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三

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蓋謂公之服自衮冕以下皆得服衮冕而上大裘則不得服也故曰下不得僭上以此例之則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始得服皮弁之上不特大夫之元冕不得服卽韋弁亦不得服矣聘禮賈疏司服先云兵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蓋上文明以皮弁次韋弁此文於士之服但以皮弁爲首則皮弁之上韋弁不得服可知又攷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司服於士惟言皮弁弁師於孤卿大夫始兼言韋弁則大夫以上得韋弁士不得韋弁之確證也故荀子富國篇云士皮弁以司服不云士之服自韋弁而下止云自皮弁而下故也呂氏春秋上

農篇庶人不冠弁高誘注弁鹿皮冠詩會弁如星誘此注蓋因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故謂庶人并不得皮弁秋興賦斑鬢彭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李善注引周禮曰士弁服白虎通曰皮弁冠名李善引周禮士弁服而以白虎通皮弁作證則以司服士之弁服止自皮弁而下也李善詞人尙識此義如諸家之說韋弁卽爵弁然則士以爵弁爲命服卽以韋弁爲命服矣司服當云士之服自韋弁而下如大夫之服不得云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也乃又云禮記但言爵弁不言韋弁周禮但言韋弁不言爵弁以爵弁卽韋弁也然此又何解於儀禮旣言爵弁又言韋弁乎乃又云詩韎韜有奭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三

爲將六師之服云韎韜則爵弁也將六師服爵弁可知爵弁卽兵事韋弁服矣不知此諸侯世子除父喪三年服此爵弁始命之服以來朝非韋弁服也鄭箋明云其服爵弁始命之服以來朝非韋弁服也鄭箋明云其服爵弁服緇衣纁裳則不得以韎韜爲韋弁服矣蓋世子未受命猶同於士故服士服以聽君任將之命耳左氏宣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鞞冕命士會將中軍云鞞冕則命爲卿之服也豈亦得以其將軍而指爲韋弁服乎况爵弁如爵頭色赤而微黑所謂五入爲緇者也韋弁以韎染乃淺赤色所謂一入爲緇者也緇緇二色顯異而諸家謂爵韎同色何耶或又引顧命雀弁

孔傳雀章弁爲證彼文孔疏已不從孔傳且卽以雀章爲之亦止得曰雀弁不得曰章弁釋名曰以雀章爲之謂之雀弁以韎章爲之謂之章弁二語最爲分析况爵弁用皮見於白虎通獨斷漢禮器制度續漢書志三禮新舊圖及鄭注可爲典要而以章爲之特別說耳安足據以爲證乎又案荀子大畧篇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章弁禮也楊倞注章弁謂以爵章爲韠而載弁也儻不以此士章弁爲司服章弁者以司服但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士不得章弁故以章韠戴弁解之又攷荀子富國篇明云士皮弁與司服經文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相合不應於大畧篇別云章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三

弁然則大畧篇之章弁實富國篇之皮弁皮弁而名章弁孔疏云皮韠同類故通稱也蓋對文則皮韠異稱司服之章弁皮弁是也散文則皮韠通稱荀子富國篇之皮弁大畧篇之章弁是也淮南子覽冥訓夫道之與德若韠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蓋謂皮韠之相似也攷工記攷皮之工面鞞韠韠章裘而統名以攻皮則皮韠通名也弁師冠弁服疏王制疏左氏昭十二年傳疏皆以皮弁爲章弁之通稱則荀子士章弁實卽皮弁非章弁明矣明乎士止得皮弁不得章弁則知爵弁之非章弁矣蓋士不得章弁而得爵弁故也攷坊記注在軍同服左氏僖五年傳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公羊

成元年傳達丑父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卽在軍君臣同服之證然攷左氏成十六年傳有韎章之跗注疏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卻至與眾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則章弁惟卿大夫以上得服此爲確據如士以下皆得章弁則在軍之士甚多韎章之跗注亦甚多卻至又何獨以此衣著異而見識耶今謹按任大椿分爵弁與章弁爲二說與褚氏寅亮同褚氏儀禮管見云爵弁以絲爲之其色如爵頭章弁以去毛熟皮爲之其色赤二者迥別爵弁爲士之上服大夫亦服之天子諸侯服不服無明文章弁則施於軍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三

旅君臣同服用亦各有所當自陳氏祥道謂爵弁卽是章弁諸說紛紛從此而起其誤蓋緣君使卿章弁歸養餼謂不當服兵服不知歸養餼是主國待賓盛禮故小變其服又不得純服兵服故注謂以韎布爲衣而素裳何得卽以此爲爵弁耶惟顧命之雀弁孔傳訓爲雀章弁則近之蓋凡兵事皆章弁服也若皮弁則以白鹿皮不去毛者爲之晉書輿服志所云鹿皮淺毛黃白色是也又顧命棊弁鄭注訓爲青黑色得用青黑色者孔穎達云執兵衛王異常服是也今謹案任氏褚氏謂爵弁非卽章弁於義亦可通然不如凌廷堪禮經釋例以爵弁爲卽章弁爲可據凌氏云按士冠禮三加賓降二

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此冠禮用

爵弁者也士昏禮親迎主人注主人婿也爵弁纁裳緇注

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此昏禮用爵弁者也士喪禮復者一

人以爵弁服簪裳於衣左何之扱領於帶注爵弁服純衣裳

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又陳襲服爵弁服純衣此喪禮用爵

弁服者也皆攝盛也周官司服云凡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

大夫之服攷爵弁尊於皮弁則爵弁非士之常服明矣又既

夕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服未可以

變疏云復者士之有司著朝服張氏爾岐曰方冀其生故復

者服朝服不變其所執則經所云爵弁服也又案士冠禮陳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吉

服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

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疏云凡冕以木為體

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

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又冕者俛也低

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此爵弁之制也又

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純衣絲衣

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

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爵弁之衣裳與帶也注又云韎韐緇

韐也士緇韐而幽衡王藻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

韐之制似韠此爵弁之韠也長樂教善曰不曰韠者尊之異其名其在冕服者尤尊則謂之

又經云爵弁纁履黑絢纁純博寸注爵弁尊其屨飾以

績次此爵弁之屨也士昏禮親迎主人爵弁纁裳緇注纁

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衤者空其文明其與衤俱用

緇衤謂緣是爵弁服纁裳而緣以緇也爵弁服元衣纁裳已

全同冕服而但以緇緣裳為異也陳氏祥道曰古文弁本象

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其說爵弁之形與注不

同又曰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則以爵弁為即韋弁若然又當

以韎布為衣或韎韐與冠同色矣又案弁服吉者凡三等士

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即朝

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即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吉

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疏云祿衣則元端又連衣裳

是祿衣即元端也又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蓋韋弁

稍次於爵弁或衣裳小異爵弁緇衣韋弁猶元端之於朝

服故言韋弁即兼爵弁也又云眠朝則皮弁服二也又云凡

甸冠弁服三也鄭氏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

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是冠弁即朝服也言朝服則兼元端

矣

三禮通釋卷二十五

南海余文焯校字

冠制有梁有武有纓有綬有紉



荀卿稱魯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曰古者有務而拘領伏生尚書

有冠角顛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綬以為首飾則古者冒而已

及冠冕纓綬之作皆有所象也檀弓曰古之冠也縮縫今也

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雜記曰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

縫古冠不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小功以

三禮通釋卷二十六

積則多而文順經為縮縫順緯為衡縫陳氏禮書云古者吉

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衡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

故記者譏之右為陰左為陽凶陰事也大功以上右辟而縫

之所以明凶也吉陽禮也小功以下左辟而縫之所以趨吉

也其飾有緣其貫有笄其束有武其係有纓其垂有綬記曰

素冠徹緣又曰縞冠素紕則冠有緣矣國語曰范文子擊其

子折委笄則冠有笄矣居冠屬武則凡非居冠不屬矣喪冠

不綬則凡吉冠皆綬矣古之冠其飾不過纓武緣其名不過

母追章甫委貌而已後世有長冠通天遠遊高山竹皮進賢

方山巧土却非却敵之制而其異有若鶡冠鶡冠其怪者有

漉酒壑角之類非古也

母追冠狀如覆杯

郊特牲土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

之道也鄭氏謂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

明大丈夫也母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

冠皆所服以行道白虎通曰夏十二月為正其飾最大故曰

母追母追言其追大也殷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

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周十一月為正案三正之說本伏生尚書

大萬物萌小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委曲有貌也漢輿服

志曰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

三禮通釋卷二十六

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皂繪為之然

考白虎通所言則三冠之制異輿服志所言則三冠之制同

禮文殘缺其制度名義莫究其詳大抵吉冠左辟喪冠右辟

吉冠內畢喪冠外畢吉冠圓喪冠厭吉冠元喪冠素吉冠不

條屬喪冠條屬吉冠綬喪冠不綬吉冠緣喪冠不緣居冠屬

武非居冠不屬武此其略也禮圖謂母追有覆杯之狀於義

或然鄭司農釋周禮言夏后氏之牟追蓋古者牟母通用也

內則有敦牟卮匱而牟乃食器則覆杯之說蓋有所傳也記

曰太古冠布則母追章甫委貌不以布矣孔穎達謂三冠皆

縞布為之誤也漢用皂繪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

也殷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則所謂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母追夏后氏之道者義亦若此鄭氏謂服以行道誤也

章甫冠

論語曰端章甫儒行曰孔子冠章甫之冠莊子曰孔子冠枝木之冠蓋枝木之冠即章甫也枝木其耶也古者喪冠厭而無耶吉冠耶而不厭章甫之耶枝木猶皮弁之耶象歟

委貌冠 釋名曰委貌上小下大

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左傳劉定公謂趙孟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國語晉侯端委

三禮通釋卷二十六

三

以入武宮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蓋端衣委貌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朝服私朝之服天子至士亦以為齊服故劉定公晉侯董安于皆得以服之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弁士冠禮緇布冠有纓無弁則委貌與緇布異矣

緇布冠 不纓

後世緇布冠 有纓

儀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賓筵前坐正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纓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諸侯下達緇布冠績纓諸侯之冠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綦又曰大夫

卜宅與葬日緇布冠不綦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蓋緇布冠有前有項纓屬于缺無纓焉後世以尊者不可以無飾故加績纓玉藻曰緇布冠績纓諸侯之冠則卑者無纓可知也

緇布冠蓋用之於始冠及大夫之卜宅與葬日而已庶人或以為常服也用之於始冠則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韞用之於卜宅與葬日則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若庶人服深衣焉賈氏曰庶人雖服委貌而儉者服緇布其詳不可考也鄭氏謂緇布缺項者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無弁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然詩以頰為弁之貌則頰非缺項矣案鄭氏說缺項之制尙未分曉考說

三禮通釋卷二十六

四

文弁先也俗本說文作簪非無冠弁而冕弁有弁弁所以貫之於其左右是以冠無之凡無弁者纓冕制延前圓垂旒後方延有紐自延左右垂弁貫之以為固紘以組自頤屈而上左右屬之弁垂其餘凡冕弁弁有弁者紘記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皮弁弁爵弁弁朱組紘纒邊是也漢志謂緇布冠為進賢冠公侯三梁中二千石至博士兩梁私學弟子一梁唐制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非古也

天子始冠之冠 元冠朱組纓

諸侯始冠之冠 緇布冠績纓

玉藻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也鄭氏曰皆始冠之冠考之於禮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纁綬耳天子始冠不以緇布而以元冠然其子則猶士而已以天下無生而貴也唐志天子始冠也元冠朱組纓則綬可知也緇布冠纁綬則纓可知也朱以著正陽之色纁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純純其飾所以異也國語委貌有笄士冠禮緇布冠無笄則天子始冠之冠有笄諸侯始冠之冠無笄明矣家語大戴禮公冠四加元冕賈公彥謂天子宜五加衮冕觀成王加元服其頌曰去幼志心衮職則五加衮冕可知

三禮通釋卷二十六

五

諸侯齊冠元冠丹組纓

士齊冠元冠綦組纓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又曰齊元而養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又曰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荀卿曰端衣元裳纁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葷太古之齊冠以緇周之齊冠以元天子齊則元冕而端元所謂纁而乘路是也諸侯而下元冠元端而已所謂元冠丹組纓元冠綦組纓是也然則諸侯與士之齊則同而尊卑之分則異同故皆元冠一以其誠異故組纓殊色以辨其等諸侯

丹組纓則陽而已以其純於德故也士綦組纓則陰陽雜矣以其不純於德故也說文綦作縹綦蒼艾色也詩以綦布為女巾書與詩以駢弁為士弁禮以綦組為世子之佩綬皆德未成者之禮也孔子佩象環而綦組纓則其義異此矣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特天子元冕以祭羣小祀其冕蓋與齊同而其異者元服元端而已士之齊祭一於冠端元其冠蓋與朝服之冠同其異者組纓之色而已然則武王端冕以奉丹書則天子齊而端冕信矣諸侯昏禮元冕齊戒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昏以元冕攝盛也魏文侯之端冕非攝盛則僭也鄭康成釋旅賁謂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衮冕釋司服以

三禮通釋卷二十六

六

齊服元端為士禮此說非是

子姓冠編冠元武其制厭

國語曰帥其子姓及國子姓詩言振振公姓喪大記言子姓立于四方玉藻言編冠元武子姓之冠蓋孫之傳姓謂之子姓子姓之於大父母服期而已編冠元武以父之喪服未終而子不敢純吉故也以編為之則無綬可知

既祥冠編冠素紕其制厭無綬

玉藻曰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又曰既祥雖不當編者必編然後反服問傳曰期而大祥素編麻衣

則是大祥之祭縞冠朝服而有嚮於吉既祥則素縞麻衣而未忘乎哀則祥與既祥之冠同而其服異

情游冠 縞冠素紕其制
厭垂綫五寸

玉藻曰縞冠素紕垂綫五寸情游之士也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蓋士之失位曰喪人其服飾則素衣其相見則弔情游失業之士也縞冠素紕垂綫五寸宜矣陳祥道云先王之於民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閻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棹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夫旌之以賞困之以罰阨之以禁亦已至矣又垂綫五寸所以深激而勸之也周官司寇以野刑上功糾力士師有野禁漢世有田律然則縞冠素紕垂綫五寸蓋野刑之類也

不齒冠 元冠
縞武

周禮大司寇以鬪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鬪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鬪土者殺司鬪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鬪土者殺雖三年不齒 不齒者不得以
年次列於平民 王制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

三禮通釋卷二十六

七

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

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玉藻曰元冠縞武不齒之冠也陳氏禮書云隋游之責輕於不齒縞冠素紕垂綫五寸重於元冠縞武情游之辱則重而不齒之辱則輕何也蓋情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而已苟變情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綫之可也若夫元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忍重其辱於悠久哉然則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夫是孰不勵業而遷善乎子姓之縞冠元武則凶其上不齒之元冠縞武則凶其下凶其上以父之有服故也凶其下以下之自貽故也

三禮通釋卷二十六

八

大白冠 其制厭
不綫

喪禮成服布冠小祥練布冠大祥縞冠布冠春秋傳所謂大白之冠是也縞冠詩所謂素冠是也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告吉凶又曰大白冠緇布之冠不綫委武元縞而後綫是條屬則不委武不委武則不綫委武元縞而後綫則玉藻所謂大白不綫者乃雜記所謂大白也鄭氏以帛為白於說是也

黃冠

黃衣

記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

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然則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先祖五祀也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衣黃冠然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元冕鄭氏曰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大宗伯以醜辜祭四方百物鄭氏曰四方百物殲饗及蜡祭也王於蜡服元冕而有素服與黃冠者蓋執事者之服歟史記堯漢有黃頭耶蓋黃收冕也黃頭賤者之帽也

三禮通釋卷二十六

九

三禮通釋卷二十六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林昌彝學

深衣

曲禮記深衣用布十五升案詩蟀蟀麻衣如雪正義雜記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深衣注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間傳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謹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註麻衣小功布深衣考小功布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此凶服之深衣也晏子雜下篇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吉服而衣小功之布近於凶服非禮也蜀都賦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箏中黃潤一端數金常服而衣用數金之布近於治服非度也故深衣用十五升布所以制過不及也又案麻必六升以下始成布故間傳云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是六升以下始成布也而布必十五升始成吉布疑衰十四升猶以疑名則未成爲吉也檀弓子游爲之麻衰正義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蓋雖以衰名而用十五升布則必別之曰麻衰麻衣如雪卽吉服深衣是也獨斷冕用三十升布當卽所謂秬歸貢布織至數十升者細密已甚非冕弁尊服不敢用士冠禮曰太古冠布謂冠白布冠也深衣用白布乃與太古冠布同皆以尙質也質故僅用十五升布謂其始成吉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一

布則亦可以爲吉服矣路史後紀黃帝服深衣大帶是未有皮弁朝服先有深衣故皮弁朝服之升數一以深衣爲度又案布升數不同而縷數則無異縷數雖無異而縷之疏細又或不同雜記注士爲父麤衰斬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據此則縷數雖同而麤細各異也深衣布十五升升八十縷其縷之麤細無明文考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註總精粗與朝服同又鄭喪服注云去其半而總如絲也然則總之縷如絲朝服之精粗與總則其縷亦如絲矣蟬蛸正義謂朝服十五深衣亦十五升是深衣與朝服同然則深衣之縷亦當如絲也蓋升愈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二

多則縷愈細故雜記註謂三升半之縷細于三升五升之縷細于四升六升之縷細于五升也十五升之布爲一千二百縷幅止二尺二寸非縷細于絲不能容也故言布之縷近于縷矣又案深衣注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考幌氏凍帛以欄爲灰渥滄其帛王昭禹謂燒欄木爲灰煮而孰之使泊厚然則布之煨濯灰治當與帛同蓋以水和灰渥之滄厚因而煮之使孰也函人曰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做則撓深衣注鍛濯之鍛與鍛甲之鍛同謂既濯之而又鍛之也喪服傳燥麻註云燥者治去茅垢正義云使之滑易然則布既濯之以灰而鍛之其茅垢又兼治之惟事吉布乃備此四者之

功喪服記曰斬衰冠鍛而勿灰正義云加以水濯勿用灰然則六升布以上雖鍛濯而勿灰鹽鐵論浣布以灰浣卽濯也蓋吉布濯必兼灰也喪服記又曰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註曰錫者不治其縷總者不治其布惟吉布乃兼治縷與布也深衣衣與袂各二幅皆二尺二寸祛尺二寸案詩羔裘豹祛傳祛袂也本末不同釋文袂末也袂與祛別此以祛袂爲一者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又案深衣袷之高下可以運肘注肘不能不入袷袷袂當掖之縫也正義袷謂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云運肘也謹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注袂屬幅於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三

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正義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餘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之袂得反屈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濶二尺二寸身尺至肩各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屈其袂得及于肘也案玉藻袂可以回肘注二尺二寸之節案祛尺二寸注袂口也正義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案喪服衣二尺有二寸注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疏袂所以連衣爲之衣卽身也兩旁與袂

中央身總三事下兩畔皆等故變袂言衣欲見袂與衣齊也
攷深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既皆與喪衰合則衣亦二尺
二寸與袂參齊並同喪服可知說文云襦衣正幅蓋通朝祭
喪服及深衣言之不特元端也又案註袼衣袂當掖之縫也
攷王篇袼掖下縫也蓋本鄭注又廣雅路謂之腋在身則謂
之路在衣則謂之袼路既謂之腋則袼為當掖之縫審矣衣
二幅各二尺二寸據孔疏從身至肩一尺一寸從肩至臂亦
一尺一寸兩相共四尺四寸則衣幅盡處當兩臂袂幅與衣
幅相接處亦當兩臂也臂內廉正當掖下注以袼為當掖正
義以袼為當臂當臂即當掖故說文曰臂掖下也又文選盧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四

湛詩註引卑蒼腋在肘後則肘亦在腋下矣文殊師地問答
薩署經音義引
卑蒼又曰腋下肘後說文謂臂在掖下卑蒼謂肘在掖下肘
也是肘在掖下也
臂一也衣與袂幅兩相連屬處必有縫其縫即名曰袼此袼
在掖下當肘臂也袼本為袼袂末為袼袼二尺二寸以肘之
出入必由于當肘之袼故宜寬也袼尺二寸以袼近手取其
便于奉持故宜狹也又案衣幅袂幅雖不同而衣與袂又通
稱喪服記衣二尺二寸注以為文在袂屬幅之下則袂也而
通言衣矣又案正義衣幅濶二尺二寸身尺至肩各尺一寸
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屬袂于衣
又二尺一寸半故反屈其袂得及于肘攷臂下至手一尺二

寸則臂下二尺一寸半之袂覆過于手者約一尺有奇無事
則垂之有事則反屈之其反屈約以及臂為度故管子弟子
職曰凡拊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注云恐濕其袂且不
便于事也云攘臂袂即反屈袂也云攘臂袂及肘即反屈袂
及肘也攘臂袂及肘句原本袂作袂攷說文玉篇類篇並無
袂字當為袂字之訛本注明云恐其濕袂可知本文
袂之為淮南子人間訓以戈推之攘袂薄掖考掖下肘後也
攘袂薄掖即反屈袂及肘也以是知反屈袂皆以及肘為節
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正義謂袂幅各二尺一寸半者蓋
袂幅本全二尺二寸兩旁各殺一寸止餘二尺更加緣一寸
半為二尺一寸半據此則深衣之袂削幅矣但考深衣云袂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五

之長短反屈之及肘註明云袂屬幅于衣是深衣之袂本屬
幅也凡屬幅者其邊幅不旁殺儀儀喪服記云袂屬幅註云
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賈疏云凡用布為衣物及射侯皆去
邊幅一寸為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
為袂士喪禮記云明衣裳袂屬幅註屬幅不削幅也賈疏用
布皆削去邊幅旁一寸惟此不削幅據此皆以不削幅為屬
幅深衣注既云袂屬幅則袂全二尺二寸加緣寸半為二尺
三寸半也孔云二尺一寸半蓋未會註中屬幅二字爾又考
袂幅接衣幅處正當肘註謂肘前一尺二寸袂長二尺三寸
半從袂幅一尺二寸反屈之餘袂止有一尺一寸半經云反

屈之及肘乃僅及肘前耳如正義所云削幅則袂止二尺一寸半反屈之必不及肘矣又按正義謂衣幅覆臂將盡考說苑正冠則纓絕袂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襟衣前幅也袂襟而肘見可知衣襟卻當肘即知衣幅覆盡肘也袂與正冠納履對則袂正襟也又案敖善謂裳既六幅衣亦當六幅衣身二幅兩袂各二幅考說文伸臂一尋八尺故深衣衣二幅屬袂二幅凡八尺八寸正與伸臂八尺相準也若衣身二幅兩袂各二幅則長一丈二尺二寸與伸臂八尺不相當矣又案萬斯大謂袂上下本二尺二寸袂口上半不縫者一尺二寸下半縫者一尺經文袂尺二寸據上半不縫者也今考詩唐風羔裘傳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六

不據圍也然鄭必據圍以度要圍者以要廣七尺二寸據要圍也則經文要廣三袂亦必據袂圍也元端端袂袂皆一尺二寸周禮註曰謂之端取其正也正者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其袂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續漢書輿服志註引此以釋元端素裳猶明註義蓋雖侈袂之袂且止半于袂况深衣乎萬氏不明袂圍之故由于本末有豐殺故不信鄭註耳案任氏有取鄭註是也深衣之袂二尺二寸常制也乃亦有侈袂者儒行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邱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邱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不知儒服鄭註云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逢掖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袂尺二寸正義大夫以上其服侈袂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問之逢掖大袂深衣也據此則夫子所服深衣乃侈袂深衣也夫子謂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決無禮無此服而自我特創者可知深衣之有侈袂必本于古哀公不習見故以為異耳孔子對以其服也鄉謂周禮在魯是服亦猶是鄉服也非敢服奇也鄭註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則士大夫禪衣袂不止二尺二寸矣凡大夫士庶人所服之服雖或同而以袂之侈不侈別等次周禮司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七

服有元端素端註云變素服言素端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
明士不侈故稱端又考雜記几弁經其衰侈袂鄭註其衰錫
也總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
尺三寸正義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深衣在吉凶之間以吉服
推之元端有二尺二寸之袂又有侈袂以凶服推之衰服有
二尺二寸之袂又有侈袂然則深衣有二尺二寸之袂其亦
必有侈袂可知矣深衣惟士大夫侈袂庶人不侈袂亦猶端
衰惟大夫以上侈袂士不侈袂也然則孔子逢掖之衣乃服
士大夫之深衣爾孔叢子儒服篇云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
展麓嬰見平原君又云此布衣之服布衣長裾振袂袖即大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八

袂深衣也此所謂逢掖之衣也子高蓋法祖服也玉藻曲袷
屬于內外襟兩襟交則袷方而形自方案深衣曲袷如矩以
應方註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正義鄭以漢時
領皆向下交垂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
也案經云曲袷如矩以應方註云交領也則鄭明以方領為
交領下即接云古者方領猶云古者交領也朱子謂兩襟交會處其方如知
本鄭義也既云古者方領似漢時不盡方領矣考方言袒飾謂之
直衿註謂婦人初嫁所著上衣直衿漢書廣川王傳晉灼註
今之婦人直領釋名直領斜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然
則直領為婦人之服而漢世男子亦遂有直領者故釋名以

婦人直領擬諸丈夫袍也鹽鐵論云及其後絲表裏直領
無禕即知漢時多用直領矣領既直則不相交會不相交會
安能方如矩乎鄭見當時直領失如矩之制因為推原古者
深衣之領交會如矩案服虔廣川王傳注所云頸下施衿領
正方直者也豈鄭註所云交領乎後漢書儒林傳習方領能
矩步蓋言服儒服者習于深衣方領之制即註所云交領也
李賢註以為直領夫直領其形長直不得云方也馬援傳朱
勃衣方領能矩步方領當即深衣之交領也註乃以頸下施
衿解之後代之衣釋以後代之制容或可通而孔正義乃以
之釋深衣誤矣書儀推廣孔義而終不以爲可據又案方領一名耳而或曰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九

直領或曰頸下施衿皆非鄭註交領之義即所謂曲領者又
往往名同而實異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
註拘與句同曲領也尙書大傳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
鄭註句領繞領也墨子諫下篇且古者常有紕衣變領而王
天下者彼所謂曲領蓋變繞頸下近于括領矣乃上古之制
也又考急就篇袍襦表裏曲領希師古註曰曲領者所以禁
中衣之領恐其上擁頸也其狀濶大而曲因以名焉釋名曲
領在內以中襟領上橫壅頸其狀曲也蓋曲領在中衣之外
乃能禁中衣之領隋書輿服志有方心曲領即其遺制隋書
輿服志又謂曲領梁陳以來始戴之則是別師一衿矣與今

朝衣之領相似鄭註深衣曲袷曰曲領又曰交領則非別施一衿矣故同一曲領之名而制各異孔正義謂深衣曲領似小兒擁咽卽近於方心曲領豈鄭義乎又案訓詁諸書多以襟言領亦以領統於襟遂名曰襟玉篇衿衣領也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正義云衿領一物深衣曲袷通名交領領屬于襟襟若不交領又安得交乎襟既交則必有內外襟若士喪禮乃襲三稱註疏並謂襟向左此謂祭服朝服也若但爲對襟又安得有旁向之襟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疏謂綴於外襟之上夫既有外襟必有內襟矣若但爲對衿又安得有外襟之名也然則朝祭喪服必有內外襟左右交掩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十

深衣既爲交領其與朝祭喪服同制可知王廷相黃宗憲論衰制謂別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而下在左者爲外衿在右者爲內衿內外交相掩以著衰此以掩裳之衿爲衣衿雖與註異而謂衣衿當有內外則無誤也竊以深衣於衣幅之外必兼具二衿方言衿謂之交說文衿交衿也謂外衿與內衿交相左右也江氏深衣刊誤著別裁外襟法其制但有鄉右之外襟無鄉左之內襟一邊相覆與交衿字義似有未合且襟以承領若但有鄉右之外襟則領亦但鄉一邊而已偏而不交與交領之義亦似未合故知深衣當並有內外襟也玉藻又云裳要縫七尺二寸縫齊一丈

四尺四寸案深衣要縫半下注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宜寬也正義謂要中之縫半下畔之濶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案玉藻深衣三祛縫齊倍要注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紵也紵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正義祛謂袂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又曰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幅廣二尺二寸計之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十一

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案喪服傳齊者何緝也喪服記若齊衣內衰外據此喪服衰與裳下際緝處通曰齊則吉服衣與裳下際亦通曰齊也至于深衣惟裳之下際須緝衣之下際卽縫著裳不須更緝其邊故惟裳得齊名也說苑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漢書朱雲傳有薦雲者召入攝齊升堂師古註齊要下之裳蜀都賦蓋端委之所臨劉淵林注袖長而裳齊委至地皆謂裳之下際也又考玉藻縫齊裳下際也深衣要縫裳上際也縫齊乃展裳之下際反屈內向仍縫著裳卽喪服所云裳內也要縫則以裳之上際縫著衣之下

際裳上際更不須自緝其邊故裳下際名曰縫齊裳上際但得名要縫而已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詩葛屨要之襚之好人服之傳要襚也襚領也箋襚也領也在上二者于衣于裳各在其上是裳之上際但得曰要曰要縫而已玉藻又云裳十二幅前後各六幅在旁者名衽案玉藻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正義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濶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爲之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士

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熊氏大意與皇氏同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耳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云上下相變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體是陰陰主收歛故縫而合之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衣相對爲衽鄭注鈞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但此等無文言之止從先儒之業江氏永云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爲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古者布幅濶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

後王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于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于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注可見江永又云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唯兩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衽謂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士

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帷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交裂者以布二幅交解爲四幅狹頭二寸去邊縫成角寬頭二尺去邊縫一尺八寸也案江氏謂交裂者惟裳之在旁者耳與經文衽當旁三字確合推釋盡制故特附載其說于右復考朝祭喪服之衽屬于衣雖異深衣而朝祭喪服之衽既旁屬于文則深衣衽亦必旁屬于裳可知也方言曰襚謂之衽註或曰裳際也云裳則裳之旁也左氏成十七年傳公使清沸魍助之抽戈結衽而譌訟者杜注衽裳際也亦以衽爲裳旁際也離騷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洪興祖補注引爾雅疏衽裳際蓋跪則膝加裳幅兩際

旁出膝外故須敷布之使整也理也漢書江充傳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交輸在裳之兩旁如深衣之衽可知深衣裳衽本在旁也凡衣裳在旁者多名曰衽釋名衽襜也

在旁者蓋衽本在旁連衽故象在旁之幃也說苑敬慎篇是在旁者蓋衽本在旁連衽故象在旁之幃也說苑敬慎篇是以衣成則袂衽宮成則缺隅隅在旁則衽亦在旁明矣說文衽交衽也蓋左旁之衽交右右旁之衽交左以交于兩旁故亦名衽也不特此也卽凡物在旁者亦曰衽檀弓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疏謂衽在邊及兩頭會際者釋名曰旁際曰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四

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以後漢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是今朝服之曲裾也又案漢書江充傳充衣紗縠襜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角割名曰交輸裁也釋名曰婦人上衣曰衽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然則別有鉤邊不在裳十二幅亦斜割使一頭濶一端狹以濶者在上狹者在下交垂映之如燕尾有鉤邊曲裁其旁邊綴于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案家禮曲裾用布一幅如裳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五

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廣頭向上布邊向外左掩其右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而未爲鳥喙右向綴于裳之右旁禮記深衣續衽鉤邊鄭注鉤邊若今曲裾案在旁曰衽在旁之衽前後屬連曰續衽說苑正諫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屬續通右旁之衽不能屬連前後兩開必露裏衣恐近于褻故別以一幅布裁爲曲裾而屬于右後任反屈之向前如鳥喙之向曲以掩蓋裏衣而右前衽卽交乎其於覆體更爲完密其鉤邊者蓋此幅屬于右後衽之邊向向左前衽之邊耳注之解續衽也曰不殊裳前後解鉤邊也曰如今之曲裾疏謂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謂續衽也一旁則

有曲裾掩之謂鈎邊也此說甚合書儀及家禮皆謂鈎邊別綴一幅布于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蓋本鄭注曲裾之訓今以曲裾之制考鈎邊知鈎邊必別綴布一幅于裳之外漢書江充傳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如今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在鈎邊曲裾只似鈎邊如淳曰深衣耳曲裾在旁續在亦在旁故連言之而曲裾別垂一幅稍則獨與鈎邊相似耳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繪角割名交輸裁也招魂曰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王逸注竿竹竿也言舞者迴旋衣衽掉搖回轉狀若交竹竿此所云衽卽如淳所云後垂交輸賈逵所謂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去

衣圭也攷曲裾曰衣圭一曰衽衣釋名婦人上服曰衽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方言衽謂之裾注衣後裾也云後裾則如淳所云曲裾垂之兩旁見于後者也文選傳毅舞賦珠翠的礫而炤耀兮華袿飛髻而雜織羅注引劉熙釋名婦人上服謂之衽衽衣又曰飛襪又曰雜裾上林賦曰飛織垂髻司馬彪曰織衽飾也髻燕尾也衣上假飾司馬相如傳師古注襪衽衣之長帶枚乘七發雜裾垂髻注引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髻燕尾也衣裳幅幅相屬其狀安得如髻惟別割繪一幅爲燕尾其揚如飛故云飛髻如尾之垂故曰垂髻雖綴于衣裾之上要非裾之正幅故七發特別之曰雜裾七發之雜

裾垂髻卽江充傳之曲裾垂交輸也故知衽衣之制而後知曲裾之制知衽衣曲裾皆別裁繪幅以綴于衣旁卽知鄭注以鈎邊爲曲裾亦必別裁布幅以綴于裳旁書儀及家禮之同于鄭注也義蓋如此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七

臣林昌彝學

長衣制如深衣其袂長

玉藻言深衣袂可以同肘長中繼揜尺注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衰

矣深衣則雜記大夫筮宅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注謂

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聘禮遭喪將命

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聘禮遭喪將命

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遭主國喪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

凶接純鄭氏禮記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

則謂之中衣孔穎達曰中衣之制與深衣同其異者中衣之

袖小長耳陳祥道云玉藻言深衣之制而間以長中繼揜尺

深衣與長中同制異飾連裳方袷直繩旁袷以至裳十二幅

要三袷縫齊倍要之類此其所同也深衣之純以采若素長

衣之純素而已中衣之飾繡黼丹朱而與長衣又繼揜尺焉

所謂揜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袂之末揜餘一尺長

衣之揜以布中衣揜或素若布各象其衣然也若深衣則祿

而已陳氏謂衣裳邃焉者謂之深衣以其袷長焉故謂之

長衣以其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聘禮遭君夫人世子

之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雜記大夫筮宅史練

冠長衣以筮則聘禮不以凶服接吉而筮不以吉服卜凶是

長衣所施趨于凶而非純凶也謹案深衣露著而素純長袂

者曰長衣儀禮聘禮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注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必純凶接純吉也吉

時在裏為中衣長衣繼皆掩尺素之曰深衣疏長衣與深衣

同布但袖長素純為異故云長衣素純布也此長衣緣以素

為之故云素純也王制正義又有長衣遭喪權時所服故聘

禮云主國之喪主人長衣待賓是也其長衣制與深衣同但

緣之以素長衣之袂稍長故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揜尺玉

藻長中繼揜尺注其為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衰矣深

衣則緣而已正義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為長衣

深衣目錄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雜記如

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

凶服也案敖善謂聘禮長衣練冠以受惟為國君其夫人世

子輕于君則主人皮弁服以受敖善以皮弁服為長衣練冠

之殺必有所據攷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占

者皮弁注謂麻衣白布衣蓋卽長衣而緣以布者也有司麻

衣而占者皮弁則皮弁較麻衣為吉矣夫人世子之喪既輕

于君故主人受命服皮弁亦較長衣為殺乎不知雜記注云

麻衣布衰非純吉亦非純凶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

于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其云純吉之尤

者對下占者朝服鄭注云朝服純吉服此注云純吉之尤者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謂朝服已爲純吉皮弁較之朝服則尤爲純吉矣尤之一字謂吉服至皮弁而止故以大夫士朔服證之蓋視朔更重于視朝朔服服皮弁可知皮弁爲純吉之尤矣夫人世子之喪大夫受命而服用純吉之尤者於禮安乎麻衣在吉凶之間故服之爲最允也

諸侯中衣 制如深衣其領繡黼

大夫士中衣 其領丹

長衣與深衣同以布中衣與長衣同掩袂深衣中衣用于吉凶長衣用于凶而已詩曰素衣朱襮又曰素衣朱繡禮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曰繡領謂之襮蓋素以爲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三

衣繡黼以爲領丹朱以爲緣諸侯之服也鄭氏謂讀朱繡爲朱繡誤矣禮曰以帛裏布非禮也蓋爵弁而上則衣以帛而中衣亦帛皮弁元冠則衣以布而中衣亦布故大夫祭于家而中衣必布士祭于公而中衣亦帛以其所以裏朝服服與爵弁服異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鄭氏曰練中衣以黃爲裏則中衣亦有裏皇侃說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夏則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禴衣禴衣之上加朝服如侃之說是中衣施於裘葛之下也陳祥道謂裘上之禴衣卽朝服耳其言禴衣之上又有朝服是龔鄭氏之論也禮言繡黼丹朱中衣詩

素衣朱襮朱繡說者皆以爲諸侯禮而天子領緣之制無聞漢明帝始以單紗爲之謂之中單范曄輿服志曰長冠以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有元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袂晉志天子祀天地宗廟冕服中衣以絳緣其領袖釋奠先聖則皂紗袍絳緣中衣其朝服通天冠絳紗袍皂緣中衣之議公卿以下祭服裏有中衣卽今之中單衣明帝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尙書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侯說絳緣祭服袖領爲中衣絳袴袂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遂除之後齊天子平冕十二章緣絳中單又有通天冠絳紗袍皂緣中單朝服冠幘絳紗單衣白紗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四

中丹皂領袖皂襪隋志天子袞冕白紗內單繡領青襪襪祀圖工方澤感生帝明堂五郊宗廟社稷則服之通天冠絳紗袍白紗內單繡領青襪朔日受朝元會及冬諸祭還則服之自王公以下祭服白紗內單繡領青襪襪驚冕以下內單青領爵弁從九品已上助祭則服之白絹內單青領襪襪朝服亦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皂領袖皂襪唐志天子之服大裘冕白紗中單皂領青襪襪袞冕白紗中單繡黻領青襪襪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絳紗袍白紗中單朱領襪襪皇太子袞冕白紗中單繡領青襪襪遠遊冠者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絳紗袍紅裳

白紗中單黑領襍襪羣臣之服衮冕者一品之服也白紗中單繡領青襍襪絺冕中單青領爵弁中單青領襍襪謹案有表而長袂者曰中衣詩揚之水素衣朱襟傳襟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繡當爲綃繡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繡爲領丹朱爲純也正義中衣者朝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深衣目錄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以素則謂之中衣其異者中衣之袖稍長耳王制正義其中衣制如長衣在上服之內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注繡讀爲綃綃名也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中衣在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五

裘及裼衣之內詩羔裘之革正義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衣之上又加朝祭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卽以錦衣爲裼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終南詩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正義曰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裘也詩云衣錦綉衣裳錦綉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

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衣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衣之白者惟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爲疑之詞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羔裘迨迨正義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玉藻正義皇氏又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上有朝服論語鄉黨邢疏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案詩羔裘之革正義謂裼衣在裘上中衣在裼衣上正服在中衣上攷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詩云衣錦綉衣裳錦綉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據此則錦衣之上復有上衣卽爲皮弁服錦衣裼衣也裼衣之上不得復有中衣明矣又聘禮裼降立注裼衣免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六

也

上衣見禡衣所云免上衣卽玉藻注之上衣蓋皮弁正服也若禡衣之上更有中衣則免上衣始得見中衣免中衣始得見禡衣注不得謂免上衣卽得見禡衣也賈中衣疏謂裘在中衣上禡衣在裘上正服在禡衣上與鄭聘禮玉藻注俱相賅合而詩羔羊之革正義謂中衣在禡衣上與詩羔裘迨迨正義及玉藻正義俱云禡衣在中衣之上亦自相違迤但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又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禡之皮弁布服而用錦衣禡狐白裘得無帛裏布之嫌或謂錦衣非通身用錦也惟以錦爲緣耳婦人衣錦尚綱者亦然然則錦衣仍是素衣據江永說但以素錦飾領及袂耳今攷玉藻童子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七

之節也緇布衣錦緣此非通身用錦者要止名之曰緇布衣而別之曰錦緣不曰錦衣也况玉藻曰錦衣狐裘以本節推之上云元緇衣云絞衣云緇衣云黃衣皆舉通體言之也獨於錦衣則以緣名衣似非本節義例衣錦尚綱謂亦以錦緣皆憑意度惟通身錦衣故惡其文太著始以綱襲之若僅以錦爲緣則與童子之衣等耳何嫌文太著而襲之乎任氏大椿云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冕服絲衣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據注義則經文以帛裏布乃指中衣不指禡衣詩素衣朱襮傳箋皆以中衣爲釋正義引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

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明中衣以布矣案任說是也郊牲牲繡黼丹朱中衣正義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素衣是絲當爲冕及爵弁之中衣禮朝燕之服皆以布爲之據此則帛裏布句孔氏亦明言共指中衣非指禡衣也中衣之用布用絲必視上衣禡衣則不同此例也如必謂錦爲絲衣不得禡皮弁之布不知論語曰素衣麀裘素衣則絲衣也又何以禡皮弁之布乎玉藻狐青裘元端之裘也據詩羔裘正義及狐裘正義所引而以元緇禡之緇亦帛也又何以禡元端之布皇氏之說乎可知中衣不得以帛裏布禡衣則得以帛裏布也攷釋名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八

曰中衣在小衣之外大衣之裏小衣卽爲親身之明衣也裘及禡衣及正服皆謂大衣中衣在諸服之內爲諸服襯衣蓋襯衣在裏最近明衣爲便襲之服若以帛裏布則是襲身反過于正服矣若禡衣則玉藻云禡以見美特取其文與襯服在裏不同故往往以絲衣爲飾解此則錦衣以禡皮弁之裘正不必釋爲錦緣矣詩庶見素冠兮正義云凡經傳之言素衣皆謂白絹賈士冠禮亦云素有二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繪也卽此文之等是也又云論語注云素用繪者彼上服禡衣用素也故鄭玉藻注明以中衣用素與中衣用布對舉則素之非布卽具本注之內而江氏鄉黨圖考指錦衣以禡

爲素衣以裼謂非以帛裏布而不知素衣亦爲絲衣卽亦是
以帛裏布也其失可不辨自明矣孔羔裘之革正義謂中衣
在裼衣之上亦以皮弁布服不得以錦衣爲裼故進中衣於
裼衣之上不知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旣專指中衣則裼衣
用帛雖在中衣外正服內又何以帛裏布爲嫌乎與詩素衣
朱褌正義及郊特牲正義前後所見何不相符也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九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二十九

麻衣

臣林昌彝學

詩蜉蝣麻衣如雪箋麻衣深衣正義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
也衣裳卽布而色白如雪者惟深衣爲然故知麻衣是深衣
也聞傳大祥素縞麻衣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
采色雜記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綉注麻衣
白布深衣正義麻衣深衣緣以布通曰禪衣玉藻禪爲綱注
謂有衣裳而無裏方言關之東西謂之禪衣古謂之深衣急
就篇禪衣蔽膝布母縛注禪衣似深衣而衰大亦以其無裏
故呼爲禪衣案詩碩人其頡衣錦綱衣箋尙之以禪衣婦人
衣服不殊衣裳禪衣亦不殊衣裳故與婦人服制相合之綱
錦衣尤取其上下不殊可以覆冒也又案禪衣諸書多作單
衣後漢書馬援傳公孫述爲馬援制都布單衣注引方言關
之東西謂之禪衣說文曰禪衣不重急就篇禪衣蔽膝布母
縛注禪衣似深衣而衰大亦以其無裏故呼曰禪衣云亦以
其無裏謂深衣無裏禪衣亦無裏也釋名曰禪衣言無裏也
有裏曰複無裏曰單凡言禪衣皆以單爲義方言禪衣古謂
深衣則深衣亦單矣又案士喪禮浴衣用篋注其制如今通
裁正義如今之通裁者以其無殺卽布單衣上下通直不別

三禮通釋卷二十九

一

衣裳故得通裁之名後世單衣與通裁同制若深衣則猶別衣裳特縫合之不使殊耳此布單衣與深衣又大同而小異也又案漢晉而後以單衣為不仕者之服後漢書逢萌傳後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尙書三國蜀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魏畧徐庶棄其刀劍更疎巾布單衣折節學問宋書輿服志今國子太學生服單衣以為朝服是也六朝官品不得服朝服者止得服單衣宋書輿服志江左公府長史無朝服止單衣幘以單衣次朝服與不仕者之服無以遠別也宋書輿服志又載虎賁中郎將羽林監節騎郎其在陞列及備鹵簿鷓尾絳紗縠禪衣殿中冗從虎賁殿中

三禮通釋卷二十九

二

虎賁及守陵虎賁給絳科單衣則又以單衣為武士之服矣凡服之不殊衣裳者古曰深衣後世曰禪衣異名而同實也今取諸經注疏及小爾雅方言說文急就篇釋名廣雅所載禪衣畧為推釋名義以附於深衣之末用見深衣創於上古漢晉以後並傳其制故曰善衣之次也禪衣之別曰襍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楚詞曰遺余襍兮禮甫說文南楚謂禪衣曰襍廣雅襍禪衣也案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說文南楚謂禪衣曰襍襍禪通九歌遺余襍兮禮甫即所謂南楚謂禪衣曰襍也洪興祖曰捐袂遺襍與捐袂遺佩同意玦佩貴之也袂襍親之也考潛夫論文組綵襍騎奢僭上然則

襍雖禪衣其盛麗者又加以綵張衡傳曰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錯雜之袿徽宋書輿服志云太后皇后入廟服袿襪大衣即所謂深衣制似單衣者也九歌遺余襍兮禮甫其即袿襪綵襍之類歟薦湘夫人而遺以婦人盛服此其所以為親之也

袿衣

方言有袿者趙魏之間謂之袿衣袿前施袿囊也房報反案有袿者趙魏之間謂之佐衣郭注前施袿囊考晉書輿服志八坐尙書荷紫為袿囊綴之服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衣至今以為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專負之以行即續漢志所云服

三禮通釋卷二十九

三

衣深衣同制有袿者也宋書輿服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袿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齊書輿服志其肩上有紫袿囊名曰契囊世俗呼為紫荷隋書輿服志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右荷郭注云前施袿囊即此制也曰程衣

襜褕

方言自關而西謂之襜褕說文直裾謂之襜褕急就篇襜褕裕復褶袴禪注襜褕直裾禪衣也案說文及急就篇注均以襜褕為直裾禪衣考漢書雋不疑傳一男子衣黃襜褕注云直裾禪衣即說文所云直裾謂之禪衣也蓋禪衣與深衣同

制衣裳不殊裙幅通直故曰直裙也漢書何並傳迺合奴冠其冠被其襜褕師古注襜褕曲裾禪衣也此所云山裙即鄭注所云鈞邊若今曲裾者也蓋深衣有鈞邊綴于裳之右旁襜褕有曲裾亦綴于衣之右旁也直裾曲裾各有所據也又按史記武安侯傳衣襜褕人宮不敬注云非正朝服若婦人服考蔡邕獨斷公卿尙書衣皂而朝者曰朝臣漢書蕭望之傳備皂衣二十餘年如涪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皂續漢書輿服志執事冠委貌緇衣素裳然則漢時朝服皂衣猶存緇衣素裳之遺制武安侯入宮不服朝服而衣襜褕衣裳不殊故注云若婦人服也又案襜褕一衣各異其質張衡四愁

三禮通釋卷二十九

四

詩美人贈我貂襜褕東觀漢記耿純與從昆弟李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衣奉迎世祖桓譚新論余從長安歸道病蒙絮被屬襜褕宿于下邑亭中曰貂曰縑曰屬與布單衣不同然則襜褕乃單衣之加飾者也荀子子道篇孔子云由是裾裾者何注裾裾衣服盛貌說苑裾裾作襜褕裾裾襜褕同訓皆言其盛也釋名襜褕亦取義于襜褕然則襜褕為單衣之裏大者矣

襜褕

小爾雅襜褕謂之襜褕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襜褕廣雅襜褕襜褕也案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襜褕考詩漸車帷

裳帷裳襜褕也正義云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釋名其貌幢幢然也巾車皆有容蓋注亦云或曰童容襜褕襜褕寬裕狀如車之幢幢儀禮士昏禮其轎有祿注祿車裳帷周禮謂之容車考祿與襜同後漢書劉盆子傳乘軒車大馬乘屏泥絳襜褕注云車上施帷以屏蔽者司馬相如長門賦舉帷幄之襜褕爾雅釋器衣蔽前謂之襜故車之名童容與衣之名童容皆取于襜褕宏裕也

襜褕

方言其短者謂之襜褕復襜江准之間謂之襜或謂之笱襜注今笱袖之襜也說文短豎使布長襜廣雅復襜謂之襜

三禮通釋卷二十九

五

襜為襜之重文按方言襜褕短者謂之襜褕後漢書張衡博士或解襜褕而襲繡蔽注亦云襜褕之短者考說文襜豎使布長襜漢書貢禹傳妻子糠豆不贍襜褕不完注云襜豎所著布長襜與方言襜褕之短者異訓今考急就篇注云襜自膝以上則襜本甚短襜之長必過于膝故說文云長襜也釋名謂襜褕襜褕寬裕史記司馬相如傳曳獨繡之襜褕徐廣釋襜曰襜褕索隱引埤蒼曰襜衣長貌也然則襜褕為襜褕衣之長者故以襜比之襜則為長比之襜則為短耳故方言以襜褕之短者為襜也方言又曰復襜江准之間謂之襜考列子力命篇朕衣則襜褕張湛注方言襜褕也則襜乃襜褕之

短而複者也又案說文謂襦爲襦使布長襦史記秦始皇帝紀索隱以襦爲勞役之服北史蕭寶夤傳寶夤具小船于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蓋寶夤欲自脫于危故託于賤者之服以自免也所謂烏布襦其襦襦之類歟曰襦襦小爾雅布褐而紕之謂之襦襦方言以布而無緣敝而紕之謂之襦襦謂之襦襦亦謂襦襦楚謂無緣之衣曰襦紕衣謂之襦

襦

方言自關而西謂之襦襦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無緣之衣謂之襦襦俗名襦按音偏案後漢書光武紀見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鬢注云鬢續漢書作襦並音其物反方言襦褌其

三禮通釋卷二十九

六

短者自關而西謂之襦襦郭璞注云俗名襦按據此卽是諸于上加繡襦如今之半臂也以上光武本紀注此注以襦按爲半臂則襦之義通于闕屈翟闕翟通義並同蓋半臂之制闕兩掖也方言謂無袂者謂之襦則與半臂相近其亦襦襦之類歟玉篇諸于袍也諸將衣諸于繡鬢乃于袍上加半臂也玉篇又曰襦襦禪衣蓋襦襦雖似禪衣而又稍變其制也

緞

方言其敝者謂之緞緞縫納敝故名之也案上云以布而無緣敝而紕之謂之襦襦此惟云其敝者謂之緞則不兼無緣者言之矣郭注云緞縫納敝蓋近于百納衣矣急就篇注納刺謂之紕

宋書徐湛之母會稽公主微時有納布衫襖等衣卽所謂緞縫納敝者也北史蠕蠕傳又有緋納襖緋納小口袴摺紫納大口袴摺凡此亦以納名蓋當時炫尙新異轉以華盛之衣仿百納之制六朝盛行此服宋起居注載謝沈常著青絳納襦襦衫是也

襦

方言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襦曰襦襦方言自關而西或謂之祇襦祇音止襦丁牢反亦呼爲掩汀也說文祇襦短衣也廣雅祇襦襦褌也案說文祇襦短衣也後漢書羊續傳其資惟有布衣祇襦注亦以短衣釋之廣雅曰祇襦襦褌也九辨被荷襦之纍

三禮通釋卷二十九

七

纍兮然潢洋而不可帶王逸注云襦祇襦也若襦褌矣祇襦卽襦褌而云短衣然則襦褌亦短衣歟考邊讓別傳云讓爲九州衣被則不足太平御覽作衣被北堂書鈔作之收爲單衣襦褌則有餘謂讓尙能如襦褌覆冒一身也急就篇襦褌袷褶禪師古注謂之襦褌者取其襦褌而寬裕也是襦褌非短衣祇襦乃襦褌之短者耳曰甲襦方言自關而東亦謂之甲襦案述異記云乾羅見一神著金銀襦鎧卽甲也云襦鎧卽方言所謂甲襦也蓋甲內衷襦褌制畧同深衣方言之甲襦卽深衣所云可以武者也

襦褌與襦同

方言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褕案釋名曰荆州謂襜褕曰布襜亦謂襜褕言其襜褕宏裕也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繭神爲一注繭衣裳若今大襜也徐廣衣服雜注曰今皇后謁廟衣袿襜大衣然則釋名謂襜褕卽布襜義取衣裳相屬又取襜褕宏裕卽鄭注所云大襜徐廣注所云今時俗名直襜者豈其遺制歟蓋此衣爲最寬博矣曰襜褕與衫方言或謂之禪襦今或呼衫爲禪襦偏禪謂之禪襦卽衫廣雅禪襦謂之襜褕案魏志管甯傳甯恆著皂帽布襦布裙隨時單復然則襦有復有禪方言復襦江湖之間謂之襜或謂之箭襦廣雅復襦謂之襜此襦之複者也釋名有裏曰復無裏曰單則復襦猶云袷襦也方言或謂之禪襦又云偏禪謂之禪襦此襦之禪者也然古人又以襦爲著絮之衣釋名襦裏也言溫裏也東哲近遊賦繫明襦以禦冬襦既溫煖禦冬則必著絮釋名又云單襦如襦而無絮也任大椿云襦有絮矣世語云司馬宣王從遼東還有老人寒凍於路乞一襦南史武陵昭王宣照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宣照衣單薦衣於宣照晉書韓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當作復襦伯曰火在斗中而衲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據此皆以襦爲禦寒之衣則近於今之絮襦矣蓋襦制本有禪復漢晉以後又恆呼著絮

三禮通釋卷二十九

八

冬衣爲襦故釋名直以裏釋襦也任說得之案方言注今或呼衫爲禪襦又云禪襦卽衫也然則衫制單而不復故郭璞以衫爲禪襦考南史百濟傳呼襦曰復衫蓋衫制本單襦則爲衫之複者襦制本複衫則爲襦之單者故方言與百濟傳各異也唐書德宗在涼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上亦御夾服左右請御衫上曰從我有冬服未易者豈我獨衣衫乎據此云上御夾服不肯御衫則是衫制單而不夾明矣可與郭注衫爲單襦互證宋史輿服志有涼衫爲四時便服衫以涼名則衫爲單衣可知方言約襦謂之禪注云今呼爲涼衣亦以約襦本單故曰涼衣猶衫制本單故曰涼衫也然考廣雅復衫謂之袷車灌晉修復山陵故事曰衣物練單衫五領練複衫五領是衫亦有單複之分然禪爲衫之本制玉篇襦小襦禪襦也然則衫制小而單玉篇訓義最確襦同又案衫制雖同禪衣而衫袖與他禪衣又異釋名衫芟也末無袖端也攷檀弓鹿裘衡長袂注謂袂袖緣口也未練之先狹短無袂正義亦云小祥之前袂無袂疑釋名所云袖端卽檀弓注所云袂口也釋名所云衫袂無袖端猶檀弓注所云袂無袂也蓋衫袖短則無袖端卽古今注所云便於事奉也潛夫論裙襦衣被費繪百縑類篇襦短袂衫也然則衫袂之短其近於襦歟漢書萬石君傳晉灼注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綸宋

三禮通釋卷二十九

九

書渴盤陀國土人著氈帽小袖衫則知衫袖獨短小矣釋名半袖其袂半襦而施袖也謂袖之狹小止得襦之半衫袖或近於是矣又案衫制本同深衣兩裾掩掩更不開勝事物紀原云馬周以三代有深衣請於其下著襪及裾名襪衫其開勝者名袂勝衫即今四勝衫也今攷四勝謂前後左右俱開勝也此又衫之變制矣

稍

方言無袂之衣謂之稍案石林燕語背子本半臂武士服背子半臂皆無袂之衣也其即稍之遺制歟石林燕語又謂余於大觀間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

三禮通釋卷二十九

十

而背子亦引為長袖與半臂制又不同演繁露謂長背子與裘畧同亦指背子之有袖者也蓋背子本無袖古之稍也至南宋後則又易而為衫矣

三禮通釋卷二十九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三十

臣林昌彝學

良裘

功裘

黼裘

周禮天官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良善也中秋鳥獸毼毼釋文毼音毛集韻毛或作毼也金壇段氏尚書撰異辨之誤非因其良時而用之鄭司農云

良裘王所服也予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鳩化為鷹中春鷹化為鳩順其始殺

三禮通釋卷三十

一

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麋裘之屬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賈疏云先鄭意良裘王所服故仲秋獻之羣臣所服裘季秋獻功裘是也後鄭不從者月令云孟冬天子始裘此良裘若是王之所服裘何得在仲秋故後鄭不從後鄭謂黼裘者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獮獮是仲秋田獵之名與此獻良裘同時故知與黼裘一也白與黑謂之黼謂狐白與黑羔合為黼文按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也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書獮田之禮時大夫猶有大裘也陳氏禮書讀省為省牲之省疑獮田在秋非用裘之日謂鄭氏之說為誤不知周禮明言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若非用裘之日則獻之何也陳氏之論淺矣按誓獮用軍禮君之裘有黼文所以取上下有別識也近儒姚氏

龜云若省耕省歛偶值寒而裘則君固當謂之良裘者功裘衣狐白矣按姚氏之說足正陳氏之誤

謂之良裘者功裘

之等臣所服見人功麤良裘與大裘皆君所服鍼功細密故

得良裘之名又云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褻麤裘青豸褻鄭云

君子大夫士也裘用雜故為大夫士若君則用純注引此者

證功裘中有此狐青麤裘以待頒賜玉藻仍有羔裘狐裘亦

是臣之所服裘不引之者之屬中含之矣狐青裘者注玉藻

謂為予衣之裘天子下士乎端之服皆服之又云麤裘者鄭

彼注引孔子素衣麤裘謂是君臣視朔之服彼云羔裘注引

孔子緇衣羔裘鄭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

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

三禮通釋卷三十

二

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

祭服朝服同服羔裘也狐裘者鄭注玉藻引孔子黃衣狐裘

謂是十月農功畢臘祭先祖之服四種裘君臣同有經云以

待頒賜唯據其臣若據天子諸侯除大裘之外亦入功裘之

中玉藻仍有狐白裘據天子之朝大夫已上所服亦入此功

裘之中按賈疏於注義外並言羔裘狐裘及狐白裘皆為功

裘不知狐白裘非即功裘攷司裘大裘注引鄭司農云黑羔

裘詩召南羔羊正義云司服職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

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

不別言衮冕以下之裘是六冕與爵弁明為同用大裘之羔

裘矣賈疏既以大裘為良裘則羔裘即良裘也說文羊部云

羔羊子也按羊之初生其毛柔細最為深煖故為良裘玉藻

犬羊之裘不禡羊裘賤者之服而羔為羊子即用之於冕弁

服猶鹿裘為喪服之裘而麤為鹿子則用之於皮弁服也羔

裘貴於麤裘而良裘功裘皆就裘之質別之若謂君所服之

羔為良裘臣所服之羔為功裘非也任大椿弁服釋例云羔

裘於司裘為良裘謹案任說最精夫黑羔與狐白合為黼裘

鄭氏以黼裘當良裘則黑羔與狐白不言可知蓋黑羔為良

裘狐白亦為良裘疏以狐白為功裘失之矣按狐裘惟白者

為最貴淮南子說山訓云貂裘而白雜不若狐裘而粹高注云粹

三禮通釋卷三十

三

純也又云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撮之眾白也墨子親

士篇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顏師古注漢書匡衡傳云狐

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按

顏注以狐白獨取腋毛為之於說是矣賈疏又引玉藻狐裘

以證功裘蓋指狐黃而言不知狐黃所用最廣不得專指功

裘也按詩衛之旄邱檜之羔裘幽之七月小雅之彼都人士裘及左傳臧之狐裘渾良夫之紫衣狐裘檀弓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而鄉黨言狐貉之厚以居此為貴賤皆服之裘而皆是也

非為頒賜所用也賈疏誤按鄭注功裘惟言狐青麤裘賈疏

所據非鄭氏之義也又狐青裘者詩狐裘蒙戎疏及司裘疏

皆本皇氏說以為予端服之裘鄭注玉藻狐青裘云蓋系衣

之裘謹案帛衣二字爲冕弁及朝服帛端同俛而皇氏獨以爲帛端之裘者蓋合鄭論語注決之司裘疏引論語緇衣羔裘鄭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朝服用冠弁服卿大夫助祭於君弁冕士助祭於君爵弁此外惟帛端不見所用之裘故知玉藻狐青裘注所云帛衣之裘專謂帛端矣熊氏誤解玉藻注帛衣二字謂六冕及爵弁用狐青由未參攷論語注耳考玉藻正義及召南羔羊秦風終南正義皆云諸侯在王朝皮弁服用狐白裘錦衣裼玉藻正義又謂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是以

三禮通釋卷三十 四

狸裘 虎裘

狼裘

熊裘

羆裘

詩曰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左氏文公九年傳曰哲幘而狸製夫公子無豫於事而狸裘東郭卽戎而狸裘非禮服之裘也襄公四年傳又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則春秋之時戎服亦以狐裘也陳氏禮書云人之手足右強於左獸之勇摯虎過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衛君手足之衛身也案君之所以制服人者不特恃夫道德之威而已故臣曰虎臣士曰虎士賁曰虎賁門曰虎門韞曰虎韞旗有熊虎之文車有

三禮通釋卷三十 五

虎臂之飾則左右虎狼之裘宜矣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皆八人然則君之左右蓋旅賁之類也爾雅釋獸狼牡羆牝其子微舍人曰狼牡名羆牝名許氏說文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機曰善爲小兒啼禮記有狼膾膏山海經東山經北號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獨狙是食人獨按狙當爲獨狙玉篇廣韻引周禮穴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火並作獨狙可證今本之誤周禮穴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鄭氏曰螿獸能羆之屬冬藏者爾雅曰羆如能黃白文詩曰舟人之子能羆是裘則能羆亦裘之美者也

臣林昌彝學

天子素帶

諸侯素帶

大夫素帶

士練帶

大戴禮曰黃帝黼黻衣大帶詩曰其帶伊絲又曰垂帶而厲
晉語曰內子爲大帶荀子曰逢衣淺帶淺帶博帶雋不疑傳曰褒
衣博帶釋名曰帶帶也內則子事父母鞞紳搢笏婦事舅姑
笄總衣紳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諸侯素帶終辟大

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編帶並紐約用
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
三分帶下紳居一焉紳鞞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
緣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緣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雜記
曰公襲卷衣一朱緣帶申加大帶於上朱緣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緣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韞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又曰率
帶諸侯大夫皆五采此襲尸之帶左傳曰鞞厲游纓昭其度也左桓
二年深衣曰帶上毋厭厭下毋厭當無骨者左傳曰樂桓子
請帶於叔孫穆叔叔孫召使者裂裳帛與之曰帶其褊矣昭元
年陳祥道云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鞞內則所謂男鞞革帶

番禺黎永椿校字

也春秋傳所謂盤厲大帶也易言繫帶楊子言盤說以至許慎服虔杜預左傳注皆以繫為帶特鄭氏曰以男繫革為盛說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皆以厲為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為如裂亦誤也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下而已雜飾也案陳說殊誤考禮有革帶有革帶革帶束衣無飾大帶則禮所重杜注專指革帶恐礙下盤厲之文耳玉藻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注頸肩皆上接革帶繫之凡佩繫於革帶士喪禮給帶注給自有帶用革給即鞶也則革帶繫鞶及佩鞶與裳同色革帶當亦與鞶同色其上加以大

三禮通釋卷三十一

二

帶玉藻天子諸侯大夫皆素帶惟天子朱裏士練帶率注諸侯大夫皆合素為之士以下禪不合而縹積天子諸侯終辟鄭謂以縹采飾側竟帶身上朱下綠大夫裨其紐及末垂者外元內華士裨末二寸以緇下士有司率之不裨陳祥道以辟為辟積然帶之辟積無文可徵而鄭讀如裨尤與下雜帶相合鄭說為長飾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緣四寸則結處再緣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則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元華蓋素得於自

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襍禮器冕朱綠瑤雜記公襲朱綠帶聘禮問諸侯朱綠練皆取正色元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辟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元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陳氏禮書云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縹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緣四寸紳鞶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文紳鞶

三禮通釋卷三十一

三

結三齊叔向日衣有然後為稱則有司之約鞶蓋亦二尺五寸歟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書云華於文稱凡則眾禮該矣鄭氏以華為黃以凡帶為有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為裨以二寸為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禪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案陳說誤陳氏以天子至士皆有率皆用合帛不知士惟禪故有率合帛則不用率矣雜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謂襲衣大帶故諸侯大夫亦率不謂生時大帶有率也若生時大帶據玉藻君大夫止二采士止一采此所以特多耶襲衣亦有革帶雜記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注申者重於革帶是也彼朱綠亦謂

襲衣小帶與玉藻君朱綠之大帶不同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及童子錦紳并紐蓋無率亦無裨也帶交結處曰紐紐穿紐以約帶曰約其垂餘曰結帶之垂曰紳與鞞結齊三尺有司二尺五寸詩垂帶而厲毛傳及此傳鞞厲杜注皆以厲為帶之垂者是紳又名厲三分帶下紳居士據士以上言之紳三尺則帶下四尺五寸深衣帶取適便故下無厭髀上無厭脅而已隋志曰乘輿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三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已上帶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唐開元禮儀羅曰大帶三品已上青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

三禮通釋卷三十一

四

五品以下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紐皆用青組六品已下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約用青組其制多襲鄭氏之說謹案古則緩帶有事則束帶說字篇云在腰為腰帶在胸為束帶腰帶低緩束帶高緊論語記公西華束帶立朝蓋當有事之際倉卒立談可以服強鄰即折衝尊俎之間意泛作禮服者非是

革帶

內則曰男鞮革莊子曰帶死牛之魯玉藻曰革帶博二寸士喪禮鞮帶指笏鄭氏曰鞮帶鞮鞮緇帶不言鞮緇者欲見鞮自有帶鞮帶用革笏指於帶之右旁然則革帶其博二寸其用以繫佩鞮然後加以大帶而佩繫於革帶笏指於二帶之間矣晉語寺人勃鞞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鉤近

於祛而無怨言則革帶有鉤以拘之後世謂之鈎髀丑阮謀云髀螳蝦鉤以相拘帶謂之鈎髀唐以玉為鈎髀與古異矣然革帶用於吉而已荀卿曰指紳而無鈎帶是也古者禡衣象表色鞞屨象裳色而革帶與鞞其用相因則革帶豈有與鞞同色歟

居士錦帶

弟子縞帶

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民之未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者有罰鄭氏釋之曰居士錦帶然則所謂居士

三禮通釋卷三十一

五

士即民命也居士錦帶以其有備成之文也弟子縞帶以其有受道之質也縞薄繪也與素帶不同吳季札以縞帶遺子產蓋吳地之所宜者縞也荀卿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能而云能者也離蹤而跂訾者也然則處士即居士也古之所謂處士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氏謂賓介處士也鄉射禮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鄭氏謂君子處士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歟

深衣帶

深衣曰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玉藻曰紳三尺三

分帶下紳居二焉然人長八尺紳二尺而居帶下之二則大帶以高為貴而帶下四尺五寸矣考工記車人之事云一柯有半謂之磬折鄭氏曰大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故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深衣之帶當無骨皆以適便為貴則其下無四尺五寸儀禮士朝祭皆緇帶則天子諸侯大夫朝祭無異帶矣深衣之帶其飾蓋若大帶歟

童子錦帶

玉藻曰童子錦紳并紐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然則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肆伸之也束組紐也紳束及帶所以為容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所以便事鄭氏以肆為肆

三禮通釋卷三十一

六

鞶鑑

內則曰婦事舅姑衣紳又曰女鞶絲左傳莊公二十一年王子鄭伯以后之鞶鑑定六年衛公叔文子曰定之鞶鑑杜預曰鞶帶以鏡為飾今四方羌胡猶有之然則漢孝惠時郎侍中皆貝帶其飾蓋類婦人歟

率帶

雜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氏曰此謂襲尸之大帶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

布帶

雜記曰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履緇布

冠鄭氏曰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蓋非純吉故布衰因喪履布帶非純凶故深衣緇布冠斬衰腰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斬衰經布帶若齊衰以下皆經布帶以眾臣厭於天子諸侯齊衰以下殺於斬衰故象革帶者布而已

三禮通釋卷三十一

七

三禮通釋卷三十一

番禺金保基校字

臣林昌彝學

袞冕冕十二旒前旒十二玉後無旒用玉百四十四纁玉五采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

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旒九就旒說文作纁瑁玉三采

其餘如玉之事纁旒皆就玉瑱玉笄鄭氏謂纁不言皆有不

皆者則袞冕十二旒驚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

旒觀弁師于玉言冕之表裏延紐而不及玉瑱于諸侯言玉

瑱而不及冕之表裏延紐于王言纁不言旒于諸侯言纁旒

不言玉數止言瑁玉三言纁旒皆就而不言采數公之五冕皆三采言玉

三禮通釋卷三十二

笄而不言紘是皆約辭以互發之則玉采纁十有二就不言

皆者其旒如康成之說信矣春秋傳曰上物不過十二郊特

牲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

旒龍卷以祭是王之袞冕十有二旒也典命曰上公以九為

節則上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也弁師言纁十有二就以見旒

亦十有二言纁旒九就以見旒與玉亦九于王舉袞冕于諸

侯舉上公之冕皆指其盛者言之也孔子曰麻冕禮也記曰

玉藻前後邃延案前後邃延以版之深遂言非以旒言也漢孫叔通之冕制版廣

八寸而長倍之後方前圓後仰前俛則版質而麻飾之上元

為延下朱為裏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五

采玉則朱白蒼黃元也皇氏沈氏謂五采玉飾依明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

元五采玉貫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玉十有二則每玉間以

寸也其元朱方圓俛仰如此前低寸而辨物之德應物之事

不變之體無方之用莫不該存乎其間命之曰冕者禮為應

物而設故也陳祥道云服飾於下陰也故司服之服六冕飾

於上陽也故弁師之冕五而已猶王后之服六而追師之首

飾三而已副編則大裘袞衣同冕猶三翟同副也康成謂大

裘無袞其冕無旒于經無據玉藻曰龍卷以祭其文在朝日

聽朔之上則祭昊天五帝先王之類皆以玉藻龍卷此又與

郊特牲象天則天數之說合矣蓋先王祭服其內明衣加以

三禮通釋卷三十二

中衣中衣繡黼丹朱然後加裘袞焉則大裘之所著見者頌

而已袞服元衣纁裳而九章則龍也山也華蟲也火也宗彝

也繪于衣藻也粉米也黼也黻也繡于裳謹案前後邃延前

十二旒其玉百二十邃延以前言後無旒也其鞞朱鞞其帶

素帶朱裏朱綠終辟執鎮圭搢大圭朝諸侯則執瑁圭佩白玉而元

組纁赤舄

驚冕九旒旒十二玉共玉一百八

驚冕七章驚雉也雉之為物五色備而成章故曰夏翟亦曰

華蟲猶中國謂之夏亦謂之華也司服又謂之驚者別其名

也考工記曰鳥獸地鳥而類于獸地者指其文也鄭氏曰華

有二前後三旂共玉三十六而王之齊服亦用焉荀卿曰纒而乘路卽元冕也諸侯之齊以元冠不以元冕又親迎則元冕齊戒攝盛故也宗彝于十二章之服在裳于九章之服在衣粉米于七章之服在裳于五章之服在衣蓋次服之首章上服固已升之矣陳祥道云乾居西北而天事武故黼之色白黑艮居東北而成始終故黻之色青黑天下之理歸于所斷成于所辨故服章以黻終焉觀陰陽之相代歸于復小而辨于物卦象之相推終于未濟之辨物居方舜命九官終于黜陟分北周官六計終于廉辨皆六服終黻之意也然剛斷者先王之所沈潛非嚮而上之也故黻展設于後席用黼純

三禮通釋卷三十二

五

設于下而中衣繡黼設于中皆六服後黼之意也詩曰元衮及黼衣繡裳常服黼皐書曰麻冕黼裳語曰致美乎黻冕記曰諸侯黼大夫黻爾雅曰衮黻也凡此皆舉其章之末者則餘章著矣

裨冕

裨冕觀禮侯氏裨冕曾子問曰太祝裨冕執束帛又曰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玉藻曰諸侯裨冕以朝樂記曰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荀卿曰大夫裨冕陳祥道云鄭康成釋觀禮曰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裨釋玉藻曰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也鄭司農釋周禮特以鷩爲裨衣

拘矣

三禮通釋卷三十二

六

三禮通釋卷三十二

番禺陳起榮校字

臣林昌彝學

袒飾

方言袒飾謂之直衿婦人初嫁所著廣雅袒飾長襦也案襦

在上衣之內必袒而後見其飾故曰袒飾儀禮鄉射記大夫

纁襦大射禮公袒朱襦蓋鄉射大射並服朝服而以纁襦朱

襦為裏衣用纁用朱盡飾也射則必袒故以纁朱為飾也古

人於衣內多襯襦春秋文八年穀梁傳或衣其衣或衷其襦

襦在大衣之內故云衷也與左傳皆衷其袒服同呂氏春秋離謂篇子

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

三禮通釋卷三十三

所謂衣上衣也故大獄酬以衣襦袴裏衣也故小獄酬以襦

袴隋書輿服志遠遊寇之制服白紗單衣承以裙襦則裙襦

為單衣之襯服也襦為襯服在內因袒而始見則近於裼衣

矣裼衣見美謂見表之美也直衿似今之對衿袒飾特為直

衿或取其所以露表歟漢書韓延壽衣黃紕方領晉灼曰以

黃色素作直領也後漢書儒林傳習方領能矩步李賢注亦

曰直領蓋漢晉以後多服直領故注家類以習見者為釋而

郭璞注云婦人初嫁上衣直衿可見當時猶以直衿為婦人

服袒飾在上衣之內便服也領用直衿或不嫌與交領異乎

又案張良傳有老人衣褐至良所古注云褐制若裘今道

士所服者是也表即如今之道服也斜領交裙與今長背子
畧同其異者背子開胯表則縫合兩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
亦畧與表異表之兩裙交相擁掩而道士則兩裙直垂也云
兩襦直垂則兩衿亦必直垂然則後世道士之服亦即袒飾
直衿之遺制歟

袍與繭

詩無衣與子同袍毛傳袍繭也玉藻繡為繭縵為袍喪大記

袍必有表注袍褻衣爾雅釋言袍繭也方言裘明謂之袍說

文袍繭也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婦

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義亦然也廣雅裘

三禮通釋卷三十三

明袍長襦也案儒行孔子在魯衣逢掖之衣正義以為大袖

深衣續漢書禮儀志謂袍近逢掖之衣然則袍為大袂深衣

也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皆服都

祿大袍後漢書明帝紀云大袍單衣然則袍制大而長故廣

雅以褒明袍皆為長襦也考襦本短衣說文襦短衣也吳越

春秋越王夫人施左關之襦無緣之裳襦下有裳則襦為短

衣可知急就篇袍襦表裏曲袷師古注長衣曰袍下至足

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蓋襦制本短其或長于襦者則特別

之曰長襦漢書匈奴傳曰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廣雅以

袍為長襦則所云長襦錦袍者乃自錦袍為長襦耳廣雅袒

飾衷明袍襖釋皆爲長襦而袍尤長矣又案說文禪衣不重袍之不殊衣裳雖與禪衣同而單複則異內司服及雜記注並謂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襖重綉矣正義謂連衣裳有表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禪然則袍有表裏與禪不同玉藻纁爲繭緇爲袍說文繭袍衣也袍繭也以絮曰繭以緇曰袍然則袍不特有表裏且有著矣又考喪大記袍必有表注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蓋袍爲深衣之制特燕居便服耳故云褻衣若無衣以表之則不成稱又士喪禮祿衣疏祿衣連衣裳者以其用之以表袍蓋袍以祿衣爲上服也是袍爲有著之衣古以爲襯衣續漢書輿服志云

三禮通釋卷三十三

三

袍者或曰周公袍成王宴居故施袍據此則周公亦第以袍爲宴居服也通典載漢明帝永平中議乘輿冠通天冠深衣制有袍自漢以後始以絳紗袍皂紗袍爲朝服矣釋名云袍芑也芑內衣也云芑內衣則爲上服矣蓋據當時之制也又案玉篇袍襖也諸書往往以襖與袍並舉考南齊書魚服侯子響傳云令私作錦袍絳襖欬餉蠻北史蠕蠕傳云賜緋襖一領緋袍二十領是知袍與襖同類考宋史輿服志云起二月給羅衫起十月給紫欵正綿襖夫春給衫衫爲單衣冬給襖則襖爲煖服也袍有表裏又有著故與襖畧同也六朝以後將士多用襖北史周尉遲迴傳云迴別統萬人皆綠巾

錦襖號曰黃龍兵唐制將帥之服多用袍軍士之服多用襖新唐書輿衛志黃麾仗衛士所服曰黃地雲花襖昌曰白地雲花襖昌曰青地雲花襖昌曰赤地四色雲花襖昌曰黑地雲花襖其都尉主帥將軍檢校所服曰豹文袍曰獅子文袍曰繡袍曰紫縹連甲緋繡葵花文袍將帥服袍而軍士服襖是襖次于袍于此見六朝以後多以袍襖爲武服則袍襖同類新唐書輿儀衛志又云次左右衙門各二每門二人執夾皆赤綦襖黃袍冒是每人皆以黃袍爲表服以赤綦襖爲裏服亦可以知袍之廣長而襖之短狹矣後漢書高祖復至鄴見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則襖

三禮通釋卷三十三

四

近于襦矣又案玉藻纁爲繭緇爲袍注纁新綿緇舊絮舊絮不及新綿之煖左氏傳盛重夏繭不特衣有著之衣且用新綿極形其惡寒而喜煖也又曰三軍之士皆如挾纁亦以新綿爲至溫也蓋袍襖同制而著則異耳

襖

詩無衣與子同澤箋釋褻衣近污垢廣雅釋長襦也案馬縞古今注汗衫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中汗透改名汗衫至今亦有中單據此則汗衫卽中衣矣不知汗衫與中衣不同漢書萬石君傳師古注廁踰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釋名汗衣也身受污垢之衣也詩謂之

釋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冒胸背言羞鄙于袒而衣此耳方言汗襦卽謂此也若中衣則異是釋名云中衣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所謂小衣卽師古漢書注所云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者也所謂大衣卽朝服裼衣等是也中衣既在小衣之外卽在汗衫之外馬縞以中衣爲汗衫非也又案詩箋謂釋褻衣近汗垢卽釋名所云身受污垢之衣詩謂之釋者也正義以釋爲袴非箋義也說文釋袴也箋明以釋爲褻衣則衣而非袴矣喪大記注以袍爲褻衣此箋以釋爲褻衣則袍釋同類故周禮春官注巾絮寢衣袍釋之屬亦以釋與袍並舉也蓋袍爲祿之裏衣釋亦裏衣也而尤爲親身易濡汗澤故曰近汗垢也此詩首言同袍次言同澤均以衣言次言同裳則知釋非袴矣蓋袴不先裳也曰襦說文襦短衣也廣雅襦長襦案說文襦短衣而廣雅訓云長襦與說文異考玉篇襦短衣襦長襦也連腰衣也是襦襦並同深衣而襦長襦短玉篇區畫甚明廣雅既云長襦則襦似當作襦禮記爾衣裳注若今大襦釋名襦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荆州謂禪衣曰布襦亦是襦襦言其襦襦宏裕也襦旣襦襦宏裕則爲長襦明矣說文以襦爲短衣又以襦爲短衣則襦卽襦類不得與長襦混也

襦附袴

三禮通釋卷三十三

五

詩無衣無褐箋褐毛布也孟子許子衣褐注褐以毳織之者今馬衣也或曰褐編臬衣也一曰粗布衣說文褐編臬鞮一曰粗衣急就篇鞮鞻印角褐鞮巾注褐毛爲衣或曰麤衣也案詩七月箋孟子注急就篇注並以褐爲毛布孟子注又以褐爲編臬衣又以褐爲粗布衣淮南子齊俗訓注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潘岳籍田賦被褐振裾注褐麤布也然則褐一衣耳而毛臬布各異說文曰粗衣蓋統毛臬布而言之也詩七月無衣無褐箋云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則別褐于衣史記劉敬曰臣衣褐衣見衣帛衣帛見則別褐于帛卽說文所云粗衣也褐爲粗衣又爲短衣晏子諫上篇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墨子公輸篇戰國宋策並云舍其文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荀子大畧篇衣則豎褐不完注豎褐童豎之褐亦短褐也淮南子齊俗訓必有管躄跣躄短褐不完者覽冥訓霜雪亟集短褐不完新序無鹽乃拂短褐自請宣王史記秦始皇帝紀夫寒者利短褐索隱曰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凡此言褐者必曰短褐師古貢禹傳注以褐爲布長襦演繁露又以褐爲裾垂至地豈褐之長短亦有古今之異歟曰要襦釋名要襦形如襦其要上翹下齊要也案釋名要襦形如襦旣云如襦則非襦矣蓋襦不皆施要其施要者則曰要襦猶衫不皆施襦其施襦者則

三禮通釋卷三十三

六

曰襦衫耳急就篇注一曰短而施要者曰襦乃專指要襦也
要在襦上故曰上翹短止及要故曰下齊要也宋書輿服志
羽林在陛列及備鹵簿服絳科單衣上著韋畫腰襦腰襦短
而單衣上得著要襦也曰反閉釋名反閉襦之小者也却向
著之領向于背後閉其襟也案漢書萬石君傳晉灼注今世
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禴所謂反門或卽釋名所云反閉歟釋
名又曰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集韻侯禴之禴徒侯切
云短袖襦則侯頭卽侯禴然則侯頭亦卽反門小袖衫矣曰
縱廣雅縱禪衣也曰裨襦廣雅作襦謂之裨襦案史記荀卿
列傳于是有裨海環之注裨海小海也衛青傳得右賢裨王

三禮通釋卷三十三

七

十餘人索隱小顏曰裨王小王也是裨訓爲小裨襦當卽小
襦也曰構釋名構禪衣之無禡者也言袖直形如溝也案宋
書輿服志隋書禮儀志武士之服朝服以下有絳單衣又有
絳科單衣又有絳構衣又有袴褶然則構衣次于單衣袴褶
又次于構衣南齊書呂安國傳云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
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蓋謂安國他時當大貴單衣猶恨
不稱更不必言構衣矣江表傳呂範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闕
下啟事蓋構衣長同單衣尙不若袴褶之服短而便捷宜於
武也宋書輿服志諸受朝服革帶一諸受單衣及構袷帶練
各一段蓋單衣構衣不得服革帶次于朝服故也隋書輿服

志云公服冠幘紗單衣流外五品以下九品以上皆著構衣
爲公服蓋流外官公服僅得服構衣不得服單衣是構衣次
于單衣也唐書車服志云構衣制如絳公服而狹袖形直如
溝不垂襖緋褶大口袴紫附構去方心曲領假帶然則構衣
得有方心曲領假帶矣以其優于袴褶故也曰袴褶玉藻帛
爲褶注謂褶有表裏而無著急就篇襜褕袷袷褶袴注褶
謂重衣之最在上者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袴脛衣也釋名
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絡也言牢絡在
衣素也案袴褶之制馬端臨曰袴褶魏晉以來以爲車駕親
軍中外戒嚴之服晉志雖有其說而不言其制然旣曰戒嚴

三禮通釋卷三十三

八

之服必軍服也至隋詔百官從行服袴褶軍旅間不便遂令
改服軍裝爲紫緋綠青之服則所謂袴褶又似褒衣長裾非
鞍馬征行所使者與戒嚴之說不類唐時以袴褶爲朝見之
服開元以來屢勅百官朝參應服袴褶而不服者合御史糾
彈治罪蓋以爲六品以下之通服韻書訓褶爲袴又加袷也
然袴裳也袷衣之交領也則不知所謂袴褶者一物乎唐輿
服志羣臣服條內有緋褶大口袴則又是二物然不知所謂
緋褶者衣乎裳乎當俟精識考古之士而計之
自爲衣與袴各爲一物開元禮注以褶爲複衣
通考今攷褶
玉藻褶制不同而以
則袴褶之制乃上著複衣而下著袴也
襦爲複則本玉藻

隋志鹿皮弁服絳羅襦白羅裙在宮聽政則服之平巾幘黑幘紫羅裙白布袴侍從田狩則服之裙以羅而袴以布則裙袴非一物可知平巾幘之紫羅裙猶鹿皮弁之絳羅襦也平巾幘之白布袴猶鹿皮弁之白羅裙也襦爲衣則裙亦爲衣明矣裙下著袴猶襦下著裙田狩之服不著襦而著袴以其便也新唐書儀衛志平巾幘大口袴衫袴而著衫曰袴衫猶袴而著裙曰袴裙也又考急就篇澹禴袷復裙禪師古注裙謂重衣之最上者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釋名留幕冀州所名大裙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云大裙卽急就篇所云裙也云下至膝卽師古注所云短身也

三禮通釋卷三十三

九

袴而不裳便于武事故戒嚴多服之也至隋以袴裙從行軍旅間不便改服軍裝非以袴裙爲褒衣大裙也考隋志袴裙今纂嚴文武百官威服之車駕親軍則縛袴不舒散也據此則戒嚴之袴裙袴而不縛從軍之袴裙乃縛袴也故南史東昏侯傳曰急裝束袴宋書沈慶之傳慶之履屨縛袴入又南史宋袁淑傳劭因起賜淑等袴裙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分之分袂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裙然則軍裝不特縛袴卽裙亦縛之隋改袴裙爲軍裝蓋改常時袴裙爲急裝耳以常時袴裙不縛故也宋輿服志又云故令文三品以上紫裙五品以上緋裙六品以上綠裙九品以上碧裙並曰

大口袴云大口卽所謂袴襪也據師古注褶雖短于袍而大袖大口袴不縛略近于裳故開元間又以爲朝參服也北史蠕蠕傳有緋衲小口袴褶紫衲大口袴褶謂小口袴而加褶大口袴而加褶褶自爲衣不得蒙大口小口之名也袴異于禪禪在袴內褻衣也袴在禪外禮服也宋書輿服志朝服一具內有革帶袷袴各一又云諸受朝祭給袴練一丈四尺練二丈是言禮服者必及袴可知袴非褻衣蓋卽裳之變此常參所以服袴褶乎袴之制續漢書輿服志祭服絳緣爲中衣絳袷袴與中單並著在禮衣唐會要貞觀間合百僚朔望日服袴褶以朝則袴非親身之褻衣也其親身者禪也三國

三禮通釋卷三十三

十

魏志韓宣傳宣以當受杖預脫袴纏禪及見原禪腰不下乃釋而去蓋古之袴在禪外故宣脫袴而後纏禪也淮南子原道訓短絺不袴以便涉游短絺卽短禪也謂但服短禪而不袴乃便于涉游也隋書地理志其男子但著白布禪衫更無巾袴謂但著裏禪不着覆禪之袴也急就篇補注袴謂脛衣也大者謂之倒頓小者謂之校行袴之兩股曰襠合襠謂之禪最親身者也史記司馬相如著犢鼻禪姚合威云內經膝上二寸爲犢鼻謂禪之長則至此夫禪止至膝上二寸則下不貫脛不貫脛則無衲方言無衲之袴謂之禪卽謂是也禪親身在內故短而合襠袴包禪在外故長而有衲此急就篇

玼珠以納其間琺瑯以襍之說文云淮水中出玼珠荀子賦篇璇玉瑤

珠弗知佩也璇亦玉韓詩外傳曰阿谷之隧處子佩璜又曰璜

珠以納其間陳氏禮書謂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

下有雙璜中有琺瑯下有衡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璜珠而

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

樂忠信道德之備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

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瑜瑜

不瑜瑕也乎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

地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

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蓋

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居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制右

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齊行以

肆夏所以比於樂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

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為物奚適而非道耶蓋民為

貴君為輕事為先物為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

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春秋傳

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亦隨異故天子

佩白玉公侯佩山兮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璜

玼蓋玉之貴者莫如白晉以白珩賂秦而楚寶白珩賤者莫

如璜玼山兮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兮蒼其

文也瑜與璜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璜矣士佩璜則世子

佩璜矣

而上佩堅矣璜或作璠以其多石故也玼或作玼以其賤故

也衡亦作珩韋昭曰珩似磬而小

詩曰有蒼葱衡晉語曰白玉之衡六雙楚語曰楚之白珩猶

在乎大戴禮曰上有雙衡玉藻曰一命幽衡再命幽衡三命

葱衡韋昭曰珩似磬而小孔穎達曰佩玉上繫於衡下垂三

道穿以璜珠前後下端垂以璜中央下端垂以衡牙觀晉語

大戴禮皆言雙珩則珩雙設矣珩貴白而賤幽綬貴乎而賤

素方叔非止三命而佩葱衡者孔穎達曰玉藻累一命而上

於三命自三命以至九命皆葱衡也以理或然何則方叔所

乘者路車所服者朱芾則所佩者豈特三命之衡哉爾雅曰

青謂之葱

璜

內倍好謂之璧半璧謂之璜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佩璜大

戴禮曰下有雙璜璜居前而牙衡之然後有宮角徵羽之

音

衡牙

玉藻曰佩玉有衡牙鄭氏謂牙居十央以為前後觸皇氏謂

衡居中央牙是兩端之璜然璜非牙也當從鄭說

璜

璜

璜

三禮通釋卷三十四

二

三禮通釋卷三十四

三

說文曰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瑪玖石次玉也案詩日報之以瓊瑇又曰佩玉瓊瑇大戴禮曰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玼珠以納其間琚瑀以襍之毛氏詩傳曰襍佩者珩璜瑀衝牙之類則居中央而瑀爲之也纂要曰瑀瑀所以納間古玉之間今白珠也此不可考禮記曰行步有環佩之聲又孔子佩象環衛南子環佩璆然魯昭公賜仲環而佩之昭四年漢制繼綬之間得施玉環鈿環曰鐻蓋古者佩玉有環矣

副

編

次

三禮通釋卷三十四

四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詩曰副笄六珈左傳曰衡紕紕纒禮記曰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士昏禮女次純衣鄭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纒笄而總王后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垂瑱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孔穎達曰王后衡笄皆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垂瑱若編次則無衡於笄言珈以玉飾之惟后夫人焉夫人六珈后

之多寡無文漢之步搖以金爲鳳下有邸前有笄綴五采玉以垂下行則動搖魏晉因之隋改爲花樹之數唐加大花十二樹象袞冕十二旒司馬彪續漢志云步搖有黃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糾八雀九華赤能天鹿笄獸翠羽爲飾陳氏禮書云副者翟之配以配翟翟則禮所謂副禕是也以配掄翟則詩所謂副笄六珈其之翟也是也祿衣之配禮所謂女次純衣是也然則編爲鞠衣展衣之配可知矣禮男子冠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髮婦人之飾不過以髮與笄而已則副之覆首若步搖編之編髮若假紒次之次第其髮爲髮髻云者蓋所傳然也莊子曰禿而施髻詩曰鬢髮如雲不屑髻也左傳

三禮通釋卷三十四

五

曰衛莊公髡已氏之妻髮以爲呂姜髻說文曰髮益髮也蓋髮所以益髮而鬢髮者不屑焉詩曰被之僮僮則被之者不特髮髻少牢曰主婦被錫衣侈袂則被錫者非髮髻也鄭氏皆以爲髮髻非是謹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鄭注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其遺象若步搖編列髮爲之遺象若假紒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追猶治也衡笄皆以玉爲之是追之爲名取追琢之義然追師所掌者后之首服非攻玉之官何以專以追琢爲號王氏應麟謂追以纒作髻如堆是追爲毋追之追亦爲首服之一今考特牲禮主婦纒笄昏禮姆及女從者皆纒笄內則婦事舅姑櫛繼笄總

縱卽纒蓋以黑繒韜髮結而盤之而貫笄以爲固案夏后氏之冠取名毋追亦是取象於此則追卽纒而加笄之謂婦人首服加飾則爲副爲編爲次不加飾則直是纒笄而爲追據鄭氏注謂王后之燕居亦纒笄總則王氏之說爲確蓋追師之命名直以王后首服之最下者名之猶之弁師掌王之五冕三弁而其名官亦以弁不以冕而衡笄二字亦是總括四物猶弁師之五冕皆以玉笄據此言之益知衡笄只是一物而鄭氏所云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與笄爲兩物皆以玉爲之其誤可不攻而破矣

組綬

天子弁諸侯朱大夫純世子素士緇

三禮通釋卷三十四

六

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組綬諸侯佩山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玟玉而緼組綬鄭氏曰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也純當爲緼詩曰青青子佩璫玟玉而青組爾雅曰璫瑞也緼綬也漢志曰緼者佩璫也然則組綬之佩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謂之璫以其貫璫玉也謂之緼以其貫玉相迎也其飾天子弁諸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緼者道也朱者事也蒼白者德之雜赤黃者事之雜純則素而已此天子至十佩綬之辨也鄭氏以大夫純綬爲緼綬毛氏以青爲士佩豈其所傳者異歟禮紳韠結三齋特佩綬之長無所經見漢制貴者緼長三尺二寸卑者緼長三尺古

三禮通釋卷三十四

七

者之佩蓋亦類此然秦以采組連結於璫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加以以印佩刀之飾天子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纁酒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纁紺酒赤圭長一丈一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酒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酒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酒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酒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酒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丈文采酒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唐制天子白玉雙佩黑組大雙綬黑質黑黃赤白纁綠爲純廣一尺長二丈四尺五百首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又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如大綬而首半之皇太子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朱質赤白纁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如大綬羣臣一品袞冕山元玉佩綠纁綬綠質綠紫黃赤色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二品驚冕佩水蒼玉紫綬紫質紫黃赤爲純長一丈六尺廣八寸一百八十首三品毳冕紫綬如二品自

三品以下皆青綬青質青白紅為純長一丈四尺廣七寸一百四十首五品弁冕黑綬紺質青紺為純長一丈二尺廣六寸一百二十首進賢冠紛長六尺四寸廣四寸色如其綬遠游冠纁朱綬朱質赤黃纁紺為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然大綬之飾於古無有特後世之制也

玼珠

王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王大戴禮曰玼珠以納其間韓詩傳亦曰蠙珠以納其間蠙珠蚌也玼即蠙也然荀卿賦曰玼玉搖珠弗知佩也謂之搖珠則以玉為珠非蚌珠也謂之蠙珠蓋其狀若蚌珠然

三禮通釋卷三十四

八

象環

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玉藻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而綦組綬夫孔子其服也鄉其冕也從眾以為大夫也不敢舍車而徒以無臣也不敢為有臣而葬然佩不以大夫之水蒼玉而以象綬不以大夫之純而以綦者孔子制行有從眾者有違眾者要適於義而已案禮象次於玉象路次玉路象笏次玉笏綦下於純則象環綦綬聖人之謙德也

婦人佩

竹竿詩曰佩玉之儺有女同車詩曰佩玉瓊琚衛之南子環

佩璆然阿谷之女佩璜而澣皆婦人佩也其等衰不可考或亦賦其夫而為之度歟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綬與乘輿同公主綬與諸侯王同唐制亦皇后佩綬如天子公主王妃佩綬同諸王然其所謂綬者非古綬制也

精結佩

玉藻曰齊則精結佩鄭氏曰精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蓋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况敢聽樂乎儀禮之陳服器有順有紵順則直紵則屈故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精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精士虞禮曰器西南上精既夕禮乃奠

三禮通釋卷三十四

九

豆南上精俎二南上不精鄭氏曰精讀為紵紵屈也江沔之間謂繫收繩索為紵

男子事佩

婦人事佩

詩芄蘭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鞶瞻彼洛矣曰韉琫有珌公劉曰韉琫容刀內則曰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造大觿木燧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纁施繫裘大觿大燧詩曰無感我帨今又曰佩其象栻士昏禮母施衿結帨玉藻曰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鄭氏曰世子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

設事佩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偶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詩言佩觿佩鞮乃言容兮遂兮是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也君在不設佩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鄭氏以爲世子之禮是也臣於君所佩必垂委而相必鳴玉是與世子之禮異也考之內則男女未冠笄衿纓佩容臭而已則佩者成人之服也衛詩以惠公驕而無禮故譏以童子佩觿童子佩鞮以言無成人之德而服成人之服也子衿詩曰

三禮通釋卷三十四

十

青青子佩蓋亦指成人者言之

三禮通釋卷三十四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三十五

臣林昌彝學

纁

士虞禮曰足有絲之爵謂之纁爵則纁緣也鄭司農曰赤纁黃纁以赤黃之絲爲下緣鄭康成曰纁縫中紉正義曰纁者互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

紉

屨人作句士冠士喪禮作紉說文曰纁布縷也纁繩紉也鄭釋屨人曰紉謂之拘狀如刀衣鼻著屨爲之頭以爲行戒釋士喪禮曰綦結于跗連紉者紉在屨頭以餘組連之止足折

三禮通釋卷三十五

一

也賈公彥曰紉謂屨頭以條爲鼻或謂用繪一寸屈之爲紉紉所以受繫穿貫者也蓋紉以絲爲之所以自拘戒猶幅所以自偪束也童子不紉未能戒也喪屨無紉去飾也鄭氏曰小功以下吉屨無紉人臣去國褫屨不紉以喪禮處之也

純

儀禮曰純博寸鄭康成曰純緣也正義曰純以爲口緣爾雅緣謂之純郭注衣緣飾也案緣者說文云衣純也純者曲禮注純緣也玉藻注緣飾邊也按飾邊者深衣云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鄭注純謂緣之也緣緝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裨下

曰緗也是則衣裳皆有純但言衣純足以包之又冠履亦有純玉藻云縞冠素紕鄭注紕緣邊也士冠禮云黑履青絢縞純鄭注純緣也是則冠履之緣亦皆曰純爾雅所言止謂衣純耳

綦

儀禮組綦繫于踵又曰綦結于跗連絢內則曰履著綦莊周曰正廩繫履鄭氏曰綦履繫也所以拘止履也綦讀如馬紉綦之綦蓋綦屬于跟後以兩端嚮前而結之特死者連絢止足折也

用履脫履之節

三禮通釋卷三十五

二

儀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升席祭卒爵退坐取履隱辟而後履鄉飲酒禮司正請坐于賓賓主人介眾賓皆降說履揖讓如初升坐注說履主人先左賓先右乃羞鄉射大射儀並做此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說履升就席正義曰直云賓及卿大夫說履不云君降說履則君說在堂上席側是以記云排闥說履於戶內者一士虞禮曰尸坐不說履注侍神不曲禮曰戶外有二人而已取燕情也履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毋踐履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履跪而遷履俯而納履內則曰履著綦注綦履繫也玉藻曰禮已三爵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履隱辟而後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又曰在官不俟履少儀曰排闥說履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

長在則否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祭不跣主敬也燕則有跣為

敬 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凡執事之人自迎尸以至祭末旅酬無算爵與夫尸饌餼食之節皆不說履而尸坐亦不說履以其侍神不敢燕情也若夫登坐於燕飲侍坐於長者無不說履以其盡歡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堂則履不上於堂在室則履不入於戶排闥說履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然則君履不下於堂不出於室矣解履必屏於側取履必隱辟納履必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說之必主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則履之說納皆有儀矣昔褚聲子鞮而登席其君執手而怒之此知說履

三禮通釋卷三十五

三

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說履然後登堂此知致敬而不知非坐不說履也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鞮惟蕭何劍履上殿魏武壇入廟脫鳥升殿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諸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梁天監中尚書參議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鞮詔可隋志諸非侍臣皆脫履升殿臺官詣三公至黃閣下履過閣還着履唐志元正冬至受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席脫鳥置於席升開寶通禮太廟晨禱饋食並禘祫皇帝至東階下解劍脫鳥

鞮

左傳曰鞮而登席則履有鞮矣史曰張釋之為王生結鞮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鞮之士則鞮有繫矣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按禮跣鞮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鞮蓋方是時有不跣鞮者故清議

及之

童子服 緇布衣錦緣錦
紳并緇錦束髮

童子履 白履
無絢

士冠禮將冠者采衣紛曲禮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童子不衣
裘裳內則十年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玉藻童子緇布衣錦緣
錦紳并緇錦束髮皆朱錦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
則擁之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見先生從
人而人然則童子緇布衣錦緣此冠禮所謂采衣也不裘為
其消陰氣也不衣裳為其未預事也不履絢未拘之以行戒
也無總服聽事不麻經未責之以盡恩也問喪曰童子不總

三禮通釋卷三十五

四

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則不總不麻不當
室者之禮也既夕禮朔月童子執帚從徹者而入卒奠從執
燭者而東 入則燭先而徹者後出則徹者先而執燭
者後童子常在成人之後故出入不同 少儀曰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則聽
與立主人之北者皆適有喪者之事也夫童子未有知未有
與也先王制禮常寬之而不嚴畧之而不詳故名而不字紛
而不冠見先生則從人而入遭先生於道則拱手而立擊則
委而不授坐則隅而不正喪則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豈
特無總服聽事不麻而已哉 雜記童子不偯不杖不菲不廬
踊不杖不菲不廬 凡皆以為不
可以預成人之禮也彼闕黨之童見譏於論語仍叔之子取

譏於春秋蓋不知也

鞮履

曲禮鞮履素屨 注鞮履答也
屨或為幕 鄭氏云鞮履無絢之菲也 按會
子問
不杖不菲 注菲草履 孔穎達正義鞮履謂無絢飾履也履以絢為飾凶
故無絢也士冠禮云于冠黑履青絢博寸鄭云絢之言拘也
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故解者云古絢以物繫之為
行戒故用繪一寸屈之為絢絢為拘著履頭以容受繫穿毋
也其屈之形似漢時刀衣鼻也其色或青或黑不同而冠禮
履夏用葛冬用皮又各隨裳色今素裳則履白色也按周禮
履人履舄皆有絢總純按鞮履無絢總之文故知是無絢之

三禮通釋卷三十五

五

非也按孔說是也周禮春官有鞮屨氏 按說文
作鞮屨鄭康成云屨
讀如屨也鞮屨四夷舞者所屨者 阮氏周禮校勘記云余本
嘉靖本闕監毛本同此本
屨作屨與漢制考所引同誤也今訂正文選魏都賦注引此
無所字按釋文出所屨二字則無所作屨者皆非說文屨履
也所屨猶云所履也按 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屨賈公彥
無所字者自是古本
云漢時倡優作樂蹋地之人並擊鼓沓沓作聲者行自有屨
屨四夷舞者亦自有屨與中國者不同也按說文韞韞韞
屨也 周禮釋文云許慎曰鞮屨也呂忱曰韞韞韞
也與今本說文異徐堅字應引與今本同 胡人履連
脰謂之絡鞮 按胡人至絡鞮九
字據段氏說文增 許謂絡鞮者韞也與鞮屨別
故曰胡人履連脰者釋名云韞本胡服趙靈武所服也按鞮
屨以革為之許所謂革屨也說文韞韞韞四夷之舞各自

有曲段氏云曲當作履聲之誤也按說文革部之鞮乃是常用之履舄部之屨屨乃是四夷舞之屨四夷之舞各自有屨是許說與鄭氏同段氏云許意當亦屨讀爲履

三禮通釋卷三十五

六

三禮通釋卷三十五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三十六

臣林昌彝學

禕衣
揄狄
闕狄
鞠衣
展衣
緣衣
素衣

三禮通釋卷三十六

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注鄭司農云禕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禕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禕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元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爲文章禕衣畫翟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

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禮禮之言
賈誼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嗟兮嗟兮其之展也下云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
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者
甚衆字或作稅此祿衣者實作祿衣也祿衣御于王之服亦
以燕居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于此矣禕揄狄
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禕
衣元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
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服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

三禮通釋卷三十六

二

名出于此又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注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
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
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
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禕衣秦蕙田案九嬪服
鞠衣若中官無后以九嬪中賢而長者攝行后事當服闕狄
也侯伯夫人得服揄狄而王朝三公之夫人止服闕狄以近
尊而降也蓋亦如公卿大夫之服其出封皆加一等矣又內
司服凡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引
何氏楷曰翟山雉尾長者取以爲衣名郝敬云闕狄喪大記

作屈狄栖伏曰屈狄有揄屈猶袞龍有升降也鄭元云三翟
以翟雉之形爲飾不用真羽展玉藻作禮說文作義云丹翟
衣也毛傳亦云禮有展衣者以丹翟爲衣與說文合當從之
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當作祿御于王之服色黑此六服
也又案鄭司農謂禕衣元揄狄青闕狄赤展衣白鞠衣黃祿
衣黑而孫毓以爲禕衣赤闕狄黑展衣赤其揄狄鞠衣祿衣
同俱未詳所出姑兩存以備考此翟依鄭說則揄狄闕狄也
與上章言副皆祭祀之服禮記玉藻王后禕衣夫人揄狄注
禕讀如鞞揄讀如搖鞞皆翟雉名也刻繪而畫之著于衣
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

三禮通釋卷三十六

三

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陳氏禮書九者陽之窮故王
之吉服九六者陰之終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
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與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
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
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禕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禕以陽成
于奇陰成于耦故也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
也有仁義以爲質有禮以爲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尙
義故禕衣爲上揄狄次之言禕衣則知揄之爲狄闕狄周禮
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於揄禕而已三狄蓋皆畫之
於衣如王冕服鄭賈之徒謂祿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

衣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
揄狄青五色之上則元而已故禕衣元祭先王服禕衣祭先
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
服展衣燕居及御於王則服祿衣崔靈恩謂王后三狄數皆
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數於理
或然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
神明可知矣日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
行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三狄刻繡畫之綴於衣闕狄刻之而
不畫其說無據夫黃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其帥外內命
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白者陰之純色

三禮通釋卷三十六

四

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于誠焉后
禮之蠶也黑者陰之正色繡者陰之上達祿則循祿之也燕
居及御於王服之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達爲循祿而已后行
之盛也玉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祿衣者
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鄭氏以爲內
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外命婦者
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祿衣三夫人及
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
狄唯二王後禕衣然記言士祿衣則明婦命既夫也言君命
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蓋子男之夫人闕狄侯伯之夫人

揄狄公之夫人禕衣記稱夫人副禕是也再命鞠衣則上公
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
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祿衣而改禕爲鞠其說是也謂三
夫人及公之妻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
驚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
知也公之夫人禕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禕者魯侯得用
衮冕則夫人副禕可知也少牢夫人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
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祿衣之袂不侈謹案闕狄卽闕翟
諸儒言之均未得其確鄭注周官謂闕翟刻而不畫亦作屈
狄陳氏禮書謂屈之義取其屈於禕揄是矣釋名云闕翟剪

三禮通釋卷三十六

五

闕繡爲翟雉形以綴衣也詩碩人云其之翟也毛傳云闕翟
羽飾衣孫毓謂羽施於旌旂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以翟羽
附人身身動則卷舒殊爲不便鄭注刻繡爲雉形其說較毛
傳爲長然皆未得其實謹案狄者爲染夏之總名染人職云
秋染夏鄭注云染夏者染五色也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
飾禹貢曰羽卽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翬有搖其毛羽五色
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取名焉則知禕衣揄
狄闕狄皆以狄名非刻畫翟雉乃染夏而成服色也陳氏禮
書謂三翟皆畫於衣本肌斷之論案禕衣之服色取於翬則
元也揄狄之服色取於鶴則青也闕狄則取鶴雉之色爾雅

釋鳥鵠山雉郭注長毛者未詳其色蓋山雉之色別於鵠則闕狄在玉藻爲屈狄謂屈於禱掄而其色似爲淺青如賈疏謂闕狄爲赤色案赤色非祭服所宜三翟皆取象乎翟色而染爲服色不取五采相錯也何必刻畫爲文哉

衡統紘纒

左傳桓二年傳衡統紘纒杜解云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紘纒從下而結上者纒冠上覆正義云衡者冠由此以得支統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紘者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纒者冕以木爲幹以元布衣其上也案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注云衡笄皆以玉爲之惟

三禮通釋卷三十六

六

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縣瑱據此則衡與笄非一物江氏永以爲衡卽笄不知周官追師旣言衡復言笄衡與笄別江氏之說誤也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元統別經中言統者惟見於此詩齊風著篇充耳以素乎而鄭箋云以素爲充耳所以縣瑱或名爲統則鄭已以充耳爲統而衡風淇奧篇充耳琇瑩箋云充耳謂之瑱周禮弁師諸侯之纒旂九就玉瑱注云瑩塞耳者士喪禮瑱用白纒注云瑩充耳禮記檀弓練角瑩注云瑩充耳也皆與齊風箋異攷統爲縣瑩之組充耳卽名爲瑩而不可名爲統鄭氏三禮注及衛風淇奧箋皆是而齊風箋所解非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朱

紘禮記祭義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纒屬于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纒邊玉藻元冠朱組纒諸經所云惟冕弁用紘而冠乃用纒也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纒而結其條然則紘爲有笄而設疏所謂以一條組繫於左笄上達頤而上仰屬於左笄屈繫之是也而弁師朱紘注謂紘以一條屬兩端于武則非屬於笄不屬於笄何以爲有笄而設乎弁師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注云延冕之覆在上疏謂古者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上以元下以朱衣之於冕則延卽上元者可知玉藻天子十有二旒前後邃延注謂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然則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玉藻前後邃延謂延之前後出于武皆深邃耳前後據延言不據延之垂者言此可證鄭之誤也

三禮通釋卷三十六

七

三禮通釋卷三十六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三十七

臣林昌彝學

裘制

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中秋

獻良裘王乃行羽物注良善也良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功

裘人功微謂狐青鹿裘之屬又曰大喪獻裘飾皮車注皮

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之服也注又曰大喪獻裘飾皮車注皮

車之革路故書鹿爲注注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

裘與其皮事不會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注大裘

又曰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注裘大記曰童子不

衣裘裳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

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

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

夫夫是也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不

以弔不以吉練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裼表裘也有玉藻

惟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

白君子狐青裘豹裘元緇衣以裼之麇裘青豸裘絞衣以裼

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

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服

之襲也充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無事則

三禮通釋卷三十七

裼弗敢充也童子不衣裘帛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學

記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

拾踊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紵數也古者素絲五緇緇

素絲五緇緇羔羊之緇素絲五總總數也旄邱貢衛伯也狐

裘蒙戎匪車不東鄭羔裘刺朝也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

豹飾孔武有力羔裘晏兮三英粲兮三英三晉羔裘刺時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箋羔豹祛在位羔裘豹裘自我人究

究箋兼葭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毛曰狐裘檜羔裘曰羔裘道

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幽七

月一之日取彼狐狸爲公子裘都人士曰彼都人士狐裘黃

黃大東曰舟人之子能罷是裘毛曰舟舟楫之人鄭曰荀子

曰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淮南子曰夏

之不被裘非愛之也燠有餘於適也冬之不用絮非簡之也

清有餘於適也左傳曰東郭書皙憤而狸製又曰臧之狐裘

敗我於狐駘又曰蔡昭侯如楚持羔裘二又曰渾良夫紫衣

羔裘列子曰榮啓期被裘帶索林類底春被裘拾遺穗又曰

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

羔裘黑羔

王大裘以祀天諸侯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蓋羔取

其有禮羣而不黨乳而必跪黑取其合道以道行禮以禮成

繫之不鳴殺之不號

三禮通釋卷三十七

道固先王之所尚也然大裘尚質羔裘有文故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羔羊之革素絲五絨羔羊之縫素絲五總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紵總數也爾雅曰絨縫也孫炎曰絨界也蓋羔裘以素絲爲組施於縫中以爲英飾其界有絨有殺有縫其別爲紵其聚爲總而又飾之以豹此所以與大裘異也羔裘豹飾狐青裘豹衰麕裘青豻衰何也豹取其武而有文青豻取其仁而能守武而有文諸侯視朝之事也仁而能守天子視朝之事也狐青以燕居衰亦以豹則武而有文亦非燕居之所可忘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又曰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其託物同而意異者義德一也善用之則爲

三禮通釋卷三十七

三

武不善用之則爲暴先儒謂凡裘天子諸侯用全卿大夫則衰飾異焉陳祥道謂天子諸侯之用全特狐白裘而已欲其純白之備也至於麕裘羔裘則上下之所同非無飾也若曰裘以用全爲貴則狐黃之裘無異衰犬羊之裘無異飾而賤者或服之矣

麕裘 青豻衰豻胡犬也

爾雅曰鹿牡麕牝麕其子麕麕卽麕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又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則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而麕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玉藻曰麕裘青豻衰絞衣以褐之孔子曰素衣麕裘鄭氏釋聘禮曰麕裘皮弁然則皮弁素積

而麕裘素衣以褐之則絞衣素衣也鄭氏釋禮記又曰絞蒼黃之色其說無據記曰裘之褐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則袒而見裘曰褐揜而充裘曰襲素衣麕裘則麕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黃衣狐裘錦衣狐裘蓋亦若此鄭康成崔靈恩皆以袒而有衣曰褐若然裘之上有褐衣褐之上又有正服則是褐襲在衣不在裘而經言褐裘襲裘何耶陳氏禮書駁之矣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縹緣鹿裘衡長祛祛褐之可也其褐之也亦褐受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鄭氏曰鹿裘之褐亦用絞乎是鄭氏亦自疑而不必其說也詩曰衣錦尚褻蓋惟錦加縹以惡文著餘

三禮通釋卷三十七

四

衣固不然也昔衛侯戒渾良夫食良夫紫衣狐裘至袒裘而食則所袒者紫衣耳 哀十七年未聞紫衣之外復有衣也

鹿裘 長祛

禮記練鹿裘衡長祛祛褐之可也列子曰孔子見榮啓期行乎邱之野鹿裘素帶啓期之服固不足論練用鹿裘何也禮始喪則居廬自屏既練則可以接物鹿善接其類者也故裘用焉周禮既練乘藻車鹿淺禊與此同義鹿裘祛褐之則褐其祛而已非若餘衣之袒也鄭氏曰有祛而褐之備飾也鹿裘亦用絞乎理不然也陳氏禮書亦駁之

狐白裘

狐青裘

詩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又曰狐裘黃茸匪車不東又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語曰狐貉之厚以居又曰黃衣狐裘蓋狐善疑貉善睡疑斯戒睡斯安燕息者之事也故燕居與蜡服之然則玉藻所謂君衣狐白裘黃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褻元緇衣以裼之燕服也狐裘黃衣以裼之黃衣狐裘別詳他卷蜡與燕服也玉藻曰天子卒食元端而居諸侯夕深衣祭牢肉王制言養老之禮虞氏深衣夏后氏燕衣商人縞衣周人皂衣於夏言燕衣則深縞與皂皆燕衣也鄭氏以此為燕羣臣之服然周人燕禮天子皮弁諸侯緇衣不以皂衣蓋天子齊則皂端而

三禮通釋卷三十七

五

冕燕則皂端而冠卒食皂端則夕不必皂端也諸侯夕深衣則非夕不必深衣也故周官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而不言所服則王之燕服豈特皂端而已哉此所以有狐白裘錦衣也終南之詩言錦衣狐裘繼之以敝衣繡裳蓋始言燕服而繼以祭服也鄭康成以狐裘為行禮之服謂狐白之上衣皮弁歟非詩論語之意也君子狐青裘豹褻元緇衣以裼之蓋大夫士之燕服也何則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

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

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

歟古者所貴不過狐白裘而已後世有黑貂青鳳鶴雉頭

鶴髦之侈此不可與言禮也史記李兌遺蘇秦黑貂裘王子周使王以青鳳毛為二裘司馬

相如服鸛鶴裘晉武帝焚雉頭裘王恭被鸛髦衣

狸裘青

詩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左傳曰哲憤而狸製定九年夫公子

無豫於事而狸裘東郭即戎而狸裘則狸裘非禮服之裘也

傳又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貽襄四年則春秋之時戎服亦以

狐裘也

三禮通釋卷三十七

六

虎裘

狼裘

人之手足右強於左獸之勇犖虎過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衛君手足之衛身也蓋君之所以制服人者不恃恃夫道德之威而已故士謂之虎士門謂之虎門旗有熊虎之文車有虎髀之飾則左右虎狼之裘宜矣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皆八人然則君之左右蓋旅賁之類也爾雅狼牡羴牝其子獸舍人曰狼牡名羴牝名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機曰善為小兒啼禮記有狼膈膏

熊裘

羆裘

周禮穴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鄭氏曰羆獸熊羆之屬冬藏者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詩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則熊羆亦裘之美者也

狐白襍羔裘

周禮獻皮以掌皮攻皮以裘氏獻裘以司裘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鄭氏曰良裘因其良時而用之所謂黼裘與功裘人裘微羆謂狐青麀裘之屬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然則良裘其質美功裘其功多

三禮通釋卷三十七

七

良裘非特黼裘而功裘非特狐青麀裘陳氏禮書云古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麀燕居之裘必以狐與貉故詩以羔裘迨遙狐裘以朝刺不自強於政治則黼裘不雜以狐白矣惟君黼裘以普省後世有用大裘故記者譏之曰非古也何則祀天尚道故以大裘普省尚義故以黼裘普則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既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既滌濯是也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則王於普省皆與之也先王制禮重於既薦幣貴於未將則禮常嚴於未然之前祭祀治官以治之刑官以泄之則義常肅於行禮之際則黼裘以

普省宜矣家語合大裘黼裘為一則曰大裘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為獮則曰黼裘以普獮田然大裘純色無白黑之文獮田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誤矣

三禮通釋卷三十七

八

三禮通釋卷三十七

番禺陳起榮校字

臣 林昌彝學

袒裼襲辨論

裼襲之義諸儒解之詳矣而皆不能明確使人了然秦氏通考取祭德晉之說且辨諸儒之誤凡十有六條蓋據檀弓所云練練衣黃裏線線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是裼者就祛而言祛袂也袖之口也捲其袖曰裼垂其袖曰襲此最明白然其所說尙有未能精確者謹案三禮之言裼襲莫詳明于玉藻之文其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此一節言裘之有裼襲也其曰服之襲也充美也

三禮通釋卷三十八

一

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此一節言服之有裼襲也蓋古人衣服之制其最裏一層襯身者常時所服謂之澤詩秦風與子同澤鄭箋澤襲衣近污垢劉熙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其于祭祀則謂之明衣取其明潔論語所云齊必有明衣布者是也明衣之外則爲襦說文襦短衣一曰羅衣其羅字注云安羅溫也蓋取晏溫之義內則言童子衣不帛襦袴張子諸儒今之襖子是也當服則爲袍秦風云與子同袍繼同澤言之玉藻云緼爲袍玉篇云緼舊絮也緼也此外乃爲正服正服者行禮時服禮服燕居則服深衣也遇冬之時則著裘在

正服之內襦袍之外惟郊天之裘其外無正服卽以大裘爲正服他則裘外皆有正服正服之色各近其裘玉藻所云君衣狐白裘錦衣等是也夫旣以正服加于裘外則裘之爲狐白爲狐青爲羔爲麕皆爲正服所掩其美不可得見故必捲其正服之袖以見其美是之謂裼故曰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狐青裘元緇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麕裘絞衣以裼之也惟弔之時出飾則下垂其正服之袖不捲而起之是之謂襲而君在則雖弔亦裼蓋尊君則亦不敢以私哀去飾也是凡常時行禮服裘無不裼者也若非服裘之時則身外之衣無論禮服深衣通謂之服其美皆已表見于外充者滿而

三禮通釋卷三十八

二

無歉之謂蓋捲起其袖則外之所著者有所掩而不充滿故惟當盛禮之時則充之無事則裼而弗敢充不欲其美之盡也然則凡不裘而服者亦無不裼也裼與襲之所以別也而袒與裼則又不同禮之袒者見于喪與射與覲案士喪禮于主人飯含時云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說文訓扱爲收今觀冠禮昏禮皆以柶扱醴公食大夫少牢饋食皆以柶扱劍卽本文飯尸亦是以柶扱米曲禮言凡爲長者羹之禮以箕自鄉而扱之是扱有斂取之義問喪言親始死扱上衽而此不言衽是始死時未袒但斂其衣衽以示變至是乃反摺其袖向上及肘蓋古衣屬袂長廣下垂袒其左則收斂蹙疊而上

其勢向面之右卽鄭氏注王制裸股肱所云擐衣出其臂亦卽字林所云擐臂集韻所云擐裸肱者也旣擐其袖至肘而露臂故亦謂之內袒是與裼之微捲其正服之袖者固有別矣然喪禮之袒皆因有事事畢亦卽復其故而襲蓋襲亦復故之名也旣因事而袒亦卽以此爲行禮之節故喪禮舍尸袒旣含襲由是而小斂訖袒奉尸俛于堂襲將大斂袒斂于棺卒塗襲將葬啟殯袒朝于袒襲載柩袒卒束襲將袒旣袒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屬引袒窆訖襲檀弓所謂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其自小斂以後皆止言袒而不復云左袒與夫扱諸面之右者以其袒法皆同于初故不復贅也惟士

三禮通釋卷三十八

三

虞禮于祝饗時有云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此佐食異于主人故其袒法亦殊蓋以左手拘右袂露臂以取黍稷旣取卽不復拘無指袖之節故特著其文而亦不復言有襲也若射禮則其言袒也皆連決遂執弓而其事畢而襲也則皆先言釋弓說決遂明亦因事而袒無事則襲而大射儀之言公射先云小射正贊設決朱極三次云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乃云小射正又坐取拾與贊設拾鄭注曰旣袒乃設拾拾當以鞣襦上然則袒由于設拾蓋亦左袒而公之拾旣鞣于襦上則公不露臂可知自公以外凡止言袒而不言襦者是皆設拾于臂而爲內袒亦可見矣是以鄉射禮之

記曰大夫與士射袒纁襦鄭注云不肉袒殊于耦又曰君在大夫射則肉袒鄭注云不袒纁襦下于君也蓋袒爲勞辱之事君尊故優之則止擐其外之正服而露其內之朱襦不復露體若大夫與士射則大夫爲尊故亦優之而袒纁襦君在而大夫猶肉袒明凡射者之皆爲肉袒矣鄭注曰遂射鞣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夫蔽膚爲凡射之內袒者言之斂衣爲君與大夫之袒止露其襦者言之然決設于右而此蔽膚斂衣之物止設于左則射之袒之必在左益無疑矣若覲禮之右肉袒是刑人待罪之儀故特變而從右右者西方陰殺之義也以

三禮通釋卷三十八

四

此推之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亦當是右袒而史記太尉周勃入北軍令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中皆懼罪而左袒也然則袒之與裼同是捲起其當誅故軍中皆懼罪而左袒也然則袒之與裼同是捲起其袖而所別者裼是止捲正服之袖露其裏衣袒則並捲裏衣之袖而露其臂且袒止捲一邊之袖裼則兩袖皆捲故禮有左右袒無左右裼之文也襲則對袒對裼皆是放其袖而下垂此不論著裘與常時皆然聘以襲示變喪與射以袒示變襲之中又各有別也蔡氏所辨諸儒之誤雖有十六大要皆以裼襲爲衣之名且以袒爲脫衣之事故謂襲之外裼衣一

重襲衣一重者鄭康成賈公彥吳氏敖氏之輩是襲外有二衣也謂襲之外褻衣一重襲衣一重正服一重者孔氏陳氏方氏林氏之說是襲外有三衣也此不特襲外之衣所謂錦衣緇衣素衣黃衣元綃衣者即是正服其他經不會見且禮之或言袒而襲或言褻而襲皆在俄頃之間爲變易之節安得有易衣行禮之事况忽著忽脫旋脫旋著古人亦必無此迂曲也即曰古之禮服皆是直領開其胸前則爲褻掩其胸前則爲襲然襲外之衣二重則開其胸亦但見第二重之美而不能見襲之美若三重則且須連解三衣之胸前始足以見美古人行禮又胡爲必開其胸乎此皆誤認褻襲爲衣名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五

之故而不知褻襲爲著衣之事至其言袒又皆以禮記問喪有偃者不袒及左傳袒而示之背之語疑必脫衣方能見背不知古之衣袂廣二尺二寸反摺至肘固未嘗不可見背也乃若玉藻之言襲之褻也服之襲也兩相對舉明是一言襲一言服襲有其美服亦有其美諸儒並混爲一以二節皆是言襲兩美字皆是言襲之美且皆以充爲掩覆之意蔡氏亦踵其論曰褻襲止施于襲又曰在衣曰褻在襲曰褻又曰羔裘麕裘之類可言美若緇衣素衣之屬何足言美不知衣以章身不拘禮服燕服凡外著者無非以其美也詩不云乎緇衣之宜兮緇衣之好兮固明贊其美矣若必襲而言褻必衣

而言袒則聘禮與公食大夫必在冬月著裘之時而喪禮止有袒無褻人之死者亦必在三時豈冬月斷不遭喪乎况服之襲也經有明文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褻無藉者則襲未言襲也表記曰褻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亦未言襲也若夫大裘則又當別論蓋裘之褻以見美大裘則直取其質而已不嫌表也服之襲以充美大裘則充其質而已非爲美也觀玉藻之文特別而言之以與章首君衣狐白裘諸文相照恐人之疑於皆不褻也則曰狐白裘錦衣以褻之又恐人之疑於凡裘皆褻也則曰大裘不褻又恐人之疑於大裘之襲也則曰弔則襲尸襲執玉龜襲而不言大裘襲明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六

大裘之上無衣無所爲褻即無所爲襲也又恐人疑大裘之不襲也則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褻而不言不充明大裘用以祀天極服之盛固充之至也即褻襲之義而大裘之制亦昭然矣而先儒所云大裘之上更有元衣及內服大裘外被龍衮一切譌誤之說均不足信也

三禮通釋卷二十八

番禺陳起榮校字

臣林昌彝學

衫衣

戎事上下同服

士冠禮云衫兄弟畢衫士昏禮女從者畢衫纒并破類
黼在其後衫鄭注皆訓為同鄭注昏禮云同者上下皆
也類禪也詩云素衣朱襮尔正云黼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
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
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
常服今謹按鄭注釋衫為同非也攷士喪禮陳襲服有祿衣

三禮通釋卷三十九

一

注云黑衣裳赤絲之謂之祿祿之言緣也古文祿為絲士冠
禮注釋元云元衣元裳也據此則衫元即祿衣衫字當訓為
緣謂元衣裳之有赤緣之者非同元之謂也士昏禮為次純
衣纒衽注云純衣絲衣為從者畢衫則此衣亦元矣衽亦
緣也衽纒并宵衣注云宵讀為素衣朱綃之綃姆亦元衣以
綃為領因以為名且相別耳賈疏言純衣即祿衣綃衣是祿
衣以綃為領者為從者畢衫皆是祿衣也據此則女從者
畢衫亦當訓為緣謂皆衣祿之有襦緣之者非如注上
下同元之謂也婦人之服不殊裳則但言元已該衣裳之色
又何必特言同元耶且男子婦人皆有緣衣士昏禮之衫元

三禮通釋卷三十九

二

為祿衣亦可斷士冠禮之衫元為祿衣矣禮記禮記云子羔
之襲稅衣纒衽曾子曰不襲婦服注云丈夫而以纒為祿非
也然則男子之祿衣皆以赤緣之婦人之緣衣皆以纒緣之
有正色間色之別耳士昏禮上文云從者畢元端注云畢猶
皆也畢元端與畢衫文義為一例閩縣陳氏喬樞云左傳
均服振振或謂皆衣裳同色者此不然也周禮司服云凡兵
事韋弁服注云以韪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小雅采芑箋云天
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此王之戎服也雜問志釋左傳韪
韋之附注云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也此卿大夫
之戎服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褱餼注云其服蓋韪布以為
衣而素裳此所異於戎服者特以韪布為之而不用韪弁耳
要皆為素裳也任氏大椿云韋弁服惟天子朱裳卿大夫皆
素裳與元端天子朱裳大夫素裳同鄭志答趙商以王之韋
弁皮弁皆素裳白鳥或未定之說也以上弁服釋例謹案周禮天官
屨人為赤鳥黑鳥鄭注援士冠禮素積白屨以準天子不知
天子有赤鳥黑鳥而無白鳥其素屨又有為凶去飾者是雖
天子之皮弁服亦無以定其為素裳白鳥鄭氏援以為證誤
矣左傳成二年鞏之戰逢丑父與君易位齊侯以免此足為
戎事君臣同服明證然則韋弁服自非天子雖侯國之君亦
與其臣同服素裳矣又按閩居賦注引左傳云衽服振振服

均之從衣作衿訓為戎服朝祭之服弁冕君臣上下各有服章而戎事則通服章弁服故字書以衿訓戎服義取君臣上下服之皆同也坊記曰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注言惟在軍同服是已其淮南子齊俗訓云尸祝衿袂漢書王莽傳云莽衿袂服諸言衿者皆以色繫之則非戎服不得單言衿服矣

裴衣

景衣

禮士昏禮女次純衣乘婦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鄭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景亦明也

禮書云乘車而加之以景猶衣錦而加之以裝也景以禦塵裴以晦其文玉藻曰禪為網則景蓋亦禪歟今謹按景與網裴音相近義正同陳氏之意誤以景為車衣故有此說故於禮書之目景衣與裴衣兩列失之按昏禮有祿鄭注明云祿車裳幘陳氏豈真未見而誤以景衣當車衣乎江氏永儀禮補義云景今文作憬當音俱承切與詩之裴衣裴裳中庸之

三禮通釋卷三十九

五

尙綱同皆婦人始嫁禪穀之衣為行道禦塵之用中庸惡文之著斷章取義爾景與憬皆假借字景不訓明憬非音景詩經補義云衣錦娶衣夫人始嫁之服也衣錦者純衣而以錦緣非通身用錦也錦衣惟夫人可服非篇似用之士庶借也士宜純衣纏紉而加景婦人服不殊裳非篇言衣錦娶衣裳錦娶裳舉上下體言之非衣裳殊也諸侯錦衣狐裘亦是以錦為緣今謹按景通典作憬非也古無幘字江氏謂憬為景之假借是也近代浦鏗十三經正字云憬釋文同疑幘字之誤按浦說非也憬从心者不誤从衣者乃後人之妄改不足據也說文衣部云裴絳衣也字大小徐本無今據引詩曰衣錦娶衣為證沈氏存中云絳以段氏說文注正

麻為之段氏若膺說文注亦云縗者家屬績縗為衣是為裴也然鄭氏箋衛風云裴禪也不言禪用何物其箋鄭風云裴禪也蓋以禪穀為之其注士昏禮則云景制如明衣注大傳云蘋讀為綱或為紵是鄭說與許異矣夫鄭以裴為禪穀是

以裴為細絹也以絲而不以泉也玉藻云禪為綱注有衣裳

而無裏故注詩云裴禪也是鄭固據玉藻綱旁從絲之義也

蓋玉藻中庸作綱士昏禮作景作穎及經典之作蘋作荷作

荷作憬皆同音假借之字鄭氏從假借生義也或謂詩之所

謂裴衣因衣錦而設昏禮之所謂景衣因純衣禪而加詩

碩人謂裴乃君夫人服丰謂裴乃庶人妻服士昏禮乃士妻

服等自有差而為嫁服則一也此當云以穀為之也若玉藻

所謂綱對纁繡縵袍而言此當云以泉以麻為之也謹按許

訓裴為縗衣即引詩衣錦娶衣許意蓋以古者麻絲之作先

麻後絲取反樸歸真之理且與中庸引詩惡文之著義甚合

三禮通釋卷三十九

六

似經之凡言裴者皆泉麻之證歟而鄭氏謂以絲為之亦不

為無理許鄭二說各望文生義也衛風毛傳云錦衣加裴

爾雅云衣蔽前謂之襜郭注今蔽郝也禮謂之鞞又謂之鞞

鞞之言蔽鞞亦言蔽也皆取障蔽之義既夕禮明衣裳布袂

屬幅長下郝注長下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據此則裴衣

之制當如鄭氏所謂如明衣屬幅而長下郝裴裳之制當如

爾雅所謂襜如大夫士之有鞞鞞毛傳所謂裴襜即鄭風所

謂裴裳也惟衛風為君夫人之服故言衣錦娶衣昏禮為士

妻之服故純衣加裴若鄭風則庶人妻之服亦言衣錦娶衣

者借矣或曰庶人卑不妨與君夫人同或曰賤不嫌也故得

服之不知庶人妻始嫁亦有服之者攝盛也或問娶衣既為
嫁服此服殆專屬婦人乎非也據碩人丰及士昏禮則屬之
婦人據玉藻實非婦人所獨蓋玉藻禪為衿二語與纒為繭
二語對看乃概論有著無著之異名禪為繭與帛為褶句對
看乃概論有裏無裏之殊倘纒為繭二句不專為婦人言帛
為褶句亦不專為婦人言知娶不獨用於婦人亦可兼用於
男子矣

三禮通釋卷三十九

七

三禮通釋卷三十九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四十

吉嘉賓禮深衣服

臣林昌彝學

深衣之製有虞氏之深衣夏殷亦兼用之也案注云諸侯以
天子之燕服為朝服有虞氏朝服以深衣然則有虞氏諸侯
朝服亦以深衣歟又案尙書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
宗彝璫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璫火山龍子男宗彝璫火山
龍大夫璫火山龍士山龍是大夫與士猶具璫火山龍足見
衣服章采至有虞氏為極盛而其燕羣臣及養老則以白布
深衣何也明堂位有虞氏服斂注舜作之以尊祭服蓋代以

三禮通釋卷四十

一

前惟祭服璫火山龍餘止服深衣路史後紀有虞氏紀云冕
璽紋絲緇衣纁裳即益稷所云十二章也又云養國老于上
庠養庶老于下庠深衣燕禮脫履升堂即禮經所云深衣養
老也又云深衣緇袍以視朝據此有虞氏不特以深衣養老
及燕羣臣即視朝之服亦止以深衣矣周制天子視朝皮弁
燕則朝服有虞氏質故朝燕養老皆用深衣也考禮宗云黃
帝深究物情始垂衣裳以化天下當是時素風尚近惟白布
深衣齊則緇之禮宗見路史後紀虞帝紀亦云法乾坤以正
衣裳制袞冕設斧徽深衣大帶匪屨赤舄元衣纁裳蓋黃帝
之世自祭服外惟深衣大帶而已有虞去黃帝未遠然未嘗

于深衣之外更增餘服故養老朝燕非服深衣亦無餘服可服自不得以深衣爲褻也淮南子精神訓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冬有虞氏之深衣亦猶是堯之布衣也路史後紀云夏禹衣裳細布無追元冕衣裳皆用細布蓋乘有虞氏深衣之質孟子舜爲天子被衽衣鼓琴子華子舜游于巖廊之上被衽衣而鼓五絃之琴趙岐孟子注衽畫也繡黻絺繡也夫鼓琴燕居時也舜于養老朝燕僅服白布深衣而燕居則服繡黻絺繡非所以明質故衽衣當非畫衣也史記堯乃賜舜絺衣與琴與舜被衽衣鼓琴事適相會然則衽衣或卽絺衣歟賜子止用絺葛布衣可知當時之質

三禮通釋卷四十

二

故白布深衣在有虞時與周之皮弁朝服同重也任氏大椿云有虞氏禮服深衣未知用何冠正義引前儒之說謂卽用黃冠今攷郊特牲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注唐虞以上爲太古正義太古之時其冠惟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爲緇據此則唐虞之世非齊則皆用白布冠也有虞既用白布衣則冠亦用白布冠若皇冠祭冠也祭冠不施于他服也又爲諸侯之夕服詩蜉蝣麻衣如雪箋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夕則深衣也士冠禮疏案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夕深衣祭牢肉是君朝朝服夕深衣矣玉藻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饒諸侯言祭牢肉

互相挾任氏大椿云陸佃謂天子夕服亦深衣其說初若可信覆思之則未合玉藻于天子但云元端而居于諸侯則云夕深衣可知天子夕服不服深衣矣玉藻元端而居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鄭但云燕居不言夕蓋言燕則通于夕矣易君子以嚮晦入燕息鄭注云晦宴也猶人君既夕之後入燕寢而止息是燕時卽夕時也夏官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是燕兼朝夕而言鄭以元端爲燕居服卽以元端爲夕時服也蓋燕實統夫夕也玉藻夕深衣祭牢肉注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饒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謂天子日中而饒諸侯亦日中而饒諸侯夕祭牢肉天子亦夕祭牢肉故云互相挾如天子夕服深衣注何不云天子言元端諸侯言深衣亦互相挾耶案任說是也陳氏禮書謂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夙先于朝夜後于夕于此見天子日有萬機凡在朝者不特夕以繼朝且夜以繼夕焉天子夕服元端蓋勤政之心雖夕無懈故聽治之服雖夕不釋也左傳成十三年傳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注云不夕言無事也此爲諸侯言之也上文云諸侯問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諸侯事簡于天子故云不夕左氏昭二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注云夕莫見之夕注云夕至于朝事從簡則服從便夕服深衣不敢同于此所云夕非常典也

三禮通釋卷四十

三

天子之元端也謹案尙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于君前息

燭後舉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注燕服祿衣夫云前息燭後舉燭則夕時也祿衣則夕服天子不與諸侯夕服同深衣而天子之后乃與諸侯夫人夕服同祿衣者蓋夫人于君有尊卑之義以夕接見必服禮服其服祿衣與后同所謂禮窮則同也天子燕息並服元端諸侯燕服元端夕服深衣大夫士私朝燕夕並深衣此其差也案晏子諫下篇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日晏不罷晏子曰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夫日晏就燕而必云脫服可知諸侯別有夕服矣既云夕服或可惟意所適左氏昭十二年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右尹子革夕王見之

三禮通釋卷四十

四

去冠被舍鞭注云敬大臣夫楚子于夕時見子革去冠被而不去復陶則以復陶爲夕服未始非將敬矣復陶卽屬襜褕之屬近于深衣而異其質耳玉藻云夕深衣言其常也若因事異服則非禮經所及載矣又爲遊燕之服詩羔裘逍遙正義遊燕之服于禮無文不過用元端用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隋志天子晏私著白高帽又云白紗高屋帽其服練裙襦烏皮履宴接賓客則服之唐六典進德冠九璫加金飾其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唐書車服志亦云常服則有白裙襦其云宴私及常服及晏見賓客卽孔正義所云游宴也白練裙襦近于古之深衣于此見隋唐制度雖于游燕冠服亦

有定式晏子諫下篇景公爲西曲潢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帶球玉而冠南面而立晏子諫以衿衣服之麗夫立當西曲潢則所謂游燕時也而服黼黻之衣乖制已甚比檜君之以朝服燕殆有甚焉孔正義謂服元端或深衣蓋酌時制不失經義也任氏大椿謂六朝之制不特天子游燕服制做古之深衣卽侍游宴者亦同南史齊豫章文獻王疑傳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惟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辭不奉敕惟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焉攷白服卽白布深衣之遺制也宮內曲宴許依

三禮通釋卷四十

五

元嘉故事則君臣皆白服裙帽卽詩羔裘逍遙正義所謂游燕之服得服深衣也疑固辭者以大夫士夕于君既服朝服元端則侍游燕亦不敢不以禮服也然駕幸第則又白服以至尊臨臣家而服私服夕服以待宴于禮恐反未安爾又爲大夫士私朝夕朝及家居之服士冠禮疏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朝時不朝服與君不同故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彼朝元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也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正義朝元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元端夕深衣在私朝及家也上文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夕服深衣祭牢肉此云朝元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也以

視私朝故服元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注曰元端士莫夕于朝之服也其私朝及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案玉藻疏夕深衣在私朝及家也攷私朝亦以家名魯語合家事于內朝韋昭注家大夫也內朝家朝也玉藻鄭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然則私朝亦統于家孔氏正義分私朝與家爲二者注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注云入是康子之家是既過私朝而後及寢門依韋昭注乃明以寢門外爲朝寢門內爲家也孔疏于夕深衣別私朝與家謂夕居寢門外或居寢門內皆服深衣也其

三禮通釋卷四十

六

在寢門內惟早朝父母不服深衣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綵纓端鞞紳措笏注云端元端士服也是在燕寢亦服元端矣蓋于父母異其禮也內則于子事父母不著夕服以其早服元端則夕服深衣可知矣後漢書趙孝傳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檐告歸白衣則大夫士家居深衣遺制也案大夫士私朝當即在大夫士之寢門外天子及諸侯之朝既在路門外則大夫士之私朝亦宜其在寢門外矣王藻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于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則私朝在外寢之門外可知魯語公文文伯之母如季氏過私朝乃繼云及寢門亦一證也又爲道路之服聘禮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吉時道路深衣又爲庶人之吉服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疏士以上衣服皆有

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故曰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並皆齊等也內則端鞞紳注端元端士服也庶人深衣也正義以深衣是服之最下者庶人是最賤者故知服深衣也深衣目錄正義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者也深衣善衣之次也注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正義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案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攷馬縞古今注及唐書輿服志並云侍中馬周取深衣之造加襦衫爲庶人之衣蓋本鄭注庶人深衣之義但攷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又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度制篇古者度人衣纒纒無文帛也又尙書大傳命民得乘飭車駟馬衣文駟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矣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說今攷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唐六典庶人婚假以絳公服云絳公服卽絳紗單衣也云假卽攝盛也此庶人攝盛之證也若刑餘戮民並不得攝盛矣管子春秋繁露尙書大傳謂庶人衣絲非常制也周禮閭師凡庶民不蠶者不帛

三禮通釋卷四十

七

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度制篇古者度人衣纒纒無文帛也又尙書大傳命民得乘飭車駟馬衣文駟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矣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說今攷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唐六典庶人婚假以絳公服云絳公服卽絳紗單衣也云假卽攝盛也此庶人攝盛之證也若刑餘戮民並不得攝盛矣管子春秋繁露尙書大傳謂庶人衣絲非常制也周禮閭師凡庶民不蠶者不帛

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博物志曰古者男子皆絲有故乃素服直以不衣絲爲有故則誤矣攷深衣爲白布衣故庶人或曰布衣或曰白衣鹽鐵論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桌而已故命曰布衣孔叢子儒服篇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履履髮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管子立政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輕重戊篇君其率白徒之卒呂氏春秋決勝篇雖廝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高誘注廝役與眾白衣之徒漢書龔勝傳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八

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凡此或云布衣或云白衣皆庶人白布深衣之證後漢書趙岐傳岐死命子爲布單白衣葬之蓋岐雖通顯而特欲以庶人之服終也三國魏志管甯傳甯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蓋甯隱居不仕雖四時祠祭猶著庶人之服也南齊書魚服侯子響傳子響乃白服降蓋欲自降于庶人故白服也隋書輿服志庶人衣白通考太平興國七年李昉奏唐天成三年令後庶人工商只著白衣並與庶人白布深衣之制相合隋書輿服志又載五品以上通著紫六品以下兼用緋絲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是白尊于皂然則

白服在六朝尚非至賤之服也案宋書輿服志今國子太學生服單衣以爲朝服新唐書車服志國子太學四門生俊士參見服白紗單衣宋書輿服志云單衣古之深衣也凡此既非在位又異庶人其服亦與深衣相近隋書輿服志隱居道素之士被召入謁見者白單衣是雖奉特召猶不敢同于已仕者之服也新唐書車服志又云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前有深衣請加襴袖襌襪爲士人上服開胯者名曰缺胯庶人服之是同一深衣而有襴者與缺胯者復異蓋欲于未仕之中區別貴賤也其云缺胯當卽古今注所謂開爲兩胯者也此又深衣之變制矣又案深衣尊卑共服吉凶通用故冠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九

無定式惟是鄭注旣以深衣爲庶人之服今亦以庶人之制推之詩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正義以爲庶人冠緇布冠攷儀禮喪服記朋友麻注曰庶人不冠爵弁則冠素委貌夫委貌卽元冠也素委貌則易元而素耳庶人弔服深衣而素冠則吉服深衣而元冠可知矣而呂覽上農篇云庶人不冠弁釋名謂士冠庶人巾則是庶人不冠矣或者爲後世之制歟其不冠者或以幘蔡邕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或以巾宋書輿服志居士野人皆服巾焉後漢書蔡義傳詔事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注巾幅巾也旣服冠冕故解幅巾郭太傅注引周禮輿禮事曰巾以高爲之形如帽本居士野人所服韓康傳及見康柴車或以帽隋書輿服志云帽古野人之服幅巾以爲田叟也或以帽隋書輿服志云帽古野人之服

凡此皆所謂庶人不冠弁也隋志又謂庶士冠元冠注云庶士庶人在官者是庶人戴巾幘庶士冠元冠同一服單衣即深衣制而冠與不冠復異又攷魏晉以後不仕者之服或以皮弁三國志魏文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云楊彪著布單衣皮弁以見單衣卽深衣也彪衣深衣而冠皮弁欲同于不仕者之服也蓋深衣無常冠故冠弁與巾幘或同施焉又案深衣之帶亦不見于經今並以庶人之制推之玉藻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居士弟子服深衣則深衣似當用繪帶矣故家禮謂深衣帶用繪然攷淮南子修務訓布衣章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俛倪而掩鼻說苑大王常聞布衣章帶之士乎漢書賈山

三禮通釋卷四十 十

傳布衣章帶之士師古曰章帶以革章爲帶無飾也後漢書周榮傳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章帶就孝廉之舉注以章皮爲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不服革帶帶故解之阮嗣宗詣蔣公奏記夫布衣窮居章帶之士馬縞古今注古革帶自三代以來降至秦漢皆庶人服之是庶人之帶類以革章也宋書輿服志云今單衣裁制與深衣同惟絹帶爲異然則深衣之解在當時不用絹明矣蓋帶有二曰紳帶曰革帶庶人服深衣或不能備二帶歟

三禮通釋卷四十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臣林昌彝學

凶禮深衣服

深衣爲親始死之服既夕記主人啼兄弟哭注于是始去冠而笄纓服深衣檀弓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孔穎達正義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喪服小記正義凡親始死將三年而皆去冠笄纓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其婦人則去纓衣與男子同不扱衽曾子問云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鄭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問喪扱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前正義言親始死朝服易之故知著深衣案士喪禮男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女改服注云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庶人深衣蓋庶人于賓客問疾時本服深衣于親始死時亦服深衣無所易也檀弓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爲士以上言之也經文特云羔裘元冠者所以別于不羔裘元冠者也此士與庶人之異也又案戴德喪服變除載始有喪自小功以上皆服布深衣十五升然則白布深衣不特爲親始死之服也今畧舉變除禮大端如云斬衰三年者始有父之喪齊衰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齊衰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喪于既襲皆服白布深衣扱上衽齊衰不杖周者有祖父母之喪齊衰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大功親長中殤七月無受者始有昆弟長殤之喪

小功五月無受者始有叔父下殤之喪于既襲並服白布深衣不扱衽惟服總麻三月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不深衣考唐開元禮內外皆素服注云素服謂有服者白布十五升無服者不服列采則常所服素衣據此則總麻三月有服者也卽當服白布深衣矣與變除禮微異似當以開元禮爲正又案變除禮始有喪服白布深衣不特男子也卽婦人亦同如斬衰三年妻爲夫妾爲君既襲服白布深衣扱上衽齊衰三年者女子子在室父卒爲母深衣不扱衽葢男子于不杖周以上深衣皆扱衽女子于齊衰三年深衣已不扱衽矣此男子婦人之差也唐開元禮宋政和五禮新儀明會典男子于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二

始喪仍白布深衣之制婦人則易白布衣爲青縑衣于制未合又爲奔喪未成服之服奔喪括髮袒注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案開元禮政和五禮載奔喪禮初聞喪皆服布深衣書儀云服白布衫白布衫卽深衣也又案雜記大夫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又云如諸父昆弟諸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以吉時論之在廟祭服釋祭服則服朝服此既聞喪則釋服當服深衣也經明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謂釋服以後皆如奔喪之禮也

奔喪注既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則此釋服後服亦當布深衣可知儀禮聘禮聘使有私喪歸而反命出公門釋服鄭注以爲釋服服深衣曾子問婚親迎在塗聞齊衰大功之喪男女皆改服正義謂服深衣然則當祭聞親喪釋服服深衣尤可例推此雖不見于經注而注既云如奔喪之禮故亦于奔喪條下附證之又案聘禮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又云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謂聘使聞本國之喪及親喪也初聞喪不服深衣而服衰則當已成服之後可知又爲親殯時之服曾子問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殮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正義案士喪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三

禮云小斂苴經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其服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苴經散帶垂又爲殯後君弔反未殯之服喪大記君弔則復殯服注復反也反其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正義其服則免布深衣也案上文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與節既殯君始來弔正同上注云大夫殯卽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似君因大夫已服衰經而始服錫衰者此文云復殯服謂既殯君雖服錫衰而弔而主人自反服深衣則上注所云大夫殯卽成服乃指殯後爲成服之節耳非謂君子其時來弔主人卽服衰經也故上注必以此文證之其義乃備

又爲既祥之服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喪服小記正義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案魏書禮志高祖服文明皇后期而祥祭服縞冠皂朝服既祭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履云縞冠皂朝服卽所謂縞冠朝服也云縞冠素紕白布深衣卽所謂既祥素縞麻衣也雖易期而禮未能盡從三年之禮而素縞衣則猶是祥服之遺制也又爲除喪受弔之服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深衣練冠喪服變也正義深衣是既祥之麻衣練冠謂未祥之練冠案雜記云凡有喪服未畢有弔則爲位而哭拜踊正義謂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此受弔于除喪之前既著哭拜踊之節而不著受弔之服者考喪服自練至祥服大功之衰若于祥前來弔自服功衰無取變服故不申言所服也若然檀弓云既除喪則是在祥後祥後受弔服深衣亦非變服經文乃申言之者蓋除喪二字兼包祥禫及卽吉之後若卽吉之後則不復服深衣縞冠矣或者越人來弔已在卽吉之後主人已服吉服而還服深衣則爲變服經故並與練冠特著之耳此又當與雜記對參也又案雜記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謂有以喪服贈賄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四

將軍文子之喪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正義云始弔者雖除喪猶練冠而受弔則衛將軍文子之子是也此乃重至故主人著縞冠輕于練冠今考雜記正義謂縞冠輕于練冠是也然注又云反服服素縞麻衣是主人于其時已服深衣矣主人卽冠縞冠以示輕又何至並釋其祥服之深衣而服全吉之朝服哉卽以爲輕當不至如是之甚也注明以縞冠朝服爲祥後受贈賄之服練冠深衣爲除喪受始弔之服則以贈賄與弔有殊也少儀賄馬入廟門注云以其主于死者荀子曰贈禮所以送死也是賄賄皆施于死者也因其施于死者故既祥受以祥祭之服所以通于神明之道也雜記云主人之史請讀賄謂讀于殯前也今贈賄者雖至自祥祭之後而主人受之若不啻其讀于殯焉故服祭死之服卽注所云重其禮也若弔則異是曲禮曰知生者弔又曰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是弔施于生者也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始弔禮主弔生故但受以生者未除之服深衣而加練冠亦云重矣蓋二者皆受禮于服除之後故特變其服惟欲變其服亦各視其事以命服焉贈賄與弔事異服殊不分輕重也又爲公子爲其母與妻之服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縞緣爲其妻練冠葛經帶縞緣皆既葬除之注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五

疏知此麻衣如小功布深衣者案士之妻子父在爲母期大夫之妻子父在爲母大功則諸侯妻子父在小功爲不制衰裳變也者以其爲深衣不與喪服同也詩云麻衣如雪者彼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與此小功布深衣異引之者正麻衣之名同取升數則異也案疏謂士之妻子父在爲母期大夫之妻子父在爲母大功則諸侯妻子父在爲母小功此例之旁推者也今仍自公子之身推之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是公子父卒則爲母大功然則父在爲母小功明矣不爲制小功衰裳而服小功深衣分彌尊厭彌深也又案宋書禮志南平王饒所生母吳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六

淑儀薨依禮無服麻衣練冠既葬而除有司奏古者與尊者爲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內悉皆成服于其所生反不得遂于是皇子皆申母服此則後世通變之制也晉書禮志晉孝武帝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徐邈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據此晉宋以後制各不同也又爲親迎女在塗聞婿父母死趨喪之服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又爲女在塗聞其父母死趨喪之服曾子問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服正義于時

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又爲女未至遭婿衰功之喪男女易吉之服曾子問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正義女既未至聞婿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婚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謂婿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于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于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于婿家爲位也又爲聘使聞私喪既反命之服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眾介先衰而從之疏既以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案宋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七

書載晉令曰乘傳出使遭喪以上卽自表聞聽得白服乘騾車到副使攝事所謂白服卽深衣也聘禮使者于反命之後始服深衣晉令使者白服不著所服之時或不待反命後歟又爲庶人之弔服喪朋友麻注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疏云庶人不爵弁者則其冠素委貌不言其服則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始死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爲弔服也檀弓正義其庶人鄭注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當服布深衣冠素委貌也案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

謙周曰諸侯弔卿大夫錫衰弔士疑衰卿大夫弔服以錫衰
士弔服以疑衰儀禮賈疏庶人以白布深衣爲弔服蓋弔服
以疏密爲重輕之殺錫衰總衰皆七升半布縷疏于服爲重
疑衰十四升布縷密于服爲輕至深衣十五升布則彌輕矣
大夫以上尊弔服服錫衰總衰情彌伸也士庶人卑弔服服
疑衰深衣不得伸其情也故弔服以錫衰爲至重深衣爲至
輕而服之者亦于以別貴賤焉魏晉以後自天子至庶人弔
服一用深衣晉書輿服志曰天子素服白帽單衣宋書禮志
曰古者君弔服皮弁疑衰案此語誤禮有錫衰總衰疑衰今以單衣白帽爲
弔服單衣古之深衣也隋書禮志梁制單衣白帽以代古之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八

疑衰皮弁爲弔服此皆以深衣爲弔服與古之庶人弔服同
此古今之變也又案隋志既云皇帝臨臣之喪三品以上服
錫衰五等諸侯總衰四品以下疑衰又云白帽白紗單衣爲
羣臣舉哀則服之讀禮通考謂隋制備列三等之衰復言白
帽單衣舉哀者蓋以白帽單衣代古之疑衰此義未當隋志
既云爲四品以下服疑衰矣又何爲別以單衣代疑衰乎蓋
古者有弔服有哭服親見尸柩弔臨之服也周禮所云錫衰
總衰疑衰是也不見尸柩第爲舉哀之服則檀弓所云人子
哭諸侯爵弁紼衣是也隋志前列三衰謂弔服也後列白帽
單衣謂哭服也白帽單衣所以代爵弁紼衣非以代疑衰也

白帽單衣卽深衣也弔用衰而哭用深衣哭服輕于弔服也
隋制在六朝最爲近古此其一端又爲童子趨喪之服玉藻
童子無總服聽事不麻注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
也案戴德喪服變除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爲父後持宗
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禮同禮不爲未成人
制服者爲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衰經據此說則
童子不特無總服並不爲五服制服但深衣耳然喪大記子
幼則以衰抱之是童子服衰斬矣儀禮喪服爲姑姊長殤在
大功則是童子有大功服矣爲昆弟下殤在小功則童子有
小功服矣當室總則是童子亦間服總服矣而戴氏概謂服
深衣于經義未合况爲昆弟下殤有服則服昆弟者亦必下
殤之年于下殤之年已制功衰而戴氏謂自十五至十九猶
以深衣代喪服非也晉劉智謂八歲制服其說頗允喪服爲
昆弟下殤小功謂與下殤之昆年雖相當而月日稍後耳非
謂年亦次于下殤也若年次下殤則僅六七歲安能服殤耶
吳射慈云六七歲其姊死著布深衣此其差也蓋童子自八
歲以上止服齊斬自八歲以下五服通制惟不服總然雖不
服總猶服深衣也又考宋崔凱云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卷續編頭飾
之類也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然則童子未成服
與成人亦同服深衣可知童子于當制服者其成服未成服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九

並與成人同也案深衣不在禮服之內故用于吉事者少而
 深衣實以通衰服之窮故用于凶事者多朱晦菴及文天祥
 皆有吉凶通用之說因取經注所載備列為綱而其不見于
 經注者尙多如風俗通義載平原相封子衡葬母故侍御史
 胡毋季獨還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為子衡作吏何制服焉
 因為裁縞冠幘袍單衣單衣即深衣下稱單衣者並同續漢書禮儀志送喪
 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王美人傳公卿皆白衣會不成
 喪晉書禮志文帝之喪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
 深衣素冠南史司馬筠傳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
 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不許周捨議一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十
 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受弔隋書禮志梁天監三年
 祠部郎司馬髡牒貴嬪母車亡宜準公子為母麻衣之制既
 葬而除帝從之通典載漢德曰總衰七月之服諸侯之大夫
 始聞喪白布深衣十五升吳射慈曰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
 十五升布深衣又載魏時禮官議服除始哭陵自可服深衣
 白幘又載東晉時江啓表墳墓毀發不得奔赴及已修復者
 惟心喪縞素深衣白幘王禕擬元儒林傳謂朱子之喪門人
 用細麻深衣而布緣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
 服除之服謂大祥服除之後那素縞麻衣即深衣也為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
 素可也凡此皆所謂無服之服為經注所不及詳姑舉其畧

于此亦可知深衣通衰服之窮不一其類矣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十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番禺金保基校字

三禮通釋卷四十二

鞞

鞞

鞞



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鞞夏后氏山般火周龍章鄭注云鞞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玉藻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注云此元端服之鞞鞞之言蔽也玉藻又云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

三禮通釋卷四十二

鞞 鞞衡注云此元冕爵弁服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鞞之言亦蔽也白虎通義云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大夫蔥衡士鞞鞞廣雅釋器大巾禘祔祫蔽也鞞謂之鞞釋名云鞞蔽也所以蔽膝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為名也又曰跪瞻跪時瞻瞻然張也方言蔽邾江淮之間謂之鞞按漢書東方朔傳館陶公同或謂之袂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邾齊魯之邦謂之鞞按鞞鞞一字也爾雅衣蔽前謂之鞞釋文與爾雅同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衣蔽前衣蔽膝也凡言鞞者皆障蔽之意衣蔽前謂之鞞林前謂之鞞車裳惟謂之鞞鞞謂之鞞謹按袂鞞一字也說文作市云从巾象其連帶之

形易作紱詩作芾禮記作鞞左傳作鞞方言作紱易乾鑿度作芾白虎通作紱竝字異而義同齊風載驅篇簪芾朱韞傳云車之蔽曰芾義與鞞同鞞本作鞞即鞞膝之合聲鞞鞞又一聲之轉說文筆藩落也引襄十年左傳筆門圭窳爾雅畢堂牆李巡注云厓似堂牆曰畢其謂之畢者皆取障蔽之意與鞞同也小雅采芣篇赤芾在股鄭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正義引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也重古道不忘本也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一卷引五經異義云鞞者大帶之飾非鞞也毛詩瞻彼

三禮通釋卷四十二

洛矣正義引鄭駁異義云鞞草名齊魯之間言鞞鞞聲如茅蒐字當作鞞陳留人謂之蒨又毛詩瞻彼洛矣引鄭駁異義云有鞞鞞無鞞而有鞞無鞞陳氏壽祺云鞞鞞者毛詩瞻彼洛矣鞞鞞有夷傳鞞鞞者茅蒐染草也按毛詩傳茅蒐染本之譌毛傳所引亦無也字今正一入曰鞞今本無入字正且異本又引作染革更為謬誤一入曰鞞義曰定本云一入曰鞞所以代鞞也鄭箋鞞鞞者茅蒐染也茅蒐鞞鞞聲也鞞鞞祭服之鞞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緇衣纁裳也又按傳鞞鞞者鞞字衍草當為韋一入曰鞞當斷句箋鞞鞞者鞞鞞聲也兩鞞字衍鞞鞞祭服之鞞鞞字衍段氏玉裁儀禮漢讀考始正其譌攷說文第五下韋篇鞞茅蒐染草也一入曰鞞

从章末聲國語晉語韋昭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韎後鄭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按韎聲也上當有茅蒐二字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之成韎也左氏傳成十六年正義引賈逵云一染曰韎又引鄭元詩注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此可證今詩傳箋之誤儀禮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此與君祭之服韎韐緇韐也士緇韐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四庫本儀禮集釋戴氏震校云疏云周公時名蒨草爲韎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韎爲韎韐是蒨一名韎不名韎韐也韐字乃衍文然則駁異義言韎聲如茅蒐或衍韐字者亦誤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纁許氏說文謂韎卽纁以色言之異義亦當云爾鄭謂韎卽茅蒐以聲言之此其異也陸機毛詩草木疏曰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茜卽蒨字也韎者釋名云蔽膝也謹案北堂書鈔引雷氏五經要義云裳前之蔽也玉藻韎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韎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韎者明堂位注韎冕服之韎也亦作芾毛詩候人傳芾韎也亦作紱易乾鑿度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天子三公九卿朱韎諸侯赤紱士冠禮注韎之制如韎賈疏韎韎但有飾無飾爲異耳祭服謂之韎其他服謂之韎明堂位有虞氏服韎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後王

三禮通釋卷四十一

三

彌飾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韐而已是士無飾則不得單名韎一名韎韐一名緇絨而已按緇赤黃間色染韋爲韎之體天子與其臣純朱諸侯與其臣黃朱爲異毛詩瞻彼洛矣正義云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韎士朝服謂之韎祭服謂之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韎是也此鄭駁異義所謂有韎韐無韎韐有韎韐韎韐也瞻彼洛矣詩以諸侯衣韎韐者百虎通爵篇曰世子上按上當作未受爵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是也許氏異義說韎韐韎韐之名今闕不詳然說文章部云韎韐也所以蔽前以韋按韋下當有爲之二字下廣一尺上廣一寸其頸五寸一命緇韎再命赤韎从韋畢聲第七下市韎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从巾象其連帶之形韎篆文市从韋从攴韐士無市有韐制如楹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不得與裳同司農曰又按司農裳謂先鄭纁色从巾合聲韎韐或从韋說文據禮言韎韐韎韐之制甚備以韎韐市互訓又言士有韐無市是亦後鄭有韎無韎韐無韎之義也太平御覽又引異義曰韎者大帶之飾非韎也疑非叔重之言或異義中引他家說廣雅釋器紱紱也後漢書杜喬傳注引倉頡篇文選秋興賦注引字林並同訓紱之字當从糸旁攴作或與紱紱見莊子道遙游釋文芾韎諸字通借鄭易紱方來作韎見士冠禮疏易緯乾鑿度又作芾王莽傳韎如相芾詩三百赤芾漢書東平王倉傳注引作紱

三禮通釋卷四十二

四

國謂組也故漢人有解數為大帶之飾者廣韻十三末註
韎韐大帶此必舊說相傳之存焉者矣

鞞

詩小雅瞻彼洛矣云鞞琫有珌按琫左傳作鞞段玉裁云音
泰合音如枯字亦音聲之比

毛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者大雅公劉章鞞琫容

刀毛傳云下曰鞞上曰琫說文革部云鞞刀室也刀部云削

鞞也王部云琫佩刀上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毛傳云天
子玉琫而

珌珌諸侯鑿琫而璆珌大夫鑿琫而鏤珌士璆琫而璆珌按

毛氏此傳出於三朝禮天子以玉故字从玉珌辰甲也玉出

於山珌出於水取備物也璆金之美者與玉同色璆玉之美

者金為上飾玉為下飾降天子也鏤白金之美者鏤黃金之

美者銀以飾上金以飾下又降諸侯也璆珌字當從說文作

珌說文云璆屋屬禮記曰士璆琫而璆珌蓋士卑不嫌與天

子同飾珌也段氏謂惟天子上美於下又云珌佩刀下飾

諸侯以降皆下美於上讓於天子然矣

天子以玉段氏說文注云毛傳曰天子以珌說文珌字下亦
云天子珌此當云天子以珌諸侯以玉淺人妄

竄改劉熙釋名釋兵云刀其室曰削削削也其形削殺裏刀

體也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琕琕卑

也在下之言也戴氏震毛鄭詩攷正據釋名以正毛傳之誤

謂傳珌字皆當作鞞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琕文飾貌有

珌與首章有珌句法同謂說文訓鞞為刀室誤也今按戴說

非也按毛傳云鞞容刀鞞也謂刀削其訓琫上飾珌下飾者

以全刀之上下言也蓋謂琫在鞞上鞞在琫下珌在鞞末也

凡刀以手所執為上刀謂之類說文據毛傳訓琫為佩刀上

亦曰環書刀謂之拊劍謂之鐔

三禮通釋卷四十二

五

飾謂一刀之上非謂一削之上也漢書王莽傳瑒琫瑒孟

康云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說與毛許同也說文鞞刀室

也削鞞也小爾雅廣器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廣雅釋器

鞞斲刀削也並同鞞為刀室說無可易內則左右佩用左佩

刀右佩濫鄭訓刀為小刀濫為刀鞞正義謂右佩刀大於左

彼左右互文言刀者明有削言濫者明有刀知此傳亦舉鞞

以見削舉鞞以見刀也顧野王玉篇謂上曰鞞下曰琫廣韻
同

則其誤不灼然乎段氏說文注云鞞之言鞞也刀室所以鞞

護刀者漢人曰削俗作鞞琫之言捧也奉俗作捧刀本日環

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琫珌之言畢也刀室之末其飾曰珌

三禮通釋卷四十二

六

古文作琕見玉篇汗簡古文四聲韻皆曰琕見說文今脫宜

補入按段說是也按說文所據禮記之文乃與毛傳大同說
文

琕字珌字鑿字下引禮韻會所引皆作是禮實作琕珌非有

禮記曰戴氏以說文為取毛傳語誤矣

譌字段氏之說最精毛傳琫上飾珌下飾上下合刀與室言

之琫屬於刀是上飾也珌屬於鞞是下飾也鞞自是刀室不

可以言飾故公劉傳但云下曰鞞上曰琫而不言飾蓋亦上

指刀下指室琫必配以珌則舉琫可知琕珌必屬於鞞則舉

鞞可賅珌矣鞞云下者鞞指全削而言以琫飾在刀本日藏

於削而本與室口合自室口以下皆包裹刀體通名曰鞞故

云上曰琫下曰鞞也據此則毛傳說文謂刀柄為奉手之處

及刀削之末並飾以玉其義瞭然矣若徐錯所云琫刀削上飾是不知毛傳說文之訓上者非謂削之上乃全刀之上也畢氏沅釋名疏證據詩釋文鞞字或作琫謂鞞實一字不知說文無琫字玉篇琫同玼頁書作蟻琫與玼同不與鞞通釋文鞞或作埤乃俗本譌字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已辨之何得據之以琫鞞為一字邪今按釋名室口之飾曰琫蓋緣刀本與室口合而琫自刀本聯於室口飾之故亦可舉室口而言其實琫飾大半在刀本也下末之飾曰琫琫當為琫字之誤琫卑也當作琫畢也以其處刀室之末至琫已畢故云在下之言也按釋名謂上下皆於一削中言之皆沿杜預注

三禮通釋卷四十二

七

左之誤杜氏謂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實顛倒上下二字其謬與解藻率同漳浦何楷詩經古義謂公劉章玉瑤兩物或飾之鞞上或飾之刀柄按何氏亦未能確鑿言之尙不至如杜預說之謬也

三禮通釋卷四十三

臣林昌彝學

觶

衛詩曰童子佩觶傳曰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故鄭注內則曰小觶解小結也與毛傳畧同夫芄蘭之詩刺惠公以童子服成人之飾惠公穉年即位無知之甚故詩刺之以其已服成人之服也則觶為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可知內則男子未冠笄者但佩容臭而已與左佩小觶右佩大觶分別言之是觶明為成人之佩也子華子曰晏子聞善言請刻諸佩觶以志不忘此觶非童子所佩之證劉向云知天道者冠鉢知

三禮通釋卷四十三

一

地道者履躋能治煩決亂者佩觶能射御者佩鞶能正三軍者摺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能行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觶說能行也按觶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鄭說是也沈括云芄蘭生莢枝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此沈氏以喻義解之也周禮既祫十輝三日鑄鄭注云鑄讀如童子佩鑄之鑄謂曰旁氣刺曰者近段氏玉裁云鄭注當云讀為童子佩觶之觶轉寫誤也此周禮假鑄為觶也觶如錐故有刺之義說文角部觶下云佩角銳端可以解結是與諸說皆合

鞶陳氏禮書云鞶杏極一物而三名以朱韋為之

詩衛風曰童子佩鞶毛傳曰鞶決也能射御則帶鞶小雅車
攻傳曰決所以鈎弦也鄭注鄉射禮大射儀云決猶闔也以
象爲之箸右大巨指以鈎弦闔體即今之板指注周禮云挾挾矢
時所以持弦飾也其箋詩云鞶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此以
禮經之極釋鞶也注大射朱極三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
放弦也以朱章爲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各一小指短則不用
也然則鄭意以鞶極沓三字雙聲亦謂之捷且鞶字從韋故
謂以韋爲之鞶以韋爲之則極即鞶而用韋可知毛公衛風詩傳云鞶玦也小
雅車攻傳曰決所以鈎弦也案決以象骨爲之毛公以決釋
鞶非也鞶用韋而非用角也說文云鞶射決也所以拘弦弓

三禮通釋卷四十二

二

象角句韋系句箸右巨指從韋案許從毛說非是鄭氏則以
禮無以鞶爲玦者故云鞶之言沓也所以彊沓手指放弦令
不挈也孔疏云巨指箸玦右臂加拾右手指又箸沓此孔本
鄭說也內則言右佩玦捍而不及鞶者以三物皆發矢時所
用舉二以該之耳鄭注鄉射禮大射儀云決猶闔也以象骨
爲之箸右大巨指以鈎弦按闔體即今之板指也其注周禮
云挾挾矢所以持弦飾也又繕人注云士喪禮挾用正王棘
若釋棘段氏玉裁云用棘蓋施諸死者疑生者用象若骨故
鄉射大射禮注皆云用象骨段說是也鞶非即決不如鄭孔
之說爲是又按士喪禮續極二則鞶生者以韋而死者以纁

矣此陳氏禮書之義也

捍

禮曰右佩玦捍捍韜臂也以韋爲之可以捍弦亦謂之拾亦
謂之遂則捍拾遂一物而三名其詳見射禮

紛

詩召南曰無感我帨毛傳云帨佩巾也說文巾部云帥佩巾
也从巾自聲帨帥或从兌聲又部云帨拭也从又持巾在尸
下刀部云刷从刀刷省聲禮有刷巾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帥
帨刷皆音同通用字率帥古今字之異按左傳藻率之率
帥帥巾之假借字故服虔注左訓率爲巾孔氏正義疑率訓

三禮通釋卷四十三

三

巾爲無據誤矣按鄭注周官樂師云故書帥爲率注聘禮云
古文帥皆作率且韓詩帥時農夫毛詩作率此皆佩巾本字
自後儒不習古文通借以帨訓爲巾以帥別爲將帥而古文
晦矣按服注言禮有刷巾許書亦言禮有刷巾儀禮鄉飲鄉
射燕禮大射公食大夫有司徹等篇皆言挽手注云古文挽
作帨帨拭也帨手者於帨帨佩巾今注疏本帨誤爲說當據始帨反拭也注帨同宋本作帨爲正釋文云挽並無作說字可證然則古文帨手字即作帨挽乃今字耳
帨之帨手於巾與叔之从手持巾意同許鄭說並符合說文
人部佩下云佩必有巾故从巾巾謂之飾巾部飾下云飾刷
也是刷巾者本以拭物而因以爲佩飾內則曰左佩紛帨注

紛帨拭物之巾也賈公彥於鄉飲酒公食大夫二疏知經注皆作帨別無悅字於識精矣按內則盥卒授巾注云巾以帨手蓋卽用儀禮之帨手字也劉熙釋名釋衣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刀有觴之屬也記言紛帨此但言帨巾者帨是巾之大名故傳亦舉率以該其餘耳此刷巾之可攷者不得以事無所出爲疑也唐制天子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皇太子公服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羣臣進賢冠者紛廣四寸長六尺六寸色如綬惟其制之同異經無明文不得其詳然曲禮云尊卑垂帨據此則上下皆有佩巾據周官冢人言祭祀以疏布巾冢八尊以畫布巾冢六彝凡王巾皆黼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

三禮通釋卷四十三

四

佩巾之華質異尙可知也據此記言爲天子削瓜巾以絡推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佩巾之精麤異用可知也據燕禮大射儀冢用絡若錫注謂冬夏之異推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佩巾之冬夏異宜可知也法言寡見篇云非徒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鞞然則帨巾之美蓋有繡之爲飾者矣按率帥字說文作遂作衡而非作帥作率而書之作帥作率者假借之用非本義也爾雅釋器曰衿謂之衿佩衿謂之衿郭注爾雅謂衿爲衣小帶謂衿爲佩玉之帶上屬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衿亦禁也禁使不能解散也按士昏禮云施衿結褵

又云視諸衿鞞說文系部云衿衣系也給衿通蓋謂聯合衣襟之帶玉篇謂衿爲結帶應劭漢書注云衿帶也此皆以衿爲衣小帶也若說文衣部衿交衿也古衿謂之交段氏說文注云衿之字一變爲衿再變爲襟字一耳而爾雅之襟毛傳方言之衿皆非說文所謂衿也此與訓衿爲衣小帶義異郭氏以衿爲衣小帶以衿爲佩玉之帶則衣小帶與佩帶劃然二物似不可以衿卽衣小帶也玉篇云衿佩衿也說亦詳陳氏禮書云衿爲衣小帶謂衿亦爲佩之衿鄭氏謂凡佩繫於革帶則繫於革帶者衿也按方言佩衿謂之程郭氏注云所以系玉佩帶也蓋程卽衿之異名是衿明非衣小帶矣釋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觴有鞞之屬也

三禮通釋卷四十三

五

有帨巾有觴有鞞之屬也
礪金青
禮曰左佩刀礪詩曰取厲取鍛書曰礪砥砮丹又曰若金用汝作礪鄭氏曰礪砮也案礪亦謂之礪莊子新發於礪是也亦謂之砥孔安國謂砥細於礪是也
禮刀鞞其詳見鞞鞞
禮曰右佩鞞鞞刀鞞也瞻彼洛矣詩曰鞞琫有珌公劉詩曰鞞琫容刀左氏傳曰藻率鞞鞞毛傳云鞞刀室也劉熙釋名釋刀室曰削是削也鞞也鞞也一物而三名也陳氏禮書云削亦作鞞

金燧

木燧

鑿

古者燧人取火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內則左佩金燧右佩木燧考工記曰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王充論衡曰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也鄭司農釋周禮謂夫發聲鄭康成謂夫遂陽遂也鑿鏡屬世謂之方諸或以為老蚌壳為之本高誘大蛤為說也鑿以金

三禮通釋卷四十三

六

為之則夫遂亦金為之也內則以夫遂為金遂是也陳氏禮書云鑿之體方則夫遂圓矣世謂鑿為方諸是也蓋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為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為水以金遂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以陽召陰夫道也故謂之夫夫能遂事故事之遂夫遂以義言鑿以體言於取火言夫遂於取水言鑿互相備也高誘曰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石漢舊儀儀飲耐夕牲以鑿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劉氏唐志李恭真嘗八九月中取蛤尺二寸試之得水數斗案蛤即蚌也蚌大蛤小吾閩人嘗以蚌壳試之則取水亦以大蛤矣蛤無如許大或謂之方珠蓋其類也莊子曰木與

木相摩則然文子曰木中有火不鑽不發故四時變國火者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檀而木燧取火蓋不必然先儒謂晴則取火以金燧陰則取火以木燧然金燧以取明火特施於致嚴之時而已則凡取火皆木燧耳孰謂木燧有問於陰晴耶

三禮通釋卷四十三

七

三禮通釋卷四十三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四十四

臣林昌彝學

鸞刀前有鸞後有和

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記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曰鸞刀以封公羊傳曰鄭伯右執鸞刀以逆楚王毛氏曰鸞刀刀有鸞者割中節也孔穎達曰鸞卽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何休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考之詩禮曰和鸞離離曰登車聞和鸞之聲有鸞必有和鸞在前和在從詩有言鸞鑣有言八鸞則和可知有言和鈴則鸞可知然何休鸞刀之制蓋有所授夫和非斷

三禮通釋卷四十四

一

則牽斷非和則割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制以和濟割亦此意也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說文鸞赤神之精赤色五采雜形鳴中五音

刀柄飾以木

削刀合六成規

考工記曰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又曰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桃氏爲刃鄭氏曰刃刀劍之屬今之書刀詩曰鞞琫容刀書曰赤刀大訓孔安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御刃授穎削授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

若鋒刺之削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

劔檜

夫禕劔衣

少儀曰劔則啓檜蓋襲之加夫禕與劔焉莊子曰於越之劔柙而藏之則檜劔柙也夫禕劔衣凡藏玉與筮筴者曰檜藏弓矢曰籟而劔室亦謂之檜以其有所容故也又謂之柙以其有所檢故也藏虎兕者亦曰柙夫禕博雅作袂禕蓋進劔者左首而加于夫禕之上則左首者尊其首也加于夫禕之上不敢褻也

三禮通釋卷四十四

二

繫表

內則婦事舅姑佩箴管線續施繫表鄭氏曰繫小囊也繫表言施明爲箴管線續有之內司服后之喪共凡內具之物鄭氏曰內具繫表之屬也熊氏曰表刺也刺表而爲繫囊故曰繫表然則士婚禮所謂衿鞶者蓋此也鄭氏以衿鞶爲盛帨巾之屬然內則左佩帨巾右佩繫表而帨巾不聞有鞶唐志婦人帨巾亦不施鞶

天子鞞鞞詳四十四卷此乃互見

諸侯鞞

大夫鞞

士鞮

素鞮

爵鞮

詩曰朱芾斯皇三百赤芾赤芾金鳥赤芾在股庶見素鞮兮

箋詳祭朝 易曰朱紱方來困于赤紱玉藻曰鞮君朱大夫素

士爵鞮 此元端服之鞮也鞮必象裳色天子諸侯 圖殺直天

子直公侯前後方 殺四角使之大夫前方後挫角 圖其上角

也鞮以下為士前後正也 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 謂

鞮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又

曰一命緼鞮再命赤鞮三命赤鞮 此元冕爵弁服之屬 又曰

齊則結結佩而爵鞮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鞮夏后氏山殷火

周龍章雜記曰鞮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

紕以爵鞮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 鄭氏曰會謂

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帛也紕六寸者中

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紕施

諸縫中若 詩曰鞮鞞有奭 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

今時條也 詩曰鞮鞞有奭 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有征

伐之事天子使代士冠禮爵弁服鞮鞞 鄭氏曰鞮鞞紕也

鄉士將六軍而出 士冠禮 爵弁服鞮鞞 鄭氏曰鞮鞞紕也

為之染以茅蒐因以名皮弁服素鞮元端爵鞮特牲饋食其

焉今齊人名禱為鞮鞞 服皆朝服元端緼鞮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

皆爵鞮 緼鞮者下 左傳曰衮冕鞮琫昭其度也 杜預曰鄭康

成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

三禮通禮卷四十四

三

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爾雅曰蔽膝謂之襜

釋名曰鞮蔽也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也是知鞮之

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而已禮記言

君朱大夫素士爵鞮者祭服之鞮也陳氏禮書云君祭以冕

服冕服元衣纁裳故朱鞮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故素鞮

士祭以元端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鞮周官典命公

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 弁而祭 爵弁纁裳故緼

鞮 緼赤黃 所謂一命緼鞮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

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元冕 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鄭氏

鄭氏以為助祭聘王之服蓋孤希冕祭于公 元冕纁裳故赤

弁祭于已卿大夫元冕祭于公冠而祭於已 元冕纁裳故赤

鞮所謂再命三命赤鞮是也鞮之為物以其前則曰鞮以

其一巾足矣故曰鞮以色則曰緼以緼質則曰鞮鞞 古人謂

為鞮鞞 陳氏禮書云士冠禮于皮弁元端皆言鞮特于爵

弁言鞮鞞詩于素鞮言鞮于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鞮者芾之

通稱而芾于鞮鞞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鞮雖以朱而諸

侯朝王亦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鳥是也士雖以爵凡

君子之齊服皆爵鞮記曰齊則結結佩而爵鞮是也采芑言

方叔之將兵鞮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鞮以鞮鞞者

蓋兵事章弁服章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鞮鞞鞮

鞞即所謂緼鞮也鞮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

三禮通釋卷四十四

四

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去上五寸紕以爵
章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猶書所謂作會也
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各五寸則其中餘
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也天子之鞞直其會龍火與
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
案陳說是也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
焉諸侯而下卿大夫山士鞞章以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
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卑者則鄭氏之說不誤周以虞庠為
尚學為大學以商人棺槨葬長殤以夏之望周葬中
殤以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皆待卑者以質略也然鞞自
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為領而會為領縫

三禮通釋卷四十四

五

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鞞猶尊上元酒俎上腥魚也鄭氏謂
衣之上鞞者執事以蔽裳為敬與不忘則鄭氏與前說又相
戾矣古者喪服用鞞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鞞是祥祭有鞞
也劉熙曰鞞以蔽前婦人蔽膝亦如之唐志婦人蔽膝皆如
其夫是婦人有鞞也荀子曰共艾畢說者也蒼白之章是罪
人有鞞也及戰國連兵較非兵飾去之明帝復制較天子赤
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故字或作絛徐廣車服
義制說

邪幅 朱色

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左氏曰帶裳幅舄內則曰偃屨著
綦綦屨也鄭康成謂偃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蓋以幅帛

邪纏于足故謂之邪幅邪幅所以自偃束也故謂之偃偃卽
膝約之也故漢謂之行膝內則男子事父母有偃詩諸侯朝
天子有邪幅則凡行皆有偃特婦人不用焉故內則婦事舅
姑無偃

三禮通釋卷四十四

六

三禮通釋卷四十四
新安陳子文校字

臣林昌彝學

王及諸侯城郭之制

周禮冬官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戴氏震補注云六尺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里三百步此記天子城方九里其等差公葢七里侯伯葢五里子男葢三里以春秋傳考之鄭伯之城方三百雉故大都三國之一為百雉是其合乎以上戴氏補注鄭注云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疏云南北之道為經東西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軌謂徹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

三禮通釋卷四十五

一

八尺是謂徹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記又云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鄭注云廣狹之差也杜子春云環涂謂環城之道云容方九軌者容廣九軌也每涂容方九軌者累二百二十五推城中為方一里者八十一每方一里中積九萬步徑百步積萬步經緯各三千六百步減中互百四十四步共得經緯積七千一百五十六步餘八萬二千八百四十四步就方一里言一城之中九經九緯共積五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六步餘積六百七十一萬口口三百六十四步又環涂減五萬八千九百七十步口四尺環涂積三十六萬八千三百三十六尺減五一

三禮通釋卷四十五

二

萬四千五百一餘六百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步三分十五尺得此數餘六百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步三分之一也杜佑通典五十三卷及儀禮經傳通解引伏生尙書大傳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為宮遂郊之門執禁以譏異服譏異言鄭注云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此推說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二步三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焉為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賈疏云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此所引禮記王制文彼注云道中三涂葢謂一道之中分而為三疏以此三涂即九經九緯之三而男女與車各行一涂也若然則涂雖有九道止有三每涂九軌則每道二十七軌為步三十有六其度為大廣或三涂分為三處則三涂即是三道不得為一道三涂且每涂皆以軌度斷非僅以中涂行車若左右之涂止行男女又何用此九軌之廣哉經文曰九經九緯又曰經涂九軌其制甚明王制所云道路與涂為通稱鄭氏所

云一道三涂猶云一涂中分爲三涂一之爲三以男女車而別非真界畫爲三如每門之三涂也不可云一道三道一涂三涂故云一道三涂此屬文知涂與道爲通稱者地官遂人職云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注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涂爲容一軌之名夏官司險職云設國中五溝五涂注云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是則徑畛道路皆通爲涂矣考工記云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記又云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注云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在川上者爲路廣三軌者亦爲路今皆曰涂則路亦通稱涂也爾雅釋宮云堂涂謂之陳路旅涂也鄭注云涂卽道也論語遇諸涂集解引孔曰涂道也於道路與相逢孟子涂有餓莩趙注云涂道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漢書禮樂志云大朱涂廣師古注云涂道路也或作塗途並非此皆涂道通稱之證豈有合三涂而爲道之理哉左傳隱十一年及達市宣十二年至於達路杜氏並以九軌釋達疏稱李巡亦如此訓乃達爲九達之名謂九軌非也左氏云達路公羊云路衢當亦道路通稱不必泥於九達矣據焦氏術羣經宮室圖按城之外有郭有關關者周禮地官司關每關下士二人注云關界上之門疏云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焦氏宮室圖云儀禮聘禮賓及竟乃

三禮通釋卷四十五

三

謁關人是關在界上也郭之狀先儒所未詳以今考之管子度地篇云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外爲之郭是郭在城之外也故春秋僖二年城楚邱十二年城衛楚邱之郭哀十七年晉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皆郭在城外之證說文云郭郭也是郭卽郭也其所在亦可指矣隱公五年傳云鄭人伐宋入其郭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按公聞其入郭而使者對以未及國公以其始已而怒則當時謂郭內爲國也公羊昭三十一年傳云邑不言潰此言潰何郭之也曷爲郭之君存焉爾何休注云國曰潰邑曰叛昭公居之故言國不言國之言郭之者公失國也亦國稱郭之證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注云國中城郭中也國中對野言與孟子同周禮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準此則近郊遠郊爲國中矣公羊桓十一年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畱先鄭伯有善於鄙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畱何休注云野鄙也鄭氏注大司徒引此作遷鄭焉而鄙畱是野卽鄙孟子言野猶管子言鄙言國中猶管子言國以郊內言也按經典國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國語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質人國中一甸郊二甸野

三禮通釋卷四十五

四

三甸鄉士掌國是也蓋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爲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爲國外爲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爲國城外爲郊猶之郊以外既統名爲野如遂人掌野直達於畿鄭氏注謂此野爲甸稍縣鄙而遺人掌郊里之委積野鄙之委積縣都之委積則野止六遂之名又質人野三甸都三月又縣土掌野方士掌鄙家蓋單舉之則相統並舉之則各屬尙書費誓序云東郊不開疏云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竟故東郊之門不開孟子臣聞郊關之內趙岐注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疏云蓋四郊之門也郊既稱國中國又稱郊則郊門卽郭門也鄭氏注月令九門云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言郊門而不言郭門則郭固以郊門爲郭門但謂郊門有二矣左氏莊公二十八年傳云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

三禮通釋卷四十五

五

柎之門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杜預注云桔柎鄭遠郊之門也純門外郭門也此蓋以近郊門爲郭門也竊謂郊之名分遠近而郭處其中謂之郊門郊非另有門也管子八觀篇云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蓋郭周必依山川爲之使其不可踰越別無遠郊門也然則入桔柎之門矣又入純門何二者皆郭門也僖三十三年傳楚伐鄭門於桔柎之門瑕覆於周氏之汪周氏之汪祭仲殺雍糾之地鄭突載其尸而出蓋城內之地由桔柎至此不聞經純門襄十八年傳楚子庚伐鄭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又不聞其往來於桔柎哀二十七年傳云晉圍鄭入南里墮其

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師之梁者鄭之城門襄元年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三十年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昭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是也入南里涉樂氏卽至城下不由純門並不由桔柎之門矣蓋純門桔柎之門皆鄭南郭門於楚爲近故楚之伐鄭或入純門或入桔柎之門子元欲盡文夫人以六百乘之盛伐鄭已建旆入桔柎之門眾車入純門並入二門以示師眾傳文甚明杜預自不審也鄭之郭依水而成故涉樂氏則至城下郭非四面有垣如城然也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於洧上鄭城在洧之東洧出陽城山其西之郭蓋依洧水爲之

三禮通釋卷四十五

六

也其餘郭之見於經文者文十年獲長狄僑如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魯郭襄十八年晉伐齊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昭二十年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衛郭齊氏殺公孟公聞亂乘驅自闔門入闔衛城及公宮載寶以出過齊氏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哀六年陽生駕見南郭且于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闕止知之先待諸外戒之遂行十四年司馬牛牽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興七年伐邾及范門邾郭猶聞鍾聲師遂入邾處其公宮凡此言郭言郭門甚明無所爲遠郊之門也郊門爲郭郭外爲鄙故春秋之例其曰侵某

鄙伐某鄙者皆未入郭也入郭則曰入某郭入城則直曰入不聞有入遠郊門之例也且王畿列國既以郊爲郭矣而卿大夫采地亦有郭周禮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公卿大夫之邑王子弟所食邑皆在郊外野鄙之中其邑亦各爲郊鄙襄二十六年衛人侵戚東鄙晉戌茅氏是大夫采地有鄙也襄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於是城成郭昭二十五年楚子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郭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伐其郭四年城西郭七年晉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此皆野鄙中采邑之郭也知依山

三禮通釋卷四十五

七

川爲之非如城四面爲垣者周書作雒解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郊山以爲天下之大濬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千六百二十丈方九里也每里一百八十八丈甸六百里國西土方千里者王畿千里但周合豫雍二州東西長南北短在豫者方六百里在雍者方八百里也八八六十四郭方七十二里者若依司馬法之說百里爲郊則郊方二百里此七十二里者未及其半按服虔云近郊三十里則遠郊六十里方百二十里矣茲既畫爲六百里則以六百里計之遠郊三十六里方七十二里也古文尙書傳云紂近郊三十里與班固通服合蓋有所本或譏爲妄言非也

杜子春周禮注皆以司馬法爲據鄭氏所不易者蓋其說通也

周禮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自郊至野其中有牧尙書牧誓云王朝至於商郊牧野說文作毋云朝歌南七十里地蓋郊百里以三十里爲近郊三十里爲遠郊此方百二十里周以郊郭外四十里爲牧田所謂牧也小雅出車篇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次章云我出我車于彼郊矣郊與牧並言則牧別於郊牧之外乃爲野也但分於郊謂之牧統於遠郊亦謂之郊故司馬法云百里爲郊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注云牧室牧野之室

三禮通釋卷四十五

八

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牧室而鄭以爲郊關之館是牧統於郊也謂五十里爲近郊者推之者之未審也鄭氏依其說者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按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循謂此以洛陽去王城五十里推之地道記云去雒城四十里古度短今度長當有五十故謂近郊五十里乃以王畿考之在外方太華之間相去近千里王城在河南洛北澗東瀍西其界上之關可考者西去桃林之塞約五百餘里文十三年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即潼關也自秦適周所由西南至武關約七百餘里在商縣哀三年楚子云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即此西北至函谷約三百餘里東至虎牢約二百餘里此東西爲

長若轅轅之在南止五六十里襄公二十一年樂盈奔楚過周王使侯出諸轅轅元和郡

縣志載某氏注云緜氏縣東南有轅轅關道關塞止五十里

昭二十六年晉使女寬守關塞服虔云南山三塗山約二百

里史記所謂南望三塗山名其北則大河相去不足三十里

也蓋周城南境之界也若依每百里制之南地既不足而北必踰河溫緜之邑皆在

郊內其後以河內子晉不將割郊內之地予之邪周書於郊

方七十二里之下明云南因洛北繫邠孔晁於此下注云邠

寧也繫因皆連接也是固以邠洛為邠所依也自邠至洛約

三十里元和郡縣志云洛水在洛陽縣南三里顧氏棟高云邠山在洛陽縣北十里約城方九里為二十二里是也

蓋邠之形亦東西長南北狹地之西長於東則邠亦必西

三禮通釋卷四十五

九

長於東短長相覆為七十二里故成周在東郊之內其地有

五十里非南北亦如是也鄭氏載師注亦云地之形實不方

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襄十四年蘧伯玉從近

關出二十六年蘧伯玉從近關出注云欲速出竟疏云衛都不出又大叔文子從近關出注云欲速出竟疏云衛都不

當竟中其界有遠有近王風譜疏云衛都不當竟中其界有

遠有近王風譜疏云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

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皆達論也故曰依山川為之非

如城四面為垣也惟關亦然非必依界之所在而為之如伊

關兩山之間為地險隘故設關謂之關塞塞隔也即關絕昭樂府注云雒陽四

關東成皋南伊關西函谷北孟津而塞外尚有前城關外諸邑昭二十二年王敗績於前

城服虔云即泉戎地在伊關南定六年鄭伐關外周邑蓋即關外之邑也成二年傳戰於鞏三周

華不注齊侯入齊關十七年高弱叛盧慶克圍之國佐殺克

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盧為齊邑在華不注西是齊之

關外尚有盧穀等邑昭元年孟仲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

此齊魯分界之關關外即齊若襄十七年齊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迎臧孫至於旅松則桃與防皆

在陽關之外也哀十四年傳豐邱人執子我殺諸郭關郭關

猶言郊關即郊門也

三禮通釋卷四十五

十

三禮通釋卷四十五

番禺黎永椿校字

臣林昌彝學

王畿

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實內面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三百里爲邦甸四百里爲邦縣百里爲邦都郊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宅田土田賈田近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遠任其餘地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邦甸之內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家削之地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謂之削以其削於縣都故也邦畿之地所以封卿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縣以其係於上故也邦都之地所以封三公與王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故也邑甸浸廣矣又無九等之地故餘地爲公邑邦削至都又廣矣而三等采地之外其餘亦爲公邑公邑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於此也蓋公邑閒田也天子使大夫治之遂人與縣師豫焉謹按遂人掌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皆曰野遂師掌邦國都鄙謂甸郊里之地域鄭康成謂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義或然也然邦甸亦謂之州司馬法二百里曰州是也邦縣亦謂之都載師所謂小都是也邦都亦謂之置載師

所謂置地是也

謹按此周制也周九服侯在畿外夏謹按王則五服甸在畿內以上陳氏禮書

畿出車之數載師之職以塵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土田賈田任外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用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鄭注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予謂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之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二

萬家遠郊之內地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之地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塵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土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小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謹按於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其一以十八分之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益十二存今十三率之所去者五所存者十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三故云然也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甸七萬五千

家為遂餘則公邑謹按疏三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為公邑若然是公疏王畿方千里開方之方千里為方百里

者百百里是一同故云積百同一同百成成九百夫十成九

千夫百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遠郊百里內置

六卿四萬相距二百里二二面四故四同每同九萬夫四九

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王畿千里總計百同已取四

同為百里內故餘有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以三

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

六家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其在甸七萬五千

家為六遂餘則公邑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二

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所居以餘地為公邑也謹按

除六遂七萬五千家外尚存二百八十萬五千家孔氏廣森禮學危言引漢書地里

志云洛邑與宗周通封畿短長相覆千里臣瓚注西周方八

百里八八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合之為千里

也然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

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

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則所謂方千里者惟據洛陽而

言是東都固自有千里矣國語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甸服亦就地中計之孟子貢助

徹之法說者以為井田不改而尺步大小有異夫夏晦五十

而周晦百是周之步小於夏步之半也夏之五服彌成五千

周之九服相距萬里是周之里亦小於夏里之半也王制曰

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古謂夏

殷時也知非周時者以上文八尺之步非周法也古亦非以八尺為步但取古之一步用周尺度之則有八尺耳

今漢博士作記時也漢世百二十里當古百里故洛邑六百

里本夏時五百里而周人以夏之一里為二里即謂之千里

也東西相覆之說非是若然五等分土周官與孟子亦小異

大同何以言之古者公侯百里積方萬里周之公五百里當

古二百五十里積方六萬二千五百里其食者半實封三萬

一千二百五十里開方一百七十六里有奇惟此稍大耳周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四

一萬三千三百三十餘里開方一百五十里有奇與古百里

相近食者從先鄭解古伯七十里積方四千九百里周之伯三百里

當古百五十里積方二萬二千五百里食者三之一實封七

千五百里開方八十六里有奇與古七十里相近子國五十

里積方二千五百里周之子二百里當古百里積方萬里食

者四之一實封二千五百里與古正同至男國百里即古之

五十里而食者四之一實封二十五里視古反為小也自諸

侯去籍之後尺步漸增而大故至漢時里數復近於古而孟

子攷工記司馬法諸書皆周末人所述其所謂里步已非周

禮之里步矣閻氏若璩云貨殖列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

所更居也竊謂皆不出殷家邦畿之內蓋自湯居南亳以後
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焉都河北者
四焉三者何一南亳即湯所都一滎陽故城殷時也即仲
丁所遷一亳邑故城即盤庚所遷四者何一故殷城即河
甲所築而都一耿城祖乙時紀是祖乙前已為都矣一邢
國故城即祖乙所遷一朝歌故城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
曰武丁始都計兩亳在極耿城在極西相距雖未二千里要
實不止千餘里周鑄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為
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六百里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為方
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
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豈如今路
程之里數乎竊以周既然殷何獨不然

增殷都八遷五遷

尙書序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从先王居釋文云八
遷之書史唯見四正義據國語史記云契至成湯十四世八
遷者商頌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五

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有此四遷其餘未聞
偽孔傳言湯自商邱遷亳按自契至湯八遷若相土至湯並
不改都豈契至相土三世而有七遷耶必不然矣又盤庚云
不常厥邑於今五邦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又云仲丁
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偽孔傳云自湯至盤庚五
遷都盤庚治亳殷孔疏云八遷五遷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
般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馬融鄭康成王肅并數
商邱亳囂相耿為五偽孔傳則云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
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鄭注謂祖乙去相居
耿國為水所毀脩德以禦之不復徙偽孔傳云圮於相遷於

耿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以上諸說八遷惟得其四五
遷則傳疏與諸書異路史止云八遷可見者六蕃砥石商商
邱鄴亳也五遷馬鄭王上及商亳傳疏下逮亳殷皆為疏漏
按史記舜封契於商賜姓子氏中侯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
二年封稷契泉陶賜姓號鄭君書注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
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
洛縣本商邑高所封按即今陝西商縣其地在華山南路史
後紀十注契所封乃華陰鄭縣有樂都城故蕃邑也水經注
引世本謂契居蕃是矣見水經卷十九水經注云闕駟曰蕃在鄭
西然則今樂城是路史國名紀三曰地有高山魯連子云在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六

太華之陽此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見書帝告釐沃
疏昭明契子砥石地今無考此二遷也路史後紀十注又引
世本昭明復居商此三遷也左氏傳相土居商邱世本同相
土昭明子商邱今縣屬河南歸德府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
都是竹書紀年亦云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于商邱此
四遷也紀年又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徐氏竹書統
箋以此商侯為子亥殷之號自此始世本亦云子亥遷殷可
證史記冥生振即子亥也何楷詩經世本古義以冥往河治
水為一遷非也盤庚疏云鄭以商自號為殷前未有殷名亦
非此五遷也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世本亦云孔

甲復歸商耶統箋以爲此殷侯當是湯祖父主壬及主癸非也此六遷也紀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復遷于亳此七遷也續漢志魏郡鄴劉注引帝王世紀云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路史國名紀三云鄴上甲微居卽桐也今湯陰有司馬泊司馬邨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离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甲爲大甲爾此八遷之事也五遷葛相耿見書序紀年仲丁元年自亳遷于囂書疏引李氏云在陳畱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陳氏壽祺曰或說見括地志史記作噉索隱曰噉亦作囂左氏傳宣十二年杜注云敖山在滎陽縣西北括地志云敖山在滎陽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七

縣西北括地志云滎陽城殷之敖地也亦曰囂在敖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山括地志又云敖倉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路史國名紀四云秦之敖倉今鄴之滎澤穆天子傳囂氏之隧卽傳薄狩于敖者今滎澤縣治在隋縣南五里則敖倉東南在今滎澤縣當二十里謹按紀年云河夏甲元年自囂遷于相僞孔傳相在河北水經廿三陰溝水注楚相縣虛荒今屬苦續漢志陳國苦春秋時曰相相有二左氏傳桓十五年注沛國相縣宋地也其一則河夏甲所居尙書釋文今魏郡有相縣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河夏甲都鄴國志箕子記並同路史

國名紀四云夏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夏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魏書道武幸鄴訪立州名崔光取夏甲居名之今爲河南彰德府地紀年又云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史記殷本紀耿作邢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路史國名紀四云卽晉滅耿賜趙夙者左氏傳閔元年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開皇之耿州卽爲邢故通典亦云祖乙遷邢是邢卽耿也開皇十六年改定陽爲耿州今屬絳州河津縣皇極經世云祖乙圮于耿徙邢非也紀年又云祖乙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其後祖辛開甲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八

作沃甲祖丁皆居之又南庚三年遷于奄郡國卽奄國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者或以商嘗遷此乎後陽甲居之又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本紀曰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書疏云亳殷卽是一都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哲云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書云將始宅殷與古文不同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墟殷在河北與亳異也孔氏尙書正義駁之云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案河夏甲居相在今安陽洹水南有殷墟是夏甲所居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

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

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史記曰盤庚涉河南治亳

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

河北迫近山水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河徙都

於亳鄭君書注云徙居湯舊都又云治於亳之殷地然則考之紀年自湯至盤庚十

九世凡七遷亳鄭君書注云徙居湯舊都又云治於亳之殷地相耿庇奄殷也湯自商邱遷亳在夏帝癸

十五年為成湯元年及即位因居之秣太戊凡八世百七十

五年開國定都久秣年所不宜以受命興王之地毛詩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并入五遷之數書所謂五邦蓋斷自湯有天下後

言之器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是為五遷路史云庇奄書所

不載而世儒輒以湯與盤庚之兩都足之誤矣或更以五遷

皆出盤庚尤妄至書傳疏并數盤庚居亳時盤庚居奄方與

臣民謀徙且經文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於古安得以己之

欲遷充其數乎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九

金華王家齊校字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三禮通釋卷四十六

三禮通釋卷四十七

臣林昌彝學

王城與四十五卷王及諸侯城郭之制互文見義彼兼說諸侯耳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王城九里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

男三里矣祭仲曰都城不過百雉雉表三丈百雉五百步大

都不過三國之一鄭伯爵也城千五百步則五里而已然則

孟子所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子男爵也鄭康成嘗謂周城

九里公七里此鄭駁五經異義又謂王國十二里公城九里

官方九百步是自戾也詩曰築城伊臧蓋言為之城以捍患

為之洫以利水而已鄭氏以城方十里言之是不知考工記

所謂成間有洫者非謂成包以洫也井田之制城中之宅率

家二畝半而納稼之後上入執宮功則至冬皆入保城矣六

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土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

然則考工記所言乃王之中城也春秋書城中城說者以為

內城內城之外又有郭矣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而郭

數加多於城則王城之郭其廣不特又九里也說文曰郭郭

也蓋郭有重之義而郭猶爭甲之於物歟案許氏五經異義

引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

五堵為雉鄭康成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

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

三禮通釋卷四十七

三禮通釋卷四十七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此句又見左傳積千

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

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

可知矣毛詩鴻雁正義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

五里子男之城三里禮記五十一坊記正義鄭異義駁或云周亦九里

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周禮匠人疏異義古周禮說云

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

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案周禮匠人疏云子

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謹案左傳隱元

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

年正義曰賈逵馬融鄭弇王肅之徒為古學者皆云雉長三

丈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方九里則

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如周禮典命之言則公當九

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弇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

子九里為正又謂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

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為公

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為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義

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不同故兩申其說周禮典

命注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

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疏曰書無逸傳

三禮通釋卷四十七

二

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弇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

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

小國三里之城為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

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

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

男三里矣此賈服杜氏等義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

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

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較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

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今案鄭駁異義以鄭伯

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是與典命

疏所引鄭說鄭伯城方七里大都方七百步者不同而論語

注言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與後說合典命疏所引當是論語

注文也則以大都城方三里之說為是

經塗

環塗

周禮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戴氏震補注云六尺

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里三百步此記天子城方九里

其等差公益七里侯伯益五里子男益三里以春秋傳考之

鄭伯之城方三百雉故大都三國之一為百雉是其合乎記

又云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注國中城內也經緯謂塗也

三禮通釋卷四十七

三

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疏云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軌謂徹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

徹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

二寸半輻廣三寸半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輻廣不得過三寸則輻內不止二寸半矣纒三分

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記又云經涂九軌環涂七軌

野涂五軌注云廣狹之差也杜子春云環涂謂環城之道云

容方九軌者容廣九軌也每涂容方九軌者累二百二十五

推城中為方一里者八十一每方一里中積九萬步徑百步積萬步

經緯各三千六百步減中五百四十四步共得經緯積七千

一百五十六步餘八萬二千八百四十四步就方一城之里言

三禮通釋卷四十七

四

中九經九緯共積五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六步餘積六百

七十一萬口口三百六十四步又環涂減五萬八千九百七

十步口四尺環涂積三十六萬八千三百三十六尺減五一萬四千五百一十五尺得此數餘六百

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步三分步之一凡朝市苑囿學

校皆奪涂之地涂之於城蓋不足十之一也疏云門有三涂

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此所引禮記王制文彼注云

道中三涂蓋謂一道之中分為三疏以此三涂即九經九

緯之三而男女與車各行一涂也若然則涂雖有九道止有

三每涂九軌則每道二十七軌為步三十有六其度為大廣

或三涂分為三處則三涂即是三道不得為一道三涂且每

涂皆以軌度斷非僅以中涂行車若左右之涂止行男女又

何用此九軌之廣哉經文曰九經九緯又曰經涂九軌其制

甚明王制所云道路與涂為通稱鄭氏所云一道三涂猶云

一涂中分為三涂一之為三以男女車而別非真界畫為三

如每門之三涂也不可云一道三道一涂三涂故云一道三涂此屬文之法知涂與道為

通稱者地官遂人職云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

有道川上有路注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

容二軌路容三軌是涂為容一軌之名夏官司險職云設國

中五溝五涂注云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是則徑畛道路皆通

為涂矣又攷工記云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記又云環涂以為

三禮通釋卷四十七

五

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注云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

都環涂野涂皆三軌在川上者為路廣三軌者亦為路今皆

曰涂則路亦通稱涂也爾雅釋宮云堂涂謂之陳路旅涂也

郭注云涂即道也論語遇諸涂集解引孔曰涂道也於道路

與相逢孟子涂有餓莘趙注云涂道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

漢書禮樂志云大朱涂廣師古注云涂道路也或作塗遂並非此皆

涂道通稱之證豈有合三涂而為道之理哉左傳隱十一年

及達市宣十二年至於達路杜氏竝以九軌釋達疏稱李巡亦如此訓

乃達為九達之名謂九軌非也左氏云達路公羊云路衢當

亦道路通稱不必泥於九達矣

六鄉

六遂

周官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
自比長下土以上其官三千五十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三
百三十六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鄣五百里二千五
百鄰自里宰下土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
九百三十六惣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二人學者固疑財不足
以祿之然王畿受天下之財貢六鄉六遂乃渾之所在而邦
家之本繫焉是雖祿食之繁先王不以爲費也陳祥道云鄉
以嚮於內遂以遂於外內者謂之民則以禮義爲主故鄉大

三禮通釋卷四十七

六

夫待之以教法外者謂之毗則以功事爲主故遂大夫齊之
以政令鄉官謂之鄉吏而其爵皆加遂一等故鄉大夫鄉州
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而比長則下士遂官謂之爲邑者而
其爵皆降鄉一等故遂大夫中大夫縣正下大夫鄙師上士
而鄰長則非士鄉學加遂一等故謂之庠庠者養也所以養
人材遂學降鄉一等故謂之序序者射也所以教藝事學記曰術
有序術鄉之所辨有貴賤遂則辨老幼廢疾而已鄉之徵賦
卽遂也有閭師遂則里宰徵斂而已鄉則大祭祀羞牛牲遂則凡祭
祀共野牲而已鄉官大喪執纛御匱執斧涖匠師遂官大喪
帟幄先道抱麻共正籠而已鄉稽鄉器遂稽稼器鄉大比以

三年遂大比以三歲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
能者三歲大比則興毗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則賢能不
待歲而後明功事必待歲而後見凡此鄉遂之辨也然遂之
相保相調相葬相賓不異於鄉鄉之相受相糾不異於遂鄉
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
爲比爲鄰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爲遂其於人
也既以五人爲伍爲兩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而又十家爲聯以聯其居十人爲聯以聯其事鄉則聯之以
百里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有同心而無離德也

三禮通釋卷四十七

七

三禮通釋卷四十七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臣林昌彝學

授官制祿

地官司祿之經亡故授官制祿之法無考歐陽修因謂其設官太多田祿不足以給後儒亦遂以為疑近吳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以官與田相較不唯適足且有餘以供他用其說甚辨然猶有仍前人之誤而未能盡合者案三公之屬有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既見於王制昏義則自是周制而三孤即九卿之長固可無庸別見后宮之官夫人視三公九嬪視卿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元士宜增備其數於周禮諸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一

官之外至其祿皆取於公田是不知徹法貢助並用但當統計王畿百萬井什一之八為十萬井之賦祿不必定皆出於公田也且就其所考之數一命之士所食廩祿僅等鄉遂之民而庶人在官者竟不得與編氓同仰事俯育無別亦不均矣夫制田之法山林等三分之一又通不易一易再易之率以二夫當一夫亦是沿注疏舊說之誤而昧於小司徒井牧之法唯其所考職官及府史胥徒之數視馬氏通考為詳今因而訂正之除見於經不可周知其數及無爵數者不論其有常數具於經并經所不見可推而得者具論之案天子之官公三人卿三十八本十一今補上大夫二十七人本無中

大夫六十八人下大夫二百六十九人上士一千二百二十一人補八十中士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四百

九十八人其公邑之吏約為百縣則上士之為縣正者一百人中士之為鄙師者五百人下士之為鄴長者二千五百人此天子之官之有爵命者也其有職無命之士奄四十九人寺人五人內豎十人鄰長一萬五千人瞽矇三百人既矇三百人狂夫四人圉師六百十二人圉人二千五百九十二人五隸六百人及公邑之為里宰者一萬人為鄰長五萬人總計七萬九千四百七十二人其庶人在官者府四百五十五人史一千零一十一人胥九百五十四人徒一萬三千七百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二

七十八人及給事於官與府史胥徒異名而相類者賈六十四人工一百三十八舞者十六人虎士八百人馬醫四人總計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二人此天子之士無命統與庶人在官一例者也其后宮之官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又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六宮則十二人下大夫每宮四人六宮則二十四人中士每宮八人六宮則四十八人總計二百零四人后宮給事之女庶人及女官無命者女祝四人女史二十人女御十人女府十二人女酒三十人女漿十五人女籩十人女醢二十人女醯二十人女鹽二十人女籩十人女工八十八人女春枕二人女饈八人女稟每

奄二八奄則十六人女祧每廟二人七廟則十四人奚共八百八十五人總計一千一百七十六人然后官之官屬雖各揚其職而非若外廷之吏有家室祭祀有賓客喪紀之用則其稍食之采掌諸廩人而舍人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內宰均之歲終與其財用而並會不必別給以祿其給以祿者惟外廷之吏據小宰職云聽祿位以禮命是凡外廷之吏授祿一以命數爲差蓋小司徒之井牧田野分爲六等而典命所掌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士有中下知其爲三命再命一命亦爲六等二者相配則八命者食都六命者食縣四命者食甸三命者食工再命者食邑一命者食井其無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三

命之士與庶人在官者蓋皆與農民同五人而食一井也夫先王之世在野者皆授之田使食其力在朝者皆給之祿以代其耕然亦有在朝授田而不給祿者其道有二一則鄉遂之官皆就其鄉之中擇賢能者爲之是自族師以下皆屬農民因其賢而予以爵使各治其鄉之人即倍授其田以爲之祿其人或躬耕或任閭民以代要不過自食其田之入鄉遂如此郊野公邑之吏亦然可知其上士食一井中士食一邑下士食一井而六遂之鄰長與公邑之里宰以下無命之士所食之祿亦授以田不必其煩自朝廷更可知矣此載師之所謂士田者也一則公卿大夫各有采地使自食其租稅記

所謂家富不過百乘者公之封爲大都卿之封爲小都大夫之封爲家邑而其所食皆四分之一則公食一都卿食一縣大夫食一甸亦自食其田不必爲朝廷之既稟如是則朝廷所頒之祿唯上中下三等之士分治庶職者及庶人在官供役之輩而已今以其數核之上士除鄉遂公邑之吏外存三百二十一人人食一十六井則一千九百三十六井中士除鄉遂公邑外存七百四十六人人食四井則二千九百八十四井下士除鄉遂公邑外存一千四百九十八人人食一井則一千四百九十八井共六千四百一十八井其無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亦除鄉遂公邑外存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四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四

人以五人而食一井計之則四千三百三十六井有奇總計頒祿於朝者所食之數爲一萬七百五十餘井五官之屬既明雖冬官闕不可考大概不過益其五分之一王畿千里地分百同以封采地不過爲大都者三爲小都者二十爲家邑者三百六十四於千里百萬井中除去三十萬有奇餘存六十九萬餘井貢助並用每十而取一是王之所入有六萬九千餘井益以公卿大夫采地皆四之一分其三分什一之稅亦歸於王更有二萬七千餘井以之祿在廷之吏給宮中之稍食且充然有餘復奚憂其不給哉近代說經之家均謂沈彤祿田考以官與田相較極精以田有餘足供他用殊不知

其仍他人之誤者多牽強未合今爲之細核其數而沈氏之誤襲舊說者顯然矣

都鄙之制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注都之所居曰鄙鄙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也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以九賦斂財賄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

邦都之賦注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長

以貴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曰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元謂

利謂如上思利民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施

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宰夫掌治法以攷百官

府羣都縣鄙之法乘其財用之出入注羣都謂采邑也司會掌邦之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五

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司裘王大射

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大夫則共麋侯注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與羣臣射以擇之大司徒辨其

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樹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

田主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

地家百晦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

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

之地家三百晦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收其田野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

事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凡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涂之界其制似井之字罔取名焉井

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

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縣師掌邦國都

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掌節守

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大宗伯乃頒祀于邦國都

家鄉邑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

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大祝頒祭

號于邦國都鄙都宗人注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陳氏禮書云都鄙

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內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田在

鄉也鄭武公爲周司徒其詩曰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祭

今鄭氏謂還在采邑之都然列職于朝常往返乎數百里之

遠則是在途之日多而在朝之日少也鄭說近是采邑謂之

都鄙者都以其有邑都也鄙以其在國之鄙也臣之於君猶

月之有日月近日則其明缺遠日則其明全臣近君則其勢

屈遠君則其勢伸故外諸侯世內諸侯則祿而已外諸侯曰

君內諸侯則曰長曰主而其城制不以宮隅而以門阿其經

涂不以環涂而以野涂其鄉不設三而立兩其射侯不射三

而射二其守節不以玉而以角其達節不以金而以竹則其

邑謂之都鄙宜矣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六

都鄙三等之制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畿內之臣其列爵與諸侯異其受地與諸侯同故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而士不言命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也以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七命之公侯以四命之大夫其地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陳氏禮書云在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視其外則名有所屈而實有所養在外者崇其命而祿不異乎內則名有所伸而實有所守也載師士田任近郊之地家邑之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七

田任稍地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置地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受田寡矣而近地為可容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矣非遠地不可容故任之於縣置此周采地之別也陳氏之說近是案鄭氏釋大司徒以王制縣內之數為夏之采地周則未聞釋小司徒又曰采地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孔穎達謂家邑采地各二十五里在三百里內小都各受五十里在四百里內大都各受百里在五百里內既曰周之采地未聞又曰采地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其言不特異於孟子又自戾也太宰職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長謂公卿大夫兩謂兩卿伍謂五大夫賈疏據大宗伯

云六命賜官彼注云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則此云長唯據公卿以上大夫四命不合立官此并言大夫者以大夫雖立官不與公卿同亦得稱長是廣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吳江沈氏彤非之謂在公則兩為卿伍為大夫殷為上士若在卿則兩為大夫伍為上士殷為下士在大夫則兩為上士伍為下士因引春秋傳蔡仲為周公卿士瑕禽為王卿士伯輿之大夫為證然此既是公卿則不足以為大夫之據且左傳所載大夫皆為卿王制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是其所有家臣皆非大夫之家臣即孔子為司寇而使原思為宰司寇亦卿也况大宰伯云五命賜則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即此大夫四命無則故秋官但有都則不見家則然則經之言都鄙者止是小都大都公卿之采地若大夫采地則不謂之都而謂之家邑經凡言都家言都邑乃兼大夫此施則都鄙亦正指公卿為言賈氏之說為是蓋立其兩設其伍出於王之命之故謂之賜官若大夫雖自置家臣而非王之賜之則名不達於天子祇為己之私屬亦不必備兩與伍之數也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八

夏商采地之制
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又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天子之元士不與又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鄭氏曰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以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謹案禮王制記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又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九

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此計畿外八州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實數也方千里者縱橫各一千里一千箇一千里積實得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縱橫各一百里一百箇一百里積實得一萬里開方法如此凡言方者皆計算下方千里者是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百亦是一百萬里故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也方百里者三十是三十萬里方百里者七十是七十萬里置一百萬里卽方千里之數減三十萬里卽方百里者餘七十萬里故曰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也方七十里者縱橫各七十里七十箇七十里積實得四千九百里方七十里者六十是二十九萬四千里方百里者二十九是二十九萬里方十里者縱橫各十里十箇十里積實得一百里方十里者四十是四千里以上二數相加亦得二十九萬四千里故曰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也方百里者四十是四十萬里方十里者六十是六千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四十萬零六千里置七十萬里卽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之數減二十九萬四千里卽方七十里者六十之數餘四十萬零六千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方五十里者縱橫各五十里五十箇五十里積實得二千五百里方五十里者百二十是三十萬里方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十

百里者三十亦是三十萬里故曰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
方百里者三十也方百里者十是十萬里方十里者六十是
六千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十萬零六千里置四十萬零六千
里即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之數減三十萬里即方五十里者餘十
萬零六千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此畿
外之數也王制又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
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又曰天子
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
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
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
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
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計天子畿內九十三
國之實數也方百里者九是九萬里方百里者九十一是九
十一萬里置一百萬里即方千減九萬里者九之數餘九十
一萬里故曰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方七
十里者二十有一是十萬零二千九百里方百里者十是十
萬里方十里者二十九是二千九百九十里以上二數相加亦得
十萬零二千九百里故曰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
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也方百里者八十是八十萬里方十里
者七十一是七千一百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八十萬零七千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十一

一百里置九十一萬里即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之數減十萬零二千九百
里即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之數餘八十萬零七千一百里故曰其餘方百
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方五十里者六十三是十五
萬七千五百里方百里者十五是十五萬里方十里者七十
五是七千五百里以上二數相加亦得十五萬七千五百里
故曰封方五十里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
五也方百里者六十四是六十四萬里方十里者九十六是
九千六百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置八
十萬零七千一百里即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之數減十五萬七千
五百里即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之數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故曰其餘
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或疑方千里者一即
是方百里者百何為重言之歟曰古經質直凡書開方之數
皆言方邊而不言方積取其文句整齊數目簡易若以積實
推步鋪敘連篇則是算博士之筆轉滋味者之疑矣其云方
千里而以方百里計者蓋方千里之地封方百里之國位數
參差未能兩兩相減故以方千里變為方百里者百也置方
百里者百減方百里者三十餘方百里者七十豈不明白易
曉乎七十箇方百里封六十箇方七十里位數亦不符故以
方百里者七十變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也有
方百里而又有方十里者二十九萬四千里即方七十里者六十之數惟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十一

二十九萬里可以變為方百里者二十九其餘四千里不滿方百里之數又以方十里通之故云方十里者四十也方百里者二十九整數方十里者四十零數猶通分法之以整帶零也置方百里者七十減方百里者二十九餘方百里者四十一復於四十一算內方百里者七十有整無零故就所取餘方百里整數再減方十里零數取其一算餘方百里者四十以所取一算變為方十里者百方里者一為方方減方十里者四十餘方十里者六十以上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此所餘四十箇方百里六十箇方十里封一百二十箇方五十里位數亦不符故以方五十里者一百二十變為方百里者三十也三十萬里即方五十里者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吉

百二十之數 恰得一百二十箇方五十里故有整數無零數也置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減方百里者三十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若夫畿內封國之數推法亦同置方百里者百減方百里者九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九十一箇方百里封二十一箇方七十里必以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變為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也十萬零二千九百里即方里者二十惟十萬里可以變為方百里者十其餘二千九百一之數 不滿方百里故帶零數方十里者二十九共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置方百里者九十一減方百里者十餘方百里者八十一復於八十一算內取其一算餘方百里者

八十以所取一算變為方十里者百減方十里者二十九餘方十里者七十一以上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此所餘八十箇方百里七十一箇方十里封六十三箇方五十里位數不同故以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變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也十五萬七千五百里即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之數惟十五萬里可以變為方百里者十五其餘七千五百里不滿方百里故帶零數方十里者七十五共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置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減一算餘方百里者六十四以所取一算變為方十里者百與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凶

方十里者七十一相加得方十里者一百七十一其餘方十一不足減方十里者七十五之數故就所餘方百里整數減內取其一算化為方十里者若干加入七十一方足減數減方十里者七十五餘方十里者九十六以上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古人運算之精微行文之細密也或又謂其餘方百里者七十變為方七十里者幾何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若變為方五十里者幾何畿內封國亦倣此推則位數兩兩相等於步算不更提歟曰此說似矣而為數甚煩試細計之方百里者七十為方七十里者一百四十二方十里者四十二減方七十里者六十餘方七十里者八十二方十里者四十二與其餘方百里者四十

方十里者六十相等又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爲方
五十里者一百六十二方十里者十減方五十里一百二十
餘方五十里者四十二方十里者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
十里者六十相等此畿外之數也畿內則方百里者九十一
爲方七十里者一百八十五方十里者三十五減方七十
里者二十一餘方七十里者一百六十四方十里者三十五與
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相等又方百里者八
十方十里者七十一爲方五十里者三百二十二方十里者
二十一減方五十里者六十三餘方五十里者二百五十九
方十里者二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
六相等夫數既相等又何必爲此迂曲哉或又謂方千里者
方百里者方七十里者方五十里者俱變爲方十里則位數
均平有整數而無零數文法不更明晰歟曰如此則算數愈
煩且與上下文法不類試細計之方千里者爲方十里者萬
方百里者三十爲方十里者三千置方十里者萬減方十里
者三千餘方十里者七千與其餘方百里者七十相等方七
十里者六十爲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置方十里者七千
減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餘方十里者四千零六十與其
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相等又方五十里者百二
十爲方十里者三千置方十里者四千零六十減方十里者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五

三千餘方十里者一千零六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
者六十相等此畿外之數也畿內則方百里者九爲方十里
者九百置方十里者萬減方十里者九百餘方十里者九千
一百與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相等又方百里者九十一爲
方十里者九千一百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十里者二千
零二十九置方十里者九千一百減方十里者一千零二十
九餘方十里者八千零七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
里者七十一相等又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十里者一千
五百七十五置方十里者八千零七十一減方十里者一千
五百七十五餘方十里者六千四百九十六與其餘方百里
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相等以上通就方十里計算有
整無零法雖易明而與上下文勢不類數亦太煩若以此行
文則無復質直之體况得數無異又何庸更張乎或以方百
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各數竟併作一次減較捷若併三次
減爲一次減亦未爲不可而記文不用者爲其太略觀者不
能分曉且非文體今以方百里者三十作三十萬里以方七
十里者六十作二十九萬四千里以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作
三十萬里三數相加得八十九萬四千里以減方千里之一
百萬里餘十萬零六千里卽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
十也此畿外之數也又以方百里者九作九萬里方七十里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六

者二十一作十萬零二千九百里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作十五萬七千五百里三數相加得三十五萬零四百里以減方千里之一百萬里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卽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此畿內之數也以上用積實數推算若依記文所變之數則方百里者三十萬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方百里者三十以上四數相加得方百里者八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以減方千里之方百里者百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此畿外之數也又方百里者九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以上五數相加得方百里者三十五方十里者四以減方千里之方百里者百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畿內之數也王制言王臣采邑之所視與孟子之說不同其爲夏商之法固可知矣鄭氏以王制前所言爲商制後所言爲夏制不可考也周禮載師宅田任近郊之地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之地以近而狹者祿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祿公卿大夫及子弟則是致祿之臣其祿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祿多也鄭氏謂三等采邑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埒恐先王之法不然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十七

自古聖王制度損益不無互殊而積寸成尺要皆以十爲節

附尺度考定

尺步之制見後五十二卷未駁蔡邕獨斷之誤此說可以互觀

質之經則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孔子明言之徵之史則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班志明言之卽淮南說苑孫子算術諸子或起度於粟或起度於絲與大戴之指漢書之黍說不必盡符而十寸之制諸家卒無以易其爲古聖所通行蓋斷然矣且是制之通行於周尤有明徵考工記玉人璧羨度尺以爲度與典瑞璧羨起度之法適合而上文明云鎮圭尺有二寸桓圭九寸是度尺之尺卽尺二寸之尺而尺二寸之尺乃十寸之尺較然可見此其證之見於禮書也說文云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又云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皆以人體爲法是十寸之尺卽法人體之尺而法人體之尺正周制之尺更的然無疑此其證之見於漢儒也自蔡邕獨斷創爲殷九寸周八寸之說於是爲之惑者或據其說以解王制或援其說以解孟子或參取其說以解典瑞玉人試思殷正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非九數殷尺何以獨取乎九周正十一月律中黃鍾黃鍾之數乃是九九周尺何以反取乎八且孟子與王制畝數參差其義本難臆斷卽欲通以尺之大小亦祇得疑其寸制視前代而較狹詎得徑指其寸數視前代而遞減况周尺八寸係戰國亂法者之誣鄭氏注王制已顯斥之典瑞玉人璧羨鄭氏注一則以廣徑八寸與表一尺別言之一則以表一尺與廣狹焉別言之初未嘗謂廣八寸亦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六

係周尺信如范氏陳氏薛氏易氏李氏諸解周尺有十寸又有八寸忽長忽短惑眾實甚周先王之智無乃反出胡瑗下而玉人諸尺或專指十寸或兼指八寸揆之文法亦豈容參錯乃爾然則尺爲周尺說文何以亦備一解曰此解蓋係傳寫之誤咫與尺兩數判然左傳天威不遠顔咫尺未有可解爲不遠顔尺尺者說文既以十寸爲周尺與咫對舉復以八寸爲周尺與咫相混許氏意取正名決不雜亂至此然則周尺既係十寸其遺制猶有存焉者乎曰晉泰始中荀勗依周禮制律尺爲晉前尺祖沖之嘗傳之雖鑄律聲高貽譏阮咸未必果同周初法物而以之量古器則與本銘尺寸無差較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九

之汲郡發冢所得玉律及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則彼此若一茲尺雖制自助其卽周尺所賴以存其髣髴乎外此亦有傳爲周尺者乎曰有晉田父嘗得周時玉尺矣其度與梁法尺畧近而視晉前尺則一尺長七釐也外此歷代諸尺更有視晉前尺而加長者乎曰有梁表尺則一尺長二寸二釐一豪有奇矣漢官尺及始平所得古銅尺則一尺長四分矣魏杜夔所用調律尺則一尺長四分七釐矣晉後尺則一尺長六分二釐矣後魏前尺則一尺長二寸七釐矣中尺則一尺長二寸一分一釐矣後尺及後周市尺開皇官尺則一尺長二寸八分一釐矣東魏後尺則一尺長五分八豪矣蔡邕銅

籥尺後周玉尺則一尺長一寸五分八釐矣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開皇初調鍾律尺及平陳後調鍾律水尺則一尺長六分四釐矣開皇十年所造律呂水尺則一尺長一寸八分六釐矣禩尺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則一尺長五分矣梁朝俗間尺則一尺長七分一釐矣凡此皆載在晉隋史志歷歷可據者也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十

三禮通釋卷四十八

番禺金保基校

五地

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緯謂之廣經謂之輪山為積德川為積刑下者為死高者為生此為谿谷壯為丘陵數生於五十以之成故分之為十合之為五天下有五方方有五土土有五地因是有五方之民五方之水五土之民五土之色五地之民五地之物大司徒五地之民山林毛而方川澤黑而津正陵專而長墳衍哲而瘠原隰豐肉而庠大戴禮五土之民堅土肥壚上大沙土細息土美耗土醜淮南子五方之民

三禮通釋卷四十九

東方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修形兌上大口決臍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未儂修頸印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恇愚而壽中央大面短頤美鬢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而好治五地之物異其宜山林動宜毛植宜早川澤動宜鱗植宜膏正陵動宜羽植宜聚墳衍動宜介植宜茨原隰動宜贏植宜叢五土之色異其宜黃白宜禾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滂泉宜稻五方之水異其宜汾濛濁宜麻濟通和宜麥河中濁宜



菽雜輕利宜禾渭多力宜黍漢重安宜竹江肥仁宜稻有五方之水因有五水之人輕水所多禿與癡人重水所多癩與癡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瘞人苦水所多疔與偃人惠氏士奇云五行化為五土五土演為五水水土合而五地之物生焉五行之蟲乃五地之動物也東方木厥陰所至為毛化故動宜毛其化為榮其象為析其類羣分故其民毛而方南方火少陰所至為羽化故動宜羽其化為茂其形為圓其氣炎上故其民專而長西方金陽明所至為介化故動宜介其化為斂其色為白其氣為消故其民哲而瘠北方水太陽所至為鱗化故動宜鱗其化為予其色為黑其氣

三禮通釋卷四十九

潤下故其民黑而津中央土太陰所至為倮化其動宜倮其化為盈其合在肉其充在肌故其民豐肉而庠五地之植物穀為先說者不及惠氏士奇滋疑其說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味好皆滑如膏也然則川澤之地植物宜膏如都廣之野矣膏下之木生於巫山之上其理密白如膏非川澤之所宜也詩既方既皂者實之成麥全曰穠通作敷菽戴甲而生為茨禾長稔大本長相居熟相扶族聚為叢蓋根於中者為動物命曰神機根於外者為植物命曰氣立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天產本乎地地產本乎天而器者生化之

字也器散則生化息矣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物生者升降出入之器非通乎天地之化者孰能知之或問曰五地卽五方歟曰非也山林不盡在東川澤不盡在北也一方而五行之氣具焉海濱之地民食魚鹽魚熱中鹽勝血民皆黑色疎理此其徵也舉一反三五地皆然矣大荒有毛民之國其人面體皆生毛非所謂毛而方者歟曰否五地非大荒然則其民毛何也曰輕水之人多秃山林之民多毛山水之氣使之然也西方金屬肺其榮毛而東方爲毛化何也曰鳥獸之毛革於夏毳於秋氎於冬而化於春故書曰萐尾毛在後爲尾萐猶化也內經之說合於堯典周官五物者五行也五行者

三禮通釋卷四十九

三

陰陽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教有十二不越陰陽二禮而已因此五物而辨九等十二土十二壤以定民宅陰陽之所相也以教稼穡陰陽之所播也以建王國陰陽之所和也由是人民以阜鳥獸以蕃草木以毓百物阜安

九州
所宜

九州之制或云起於黃帝顓頊尙書獨載堯以來說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是則九州之名蓋起於堯矣釋名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禹貢序釋文引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王制注云州猶聚

也爾雅所釋則殷九州之疆域也逸周書大匡篇云三州之侯咸率程典篇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商頌云奄有九有毛傳九有九州也又云帝命式于九圍毛傳九圍九州也殷有九州皆其證謹案宇內之地析爲九州不知始於何代漢書地理志曰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國畫野分州陸氏釋文引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世紀則曰顓頊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說皆不見於經惟禮記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韋昭謂共工氏霸者在戲農之間則九州固在禹貢之前而書言虞舜肇十有二州肇者始也明前此之不爲十二蓋皆爲九

三禮通釋卷四十九

四

矣夏之九州明著禹貢而商頌九圍九有傳並以九州釋之周則掌之職方氏是三代相沿皆爲九州然量人職云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謂之分則其或併或析非因前代之舊可知故其州名疆界職方與禹貢爾雅各有不同惟是爾雅之文孫炎郭璞皆云殷制而漢書地理志則曰殷因於夏無所變改林氏喬蔭云考燕齊皆周之封國則爾雅乃周末之書疑東遷以後所分非殷制亦非周初之制也林氏所言近是案禹貢九州爲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職方則有幽并而無徐梁蓋禹貢冀州之域最大兼有幽并爾雅所言是分其東北以爲幽職方則又析其正北而

為并若爾雅之營則邢疏以為禹貢青州之地職方之青則鄭注以為禹貢徐州之地今案經文齊曰營州郭注云自岱東至海與禹貢所云海岱惟青州者合故知邢昺疏為是而林之奇以爾雅不言青為青并於徐之故誤也至職方之青雖即是徐然其澤藪曰望諸望諸即孟諸禹貢屬之豫州則知徐并於青而青亦且侵豫其禹貢青州之域在職方則半入於幽蓋獫狁據漢志在瑯琊郡長廣縣西為今之登州萊陽縣地菑水據漢志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為今之濟南府淄川縣地時水據漢志在千乘郡博昌縣為今之青州府臨淄縣地皆禹貢青州之境而周禮職方并入於幽州也若

三禮通釋卷四十九

五

夫職方爾雅俱無梁州先儒謂其併於雍今案職方所載雍州之山川藪澤並不出今陝西之境而禹貢梁州之大山川如岷嶓西傾三危黑水諸名概不經見蓋當時梁州之域實兼今之雲南四川杜佑以為夏殷之間屬蠻夷之國殆即牧誓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之地故胡渭謂其雖併於雍大抵如唐宋之羈縻州元明以來之土司柔擾之使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已建州設牧非其所宜故終殷周之世梁州皆不復置然則先儒謂周時都雍王畿不可不廣故合梁雍為一者恐亦臆測之論也

謹案九州所宜見於禹貢及周禮職方者如冀州土白壤田中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牛羊其穀黍稷兗州土黑墳田中下貢漆絲織文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六擾其

穀四種青州土白墳田上下貢鹽緇海物篚縻絲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雞狗其穀稻麥徐州土赤埴墳田上中貢土五色篚元織綿周禮有幽州無徐州揚州土塗泥田下女其畜鳥獸其穀稻荊州土塗泥田下中貢羽毛齒革金三品篚元縹珠組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鳥獸其穀稻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墟田中上貢漆泉絺紵篚織其利林漆絲泉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六擾其穀五種梁州土青黎田上下貢縹鐵銀鏤弩磬熊羆狐狸織皮周禮有并州無梁州爾雅無梁并青雍州土黃壤田上上貢琳球琅玕織皮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牛馬其穀黍稷

十二分野

九分野

周禮謂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土十有二壤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

三禮通釋卷四十九

六

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陳氏禮書云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則雍主魁冀主樞青兗主機揚徐主權荆主衡梁主開陽豫主搖光此繫之北斗者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繫之二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吳熒惑主楚越鎮星主王子太白主大臣辰星主燕趙此繫之五星者也然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耶先儒以為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觀春秋傳凡言占相之屬以歲之所

不同如宋齊魯不過數百里之地而或分三宿兩宿已視秦趙異矣斗牛揚州合江南數省延袤亘而五六千里僅值二宿主之地球面上萬國千州則無一宿所值然而俱在覆載之中抑何不平之甚耶若云占星紀地徵驗符合而不知治亂循環有一定之理星文無變徵以各方地氣爲變事多符驗或史書於事後牽合傳會耳地球如麻有蒂有臍以赤道爲腰定分南北隨處則建東西周圍三百六十度橫直經緯同數上與天度相應如地下赤道北某度是相應天上赤道北亦某度此真實之定數也地球南北東西周圍各方所應上天亦周圍各方此理明氣正可推可見而分野之言則不必論矣如恒星二十八宿每一星比地球大數十倍何得比分野而言哉蓋長短二規之下者人靈物盛而中國在腰輪之北天地人相應其幾自應地勢符天則全地應之一方之地亦應一方之天可以平列可以環列此天地之正帶若當南北二極之下者太陽真體不到周年甚冷不生人物乃無用之地也然其分野之說是古人因事觸幾用占分野原非定限此說不可信以爲真憑爲考據也

三禮通釋卷四十九

九

三禮通釋卷四十九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五十

臣林昌彝學

薄征備荒善政

周禮地官大司徒二曰薄征注鄭司農云薄征輕租稅也夫荒則令邦國薄征均人凶札則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注無財賦恤其乏用也財賦九賦也不收山澤及地稅馬氏端臨曰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一也逋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開有所蠲貸耶蓋三代之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不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爲之權衡未嘗立爲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兗州之地蓋十有三載而後可同于他州又有襍出于數等之間如下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爲定法孟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亦病其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然則數歲之外亦未嘗不變易非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于賦額者遂升合不可懸欠也蓋其所謂田賦者既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輪納不敷而至于逋懸既無逋懸則何有于蠲貸而當時之民亦好義以急其上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農則又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而徼幸其我蠲至于田賦之外則又未嘗他取于民

三禮通釋卷五十

一

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然未嘗責其償也
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
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斂之名始多而
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
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絲唐以來取民之制
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
朝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郊祀之赦亦
必有所蠲以爲常典蓋征斂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
貸之令不容不密而桀黷頑曠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
而以爲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

三禮通釋卷五十

二

緩刑

周禮地官大司徒三曰緩刑疏謂凶年犯刑緩縱之大荒則
令邦國緩刑秋官士師若邦國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注
鄭司農云辯讀爲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教條
是爲荒別之法元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饑荒則刑罰國
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則令邦
家都家縣鄙慮刑貶士師令緩刑注緩刑紓民心也朝士若
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注故書
慮爲憲貶爲窆杜子春云窆當爲禁憲謂幡書以明之元謂
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所貶

視時爲多少之法案鄭康成注士師辯荒引此文所謂貶者
於刑罰之法有所貶損非減損國用之謂也此注乃又有減
用之解制國用視年之豐耗冢宰之職也與秋官無涉劉氏
駁之是也考文苑英華大中九年七月十三日詔近者江淮
數道水旱疾病宜委所在長吏慎恤刑獄疏決囚徒必務躬
親俾無冤滯又考冊府元龜後唐天成元年八月敕久雨不
晴慮傷農稼可曉諭天下州府疏理繫囚無令冤滯景泰嘉
靖間令罪人得入粟免罪以備賑濟此寓勸分之法于緩刑
之中亦揆災之一術也

舍禁

三禮通釋卷五十

三

周禮地官大司徒五曰舍禁注舍禁若公無禁利疏山澤所
遮禁者舍去其禁使民取蔬食大荒則令邦國舍禁漢書文
帝本紀四年四月大旱蝗池山澤後漢書和帝本紀永元五
年二月詔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貧民恣得采
捕不收其稅九月令郡縣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
歲九年六月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其山林饒利陂池漁
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十一年二月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
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十二年二
月詔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十五年六月詔令
百姓鰥寡漁采陂池勿收假稅二歲考冊府元龜貞觀十一

年七月廢明德宮之元圃苑院分給河南雒陽遭水者此皆舍禁之善政也

去幾

周禮地官大司徒六曰去幾注鄭司農云去幾關市不幾也名謂去幾去其稅耳孔穎達云幾謂呵禁雖凶年猶幾呵但去稅而已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注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有布注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爲民之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蘇軾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云元祐七年

三禮通釋卷五十

四

十一月初七日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入市不了鹽茶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親見累歲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金珠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損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盡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

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錢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其實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未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救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爲通流而隔一州一路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爲良法須是盡削近日弊法

三禮通釋卷五十

五

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截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于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于赦書帶下益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朱子奏救災事宜一狀臣伏觀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阜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騷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于往糴而有所挾之資既懼而有所買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以邀阻抽稅爲苦是致各人憚于與販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舊法仍詔有

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與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就關米處出糴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糴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如蒙開允卽乞徑下轉運司約束沿江瀕海所過場務遵稟施行庶幾商販流通民食不匱五禮通考謂蘇氏朱子兩議各有不同蘇氏謂五穀無稅而見錢回貨則有稅其所得者既未必少于穀稅之額則穀稅可以永停此爲通商久遠之計也朱子時五穀久不征稅而被災之所猶以別項抽稅爲苦致販戶觀望不前故議令米商之至災所者往來所帶貨物皆特免其稅則販戶競勸而客米日至其損國課有限其利民食實多此爲救災一時之計也元張養浩三事忠告一書本其說行之實心實政也

三禮通釋卷五十

六

青禮

周禮地官大司徒七曰青禮注鄭司農云青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元謂青禮殺吉禮也疏謂吉禮之中青其禮數案先鄭解青禮以凶荒殺禮爲言其所包甚廣凡禮節之可省者皆省之所以示貶損節物力如天官膳夫所謂大荒則不舉曲禮膳不祭肺馬不食穀玉藻素服素車之類皆是也康成指吉禮似是一偏之見况荒政有素鬼神之神靡

三禮通釋卷五十

七

神不舉靡愛斯牲正爲民請命之大者豈當槩議減省乎天官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注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調委之禮膳夫王日一舉大荒則不舉注殺牲盛饌曰舉大荒凶年春官司服大荒素服注君臣素服縞冠秋官掌客凡禮賓客凶荒殺禮禮記曲禮歲凶年穀不登注登成也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注皆自爲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太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爲防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鍾磬之屬也梁加食也不樂去琴瑟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注自貶損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爲旱故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注皆爲凶年變也君衣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摺本去珽茶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

欲暴疋而奚若注疋者面鄉天觀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注巫主接神亦觀天哀而雨之周禮女巫早暎則舞雩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于早若喪案韓麒麟傳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自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孩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備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今耕者曰少田有荒蕪穀帛罄于府庫寶貨盈于市里衣食匱于室麗服溢于路饑寒之本實在于斯蓋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

三禮通釋卷五十

八

三禮通釋卷五十

承禹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五十一

臣林昌彝學

圭田

餘夫田

案周禮遂人餘夫田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不同

禮記王制曰夫圭田無征

鄭注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

地亦受田所謂圭田也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者不祭

案趙注言惟繼祿之士無圭田

孔疏云夫猶治也卿以下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商

三禮通釋卷五十一

一

禮也商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周禮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後魏有公田隋文帝時有公廨田唐凡京諸司有公廨田諸京官諸州有職分田陳氏禮書云士虞禮曰圭為哀薦之饗詩之吉蠲或作吉圭則圭田潔白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圭田所以共祭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籍也圭田無征所以厚賢也鄭氏以周禮士田為圭田以圭田無征為商制而改士為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達於士圭田

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案陳說是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趙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共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細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案周禮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

三禮通釋卷五十一

二

郊之地注云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元謂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田既是仕田則卿以下通大夫士而言即載師之士田也毛詩小雅天保篇吉蠲為饋傳云蠲絜也秋官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為吉圭惟饋之圭圭潔也儀禮士虞禮記云圭為而哀薦之饗注亦云圭絜也詩曰吉圭為饋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必蠲絜高誘注云蠲讀曰圭是圭之義為絜也禮記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

存一孔氏正義云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士以潔白而升則與以圭田使供祭祀若以不潔白而細則收其田里故士無田則不祭有田以表其潔無田以罰其不潔也說文田部云畦田五十畝曰畦從田圭聲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楚辭畦畱夷與揭車王逸注五十畝曰畦蜀都賦劉注云楚辭倚沼畦瀛王逸云瀛澤中也班固以為畦田五十畝也孟子曰圭田五十畝然則畦從圭田會意兼形聲與孫氏蘭輿地隅說云孟子圭田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

三禮通釋卷五十一

三

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此上二說與趙氏異焦循孟注周禮遂人以疆予任鄭注云謂疆予者民有餘力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畝餘夫復予之田若餘夫然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注云戶計一夫一婦而餘夫亦受此田也載芟詩曰侯疆侯以箋云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予任毗班固曰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餘夫眾亦以口受田如此賈公彥以先儒之說與孟子不合謂此餘夫是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

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眾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此詩所謂侯疆禮所謂以疆予任毗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晦而又以百晦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晦萊半之中地之萊如田之數下地之萊倍田之數以此推之則餘夫之田亦當上地二十五畝萊十二畝半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眾男亦以口

三禮通釋卷五十一

四

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也陳氏書禮陳說是也謹案遂人萊五十晦萊百晦萊二百晦萊謂休不耕者七口受上地六口受中地五口受下地餘夫受田後又有所生成丁者亦如之孟子言餘夫二十五晦與此不同彼自一人有餘力言所謂疆予任毗注云疆予謂民有餘力復與之田若餘夫然是也先儒以為同此餘夫皆非也焦氏孟子正義云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此趙氏義也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

趙氏兼言老小也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云如比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辨其野之士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塵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塵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塵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云萊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

三禮通釋卷五十一

五

受此田也塵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塵謂百畝之居也後鄭此處不注而注於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賈氏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以七夫為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

字上文曰十寸爲尺此及夫字下云周制八寸爲尺別周制之異乎古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鄭注曰周尺之數未之詳聞按禮制周猶以十八六十四寸鄭意八寸爲尺周末始有之與許說異然許亦曰諸侯力政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則其說亦未嘗不合也左傳天威不遠顏咫尺咫尺並言不云二尺也國語列子皆言其長尺有咫亦不言其長二尺也是可證周未嘗八寸爲尺矣謹按孔尙任周漢尺攷辨畧曰昔在江陵得漢銅尺一上有文字曰慮虎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慮虎乃太原呂建初則東漢章帝年號也攷章帝時洽

三禮通釋卷五十二

四

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與周尺同因鑄爲銅尺頌郡國謂之漢官尺此或其遺歟漢代去周末遠且禮經皆出漢儒漢尺之存卽周尺之存也先王法制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尺寸之數起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知寸布手知尺此則尺之取諸身者也謹案律厯志謂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此則尺之取諸物者也今此尺以中指中節量之遍當一寸無豪髮差及累黍試之正足一尺歸闕里凡造禮樂器皆準之準周尺也蔡邕獨斷云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何以知其八寸爲尺也王制曰周制八尺爲步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儀禮注

武述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五武爲步步六尺左傳單穆公曰目之營度也不過步武之間荀子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陳祥道禮書云荀卿所謂六尺者步也單穆公所謂步者六尺也故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班固論建步立畝亦祖之以爲說則古者以六尺爲步明矣陳祥道又謂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其步與荀卿之說不同蓋各述其所傳然也按隨書所載厥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蓋古尺既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至不能定蔡氏律呂新書云宋高誦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等爲周尺今謹據沈氏所定及儀徵阮氏所定爲圖謹按小爾雅云倍跬謂之步注云司馬法六尺爲步倍跬乃其大畧然則步在周

三禮通釋卷五十二

五

尺爲八尺在漢末尺爲六尺四寸小爾雅言倍跬則但舉六尺成數故注云大畧也陸氏禮記釋文云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蓋據司馬法文爲說若鄭氏謂周猶以十寸爲尺六國變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其實非也所云周尺八寸者蓋以當時所用尺較周尺之長短止當八寸而非但用八寸也攷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則是周之長尺有十寸周之短尺亦十寸耶瑛曰周八寸爲尺秦比周七寸四分前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豪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按建武乃建初之誤卽章帝後漢官尺也今旣得建初銅尺與周尺同則知周尺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

漢末尺八寸也然則周步八尺以漢末尺量之得六尺四寸此王制所以記古今步數之異也

三禮通釋卷五十二

六

三禮通釋卷五十二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五十三

臣林昌彝學

井

邑

工

甸

縣

都

與司馬法夫屋井通成終同立法同異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邛四邛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

三禮通釋卷五十三

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鄭注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邛方四里四邛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

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澗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

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同稅二千

三百四井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夫治澗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

四百夫治澗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

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

十里之國凡四縣一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

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

為同謹按司馬法有二法春秋成元年注司馬法六尺為步

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四井為邑四

邑為邛邛有戎馬一四牛三頭四邛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

較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

謂之乘馬司馬法稱述周禮其所陳者即是周法司徒引司

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不同者鄭所引小司徒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此之所小司徒以四數之積至甸而為六十四井司馬法以十數之積至成而為百井二法雖不同其實一也陳氏壽祺曰小司徒注云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宋人誤解鄭義而以旁加之夫為專治溝洫之人使不出稅失之殊甚王與之著周官訂義不能辨正謂是鄭注本解而駁其說陳氏傳良亦然不知鄭解并不若是也王鳴盛周禮軍賦說引小司徒文以鄭注旁加為專治溝之人程瑤田通藝錄作小司徒井牧甸旁加一里為一成圖以三十六井包六

三禮通釋卷五十三

二

十四井之外為百井之田皆沿宋人誤解謹按夫之名有二其連夫家為文者則指人也其從田制而言如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則指地也九夫為井疏云一井之內地有九夫是已鄭所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謂一成百井其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以為溝洫何嘗人言之雖然宋人之誤解蓋因疏云旁加一里使治溝洫不出稅也不知疏之言此者對注出田稅之文明田有稅而溝洫不稅耳注云夫三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此特解屋字為具之義疏云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

內以洫言之矣此則就溝洫之地言之不然注言三屋九夫出賦稅共治溝疏言治溝洫者皆不出稅是顯然與注相戾斷無此例倘治溝洫者指人言之當云總在百井之內不當云總在六十四井之內將以治溝者為出稅則治洫治澮皆不稅而治溝者何得獨有稅乎將以治溝者為不出稅則九夫為井井間有溝既共治溝則是一井之中並無一出稅之夫又焉得有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者哉且鄭明言共治溝則推之洫皆當共治之安得專有治洫治澮之夫所謂甸方八里旁加一里者計六十四井之田方八里其旁加有一里縱橫合之為方十里即畝間之畝田首之遂井間之

三禮通釋卷五十三

三

溝成間之洫積六十四井算之加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鄭於成發之者以整數為算法耳成但言洫者以成始有洫言洫則畝遂與溝可知也余何以旁加一在一甸之外而其夫專治溝洫乎匠人之法一成一洫其成之一面近洫者使之治洫猶可言也其成之三面距洫已遠獨此四旁三成之地猶小也至同方百里其旁面距澮之遠或數十里或百里其對面距澮之遠皆百里獨使四旁十里越百里之地專任往來治澮有是理耶攷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作田役注謂役為功力之事小司徒又曰凡起徒役毋過

家一人竊以澠澮之事正所謂功力之役如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遂溝小而易故但一井共脩之澠與澮廣而且深則脩之者當合一成一同而家出一人共役其事不當專責之某井某夫也若必以某人治溝澠某人出賦稅豈先王均力征之意也哉信南山詩箋云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言甸在一成中又言其中六十四井則是一成之中但有一甸六十四井之田故曰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其餘爲畎遂溝澠雖有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無田故無可出稅也如以治溝澠夫使不出稅則凡築城作邑皆當使不出稅不知將仍使治溝澠之夫耶抑將使出稅之夫而去其稅耶蓋不自知其說之謬也謹案司馬法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之文亦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之文論語注引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兵車一乘此與匠人數合者也左傳服注引司馬法四邑爲邛邛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此與小司徒數合者也是知據夫地言之則爲一成所出據井田言之則爲一甸所出二者相通故各據一焉匠人爲溝澠曰成曰同益見方十里方百里者爲包溝澠之地也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中容一甸甸方百里若其餘里亦有夫井何以但言容一甸乎又云方百里爲同同容四都六十四成變甸言

三禮通釋卷五十三

四

成者明一甸卽一成也不言百成而言六十四成者明一同雖百成而實但有六十四成之田也謂旁加一里旁加十里非溝澠之地而何哉溝澠廣深之度起於畎說文畎水小流也廣尺深尺謂之畎陸德明釋文引司馬法壠上曰畎壠中曰畎畎者田間水道之始有畎而後有壠有壠而後有畎故曰壠上曰畎兩壠之間則畎故曰壠中曰畎也今卽畎遂溝澠之地算之一夫百畎畎廣尺長終畎每六畎而當一畎地則六夫之畎當一夫之地甸六十四井得十井三分井之二爲九十六夫畎之水入於遂遂在田首廣二尺三夫而共一遂遂長終井一甸之遂得千八百二畎益以畎廣三百二十畎爲二千二百二十二畎得二井三分井之一有奇爲二十一夫井間有溝以受遂水廣四尺長終甸其長廣爲地十二夫有奇益以遂廣百餘步合得一井三分井之一成間廣八尺謂之澠長終成計其長廣得三井大半井之地爲三十二夫澠之縱橫從遂益以畎廣三百二十畎三倍之澠廣三倍於處亦三千二百八十畎共四十四夫有奇爲五井之地合畎遂故當畎廣遂溝澠之長廣統得地十九井三分井之一爲百七十四夫溝澠以通水利徑畛以通車徒遂上之徑容牛馬溝上之畛容大車溝上之涂容乘車一軌計其地之長廣不下十餘井徑涂包於溝澠則三十六井之爲溝澠地也明甚鄭言三十

三禮通釋卷五十三

五

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其算法當自精覈非然者一夫百畝除其畝廣是田無六尺之畝而夫無百畝之田矣况一成之地若皆為井田不知溝洫又取何地以為之耶昔商鞅壞井田開阡陌阡陌者縱橫之徑畛也盡地為田秦以富強溝洫為地之多於此可見至於一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為六十四甸以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計之六十四甸為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故鄭云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也以成之三十六井治洫計之六十四甸得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皆為溝洫之地故鄭云二千

三禮通釋卷五十三

六

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也鄭又言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者以上文所算無治洫之地恐人不知以溝洫之地為井洫在內故言此以別之明治洫之地在三千六百井之中不在治洫地內也此三千六百井者即王制所謂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也鄭不言者方詳井田溝洫之制故從畧耳今按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其中甸之地方六十四里為四千九十六井溝洫之地方四十八里為二千三百四井合為方八十里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山川城邑之三分去一者為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其餘井以之治洫與洫上之道然後溝洫備而井

田成曰故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也然則小司徒與司馬立法之同可知已小司徒言井牧之法而溝洫之法詳於匠人司馬法自六尺為步至屋三為井言夫畝之數自井十為通至同方百里言土地之數無有異也鄭氏恐人不明故引匠人溝洫之制而證以司馬法之文如此又按程氏通藝錄考匠人遂人溝洫異同其說甚長而引司馬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甸以井間有溝成間有洫為十溝共一洫同間有洫為十洫共一洫作匠人溝洫澮川之圖十溝之水咸入於洫十洫之水咸入於澮仍以十為數竊謂不然司馬法井十通十成十終十之文統言九地之數耳其實井邑

三禮通釋卷五十三

七

邱甸縣都之法皆積四成八成容一甸甸六十四井方八里縱橫數之皆八井八八為六十四井也同容四都六十四成為四千九十六井積六十四甸之數縱橫數之皆八甸成中亦八八為六十四成也則其溝洫之制自當從井法而八井共一溝成為八溝八溝之水皆注之洫八成共一洫洫長終同同為八洫八洫之水咸注之澮方為合制故匠人交但言井間成間同間與遂人制異也知匠遂溝洫之異則不當仍倣遂人之意以十為數程氏蓋沿舊解之誤以三十六井為田畝故意其有十井百井之田而為此解耳

三禮通釋卷五十三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五十四

臣林昌彝學

溝洫之制

周禮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代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說文作畝鄭注

古者耜一金兩人并發之其莖中曰畝畝上曰伐伐之言發也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

步地遂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匠人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

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凡天下之地執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注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

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

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司馬法六尺為步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

邊一里治洫小司徒職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包乃成爾邑注云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

十里治澮小司徒職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注云四甸為縣方

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

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

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

里之中疏云據載戴震補注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為屋

遂端則溝屋三為井溝在井間也井十為通溝端則洫通十

為成洫在成間也十成為終洫端則澮十終為同同薄於川

澮在澮間也南畝而耕畝縱遂橫溝縱澮橫澮澮澮澮澮澮澮

而耕畝橫遂縱溝橫澮縱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

川詩曰東南其畝因川制田與賈疏云井田之法畝縱遂橫

者言之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田畔

者凡三萬六千丈從鄭氏說三十六井治洫蓋九夫共治千

三禮通釋卷五十四

文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田畔邊凡

三十六萬丈從鄭氏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蓋九夫共治百丈

澮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半洫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

深丈四尺廣深相乘二百二十四乘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

尺以約分之法命之洫二澮七也水強侵敗隕高就下治之

難易澮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與澮而為法令

民治洫澮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

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畢以供上於是洫澮不治井田所繇

人稍溝三十里而廣倍音注謂不墾地之溝也鄭司農云

稍謂水激蓄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匠人凡行莫水磬折以

參伍莫讀注坎為弓輪水行欲紆曲也鄭司農云溝形當如

磬直行三折行五補注行莫水者行之停之直三而曲得五

井田雖以方計隨溝委折非截方見於此矣匠人欲為淵則

句於矩注太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匠人凡溝必因水

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注鄭司農云

淫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為厚匠人凡為防廣與崇方其網

參分去一大防外網注方猶等也網者薄其上匠人凡溝防

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眾力補注古九

三禮通釋卷五十四

三

數有商功為此也預為布算以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一日之

式大致可知又以一里之式平之匠人凡任索約大汲其版

謂之無任注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

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程氏瑤田溝洫疆理

小記云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

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

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

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按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

以為百畝南畝者以北視之其畝陳於南也南畝故畝橫畝

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閒夫閒東西之閒

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

夫之閒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

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

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澮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

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

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

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二萬夫

閒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

二耜為耦一耦之代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

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

三禮通釋卷五十四

四

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

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執兩山之

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按畝在一夫百畝在中物

其土宜而為之南畝畝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

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為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閒非

夫閒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三夫三百畝如屋雷

但以一木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為一遂以受畝

行水也遂共納之如承雷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

釋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棄用遂

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閒故

以井間命之其長連十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不嫌井間之

稱澗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間而受水者也不受

者方爲井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澗澗縱

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澗也澗之長連十成司馬法云十

澗通于澗而終也終通互相足通爲小終也成爲終言有

同成亦互相足成爲小同也同爲大成也亦不嫌成閒之

稱澗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間而受遂水者也不受

者方爲成澗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澗之水咸入於澗澗橫

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澗也澗達於川川在山閒命之曰

兩山之閒以例澗在同閒澗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

名斯稱矣况夫閒爲兩夫之閒人所共知遙相疏證辨惑析

疑舊聞舛誤咎安辭哉是故萬井之田一澗界兩同之閒萬

夫之田十澗納百澗之水故一同之澗獨著專達於川之文

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承十遂之目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

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唯縱遂橫溝縱澗橫澗縱川

橫蓋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說是東畝法

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

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唯吾子戎車之利也此唯縱爲東

畝唯橫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

人於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夫閒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

又不明遂人夫閒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

三禮通釋卷五十四

五

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

畝矣豈其然乎賈氏亦主一澗達川三夫而後世解斯記者

亦由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閒之

遂同其實而橫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閒字之義勿復

深考而強屋閒之遂當井閒之溝以井閒之溝當成閒之澗

以成閒之澗當同閒之澗而以同閒之澗當兩山之閒之川

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澗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

又按遂人匠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閒有遂見遂在

兩夫之閒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澗千夫有澗萬夫有川

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

遂矣以兼辭言溝澗澗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

二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閒謂之

溝成閒謂之澗同閒謂之澗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

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澗澗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澗在

成首澗在同首當云井首謂之溝成首謂之澗同首謂之澗

矣惟澗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閒難舉偏辭故溯澗相

從澗澗溝亦皆以閒言之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經

學者可求而得之者也謹案程瑤田說溝澗之制殊未分曉

考天下之地勢凡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

成方十里中容一甸六十四井之田一井九夫三夫共一遂

三禮通釋卷五十四

六

遂上有徑一井三遂遂受眇水而注之溝八井共一溝溝上有畛一成八溝受遂水而注之洫雨則水有所洩旱則水有所蓄廣之至一同而五溝五涂備矣畝有東有南東畝者畝縱眇縱而遂橫溝則又縱洫則又橫澮則又縱南畝者畝橫眇縱而遂縱溝則又橫洫則又縱澮則又橫繪圖而互觀之瞭如指掌戴震說多木賈疏非也程瑤田不知方百里容六十四甸八洫共一澮之制則澮之水焉能達於川乎且程氏於一夫百畝爲百畝一畝廣六尺長百步一畝廣尺長終畝之例亦茫然故溝洫之考愈多而愈紛糾矣詳辨於五十三

三禮通釋卷五十四

七

三禮通釋卷五十四

南海桂 壇校字

三禮通釋卷五十五

臣林昌彝學

上地 鄉遂都鄙三等之地

中地

下地

三禮通釋卷五十五

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先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萊謂休不耕者公羊何注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境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漢書食貨志曰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仟伯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未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

不復易居也許氏說文走部超字下云超趨田通居易也段

玉裁注云案何云換主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孟云爰土

易居許云趨田易居爰轉趨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

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云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徧焉三年

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為爰田

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為轅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

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

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

百畝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

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

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

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之三百

畝之百畝又明年而仍耕上田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

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同也

鞅之害民在開任伯案任伯今作阡謹按孟子論井田謂死

徙無出鄉趙岐注云徙謂爰土易居案爰土即國語之轅田

賈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左氏僖公十五年傳晉於是

作爰田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

易亦換也古爰音與換近故畔換即畔援也陳氏禮書云周

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言食者地利也於遂言

三禮通釋卷五十五

二

田萊者地力也都鄙以政為主故以地事言之鄉以人為主

故以地利言之遂以地為主故以地力言之司馬之令賦則

欲知其地之厚薄食之多寡故亦以地利言之其實一也惟

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畝為異於鄉與都鄙以鄉之地狹於遂

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然周禮上地家七人而王制孟

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則中食

七人下地家五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者蓋先王之於

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

地家六人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禹貢

之田上上以至下下凡九等為掩別楚地自土田以至衍沃

亦九等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蓋總其大致然也

鄭氏謂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如此則

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

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等也孟子王制舉上中地而

不及下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禮言上地中地下地

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或言上中下是九等之地在其

中矣孰謂各舉其偏哉遂人三等之田萊大司馬三等之軍

賦其言上中下地與司徒三等之地同元和惠氏士奇禮說

云上地食者參之一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則天下無

不易之田也凡耕力者欲柔柔者欲力強士為力息者欲勞勞者

三禮通釋卷五十五

三

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易之之謂也何休謂肥饒不得獨樂境墾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張晏謂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亦謂古制三年爰土易居班固謂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乃秦晉之爰田爰換也猶移換獄辭謂之爰書而以當周官之易田誤矣人勞多癯土勞多瘠故必休之而土乃肥其所謂休者非弃之也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陳秋繩而敗其實冬耜而剗其根則有薙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農土沃土滔土并土中土肥土成土隱土申土土各異物各異宜則有草人士化之法以物其地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

三禮通釋卷五十五

四

瀉水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芟之法以作其地如是而休一歲二歲然後復種則土加肥美其收數倍於歲墾之田故曰易者不易也變易也孟子所謂深耕易耨易其田疇者以此一說易謂已耕之土而休之萊謂未耕之土而墾之六遂加萊者先王於授田之時寓墾荒之術也周之易田漢變為代田歲代處故曰代田案漢趙過教民治田一畝三易再易疑即秦晉之爰田孟子所謂辟草萊任土地者蓋代之意同處而不休則地力盡矣故孟子惡之然其法則猶得易田之遺意焉低為剛高為隴一畝三剛三隴廣深各尺苗葉方生隴隴附根及苗壯盛隴盡剛平能風與旱是為深耕後世耕

淺有風災旱則立槁矣剛一名區區猶邱也隴也汎勝之書分為三等上農區廣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中農區廣七寸間相去二尺下農區廣九寸間相去三尺深皆六寸上農區多收亦多下農區少收亦少故曰上田弄畝下田弄剛言上田剛多下田剛少也畝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上得陽而下得陰畝無不剛田無不易然惟六鄉地狹故有不易之田則天下田之不易者亦寡矣汎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為試為之囑桂氏文燦著周禮授田解云周禮授田之制有上收四十石地中地地下地之異復有鄉遂都鄙邦國之異小師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大司馬言邦國之制四者授田皆有三等經與注皆可據也而後儒之誤分誤釋異以為同同以為異者其誤有十試列言之大司徒言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承上凡造都鄙言之則不易一易再易之制自屬都鄙近儒如胡氏匡衷沈氏彤程氏瑤田王氏鳴盛金氏榜皆以不易一易再易為都鄙之制是大司徒言不易一易再易之制當屬之都鄙無疑而惠氏士奇乃謂大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遂人有上地中地地下地易謂休不耕是為萊六遂之萊即六鄉之易又謂惟六鄉地狹故有不易之田大司徒言都鄙之制惠氏乃以為言六鄉之制惠說雖本縣師鄭注郊內謂之易賈疏然賈說非注意

三禮通釋卷五十五

五

并非經意也惠氏據之其誤一也六遂邦國土地有萊經注皆
有明文六鄉亦然經文似無可據然遂人之注曰遂之軍法
追胥起徒役如六鄉小司徒之注曰鄉之田制與遂同是
鄉遂授田固同制矣遂人以下劑致毗注曰民雖受上田中
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旅師新毗以
地之美惡爲之等注曰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
五口以下授以下地鄉之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
五人遂制同之是鄉之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也鄉之中地
卽遂之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鄉之下地卽遂之下地田百
畝萊二百畝也鄉詳軍制故言人數而不言畝數遂詳田制

三禮通釋卷五十五

六

故言畝數而不言人數鄉遂邦國皆曰上地中地下地仍其
文以互見也鄉遂邦國皆曰上地中地下地而都鄙則曰不
易一易再易殊其名卽異制也而鄭氏鏐乃謂小司徒言上
地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又王氏
鳴盛謂小司徒六鄉大司徒都鄙授田法與井牧同遂人六
遂大司馬邦國授田法與井牧異王氏又謂六遂惟上地田
百畝萊五十畝較六鄉獨多六鄉與六遂邦國其制無異而
鄭氏王氏均謂其制不同其誤二也鄉遂邦國土地有萊都
鄙上地無萊是異於鄉遂邦國者乃都鄙之制而鄭氏鏐乃
謂異於遂與都鄙邦國者乃六鄉之制王氏鳴盛又謂異於

遂與邦國者乃鄉與都鄙之制其誤三也六遂上地有萊而
六鄉邦國制與之同都鄙制則與之異而江氏永乃謂遂人
之所謂野實兼都鄙大司徒言都鄙授田之制與此經相表
裏大司徒言其畧此言其詳非有二法也遂人六遂上地有
萊而大司徒都鄙不易之地無萊二者實不相侔而江氏乃
合而爲一其誤四也鄉遂邦國土地各皆有萊特都鄙不易
之地無萊而蔡氏德晉乃謂大司馬所令之賦自鄉遂以達
於邦國都鄙皆一法又沈氏彤謂大司徒制都鄙不易一易
再易之法畿內及庶邦一概同之鄉遂邦國都鄙授田之制
特都鄙爲異而蔡氏乃概以大司馬所令邦國之賦沈氏乃

三禮通釋卷五十五

七

概以大司徒所制都鄙之法其誤五也鄉遂邦國都鄙四者
授田各有三等而鄉遂邦國皆曰上地中地下地故雖上地
亦有萊上地既有萊自無如都鄙有無萊之不易地矣都鄙
曰不易一易再易不易之地則無萊不易之地既無萊自無
如鄉遂邦國有有萊之地矣而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乃謂家
止百畝則爲上地之上者而終不易百又五十畝則僅爲上
地而或易或不易大司徒與遂人蓋各有二等彼此相備故
畝數不同而同也周官頒田異同說謂百五十畝而歲種其
三之二則歲休其一也休其一而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
易者少易止一歲而不易連二歲其地特稍遜於皆不易耳

此又上地與不易者之等所以異而同者也鄉遂邦國上地有萊而都鄙不易之地則無萊沈氏乃謂都鄙與鄉遂邦國各有百畝與百又五十畝二等又謂百五十畝稍遜於百畝二者雖異而同不特與注相違即與經亦不相合王氏鳴盛謂此說無據而近於鑿是矣其誤六也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惠氏士奇誤以為康成說易者休而復種史氏所謂更迭而種見周禮訂義惠氏士奇所謂人勞多瘡土勞多瘠故必休之而土乃肥其所謂休者非棄之也有雜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有草人土化之法以物其

三禮通釋卷五十五

八

地有稻人揚芟之法以作其地如是而休一二歲然後復種則土加肥美其收數倍於歲墾之田如何休謂肥饒不得獨樂境墾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張晏謂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謂古制三年爰土易居也若班固則謂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乃秦晉之爰田非周官之易地也或以當周官之易地其誤七也鄉遂邦國之萊與都鄙之易名異實無大異鄉遂邦國上地百五十畝中地二百畝下地三百畝與都鄙不易之地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皆先王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之定法不容稍有損益而或乃以易為已耕之土而休之則萊為未耕之土而墾之

六遂加萊者先王於授田之時寓墾荒之術也易與萊名異實無大異而或乃分之為二鄉遂邦國授田三等實先王之定法而或乃以為墾未耕之土且鄉遂邦國同謂之萊而或乃特謂六遂加萊其誤八也孟子王制竝言一夫授田百畝此言百又五十畝或二百畝或三百畝似不相合不知孟子王制因代耕之祿而計五等農夫食人之多寡以為差故專言所耕不及地等而地等固在其中也而萬氏斯大周官辨非乃據孟子王制言一夫授田百畝以誣鄭注因以誣經謂此分鄉遂都鄙孟子言百畝而徹又言鄉田同井何分鄉遂何分都鄙攷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野與

三禮通釋卷五十五

九

國中何異都鄙與鄉遂邪何言孟子不分都鄙與鄉遂邪又攷春秋傳晉侯請隧不許韋昭云隧六隧也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金氏榜據大司徒令邦國為比閭族黨州鄉之制以韋說為得其實孟子所云乃侯國之制據韋氏金氏之說並遂無之何得據孟子言周之田制不分鄉遂以相難邪萬氏之論似以孟子一書鄭氏未嘗當目孰意鄭氏之注匠人固據孟子以定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邪其誤九也大司徒言不易一易再易為都鄙之制遂人言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為六遂之制而六鄉邦國同之司徒遂人等職經注各有可據乃其注載師

職之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鄉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注縣師職又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前後自相歧異程氏瑤田據匠人注先鄭言畿內井田爲采地及采地之所在與小司徒相爲表裏又引戴師與詩春秋論語孟子相提而論分別畿內畿外公田之有無然亦不爲戴師幹旋之使與大小司徒之義相比附謂鄭氏說經於所聞異辭難主一說者但依經釋之亦聖人多聞闕疑之指是也而胡氏匡衷周禮畿內授田攷實乃謂鄭君前後二注自相違戾又謂鄭君載師之注其所論授田之制則非但知核異同之迹遂昧夫闕疑之義其誤十也

三禮通釋卷五十五

十

三禮通釋卷五十五

南海桂 壇校字

三禮通釋卷五十六

臣林昌彝學

宅

廬

廬

周禮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皆夫一廛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曰宅不毛者有里布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又曰亟其乘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又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趙岐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人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班固曰井方一

三禮通釋卷五十六

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又曰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麻殖於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何休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夫一廛者國中之居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所謂在邑曰里是也廬者田中之居也所謂廬舍二畝半是也何休范甯趙岐皆云廬二畝半廬舍二畝半而廛亦二畝半則五畝之宅合在野在邑言之耳其在邑則春出於野詩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是也其在野則冬入於邑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嗟我婦子曰爲改

歲人此室處是也詁經精舍文集載顧氏廷綸五畝之宅說云古者民居之地有宅有廬有廬在都邑曰宅在市曰廬田中廬舍曰廬宅可通於廬廬不得名爲宅載師之職以廬里任國中之地鄭康成曰廬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此宅可通於廬之證也信南山詩中田有廬鄭康成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以便田事孔穎達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此廬不得爲宅之證也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又云在楚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楚冬則畢入於邑趙岐注孟子遂定爲廬

三禮通釋卷五十六

二

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言五畝案匠人營國地方九里面朝後市左祖右社餘六區爲民廬無論六區之地非鄉遂之民所能容而一歲中令民兩次遷移亦甚煩擾不成政體食貨志所謂邑卽易訟卦邑人三百戶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之邑與城邑不同趙氏以井邑爲城邑而撰爲冬入保城之說其誤一矣穀梁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窳葱韭盡取焉載師之職以場圃任園地鄭康成曰圃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爲場賈公彥曰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爲井窳葱韭者故得種樹果蔬之屬然則在田之二畝半種樹果蔬之屬並不樹桑漢志所謂田中不得有樹恐妨五

穀也趙氏因班氏有二十畝爲廬舍環廬樹桑之說遂謂城邑之居亦二畝半其誤二矣不知五畝之宅在國中不在中田中田自名廬不名宅載師之職凡任地國宅無征鄭司農曰國宅城中宅也園廬二十而一鄭康成曰園廬亦輕之者廬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桑而疆場有瓜賈公彥曰以其廬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是廬無穀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爲井窳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卽此可見五畝之宅非廬井邑居各二畝半矣載師之說又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曰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亦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爲證遂人職云

三禮通釋卷五十六

三

上地夫一廬田百畝鄭康成曰廬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此則鄭注之尤可據者賈公彥曰百畝與一廬別言之則此乃是廬里任國中之地然則孟子五畝之宅與百畝之田別言之其不兼田畔二畝半之廬舍抑又明矣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間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一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

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居也此易曉也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雜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只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制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邱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民若有城如費邑邠邑所稱都邑者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稍可據然而趙岐注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文或有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廩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

三禮通釋卷五十六

四

周禮載師氏明有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即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廩與園宅園廩農民所居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廩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爲邑則必邑中有里居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郭乎韋昭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云入保毛氏說未免於牽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

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適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以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一廩市廩也但爲士族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廩二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於時廬旅毛傳云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注云一夫受田百畝公田十

三禮通釋卷五十六

五

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按許於廬義與下廩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廩皆二畝半也趙注尤明里即廩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廩遂人夫一廩先鄭云廩居也後鄭云廩城邑之居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廩里者若今云邑居廩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廬不曰二畝半於廩曰二畝半以互文見義

三禮通釋卷五十六

南海桂

壇校

三禮通釋卷五十七

王制論侯國官制



王制述侯國官制林氏喬蔭謂其難解今據王制首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則侯國但有卿及下大夫而已而又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則卿之外又別有上大夫也其言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則小國無三卿矣而又曰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小國又有三卿也且其言大國次國小國皆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則固無中下之士矣而

三禮通釋卷五十七

一

又曰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則又有中士下士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為有上大夫者是就下大夫之中分上下二等其中士下士亦是就上士之中分之然三卿可分三等以大夫士皆有三等不宜卿獨無也上士之分三等已屬附會顧猶可以為說以上士有二十七人三分之一等各為九人若下大夫則但有五人何以分為二等將二人半為一等乎至其注小國二卿則以為小國亦有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既疑其文之有誤脫又疑或者見畿內之國二卿夫此之大國次國並指畿外之侯封不應于小國獨舉畿內至以為文有誤脫是與吳氏徐氏輩疑

三禮通釋卷五十七

二

為錯簡欲移之于上士二十七人之下者何殊無稽之言亦無聊之解也嘗即前後經文反覆釋之知其並無訛脫而其義且井然自有條理蓋所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以及次國小國卿異而大夫士之數皆同其文正繼于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下彼是言王朝三公之屬則此之所言亦即從王朝之三公推之故下文即又繼之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方伯之國即大國也三監即大國之三卿命于天子者命于天子即是天子使之其爵以王之大夫與命王之大夫四命上公之孤亦四命則此之三監既是大國之三卿亦即上公之三孤矣然典命止言上公之孤則安知其非一人而必為三人者以燕禮及大射儀皆侯國之禮而皆有諸公之位則在卿大夫上注以大國之孤釋之然稱之曰諸公則所謂公者固不止一人矣且以左傳證之文公六年宣子始為國政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是大國之孤非止一人而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徹冕命士會為太傅則又孤之命于天子之事也若次國則亦有三卿而天子之所命者二晉為侯爵是次國故止見二孤而齊使管仲平戎于周王饗以上卿之禮管仲辭以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二守者天子所命之二卿其一卿命于其君者雖不得謂之孤然

亦與天子所命之二卿同聽國政謂之曰宰聘禮所云宰命司馬戒眾介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是也亦稱太宰曾子問言君薨而世子生之禮云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而左傳魯之羽父名見于經既已爲卿復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則太宰在卿之上可知又鄭之子皮方執政爲上卿趙孟曰武請于冢宰卽指子皮而楚以蔿敖爲宰齊桓公使鮑叔爲宰皆是執政之稱則一卿之命于其君者雖無孤之四命而固與大國之卿同爲三命矣與其二卿同執國政則亦同爲其國之監故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監不言數亦不分大國次國小國則其爲通稱審矣是

三禮通釋卷五十七

三

國皆差以參故曰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若上上一則中士三而下士六云其有者正以別于三監之下但有元士無中下也苟以其有是或有或無之辭則章首之叙官不宜以中下士與上下大夫並列爲五等矣然同爵之中又各以上中下分爲三等據左傳杜洩之言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南遺以冢卿稱季孫爲司徒爲上司馬爲中司空爲下矣大夫本有上中下三等侯國既以上大夫爲卿則其中大夫遂進而爲上大夫而與下大夫僅爲二等然此以中大夫進而爲上大夫則亦以其爲上大夫也而稱之曰小卿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三卿之長一人三卿之下者亦止一人今其位在賓西與卿不屬而又云東上則不止一人是小卿別于下卿乃上大夫之亞于卿者也又云大夫之席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北上則大夫亦不止于五是以尙書牧誓立政並于司徒司馬司空之下繼以亞旅而左傳成公賜晉司馬司空以一命之服亦並及亞旅亞師中大夫之進爲上大夫稱小卿者旅則眾大夫也獨是小卿及眾大夫皆侯國自置之官非若監與三卿五大夫出於王朝之所立所設所傳則其命數亦但係於已國之君而不達于天子故其命數並須以次而加不若典命所稱掌於王朝者一成不易無所增減也觀左傳昭十

三禮通釋卷五十七

四

二年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後更受三命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爲卿晉魯皆次國而皆有再命及一命之卿與典命所言卿皆三命不同者此爲其君之所自命不達于王朝也而鞏朔以上軍大夫獻捷于周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則亦謂其君之所自置者命數不掌于典命也然雖不掌于典命隨其君之以次而加而又不得以無制故王制特著之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大抵視典命所言皆降一等明其爲侯國之君所自命者故與典命不同而極上不得過三則正避于典命所立之等以別公私內外之差也至於司徒司馬司空爲王朝太宰所設之參三等侯國皆然無多寡之異而三卿既自有上中下之差則國等亦因以有別故次國上卿之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則上卿之位當次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皆遞降一等而再以其數推之則大國之上卿當次國之君次國之上卿亦可當小國之君是以左傳載叔孫婁之言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由此言之王制之言與周禮正合安得謂其文有誤脫亦安得謂畿內畿外與夫夏殷周之各異也哉會子問言諸侯朝于天子及諸侯相見皆命國家之五官而後行先

三禮通釋卷五十七

五

儒以五官卽五大夫然五大夫皆三卿之佐不宜舍其長而專命其佐案左傳列國之君卿司徒司馬司空而外多有司冠而魯又有夏父弗忌爲宗伯卽會子問言君薨世子生之禮亦有大宗之名大宗卽宗伯然則司冠宗伯卽中大夫之進而爲上大夫者爲之大射儀所謂小卿尙書之所謂亞者也并三卿爲五五官之義蓋如此也

后

夫人

九嬪

世婦

三禮通釋卷五十七

六

御妻

后之尊配王故王有三宮后則有三夫人三公之屬有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夫人之屬則亦有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且王官三公之外有六官以分治六職則后官三夫人之外亦有世婦每官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以分治六宮之職內外之官兩相匹對昏義之文本無可疑惟夫三夫人之名不見于周禮而天官序官九嬪以下皆無其數且世婦既見天官而春官復載故諸儒多生疑義然考酒正職有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漿人職又有致飲于賓客之禮猶之三公之職不見于經而其命數朝位未嘗不見

于他官特以其總眾職非分職者故不之及三夫人與三公之例一也惟是后雖匹下而其事稍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其屬之所掌亦皆總會庶政而不得以其一職獨見若女官則祇三夫人總舉內職以佐王后而其下皆各有婦職婦職卽其職也故九卿以下不屬于太宰而九嬪以下太宰得而檢察之六官之卿大夫士各自爲職而六宮之卿大夫士則統爲禮事而屬于春官且六官每官卿一人而六宮則每宮卿二人陽奇陰耦之義也六官之貳皆中大夫六宮之貳則下大夫六官之考皆下大夫六宮之考則中士天尊地卑之義也六官之殷有三等士輔有一百五十人而六宮無

三禮通釋卷五十七

七

殷輔正二十人則外治繁而內治簡之故也是王與后之異也然九嬪以下之職太宰雖得考之而其官本非太宰之屬故序官不具其數以其屬于三夫人者與三公之屬一例則是后與王之無異也先儒不明其故以爲世婦以下有婦德充之無則闕然旄人舞者眾寡無數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序官之例皆明著其故則此之不具其數亦當如注之說正言之不宜但有其名直等于夏五郭公之闕文也且九嬪明是九人曷不曰嬪九人而但稱九嬪乎若春官之世婦與天官世婦名同實是猶女御之名既列世婦之下而內司服縫人等職又各有女御以爲之屬則春官之

世婦蓋亦選有婦德之人充之使分治六宮之事乃賈疏以爲此卿大夫士並是奄人夫奄之得命爲士者僅見內小臣之四人蓋賢而爲之長者然數止四人爵止上士而已審如賈說則此輩之得列爲卿大夫士者合六宮有數十人是宦官之禍周禮實爲之濫觴矣柯氏尙遷謂以內外宗之有齒德者爲之然外朝命婦入主王宮之事既于事理有乖而舍其從夫之爵別署卿大夫士亦爲無據近儒或以此與天官之世婦同是一職而兩見者是周禮爲草本末及歸併之故此吳江沈氏形之說然他職並無復出何獨于此留罅隙以滋後人之疑亦屬無稽之言至若九嬪職所云各帥其屬以時御叙于

三禮通釋卷五十七

八

王所女御職亦云掌御叙于王之燕寢夫御而曰叙正易所謂貫魚之義家語當夕之說亦是此意所以廣蠡斯之仁而杜緣衣之漸也御者侍也使之分夕而侍于王所耳後人誤認爲御幸之御子是疑鄭注之誕井及昏義曲禮以爲王宮女寵之多夫關雎麟趾詩美之矣而褒妲止以一人則蠱王心而敗王度者固不在人數之多寡况六宮以及三夫人之屬統而計之不過二百四人佐王后以治內政亦奚爲不可備其數也哉

三禮通釋卷五十七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臣 林昌彝學

近郊

遠郊

周禮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或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豈成周之賦不盡十一乎謹案周井田制寓兵于農鄉遂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辨夫家之眾寡則五家爲比經田野之井牧則四井爲邑會萬民之卒伍則五人爲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皆于井田之農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一

寓之以兵其田賦皆什一蓋田賦爲車甲馬牛之供以作六師豈可于什一之外復有所加而且參差不齊者乎蓋嘗攷之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井田之漕特三農之生九穀耳其外尙有園圃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等是皆有以生財者也故以九賦斂財賄有邦中四郊邦甸家稍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幣餘等賦固非特一田賦也而亦自參錯不齊如是而可知載師之任土矣蓋載師之任土未嘗及井田也皆于井田之外凡有財賄之出者任而征之也故其任地之法國宅無征國宅者國中之宅凡官府治事之所皆是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者廬民廬市廬皆是卽上文以廬里任國

中之地者是也園場圃也此園圃毓草木之職卽上文以場圃任園地者是也謂園廬利微故征二十而一也近郊十一者卽上文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者是也宅田卽中田有廬之田土田士之家所受之田賈田賈民家所受之田此田皆不井授無田賦故亦征十一也遠郊二十而三者卽上文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者是也官田謂比閭族黨州鄉之官所受以爲祿之田也賞田卽司勳所掌賞賜之田也牛田牧田謂牛人牧人所受以藪牧之田也官田賞田于常祿之外格外之優牛田牧田養蕃鳥獸其利較厚此田亦皆不井授無田賦故征二十而三也以上近郊遠郊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二

之所謂田不井授者皆小司徒所井牧田野之餘山陵川澤之旁疇零之田不可畫井故令載師任地而征之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此卽上文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是也甸置六遂故曰公邑稍縣都皆畿內公卿大夫之采地田皆可井賦則百乘千乘不一其外尙有虞衡藪牧關市山澤之賦故征其十二也惟漆林之利最厚故征二十而五耳蓋太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職未嘗不首農稼而寓兵于農司徒司馬二職相爲維持聯絡言之甚悉矣農稼之外其職其賦不一要之載師之任土非任井田也則其所征自參錯而不一齊而成周田賦之什一固未之或改也試卽經文兩征字詳

味之其非田賦顯然矣此如後世之襍稅凡鹽鐵茶馬之類所以佐軍國之需者幾與正賦相等故于農田之外別立載師以任之

宅田

士田

賈田

官田

牛田

賞田

周之賦祿以田王者居九畷之田牧經八以食兆民是以天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三

子一圻諸侯一同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眾一旅田一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田萬畝畝一鍾詩曰俶彼甫田歲取十千卿之祿也自此以降至卑隸食職其稅一夫田百畝與庶人等為庶人在官者其無田者或有辜奪之既老歸之去國收之及外人之來與官吏承乏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否則皆有田田百畝夫一塵謂之戶故詩曰三百塵易曰三百戶一畛十夫楚葉公子高有存國之功食田六百畛功崇者祿加豐也荀子曰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楚莊王謂共雍曰有德者受爵祿有功者受田宅二者女無一焉宅在邑故田宅謂之田

邑周之衰也大夫刺幽王曰彼彼有屋菽菽方有穀豈非

小人在位有宅有田歟祿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田魏公叔

痤為將與韓趙戰而勝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惠

氏士奇云賞田亦謂之祿也公叔痤讓功于吳起巴甯釁襄

于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甯襄各十萬王曰公叔長者

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此司勳所謂加

田康成云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一說加田官宰之

田也晉語官宰食加若齊鮑國為魯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故國征不及焉晉惠公賞以說眾作轅田轅爰秦孝公用商

君亦制轅田皆賞田也管子曰賈田者官賈之田官田者官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四

工之田晉語工商食宮管子云賈知貴賤不為官賈工治功能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然則工商不在官者不與分田周書云縣鄙商旅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言能招來外商三人則與之一夫之田也白虎通云一夫一婦成一室漢田令商者不農康成謂賈田在市賈人家所受田蓋在官之賈歟牛田牧田皆芻牧之田若青之萊夷秦之胡苑魯牧在野周牧在郊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薦草多衍六畜易蕃之地也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近宮耕者近門工賈近市齊使弗鄭為宅掌宅之官也 是為國宅宅必有田故曰宅田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祭統古者于禘賜爵服于嘗

出田邑田邑者田宅也康成以爲國地其不然乎左傳衛公孫免餘曰

唯卿備百室下有上解亂也邑謂十室之邑百邑則田一成

師上士非所謂士食田者卿晉侯賞桓子秋臣千室千室者

千夫之田桓子上卿千室猶百邑也古者井有定邑無常易

日改邑不改井康成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

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孔疏謂一成九百宮室室巷

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通率其地不易而易一家而

受二夫之地故定稅三百家然春秋大國之卿其田不過一

旅一旅之田不過一成如其說一家受二夫之地當定稅四

百五十家言一旅者舉成數也三百戶不滿一成以田賦祿

而予之以不食古之人臣苟非有功不得食邑載師所謂宅

田賞田是也說文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

郡說本周書而王制則云天子縣內有九十三國其說多依

孟子然皆不合周官

夫布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五

周禮載師凡民無事者出夫家之征蓋民有夫則有家有家則有里夫出口泉故布以夫名家給繇役故役以家名里樹桑麻故樹以里名夫布者一口之夫家征者一夫之家里布者一家之里也征有弛舍惟賢能老疾貴者服公事者而閒民不與焉故使之出三日二日一日之力征而田與追胥轉移執事亦在竭作之列所謂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是也後鄭謂家征者出土徒車輦失之又謂里布二十五家之布罰一家而使出二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且不毛與不耕孰重宅不毛者罰布一里田不耕者罰粟三夫趙商嘗疑而問焉康

成亦不能言其故矣宅之所處爲里里者居也夏官量人所

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屋在田故田不耕者出三夫之屋粟

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布也夫征卽夫布惠士奇

云漢律民不繇貨錢二十二謂民出貨錢以給繇役每家二

十二錢蓋漢之家征如此則閒民反重其征必不然矣漢律

文解且民之無事者爲閒民公族之無事者爲遊倅等閒也

而貴賤分故公族之無事者諸子掌之國征弗及而民之無

事者入衛于宮則宮伯有徒役之事出耕于野則載師有夫

家之征夫家猶徒役也國家既養而長之又重征以困之有

是理乎稟人職外內朝有冗食卽宮中之人民而謂之冗食

者許氏說文云人在屋下無田事然則冗食卽閒民也康成

謂留治文書若今尙書之屬諸直上者則凡外內朝之散吏

趨走給召呼之屬亦皆閒民爲之矣此民無家事而服公事

者卿大夫舍而弗征則載師亦不得而征之也春秋魯作三

軍各征其軍注謂征其軍之家屬孔氏疏云丁壯從軍者官

無稅其家屬不入軍者稅之閒民出夫家之征蓋以此閒師

凡無職者出夫布案無職者謂閒民也轉移執事當家之塵

地不事故云無職夫布者謂一夫之布如後世口率錢是也

夫本無布閒民無職乃罰之使出此布也注以夫布爲百畝

之稅與載師之出屋粟爲重征且罰之過重令有不行載師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六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案宅不毛者謂宅不種桑麻者也里者謂居里居之廛也園廛二十而一卽里布也所謂布縷之征是也有里布者謂罰之使出一廛所征之布也若使出二十五家所出之布則其罪止宅不毛其罰不亦太重乎凡田不畊者出屋粟案屋粟者三夫之粟上地可任者家三人故正夫餘夫共受夫三爲田屋之田故有屋粟之賦所謂粟米之征是也今受田而不耕無論中地下地亦使出一屋之粟以罰之謂罰使出上地家之賦也謹案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夫家者卽夫屋也閭民無職而有事故罰止于出夫布今無職無事則不特如閭民之出夫布而已而且如受夫屋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七

附周禮田制軍賦辨

周禮王畿千里以郊甸削縣都五者爲節而田制軍賦出焉稅以夫計車以乘計可以考知其數者里也而田或三分而去一或于三分所去六而存一民或一家受二夫之田或六家受十三夫之田賦或家出一人或十家出一人皆隨地之遠近內外而殊康成言之詳矣而後人之所疑者有二治溝

洫夫稅鄉遂當與都鄙同去也都鄙去車不得不與鄉遂變通也二者皆康成之所未言謹爲釋之案鄉遂制田以溝洫都鄙制田以正甸是以都鄙有治洫治澮之夫而鄉遂則否無他形勢使之然耳十里爲成百里爲同此都鄙之制也是故成中有甸甸方百里居一成之中則旁餘一里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居一同之中則旁餘十里甸之外無洫至成而後有洫故十里爲治洫之夫六十四成之外無澮至同而後有澮故十里爲治澮之夫溝洫之地可以十里百里計而不爲成則無甸是故澮與洫遇而有百夫川與川遇而有萬夫百夫之田九遂九溝九之而爲十里萬夫之田九澮九澮九之而爲百里無餘也無餘則安得有治溝洫之夫哉據此則鄉遂之溝洫受田出稅之家自治之而已自治之而猶稅之者稅輕也都鄙之稅重故不稅其治洫治澮之夫以是爲均而已矣遂之稅與都鄙同而其受田也率六家而餘一夫故稅雖重而不困蓋其所常稅者家止二夫而不及其餘夫則與不稅治洫治澮之夫何異也

六遂十二同百八萬夫十八分
之十三遂之法二十萬夫餘七
十八萬夫受田者有三十六萬家依六
鄉受田多六萬夫當爲不出稅之夫
錢氏塘云夫有其夫
而洫之然後去其稅既無其夫則何稅之去乎論者以康成
明言都鄙出田稅之夫而于鄉遂不言因謂其間治溝洫之
夫出稅與否尙未可定不知康成言六鄉定受田十二萬家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八

卽出田稅之家也不出田稅者特六鄉之六萬夫耳然固三十六萬家之所受也六家受十三夫之田故知六萬夫卽三十六萬家之所受是無不出稅之家矣然則鄉遂不言出田稅而都鄙言之何歟曰都鄙言之者稅止于甸也鄉遂不言者稅不用甸法也稅止于甸而田不止于甸不言出田稅之家則受田者皆出稅矣故特言之明其與鄉遂異也此康成之微意歟鄉遂都鄙之田制既異則其軍賦亦異故鄉遂乘七十五人都鄙乘三十人大都鄉遂出二千乘都鄙出八千乘是爲天子萬乘論者謂都鄙不稅治洫治澮之夫亦當去其賦如此則車多人少不得不借鄉遂以足之此又不然治洫治澮之夫闕其不出稅未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九

聞其不出賦也都鄙之賦不計甸而計成信南山箋曰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斯非計成出賦之明文乎論者以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爲賦止于甸之證不知此卽班固所謂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丘城池居邑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者也如其說則有甸無成矣一同除百井卽旁加之十里也則一成無成是無治洫治澮之夫而亦除旁加之一里而同惟百甸鄉遂各七萬五千家出車二千刑法志僅出此亦不合于周官蓋箋所云者侯國出車之法也康成于周禮特言畿內出車故依王制三分去一之說稍

縣都所去不及三分之一則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計其受田之家仍得三分之一通以一家受二夫之田不離三分去一而以其所餘者爲成于是周禮可通而成亦必出賦成既出賦則都鄙不患其人少矣是故三分去一亦三分取一則削縣都八十四同之中取其二十八同已足共八千四百乘之數三分取一卽三分去一及一家受二夫也二十八同上地加百畝凡二百五十二萬家以十家出一人一乘三十八人率之正得然則成出一乘者以下地爲率要之三百家而出一乘則雖以通之中地上地可矣下地三乘九百家出成九百家出三乘都鄙所出止八千乘則三百一十五家而出一乘置二百五十二萬家如八千而一得是數以除稍縣卽無是故稍二十同百八十八萬夫受田六十萬家出千九百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十

五乘縣二十八同二百五十二萬夫受田八十四萬家出二千六百六十六乘都三十六同三百二十四萬夫受田百八萬家出三千四百二十九乘十八分之十三率之稍去五十萬夫而得大率二十分而去一以得其所去之乘卽可以得其所出之乘八十之四卽二十之一置常率同出百乘以今去百七十一乘以轉減如是而都鄙之人固有餘也何必取之于鄉遂哉然則據錢說是鄉遂之所餘出賦乎蓋以鄉所餘多商賈芻牧之人受其田遂所餘則餘夫出耕之田也皆非正卒烏得而出賦餘夫不足以盡遂之所餘六遂公邑之田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當爲二十八萬五千家所受餘夫四則尙當有

商賈芻牧之人載師特言其畧耳且都鄙受田豈皆正卒出賦者乎經郊有賈田牧田遂有餘夫取都鄙三百家出一乘以其在通率非謂鄉遂獨有此等入也然都鄙亦當持少野故耳但以通率率而從而變通焉通計王畿千里受田三百家出一乘為通率鄉遂俱家出一人是為變通則鄉遂有出賦不出賦之家都鄙有出賦不出稅之家而曰制軍賦以明二者之疑以釋矣

附辨四明萬斯大周官辨非之誤

士不通經如盲者索墮而泥古之害甚於焚經周官三遭大厄皆不善用之過非經誤之也要其廣大精微自有不可沒者在四明萬斯大獨決然以為非其大意有二一曰官冗一曰斂重而已不知周道尙文禮制大備設官繁瑣時勢然也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士

大司徒以土圭之灋至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萬氏斯大謂周若果以土圭求地中洛誥何得不言案萬說非是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河洛天下之中故商亦號殷殷中也周繼殷已知洛邑為土中無所用測故誥不言不得以誥不言斷周無是法也萬氏又謂先儒以陽城為地中周公若求地中何不都陽城不知周之時地中實不在陽城在洛邑也司馬公曰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

中當隨而轉移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此論可破萬氏之說矣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至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萬氏疑官多而地不足以給案王畿地方千里載師注計夫不計井故方千里為九百萬夫去其三分之一為六百萬夫若計井而後計夫則方千里而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之一為田止六十四萬井夫亦止五百七十六萬有不易有再易有一易一易者二而當一再易者三而當一通三等約為二百八十八萬夫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公田止三十二萬夫通計六官祿田去二十萬六千七百四十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士

餘夫尙餘二萬四百八十夫本吳江沈形祿山考地亦不患不足矣且成周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顧命召太保爽芮伯彤伯畢公毛公是六卿中召毛畢亦兼上公也邛氏吉甫謂以此推之知周官亦有相攝者官攝則祿又減矣故職雖多而田常有餘常制外且有加田至於祿田之頒士以下養之沒身而已其受采地及有賞地之官又皆得世其祿地何嘗不給乎萬氏疑地不給至極其弊於重斂病民亦誣矣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萬氏疑人至五十疆極而衰給役不宜至六十六有五案

五十始衰猶未老七十乃曰老於是始傳家事於子明未七十猶能任事矣大夫七十而致仕明未七十尚勞於王事况庶人乎且準以六十還田之義六十以內尙能力田豈不能給役耶鄉飲酒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養老雖及五十實與六十者有間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祭義五十不爲甸徒記禮者各采所聞爲言不可以疑周官

牧人掌牧六牲至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

鄭注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望祀五嶽四鎮四瀆外祭謂表貉毀事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萬氏據郊特牲洛誥謂祭天祭先同用騂與經合是也據祭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圭

法燔柴泰壇瘞埋泰折用騂犢謂祭地同用騂非也陸氏佃云此合祭主天而已故雖瘞埋猶從祭天之牲卽祀北郊應用黝犢明祭法所言非南北郊分祭之常禮則祭地非用騂矣萬氏又據禮記論語謂社稷山川皆用騂亦非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偶爾非常典詩殺時牲陳氏祥道謂此社稷之用黝則社稷非用騂矣山川各隨其方色南方用騂餘非專用騂以騂是時王正色故夫子特舉之如詩來方禋祀特錯舉騂黑言耳月令命宰祝巡行犧牲察物色必比類孔氏類達曰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如五方各異其色是比也太皞配東亦用青是類也月令呂不韋采周書作其言

正與周官合若全用騂何以云察物色必比類也萬氏反謂望祀各以方色大類月令所乘所駕所衣所服各隨方色而不同斷以爲非周公之制豈以月令皆秦制乎誤矣天子有事告祭爲類爲宜爲造禮皆殺於正祭禘卽貉將祭有司先設表於陣前故又謂之表貉其禮更殺周書權匡解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凶札殺禮周制實然則外祭毀事用龍亦皆無可疑也

載師凡任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案鄭漁仲六經輿論經文旣曰凡任地則是地而非田園廛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酉

漆林皆非田也園者雜貨所產廛者百貨所集先王抑末之法以在國園廛可輕故二十而一自郊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漆林之地其利厚則非二十而五不可緣上文言任地言園廛則知下文所云皆承園廛之文朱子亦謂載師乃任地之法爲士大夫之有土者言民無職事是其家所養浮泛之民故稅重園師無職者出夫布是轉移執事無常職之閒民故稅輕是載師一職專爲抑末作崇本務設故法與他處不同萬氏以取民不過什一疑二十而一以下皆小人聚斂之說是誤以地稅爲田稅也而不察立法之本意也

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

而不用令者罰之

萬氏謂奔者不禁是作周官者見周末時俗有男女相誘如
溱洧詩所云而官不禁者遂以為周禮固然而遂筆之案孫
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九月即有昏娶至冰泮農業起
則昏禮殺也毛公詩傳多用其說據此則仲春正昏娶殺禮
之時故有故而遲至於此禮雖不備官可不禁葉氏亦謂奔
非彘中所謂奔萬氏以為即詩所刺之奔誤矣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萬氏據武成文謂有天下尚不輕言兵器疑質人所掌為春
秋戰國時事非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周月時訓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五

蔡邕王肅皆云周公所作今案明堂月令七月天子乃命將
帥選士厲兵簡練桀雋五行大義引周書曰春為杜陣弓為
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六月為圖陣矛為前行秋為牝陣
劍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前行劉昭注補續漢書祭祀志魏
文帝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中亦備述載矛
載戟載兵載甲鐵鑿之儀與章帝元和二年詔中所云月令
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畧同周公非諱言兵矣何獨於
周官疑之若曰脩其備於上而下不得相賣買是秦所以亡
天下也豈可以例成周之治且王制固云戎器不粥於市兵
器不粥於市然又云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明中度即得粥

矣方氏愨謂乘出車賦兵車之粥不得禁夫兵車之制五
兵皆建於騎粥兵車必並粥兵器質人平其買宜也

凡治野至以達於畿

萬氏以匠人以九起數與井田之數相符遂人以十起數與
井田之制不合疑後儒襲匠人為文變九為十以示異案春
秋襄公七年傳正義曰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二十三年傳注
正夫隧正義曰隧正當屬地官蓋周制必實有遂人職列
國治之但名微異耳周禮先出河閒獻王以冬官缺購得攷
工補之攷工之出在周禮後萬氏反謂遂人是襲匠人為文
誤矣然則溝洫起數與井田有合有不合何曰皆合也田實
九夫兼溝計有十夫之地故云十夫黃氏度之說得矣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六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

案覲禮諸侯覲於天子下皆言會同事統名為覲明覲亦諸
侯見天子之通稱猶凡臣見君皆可言朝耳且大夫出聘私
覲亦謂私覲明覲又可通於下萬氏不以此為疑獨以遇非
盛禮疑非見天子之名非也名之為遇正欲其若不期而至
耳易爻辭周公所作睽九二曰遇主於巷爻位五為君二為
臣當睽之時臣欲與君合當委曲竭誠以感動至尊而公但
以遇言明不以近於簡為嫌則諸侯見天子有以遇名是周

公之意非後人僞撰也詩公尸來燕來宗傳宗尊也箋云有尊主人之意諸侯入爲尸得言宗夏見豈不可言宗萬氏謂天子不得而宗謬矣後鄭云覲禮存宗遇禮亡夫不惜其禮之亡而以爲無是禮不可解也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案檀弓死而不弔三一爲畏畏謂兵死夫死有不兆則葬不得入兆域亦宜春秋時此制尙存故傳載趙簡子誓師語曰素車樸馬無入於兆卽兵死不入兆域之意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嬰資崔本作嬰杙杙讀坎謂先人墳墓兵死之葬不用常禮戰國時猶知此意也隋文帝仁壽元年詔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七

乃謂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命自後戰亡皆入墓域此不讀周官之過夫先王於死事之老孤皆有以養之其惠渥矣但以兆域之異微示鑒戒亦不爲刻又案冢人掌公墓辨其兆域是士以上所葬之地經云凡死於兵者蒙上先王諸侯卿大夫士言明此制實通於上不入兆域是爲人主不顧其身以譏武者戒此意甚深萬氏疑之過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

萬氏以呂刑重刑少輕刑多周官重刑與輕刑等爲疑非也舜典贖刑指官府學校之刑五刑未嘗贖也呂刑所言贖法則雖大辟亦得贖矣蔡氏謂穆王巡遊無度末年無以爲計

乃爲此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以示戒耳夫大辟亦得贖則民輕犯法其不能贖而死者亦必多且輕刑至于絲毫之犯皆麗於法民何所措手足班固以周禮爲中典呂刑爲重典是也不得反以周官五刑爲非周公之制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六

三禮通釋卷五十八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五十九

臣林昌彝學

禹貢五服自甸至荒

周九服五百里

書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銜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周禮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

三禮通釋卷五十九

一

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

三禮通釋卷五十九

二

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嬭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實為摯國語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文告之詞布令陳詞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兵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荀子曰諸夏之國同服同義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諸服至荒服終王已上與國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事也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注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夏之服甸侯綏要荒周語曰邦內甸服又曰先王規方千里自甸至荒凡五服服五百里則面二千五百里矣面二千五百里則為方五千里矣書曰弼成五周之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自侯至蕃凡

九服服二百五十里則面二千二百五十里矣加王畿五百而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則爲方五千五百里矣蓋夏服先甸後侯而甸卽畿也周服先侯後甸而畿非侯也夏之侯以當周之侯甸而綏以當周之男采周之衛蠻以當夏之要而夷鎮以當夏之荒特蕃服在禹貢之外陳氏禮書云周之斥大中國不過增夏五百里而已書曰彌成五服至于五千此夏五服之域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此夏五服之外也孔安國司馬遷王肅之徒其說皆然特鄭康成謂堯之舊制服五百里及禹輔而成之服加五百里則面相距爲方萬里故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是不知經傳凡

三禮通釋卷五十九

三

言萬國者舉盈數也孔穎達謂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數不同者直而計之以鳥迹曲而量之以人迹異耳此說是也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蓋漢儒記六國之時地域然也然則康成之誤不特禹貢而已其言夏衰夷蠻戎狄內侵國數損少商湯承之中國方三千里周公復唐虞之舊域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方五百里不過四方四百里者不過六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方二

百里者不過二十五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又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然職方之法蓋兼附庸言之安有四十六國之外復有百里者四十一爲附庸乎周之設法州建百四十六國而附庸在焉王制州二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非周制也王制言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然後總之以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

三禮通釋卷五十九

四

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則一代之禮也謹案小戴記王制爲商家畿內建國捷法加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加以鏡十千分之一人得一百文三十人得去三千文故國曰封方百里者三十國更剩七十故曰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七故曰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更剩四千零六十文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九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國五五二十五一人分去二十五一百二十人分去三千故曰爲方百里者三十更剩一千零六十文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惟以開方之法計之康成以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爲商禮以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爲夏禮惑矣天子之地或曰甸或曰畿曰圻或曰縣曰寰而後世猶有縣官之稱孰謂畿獨施於商周而縣獨施於夏乎康成溺於禹會萬國之說嘗曰夏縣內四百國又曰夏縣內九十

三國是自戾也

侯國及采邑貢賦之法

大司徒諸公之地其食者半侯伯之地其食者三之一子男之地其食者四之一鄭司農以食者半為半入于公半入于王三之一為一入于侯伯二入于王則大國貢輕小國貢重康成以食者半為王食其半三之一為王食其一則大國貢重小國貢輕然春秋傳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甸服也由此言之以為大國貢輕則異夫列尊貢重矣以為小國貢輕則又有卑而貢重矣二者之說皆非周制鄭氏又謂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國凡四都

三禮通釋卷五十九

五

而王稅以一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王稅以一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王稅以一句不知何據而言也陳氏禮書云所謂食者半則食不食之地各半也其食者三之一則不食之地二食之地一也其食者四之一則不食之地三食之地一也先王制地不必其實如此蓋以德尊者國大而祿重故其地嫩德卑者國小而祿輕故其地惡於是要其大率而為之法耳然則所謂食不食者非制貢之數也此與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司勳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其受地之法同

賦稅征斂之辨

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凡稅斂掌交言九稅而餘官言九

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征亦終之以賦陳氏禮書謂征賦者稅斂之總名征稅者賦之別稱斂者賦征稅之事而已荀卿曰刀布之斂田野之稅關市之征此又對言之然也周法邦中之賦則園廛二十而一四郊之賦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之賦皆無過十二若夫關市山澤之賦蓋十一而已凡此非出於口率也鄭康成釋太宰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或謂之賦然算泉之法特出於後世先王之時無有也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三禮通釋卷五十九

六

有五皆征之征之者役之也與禮記所謂征於鄉之征同義康成亦以征之為口率非是以上陳禮書謹案周禮有稱賦為稅者如掌交之九稅即大宰之九賦是也有稱賦為貢者如閭師九穀草木等貢即其所徵之賦是也有稱賦為斂且合稱為稅斂者如司稼所云斂法司書小司徒所云凡稅斂皆即他職所云賦是也有稱賦為征且合賦貢而稱以征者如載師園廛漆林之征夫家之征皆統以徵賦均人所掌之地征即凶札所免之財賦司市司關之市征征廛即大宰關市之賦又如司書所掌九正鄭氏詁為九賦九貢正稅大司徒所制地征即所以令地貢斂財賦皆是也凡此皆其義之可通

者也而亦有未可強通者如太宰小宰大府內府司會並以九賦九貢對舉則賦與貢有辨矣遂人以令貢賦起征役對舉則貢賦與征有辨矣且貢稅歛可以名賦而以之名大司馬所制之賦則不可賦稅征歛可以名貢而以之名大行人所掌之貢則不可則賦與貢稅歛皆有辨而貢與賦稅征歛又皆有辨矣不獨此也且賦曰九賦貢曰九貢稅曰九稅征曰地征力征即均之爲賦爲貢爲稅爲征而其不能無辨固昭昭也而軍賦之別於田賦朝貢之別於常貢更無論也蓋甚矣讀周禮之不可以不詳審也

三禮通釋卷五十九

七

三禮通釋卷五十九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六十

臣林昌彝學

夏貢 五十畝

商助 七十畝

周徹 百畝

詩公劉曰徹田爲糧又詩崧高徹申伯土疆論語有若謂魯哀公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左傳曰穀不過藉以豐財也穀梁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公羊曰古者什一而藉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三禮通釋卷六十

一

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陳氏禮書云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夏后氏之貢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者商人之助也兼貢助而通行之者周人之徹也周官載師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勸粟許慎釋勸爲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則同乎商王制言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氏以

為商制 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畝徹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孔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上或言作或言又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又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

三禮通釋卷六十

二

力故家五十畝而已必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會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畧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

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會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周禮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孔氏信南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滄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

三禮通釋卷六十

三

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滄滄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子言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之自言亦曰濬畝滄洫川始於周矣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百畝特丈尺之不同沈氏曰通鑑外紀云夏十寸為尺商十二寸為尺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曰

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
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
矣今謹案趙岐孟子注云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
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案梁皇侃
論語疏云
夏后稱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
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
故貶稱人而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
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而得之故曰人也今案白
虎通前說稱氏爲褒稱人爲貶以春秋之義定三王理有未
合五帝以前皆稱氏黃帝有熊氏堯伊者氏舜有虞氏而夏
亦稱氏係之是也若殷爲契之後周爲弃之後稱以爲人則
從其世代之近者也何嘗有貶之詞是皇侃之說不足據
矣趙氏謂受禪稱后征伐稱人則與皇侃同誤亦不足據
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

三禮通釋卷六十

四

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錢氏
塘溉堂攷古錄三代田制攷云三代田制曷以異曰無異也
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畝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
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異奈何曰井田始於黃
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也溝洫既
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攷工記匠人爲溝洫始於廣
尺深尺之畎田首倍之爲遂爲井間之溝倍其溝爲成間之
洫倍其洫爲同間之澮賈公彥繪一成之圖謂畎縱遂橫溝
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畎知畝見遂知夫見溝知井
見洫知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爲方一成之田洫

與溝爲方一井之田溝與遂爲方一夫之田遂與畎爲方畎
伐也不爲夫田限故夫三爲屋遂與溝遇也至溝與洫遇則
爲通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屋者三分夫之一通者十分成
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道有縱橫故也禹自言
濬洫澮距川明畎澮縱而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
於殷殷異於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畎遂固易也溝洫
則難矣川澮抑又難矣我因川澮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
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畎
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
各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

三禮通釋卷六十

五

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
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
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
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澮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
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
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如其畝然而五十七十與
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
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
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
如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畎豈不甚易也

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卽攷工之十里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方曰畝之水注於遂遂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水注於洫洫在通首亦不能方卽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嬰謂之長一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卽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或者疑之則畝必廣長皆十步邪曷爲晉欲令齊盡東其畝也孟子又謂皆什一奈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爲貢貢爲什一助與徹爲九一九一之與什一盈朒異名耳故曰皆什一禹貢賦有

三禮通釋卷六十

六

九等果什一歟曰禹以九州爲等非一井也烏得言非什一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

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內外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云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

三禮通釋卷六十

七

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勑勑藉稅也勑字亦作勑又作助助與藉古同聲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卽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勑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今謹案說文勑殷人七十而勑孟子

滕文篇文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蒯蒯藉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呂與蒯利蒯遂人職文今蒯作吐俗改也注曰變民作蒯異外內也蒯猶猶猶無知貌也鄭本作蒯淺人一收為坻再收為吐段氏玉裁說文注云蒯卽以藉釋之藉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鄭氏周禮注云鄭大夫讀蒯為藉杜子春讀蒯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蒯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於蒯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為蒯也許意以周禮證七十而蒯謂其義同以上段說焦循孟子正義云趙氏注徹彼桑土釋徹為取此注同之孝經正義引劉熙孟子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賦也亦以徹為取與鄭氏義異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名義嘗屢求其說而不得因攷公劉崧

三禮通釋卷六十

八

高兩詩毛傳皆訓徹為治鄭氏公劉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又於匠人注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論語注云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趙氏孟子注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徹猶人徹助物也賈氏匠人疏引之孔氏公劉疏亦云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為軍國之糧是又以徹為取以他處徹俎徹樂之類證之皆是收取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煩更增一解似徹取之義尤為了當然其制度何若終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是知徹無常額唯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須更出歛法

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歛時則巡野觀稼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至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為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並非通融之義於此求之則徹法亦可想見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兼用為詞殆未然矣

三禮通釋卷六十

九

三禮通釋卷六十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臣林昌彝學

力役之政以旗致民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注鄭司農云政謂軍

政役謂發兵起徒役比居謂伍籍也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

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國

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注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鄭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政教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

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

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

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

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注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

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

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

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

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癩不可事者復之元

謂入其書者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

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

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令其卒伍簡其兵器以

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縣師若將有軍旅會

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

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遂人若起野役則

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之大旗致之凡事致野役而師

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遂師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鄙師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察其媿惡而誅賞

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稍

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

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鄴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

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凡令賦以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地與民制之土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

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

家二人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注鄭司農云植

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為植巡功屬謂聚會之也要者簿書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

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

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

日司空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五十不

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

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

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

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詩大東曰東國困於役北山曰役使不均陳氏禮書云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民不與焉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嫩惡辨之以園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三

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四

帥而至大師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鄫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鄫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旅帥鄫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畝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陳祥道云役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豈可與議先王之治哉周禮均人無年之力政猶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禮也卿大夫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其受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方伯連帥之職

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周禮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以侯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又曰牧以地得民大宗伯曰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命作伯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大司馬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掌交論九牧之維詩旄工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芘芘黍苗曰四國有王郁伯勞之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五

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注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注牧尊於大國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為牧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之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

左右曰二伯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陳氏禮書云州七

之而為卒卒三十國一正則州七正矣卒三之而為連連一國一帥則州二十一帥矣連二之而為屬屬五國一長則州四十二長矣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案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眾以其民之眾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道之廣有達于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長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眾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為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陳祥道云古者什五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六

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
率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
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
王郁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
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
之職周道也故書與周禮皆稱牧者蓋自內言之則屈於二
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
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
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左氏曰夏之方有九牧周九
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民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七

以爲商制是也陳氏禮書云周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
帥特見詩序若夫五國之屬於經無聞左傳曰晉侯享公請
屬鄆豈周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書曰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率西
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商所謂天子之
老二人一矣周有九伯則畿內蓋亦設牧而太宰言施典于
邦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主爲邦國故也康成釋詩謂周
之制使伯佐牧蓋以傳所謂五侯者五牧也九伯者佐侯之
伯也孔穎達申之以爲一牧之下二伯然質之於商州伯之
下無二佐則周州牧之下無二伯

大國軍制 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軍制 二軍二萬五千人
小國軍制 一軍萬二千五百人

周官大司馬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傳
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蓋天子六
軍而將之以六卿大國三軍而將之以三卿周三等之國以
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
國也以國家宮室車旗禮儀言之上公以九爲節大國也侯
伯以七爲節次國也子男以五爲節小國也然軍之多寡係
地之廣狹而公侯之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魯於周爲侯而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八

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
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於僖公之後
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左氏曰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
室而各有其一杜預曰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
假立中軍公羊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
下士何休曰襄公委任強臣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論王制亦譏之穀梁曰古者天子六師
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謹案啖氏曰天子六軍大國三之
一小國半大國數不必常所以示稱國語曰季武子爲三軍
叔孫穆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
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

作中軍自是齊楚伐討魯襄昭皆如楚陳祥道云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為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作猶作僖公主之類也及舍中軍以起於禮又書以正之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氏言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與周禮不合是臆說耳春秋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莊十年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羨卒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九

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王宮者賈公彥曰此謂六卿之內上劑致庇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至庇遂人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遂人以下劑致庇注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賈公彥曰六鄉地有萊是鄉大夫老者皆舍鄭司農云老者若今公劉詩曰其稍異也鄉大夫老者皆舍八九十復羨卒也公劉詩曰其軍三單箋云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數單者無為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羨卒也陳氏禮書云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上劑致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

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家三人中地可任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也詩曰其軍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于豳無羨卒是也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十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番禺金保基校字

臣林昌彝學

軍賦上 此析萬乘千乘之制

周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

賦凡稅斂之事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

九夫為較二較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

有成有眾一旅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

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

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

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邱方四里四邱為甸甸

之言乘也讀如表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

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

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

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甸

也積萬井九萬夫共四千九百三十六夫治洫三百六十四

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

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井田之法備於一甸今止於都

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

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

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衛虞也

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

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人通十為成百井三百家

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十人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

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方百里 謹案孟子萬乘

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千乘謂諸侯也漢書刑法志云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

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

三禮通釋卷六十二

一

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

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戎馬一匹牛

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

二頭甲士三十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俱是謂乘馬之法一

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衛路三十六

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

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

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

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論語道

千乘之國集解馬氏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

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乘車一乘

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

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氏曰千乘之

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

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疑故兩存焉毛氏奇齡

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

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為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

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

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

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

三禮通釋卷六十二

二

乘何名于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惟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司馬法三字而混井在周禮文下或遂以之詬周禮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曾著兵法至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司馬法今其書不傳久矣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斷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

三禮通釋卷六十二

三

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夫止百乘六十井出一乘則萬夫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爲之說者曰成之十里卽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則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眞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

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甯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尙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豈可訓也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怠於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

三禮通釋卷六十二

四

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尙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於成公之邱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猶有惑於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國參差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今考王制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爲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尙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樂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是也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五

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馬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故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夏制爲周制者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畧則爲傳聞約畧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衰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並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此說得之

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爲百里已九有奇矣尙得以爲百里乎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適晉獻捷晉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譚非核實之論也揚州焦氏循孟子正義云說者多以千乘三百一十六里爲長乃孟子說公侯百里則孟子言千乘當自以百里矣毛王兩說俟識者參之謹按元儒甯德韓信同三禮圖云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

三禮通釋卷六十二

六

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按是半三之一四之一謂貢享天子也公除王食半外餘方百里者十二又半侯除王食參之一外餘方百里者十又百里者參之二皆方三百六十里有奇出車千乘公餘百里又半侯餘百里參之二蓋方千里出車萬乘孟子云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下云以千里畏人是也十分之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先儒以方百里出車千乘非也公侯所食皆方百里餘以爲士大夫卿采邑又各有附庸論語頌史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也伯除王食參之一外餘方百里者六出車六百乘方二百四十五里有奇自食方七十里餘

以爲士大夫卿采邑伯以下無附庸也子除王食四之一外
餘方百里者三車三百乘方一百七十五里有奇自食五十
里男除王食四之一外餘方五十里者三爲車七十五乘方
八十六里有奇自食方五十里餘爲士大夫卿采邑蓋諸侯
尊者貢重卑者貢輕畿內則卑亦貢重春秋傳曰天子班貢
輕重以列列尊貢重者周之制也卑而貢重甸服也鄭伯男
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故公之貢重於侯伯侯伯之
貢重於子男其自食公侯皆方百里猶天子甸服奉祭自供
意故孟子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又曰魯方百里
者五有王者作則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者罪其滅附庸自養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七

也蓋天子象日千里諸侯月半之其實方五百里乃四分之
一耳故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鄉三遂天子六軍大國三軍
也孟子王制言天子方千里舉疆言公侯以下不舉疆者王
者無外其食無限而諸侯有限猶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
世子之膳不會意王制以一州定封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
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則非也惟王朝卿大夫
視諸侯受地者止於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云凡此皆言大略
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以此推之
先儒謂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是也謹按漢書
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

馬四萬匹革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又云一封提封十萬井
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革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
也是爲千乘之國禮記五十一坊記正義引許氏五經異義
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疏援之云此大判言
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細別不同也五經異義疏證引
孔氏廣林云鄭氏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
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注論語千乘之國云
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與異義同然此亦大略耳坊記制國不
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云過有不及焉者矣公侯伯子男及
大都小都應各有差故春秋傳云魯賦八百乘邾賦七百乘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八

陳氏壽祺云公羊昭元年何氏解詁云十井爲乘公侯封方
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依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計之與諸家說異閩縣陳氏喬樞云萬乘之
稱起於戰國古無稱天子爲萬乘之主者周禮大司馬凡制
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天子稱六軍而已
不稱萬乘也孟子萬乘之國趙岐注云萬乘兵車萬乘謂天
子也蓋據班氏之說然孟子之意對梁惠王而發非指天子
言之千乘之家如當日齊之陳氏晉之四卿皆是耳齊人伐
燕云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明就齊燕言之萬乘者極言
兵車之多何嘗以稱天子乎案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井十爲

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班氏之說蓋本司馬法而推之然一同出車百者非古司馬法也今以小司徒井邑邱甸縣都之法較之同容四都六十四成成一甸六十四井爲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四千八百六十四夫司馬法三萬家之數合於小司徒是其中井邑邱甸之制同矣然邱乘之賦一同出兵車六十四乘士卒四千八百人司馬法則通爲匹馬同出百乘而士徒又僅三千人何也攷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

三禮通釋卷六十二

九

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是有述古司馬兵法者亦有穰苴所作者如論語鄭注所引司馬法成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左傳服注引司馬法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其述周禮軍制者也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之文其中井邑邱甸同於周制而車徒之賦則損益之增車三十六乘減卒千八百人三分其眾甲士居一步卒居二非周之舊賦故曰三十家出匹馬與十六井出戎馬一匹文異也三百家革車一乘與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文又異也不可據此而算古天子畿方千里之賦矣且班氏所云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者

此開阡陌之後但以山澤城郭三分去一無復溝洫可除盡地爲田乃有此賦又不可以秦漢田制爲古天子畿內六千四百甸之賦矣古者天子六軍之眾則千乘也王國百同之賦則六千四百乘也萬乘之主何以稱焉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過千乘者獨天子而已不及千乘者小國是也論語曰道千乘之國馬融注云司馬法成出兵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三百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其三百十六里之數與漢志同今攷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封公者獨王者之後耳千乘之國自當以侯國爲斷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以

三禮通釋卷六十二

十

同方百里容六十四成計之千成居地十六同以同六十四乘計之十六同爲千二十四乘言千乘者舉成數也且以示不過耳若方三百十六里有奇者爲方百里者十同之地僅六百四十乘以解千乘之國其說非也千乘之賦足立六軍而大國三軍者蓋長轂甲兵戈楯皆每甸之民同共此物千乘者闔境所出五百乘者常征所用五百乘以守四竟五百乘以制三軍車出於甸眾出於鄉周禮鄉師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無出車之文是大國之五百乘常在國中也鄉遂出師更番迭休故立三軍而已王國六千四百乘用其半當二千二百乘而但

用千乘立六軍者示有制也惟采芑詩云其車二千鄭云兵車一乘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蓋三千乘之衆爲六軍者三六遂軍法同於六鄉合鄉遂正卒爲六軍者一不足三千乘之衆故知羨卒盡起也至春秋時兵法稍變軍賦漸增鄭用徒兵楚爲乘廣魯作丘甲晉賦州兵齊桓長勺之役曰吾兵尙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修兵於國用甲十萬車五千乘則其兵制之增益於古不僅倍蓰矣然而計地出車之法猶有可得而攷者管子小匡篇齊地方三百六十里有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計方三百六十里之地爲方百里者十三內少四成之地當出車八百廿八乘八百乘亦

禮通釋卷六十二 十一

舉成數耳三軍之士當三萬七千五百人而但三萬者八百乘之賦用其半爲四百乘士卒適用三萬人故以萬人爲軍是八百乘爲計地出車之法管仲勸桓公修於政勿修於兵所作軍政蓋與周禮同制者也齊地居十同有三而當日五千乘爲三倍之賦是其舊賦有千二百五十乘則一同之地已出車百乘矣公子無虧戍衛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是一乘之衆已甲士十人矣穰苴車徒之法蓋本於此非古司馬法也左氏傳曰魯賦八百乘亦計地出車之法魯頌張美僖公曰公車千乘然言公徒三萬而已是國內所出其實但有八百乘用其半則四百乘徒適三萬也然作邱甲之後三

甸而益一甸之賦增二百餘乘故紅之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多於常制矣左傳又云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案周書作雒解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則一縣猶一同耳四十九縣爲方七百里出車三千一百三十六乘而有四千九百乘者亦同出兵車百乘增常制也平邱之會治兵於邾南革車四千乘侯國出兵之多未有過於此者其下傳云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是爲合竟皆起矣然猶未有萬乘之賦也至於戰國大國七而已其帶甲者皆數十萬也兵車多者十萬乘少者亦數萬乘故稱萬乘之國班氏以萬乘爲古天子之稱又以千乘爲一封十萬井所出

禮通釋卷六十二 十二

誤矣司馬法文有不同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軍賦當用注論語所引之文方合周之舊制不當引同出百乘士卒三千之文賈疏見其多少之數不同妄謂畿內之制異於邦國邦國則甲士少而步卒多畿內則甲士多而步卒少若然周禮六軍之制當言六萬人而何以有七萬五千人乎若何休之注公羊傳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論語注亦云古者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其說之謬又不待辨而明矣

軍賦下 此析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

周官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

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

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

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注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

人以下則授之以中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

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三人以至十為九等七六五

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也出老者一人而已

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羨饒也田謂田獵也追猶追逐

盜賊也竭作金榜禮箋云司馬法賦出車徒本有二法小司

徒正卒羨卒釋之云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

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

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

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

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二卒以司

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為

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

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

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

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

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

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為十而賦一所謂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三禮通釋卷六十二

志

為邱邱十六井有戎車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為

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

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

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如以一成三

得七十劉劭爵制曰古者兵車一乘步

五人甲士三人者其軍吏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

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李衛公問對周制一

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

七十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

一為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為通正羨之卒大

馬職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

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

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不言起徒役者家一人小司徒職凡

為下經四時之田立文所謂田與追胥竭作也

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

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為徒役其云田與追胥

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為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

追胥竭作為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

致民大故致餘子為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先鄭云餘子謂

謂餘子為卿大夫之子則當諸子帥之致於太子宮族師職

正宮伯令之小司徒掌萬民不當致卿大夫之子

曰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

三禮通釋卷六十二

志

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為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為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與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畧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為卒班孟堅氏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昭四年子產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為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為卒至戰國時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五

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為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賦往往雜引管子釋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成方十里百井九百夫之地以九百夫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夫通上中下地率之一家受一夫之地司馬法云成三百家出車一乘是也若以百井計之三分除之不盡又不便開方計算故除其緣邊三十六井為甸方八里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是也二法起數雖殊而同制案藝文志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篇七畧入兵家班志出之人禮言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竝作明是書之作遠在春秋以前隋書經籍志則云司馬兵法三卷司馬穰苴撰是時此書已闕佚不全徒據史記司馬穰苴傳為撰自穰苴案傳言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

閔廟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喪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其自叙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大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又云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攷史記諸文則謂司馬法為穰苴所撰者由讀史記未審矣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據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一乘共一百人見於李衛公問對及張預孫子注者可據蓋本孫子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之說與司馬法因井田制軍賦者絕異唐杜牧誤引此為司馬法亦緣是時不見全書遂滋謬舛竝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

三禮通釋卷六十一

六

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令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即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為甸者百為縣者二十有五為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氏釋其制為造都鄙更為治洫治澮之說謹案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

三百畝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滄非古制也如鄭氏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

三禮通釋卷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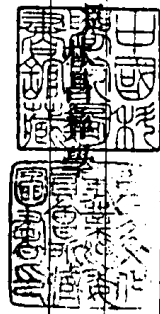
十七

三禮通釋卷六十二

番禺黎永椿校

三禮通釋卷六十三

邦國境內軍制



詩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疏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畧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鄭答臨頌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字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

三禮通釋卷六十三

一

地文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文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答臨頌謂此爲三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于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便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字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于時惟二軍耳周禮大司馬正義大國三軍上公爲大國魯是侯爵而頌云公徒三萬箋大國三軍三萬

七千五百人三萬舉成數也然當僖公時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二年作三軍則前無三軍矣作詩之人舉盛時而言若然魯公伯禽之時則三軍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明大侯之時有三軍矣鄭答臨碩爲二萬大數者以實言之也何氏楷曰千乘之制鮮有能明之者先儒皆據漢書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一封三百三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車千乘然王制孟子皆言大國百里何從有三百一十六里及考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左孟不合因再四尋繹更以詩公車千乘之制求之然後知周禮果不謬而諸儒凡解千

三禮通釋卷六十三

二

乘曾未說及者何也案大司徒職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四之一鄭賈謂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即足其國俗喪紀及畜積之用以半爲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一留自用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留四分之三亦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大國貢重分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據此說則所謂其食者謂王食其土之入耳今即依此法以諸

侯之地推算封疆方四百里爲田當十六萬井除山林園囿城郭溝塗之類大率三分去一實當存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又三分之一而貢其一于王尙餘二分應六萬六千一百零五井則留供本國之用者也以邱甸法合之四井爲邑四邑爲正正十六井也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正爲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由此積之則六百四十井出十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至六萬四千井即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百餘井尙留出車三十餘乘而經傳但以千乘之國爲言者舉成數耳司馬法漢書求其說而不得于是增同十爲封一條以求

三禮通釋卷六十三

三

合于千乘之數而其實無此制也秦蕙田云何氏以方四百里者推算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之法恰得千乘自謂初獲不知邱甸之制本有二法有甸出車一乘據六十四井實出稅者而言有成出車一乘旁通加一里治溝洫者而言何氏忘却旁加之成但以甸算立說未詳至於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指貢入天子而言與軍賦本不相涉強爲牽合亦不可從戴氏震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蓋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爾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杜

預注春秋作正甲謂四井爲邑四邑爲正正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井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說引周禮而以漢刑法志禘之刑法志亦本司馬法然司馬法與周禮有合有不合其合者方可據不合者不可執以定周禮也康成據司馬法甸出車一乘每車士卒共七十五人之說謂千乘闔境所出五百乘常征所用計應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故言三萬其說非是秦氏蕙田云司馬法文引之者非一其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

三禮通釋卷六十三

四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小司徒注所引小雅甫田箋亦用之者也其曰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正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則服虔左傳注所引見于小雅信南山正義者也爲通爲成云云通治溝洫者而言爲正爲甸云云據實出稅者而言兩者互相明實卽一法無可疑獨一車三十人一車七十五人二者不同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但欲見地方三百一十六

里有奇故不引正甸而引通成其下又引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一則小司徒正義云鄭注論語是畿外邦國法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是司馬法本有二法賈氏之言甚明觀鄭於論語注服杜於春秋左氏傳所言皆邦國事同引七十五人說獨於小司徒畿內事則引三十人說足知賈說之精矣今魯頌正邦國事戴氏以都鄙事說之非也又古者每車士徒共七十五人此定法也孔穎達於書牧誓正義禮記坊記正義春秋成公元年正義皆謂徵課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軍之人

三禮通釋卷六十三

五

不必還屬本車如此則雖七十五人恰與軍法相合亦不必符原科之兵若三十人之法自屬元科非軍法明矣至武王所用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此孟子文戴氏據之謂一車甲士十人書序又作三百人孔傳謂虎賁卽係甲士亦卽百夫長穎達疏之又謂一車士徒共百人而甲士惟一人皆非也革車之外又有虎賁二者本不相涉耳至公子無虧所帥杜氏明云車甲之賦異於常當日衛爲狄滅戴公廬曹使人職守非尋常征事可比以之爲證更未足據漢書刑法志并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

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

國

三禮通釋卷六十二

六

三禮通釋卷六十三

南海桂 壇校字

三禮通釋卷六十四

臣 林昌彝學

古陣法備忘

大司馬教民四時之田皆平列陳如戰之陳則成周時自必有陳法而今不傳惟曲禮有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云以此四宿為軍陳象天也又畫招搖星于旌旗上象天帝也孔疏云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前南後北左東右西朱雀元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但不知何以為之今之軍行畫此四獸于旌旗以標左右前後之軍陳招搖北斗七星北方居四方宿之中以斗

三禮通釋卷六十四

一

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軍行既張四宿于四方標招搖于中上象天之行故士卒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秦氏通考據左傳有鵝鶴之陳兵書言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則朱鳥等皆是陳法崔靈恩言軍行所置旌旗畫此四物其說淺陋非康成意方氏復以為此即古八陳法握機經四維方而主靜正兵布陳用之四正員而主動奇兵制勝用之曲禮只主出行之時故專據龍虎鳥蛇員而主動者言之其四維方而主靜者不言可知此其為說似疏實密然必謂畫于旌旗之上則但為四方之陳而已何以見其為朱雀元武青龍白虎而欲象此四物究以何為

之亦不能言其實也竊謂四者固是陳法而司馬以旗致民乃平列陳則當其布此四方之陳以象四方之宿卽畫此四方之獸以爲標識未爲不可而招搖在上亦是主將所執之旗畫北斗七星以指麾軍士象斗杓之指四時注以象天帝爲言非也且在上亦非在旌旗之上蓋謂主將在車上指麾以作士氣耳然此旣是陳法則首句行字當是行列之行不得訓爲出行若上文有前有水則載青旌等語是言師行則行之一字宜屬于彼文之上不宜屬此矣

師行糧食

周禮行軍不見聚糧之事或疑地官遺人云凡師役掌其道

三禮通釋卷六十四

二

路之委積委人云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原人云凡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夏官挈壺氏亦有挈畚以令糧之語是卽所以給軍食者不知非也蓋兵出于農糧卽其所自備費誓言峙乃糗糧詩公劉言乃裹餼糧乃者汝也指軍士而言知其所自備所以周禮太宰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而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亦不及軍旅孟子述衰世之政始有師行而糧食之言足徵盛時之不然遺人諸職特以供軍中之官吏爾至于甲兵馬牛亦卽井地之所自賦出車一乘卽備有其物無煩仰給于公家孔氏疏坊記乃曰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眾

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蓋皆是國家所給因據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齋于職幣質人職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則甸之內更司兵職及受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是知其爲國家所給秦氏通考據之以爲孔所說民共車馬甲兵之屬者祇就邦國而言則天子畿內都鄙可知所說國家共車馬甲兵之屬者祇就鄉遂而言則廛里九等田及公邑可知又小雅我出我車於彼牧矣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郭景純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若依此解則牧外之民出車而毛傳解爲出車就馬於牧地知車爲國家所共非近郊遠郊之民所共此亦因鄭氏爲司馬法所惑而沿其誤謂六軍必出于六鄉而家一人之法視成之三百家出三十人甸之五百七十六家出七十五人皆爲特重則不得不有以均之不知先王以田制賦本無所謂鄉遂公邑都鄙邦國之殊今案鄉師職云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職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此軍之發于六鄉者也鄭長職云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里宰云掌比其邑之兵器以待有司之政令此軍之發于六遂者也縣師職云若將有軍旅田役之

三禮通釋卷六十四

三

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馭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
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職云若有師田之事則
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蓋輦帥而以至此軍之發于公邑者
也雖其言詳畧互見而既有人徒卽有車乘既有車乘卽有
馬牛戈楯若必給之于公家則平日所練習者爲何物若平
日以私物自爲練習臨時別受之于官則所用非所習所習
非所用何以克敵致果乎然則馬牛兵器不拘鄉遂公邑皆
其民所自具而孔氏所引巾車諸識則亦以共軍中官吏之
用蓋自伍長以至軍將六軍約一萬八千餘人此等所需車
輦戈楯弓弩甲兵之類既未嘗具之于平日則出軍之際不
得不受之于公家但伍長卽用其鄉遂公邑舊治之吏則其
所需之物亦得具于平時以待有事乃帥而至是公家所給
亦祇自兩司馬以上凡三千餘人所需者耳是以巾車司甲
司兵司弓矢諸職府不過四人徒不過八十人工不過百人
使必如孔說六軍之額既必取之六鄉而物皆官給以七萬
五千之眾益以將吏不知巾車諸職何術足供其用乎此說
存疑以俟君子

仲春振旅

仲夏芟舍

大司馬仲春教振旅辨鼓鐸鑼鏡之用自王執路鼓以下至

三禮通釋卷六十四

四

三禮通釋卷六十四

五

公司馬執鑼皆所以爲軍中步伐之節故下文言以教坐作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卽令其聞聲而知其所宜也但公司馬
杜子春謂是五人爲伍伍之司馬鄭注用之然伍長無爵安
得有司馬之稱鄭氏剛中謂其職至卑其名乃同于司馬欲
重其權以服人亦是附會之說伍長旣稱司馬則何不直云
伍司馬而係之以公平案序官之文有云家司馬各使其臣
以正于公司馬鄭注云公司馬國司馬也卽王之司馬則此
亦應與彼同蓋伍長所屬五人其勢至近而職至卑亦當與
士卒共聽號令未必卽有所執以號令于人且鑼以節鼓豈
王諸侯軍將等之鼓反視依于伍長之鑼以爲節竊謂公司
馬卽大司馬以別于兩司馬故加公字此教振旅則所謂坐
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卽大司馬當親教之而本文惟見司
馬以旗致民平列陳而已此外司馬並無其事而以旗致民
布陳三時所同則所以教之知不在是惟執鑼以節鼓則鼓
依鑼以爲節而士卒之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亦卽依鑼以爲
節是司馬所以教振旅之法也至仲冬大閱經曰中軍以鞀
令鼓則執鞀者中軍之將非旅帥也曰鼓人皆三鼓則鼓者
鼓人之事卽鼓人職所云以鞀鼓鼓軍事者不特非王諸侯
親之亦非軍將帥旅帥等也蓋是時鼓人司鼓而司馬振
鐸以通鼓而軍將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統稱爲羣吏則

皆執旗而作之弊之若其鼓行鳴鑼鼓進鳴鑼鼓退鳴鑼鼓之既皆是鼓人而鑼鼓之鳴亦皆是司馬蓋鼓人惟主于謹以立動而通之節之止之一出于司馬亦司馬之所以爲教也先儒不察並以教振旅時王執路鼓以下仲冬之大閱亦然因謂鼓人爲中軍之將帥帥振鐸爲兩司馬鳴鑼爲伍長鳴鑼爲卒長夫伍長至卑乃尊之而稱爲司馬中軍之將帥帥旅帥至尊反卑之而稱爲鼓人已顛倒不倫之至况如其所說固有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在內亦得目之爲鼓人乎且前云旅帥執鼗今云中軍以鼗合鼓豈旅帥必在中軍而中軍之長止是旅帥乎此其說之誤謬固顯然者然諸

三禮通釋卷六十四

六

儒不能辨證注疏之失反從而附和之致本經之文自成矛盾如鼓人職明言以鼗鼓軍事而教振旅之文乃曰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鄭康成謂尙之于諸侯鄭剛中亦謂王道之大無所不通以道統眾不必自執軍中之事諸侯從王欲使軍將以下皆聽命故尙之于諸侯王志長則謂諸侯入朝佐王田獵不敢以桴鼓之事上煩天子故代王執鼗鼓以鼓軍事今考鼓人所掌六鼓曰雷曰靈曰路曰鼗曰鼙曰晉此只見其三而師帥之提旅帥之鼗並不在六鼓之內則此之所用與鼓人無涉可知且田獵之時未必諸侯常在則此所說諸侯執鼗鼓者亦以諸侯自居本國於春蒐之時用此鼓

耳蓋四時之田惟冬專主于教戰故國語有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語則鼓人之所謂軍事亦指冬之大閱而言所以然者春教振旅辨其鼓鐸使其習之于耳秋教治兵辨其旗物使其習之于目夏教芟舍辨其號名使之習其所屯一時只習一事冬乃合之始正其爲軍事而以鼓人司鼗鼓猶之秋獮辨旗物之用有軍吏載旗及百官載旗之等亦不與司常所建同蓋司常亦至大閱始贊司馬頒之也不明其故必以春蒐秋獮之鼓鐸旗物通諸大閱多方曲解而卒莫能合也大司馬仲夏教芟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家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

三禮通釋卷六十四

七

事此以行軍之際恒有露宿而暮夜防患亦不得不預習於素故因夏苗而教以芟舍辨號名之用以習夜事芟舍猶言草舍詩召伯所芟左傳晉大夫芟舍從之皆謂露宿而草止也但所謂帥以門名等不知若何爲之鄭注云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被之以備死事此殆卽通典所云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悉以綴于衣領名軍記帶者此隋大業征遼時所立法然所謂夜事亦謂其有間謀或焚劫之類所當警備豈必專慮其死之無別以此辨之哉王氏與之謂芟舍之教乃下砦法蓋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也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

以旗物而為徽識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為尚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姦細此誤視鄭注為密但以爲夜事非夜戰則亦未盡夫夜三驚以號戒與懸壺以序眾據者原警備其有非常意外之事不但譏察姦惡則或寇盜驟起豈容無備是因有夜戰而備死事亦是一義且暮夜之時徽識恐未能遽別則號名之用當兼以口相傳管子所云夜戰聲相聞者正夜事之妙用蓋徽識以習其目傳呼以習其耳二者固不可偏廢也

三禮通釋卷六十四

八

三禮通釋卷六十四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六十五

臣林昌彝學

天子五門

諸侯三門

周禮天官闈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鄭司農云王者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予謂雉門三門也鄭箋詩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賈公彥孔穎達因謂凡平諸侯三門有皋應路魯三門有庫雉路以別於平諸侯按天子之宮有三門皋門應門路門是也路門一曰寢門

三禮通釋卷六十五

一

一曰畢門路寢之西然書又有南門則路門之別名爾疋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若周禮之中門則諸侯雉門之別名也鄭氏注禮乃以皋庫雉應路為天子之五門以皋應路為諸侯之三門陳氏禮書云天子之門謂之皋庫應路雉矣特雉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疋謂之中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戴震謂皋應路門門畢於此謂之畢門畫虎於門謂之虎門戴震謂皋應路為天子之門而天子無庫門雉門或以郊特牲獻命庫門之內證之不知郊特牲乃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實不足為據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按天子之皋應即諸侯之庫雉天子外朝在皋

門外諸侯外朝在庫門外天子治朝在應門內路門外諸侯
治朝在雉門內路門外天子燕朝在路門內諸侯亦在路門
內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有皋門應門
也皋門爲天子之外門庫門爲諸侯之外門應門爲天子之
中門雉門爲諸侯之中門異名殊制辨等威也天子之應門
卯朝門內則路門爲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周禮稟人及
禮記玉藻之內朝是也若寢門謂之路門則天子與諸侯同
俛諸經所言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皋應戴氏意以經凡
言庫門皆指侯國則天子諸侯明同爲三門矣蓋以天子三
朝諸侯亦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諸侯之數可同於天

三禮通釋卷六十五

二

也春秋哀三年夏五月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
僖二楹廡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
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
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
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
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本休備據此則君臣
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矣按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
壇於路寢之西戴氏引劉向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
稷屬路寢言得之以又云左明堂辟廡右宗廟社稷按云宗廟社
爲在西不知何據凡朝君臣咸立於廷朝有門而不屋故
兩沾衣失容則輟朝戴氏所云朝門無虛也孔氏左傳襄公
十七年正義謂宋人稱澤門之哲謂或本作皋門以爲宋有
皋門則諸侯明有皋門之證林氏喬蔭云詩言古公之事在
周未得天下之時禮制未定固不可據且朱子嘗言太王之
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
之制而諸侯不得立也若宋之澤門雖或作皋然杜注明言
宋東城南門孟子言魯公之宋呼於垤澤之門者卽此南海
桂氏文燦云周禮天子三朝五門諸侯三朝三門謂王有五
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日路門路門
一日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者先鄭之說也謂
王有五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餘與先鄭同諸侯三門一日

三禮通釋卷六十五

三

庫門二曰雉門三曰路門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者後鄭周官朝士注及禮記明堂位注之說也陳啓源毛詩稽古編江永周禮疑義舉要鄉黨圖考王鳴盛尙書後案並從之謂諸侯之宮外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者鄭氏箋詩本尙書大傳之說也謂天子諸侯皆三門一曰庫門二曰雉門三曰路門者戴震本宋儒劉敞爲說也邵晉涵爾雅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並從之謂天子五門一曰皋門二曰應門三曰庫門四曰雉門五曰路門外朝在應門外治朝在路門外者孔廣森之說也詩毛傳言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爾雅亦言正

三禮通釋卷六十五

四

門謂之應門書顧命又言康王朝諸侯於應門之內則天子五門有皋有應明矣尙書大傳言諸侯之宮三門三朝此別乎天子而言也則天子三朝五門又明矣其言皋應而不言庫雉猶明堂位言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也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檀弓言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又言君復於庫門又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又言軍有憂則素服而哭於庫門之外郊特牲言釋之於庫門內皆通諸侯言之諸侯之門無言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又明矣詩言皋門應門鄭箋本書大傳以爲諸侯之制者蓋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曰皋曰應及周公制禮遂尊以

爲天子之制而諸侯不得立焉鄭曰諸侯之制者從其朔也先鄭言雉門在庫門之外後鄭言庫門在雉門之外案先鄭之說爲是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注觀闕也正義日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公三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大宰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春秋正義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

三禮通釋卷六十五

五

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一作夷雉字古文作𦉳茅闕門卽雉闕門之譌而匠人營國前朝後市市朝皆在王宮之外凡民之出入城者皆得由此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歛之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歛之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歛之是大宰縣治象司徒縣教象司馬縣

政象司寇縣刑象並於雉門則雉門在庫門之外明甚若如後鄭之說庫門在雉門之外是萬民時時可以出入王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辨外內而時禁似可不必設矣後鄭所據者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謂庫門必在雉門之外抑知檀弓所紀者侯國之事豈可據以定天子之制耶諸侯庫門自是外門天子之庫門豈亦外門耶後鄭又據郊特牲言釋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謂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案此亦侯國之制諸侯以庫門爲外門故廟在其內亦未可據以定天子之制也雉門所以縣象魏庫門有臺故禮器言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郊

三禮通釋卷六十五

六

三禮通釋卷六十五

南海桂 壇校字

三禮通釋卷六十六

林昌彝學

象魏

宮之中門曰雉門門之側東西有堂謂之辟門之外左右有樓謂之觀總名爲闕秦漢闕外有梓思今之樓古之觀也觀謂之闕學思謂之屏正歲五官縣象魏於其上象魏者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事象所謂天垂象聖人象之者也惠士奇云六典既建五象斯彰以揚大烈以觀耿光無怠無荒不愆不忘萬民仰觀挾日乃藏因縣之於闕遂以象魏名其闕焉於卦爲觀下體坤爲民上體巽爲命互體艮爲闕命縣於闕萬

三禮通釋卷六十六

一

民觀焉兩觀之名蓋取之此中正以觀天下者也禮典不縣者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體禮一設而不更是爲三常三常立而五象出焉然則禮在五象中別無禮象故也秦漢兩觀不設五象不縣徒立巨闕以應天宿失其義矣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蜡賓者獵祭先祖祭必有賓羣臣助祭亦曰賓廟在中門外之左祭畢出廟門至中門卽縣象魏之處周禮在魯大道不行舊章雖存人亡政息故孔子過之而歎歎左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杜注云闕象魏也案西辟者門側之堂言西則有東可知明堂位注云屏謂之闕今梓思也刻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匠人注云城闕謂角梓思也孔疏云梓思小樓也城闕闕上皆有之屏上亦爲屋以覆屏思案梓思一作思說者以爲卽招魂之網戶不知其名起於

樓釋名曰樓謂闔戶之間有射孔樓樓然也闔戶之孔狀若網羅之目故曰梁思望之樓樓然其名起於此漢闕畫雲獸梁天監七年雋石為闕奇禽異羽畢備非古也

觀門

爾雅曰觀謂之門禮運曰出遊於觀之上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周禮縣法于象魏莊周曰心遊魏闕之下左氏曰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又曰鄭伯享王于闕西壁蓋謂之觀以其可觀也謂之闕以其闕中也釋名曰觀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謂之魏以其魏巍也謂之象魏以其縣象也臺門以其高于垣墉若臺然也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為周公故也春秋傳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禮通釋卷六十六

二

譏加其度耳子家駒以魯設兩觀為僭誤矣陳氏禮書云先王之時門皆南嚮漢有北闕東闕非古也漢志未央宮東闕梁思災先儒謂屏為梁思梁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屏上亦然故稱屏曰梁思然則先王觀闕之制宜亦如此

屏

廟屏

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毛氏曰門屏之間曰著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著屏謂之樹小篇當詩曰四方為屏之屏之翰論語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荀子曰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

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氏曰蕭之言蕭也牆屏也君臣相見至屏而加肅敬是以謂蕭牆禮緯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明堂位曰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氏釋明堂位曰屏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孔穎達曰漢時謂屏為梁思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則梁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陳氏禮書云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稱曰梁思漢書五行志曰東闕梁思災梁思闕之晉天文志屏四星在端門之外近右執法所以壅蔽帝庭也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著而立著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吳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疏屏疏通之也穀梁曰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共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然記曰亳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公羊曰蒲社揜其上棧其下則亡國之社屋之三面幽閉設牖於北而已與記所謂疏屏者異矣春秋傳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則亡國之社蓋位于東而非廟屏也爾雅曰屏謂之樹論語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則屏謂之樹又謂之蕭牆漢之時東闕梁思災鄭康成釋明堂位曰

三禮通釋卷六十六

三

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著而立著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吳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疏屏疏通之也穀梁曰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共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然記曰亳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公羊曰蒲社揜其上棧其下則亡國之社屋之三面幽閉設牖於北而已與記所謂疏屏者異矣春秋傳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則亡國之社蓋位于東而非廟屏也爾雅曰屏謂之樹論語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則屏謂之樹又謂之蕭牆漢之時東闕梁思災鄭康成釋明堂位曰

屏若今浮思釋匠人曰城隅角浮思孔穎達謂浮思小樓城隅及闕皆有之而屏亦然則屏又謂之浮思孔子以管仲樹塞門爲不知禮禮記以旅樹爲大夫之僭而禮緯謂大夫以簾士以帷於理或然天文屏四星在端門之外近古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

增浮思解

張揖廣雅學思謂之屏近代王氏念孫疏證云學思字或作思思或作杼思或作浮思或作覆思水經穀水注太平御覽引廣雅並作復思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云屏謂之樹今杼思也漢時東闕杼思災以此文參之則杼思小樓也

三禮通釋卷六十六

四

故城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曰杼思今本攷工記匠人注作浮思宋玉大人賦云大災至今摧覆思桓寬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祠堂屏閣垣闕思思未央宮東闕思思災顏師古注云思思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思思然一曰屏也漢西京思思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案王氏廣雅疏證說思思之制未得其確攷蘇鶚演義思思織絲爲之如羅網交文之象蓋於官殿簷戶之間以廣雅及顏師古二說求之於古制似爲不合今官室簷樑之間有銅絲網以避飛鳥或卽此亦未是古者夏月以黃絲爲網自檐及階張之

遇視朝則卷朝罷復設此卽思思之遺制按蘇氏說思思與諸家異然可廣異聞唐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思思而去溫庭筠補陳武帝書思思盡卷此皆可證思思非屏與曲閣若屏與曲閣豈可裂斷且可卷耶釋文請事復思之說亦不足據案鄭注周禮字作浮思當從之或絲網名思思屏與曲閣亦名思思然浮思似是黃絲網張之于屏外然字以鄭注作浮思爲是

天子三朝 外朝 治朝 內朝

諸侯三朝

周禮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

三禮通釋卷六十六

五

之位 注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 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此日王視朝於路門外之位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注王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宮府治處也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王眠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注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旣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據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眠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眠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

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注外朝朝在雒門之外者也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少

司寇積以叙進而問焉以眾輔志而弊謀朝士掌廷邦外朝

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

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眾州長眾庶在其後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庫門四日應門五日路門一日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元謂禮弓日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雒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雒門為中門雒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闔人讓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周天子諸侯皆有二朝外朝一

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凡得獲貨賄人民

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三禮通釋卷六十六

六

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各方百步內有九室九嬪居

焉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內路寢之裏也曲禮曰天子當依而

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

西面曰朝文王世子曰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

者以齒內朝路寢寢庭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外朝路寢又曰門之外庭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

體異姓也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

侯皆三朝朝辨色始入入應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

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陳氏禮書云周官

大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

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

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

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

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

燕朝也大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

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

外朝也玉藻于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內

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

王燕朝之位雖大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文王世

子曰公族朝于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

三禮通釋卷六十六

七

宜亦然也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傳稱堯設啟諫之鼓

之意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氏曰路寢門外則

內朝之中蓋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士又達窮者之

情於內朝之路鼓遽令傳遽之令也行人掌邦國傳遽之小

事則遽令非徒行人之所掌已鄭康成以公食大夫拜賜于

朝不言賓人聘禮以柩造朝不言喪人則謂諸侯之朝在大

門外然大門外則經涂耳非朝位也

眠朝退朝之禮

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則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

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嚮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眾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于朝夜後于夕則公卿朝常先于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三禮通釋卷六十六

八

卿以下有二朝

國語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章注外朝君之公朝按外朝非君之公朝章注家大夫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章注家大夫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章注寢門正室之門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庠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按敬姜謂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云云明大夫之有二朝也而閻氏若璠四書釋地三續云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庠家政之內朝

閻氏此說不誤一名私朝在寢門之外者陳祥道誤會國語之文陳氏說不誤謂卿以下有二朝不知其一仍屬公朝敬姜明言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君之官職豈合議於私家乎為正如此

近代山陰樊氏廷枚釋地補注亦謂閻氏據章注非是如卿大夫一朝仍屬公朝何以敬姜曰皆非吾所敢言耶左氏哀公十一年傳季孫使冉有從於朝冉有俟於黨氏之溝云云如季氏本有朝在公何煩使從而又何俟焉按樊氏謂卿以下有二朝是也而謂左氏傳季孫使冉有從於朝必指為季氏之外朝非也冉有為季氏家臣季氏使議公事自不當先入朝故俟於黨氏之溝黨氏之溝與魯之公朝近是以於此

三禮通釋卷六十六

九

而俟焉左氏傳公築臺臨黨氏可證也按黨陸元明音掌手中也與瓜一義孟子母仇氏即瓜字之變體其先蓋出於任姓而為魯黨氏之分族玉篇始收仇字可知當時雖有是姓而字仍作瓜則仇為瓜之訛季氏自有二朝似不必以此為據若為季氏之朝再疑焉冉有自當來朝季孫又何煩使從乎近代胡氏培壘大夫二朝考亦不明章陳二家得失之辨案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明云康子在其朝此為季氏外朝矣與之言弗應而入下文云合官職於外朝明為季氏之外朝閻氏從章注謂外朝乃君之公朝誤矣如指康子在其朝為公朝則敬姜之言自卿以下云云語意竟不相屬矣考內則夫入門者入適寢之門也妻袍子出自房者出自適寢之房也又云妻遂適寢

者適燕寢也庶子見於內寢鄭注以爲適妻寢蓋內寢者燕寢也庶子見於內寢者與君之適子庶子見於外寢亦同君對夫人內寢而言故曰外寢大夫士對其適寢而言故曰內寢耳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是大夫士之適寢爲外寢也又云揖私朝輝如也則大夫士適寢卽爲私朝與君之路寢爲內朝者同矣魯語謂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陳氏禮書以大夫有二朝蓋據國語爲說也閻氏以陳祥道爲誤特未之攷耳胡氏亦不明韋注亦以陳祥道爲誤耳

王后夫人朝

三禮通釋卷六十六

十

詩曰大夫宿退無使君勞案君女君也此王后有聽朝之證左氏傳曰齊侯使華免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則后夫人治家事于內猶天子諸侯治邦事於外故內官亦有朝

三禮通釋卷六十六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臣林昌彝學

世室

重屋

明堂

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攷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坳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卒階隄唐山膺應門庫臺卒闔孔晁注五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咸皆也宗廟四下曰阿反坳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一

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栭也藻稅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劉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畫旅言皆畫劉柱爲文也卒階以黑石爲階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山膺謂膺畫山雲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限也又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陳氏壽字見情書及玉海四當爲三陽湖孫星衍云積畫之誤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陳氏壽云七字見隋書廡高三尺門方十六尺陳氏壽云九字見藝文類聚東應門南庫門西泉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平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藝文類聚三十八隋書宇文愷傳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玉海九十五初學記十三攷工記夏

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注世室者宗廟也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

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注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

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尺其廣益之以四尺九階鄭注南面三

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鄭注南面三四旁兩夾窗鄭注窗助戶為明白盛鄭注盛灰也盛之言成也以門

堂三之二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鄭注

之一鄭注兩室與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鄭注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

四柱重室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

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疏云其同制

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若然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唯有一尺三寸三室居

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唯有一尺半何得容殯者按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二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

天子室廣九維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其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維是其關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

之前近西在金室之東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

不必要在堂簷之下鄭注大寢東堂北偏正義曰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

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

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鄭注東堂則知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

廟鄭注東堂兼大室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鄭注東孟夏之月

天子居明堂左个鄭注大寢南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

鄭注南堂當大室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鄭注南堂中央土天

子居太廟太室鄭注中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鄭注大

偏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鄭注西堂季秋之月天子居

總章右个鄭注西孟冬之月天子居平堂左个鄭注北堂仲

冬之月天子居平堂大廟鄭注北堂季冬之月天子居平堂

右个鄭注北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

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

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

戎明堂月令盧注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曲阜孔廣森

引其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九盧注云用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龜文故取此數堂高三尺從之孔廣森曰此謂檐檠之高非

以明其制也東西九伊南北七筵異義引此作伊上圓下

者一維也王藻正義載異義引此文作四堂十二室鄭

方九室十二堂駁云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

明堂位正義引又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

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

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

待朝在宮南揖朝出其南門宋書十六禮志大明五年有司

鄭注禮義生於斯許慎五經異義云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

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

曰辟靡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仍南北七筵

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

近郊禮記明堂位正義三十里講學大夫治于登說陳氏壽

學大夫不重近郊二字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

之就陽位陳氏壽禮云當作就陽位而祀上圓下方八窗四

闕布政之宮陳氏壽禮云明堂位正義此下周公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明堂位正義作神大微之庭中有五

帝座星明堂位正義作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

室般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陳氏壽禮云明堂位正義此下

昭事上帝十五字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君

駁異義云予之聞也明堂位正義無此禮戴所云雖出盛德

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陳氏壽禮云明堂位正義無此八字

改今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

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王藻

明堂位正義改正明堂位正義此下援

神契明堂位正義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

上圓下方八窗四牖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

承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

於丙巳由此為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四

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

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以上見禮記二十九王藻

義引至此為此為之止又初學正義又三十一明堂位正

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

時說兩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陳氏壽禮云魏

駁異義文也袁翻傳施行誤作德行今改正五室之位土居

中木金水火各居四維魏書李謐傳引鄭水木用事交於東

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此下有用事交於西南萬氏世

帝一室合於數同引鄭康成言陳氏壽禮云此與王藻正

義所引合但少火土用事交於中央二句是

駁異義文也攷其文義李謐所引二謹按明堂之說自周書

條當在前條周禮依數以為之室下

作雜解及攷工記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大戴禮尙書帝命驗

孝經援神契春秋繁露漢書郊祀志許慎五經異義鄭予駁

異義鄭予周禮注徐堅初學記隋書牛宏傳文選東京賦注

引黃圖桓譚新論白虎通義毛詩靈臺正義引盧植禮記注

穎容春秋釋例御覽引阮誥三禮圖蔡邕明堂月令論高誘

呂氏春秋孟春紀注袁準正論三輔黃圖藝文類聚引黃圖

晉書禮志摯虞議宋書禮志徐邈議南齊書禮志謝曇濟議

隋書禮儀志梁武帝制南齊書禮志王儉議太平御覽引崔

靈恩三禮義宗魏書賈思伯傳思伯議魏書李謐明堂制度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五

論北史封軌議隋書牛宏傳舊唐書禮儀志禮記玉藻正義
李觀盱江文集陳祥道禮書元韓信同三禮圖說及近儒惠
士奇惠棟戴震孔廣森金榜江聲孫星衍任啟運焦循萬世
美汪中咸有著論有合古制亦有未盡合古制者阮氏元明
堂圖說江藩明堂議最後出所定諸家得失確得古人規制
阮氏云明堂異名同實及上古中古之分元于己未歲以前
已著論明之矣歲庚寅學海堂經解刻成復取近代諸家之
說而驗其圖皆未能確也依月令當有八個而攷工記惟有
五室斷不相合戴氏乃除太室而以四室置之於外四隅即名
之爲个而共互之謂明堂之左个即青陽之右个總章之右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六

个即个堂之左个其說過巧竊有未安且即如其說而四隅
丈尺猶於經文有不能相合之處元乃別爲圖移四室於堂
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接之如此則與經文
丈尺合室爲室个爲个不相假借且於上圓下方重屋之制
亦合即匠人據此築基構木而造之亦必能成之非紙上空
談也爰更分析十說并圖以明之其一說曰攷工記曰周人
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
二筵此經文明白可據當從此以起度數東西九筵者八丈
一尺也周尺約當今尺六寸強八丈一尺六折算當四丈八尺六寸南北七筵者六丈三
尺也當今尺三丈七尺八寸此明堂南一堂之丈尺經不言東西北三

堂者丈尺相同舉南可概三方也城內廟寢亦襲此名曰明
堂然惟向南一而耳而郊外明堂則四面四堂若云五室全
在此南面一堂九七筵之中而無三堂則行諸大禮斷不能
容斷無是事也南堂定而三堂亦定矣舉一反三也其二說
曰今定爲收四室於堂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
角相接之何所據乎此於經文無顯據惟使堂成爲堂廟成
爲廟个成爲个室成爲室在四方則可成王居之禮在中央
則可成禘禋之禮亦可成重屋之制耳五室主五行似當置
中則爲太廟四太廟之後共以中央太室爲室而四隅四室
鄭氏注謂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
如此故西室名總章赤與白謂之章白金與赤火合不與水合故金室在西南餘室類此
鍾鼎文每
有作此形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七

者古鐘鼎銘每曰王格太室其三說曰每室四戶兩夾窗乃
此形即四堂背五室之形也考工記世室四旁兩夾窗白盛之文成伯璵禮記外傳衍之
爲每室四達一室八窗之說大戴衍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之說即東京賦之八達九房之說此蓋因漢明堂而誤
五室爲九室與攷工不合也孔氏廣森禮學危言讀攷工世
室四旁兩夾爲窗白盛爲句此爲特識四旁者四堂之旁
也兩夾者左右个也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元更謂窗者凡
四面不明之處皆加窗至於常用幾十窗不能臆斷白盛者
盛義如城如防此言四面皆用牆如城如防而白之且多用
窗也釋名曰城者盛也爾雅曰山如防者盛是其義也其四

說曰五室之制奈何按四方之堂寬皆九筵此四堂之背四角相接是明堂之北距平堂之南青陽之西距總章之東皆九筵也以此方九筵之地為太室及四室每室止用二筵丈尺恰可相容凡言室者皆廟屋內劃出之名非建五小屋於露處之地可名為室也然則奈何曰此五室皆當在重屋圓蓋之下若於太室四角立四大柱或再倚四堂之背木室之西之南火室之西之北金室之東之北水室之東之南立八大柱如圖中○者即柱礎處楚辭天問淮南子皆有八柱之說則可上載圓屋并遮五室矣其五說曰重屋上圓下方之制奈何按重屋見於攷工記上圓下方見於大戴記皆是古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八

制此中央九筵之地假使立大柱出乎四堂背之上而加以圓蓋之屋則是上圓之重屋矣圓蓋須比九筵為大乃不雷雨水於五室也九筵方徑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約須徑今尺六丈有餘之圓蓋方能蓋之至於圓屋之下方屋即四堂之上必可虛之以吸日景而納光也其每一方屋皆有四阿前阿水外雷後阿水內雷內流在堂背與室之間必有溝而水出四角此最古最大之中雷而圓蓋之雷又流於四方堂屋之上也此乃大概為說耳假使匠人為之即可合丈尺而成之堂崇一筵加以堂之棟宇重屋圓蓋之高約須通高今尺六丈有餘四堂縱橫方今尺二十丈四尺六寸至於立柱立牆梁棟楹廢戶窗諸制古匠不傳難臆撰然逸周書之四阿復格重亢非即內階旅

楹隄唐山牆等制甚詳知古時匠氏必有構造之法今雖不可攷但使今匠為之必有暗合古法者何也大段不錯小處不妨以意匠定之也即如逸周書有旅楹之制攷五室重屋四堂八個非多楹不能成之旅者衆也陳也眾楹陳列於四方內外也詩殷武旅楹有閑其名也又逸周書有隄唐山牆之制今定白盛為牆者釋名城盛也爾雅山如防者盛注曰隄防檀弓鄭注曰防形旁殺平上而長是也明堂之牆如何築造經雖無明文然由此可知四堂之背周圍有牆四堂左右亦皆有牆如防如城特有窗戶四達通明通路耳明堂位達鄉即商也唐與唐同廣雅釋宮曰唐隄防也逸周書有內階之制今攷九階皆在四外若由堂入室平行則無階矣易為有內階也意明堂亦如觀禮壇制有三成也或者堂一成由太廟入至四室之地為二成由四室之地入至太室為三成是以公玉帶明堂圖內有昆侖之名爾雅曰三成為昆侖耶是也逸周書有復格之制說文格木長貌復格者其五室重屋八柱四柱之長者兩層相復手逸周書有重亢之制亢與抗同高舉抗拒也意為重屋中有兩重橫木在各柱之間者高舉抗拒手逸周書有重郎之制郎與廊同或堂與室有兩重廊乎又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又有蒿宮之名云周德蒿茂大以為宮柱學者晒其誕是也但蒿柱誕而蒿宮之名則有自來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書郊或為蒿杜子春云蒿讀為郊是蒿地即郊地也曰蒿地者猶萊田也明堂曰蒿宮者猶之曰郊宮也宮宜在城內今在郊故曰郊宮郊宮即蒿宮也乃求其解而不得造為蒿可為柱之說此皆秦時迂腐博士之所為無怪拾遺記更衍為十丈神蓬之說矣然若因此晒蒿宮二字之名亦誕其六說曰程氏瑤田釋宮小記述中雷云古初有宮室時不過為腐然之物以覆於上當如車蓋或如今之蒙古包如無柄傘即古棟宇之遺象古者明堂圍其上以法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九

天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圓其上者歟此說明堂上圍下方之象最合然則太室重屋者最古最大之中雷之制也清廟者若為圓屋出於四堂之上則蓋茅輕穩禮亦宜之四堂用瓦為亦宜矣其七說曰个之義奈何

按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月令个即作介个介相同即是一堂兩旁夾室之義也攷工記梓人為侯侯有上两个下两个亦皆具旁夾之形即廟寢之東西廡東西夾也左傳昭公四年使置饋於个而退是非明堂尙可襲名稱个何況明堂乎其八說曰戴氏震曰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此說則甚合其圖之所以丈尺不合者何也按其圖直以明堂之東西九筵分爲二以其中爲明堂太廟以東爲明堂左个即青陽右个以西爲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四面皆如此如此則與經文室二筵三字不合矣何也以明堂三分之一當一室則明堂左室應寬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十

三筵深七筵無論與室二筵寬深之數顯然不合且是長方之若以明堂爲主則此室向南者寬三筵向西者寬七筵若以青陽爲主則此室向東者寬三筵向南者寬七筵何以適從乎且中央容太室之地丈尺亦同不能定矣其九說曰汪氏中述學之圖謂明堂祇一面向南之堂無東西北三面之堂以月令爲誕妄不經非也閏月王居門中見於周禮豈十王居明堂禮之名此篇必在漢書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內今皆亡矣呂氏大戴所采古禮必本於此餘詳余釋閏篇中若然者則無論九筵七筵尙不抵今天府之大堂豈成鉅制試思九階當如何安置且其圖分九筵爲五而平列五堂以五室居五堂之後乃經文室二筵五室堂有十筵室北堂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十

多一筵斷不能合也其十說曰王平日所居聽政之路寢曰明堂者此地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襲其名也郊外明堂即月令之明堂有四堂八个重屋五室非城內廟寢也洛誥周公之明堂即此制也近代汪氏中述學金氏榜禮箋皆以觀禮後半段觀諸侯之地祇有門壇無屋遂謂明堂屋爲妄非也洛邑周公之明堂非壇乃屋也孝經宗祀明堂之宗从穴無論矣禮古文亦加穴周書曰王入太室裸使無屋室王安所入觀禮後段爲門爲壇祀方明者此乃王巡狩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觀禮也即東巡岱宗之明堂亦必有屋若無屋而未聞惟壇齊王何由欲毀之自古惟間明堂明壇况攷工記匠人所記之明堂稿爲王都郊外之明堂未可以城內廟寢當之無論逸周書明言明堂四阿左氏傳言清廟茅屋顯有屋室皆在郊外不能指爲城內廟寢即考工明言明堂度九尺之筵室二筵矣復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矣明此度几之室與度筵之室不同几爲城中路寢之室筵爲郊外明堂之室也儀禮觀禮自篇首至於饗禮乃歸此前段乃諸侯觀天子於王都之正禮常禮也且歸則歸矣曷又祀方明乎其後段自諸侯觀於天子爲宮壇朝日祀方明以下別爲一事乃天子出巡方岳及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觀禮也是以祇立門壇全無堂室成王盟岐陽置茅菴晉侯觀踐土作王宮皆其事也國語晉語曰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

茅菴設望表說文引作致茅菴表坐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盟於踐土朝於王所晉侯作王宮於踐土出入三觀此等觀禮當用觀禮後段門壇後段方明之事惟有此等觀禮行之朝之禮爲此等事而設之也

日之後反祀方明義主盟誓有如此日月山川也否則堂堂王都巍巍明堂及至大祀之時祇憑四尺之方明木平祭則此門壇者茅菴之意也又鄭氏觀禮注後段謂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後段門壇謂時會殷同也此亦有誤城內之廟或一二國諸侯來觀則於此行前段之禮若時會殷同應在近郊者則於明堂行之卽周公明堂位之禮也此禮無方明若會盟於遠地及巡方岳不定何地始用後段門壇方明之禮必非王在京城近郊之禮也

後段言擇日於東門外者此門乃壇之東門非京師之東門也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江氏藩明堂議云明堂制度有以爲九室十二堂者大戴記盛德篇班固白虎通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也有以爲五室者攷工記匠人鄭康成周禮二記注也後儒或從鄭注或主蔡說言人人殊莫能是正然而尋其原可窮其流焉漢興值秦焚書典籍無傳叔孫繇略而不備至孝武世鄉儒術招賢良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未就及封禪泰山作明堂於汶上其時孝武志在求僊事非稽古罷儒生之議用方怪之言烏足道哉逮及東京光武好議儒生議禮不敢不本緯書而明堂制度又雜以讖緯之文矣謹案鄭注極精當從之鄭氏深於禮善於識其論明堂則本諸經而不言讖蓋

折衷二京諸儒之言而知識記方書之不可信矣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龜文之數爲術士九宮之法十二堂之說本援神契皆出緯書後人痛詆緯學獨於明堂則深信不疑何哉其述明堂之制曰九室十二堂矣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合於十五之數者又何所施乎且古制有堂必有室豈此十二堂在九室之內邪在九室之外邪抑環九室而列十二堂邪堂室相配於數不合堂室錯綜於制難通文選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據此則東京明堂但有九室亦無十二堂也後漢書光武紀注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引建武圖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圖下方十二堂法曰辰九室法九州此說與平子賦言乖異建武圖不知何人所作昔人皆云不可依據張衡目擊其制是當以衡言爲正矣所以隋宇文愷明堂議不從其說不用十二堂也月令章句之十二堂此用呂不韋月令之文鄭君謂月令爲不韋作非古制也晉裴頠亦云漢氏作四維之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象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體此爲設虛器也斯言可爲破的之論矣北魏賈思伯李謐知蔡說九室之非而又以月令之左右個謂五室有十二堂是乃蔡鄭之調人豈釋經之正論哉蔡邕謂天子明堂卽太廟禘祭宗祀朝覲耕籍養老

尊賢饗射獻俘治厯望氣告朔外政內治皆在其中袁準正論所謂人鬼煩黷死生交錯是也嗣後袁翻亦從鄭說則鄭氏主五室黜九室十室及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互言洵爲千古不刊之論矣說者又謂考工記乃先秦之書不可爲典禮嘗考隋書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曰明堂方一百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平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右爲右个然則匠人五室實本周制攷工不可信豈周書亦不可信乎至於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西

北土室中央法周易大衍之數李謚謂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此妄人之言不足與辨矣大凡古時行政之宮皆南鄉易說卦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之義所以太廟路寢皆謂之明堂而明堂則在國之陽也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閨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五經異義渚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明證也若從蔡邕說則明堂不得在南門之外矣鄭君太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李謚駁之曰尙書顧命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

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鬢帶立於房中鄭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此謚不讀鄭志而慢肆其說耳玉藻正義論之甚詳其說云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渚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般人重屋注云謂正寢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五

攷工按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鑄作靈臺辟靡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攷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位云君

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遜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裸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六

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穎達穿穴經傳貫通鄭義可謂無義不搜矣房在堂內今在堂偏永

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已所以西京無明堂也迨周公攝政之日作洛之年始考古制作明堂於土中禮記明堂位周公遜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者東都之明堂也即於此禘郊配天頒朔聽政焉及成康時舉行巡守之儀於是方岳有明堂矣孟子呂氏春秋所稱齊之明堂乃泰山天子巡守之明堂也後人不達斯禮紛糾競爭強作解事今緣述古義通其旨趣惜其經殘缺求之靡據已惠氏棟從蔡邕章句輯為明堂大道錄今據鄭予阮元江藩說庶合於古制而九宮之法為不足據矣阮氏元學經室集明堂論云明堂太廟辟雍同地為上世未備宮室之制是以皇帝日合宮封禪泰山亦上世大典禮其時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節故七十二代之興成合諸侯於泰山下以定天位因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秦漢所為襲其名而未察其實也阮氏所論之精確許氏宗彥謂鄭賈復生無以易斯誼是也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七

三禮通釋卷六十七

番禺陳起榮校字

臣林昌彝

巡守之禮

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尙書周官亦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是十二年一巡者有周之定制而王制乃云天子五年一巡守以舜典證之知其爲唐虞之典漢博士襍引之耳夏殷之制不見於經鄭志載康成說謂六年一巡先儒多疑其臆說無據然攷唐虞之時分天下爲四道而領之以四岳分年來朝四歲而徧至第五年則天子親巡故舜典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言五載之中天子巡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也夏殷分天下爲五服一年一服來朝五年而五服乃徧故以第六年巡周則五服亦分年而至至第六年要服當朝之歲而前之五服又畢至而俱朝於東都之明堂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復分年朝其五服至十二年要服當朝之歲則天子巡守而俱朝於方岳之明堂是夏殷巡守之期經雖不著而前有舜典後有周官可參攷而知其必以六年也其所以疏數不同者則以唐虞之時簡質歷三代而彌文所爲兵衛供億之費後多於前故因時制宜如此然周雖十二歲一巡似乎疏闊而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

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其

所以防維整攝之者實周且詳又奚虞其曠廢也哉林氏喬蔭云王制於四巡之後乃云歸格於祖禩舜典亦然是一出而周四岳四岳巡畢而後歸也鄭氏獨謂每巡一岳禮畢便歸仲月乃復更去孔穎達辨之以爲如其所言當於東巡之下卽言歸格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能周徧事必不然此說是也然崔靈恩則又以爲唐虞五載巡守一岳二十年方徧四岳周則四十八年若一出四岳皆徧且闕四時祭享吉行日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岳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程遼遠固必不及此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知每至一岳卽歸之義爲長而杜氏佑復辨之謂展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年方徧於民物不亦乖疎詳周官本文與孔氏注解既改制十有二歲比唐虞已甚遐闊如四十八年乃徧豈非益爲曠邈乎然則崔氏之說欲曲護鄭注而實無所依據但十二年一巡四岳固是有周之經制當時兵衛省而徵求寡自可無煩擾難行之憂而或適屆當巡之年兵荒凶札事出意外則亦未可執十二年之定期必周巡於四岳也周官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職方氏云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王殷國亦如之明巡守之與殷國分爲二事而同屬於十有二歲則當十二歲時或巡守或殷

國二者之禮惟其所行固不得因殷之訓眾遂謂巡守殷國直是巡守於眾國也鄭康成言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此不特與殷同混而無別卽謂殷同殷國通稱共義然既是諸侯朝於天子之事而掌客職乃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則是天子適於諸侯何也賈公彥謂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卽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爲之秦氏通考據之謂不必專在京師故王亦有所過之國然在外在內俱可稱爲殷國則固非若巡守之有定安得謂王必有所過之國特令其具王及百官從者之牲禮一同於巡守哉然則殷國之與殷同禮必不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三

可混而殷國之與巡守事則畧相同矣蓋六年五服畢朝謂之殷同同者同至於東都之明堂也又經六年王巡守四方則各朝於方岳之下是爲時會以其各分時而會於方岳也其或是歲有故不行巡守則諸侯仍率其六年一朝之典而畢至於東都之明堂亦卽謂之殷同此以言乎全不巡守也然所謂兵札凶荒之故未必四方皆然亦未必一歲皆然則或得巡一方或得巡三方六服羣辟亦卽於天子所至之國朝之是名殷國言其以眾朝於諸侯之國異於王都故不得稱殷同而亦是天子適於諸侯故掌客所令與巡守等但巡守徧巡四方此爲一方一隅乃巡守之變者以殷國混

於巡守固非卽以殷國混於殷同亦誤也林說是也案時會卽十二年天子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巡日時巡故其會日時會鄭氏據春秋傳有事而會之語謂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今案征討之事既出非常則不得謂之時且傳所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子太叔固明指爲晉文襄之霸制與周公之禮何與况傳又嘗言禹會諸侯於塗山此正巡守之事非有諸侯不服而固謂之會矣惟巡守事在四方故大行人卽明釋之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而職方氏載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四

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所謂發四方之禁者卽此也殷同以六年要服當朝之歲五服畢來故云以施天下之政或當十二年時巡之期王不巡守則六服亦盡來如六年一朝之例亦得爲殷同然則會者諸侯朝於方岳之明堂同者諸侯朝於東都之明堂皆不在京師故周官言會同之禮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棧板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墼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供人門牛人云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縣師云若將有會同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云若有會同行役

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廩人云凡邦有會同則治其糧與其食道人云凡會同掌其道路之委積大祝云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大司馬云大會同則率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司士云凡會同作士從諸子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其扈從有官有兵其在道有次舍有委積其出入所經皆有告祭若如先儒舊說會同俱在京師則諸侯來朝天子未嘗外出何以有此諸儀即謂時會築壇國外有出行之禮然亦只是會耳同則不出京師又安得會同並言既以會同並言則一在東都一方岳皆天子出而就見諸侯故周官所述詳陳會同之典而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五

巡守畧焉以時會即巡守也至諸侯不順王將征討則司儀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者是以其事出非常故以將合諸侯言之且其地亦無一定故令爲壇以會其禮其義各有所在若會同則正是以賓客之禮親邦國者豈得以征討之事與其間哉林氏喬蔭云王制言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而周禮所舉巡守之禮不見有此又曾子問言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周禮亦不之及豈以周公制經世之大典而顧缺畧如此既讀春官大祝職云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行舍奠乃悟此即王制所言之事以會於方岳同於東都天子皆出京師故彼直以天子

將出言之而此只言會同不言巡守以時會即是巡守也夏官齊右又云掌會同賓客前齊車前車亦即曾子問之所謂齊車載遷廟之主者其謂之齊取齊潔之義故尚書大傳言王升舟入水即以此稱宗廟先儒不知時會之爲巡守而以此訓爲王自整齊之車失其義矣謹案周官大祝言大會同造於廟而王制言造乎禘孔氏正義曰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前歸格既云祖禘明出亦告祖禘也今唯云禘者白虎通云彼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禘不嫌不至祖也夫歸格既不嫌祖禘並告則出告又奚獨嫌之經言造禘則所造直是禘廟而已其所以止造禘廟者以禮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六

載於齊車遷廟主禘禘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此主因禘禘而遷之於禘今將載之以出故於禘廟行告祭之禮即以此遷廟之主依祖禘之神蓋此爲昭穆最上之一主是祖之類而造於禘廟而後出則禘之神亦依焉所以出師之禮與巡守同亦載此主書曰用命賞於祖既以此爲祖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於公禘又以此爲禘其或立國之初未有遷主則曾子問言以皮圭幣帛告於祖禘遂奉以出明此遷主之載於齊車原以當祖禘之神而當其將出之時迎主於禘則但著其爲祖必於禘行告祭之禮而後見禘之神亦依於是大祝言造於廟者兼禘廟禘廟言之也王制言造於

禰者以明其載此主必先告祭於禰廟若此主本在禰廟其
迎時已造於禰不言可知矣惟其出以遷主依祖禰之神故
歸而格必祖禰並有事焉於嫌不嫌何與之有乎祭義云天
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王制亦云問百年者
就見之此尚齒貴老之義也然祭義又云八十九十者東行
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鄭注謂道經之則見之
疏曰八十九十者未滿百歲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
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
去必往就見之然經其閭里何以謂之東行西行應鑄云彼
向東此向西彼西行此趨東是相違而不相值必駐行反迂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七

謂而見之此說視注疏爲明晰但八十九十之人所在多有
天子途之所經必一一就見不唯其煩於車馬而以一時巡
一岳日亦苦其不給竊謂祭義所言專明貴齒之意言百年
者天子巡守必就見之其未至百年八十九十之人常時行
於道路彼東行則人之西行者不敢過彼西行則人之東行
者不敢過蓋必俟其過而後行卽所謂見老者則車徒避之
意也下文云欲言政者君就之明此東行西行是泛指行路
之人與君無涉注疏並以巡守爲說蓋非禮器云因名山升
中於天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此卽封禪之說所本故
鄭注引孝經緯云封乎泰山燔燎考績禪乎梁父刻石紀號

也然謂之升中者何升既觀禮所謂祭山邱陵升也中與周
官天府所云治中小司寇所云登中同義謂會計之事實蓋
天子巡守至於方岳考制度明黜陟大會邦國治職之事實
故禹會諸侯於塗山其山卽名爲會稽以此事實燔燎而告
於天謂之升中郊特牲言天子適四方先柴言至於四岳行
燔柴之禮卽此記之所言升中也其升中而得鳳皇龜龍假
者明能積誠以祭則神明感孚瑞應可致猶下文言享帝於
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之意非謂但升中而卽可致祥瑞亦非
謂有祥瑞而後可以升中也然巡守之禮既燔燎升中以當
祭天亦望於山川以當祭地故時邁之詩首稱昊天次及百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八

神河嶽序指爲巡守告祭柴望之作而舜典王制言巡守者
亦並著柴望之文以其禮言之謂之柴望以其地言之卽謂
之封禪蓋燔柴必有壇壇則封土爲之故爲封望祀必有位
位則除地爲之故爲壇禪卽壇也是則封禪者柴望之別名
柴望者巡守之告祭猶祭天稱燔柴亦稱郊祀非有異事則
聖人制禮既有巡守必有柴望既有柴望必有封禪豈謂巡
守當行柴望之祭而柴望之地必不可封土爲壇除地爲壇
哉且巡守於所至方岳皆行柴望之祭則四岳皆得有封土
除地之事亦豈謂封禪祇在東岳於他岳必無與哉夫惟封
禪卽是巡守之柴望古帝王勤民務政無不巡守者史載黃

帝披山通道未嘗甯居東至於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嶺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易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知自黃帝以前凡君天下者皆有巡守之舉故韓詩外傳引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蓋自洪荒以來君天下者皆嘗有事於泰山可數者如巢燧羲軒之類其不可數者則若世稱天皇地皇人皇皆歷年一萬八千其間傳世之主正復不知多少書缺有間萬數亦想當然其有事於泰山也皆因巡守而行告祭之禮其得留氏號爲人知者殆亦如後世登山游覽之有題名故緯書言刻石紀號莊子言易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九

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墳塲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亦云書者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則或有其遺蹟或得諸記載亦事之至庸不足異也其謂受命有符瑞之應乃得封禪者始管仲林氏喬蔭云管子封禪篇云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義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嶺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

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此因桓公既霸而驕見其封內泰山有古天子巡守告祭封土除地之遺蹟遂欲倣而行之蓋以諸侯而欲倣行天子巡守之禮意以諸侯皆服於己將因此而朝之於方岳其心不在於封禪之告祭而在於假天子之巡守也管仲不敢明言其僭特舉十二帝王皆受命者告之受命謂受天命爲天子則諸侯不得僭之意已隱在言外無如桓公侈心莫遏不以爲僭反直承爲受命則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十

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此舉北西南三山爲言明欲以泰山之事備巡守四岳之制竟有無王之心非直不自知其僭而已故曰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邠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鳧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則瑞應之說明係設詞以難其事非真謂有符瑞卽當封禪是管子之言未嘗背禮卽所謂封泰山禪云云者亦以受命而爲天子則因巡守而行柴望封泰山卽燔柴以

升中必因乎名山之義也禪云云與亭亭社首梁父則望祀山川所除地爲壇之所在也望祀之禮亞於升柴故云云等皆旁泰山而小者其專以泰山爲言則以泰山在齊之封內桓公屬意於此實則十二君所行巡守祭告之地四岳皆有之矣自秦漢間聖經晦塞緯書與方士之說並行於是謂王者受命功成道洽符瑞並應乃行封禪以告太平又謂繼體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長久封禪是古不死之名能封禪則能仙登天故秦始皇漢武帝汲汲爲之以誇詡功德祈求長生司馬遷班固並惑其說遷作封禪書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十一

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應劭風俗通云三皇禪於繹其身禪子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此與白虎通所釋少異又梁書許懋傳引禮記說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絕父及子繼也蓋皆本於緯書之言其異同無足深辨夫以有祥瑞而後封禪明爲管子之設詞而信以爲真其識已陋至以封爲增高禪爲增厚又以三皇五帝所禪異地各有意義則不特六經所無卽管子之書首言封禪者亦並未及此爲緯書之說而鄭康成偏信緯書故其注禮器升中謂升上也中猶成也卽是以前成功告天之意孔疏因之謂太平乃封禪其封禪必因巡守而爲之若未太平但巡守而已其未太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告之故王制說天子巡守必先柴若太平巡守之時初到方岳以燔柴告至之後乃攷諸侯功績及封土爲壇更燔柴告天告諸侯之成功也此唯泰山爲之餘岳則否其巡守則每岳皆至也夫巡守旣每岳皆至則每岳皆當有升中之禮何見升中唯泰山爲之且太平巡行有兩度燔柴告天果出何典記耶郊特牲言天子適四方先柴先者對望祀而言以柴爲先非謂初到方岳卽先柴以告至也此其誤總由太平乃封禪一語不知太平封禪之說出於緯書非經所有經則但有巡守柴望之禮則封禪但關於巡守不巡守不關於太平未太平矣然史記言秦皇之封禪也徵齊魯之儒生博士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十一

七十人至泰山共議諸儒進蒲車掃地席用菹藉之說秦皇
紉儒生而自行漢書言武帝之封禪欲倣黃帝以接神人蓬
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羣儒不能明其事又拘於詩書古文
而不敢騁帝亦盡罷諸儒不用而自制秦儒所云蒲車掃
地席藉乃有周郊天之禮以之明升中之祭地雖異而事同
固非妄引漢儒之議郊祀志既稱其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望
祀射牛事又言其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則其所說亦必
是古天子巡守之正禮特二主方惑於繚緯方士之邪說以
封禪爲誇功祈福之舉故其言如朽鑿之不相入然亦可見
當時去古未遠諸儒尙能知巡守之柴望卽是封禪者情遷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吉

固良史鄭孔經師其識竟出此諸儒下也乃自始皇武帝行
之於前司馬遷班固鄭孔輩衍其說於後於是儒者聞封禪
二字不啻若斯執之法恨其流毒且追咎於作俑之管子然
而秦漢以下英明之主仍有踵而行之者矣亦有雖未行而
意欲之議其禮者矣豈真以始皇武帝爲可法哉蓋太平之
說固人主所樂聞而長生之術尤人主所樂致辨封禪之非
者但以其時未可而事不經耳顧名山升中之文明著於禮
記卽祈天永命之旨亦散見於詩書則人主之雄心無由自
遏而姦諛之迎合且復有詞梁武欲行封禪聽許懋之言而
止者良由帝雅好禮經懋推衍天子郊天祭地之說故得嘉

納如徒云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恐亦未
足以泥其行也唐太宗之賢遠過梁武數以封禪問魏徵亦
祇謂其時之未可其後卒從羣臣之請使顏師古議其事房
喬裁定之將以十六年二月行會星李太微而罷而高宗明
皇遂踵成之在廷之臣豈無許懋比者亦其所以爲說者不
相入耳誠知巡守柴望之祭卽是封禪則鄒黍江茅東鵠西
牒權詞固不足以當真金繩玉檢秘冊神光曲說皆可明其
爲妄不言封禪可也卽言封禪亦可蓋有巡守則自有封禪
事之至庸亦禮之至正奚必諱又奚必辨哉十二年巡守方
岳而朝諸侯謂之會六年王居東都而朝諸侯謂之同如有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吉

不協之故卽因會同而使之盟以同其好惡故周禮司盟職
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
神既盟則賁之夫曰有疑會同則非凡會同皆盟矣且明神
云者猶言明顯之神左傳稱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
又稱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是明神大神通稱非有專指而襄
十一年亳城之載書直曰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大川羣
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則上下內外
之神包而舉之統曰明神也鄭康成不知覲禮篇末所載是
新天子陟位之禮因以爲卽會同而盟之事云方明者上下
四方神明之象會同而盟謂之天之司盟且謂拜日於東門

之外反祀方明是會同以春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是會同以夏冬秋并引詩有如皦日傳山川神祇其忘之語謂皆用盟神為信則其意以春之盟神為方明夏之盟神為日冬之盟神為月秋之盟神為山川既各有所主而於下文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則曰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地瘞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乃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五官之伯會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去

諸侯而盟其神主月則又以爵等為差不關於春秋冬夏今案巡守即是時會不巡守亦即為殷同則巡守之盟與會同之盟原非兩事况覲禮篇內並未見盟之一字又何由知方明之祀即是盟神且既以方明為盟神又何以專用於春而三時各有所主日月為天神之屬山川為地祇之屬則但言明神而已包舉無遺今以日專主夏之盟月專主冬之盟山川專主秋之盟果何義耶且如其說是王之盟亦並主月與山川而乃別言諸侯主山川王官主月又何所據耶此其說之支離已可概見至王制岱宗之柴即是因名山升中於天之禮凡巡守皆然本無疑義乃鄭氏注王制既以為告至之

祭注舜典又以為考績燔燎而注此覲禮則復以為是祭日乃盟神之主疏家固之遂謂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未太平巡守但有告至一祭太平巡守兼有考績之柴若盟則又有主日之祀夫諸經所言巡守皆只一柴而已安得有三今強為分析而進退無據疑惑後人殊不可解矣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去

三禮通釋卷六十八

番禺黎永椿校

三禮通釋卷六十九

明堂朝諸侯之位



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又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于天子壇壝宮于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東上是朝于國外與朝于國內之禮異也陳氏禮書云

三禮通釋卷六十九

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蓋亦國外之禮然也先王之于夷狄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貴故疆以戎索和以舌人食之則委之牲體而坐諸外樂則不使亂雅而陳于門則位夷蠻于東南之門外夷狄于西北之門外宜矣漢蕭望之欲貴單于於諸侯之上賈誼欲高堂邃宇以壞其腹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蓋不知此

壇壝宮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壇以象墻壁也為宮者于國外春會同則于東方夏會同則于南方秋會同則于西方冬會同則于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

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室焉堂上高二丈四尺上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神神監之則謂之天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狩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認王儀南鄉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平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

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

就其旂而立注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

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階之東上諸子門東北階之東西面北

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先男而位

皆上東方也諸侯八階門或左或右各執其旂而立王降階

南鄉見之三揖五者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

四傳擯注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

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于下等及請事勞

皆如覲禮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

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天子乘

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

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止陵于西門

外祭天燔柴祭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司儀掌九儀之賓客

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日相以詔者以禮告王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注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于國外以命事

官謂壝上以為壝處所謂為壇壝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

于東郊則為壇于國東夏禮日于南郊則為壇于國南秋禮

山川止陵于西郊則為壇于國西冬禮月四瀆于北郊則為

壇于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于壇上而祖焉所以致尊卑

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正一成爲敦正詔王儀南鄉見諸侯
再成爲陶正三成爲昆侖正謂三重注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
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
王升壇諸侯皆執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
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
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
者士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婚姻也時揖手推手也衛將軍
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
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妻之也天揖推
手小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
等注謂執玉而前見于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
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王所處也
壇三成深四尺則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
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于其等奠玉降拜明
臣禮也既乃其將幣其禮亦如之注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
升堂受王玉注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陞極再重注陞極謂行馬再重者
以周衛有內外之別

三禮通釋卷六十九

三

爲壇壇宮棘門以戟爲門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
帟合諸侯亦如之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氏凡祭
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
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
閑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司兵軍事建
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司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
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陳氏
禮書云朝覲宗遇之禮行于廟朝會同之禮行于國外國外
壇土爲宮方三百步旁各一門中爲壇而三成壇十有二尋

深四尺旁一門則棘門矣壇三成則三重矣十有二尋則方
九十六尺矣深四尺則一尋一尺矣春宮于東夏宮于南秋
宮于西冬宮于北加方明于壇上天子既拜日禮月與山川
正陵則祀方明既祀方明則見諸侯諸侯上介奉其君之旂
置于宮尙左左氏曰鄭氏謂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
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
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公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
皆上東然覲禮不言壇階而鄭氏曰前三階者以其宮四門
而位尙左與明堂位相類故也不言侯氏奠玉降拜升拜而
鄭氏曰公奠玉于上等降拜于中等侯伯奠玉于中等降拜
于下等子男奠玉于下等降拜于地升成拜皆于奠玉之處
者以其致命王受之玉降拜升拜與覲于廟相類故也掌次
王合諸侯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鄭氏謂大次初往所止
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賈公彥謂大次去壇遠小次去壇近
其說是也壇域君子所設以行禮者也故去祧有壇凡祭天
及日月方望之類皆有壇齊侯爲柯之盟有壇公羊曰莊公
升壇是也諸侯適隣國有壇左氏曰襄二十六年先君適四國未
嘗不爲壇是也大夫士去國爲壇位鄉國而哭魯公孫歸父
聘還及笙壇唯復命于介是也况王者之會諸侯乎司儀言
將合諸侯合爲壇則凡巡守于方岳之下皆有壇壇宮矣

三禮通釋卷六十九

四

方明木爲之六色

觀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平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東方圭北方璜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神明監之則謂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以著之然司盟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左氏曰不協而盟又曰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則凡會同不必皆盟也陳氏禮書云鄭氏以會同必盟方明之設

三禮通釋卷六十九

五

爲盟而已其說拘矣方明之制方四尺之木設上下四方之色上圭以象天神之制用下璧以象地元之居體東圭而南璋西琥而北璜各象其方而禮之天子拜日禮月與四瀆山川正陵畢則升壇以祀方明既而退方明以朝諸侯其或盟則復加方明于壇而以載辭告之觀禮于春言拜日于夏秋冬言禮日月與四瀆山川正陵鄭氏曰變禮言拜者容祀也其說以爲春無盟誓不祀方明特拜日以教尊尊而已三時盟誓祀方明豈爲盟誓而已哉言祀與禮蓋互見也漢律歷志引書伊訓曰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以冬至越弗與緝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此尙書古今文之

異也

盟詛

珠盤

玉敦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酒脯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賈公彥曰禮敦盛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耳宜在盤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茆封人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飾

三禮通釋卷六十九

六

其牛牲司寇凡邦之大盟約蒞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于壇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視掌其祝號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正陵于西門外注此謂會同以夏冬容祀也禮月于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爲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者尙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志之山川神祇其志祭天燔柴祭山正陵升祭川沈祭諸乎皆用明神爲信也

瘞注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狩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狩至于岱宗柴是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禮記曰涖牲曰盟焉是王宮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禮記曰涖牲曰盟

又曰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也會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春秋書盟多矣或書盟或書同盟莊十六年二十七年同盟于五年同盟于戚十八年同盟于虛打襄三年同盟于馬陵十年同盟于戲二十五年同盟于重耳或書會盟信十九年或盟而不地文三年公及晉侯盟二年及晉處會盟于邾或盟而不地文三年公及晉侯盟二年及晉處會盟于邾莊十九年會齊侯宋公云云盟于幽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後盟于防僂二十九年夏會王人云云盟于翟泉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十年秋及蘇子盟于女栗襄十五年二月及宋向戌盟于劉

左傳叔向曰明王之制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太叔曰文襄之霸也諸侯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苟卿與穀梁曰盟詛不及三王史記平原君適楚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漢高帝刑白馬以盟陳氏禮書云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懇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詛之末常不弛于天下使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詛之輔于教也其可忽哉周禮有盟萬民有盟諸侯有詛萬民之

不信有敘國之信用則盟詛固有大小矣司盟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茆封人凡賓客軍旅大盟飾牛牲其未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也實之于坎加書其上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宋伊展將諸太子瘞楚客過宋野既與楚客盟矣曲盤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左氏哀禮曰涖牲曰盟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孟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沱接衛侯之手及掩大者先歃小者亞之哀十三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先歃晉亞之不在先歃定四年祝鮀曰晉文踐土之盟衛成公弟猶先蔡有玉帛以禮明神哀十二年有玉帛以禮明神子貢曰盟以奉之有桃茆以戒不祥既盟則以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

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共祈酒脯則既殺以盟于前又用酒脯以祈于後也觀禮諸侯觀天子春拜曰秋禮山川正陵冬禮月與四瀆而繼之以祭天燔柴祭山正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氏謂升沈必就祭謂王巡狩也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歃經言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明

神司盟北面詔明神左傳傳二十八年王子虎盟諸侯于王要盟哀十二年子貢曰盟所以周信也明神曰司慎司盟名以要之昭十三年叔向日昭明于神盟也

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與

三禮通釋卷六十九

七

三禮通釋卷六十九

八

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則諸侯之盟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曰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據瑕禽曰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王賜之駢旄之盟杜預曰言得重盟不以雞犬蓋駢旄之盟非王賜者不得用也襄年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祭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辭為辭而載之于策以用牲加書于其上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豕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百人為卒二人為行書無逸曰否則厥口詛祝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然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問詛諸五父之衢襄十一年陽

三禮通釋卷六十九

九

虎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又盟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定五年鄭伯使卒出豕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是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于盟則大事必盟而或詛詛以詛往過而或為將來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蓋以鄭伯使卒與行出此三物辨而等之其詳不可考也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瞶與伯姬輿豶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所而詛無是也若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

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辱人以城下日以長亂莫之或熄皆先王之罪人也

桃 芻

鄭氏曰芻莢帚也說文曰芻莢也古者人君出戶則巫覡有事弔臣則桃茢在前開冰則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致膳則葷桃茢以辟凶邪注膳于君有葷桃茢于大夫去茢于士去葷則盟用桃茢宜矣蓋桃茢凶邪之所畏避者也觀古人度朔之論桃湯之用則桃又過于茢矣

三禮通釋卷六十九

十

三禮通釋卷六十九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七十

臣林昌彝學

六服朝覲之禮虞周朝數辨

禮記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著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著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宗遇禮今亡謹案五服朝數虞書曰羣后四朝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大行人曰侯

三禮通釋卷七十

一

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解虞書者或曰四朝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馬氏注見釋文孔傳亦云言不復來朝京師也或曰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鄭氏注見釋文史記集解及王制疏言每歲徧朝也朱子蔡氏則以為巡守之明年東方來朝明年南方來朝又明年西方來朝又明年北方來朝此亦本王制疏引熊安生說言每年一方諸侯來朝周而復始是又為四歲一朝矣駁之者曰上文東巡狩云肆覲東后已見方岳之下此處不應重見秦氏說則馬氏之說非也唐虞以前諸侯萬國其地遠近不同必每歲分四時迭來是率天下

而路秦氏說則鄭氏之說非也朱子蔡氏之說或以為分四方

無確據然按之本文的是分為四部四歲而徧故秦氏謂以

理推之朱蔡為長解周官大行人者或曰如大行人所云則

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引左傳昭十三

年謂六年一會與六年五服一朝相當而以周禮為因貢而

見不必是君自朝孔氏說或曰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男服

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

歲五服盡朝於京師陳氏說或曰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為疎

數六年而遍五服畢朝也周官舉其綱周禮分其目六年之

三禮通釋卷七十

二

內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再朝餘皆一朝蘇氏書傳及秦氏說毛氏謂尚書周禮本無不合周官六年一朝而大行人析言之所云侯服歲一見言六年中之第一年侯服以一年朝甸服以二年朝男服以三年朝采服以四年朝衛服以五年朝要服者曰書之五服一朝與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本無二法而疏強分之左傳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與書之六年一朝非一法也而疏強合之秦氏說是孔氏之說非也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京師夫五服盡朝京師惟十二年王不巡守乃有之經云六年一朝謂六服遠近六年而遍非謂五服盡朝也且六年之內既有當朝之期又有盡朝之期則采服雖四歲見衛服雖五歲見實與男服之三歲見者等耳秦氏說是

陳氏之說非也六年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再朝則非五服一朝矣且疎數不均之甚而侯甸男三服不免有國君道長之勤方氏說是蘇氏及秦氏之說非也毛氏之說或謂於文義不合然據理而論五服雖各相距五百里最不可解者侯每歲一見是奔走無已時也侯雖近決無獨煩密乃爾則斷指六年中之第一歲一見無疑而於六年而徧五服畢朝之說亦毫無乖謬任啓運本其說人禮記章句而方氏亦云巡守明年之第一歲二歲三歲亦是第二歲第三歲非謂每一歲每二歲每三歲也則毛氏之說是也他如王初卽位諸侯當畢朝如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三禮通釋卷七十

三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此非常朝也不在此數五服止五年其曰六年何也六年當要服見而要服爲夷王者所不治不必其果至故周官篇首言六服承德後惟言五服一朝也其當朝之年東方多於春西方多於秋禮記王制諸侯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鄭注謂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是周亦宜然觀明堂位魯闕春祭可見若諸侯喪服畢必行觀禮詩所云以其介圭入覲於王也亦非常朝不在此數乃或以空一方而來卒有變故孰從而禦之輒謂四方不拘時王氏說且或於每方之中各分四方鄭注及秦氏說夫王畿外五百里爲侯服又其外五百里爲甸服餘各相距五百

里則雖一方諸侯盡來不有若甸若男若采衛環拱而藩屏者乎如此之說若以行之於虞則可蓋虞於每年一方諸侯盡來周不過一服而已既分東西南北配以四時又於一方各分四方配以四時尤爲破碎豈足爲據哉

朝覲冕服

三禮通釋卷七十

四

周禮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自朝聘皆皮弁服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有十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玉璜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楊復曰上公衮冕纁九旒旒九玉纁三采朱白蒼侯伯鷩冕纁七就三采子男毳冕纁五就三采楊復謂上公前後九旒侯伯前後七旒子男前後五旒均誤禮言前後遠延乃釋冕中之板通乎前後也非言後旒也古旒以蔽聰若後用玉如許則首似不勝其重今其誤者說詳於前秋官大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注冕服者若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禮記玉藻諸侯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神冕公

袞侯伯鷩子男鷩也陳祥道禮書云古者諸侯將適於王則裨冕而出
 既朝至湯沐之邑則齋戒以人見而王駕齋馬乘齋車以其
 等爲送迎之節其致敬朝事如此則侯氏裨冕王袞冕奚間
 於朝與廟哉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
 子當著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春朝受摯於
 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一也夏宗
 依春冬遇依秋又以覲禮王服袞冕司服王既朝皮弁服則
 謂受朝於廟則冕服受朝於朝則皮弁然皮弁服王日既朝
 之禮非受諸侯朝覲之服也行人之職統言朝覲之禮上公
 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而繼之以廟中將
 幣則未將幣之前受朝於朝未聞不以冕服也又節服氏掌
 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維王之太常者從王之服
 而春朝秋覲皆然孰謂王之在朝與廟其服異邪或曰冕服
 祭服也施之於廟則可於朝廷則不可是不然大車詩言周
 大夫聽男女之訟則服毳衣禮諸侯親迎則元冕王養老則
 冕而總干耕藉則冕而乘耒是祭服有不施於廟也又司服
 王饗射則鷩冕射人三公北面執璧孤東面執皮帛卿西面
 執羔大夫西面執雁諸侯在朝亦北面鄭氏謂饗射饗食賓
 客與諸侯射也射人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
 然則與諸侯之賓射固在朝矣王鷩冕三公執璧則毳冕而

三禮通釋卷七十

五

諸侯亦冕服可知康王既尸天子諸侯入應門奉圭以進既
 事王乃釋冕此在朝冕服之事也漢制百官賀正月天子服
 通天冠張衡東京賦曰通天冠佩玉璽章彤曰通天冠朝會
 之正服猶古之皮弁也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
 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絲裏加於通天冠上
 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十二章案衣畫說自此元日受朝
 始用祭服梁及隋唐因之蓋古者受朝未嘗不以祭服漢失
 其制至晉以來諸儒考正乃復舊典本朝之制亦然近者元
 會用漢儀服通天冠絳紗袍恐非古也秦蕙田五禮通考云
 案觀禮天子衮冕負斧依則天子受諸侯朝亦衮冕其服則
 元衣纁裳素帶朱裏終辟佩白玉元組綬朱韍赤舄諸侯之
 冕服元衣纁裳素帶終辟佩山元玉朱組綬朱韍赤舄在朝
 在廟皆然疏家謂在朝服皮弁服者非也當從陳祥道說

三禮通釋卷七十

六

三禮通釋卷七十

南海余文焯校字

臣林昌彝學

會同之禮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注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考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鄭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又殷見曰同鄭注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則偏又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注司馬法曰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即此注所謂時會殷同也覲禮又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注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此會同之禮五等之君之位及天子揖之之儀也

注皆約朝事儀明堂位及周禮司儀言之經又云四傳擯注

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子于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于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此皆約上文覲禮言之是如會同之禮四傳擯皆如覲禮也注又云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此則約願命言之非覲禮也上經云齋夫承命告于天子又云侯氏入門右是覲禮門外設擯也又注中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等亦約司儀言之蓋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本司儀文也案故氏善以此禮為大朝覲之禮又以五等之位皆北面為一列又以一朝三享為四傳擯皆與注異因經無明文故附存之竊謂五等之爵不應無差等享時亦不應升拜注說不可易也凌氏廷堪云覲禮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

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王者刻其木而著之又曰傳擯後經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又云禮曰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注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者也又云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神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備矣案此二節經注文多疑義經先言四傳擯後言反祀方明注引朝事儀謂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經言祭天燔柴注引大宗伯謂是祭日經言祭地瘞注謂是祭月皆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三

顯與經違疑不能明也漢書律秣志伊訓篇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如瀆注引觀禮爲證竹書紀年太甲十年大饗于大廟初祀方明然則方明者殷禮已有之敖氏善曰大宗伯職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謂方明之玉也其或然歟案觀禮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未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又會同之禮四傳擯聘禮擯者出請事注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未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是天子于諸侯則

傳擯也周禮司儀交擯鄭注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卽此傳擯也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注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于是時賓出次直闕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未介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四

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未介上擯至未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是諸侯于聘賓則旅擯也周禮司儀旅擯鄭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皆陳擯位不傳辭也卽此旅擯也敖氏善曰此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已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于天子也說與注異注據周禮大行人敖氏但卽經文釋之不知諸侯之于聘賓不應上同天子敖說似亦可從聘禮賓問卿下大夫擯是卿之擯者一人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卿擯一人則主君擯宜三人矣又大宗伯三命受位鄭注此列國之卿擯用命數之半卿三命則擯者當二人而經云一人者則侯國之禮殺于見天子也凌氏云聘禮賓及廟門凡延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倍賓也又云擯者入告出辭王注擯者上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教氏善注曰擯者上擯也云請事則爲上擯可知故不必質言之而但云擯者也下文放此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聘禮授玉畢擯者出請賓謁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又享畢擯者出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五

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又公授几擯者告又公拜送醴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又公用束帛擯者進相幣又賓覲請以臣禮見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又擯者請受又授幣賓降拜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又賓覲畢上介士介請覲擯者入告出許上介請以臣禮見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請受注此請受請受于上介也又擯者請受又上介覲畢擯者又納士介士介請以臣禮見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門中以相拜又受幣擯者進又士介覲畢擯者出請覲賓擯者入告公出送賓

覲禮受玉侯氏降階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又侯氏享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又事畢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又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皆上擯之事注不云上擯者可知也又聘禮問卿擯者出請事以及請命反幣執上幣相拜之屬皆下大夫一人擯無承紹也又聘禮記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此禮與士介覲畧同則此擯者亦上擯也又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于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然則孔子是時蓋以大夫攝卿爲上擯也案聘禮授玉公升二等賓升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六

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注進阼階西釋辭于賓相公拜也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反其等位無事案聘禮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事謂盟會之屬是諸侯使人于諸侯謂之聘也聘禮賓朝服問卿是諸侯使人于大夫謂之問也又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是小聘亦謂之問也周禮大宗伯時聘曰問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問問以諭諸侯之志又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此問皆指小聘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聘禮記問諸侯朱綠

纒八寸問大夫之幣俟于郊則又問諸侯問大夫皆謂之問又論語鄉黨問人于他邦然則大夫使人于他邦亦謂之問也凌氏廷堪云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劉氏台拱據此證論語入公門及執圭事皆言聘禮邢昺以為孔子趨朝之禮非也其說是也案諸侯使人于諸侯謂之聘使人于大夫謂之問小聘亦謂之問凌氏云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經又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七

云歸使眾介先衰而從之注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于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經所云乃聘賓出使之後遭父母之喪之禮非既有父母之喪國君命之出聘也注引春秋傳見公羊宣八年傳文何氏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亦指出使之後聞喪而言也檀弓曰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即本聘禮此經立說鄭氏注禮記偶未引聘禮證之後人遂有據檀弓為奪情解者此讀傳記而不讀經之弊也聘禮聘賓至于朝主人曰不忝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

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又聘時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聘禮重故主國之君受之于始祖廟也又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注重賓禮也祖王父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其禮亦重故主國之卿受之于祖廟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周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注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疏云諸侯待朝聘之賓皆在太祖之廟以其遷主所藏皆在始祖之廟故以始祖為祧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八

天子待親遇亦當在祧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又周禮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穆之遷主藏于文王廟昭之遷主藏于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而在文王廟者父尊而子卑故知在文王廟也覲禮又云覲畢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著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謂受摯受享皆在廟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著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周官大行人上公諸侯諸伯諸子諸男皆廟中將幣三享亦指朝覲宗

遇而言所謂廟者皆祧廟也觀者諸侯見于天子之禮較之聘問爲尤重故天子受之于文王廟也是聘問觀皆受之于廟也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注四時朝觀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壇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于國外春會同則于東方夏會同則于南方秋會同則于西方冬會同則于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等每面十二尺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九

命爲壇三成官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是會同則于壇也至于土相見禮非問卿可比其禮殺行禮之處經無明文考士昏記若不親迎壻見注壻見于寢壻見之禮略如土相見之禮則士相見當亦于寢矣又案觀禮受舍于朝而注以爲文王廟門之外者考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鄭氏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又小司寇掌外朝之政鄭氏注外朝者朝在雉門之外者也朝士注謂在庫門之外與此異廟在雉門之外外朝亦在雉門之外則朝卽文王廟門之外矣其位卽經所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也李氏心傳知朝爲外朝而不知注所謂文王廟門之外卽外朝也竊謂將觀

之時或先行諸侯常朝之禮故經云諸侯前朝而有西面東面之位注謂此觀也言朝者觀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恐非非春朝之朝也萬氏斯大曰先朝後觀原非二禮以此說觀禮似也然以周禮春朝夏宗冬遇皆不足信則太近武斷又張氏爾岐曰受享于廟者路門外之朝天子當展而立者也此說尤非享有升階降階之儀而展則設于戶牖之間路門外之朝無堂安得有階與戶牖乎鄭氏以朝爲廟門之外其說尙可通張氏以廟中爲路門外之朝則不知其何所據也凌氏云古者天子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覲天子當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十

者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朝凡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廟中將幣皆三享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觀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受摯受享皆于廟殺氣質也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優侯氏也天子賜舍使侯氏卽安也天子衮冕負斧依鄉明出治象天道也侯氏裨冕入門右所以承天象地道也觀用命圭特達禮以少爲貴也享用束帛加璧有庭實隆殺之義

也奠圭于堂下擯者辭然後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送玉擯者辭然後升成拜覲禮盛侯氏先以臣禮見天子以客禮受之也三享皆中庭奠幣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不復升成拜者享禮殺全乎爲臣也享畢不禮賓天子尊也不覲侯氏自來非使人也禮畢乃右內袒于廟門之東天子威諸侯也賜侯氏以車服天子懷諸侯也或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內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饗禮乃歸賓客之道也時會殷同之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古者諸侯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謂之時會十二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十一

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謂之殷同方明設六色六玉者禮天地四方也覲受之于廟會同受之于壇文質相變也上公建常九旒侯伯建常七旒子男建常五旒故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旒而立也拜日子東門之外日生于東也禮山川止陵于西門外山川導自西也禮日子南門外就陽位也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就陰位也祭天燔柴祭山工陵升本乎天者親上也祭川沈祭地瘞本乎地者親下也天子將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于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爲其相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爲小相焉朝覲宗遇常禮也會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于會同如祠禴嘗蒸之于禘祫也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大雅曰韓侯入覲以其介主人覲于王言覲禮也又曰王錫韓侯淑旂緌章篚錯衡元袞赤舄鈎膺鏤錫鞞鞞淺幘條革金厄言既覲而賜之車服也小雅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言會同之禮也

朝會趨進之禮

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聘禮公升二等賓升四楹西東面擯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十二

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注進阼階西釋辭于賓相公拜也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反其等位無事江氏永謂此擯者進卽論語趨進之進引左傳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受玉卻克趨進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九年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爲載書鄭公子駢趨進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僂趨進定八年晉侯盟衛侯于鄆澤將歆王孫賈趨進凡五事爲證論語趨進章何氏集解邢氏疏及集注皆不言在何時江氏據禮經左氏釋之其義精矣謹案凌說非是江永鄉黨圖考所舉左氏

傳五趨進惟卻克及公孫僂為諸侯相朝事餘與相朝無涉
凌氏以為精誤矣且左氏傳趨進奚止五事案成十六年鄆
陵之戰楚晨壓晉軍而陳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
襄二十三年欒盈入絳范宣子使逆魏舒范鞅趨進持帶超
乘案江氏所舉五趨進惟成三年卻克趨進及昭十二年公
孫僂趨進為諸侯相朝與鄉黨趨進朝事有涉餘為聘盟事
非諸侯相朝之事凌氏引以為聘盟之證且以為精不免與
江氏同誤者矣

聘儀

輕財重禮交人之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事也三輔人語輕
財曰聘則聘之為義可知矣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
曰問大聘曰殷聘殷中也盛也既歲聘矣中復盛聘此周禮
所以言殷相聘春秋傳所以言殷聘禮也周禮又言殷覲曰
視殷覲以除天下之慝時會以喻諸侯之志玉人琢圭璋八
寸璧琮八寸以覲聘鄭氏特來曰聘眾人口覲聘有圭覲有
璋蓋覲為除慝而已故其儀物殺也書于四時之中皆曰殷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三

漢天文志于衡星殷南斗殷中州河濟之間則殷中也易有
殷薦儀禮有殷奠傳有殷祭左傳曰祭以特性殷以少則殷
盛也陳祥道謂周禮所謂殷同殷國以眾來為盛也所謂殷
相聘以問聘為中也左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

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則小聘之問雖不
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
為介三介然則小聘蓋亦卿矣以其與君為禮也康成云小
聘使大夫陳氏禮書謂其說無據案聘雖有國者之禮而其
下亦有焉故凡聘女曰聘問人曰聘是也春秋書王臣來聘
八諸侯之臣來聘二十有五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僖或
稱名或稱字南季家父祭叔歸父之類是也或稱弟隱七年桓三年齊或稱
公子或稱公孫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或稱人莊三
年荆人或不稱氏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十二年秦伯使或
不言使莊二十三年衛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或
也皆陳氏禮書義也穀梁曰聘諸侯非正趙子曰凡言聘則
知君使矣曷為又稱君以別乎不當稱使也此說非也凡聘
所以通好則天子之于諸侯非不可以行聘也祭叔不言使
所以譏其專行諸侯之遣使非不可以稱使也聘大夫之事
也稱弟稱子譏之也公羊曰大夫來曰聘仍叔之子譏父老
子代也啖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七

三禮通釋卷七十一

番禹陳起榮校字

王及諸侯寢廟制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視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則人司士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君非一寢明矣

門外畫虎焉以明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注

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也又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正義曰兩

下屋為夏屋即今之博風士昏禮納采賓升西階當阿致命注阿棟也入

燕禮設洗當東雷注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少牢禮主人獻祝

祝拜於席上坐受注室中迫狹也正義曰大夫廟室皆兩下

賓當阿致命鄭氏阿棟也入堂注鄉射禮曰序則物當棟堂則

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注物當楣注是制五架之屋也正觀禮記几俟於東廂注王即

之也東廂東夾之處喪服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為父故

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書有西序東序注東西廂西

夾注西廂西房東房注西房西夾坐東賓階阼階左塾右塾

東堂西堂注東西廂東垂西垂注東西側階注側階畢門注

寢門注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蕞之加密石焉諸侯蕞

畢門注

之大夫琢之士首之禮記檀弓曰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

子曰吾惡乎哭諸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王制

寢不踰廟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

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注正室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

孫守下宮下室又曰世子朝夕至於大寢門之外內則由士

以上父子皆異宮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

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坳一又曰妻將生子

居側室注側室謂夾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又曰國君世

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又曰異

為孺子室於宮中又曰妻以子見於父夫入門升自阼階立

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又曰世子生則君阼階名之

注人君見世子於路寢見妾又曰妾子生三月見於內寢注

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注又曰妾子生三月見於內寢注

室適妻公庶子就側室庶人無側室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曰

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釋服注小寢又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雜記路寢成則

考之又曰婦見舅姑皆立於堂下見諸父各就其寢喪大記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

室遷尸於寢土之妻皆死於寢注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小

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注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注

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注云西鄉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者

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

毛

毛

毛

毛

毛

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闕宮曰松栢有烏路寢孔碩注鳥大也曰

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栳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春秋莊

三十二年公薨於路寢公羊曰路寢何正寢也何休曰天子

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諸侯皆有

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穀梁曰小寢

正寢也范氏曰小寢定十五年公薨於高寢穀梁曰高寢非正

寢也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

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

侯之有三宮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取三國

宮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爾雅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

之宮牖戶之間謂之辰其內謂之家東西墻謂之序西南隅

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交兩

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著宮中之

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閨門側之堂謂之塾宮

中街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室有東西廂曰廟

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尙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

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

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

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

東房西房北堂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以一為高

有室無房堂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其

也高穹高也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

三禮通釋卷七十二

三

桶天子斲其材而斲之加密石焉大夫達棊士首本庶人到

加斲之也棊石天子賁庸大墻正直之墻諸侯疏杼疏

衰也杼亦廬也言衰士大夫有石材柱下庶人有石承當柱

殺其上下不得正直質也陳氏禮書云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

為飾也已不出外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

東南隅謂之交東西墻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辰宮中之門

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以書考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

戶右牖東西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垂西垂東西

西階西階賓階賓階阼階阼階房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

執銳立側階側階北階也執銳立側階側階北階也

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

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髻

髮於房婦人髮於室喪大記主人即位於戶內婦人髮於房

士禮婦人髮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髮於房為

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於髮者尊卑之別然也公食大

夫於廟宰夫饌於東房贊者負東房大夫立於東夾南宰東

夾北則諸侯之廟亦東西房東西夾矣夾室內則少牢禮司

宮尊兩甌於房戶之間士冠鄉飲亦尊於房戶之間特牲禮

尊於戶東皆指東方言之非謂無西房也鄉飲記曰席出自

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胥薦脯醢

三禮通釋卷七十二

四

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然房皆南戶而無北墉室有北墉而無北堂則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昏禮尊於房戶之間是房有南戶矣禮大射羞膳者升自北階立於房中而不言入戶是房無北墉矣昏禮尊於室中北墉下是室無北堂矣故昏禮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知

內九室

外九室

考工記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氏曰

三禮通釋卷七十二

五

內路寢之裏也外路寢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然周禮有王宮有后宮則路寢之後有小寢五皆王宮也九嬪所居則后宮耳內宰所謂王之北宮是也

大次

小次

幕人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蓋案所據之案邸所宿之邸大

次初往則止之大幄也小次待事與退俟之小幄也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張大次小次而不設氈案皇邸師田張幕而不設大幄小幄者次氈與皇羽者皇德之象德不稱此不足以格上帝也大幄小幄者蔽飾之具師田而張之非所以與眾皆作也

王六寢

后六宮

諸侯三寢

夫人三宮

卿大夫士二寢

三禮通釋卷七十二

六

卿大夫士之妻一寢

周官宮人掌六宮六寢之修女御掌御序於王之燕寢大僕掌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春秋書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書西宮災公羊曰路寢正寢也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以有西宮知諸侯之有三宮也玉藻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左傳曰齊人遷襄公殯於大寢宋大尹盟於小寢之庭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內宰正歲令於王之北宮以陰禮敎六宮又曰王后帥六宮之人昏義曰古者天子后六宮祭義曰諸侯卜三宮之夫人使

蠶穀梁曰甸粟而納之三宮喪大記曰大夫世婦卒於適室

丙子未命死於下室遷尸於寢上士之妻皆死於寢士喪禮

士死適室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蓋王六寢后六宮諸

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寢一小寢二大

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

聽政嚮明而治也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先儒謂

王小寢五而一寢在中四寢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

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

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諸侯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

東寢秋東居西寢夫人三宮亦正宮在前二宮在後其制如

諸侯之三寢自卿以下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

亦如之理或然也何則諸侯三宮而有東宮西宮則寢在中

可知退適小寢則小寢在後可知魯定公之時有高寢蓋變

亂禮法而名其寢耳何休曰諸侯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

三曰小寢妾也

三禮通釋卷七十二

七

三禮通釋卷七十二

番禺金保基校字

三禮通釋卷七十三

臣林昌彝學

與

屋漏

宦

窆

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與注室中隱與之處西北隅謂之屋漏注詩

不德于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注宦見禮東南隅謂之窆注禮

其義未詳亦未詳也室之西南隅釋名云室中西

南隅曰與不見戶明所在祕與也論語皇侃疏云與內也謂

三禮通釋卷七十三

一

室中西南屋角向東南開戶西南安漏漏內隱與無事恆尊

者所居之處也書堯典正義引孫炎云室中隱與之處也郭

注同釋文與本或作隄屋漏者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

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新以纁龜黃沐供諸喪用時若

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御覽一百八十八引舍人曰古者徹

屋西北廡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故謂之屋漏也詩抑箋云

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與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廡隱

之處此祭之末也按釋言云廡陋隱也陋漏聲同是鄭所本

正義引孫炎曰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然則諸家之

說劉熙孫炎以漏射為義鄭氏舍人王廡隱為言金氏鶡屋

漏解云屋之西北隅有向向北出也日光自牖中漏入故名屋漏不得如鄭破屋為椳及借理言漏隱為說謹按借漏為陋鄭義為長宦者說文云養也室之東北隅食所居按宦與頤同釋詁頤訓養也云食所居者古人庖厨食閣皆在室之東北隅以迎義氣故御覽引舍人曰東北陽氣始起萬物所養故謂之宦釋文引李巡義與舍人同郭云宦見禮者今未聞曲禮正義引孫炎云宦日側之明窆者說文作宦云戶樞聲也室之東南隅穴部窆云宦窆深也是宦爾雅假借作窆故釋名云東南隅曰窆窆幽也亦取幽冥也與說文合爾雅釋文从宀作窆誤矣郭引既夕禮云埽室聚諸窆釋文誤

三禮通釋卷七十三

二

與爾雅別作突漢書敘傳云守突與之災燭應劭注引爾雅東南隅謂之突御覽引舍人曰東方萬物生蟄蟲必出必畢無不由戶突是舍人本窆作突據突字从穴可知窆古本正作窆

楔

椳

落時

扃

爾雅釋宮椳謂之楔門兩椳謂之梁門戶上椳謂之楔門戶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持樞者或達落時謂之扃道二椳者北隱以為固也

釋文及詩正義引李巡曰椳謂柵上兩旁木玉藻云大夫中椳與闌之間鄭注椳門楔也論語皇侃疏云門左右兩椳邊各豎一木名之為椳椳以禦車過恐觸門也然則椳訓為觸文選祭古家文注南人以物觸物為椳是其義也楔者說文橫楔互訓繫傳引爾雅而申之云即今府署大門脫限者兩旁斜柱兩木于椳之端是也據繫傳說是楔訓為柱其音當先結切如禮家楔齒之讀而義亦如之釋文楔古黠反讀如楔荆桃之楔恐非矣椳者說文作椳云門樞之橫梁繫傳云門椳橫木門上椳鼻所附或亦連兩鼻為之以昌門椳也按說文以椳為格即下文椳謂之槓其門上之槓橫木為孔以

三禮通釋卷七十三

三

貫椳槓之言昌昌在門上今登萊人謂之門梁江浙謂之門龍皆是此物經典相俱作椳故公食大夫禮云公當椳北鄉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案諒古鄭許並云椳謂之梁是許鄭異義釋文兩存其字故云椳忘悲反又云或作椳亡報反椳椳聲亦相轉椳者說文云戶樞也又云門樞謂之椳淮南原道篇注椳本也御覽一百八十四引孫炎曰門戶扇樞開可依蔽為椳也然則椳之言假假菱亦依隱之義椳達北方者戶在東南其持椳之木或達于北方者名落時落之言絡連綴之意郭云達北隱以為固者椳復屋棟也案釋文扃本或作阨同音俟玉篇阨牀已切砌也引爾雅曰落時謂之阨阨

亦作扈按卮訓砌葢別一義釋文扈或作扈

朽

椽

黝

堊

爾雅釋宮椽謂之朽泥椽謂之椽注研木地謂之黝黑飾牆

謂之堊白飾椽者說文云鐵椽也或从木作椽云朽也朽作

以涂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椽椽椽古葢用木後世以鐵今

謂之泥匙釋文引李巡云泥椽一名朽塗工之作具是也朽

本音烏釋文又音胡然則椽朽猶言模餽亦言漫畫俱一聲

三禮通釋卷七十三

四

之轉釋文椽又作椽經典朽或作朽左氏襄卅一年傳云朽

人以時填館宮室填填亦聲相轉椽者斫木質也詩云方斲

是虔鄭箋用爾雅正義引孫炎曰椽斲材質也郭與孫同文

選擣衣詩注引爾雅作砧謂之虔砧椽俱俗體字質作橫亦

俗體也黝者說文云微青黑色引爾雅文聲借作幽見釋器

黑謂之黝下案堊者說文曰白涂也釋名云堊音惡也次也

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也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篇云堊

白土也按飾牆古用白土或用白灰宗廟用屨灰故掌屨注

謂飾牆使白之屨也賈疏白盛主于宗廟堊牆也賈說是也

杙

樨

拱

閣

爾雅釋宮楹謂之杙注在牆者謂之樨注禮記日不敢

者謂之拱長者謂之閣注別杙所在杙當作弋說文弋長短之名際互

訓詩免置正義引李巡云杙謂際也是郭所本楹者說文云

弋也周禮牛人注職讀為楹楹謂之杙可以繫牛左氏襄十

七年傳以杙抉其傷按說文云弋象析木衰銳著形故傳言

抉傷禮言繫牛皆以其形銳可椽于地爾雅以為木際之通

名故內則正義引李巡曰楹謂際杙也釋文楹音特又之力

三禮通釋卷七十三

五

反玉篇亦兼二音樨者郭引內則云不敢縣于夫之樨籬鄭

注樨杙也正義曰植曰樨橫曰樨然則樨植于牆即杙之別

名故考工記匠人注引爾雅作在牆者謂之杙杙即樨矣御

覽三百卅七引埤蒼云拱大弋也文選景福殿賦云欒拱天

矯而交結李善注拱欒類而曲也天矯欒拱長壯之貌然則

拱之言拱柱上科拱所以拱持梁棟故廣韻云科柱上方木

也帝範審官篇注引爾雅注曰拱杙也大者謂之拱科也閣

者即下文云所以止扉者也又內則注閣以板為之度食物

也是度物之閣與止扉之閣皆長木故二者同名

臺

榭

爾雅釋宮闔謂之臺注積土四方有木者謂之榭注臺上起屋釋言云

闔臺也臺有城臺門臺詩出其東門傳闔城臺也禮器云天

子諸侯臺門鄭注闔者謂之臺是門臺城臺俱名闔矣詩釋

文引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月令及禮器注並

闔下有者字疑此脫去之案臺上架屋名榭古無榭字借謝

為之左氏宣十六年經成周宣榭火釋文榭正作謝穀梁及

禮運釋文並云榭本作謝皆其證也書泰誓正義引李巡曰

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郭注本李巡其

云積土四方者據下文云四方而高曰臺也又云無室曰榭

三禮通釋卷七十三

六

後榭謂堂堦此謂臺上起屋所以不同

三禮通釋卷七十三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七十四

臣林昌彝學

東西廂上

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郝氏敬曰廂與箱通曰廟注云夾室前堂謂夾

室前之堂也東夾前曰東堂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亦曰

西箱鄭氏注特牲禮几席兩敦在西堂賈疏西堂即西箱是堂固通稱為箱也然不特

堂謂之箱也即个亦謂之箱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

堂東曰東夾室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西曰西夾室有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有个个即箱也

左傳昭公四年使真饋於个而還杜注云个東西箱也唯其

為夾室前堂所以月令所紀青陽左个青陽右个明堂左个

三禮通釋卷七十四

一

明堂右个總章左个總章右个个堂左个个堂右个鄭注有

東堂南堂西堂北堂之稱也或曰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

有五室四堂無箱夾則宗廟亦宜無箱夾之制而覲禮固行

於文王廟何以儀禮有几俟於東箱之文哉使必謂周公制

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

東箱則樂記注云文王廟為明堂制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

王廟為明堂不亦可乎參用鄭氏周禮注說獨是箱與序固有別爾雅

釋宮東西牆謂之序邢疏云此謂室前堂上東箱西箱之牆

所以次序分別內外親疎故謂之序尚書及禮經所云東序

西序皆謂此也而孔傳乃云東西箱謂之序其於西夾則曰

西箱夾室之前於西房則曰西夾室東於東房則曰東箱夾室是不特誤以箱爲序也而且復誤以夾爲房矣案魏書李謐傳其著明堂制度論曰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夫以房爲个是以房爲箱也房與箱顧如是無別乎此固無怪乎後之人之以玉箱爲玉房也文選注金揮金肥也玉師古曰正寢之箱玉房也至於顏師古之謂室爲箱東西室皆曰箱而亦奚足據哉然則獨命名爲箱其義果何所取乎曰以其似箱篋之形也本索隱說以其用考之其居之者或以爲順辰焉本月或以爲待事焉觀禮東箱注云相翔待事之處或爲退息焉公食大夫禮公許賓升公揖退於東是又隨時各異而無一定者也

三禮通釋卷七十四

東西廂下

室之有東西箱也先儒或謂之序或謂之夾案宮室之制堂之東西牆爲序序之外謂之夾室繼夾而南謂之堂堂之南畔楣以外近檐處謂之箱儀禮釋宮所云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是也儀禮覲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性饋食禮注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賈疏云西堂卽西箱是自堂言之則箱卽堂之邊處也何得以堂以內之夾室混之自夾室言之則序卽夾室之牆也又何得以夾室以內之序強混於夾室以外之箱乎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案燕禮小臣師立於東堂下士喪禮小

二

斂奠饌於東堂下二禮皆行於寢者也言堂則有箱可知釋宮所云無東西箱者其卽廟後之寢藏衣冠者歟非也寢卽正寢耳安所謂廟後之寢廟之夾室與堂隔故別名曰箱寢之夾室與堂通故不別名箱廟主幽非寢比也尙書西夾南嚮明卽寢內西堂之地與牖間東西序相望者故有陳席布几諸儀若廟中之夾室藏祀主所有戶以隔之所謂幽奧之處豈陳設觀美地哉推此則凡爲寢之無東西箱又何疑焉邢疏誤於鄭氏月令之注後儒因謂廟寢無箱正寢有箱其實正寢雖有夾室繼夾而南則南檐稍淺微特無箱之名卽堂制亦不無互異也萬氏斯大又謂箱在堂下別有小屋東西相向尤謬之甚公食大夫禮賓祭如饌後公揖退於箱賓拜侑幣後公又揖退於箱若箱在堂下何以並無升降之文况堂下尤盥洗獻酬所有事乎特自後楣以南通謂之堂堂可以統乎箱箱不可以統乎堂耳

三禮通釋卷七十四

東壁上

鄭氏康成注儀禮冠者適東壁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賈疏李如圭釋宮朱子經傳通解皆沿其說案東壁謂東堂下正東之牆時母所位以俟見子之處也廟之左右有牆周之在西曰西壁如特牲記所云饌饌在西壁是也在東曰東壁如鄉射記鄉飲酒記所云俎由東壁及此經

三

適東壁是也鄭以東壁指闈門且云母在闈門外則闈門之外又有何所可以行北面見母之禮今以經文玩之言適不言出是東壁之非指闈門可知下文又云入見姑姊如見母鄭注云入入寢門也姑姊旁親不得入廟故入寢門見之父以成人之禮成其子豈母止在闈門外竟與姑姊之不得入廟一例乎顧或謂婦人之位在東房若有禮事母宜位于房中不知冠禮房中陳服贊者有事母不得以位于房故得位于東壁此亦禮之所當然也鄭注又云婦人入廟由闈門賈疏引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夫奔喪猶可入自闈門冠禮手重斷無在闈門之外可知矣

三禮通釋卷七十四

四

東壁下

士冠禮冠者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氏注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賈疏云冠子母無事故在門外今子須見母故知出闈門也朱子及李如圭皆據賈疏說非也案東壁乃東堂下正東之牆陳氏禮書云於堂下言壁牆之卑者也蓋廟之左右有牆以周之在西曰西壁特牲記所謂饋饌在西壁是也在東曰東壁士虞禮所謂饋饌在東壁鄉飲酒禮鄉射記所謂俎由東壁及此經所言適東壁者是也如鄭說母在闈門之外是子行冠禮時母不得入廟中矣然經文言適東壁不言出闈門則非出闈門可知又不

言入寢門則非如下文入見姑姊之例可知父以成人之禮成其子而母不與非母道也故雖冠子母無事不可不入廟俟見以受脯耳夫東房者婦人之位也有禮事母宜位於東房特以冠禮房中陳服贊者有事是母不可位於東房而必位於東壁以俟見敖氏善云適東壁而見之則是時母位在此歟此說得之矣

門東夾上夾室之制詳釋於七十五卷此乃互見耳

禮記雜記門夾室皆用雞諸經中夾室二字連文者唯見於此儀禮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六壺西上二以竝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鄭注東方東夾室公食大夫禮大夫

三禮通釋卷七十四

五

立于東夾南鄭注東于堂賈疏云序以西為正室序東有夾室又宰東夾北西面賈疏云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鄭注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禮記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閣鄭注閣以板為之度食物也達夾室正義云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為夾室案經中單言夾者自與夾室別注與疏皆強為之說其實夾室在門之左右兩塾非堂上之東西夾也楊復儀禮圖據偽孔書傳西房在西夾之東遂以夾室居房之東西郝敬又謂夾室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與堂不屬二說皆無顯據近代焦循駁之是已然焦循羣經宮室圖以東西夾居堂上

序內則仍不明夾與夾室之別張惠言儀禮圖亦誤案大戴記諸侯鸞廟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邾室與雜記文同盧辨注夾室門邾之室此解最爲確鑿可訂康成禮注之誤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內外塾皆有堂有室兩室相背故謂之夾室如鄭賈說夾室在東西序之外則所夾者是堂而非室如偽孔傳說夾室在房之東西則所夾者是房而非室夾室在門塾而東西夾蓋即在東西堂之上以兩堂夾中堂而無室故惟名夾而不名夾室凡室必有戶牖向堂而啟閉門側東西兩塾既內外嚮皆有堂其室必皆具戶牖故知兩兩相背者謂之夾室也

三禮通釋卷七十四

六

門東夾下

古者廟制序牆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有東西廂即介正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也郭注云夾室前堂蓋謂夾室之前東西有堂室即廂也李如圭儀禮釋宮曰南北之中曰中堂堂之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曰廂亦曰東堂西堂萬斯同廟制圖考謂介正東西廂即東西夾室也是廂與夾室混而爲一矣攷之尙書顧命篇在西房在東房僞孔傳以爲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也疏亦云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是以東西房誤爲東西夾室尤屬僞言也蓋

夾室之前爲東廂西廂夾室之後向北者爲東房西房夾室與房判然各別者也按儀禮公食大夫於廟宰饌於東房贊者負東房大夫立於東夾南宰東夾北據此則房自房夾室自夾室可知矣李如圭云凡室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如鄉射禮射於庠序而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射於射宮而君之弓矢適東堂蓋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以其無夾室與廂故東序東直謂之東堂耳惟廟之制而有夾室者介正云室有東西廂曰廟似非廟則無夾室矣又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郭注但有寢蓋郭意以爲大寢無旁室也或曰介正祇言無東西廂則寢仍當有夾室也

三禮通釋卷七十四

七

三禮通釋卷七十四

新安陳子文校字

夾室

臣林昌彝學

古寢廟夾室之制序牆之外為夾室夾室之前有東西廂即爾所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也郭注爾雅謂夾為夾室前堂蓋夾室之前東西有堂東西堂即東西廂也夾室之後向北者為東房西房儀禮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公彥云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於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公食禮又云宰東夾北西面賈公彥云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銅在東房注曰

三禮通釋卷七十五

一

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李如圭釋宮云序之外謂之夾室謂東夾之北通為房中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為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為室中發深江永云亦齋為右房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歟今謹按夾室之制本鄭說者謂東西夾室在房南東西堂在夾室南而本偽孔尚書傳說者謂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以其夾中央之大室謂之夾室近代四明萬氏斯同廟制圖攷謂爾雅東西廂即東西夾室也按尚書疏謂夾中央之大室謂之夾室是誤以東西房為東西夾室非也禮經明云公食大夫於廟宰饌於東房贊者負東房大夫立於東夾南宰東夾北據此則房自房夾室

自夾室可知萬氏謂東西廂即東西夾是廂與夾室混而為

一與偽孔傳之失等也而楊氏復儀禮圖又以夾室居房之

東西郝氏敬則竟以夾室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焦氏循羣

經宮室圖云諸所說者於義不合東西有階階必當堂而設

東堂面東西堂面西非面南也東西夾即東西堂之室引內

則注達夾室云謂之達者以外達於東西堂內達於房由房

至中堂東夾室在東序之東又東為東堂西夾室在西序之

西又西為西堂其夾室亦如堂為東西向也按焦氏說東西

堂其說最精而說夾室之制竊以為不然攷天子至大夫士

皆有夾室禮記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大傳多士傳云天子堂

三禮通釋卷七十五

二

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陳氏禮書引尚書大傳云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注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陳氏喬樞云士之堂廣九丈序內六丈序外之廣東西各丈有五尺耳而又為室為堂是其深無數尺筵席之度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今一尋之短曾不足以容之而得以鋪筵席乎攷工記匠人疏引尚書大傳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據此堂室深廣皆以九與七差之士堂廣九丈深宜七丈室取二丈序內堂廣六丈亦以九七差之深宜四丈六尺六寸有奇今東西序外以堂廣為深以堂深為廣面東西者然也若復為室是其廣至三四丈

而其深不數尺不成爲堂室之制矣按陳說邱礪而焦氏謂伏生所謂內者宜合夾室及中堂而言據焦說則是夾室正當房南半偏堂上安得有房外地而士冠禮之庶子冠於房外士昏禮之姑卽席於房外將指爲何地乎卽使其室甚狹亦不過餘一房戶之廣安得復有房戶外之東房戶外之西者而士冠禮冠者出房南面注以爲立於房戶之西士昏禮尊於房戶之東與有司徹有司以爵授婦贊者於房東注以爲房戶外之東又必無說以解之矣按禮經東西序外併東夾西夾而已無室之名也又按聘禮宰夫設殮堂上之饌八西夾六西夾與堂上對文明其爲西堂上也下云君使卿歸

三禮通釋卷七十五

三

饗餼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北上六簋繼之四鉶繼之兩簋又繼之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於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曰西夾者卽西堂也西墉者卽西序外也東方亦指東堂言之鄭氏以東方爲東夾室誤矣八豆八簋六鉶兩簋皆陳於堂上豈饌於東夾西夾爲在夾室之中乎下歸上介饗餼西夾亦如之此爲士西夾倘如焦氏說夾室之促已甚東西陳設之物視堂上都相仿又豈夾室之所能容乎且使東西堂果有夾室則儀禮載東西堂陳設並行禮時何以曾無一語及之乎公食大夫禮公揖退於廂覲禮記凡俟於東廂聘禮記醴尊於東廂而東夾室無文

也特牲饋食禮几席兩敦在西堂主婦視饋爨於西堂下而西夾室無文也又特牲饋食記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在東堂者亦由東堂至東房而薦無由夾室以達東房也左傳昭四年云置食於个而退注云个東西廂廂卽夾也凡食必薦自房至房必由於个知自堂至房別無夾室矣內則天子之闕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天子諸侯以房達爲等則達視房稍遠知左達右達卽爲東西堂而非夾室矣尙書顧命西夾南嚮敷重筍席而焦氏指西夾爲西夾室攷東房西序皆無設席而謂獨設席於西夾室有是理乎倘有夾室則陳寶在東序西序東房西房何以獨無在

三禮通釋卷七十五

四

東西夾室乎顧命上言牖間南嚮東序西嚮西序東嚮皆於堂上設席則此蓋亦鋪席西堂非爲西夾室也一人冕執銳立於側階亦當爲西堂之階以西堂有敷席故又用一人立於側階與正堂之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者同也謹按尙書大傳言三分堂廣以二爲內則其一明爲東西堂矣又大傳言東西房北堂各三雉則室廣明亦三雉矣而獨不言夾室者以序外無夾室之明證也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注云取節於夾也其必取節於夾者以房居三雉其半當序內夾北其半當序外堂後是時大夫在堂下當東夾之南非明其爲東夾南則疑

於直東序辛在房中當東夾之北非明其爲東夾北則疑於直室東隅焦氏乃以當夾室南北不亦過乎蓋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之兩旁爲左右房房中半以北爲北堂其正堂之東西序外爲東西堂卽爲東夾西夾之地而非謂廟寢之無夾室也江氏永云謂之夾者以其在序外也近內爲室近外爲堂謂之夾堂對東堂西堂而言非謂夾大室也按江說得之小戴禮雜記云成廟則釁之門夾室皆用雜先門而後夾室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大戴禮諸侯釁廟篇文與此同盧辯注云夾室門夾之室一曰東西也夫釁廟先言中屋而後門而後言夾室則夾室明爲門堂之室無疑釁門夾室有司皆北面統於廟也若爲東西廂當

三禮通釋卷七十五

五

釁廟之後卽釁夾室何獨先門乎且何爲不釁東西房與北堂而獨釁東西廂乎此不可解矣匠人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以夏后之制推之周人門側之制亦當如此三之二三之一皆宜以修言之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周人堂修七雉室取二雉則修五雉也門堂三之二是得三雉一丈之修室三之一是得雉有二丈周人堂廣九雉序內堂廣六雉亦以三之二推之門堂當得之廣合東西塾爲廣八雉其中一雉爲門廟門容大扇七个得二丈一尺也路門不容乘車五個狹於三丈三尺也則鄭解匠人文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者非矣焦氏乃以門堂通謂門塾室卽兩塾所謂門側之堂

非塾之另有室也不知堂之與房與室其制各別室不可名爲堂猶房不可名爲室僞孔傳誤以東西房爲夾室已爲非是焦氏又以門堂卽室亦失之矣謹按士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士冠禮擯者各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士虞禮匕俎在西塾之西注塾有西者是室南嚮據此門側有四堂二在門外左右面南二在門內左右面北外塾之北內塾之南爲室東西各一南北皆有戶牖以通內外塾是東西實無兩室也且釁廟禮中屋到羊當屋之中知統乎東西堂東西房與室與北堂而言也而夾室中室割雞亦當室之中知亦統乎前後塾言之矣

三禮通釋卷七十五

六

是明其無兩室也雜記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小雅楚茨曰祝祭於祊正義引釋宮云閒謂之門孫炎曰祊謂廟門也按閒謂之門當作廟門謂之閒爾雅釋宮文蓋有脫誤別有攷詳祭日而禮器注釋祊云謂之祊者祭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引周禮曰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疏云引此者證廟門之旁有堂有室也郊特牲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以神位於西故也則祊祭明在夾室矣周頌絲衣曰自堂徂基傳云基門塾之基蓋以釋在門不在廟故爲門塾之基而非廟堂之基也箋云釋禮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豆籩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王義曰準特性爲說以特性雖士禮士

卑不嫌得與君同今按門堂之禮既與廟室同而凡夾室之
祭亦宜與室中之正祭相仿鄭氏又以正祭在門內釋
祭祔於門外非也按禮器云設祭於堂為祔於外祭統云詔
祝於室而出於祔從堂室為文明為正祭之祔而已禮器之
云祔於外祭統之云出於祔明其為夾室南嚮故祔必出於
廟門外耳祔之為祭鄭氏云以於釋祭名也是今日廟門正
祭之祔假以明日釋祭祔名同傳之曰祔既為假明日釋祭
之名則其祭不當有異室門堂夾室正祭及釋祭皆當祔之
於此是有交神之道故衅之也則祔豈得有異邪故由祔祭
推之士虞餼尸之禮當在寢門夾室行之記曰尊兩甌於廟

三禮通釋卷七十五

七

三禮通釋卷七十五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臣林昌彝學

大夫士寢廟制

大夫士寢廟之制堂之屋南北五架正中曰棟次日楹前曰
廢廢之前為檐其棟後之制亦如之鄉射禮記云序則物當
棟江氏承云物者以朱墨縱橫畫地為棟射者所履爾雅棟謂之椽注屋椽也堂則物當楹江氏承楹與門鄭氏云是制五架之屋也鄭氏謂正中曰棟椽前按士
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為廢
賈疏云按鄉飲酒聘禮皆云賓當楹無云當阿者獨此云當
阿故云示親親也凡士之廟五架為之棟北一楹下有室戶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一

中脊為棟南一架為前楹楹前接簷為廢李如圭儀禮釋官
亦謂棟一名阿李氏釋官引賈氏云凡賓升皆當楹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今謹按今昏禮疏無此
語李氏所引今按阿非棟也鄭注及李說誤矣夫當阿者當
廢也於棟尙隔一楹鄭氏謂阿為棟豈其然乎沈彤儀禮小
疏云攷工記門阿之制五雉注以阿作棟非也其下宮隅城
隅之制是阿與隅兼舉知以邊對角言之也鄉飲酒禮云賓
主拜於兩階上皆當楹此賓升西而當阿致命四禮相如蓋
皆承增父自下之義又賓主不敵示之謙雖當楹且不敢况
入堂深而當棟乎然則據沈氏之說則阿明非棟矣如以阿
為棟而四阿之屋豈有四棟乎沈氏云凡鄭注疊出古文今文有聲之一者者旅作臚誤

作休箭作晉之類有聲之近者若闕為蹙絳為縮半為纓之類有音之一者若闕為蹙與作預之類有音之近者若盟作流騰作騰之類有形之近者若燻作熏啐作呼之類有形之於上下文一者若土虞少半禮酌作酌土虞常為祥射人爲擯者禮用爲于之類有義之近者若黍作稷侯爲立射人爲擯者特爲俎之類有義之一者若起爲開扇作鉉之類其中亦有互相兼者皆鄭以爲誤而不之從者也此阿之作廢則由義之一而誤者阿之言倚屋宇倚焉廢之言閣屋宇閣焉名異實同故緣此致誤廢不見於經而阿見攷工記殷四阿重攷工記今雖不依鄭義亦當從古文爾

屋鄭注云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按注俗本作柱士冠禮引此作注注即雷也作注是也般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蓋四注則四檐四檐則四阿天子諸侯之寢廟則四阿有雷者也鄭注又云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江氏云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雷兩下則惟南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二

北有雷而東西有榮燕禮之言東雷而大夫士禮之言東榮是也而大夫士寢廟之地則在大門內廟又在寢東按士冠禮賓立於外門之外注云外門大門聘禮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之外賈疏云外門外者謂於主人大門外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也今按西墉即堂之西序而西堂之後牆也變序言墉者堂上之東西牆以序別內外故謂之序若陳於西夾亦云西序下則疑與正堂西序下之偁相混此猶特性饋食饋饗在西壁土虞禮饋饗在東壁壁即爲牆以其在東西堂下而別之曰壁亦疑與喪禮言爲塗於西牆下在於中庭之西者相混也李如圭釋宮云夾室之前曰廂亦曰東堂西堂

今謹按鄭注覲禮記云東廂在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云几席兩敦在西堂又盛兩敦陳於西堂几席以俟設故在西堂前云宗婦既饋饗於西堂下兩敦盛黍稷以待主婦之設故亦俟於西堂記又曰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按在東堂者俟長兄弟既薦亦自東房而薦也是則鄭氏謂東堂西堂爲待事之處確矣若燕寢無東西廂其地蓋以爲內按漢書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注二內二房也謹按內與堂連言疑即東西堂之地耳論衡別通篇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贏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據此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三

則內之四面皆有壁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詩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廷內大雅抑篇酒掃廷內廷謂中廷內謂堂與室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就家人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也尙書大傳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二分其內以一爲高漢書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史記封禪書有芝生殿房內中續外戚世家女七匿內中牀下論衡以一丈之地爲內古驗篇曰光武帝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按王說是也山樞詩廷內對又按內則云由命士鐘鼓言之鐘鼓二器則廷內明爲二地以上父子皆異宮士昏禮曰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鄭氏云寢壻之室也又曰夙興婦沐浴纒笄宵衣以俟見鄭氏云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然則鄭謂待見於舅姑寢門外者明見於舅姑之適寢也又曰席於阼席於房外又曰自門入又曰席於戶牖間記又曰婦

洗在北堂直室東隅鄭氏謂洗在北堂據此而大夫士寢廟在大門之內而廟之在寢東不益信歟士冠禮筮於廟門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注云門外西堂也擯者乎端負東塾注云門內東堂據此知廟門內外皆有東西兩塾矣士喪禮陳一鼎於寢門外當東塾士虞禮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據此知寢門內外亦皆有東西兩塾矣又攷士虞禮匕俎在西塾之西注云塾有西者是室南嚮知門夾之室爲東西各一也聘禮云及廟門大夫揖入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著也詩齊風俟我於著乎而毛傳以首章爲士親迎據此則大夫士皆得有著矣或以爲門之左右棖外有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四

壁不知左右棖外爲門外夾堂室斷無東西餘地以爲壁而謂左右棖外有壁者非也士喪禮卜葬闔東扉主婦立於其內按喪禮之云闔東扉者所以別內外也若使棖外有壁則闔東扉以別內外何爲乎聘禮歸饗餼於賓介醢醢百甕來碑十以爲列米百筥設於中庭十以爲列注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爲列列當醢醢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濟陽張氏爾岐云米在中庭近庭北如李如圭云列米在醢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堂之深也一在北可見矣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益三堂之深也然則大夫之

庭固設碑矣士昏禮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注云入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然則士之庭明亦設碑矣若其堂之深禮無明文李氏如圭云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江永云庭之兩旁無屋於是行禮有兩沾服失容而廢者謹按尙書大傳云士之堂廣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鄭注云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士冠禮南北以堂深吳縣沈氏云以堂深庭洗宜先深堂之深引尙書大傳文而釋之曰堂廣凡九丈序內六丈而堂之深亦未及焉按攷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五

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疏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知周人度堂寢之深廣皆以九與七差之也然則堂廣九丈者堂深宜七丈室取二丈實一丈八尺五寸室之外宜五丈以序內望堂廣六丈九七差之堂之深尙宜四丈六尺六寸有奇聘禮疏云碑東當洗然則洗西亦當碑而北去堂亦四丈六尺六寸有奇矣按沈說是也而大夫之堂廣則不可攷今以子男五雉推之大夫之堂廣當亦不過三雉耳然傳無明文不敢決也大傳又云有室無房堂鄭注云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鄭氏蓋疑伏生有室無房堂之非故注禮則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鄭意以傳文當爲無

右房堂者近代經生家又謂惟左房有北堂而右房無北堂

然鄭氏東房西室之誤陳祥道禮書已辨其非禮書云房之

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

室東房東夾室誤矣又云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

房士喪禮男子髻髮於房婦人髻髮於室喪大記主人即位於

戶內婦人髻髮於房士禮婦人髻髮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

禮婦人髻髮於房為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於此髻髮者尊

卑之別然也公食大夫於廟宰夫饌於東房贊者負東房大

夫立於東夾南宰東夾北則諸侯之廟亦東西房東西夾矣

夾室內則謂之達少牢禮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士冠鄉

飲亦尊於房戶之間特牲禮尊於戶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

無西房也鄉飲記曰席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與大射

諸侯特士之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

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

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然房皆南戶而無北墻室有北墻而

無北堂則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其內由半以北亦謂

之堂昏禮尊於房戶之間是房有南戶矣禮大射羞膳者升

自北階立於房中而不言入戶是房無北墻矣昏禮尊於室

中北墻下是室無北堂矣故昏禮洗在陳氏壽祺云大傳之

北堂其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知

語當有缺文無房堂者謂無東西房之堂此宜指燕寢而言

非屬於士堂之文也東堂西堂北堂之制皆以行禮而設古

人行禮非在於廟即在適寢寢亦可曰廟士虞禮所謂廟門

者寢門也鄭氏以為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矣謹案大夫

士五架之屋序內廣六丈堂深四丈六尺有奇南北七丈去

其堂深其後尚有二丈三尺強之地中央為室室蓋三丈左

右為房房中半以北為北堂東西序外為東堂西堂堂各一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六

堂耳四明萬氏斯大儀禮商云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

西廂有室曰寢郭璞注云廂夾室前堂攷燕禮小臣師立於

東堂下士喪禮小斂奠饌於東堂下二禮皆行於寢是諸侯

及士其寢皆有夾室前堂矣然則廟寢矣別乎沈氏儀禮小

疏辨之云萬之意蓋以爾雅之寢為正寢故以郭注為誤不

知其寢為廟之寢而室亦非生人之室也按邢昺疏云凡太

室有夾室前堂者曰廟但有太室者曰寢引月令鄭注前廟

後寢為證其說甚明今謹按鬼神之廟即以象生人之寢廟

後為寢亦以象燕寢益足見大傳之有室無房堂者決指燕

寢而言也廟寢無東西廂則燕寢亦明無東西廂可知由無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七

東西廂推之則東西房亦明無北堂又可知或問大夫士廟

有東房矣亦有西房與否謹按大夫士廟之有東房西房者

固明著於禮也何以明之特牲饋食禮云豆籩錡在東房少

牢饋食禮云主婦薦自東房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

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射儀及鄉飲酒記言左房者知東

房即左房而右房即西房鄭注大射儀及鄉飲酒記云左房

即東房然則右房非即西房乎言右者可以該左言東者亦

可該西此為大夫士東西有房之明證可無疑於有左房而

無右房也特牲饋食記曰宗婦北堂堂東面北上有司徹曰酌

致爵於主婦主婦北堂注云北堂中房而北疏以房無北壁

故得北堂之名攷士冠禮陳服於房中西牖下東領北上側
尊甌醴在服北有篚又云贊者洗於房中注據昏禮記洗在
北堂解之然則服陳於房中洗設於北堂尊在服北篚在洗
東足見房無北堂而房中半以北卽爲北堂矣若燕寢之房
既無北堂則有北壁可知有北壁則與室相似也說文戶部
云房室在旁也从戶方聲焦循宮室圖云房必有戶以達於
堂又必有戶以達於東夾西夾又必有戶以達於北堂按焦
氏說解房戶最確段氏說文房下注云凡堂之內中爲正室
左右爲房所謂東房西房也謹按說文解房謂室在旁也是
矣然所異者室之北墉無隔而房之北壁爲戶牖耳詩幽風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八

曰塞向墉戶毛傳云向北出牖也室無北牖其北出牖之在
於房也可知室之北墉外餘地連於東西北階上以達東西
房之北堂不得謂大夫士爲東房西室亦不得東房有堂而
西房無堂也正堂之東西序當至檐而止序端折爲南墉指
於東西其前曰東序之東西序之西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
東序東焦氏宮室圖以爲東堂之南墉外是也聘禮公側襲
注云凡襲於隱者公序玷之間可知也然則序必至檐而止
序玷之間乃有餘地雖大夫士之堂序有以知其皆然矣序
外東堂西堂亦曰東夾西夾其偁夾者以夾於正堂故謂之
東西夾耳舊說皆以夾爲南向焦氏宮室圖云東堂東向西

堂西向按焦說極精而舊說謂夾爲南向者非矣既夕禮記
云設楹於東堂下南順齊於玷玷在堂隅若夾南向則必東
順而後可齊於玷南順之文果何以解乎聘禮歸饗餼於賓
介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饌於東方亦如之注云東方東夾
室所謂洗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
戶與隅間賈疏云房與室相連謂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
名謹按據昏禮此文是適寢之制明與廟制同也攷寢廟堂
屋天子諸侯及大夫士皆有四榮說文木部云屋栒之兩頭
起者爲榮士冠禮言設洗直東榮鄉飲酒禮言陳設者東西
當東榮士喪禮言奠徹者設於序西南直西榮此屋前之東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九

西榮也士喪禮又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此屋後之東西榮也
士喪禮又云大夫士東西言榮天子諸侯言霤今按喪大記
明云君大夫士復者皆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是天子諸侯
明皆言榮且諸侯遷廟禮云設洗當東榮非天子諸侯有榮
之稱證乎鄭氏謂大夫士言榮天子諸侯言霤誤矣士喪禮
爲銘置於宇西階上注宇栒也沈氏儀禮小疏云宇西階謂
西面階也不直置近序西階上者祝受管人汲水管人受祝
潘等事皆在此西階上也謹按詩八月在宇韓詩解宇爲屋
霤說文木部檐下云齊謂之檐按檐當作戶說文戶部戶下
云屋栒也各本說文皆誤作
正檐當楚謂之栒然則宇也霤也檐也栒也異名同實霤亦爲

潘左氏傳宣二年曰士季三進及潘是雷卽屋栒之潘水處耳四雷者正堂前檐爲南雷東西堂之檐爲東西雷北堂之檐爲北雷大夫士既有東西堂安見其無東西雷邪况雷卽屋栒榮卽屋栒之兩頭起者若非四雷則屋栒兩頭何能竦起而爲榮乎鄭說疏矣按寢廟之中又有闔門攷工記匠人云闔門容小肩參个注云廟中之門曰闔又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闔注云宮中之巷門士冠禮冠者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注云適東壁者出闔門也時母在闔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闔門按經文言適東壁不得出闔門鄭氏謂母在闔門之外是子行冠禮時母不得入廟中矣別有攷詳冠禮士虞禮謂主婦亦拜賓注云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十

之於闔門之內闔門如今東西掖門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闔公羊疏引孫炎云闔者宮中相通小門也郭注爾雅謂相通小門本孫說也而婺源江氏永謂冠者降西階適東壁見母則廟之闔門在東北隅按江說非也近儒因謂廟中之巷皆在廟東皆不可解謹按儀禮義疏云寢之闔門在東壁廟之闔門則當在西壁婦人由之乃便也士冠禮冠者適東壁或其時母立於東夾之北歟若出闔門則由東壁而北而西以行焉其有數廟而外爲都宮者則都宮之西必有一總闔門而各廟又皆有闔乃可以達也謹按此說極精是廟中之巷明非在廟東矣竊謂寢有異宮則兩宮之間有巷焉

廟在寢東則廟寢之間有巷焉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廟皆以次而東則兩廟之間又有巷焉若謂皆在廟東將寢廟之間而無巷乎斯不然矣鄭氏注禮明言出闔門是解適東壁者爲出闔門而適寢東壁豈可謂爲廟中乎士冠禮又云入見姑姊如見母則前之見母非見於寢乎蓋寢廟之間有巷巷之闔門在寢當近東堂下之壁在廟當近西堂下之壁按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闔門升自側階奔喪禮云婦人升自東階側階亦曰東階是爲東堂之階也入闔門而升自側階是闔明近於東堂下之壁矣壁外卽巷東卽廟之西壁亦爲闔門婦人入廟亦當入闔門升自西階側階而謂使其迂道環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十

廟後而入廟東之闔門可乎且如庶人一廟則廟東無街亦使舍其山寢入廟之闔門而廟東特設一巷以爲婦人入廟之路邪決不然矣又按喪大記云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士喪禮云死於適室既夕記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鄭氏謂適室爲正寢之室下室如今之內堂賈公彥云下室燕寢也李如圭云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謹按適妻之寢蓋如燕寢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謹按側

室在於寢旁鄭氏謂次燕寢是也內則又云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楹立東面注云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避人君也於是解者遂疑側室與寢同制今按鄭說非也夫君世子見於路寢則大夫士適子亦當見於正寢何者子見父之禮雖庶人無以異而謂大夫士獨異無是理也况內則謂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而謂名子盛禮反在側室邪若以為避君則妻抱子出自房與世婦抱子升自西階之禮已異不當並見子適寢而亦避君也竊謂夫入門者入適寢之門也妻抱子出自房者出自適寢之房也內則又云妻遂適寢注謂復夫之燕寢又云妾生子三月夫見於內寢注云內寢適妻寢也謹按內寢當為燕寢庶子見於內寢者與君之適子庶子見於外寢亦同君對夫人內寢而言故曰外寢大夫士對其適寢而言故曰內寢耳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是大夫士之適寢為外寢也又云揖私朝輝如也則大夫士適寢即為私朝與君之路寢為內朝者同也魯語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蓋外門在寢門之外大門之內陳氏禮書謂大夫有二朝是也按大夫士寢廟多少大小高卑之數與天子諸侯各有等級而其門庭堂階房室之制位置一也適寢與廟同制但廟之後有寢以藏衣服祭器而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十三

已適寢之後別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寢旁又有側室是大夫士寢廟之制固可攷而知矣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十三

三禮通釋卷七十六

番禺黎永椿校



路寢



周禮大僕王既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注云朝於路寢之廷是也又曰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注云內朝路寢廷是也又曰寢廷左氏成公六年傳獻子從公立於寢廷注云路寢之廷是也按凡朝皆廷也其堂為路寢其廷為燕朝焦氏循羣經官室圖辨路寢之制以顧命考之參諸儀禮燕射諸制其狀可見顧命有東房西房東堂西堂西夾南鄉諸所說者說夾在房南堂在夾南東堂東夾之東西堂西夾之西皆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樹以牆此本鄭氏為說者若楊氏復儀禮圖以夾室居房之東西黃元鎮尚書通考以階之上為東堂西階之上為西堂楊氏蓋據為孔尚書傳西房在西夾之東故以西夾在西房之西也偽傳又以東堂西堂為東西箱之前堂黃氏以楹內為箱之前故以是為東堂西堂也明郝仲與則謂夾室在庭之兩旁與堂不屬近世學者說之云雜記鬯廟禮封羊鬯中廟畢乃降而鬯夾室是夾室在廟旁必降階而後於前乃降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而南面封割其羊使血流於前雍人乃降雜記又云門夾室皆用雜大載記諸侯鬯廟禮文同是降乃降屋非乃反復思之於義不合東西側之有階經文甚明雜記諸侯夫人奔父母喪入自闕門升自側階注云宮中之門曰闕門側階亦旁階也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顧命一人階必當堂而設有東堂執鏡立於側階注云側階東下階也西堂乃有東側階西側階使東西皆牆則升側階者上必面牆而階為虛設蓋東堂必面東西堂必面西非面南也因博

攷之既夕禮設於西堂下南順齊於坫特牲饋食禮主婦既饗饔於西堂下注云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於坫記云饗饔西在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栝此經文注文至詳至析壁為堂下東西牆南齊於坫坫以北設饗饔也引舊說者屋栝即屋檐南檐之北北檐之南其下為西堂下也其下為西堂下則其上為西堂矣西堂在南檐之北北檐之南而謂之非面西可乎特牲饋食又云几席兩敦在西堂又云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注云盛黍稷者宗婦也蓋是時饗在西堂下兩敦盛黍稷之器宗婦饗黍稷孰則盛於西堂之兩敦若面南則西堂與正堂一牆之間是時眾賓眾兄弟列於階下而主婦宗婦登降其間耶燕禮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公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面西南上若謂堂在夾南則東堂下即東夾南矣且夾既在堂後堂下已不得有東夾南之稱經文既曰東夾南又曰東堂下明非一處若堂下即夾南是燕禮之小臣師得與君並立公食禮之小臣南面臨大夫之上也蓋東夾即東堂之室顧命西夾南鄉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正室面南位東鄉夾室面東西故位南鄉室中無正面之位於顧命西夾南鄉益知西夾西堂並西鄉也由是推之東西堂之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二

左右亦有序其北則房之南墉其南當序端曲而指於東西
南序之外為東垂堂下正堂直夾室之南牆謂之夾南自此
稍中近於階目可視堂上當東楹之東西楹之西謂之阼階
東阼階西顧命二人夾階立此地也燕禮賓降立於西階西
階以東大射儀樂過此謂之阼階之西西階之東大射儀小
人宿縣於阼階東西階東又席工於西階之東樂正立於
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當東垂西垂之下東夾南之東
西夾南之西謂之堂東堂西以在正堂之東正堂之西也直
坵下為坵南大射大師少師上工皆東坵之東南西折而旁
則謂之西堂下東堂下矣堂基之廉為庀以二人一立於西
堂下之坵西一立於東堂下之坵東謂之夾庀也再折而北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三

當北階為北階下升階則至北堂由北堂至房出房戶則至
中堂兩楹之間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
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是由北階可至於
堂也特性饋食記云尊兩壺於房中西牖下南上內賓立於
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房與北堂明屬兩地
鄭氏說中房面北者其中必有隔牆以戶相通也房中直夾
室北謂之東夾北此地亦宜有戶相通內則云天子之閣左
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注云達夾室疏云天子尊遠
庖廚諸侯卑庖廚宜稍近其謂之達者正以外達於東堂內
達於房由房至中堂為近由夾室至中堂為稍遠故天子諸

侯以房達為等公食大夫禮宰夫醯醬薦六豆六簋四銅
皆於東房聘禮歸饗餼六豆六簋四銅兩簋六壺陳於兩夾
正以夾通於房陳於夾以便薦於房也左氏昭公四年傳賓
食於个而退注云个東西廂廂即夾也凡食皆薦自房至房
必由於个豎牛不欲進食者及叔孫前故方至个即命置於
此故特性饋食記云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
此眾賓兄弟薦自東堂者亦由東堂至東房而薦也荀子宥
坐篇云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也賜觀
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耶匠
過絕耶蓋與闔古字通即門扇也北堂有闔則北堂有戶可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四

知所謂九蓋者東西堂至東西夾各一東西夾至東西房各
一東西房至東西北堂各一東西房至中堂各一正室至中
堂一荀子九蓋之一語尤足為此圖位置之證也知西堂下
非堂西者大射之禮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
皆止於西堂下及射賓降取弓矢於堂西小射正取公之決
拾於東坵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既射大射
正以公弓授有計於東堂見賓降釋弓於堂西卿大夫皆卒
射小臣以公之矢授矢人於東堂下見卒正以賓之矢授矢
人於西堂下西堂下為南北直相無可疑者儀禮之文精詳
於一字之顛倒以繪其狀既曰堂西又曰西堂下二地不同

明甚曰適於西堂下授於西堂下而不言堂西曰取於堂西
釋於堂西而不言西堂下其適與授皆有司也其取與釋皆
賓也蓋賓之取也有授之者也賓之釋也有受之者也公之
弓矢射正自東堂取之直送於堂上賓之矢則卒正取於西
堂下至堂西以授賓文雖不具可推而知也若鄉射之禮則
賓之弓倚於西序眾弓倚於堂西主人之弓矢倚於東序東
西序堂上西牆也東序東東堂之南墉外也倚者自取之無
授者也且其文云司射適堂西取弓於階西升自西階則堂
西爲序西階下無疑自階下曰堂東自階上曰東序東故司射比三耦於堂
西卒射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又司馬由司射之南適堂西又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皆指階之西言又主人堂東賓堂
西皆進階前揖其非東堂下西堂下尤可見於既夕斷西堂
下爲西壁至西阼之地於鄉射斷堂東堂西爲正堂階下之
東西則大射之堂西斷非西堂下也大射東堂對西堂下西
堂下既當西壁則東堂自當東壁階下即鄉射西序對東序
東西序既在堂上則東序東自非東鄉之東堂惟東序東非
東堂故曰東序東惟序端曲指東作牆而弓矢倚於此故曰
倚於東牆之東也如即東堂則曰即東堂矣不曰東堂而曰
東序東益知東堂西堂非南鄉也李如圭謂東序東即東堂坊者說文曰
屏也鄭氏曰堂角蓋堂上每角爲小屏高於堂阼如城隅宮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五

隅之設淨思也大射取決拾於坊上則坊必卑於人以圭坊
土坊例之其狀可見孔鼂以爲外向室謬矣中雷即室中雷
乃屋相邊之名室中無雷以古復穴而雷在中故於室中牖
下祭之即名室中爲中雷也詳見月令注疏宣說文云戶樞聲室東
南隅爾雅作窳誤也東南隅戶之所枉故名官也謹按焦氏
破定路寢之制東堂東向西堂西向東西序之端折爲南墉
指於東西極合古之規制識解遠勝前儒而凌氏廷堪固執
舊說不以爲然嘗貽焦氏書難之竊恐世或以是書故而疑
焦氏說誤不可不辨凌氏與焦循論路寢書云承示羣經官路寢之制鄙意竊有未喻者寢廟之制見於禮經鄭氏注詳矣寢廟制皆如一鄭又謂天子路寢制如明堂此說非是觀
顧命可見後儒雖偶有異同不足據也今足下乃改之以爲
東堂東鄉東夾在其後西堂西鄉西夾在其後東序則曲而
指於東西序則曲而指於西序房之後又增一北堂與東房
之北堂北階相並曲引經注以證之辨則辨矣恐未能合經
注之本意也今以足下所引者聊一獻疑焉願足下教之特
牲饋食禮主婦視饋饌本書誤作饋饌於西堂下注西堂下
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於坊饋饌南齊於坊雖近西壁
尙與西堂廉相直故亦云西堂下也注所謂南齊於坊者指
饋饌所在也非指西堂也特牲記曰饋饌在兩楹之間注西
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相覆在南所謂南北直屋相覆
即南齊於坊也覆在南者覆饌在黍饌南也注北楹之南恐
不讀覆於南一句而以爲指西堂在南齊於坊也注北楹之南
婦也遂謂西堂若南是時饋饌於西堂注盛黍稷者宗
婦不當登降其間案特牲饋食禮視饋饌及陳兩敦之際眾
賓眾兄弟尙未至也何容代爲處乎燕禮云小臣師一人
東堂下南而此小臣師之位也又云公降立於階下之東南
南而爾爾此公自降階席上降階而爾爾也今足下刪去降
字又刪去爾爾字以爲小臣不當與君並立疏矣即以此位
而論公位亦在小臣師之南小臣師在公後也何得云並立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六

乎蓋東堂西堂皆南鄉東夾在東堂之北西夾在西堂之北
公食大夫禮東夾南東夾北者皆以近夾故也東堂下者即
阼階東也西堂下者即西階西也東者即東階下也西者即
西階下也西堂之西階下故西也東者即東階下也西者即
無次三耦則侯於堂西祖決遂亦於堂西取其隱蔽而已今
足下以堂西為在西階西則鄉射三耦祖決遂皆在顯處矣
東堂下為東堂之東則小臣師轉在隱處矣無是理也足下
又引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卒畫自北
階下司宮掃所畫物自北階下為由北階兩楹之間卒畫自北
升自北階由東房而至於堂自是寢廟本制與足下新解無
涉也至於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醴醬及薦六豆之等
此是公親為主人故饌自東房而出聘禮歸饌六豆之等
陳於兩夾此是聘賓即館之後主國之君使卿歸使者饗餼
之禮無主賓之儀陳之而已與公食大夫禮迥不相侔也而
足下申之曰夾通於房陳於夾以便薦於房也豈聘賓在館
白為主人由東房薦饌於席乎且東夾之饌自東房出西夾
之饌亦自西房出乎主人在阼階上故饌皆陳於東房而薦
於東房不聞由夾而至於房也況陳饌於賓館之禮與主人
親食賓於廟之禮判若逕庭而以之互相比勘似亦牽強大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七

射儀云賓之弓矢皆止於西堂下又云賓降取弓矢於堂西
李氏釋官以為西堂下即堂西此蓋經之變例無容曲為之
解足下皆反之所謂強經以從己耳東序之東為東堂西序
之西為西堂鄉射所謂賓與大夫之弓倚於西序者即正堂
然則正堂二序東序西序指東西堂之序非正堂之序者
十序矣何禮經僅曰東序西序而不分析言之乎案公食大
夫禮立於序內西鄉注不立阼階上示親饌所謂序內者即
堂上東序之內也如足下所云東序曲而指於東則序內竟
在何地乎足下又引鄉射謂東序東非東堂不曰東堂而曰
東序東益知東堂西堂非南鄉案鄉射主人弓矢倚於東序
東者即東堂也如但曰東序則東序東則弓矢倚於東序
東堂何處乎如東堂東鄉東序曲而指於東則當曰東序南
不得曰東序東矣足下不融會禮經之全而觀之僅節取其
一二語宜乎多窒礙也凡足下所據以為說者唯公食大夫
禮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鄉注雖自明晰而說者間有
異同或可附會其他則不致以為然也如鄙論謹案既夕禮
非是亦乞破其迷惑進以所未達幸甚幸甚

記云設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坵坵在堂角東西堂若南向

則於之設於東堂下者必東順而後可齊於坵南順之文將
何以解之執此以斷東西堂之為東西向已瞭如矣特牲饋
食禮主婦視饋饌於西堂下注云西堂下堂之西下也近西
壁南齊於坵惟西堂西向故西堂下得近西壁也特牲記曰
饋饌在西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假如西堂不面西而面
南則西堂下之地在南西牆下之地在西視饋饌者當於西
堂西不當云西堂下也兩地不屬主婦何得於此視饋饌乎
凌氏附會其說以為西堂下即西階西東堂下即阼階東饋
饌南齊於坵雖近西壁尙與西堂廉相直故亦云西堂下然
竊攷燕禮賓降立於西階西不聞以西堂下當之也大射儀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八

樂人宿縣於阼階東又不聞以東堂下當之也況堂隅為坵
直坵下者為坵南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
待於西坵南大射儀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坵之東南西
面北上坐凡與坵直者與近坵者並繫於坵而言饋饌在西
壁南齊於坵即使西堂南向而主婦視饋饌者若其直西坵
下可言於西堂下也若其近西牆下可言於西坵之西不可
言於西堂下也蓋東西堂惟為東向西向故以東堂西堂稱
之亦如房中半以北之以北向而稱北堂耳又稱東夾西夾
者以夾於正堂得名非別有東西夾室也公食大夫禮云大
夫立於東夾南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注云東夾南東西節

也取節於爽明東於堂是時大夫在堂下立而東於堂經不
曰東堂下而曰東夾南於小臣所立則曰東堂下益見東堂
東向在東堂之南者爲東夾南必其在東堂之東者乃爲東
堂下也倘東西堂皆南向是東夾南卽東堂下又何必分析
言之耶凌氏又以公食大夫禮立於序內西向注云不立阼
階上示親饌如東序曲而指於東則序內竟在何地鄉射禮
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東序東卽東堂也如東序曲而指於
東當曰東序南不得曰東序東不知序惟爲正堂東西牆之
稱所以序別內外者故以東序西序名之尙書多士傳言堂
制三分廣以二爲內鄭注內堂東西序之內也可知立於序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九

內自爲堂上東序之內不以東序端之折而爲墉而疑其地
也堂上東西牆謂之序猶東西堂下之牆謂之壁室中房中
之牆謂之墉耳聘禮西夾之饌陳於西墉下足知東西堂之
左右牆亦皆稱墉焉有如凌氏所譏寢廟凡十序者哉且鄉
射禮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不云在東堂也東序東與東
堂明係異地何得因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而謂此鄉射
之主人弓矢亦在東堂乎夫大射明君臣之分故君之弓矢
適東堂而賓之弓矢止於西堂下臣降於君也鄉射講賓主
之文故賓之弓倚於西序而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主下於
賓也大夫之弓亦倚於西序者大夫尊者也不宜與眾弓並

倚於堂西故次賓耳又上文賓大夫與眾弓皆言倚則主人
之弓矢亦皆倚可知也然則東序之端必折爲南墉而指於
東故主人之弓矢得倚於此此東序東非卽東堂乃東堂之
南墉外也若東序南其地正當序端主人弓矢不倚於序端
也豈得以東序南爲言哉抑又破之聘禮歸饗於賓堂上八
豆設於戶西西陳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西夾六
豆設於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是西夾之豆南陳北
上與堂上之豆西陳東上者異也堂上八簋繼之黍其南稷
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豕西夾六簋繼
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豕豕豕以北牛是堂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十

上與西夾設簋及鉶又互異也又堂上四簋繼之梁在北上
壺設於西序北上二以竝南陳西夾兩簋繼之梁在西皆二
以竝南陳六壺西上二以竝東陳是西夾兩簋南陳六壺西
上與堂上之四簋西陳八壺北上皆各異也饌於東方亦如
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若東西堂並南向則饌於西夾東夾
固宜與堂上相仿安得互殊若此夫堂南向也堂上之豆西
陳東上則西夾之變而南陳北上其爲面西異向昭然矣西
夾西向也西夾之壺西上東陳則東夾之變而東上西陳其
爲面東異向又昭然矣聖人制禮精微至是一陳設之細猶
能令百世下讀者恍然見古人宮室制度第弗深攷之亦無

由而發其悟是又烏可囿於舊說以自蔽耶

虎士五隸守衛之制周垣下為區廬

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八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殺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為周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司隸掌五隸之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罪隸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夷隸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貉隸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師氏凡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士

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衛尉秦官掌門衛屯兵漢因之漢舊儀曰衛尉寺官闈之內衛士于周垣下為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景帝更名中大夫令後復為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官職略同而不常置張衡西京賦曰衛尉八屯李善曰衛尉率吏士周宮外于四方四角立八屯隋衛尉掌軍器儀仗帳幕以監門衛掌宮內屯兵唐龍朔二年改為司衛寺正卿咸亨中復舊唐之宿衛以府兵其番上宿衛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

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

三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更號曰彊騎自是諸府士益各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為之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士

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而人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絲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竊發皆不能受甲矣陳氏禮書云古之守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然必使四翟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帥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也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為遠尤貴其來也故掌四夷之官曰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曰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則周人之意

可知矣士庶子所直在四中四角而虎士五隸之所直于經無見漢之衛士于周垣下爲區廬而張衡有八屯之說則先王之制蓋亦如此

三禮通釋卷二十七

吉

三禮通釋卷七十七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臣林昌彝學

闕闕

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鄭注由闕右臣統於君闕門楹闕門限也孔氏正義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此大夫士是臣臣皆當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恆從闕東也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闕東其大射注云左則由闕西者汎解賓客入門之法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孔疏謂人以東爲左出以西爲左不誤惟誤踐闕之文玉藻君入門介拂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一

闕大夫中楨與闕之間士介拂楨鄭注此謂兩君相見也楨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闕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玉藻又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闕鄭注辟尊者所從也孔穎達正義云不中門稍東近闕也玉藻又云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鄭注公事聘享也私事覲面也孔氏正義自闕西用賓禮也自闕東從臣禮示將爲主君之臣也葵源江氏永云按以賓入不中門推之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者亦不當中或稍西拂闕也儀禮賈疏謂門有兩闕其說非是元和江氏聲亦有取江永之說云門惟一闕無兩闕引闕門左扉以證一闕秦氏五禮通攷已不知有闕門左扉之說

闔門左扉與此無涉江氏引以為據誤矣按闔左之說唯見玉藻彖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夫玉藻所謂闔門非庫門乃明堂之門在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清于登說玉藻明云彖端於東門聽朔於南門即連文曰閏月則闔左扉明非朝門可知明為國門外之明堂門又可知蓋天子十二月各居其正方若閏月則雖居其方而不得正居其方兩扉之中故闔其左以示漸轉而右之意玉藻文淺而易曉鄭氏康成注禮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亦如之據鄭氏此說則內寢亦當如明堂按月而闔其扉而特非闔庫門之左扉也且路寢亦不同月令之明堂後儒誤據朱子或問庫門闔左之說故江氏仍其誤而不知改蓋二江氏謂門惟一闔實確守孔氏正義而云然今謹按古者門有二闔二闔之間謂之中門惟君行中門臣由闔外賈疏所言乃精確不可易孔氏謂一則自高二則不淨近代二江氏據以為說非也按聘禮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鄭注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闔外西面公乃遙答拜也聘禮後記云僎者立於闔外以相拜注相贊也古文闔為蹙士冠禮及特牲饋食禮皆云席於門中闔西闔外門中闔西即兩闔間之中也此處有闔則闔外無闔此闔在門中之證也近代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二

揚州焦循禮記補疏辨曲禮正義之謬云無論公門之尊即士庶之家出入者豈有踐於闔上之理公門高其闔亦必高雖極不敬何至登於其上以自高而不絜邪顧命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攷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轍參个樂師注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然則門有車行車行則闔不得置今官署門限每日必徹去以通人行何致不俟其徹去而踐履之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闔鄭氏以不履闔屬上賓入不中門一氣貫下而注之云碎尊者所從則不獨中門為尊者所從而此闔亦尊者所從蓋闔與門限有別掩兩扉則用門限投於兩闔而不設闔啓門則徹去門限而設兩闔設兩闔則門分為三其兩闔之間為中門闔東闔西為人臣出入所由則不設闔兩闔間則設闔蓋兩闔即連於闔上惟不入中門故不履闔此中門之闔惟君出入履之亦惟鄰國之君來出入履之不獨本國之臣不踐此闔即來聘之客亦不敢履此闔故下申言云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闔東闔西無闔則由之兩闔之間有闔則不敢踐所為碎尊者所從也禮云席於門中闔西闔外闔西二字緊屬門中謂為門中之闔西非門西之闔西也於是曲禮言大夫出入君門由闔右不踐闔可得而明不踐闔所以由闔右由闔右所以不踐闔闔右即闔西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三

也由闕右則不踐闕由門中之闕西則必踐闕注明云辟尊者所從而孔氏不知門有兩闕以爲自高不淨失之矣按焦氏謂門有二闕其說最爲精確聖人復起不易焦氏之言矣近儒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據孔氏之說力駁賈說之非列爲六證其一證曰玉藻君入門介拂闕鄭注曰上介夾闕賈以爲上介於西闕之外拂闕案如賈說介所拂者爲西闕則經當云君入門介拂西闕注亦當云上介夾西闕乃與東闕有別今經與注皆但云闕不云西闕則門惟一闕在中而非東西二闕矣其二證曰玉藻又云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闕一而已故闕之左曰闕東闕之右曰闕西若有東西二闕則所謂自闕西者東闕之西乎西闕之西乎所謂自闕東者東闕之東乎西闕之東乎經與注不應全無分別也其三證曰賈云上介於西闕之外上擯於東闕之外皆拂闕案聘禮擯者出請事鄭注曰賓出次直闕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若有東西二闕則注當云賓出次直西闕西北面上擯在東闕東闕外西面矣今注不言東闕西闕而但云闕則非二闕可知其四證曰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注曰闕門廡正義曰從闕東也如闕有二則經當云由東闕右縱經不言東注亦當增成其義云闕東闕也乃與西闕有別何以經但言闕注亦但言闕門廡而不云東闕乎豈非門廡但處中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四

央而無東西之可言乎其五證曰士冠禮布席於門中闕西闕外注云闕門廡如闕有二則經當曰布席于門中東闕西或云西闕西乃有定所注亦當曰闕西東闕西也或云西闕西也經義乃明今經但云闕而不云東闕西闕注亦但云闕門廡而不云有東西二闕則闕在中央而非東西並列矣士之門與諸侯之門大小雖殊而制則一也其六證曰昭八年穀梁傳置旃以爲轅門以爲覆質以爲檠范注曰檠門中泉與闕通轅門之闕亦放宮室之門制也而闕在門之中央曷嘗有二闕乎今謹案聘禮賓入門左鄭注云公事自闕西又聘禮云介皆入門左鄭注云隨賓入也玉藻君入門介拂闕鄭注云此兩君相見也賈氏謂上介於西闕之外拂闕者蓋謂聘禮也賈氏所謂西闕者卽聘禮所謂門左也中門之左乃爲西闕可不辨而明聘禮與君相見之禮相去遠矣何得妄以西闕指賈氏之誤乎是則王氏之一證不足據也又按公事自闕東私事自闕西闕東闕西正所以別東西二闕也豈謂闕之左闕之右乎是則王氏之二證不足據也又案鄭注謂闕西闕東者卽謂西闕東闕也直闕西北面者謂直西闕北面也在闕東闕外西面者謂在東闕闕外西面也苟謂西闕西東闕東則於禮有不合矣是則王氏之三證不足據也禮謂由闕右者卽謂由闕東也右者對中門而言東闕在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五

中門之右故不言東而言右經文何必云由東闕右而始明其為東闕乎經文既明言闕右鄭注亦何必更增其義是則王氏之四證不足據也又案布席於門中闕西闕外闕西闕外者即謂西闕闕外也已有定所何待注明為西闕西於經義始明是則王氏之五證不足據也又案穀梁謂以葛覆質以為禁非云闕在門之中央而范注謂禁門中闕何足為據是則王氏之六證不足據也王氏又云闕當兩門之間而非分列東西較然明白不得如賈所云也賈於秋官司儀疏云闕則又以闕為一與聘禮疏兩闕之說自相違異今謹按賈氏謂朝君入由闕西賈所謂闕西者即所謂西闕也與聘禮疏兩闕之說無異王氏謂賈氏又以闕為一與聘禮疏兩闕之說違異誤矣賈又云中門謂兩闕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六

之間案門有兩扉一扉之中亦謂之中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闕西闕西者右扉所在也門中者右扉之中也若謂門中是兩闕之間則經當云布席于門中闕間不得云闕西矣曲禮為人子者立不中門鄭注曰中門謂棖闕之間論語鄉黨篇立不中門鄭注曰不當棖闕之中央見土相禮疏棖闕之中央正當一扉之中也其非兩闕之間明甚皇侃論語疏曰中門謂棖闕之中也門中央有闕闕以棖門兩扉之交處也闕東是君行之道闕西是賓行之道也長於賈氏遠矣案中門者一門之中非兩門之中也一門之中則棖闕之間也棖闕之間為中門鄭注禮記論語皆明箸之不得以為非中門也入門

時君特行不與介連類大夫但與上介末介雁行為次序不敢與君為次序也君與大夫雖同在棖闕之間而行列絕異不得以大夫擬于君之中門為嫌若聘賓入不中門其三介隨入雁行與否經無明文又不得以賓不中門而介中門為嫌矣棖闕之間正當一扉之中故鄭注聘禮云門中門之正也謂一門之正中非偏也不得云以偏為中若謂中門為兩闕之間則主賓出入共由於此秋官司儀諸公相為賓主君三讓每門止一相鄭注曰至而三讓讓入主國之君在東來朝之君在西皆不當兩扉交處則反在旁而不在中矣不與君入必中門之說相刺謬乎今謹案玉藻鄭注云君入必中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七

門上介夾闕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來闕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無疑鄭又申明雁行之義云示不相沿也蓋令大夫士亦隨介拂闕則嫌於相沿故一中棖闕之間一拂棖如雁行之斜行聘禮注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代中門知為門之中非棖闕之間棖與闕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闕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闕分行兩畔不可為並矣下文又云介與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躋亦敬也上介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上介既拂闕大夫不敢沿之亦拂闕以踰其躋故中闕闕之間以為敬若經文之中門即棖闕

之閒則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若謂獨行不可中門隨行可中門則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蹟而轉敢踰君之蹟恐非鄭氏義也孔疏引皇氏崔氏之說以爲中門卽棖與闌之閒案曲禮立不中門注云中門棖闌之中央言棖闌之中央未始非兩棖兩闌之中央無以見其卽爲棖與闌之閒皇崔之說蓋以鄭言棖闌之中央爲玉藻棖與闌之閒不知棖與闌之閒與棖闌之中央文相似而實有異也觀說文半所爲戶兩戶爲所是兩棖之閒統謂之所所之司啓閉者謂之闌又謂之扉闌則所以介此所者曰中所以中於所矣曰中棖闌之閒則中於棖闌之閒矣曰闌兩左扉立於其中則居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八

扉之中矣經文分明可見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云門中闌西闌外聘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爲一室之中房中爲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大名之證若不曰門中而曰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棖與闌之閒可俛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閒可俛中堂中庭以東亦可俛中庭玉藻闌門左扉立於其中與土喪禮闌門東扉主婦立於其內同明云闌扉可知扉屬於門而不可冒門明云闌扉立於其中則中屬於扉而不可以冒中門注云明堂門中此亦泛言未見其以門爲扉以扉中爲中門也

皇氏亦止言棖闌之中央但言君在闌東今謹按賈公彥謂賓在闌東賓在闌西則是以門止一闌也門有東西兩闌明指兩闌之閒爲門中爲兩君相見主君既出迎賓主君於賓並入主君於東闌之內賓於西闌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闌之外上擯於東闌之外皆拂闌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棖與闌之閒未介未擯皆士各自拂闌按賈氏此論實精確不刊若如孔穎達所云是大夫入門之節各與其君同也安得謂賓入不中門及論語所云立不中門乎或疑大夫中棖與闌之閒明文難解謹竊爲淺釋之曰中棖與闌謂各中左右之棖闌也且玉藻明云君入門介拂闌非曰君入門介拂棖蓋以君惟入於兩闌之閒故介惟拂闌若門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九

中只一闌則禮必曰介拂棖拂闌矣至大夫各中即入於棖也與闌之閒則士介拂棖士介拂棖而不拂闌者以闌君入門時介旣拂之矣禮文之明易可尋如此二江氏及王氏曉曉置辨何爲哉

兩楹

堂之上東西有楹其見於禮經者固可攷也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位置兩楹之地最精確不可易李氏云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楹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閒注曰謂射於座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物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

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卽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楹而升射者由楹之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楹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桷侏儒柱也梁楹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楹之下又可知矣李氏又云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公倉大夫禮致至實陳於楹外簠簋陳於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焦循羣經宮室圖疑李氏之說而駁之云兩楹無高繫於楹之理楹在楹南棟在楹北楹在棟與楹之間焦氏以楹在棟楹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十

間者據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解中堂爲南北之中故謂楹亦在中堂耳謹按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注云與主君相鄉下文曰公當楹再拜則是時公升立當楹也若楹在楹後是實進於君矣觀於至階三讓公升二等而後賓升豈有所立反進於君乎况鄭氏解楹在中堂李如圭儀禮集釋已正其誤焦氏以之爲據於說疎矣按中堂者東西之中也是謂兩楹間凡敵者受玉於兩楹間聘賓於主君非敵故進東近主君受玉於東堂與東楹二者之間也經文明言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必執兩地相較而後可以言間如所謂兩楹間兩階間以及牖戶之間皆是也若以中堂爲南北之中則經

所云與東楹之間將以何地與之相較而見爲東楹之間耶焦氏據此斷楹在中堂特千慮之一失也按聘禮賓面卿大夫當楹再拜受幣於楹間賓當楹拜送幣則楹在楹下斷無可疑者鄉射禮曰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大射儀曰梓人畫物於兩楹之間亦得當楹而射者但由楹外至於物所此亦足爲楹在楹下之明證矣焦氏堅執聘禮注中堂爲南北之中而謂楹在中堂凡賓之當楹爲入堂深者殆緣士昏禮賓當阿注解阿爲棟謂入堂深故有此誤歟按士昏禮今文阿爲殿則阿明非棟矣說亦詳大夫士復廟制攷凡賓皆當楹此云當阿者謙辭也所以示賓主不敢相敵之意也此賓者使者耳當楹且不敢况入堂深而當棟乎鄭氏以爲入堂深示親親說本未當納采但使使者固非婿之自來而示親親於使者何說邪下文婿親迎揖讓升北面奠雁並無入堂深之文何反於授女時又不示以親親邪况禮以進爲文使者既已當棟致命而復退授於楹間有是禮哉若焦氏謂兩楹無高繫於楹之理說更無謂夫楹之上端蓋有橫梁交架鄭氏解楹爲梁確已如謂在棟與楹之間而於兩楹上端將何所連屬而能孤立勝上重在乎是不然矣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十

三禮通釋卷七十八

番馬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七十九

臣林昌彝學

位

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爾雅曰中庭左右謂之位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於位曲禮曰下卿位論語曰過位焦氏循羣經宮室圖云論語之過位包氏云君之虛位邢昺以門屏之間疏之是以著混位矣爾雅釋宮明辨之云門屏之間謂之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亦云位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則位乃朝中實有之地為羣臣立處不可混于著也論語所過即此由治朝燕朝而升堂皆行過此位故曰過位舍爾雅之

三禮通釋卷七十九

一

訓而以為虛位竊所未敢信且虛位之說包氏說也下復其位注引孔安國云來時所過位經言其位則非君位也孔氏言其位即所過位則所過非君位也據孔以駁包可矣謹按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云羣臣之列位也按中庭者聘禮云公揖人立于中庭又云擯者退中庭皆舉中以表左右也位者說文云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本爾雅文增一列字其義尤明也左右猶東西羣臣列位處位即所立之位古者君臣皆立論語束帶立於朝曲禮天子當依而立小宗伯注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也金鶚求古錄云三朝惟內朝有堂階則庭指內朝路寢庭也凡

言庭皆廟寢堂下聘禮中庭謂廟堂下之庭燕禮中庭謂路寢堂下之庭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有別治朝外朝既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者必內朝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謹按論語鄉黨篇記入公門訖復其位踧踖如也文次於君召使擯章後執圭章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也公門據已國過位謂路門內臣之朝位升堂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曰下卿位鄭氏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氏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謹按正義

三禮通釋卷七十九

二

引注者為鄭氏論語注文也考余正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弟八人篇位解曰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外人立鄭據古訓釋過位之位為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至精不可易所以知在路門內者燕禮大射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南南嚮揖卿大夫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賈氏燕禮疏曰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是路門內有此面位也觀曲禮下卿位知君出入過之猶敬而况臣乎所以知此經過位升堂為圖事時者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以為在路門

外正朝江永鄉黨圖考以爲下經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艸椒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鄭注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士相見禮又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鄭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及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法也按疏俛聘

三禮通釋卷七十九

三

禮云者約鄭聘禮注文俛鄉黨云者約鄭論語鄉黨注文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圖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有圖事故曰其言似不足升堂則圖事於堂也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此賈氏本鄭義說論語出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堂審爲將聘圖事故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服虔左氏傳解誼所謂孔氏聘辭卽此類矣或見聘禮記注引孔子之

升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子於享禮爲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其文亦與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爲卽行聘時事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它國聘禮實入由大門而磨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則無專位惟私覲入門右於此豫見則乖其事次執圭升西楹西則未暇攝齊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引此經乃舉事以見徇不得溷而一之學者守鄭論語本注爲宗可也

著

爾雅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著郭注云人君視朝所著立處

三禮通釋卷七十九

四

詩曰俟我於著禮記曰天子當著而立陳氏禮書曰著一也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著而大夫士豫焉者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屏謹按著在天子路門之外應門之內兩塾之間據焦氏循羣經宮室圖著之前有屏屏亦在路門之外卽鄭注引禮緯所謂天子外屏者也君伋立於此以待諸侯設屏于著前所以蔽門外也君背著立於路門之外臣向著立於廷之左右按凡朝皆謂之廷人君著立處爲著方百步爲朝是著在治朝以內亦不得與治朝混也或以著卽治朝非也釋名云著伋也將見君所伋立定氣之處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申其說云著爲將視朝伋立之處設屏以

蔽內外則人臣見君亦可稍立以定氣謹按著在路門之外
 應門之內由應門入先至治朝而後至著人臣見君在於治
 朝豈有當君未視朝時妄人治朝內而至於著之理乎孔氏
 廣森謂人君以門屏之間為著此據爾雅門屏之間謂之著
 為說也郭注謂著為人君視朝所著立處未免混著於朝矣分晰尚未精的况著之前有屏人
 臣亦何得伫立而定氣耶是釋名所謂將見君所伫立之處
 者不足信也其將見二字或為傳鈔之誤耳詩疏引孫炎云
 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著立處也邵氏晉涵云孫意以為著
 在應門之內也禮記疏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著邵氏
 又云李亦以在應門之內正門即應門門側之堂為塾故以
 為在兩塾此皆以著為視朝之處也謹按李巡以著在應門
 內兩塾之門其說確矣孫炎以著在應門是也以為在屏外
 則非也邵氏駁孫說是也而疑李說以著為視朝之處則非
 也孔疏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當
 以孔說為是而金鶚駁之云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緯鄭注
 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
 內屏之象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臯門無之此不知天子外
 屏諸侯內屏制度之不可易者也郝氏懿行亦雅義疏以金
 氏駁孔疏為是誤矣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天子外屏在應門
 之外諸侯內屏在雉門之內而路門內無屏著在門屏之間

三禮通釋卷七十九

五

謂治朝在路門之外屏之內也按江氏以諸侯之屏在雉門
 內是誤以諸侯之屏在路門外並誤以天子路門外之屏為
 諸侯之屏復誤以著為治朝矣其說不足為據要之著在治
 朝以內不得與治朝混也左昭十一年傳云朝有著定周語
 云大夫士日恪著位以儆其官此皆亡即著之明證亦皆著
 與治朝相連屬為治朝內之明證江氏又有著說見周禮疑義舉要說又與此互異不可

三禮通釋卷七十九

六

三禮通釋卷七十九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八十

臣林昌彝學

士庶子宿衛制鄭康成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微侯便也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

鄭司農云在內為次在外為舍

小宰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正歲以官刑憲禁于王后其有不共國有大刑宰夫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官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于上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畿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

三禮通釋卷八十

一

怠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官眾則令之月終則均秩終歲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士師掌國中之五禁之法一日宮禁陳氏禮書云周禮官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為之版以待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康成曰官府之在官中者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

也庶子其支庶也鄭司農曰庶子宿衛之官司農以庶子為夏官之諸子康成固不取之矣諸吏之適子或未為士不可謂之士康成以士為諸吏之適子亦誤也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倖未為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國子舉矣官正掌凡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官伯掌士庶子授次舍之職事則官伯所掌皆宿衛之人官正所掌不特宿衛者而已次其宿衛所在也舍其休沐所在也八次八舍布于王宮四角四中則遠邇節而微侯便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則上下親而內外察矣又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官伯掌其政令誅

三禮通釋卷八十

二

賞使之學問日進職業日修足以備顧問謹侍衛則王之左右前後孰非多聞直諫之士乎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子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官椽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則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字郎而光祿

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展

觀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依今綿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司几筵几大朝觀大饗射几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左右玉几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

屏風然依前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士虞禮佐食無食則出戶負依南面書曰狄設黼展綴衣注展置戶牖間復設幃帳象平生所爲當負展而立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

俾筵俾几既登乃依筵云公劉既登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

三禮通釋卷八十

三

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荀卿曰居則設張容負依爾雅曰牖戶之間謂之展容謂之

防郭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釋名曰依倚也考工記曰白與

黑謂之黼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展陳氏禮書云黼或作斧

展或作依則依欲其有所依黼明其有所斷也賈公彥曰依

爲質高八尺爲斧文舊圖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意朝于寢觀于廟射于郊學朝

于明堂皆于戶牖之間設之其制則左右有張容焉荀卿曰

居則設張容負展容之爲物蓋若唱射之容爾雅曰容謂之

防郭璞謂如曲屏風觀此則天子張容之制可知矣然禮言

負黼依則張容不畫黼矣詩曰既登乃依士虞禮佐食無事

出戶負依南面蓋諸侯至士皆有依焉或畫或否不可考也掌次王大旅上帝張瓊案設皇邸鄭司農曰皇羽覆上邸後版也鄭康成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羽色而爲之孔穎達謂大方版于坐後此不在寢廟無展不得云展故別名皇邸然皇邸非展類也其說誤矣

垂

書曰一人執殓立于東垂一人執瞿立于西垂史曰坐不垂堂孔安國曰東西垂者東西下之階上

檐

明堂位曰復廟重檐爾雅曰檐謂之楹士喪禮爲銘置于宇

三禮通釋卷八十

四

西階鄭氏曰宇楹也說文曰齊人謂之檐楚人謂之栢楠宇

栢同實異名也夫軒末謂之宇疆境亦謂之土宇又謂之邊

垂則宇與垂皆檐之窮也故軒末疆境取名焉自屋言之曰

檐自堂言之曰垂檐亦作閣

屏攝

會有表朝有著祭有屏攝皆明其位也周禮太史祭之日執

書以次位常左傳稱鄭火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

大宮楚語曰屏攝之位韋昭曰屏屏風也攝如要扇皆所以

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鄭氏釋檀弓曰巽以布衣木

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是漢亦名姜無攝也

臣林昌彝學

屋制

詩權輿於我乎夏屋渠渠通典五十五卷引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也傳曰周夏屋而商門近代盧氏文昭云通典於殷商屋引韓詩則所引傳曰周夏屋而商門為韓詩傳今攷此詩夏屋毛傳云夏大也屋字無訓箋云屋具也正義據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引王肅述毛以夏屋為大屋鄭意以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則無餘皆說飲食之事義與毛異江都焦循毛詩補疏云傳不解屋謂屋宇也夏屋謂寢廟古燕食之禮行於寢廟言夏屋舉燕食之地也正義謂言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不知徒言飲食轉無以見其為燕食也焦氏亦是臆說不識源委楊慎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俎魯頌邊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頌之大房何楷詩古義則歷引檀弓見若覆夏屋者楚詞大招夏屋廣大楊子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幘幪也以證古人言夏屋即為大屋楊慎說辨矣然不敢取信近代胡承珙曰毛於屋字無傳自以屋室常語不煩詰訓王肅所述當得毛旨然鄭箋大具之訓似與經文更合胡說是也謹案太平御覽一百八十一居處部引崔凱曰禮人君宮室之制為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為夏屋隔半以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殷商古並通用殷屋即商屋也此為六朝人說禮之最精亦

五

番禺陳起榮校字

見六朝人解經之可貴者商屋夏屋為殷周宮室之異制後人因以為人君及卿大夫尊卑之等差是殷屋之名取義於中中正也商從商章省聲章亦正也爾雅釋山曰上正章是其義已攷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重屋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窄也殷屋即重屋四夏即四阿夏者厦字之假借以其正中為室四面有雷重承壁材也惟夏屋以近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其制與商屋殊商門之制亦為重屋古人宮室中為大門左右為塾塾皆有堂室攷工記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二

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是也門堂當南北之正中其室亦當左右塾前後正中之處故曰商門案周禮匠人云門堂三之制推之周人門側之制亦當如此三之二三之一以夏后言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周人堂修七雉室取二雉則修五雉也門堂三之二是得三雉一丈之修室三之一是得雉有二丈周人堂廣九雉序內堂廣六雉亦以三之一雉為門廟門堂當得四雉之廣合東西塾為廣八雉其中一雉為門廟門容大扁七個得二丈一尺也路門不容五個狹於三丈三尺也鄭康成解匠人文謂兩室周人夏屋皆為重簷亦四面有雷損益般制而廣大之規模益備故曰夏屋夏之言大也後人定宮室之制人君宮殿始有重屋四阿卿大夫以下但為南北簷皆以近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如周人夏屋之制故亦稱夏屋耳夏門者大門也大門之為夏門猶高門之為

泉門正門之為應門也漢有夏門蓋沿古人之稱李尤夏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其稱名之意亦取義於大也然則夏屋之制發明於崔凱開數千載之蒙蔽再證之伏生書傳之說覺兩漢六朝人之精於禮學而其可為寶貴者此其見端

門制

爾雅柎謂之闕郭注闕門限柎謂之楔注門兩梢謂之梁上橫梁樞謂之楹注門戶樞達北方謂之落時注門持樞者或達落北隱以為固也時謂之扂道二名也說文云闕門楬也楬限也經典楬通作柎詩丰正義引孫炎曰柎門限也按楬从肩聲古音同切爾雅釋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三

文柎干結反即切字之音古謂門限為切故考工記輪人鄭眾注眼讀如限切之限限切即門限也漢書外戚傳云切皆銅脊黃金塗集注以切為門限切通作砌廣雅云柎砌也匡謬正俗云俗謂門限為門蒨蒨是柎聲之轉耳然則柎切聲同切蒨聲轉今登萊人亦有門蒨之言矣柎者釋文及詩正義引李巡曰柎謂柎上兩旁木玉藻云大夫中柎與闕之間鄭注柎門楔也論語皇侃疏云門左右兩榘邊各監一木名之為柎柎以禦車過恐觸門也然則柎訓為觸文選祭古家文注南人以物觸物為柎是其義也楔者說文櫜楔互訓繫傳引爾雅而申之云即今府署大門脫限者兩旁斜柱兩木

於樞之端是也據繫傳說是楔訓爲柱其音當先結切如禮家楔齒之讀而義亦如之釋文楔古黠反讀如楔荆桃之楔恐非矣樞者說文作相云門樞之橫梁繫傳云門樞橫木門上樞鼻所附或亦連兩鼻爲之以昌門樞也按說文以樞爲相卽下文檐謂之樞其門上之樞橫木爲孔以貫樞樞之言昌昌在門上今登萊謂之門梁江浙謂之門龍皆此物經典相俱作樞故公食大夫禮云公當樞北鄉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注諒古作梁鄭注竝云樞謂之梁是許鄭義異釋文兩存其字故云樞忘悲反又云或作相亡報反相樞聲亦相轉樞者說文云戶樞也又云門樞謂之樞淮南原道篇注樞本也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四

御覽一百八十四引孫炎曰門戶扇樞開可依蔽爲樞也然則樞之言俱俱變亦依隱之義樞達北方者戶在東南其持樞之木或達於北方者名落時落之言絡連綴之意郭云達北樞以爲固者樞復屋棟也卮者釋文卮本或作卮同音俟玉篇卮牀已切砌也引爾雅曰落時謂之卮卮亦作卮按卮訓砌蓋別一義釋文卮或作卮案門亦謂之闔月令曰以修闔扇爾雅曰闔謂之扉公羊曰齒著于門闔左氏曰以枚數闔越語曰乃闔左闔荀卿曰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復瞻九蓋彼皆繼耶蓋卽闔也則扇也闔也屏也其實一也鄭氏釋月令謂木曰闔竹葦曰扇蓋對而言之也禮君入中門上介拂闔

大夫中楨與闔之間士介拂楨賓不履闔君入中門諸侯朝之禮也賓入不中門諸侯來聘之禮也聘禮賓入門左賓伉於主也聘享公事也故入門而左所以致敬觀面私事也故入門而右所以致親

序垣墉牆壁之制

爾雅東西牆謂之序所以序別內外序者說文云東西牆也書顧命正義引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御覽一百八十五引舍人曰殿東西堂序尊卑處按東西堂卽東西廂舍人本牆蓋作廂故書正義及文選後漢書注御覽竝引爾雅作東西廂從舍人本也郭從孫炎本作牆與說文合爾雅牆謂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五

之墉郭注書曰既勤垣墉案說文云墉垣蔽也墉城垣也以城爲墉者易之高墉詩之崇墉義皆訓城故詩皇矣良耜傳竝云墉城也省作庸崧高傳庸城也按城雖墉之一訓但墉實牆之通名故詩行露傳及士冠士昏禮注竝云墉牆也書既勤垣墉詩何以穿我墉俱汎說墉垣不指城垣而言故釋名云墉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書大傳云天子賁庸鄭注牆謂之庸庸亦墉矣爾雅牆謂之墉郭注白案墉者說文云白涂也釋名云墉亞音惡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也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篇云墉白土也按飾墉古用白土或用白灰宗廟用辰灰故掌蜃注謂飾墉使白之蜃

也賈公彥疏白盛主於宗廟 羊牆也案詩曰崇墉言言易曰
乘其高墉此墉之高者也儀 廡於房室言墉 士冠禮陳服於房中西墉下大
射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 於堂下言壁此墉之卑者也 鄉飲既夕記上東首於北墉下
日東壁自西階升士虞禮饗饗在東壁特牲禮 酒相饋饗在西壁士冠禮冠者降自東階適東壁 書有東序西
序詩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書曰既勤垣墉春秋傳曰子產
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則垣宮室之外牆也考工記曰
牆三尺崇三之則墉者垣墉之總名歟

賓館

周禮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爲
承而擯司儀凡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六

三揖三辭拜受致館亦如之 鄭氏曰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 諸公之臣
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
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 注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爲擯勞用
東帛擯用束錦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注如郊勞也不擯耳侯伯者君于聘大
夫不致殯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舍則授館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詩曰于幽
斯館聘禮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
稽首卿退賓送再拜記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
工商雜記曰凡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
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禮運曰天子適

諸侯必舍其祖廟觀禮侯氏至朝天子賜舍 鄭氏曰賜舍館致館也所使者
司空與小行人爲承擯 日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 此致館也 侯氏再
拜稽首擯之東帛乘馬 注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擯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于外既則擯使
者于 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晉侯
郊勞館諸宗廟 韋昭曰尊王命也 單襄公曰敵國賓至卿出郊勞司
里授館 聘禮卿致館 左傳襄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之
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子產
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
之館館如公寢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
人巡宮賓至如歸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七

容車而不可踰越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趙文子
曰信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陳氏禮書云古者
天子巡狩館於諸侯之祖廟禮記曰天子適諸侯舍於祖廟
是也王人出聘亦館於諸侯之廟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
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文公館諸宗廟是也若侯氏之朝王
列國之相朝聘則不必館於廟故觀禮侯氏至天子賜舍春
秋傳曰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聘禮曰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雜記曰凡爲君使而
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
大夫以下之家也鄭氏曰館者必於廟拘矣禮既授賓館則

從而致之故諸侯相朝主君致館諸臣相聘卿致館主君致館必有幣賓繼主君亦然司儀云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三辭拜受拜受幣也致館亦如之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是也若天子之於侯氏賜舍則無幣而侯氏猶擯賜舍者以東帛乘馬尊王使也諸侯之於聘賓致館亦無幣而賓亦不擯致館者降君禮也鄭氏釋司儀謂致館如郊勞不擯耳及釋聘禮則曰主人以上卿禮擯之賈公彥於司儀言致館無東帛賓亦無擯於聘禮言以上卿禮明有東帛可知是自辰也

庭燎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八

詩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而言夜未央庭燎之光夜未艾庭燎晰晰夜向晨庭燎有輝毛氏曰庭燎大燭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三十正義曰此數出大戴記也百者皇氏云作伯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又曰鄉為田燭注田燭田燭也少儀曰主者執燭抱燭周禮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正義曰庭燎所依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備密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以百根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周語所執者用荆樵為之執燭抱燭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周語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單子謂定王曰敵國賓至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注火師司火燎庭燎也左傳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燕禮甸

人執大燭於庭陳祥道云在手曰燭在地曰燎故禮於燭言執於燎言設而已古者祭祀朝覲賓客皆用庭燎而司烜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則非大事之所用者不必司烜所共也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此蓋其所設之數也先儒謂庭燎所作依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密灌之若人所執者用荆樵為之於理或然漢志秦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燻火也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案漢人賦稱權火升煙即指此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燻火而後世祭祀或祖而用焉非古也

市制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九

易曰古者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涓制祭之以陰禮注左立朝而右立市陰陽以陰禮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案次謂吏所治舍如注所云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者界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買而徵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買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蹏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

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
令市師泣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泣于介次而聽小
治小訟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塵人掌斂
市欵布總布質布罰布塵布而入于泉府胥師各掌其次之
政令而平其貨賄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司聽掌憲市
之禁令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胥
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
泉府掌以治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司關掌
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量人營軍之壘含量其市朝州涂軍社
之所里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禮記檀弓曰歲旱穆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十

公召縣子而問曰徙市則奚若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王制
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
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
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度狹不中量
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
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冢宰齊戒受質大
樂正大司冠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家語衛莊公改舊
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問於孔子曰周禮釋祭於昉昉在廟
門之西案昉祭門也非門外之祭也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

之如之何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昉之於東方朝市之西方
失之矣左氏昭二年鄭子皙請以印為禘師杜預曰市官也
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有
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
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風俗通曰市特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價也古史考云神農作市高陽氏哀市官不修視融修市又市巷謂之闔市門謂之闔巷門謂之闔市中空地謂之塵市樓賦云旗亭五里陳氏禮書云先王之居也左聖嚮仁右義背
藏嚮仁故面朝背藏故後市朝王所建市后所立市之制其
廣一夫其位三方其旁有門分之以塵列之以肆有泉府以
斂賒有思次介次以治訟其祭有禮其徙有時古之言市者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十一

必曰市井詩曰歌舞於市井士相見禮曰在邦曰市井之臣
齊語曰處商就市井楊子曰市井相與言以市必同井故也
何休曰因井田以為市風俗通曰人有所嚮必濯於井上然
後至市二說不知何據然也賈公彥曰三市皆於一院內為
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則市之所設豈非陰陽自
然之理故衛之時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古之治市也每肆
一長二肆一胥五肆一司稽十肆一司聽二十肆一賈師一
胥師其法有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而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
不得過屬遊飲食者不得行鬪鬪聽亂出入相陵犯者不得
作圭璧金璋犧牲祭器戎器與不中度量不中殺伐之類不

得踴其犯禁者司門舉之於門質人舉之於市搏之以司稽察之以胥師然後治於司市其附于刑罰歸于士凡以阜民財一民行而已此所謂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也然市不特立於國中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量人營軍之壘含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師亦有市矣天文心為明堂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星眾者實其中虛則耗此市之象也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十一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番禺金保基校字

三禮通釋卷八十二

臣林昌彝學

庭

詩小雅斯干篇曰殖殖其庭庭廷通說文广部庭下云宮中也段注云宮中當曰中宮俗制之耳中宮宮之中如詩之中林林中也从广廷聲宮者室也室之中曰庭詩唐風山有樞篇曰子有廷內大雅抑篇曰洒掃廷

內按廷謂中庭內謂堂與室也明堂位正義及儀禮釋宮注引尚書大傳曰天子堂九維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公侯七維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漢書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注二內二房也王充論衡別通篇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此說內之義甚明王引之云詩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廷內大雅抑篇洒掃廷內廷謂中庭內謂堂與室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就家人人內此皆兼堂

三禮通釋卷八十二

一

室而言之者也尚書大傳天子堂廣九維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二分其內以一為高漢書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史記封禪書有芝生殿房內中續外戚世家女亡匿內中牀下論衡以一丈之地為內吉驗篇曰光武帝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廷內謂廷與堂室非謂廷之內也案山樞詩廷內二字對鐘鼓而言鐘鼓二物則廷內明為二地况內則云灑掃室堂及庭弟子職云凡拚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是洒掃之事九重堂室豈有言廷而不及堂室者乎毛鄭傳箋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注曰寢中庭未解廷內之義疎矣也凡經有謂堂下為庭者如三分庭一在南正當作廷為義相近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郭注引詩防有鵲巢曰中唐有贊又云堂途謂之陳郭注云堂下至門徑也案唐說文訓為大周禮亦以唐弓為大弓廟之中路比所居宮室之中路為大是以詩謂中唐也詩防有鵲巢正義引李巡曰唐廟中路

名逸周書作雒篇云隄唐山廡孔晁注唐中庭道文選西都賦注引如淳曰唐庭也甘泉賦云平原唐其壇曼李善注引鄧展曰唐道也是原野之道亦通名唐矣又周語云陂唐汗庫晏子問下篇云治唐園是唐又為蓄水之名俗加土作唐此與爾雅異也說文作壑訓為令適也引詩中唐有甃詩防有鵲巢正義引李巡曰甃甃一名甃爾雅曰甃甃謂之甃郭注甃甃也今江東呼甃甃爾雅釋文引詩傳作令適字與說文同令後人傳寫作甃甃甃名非瓦名也陳風毛傳亦曰甃令適也解與說文同蓋擊令適三字為正字加瓦者俗字也甃甃亦皆俗字甃甃古惟作甃專章注吳語曰員曰固方曰鹿此鹿即甃之證也詩斯干傳瓦紡專也此專即甃之證也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二

若字林作博則考工記云堂涂十有二分經謂階前若令甃甃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為峻也疏云漢時名堂涂為令甃甃令甃則今之博也甃則博道者也中央為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陳氏祥道謂峻其督所以去水是也蓋謂甃以甃甃中央稍高處也又按鄭注禮運云瓦甃甃此亦從爾雅甃甃為說蓋堂涂及廟中路皆以磚甃之故曰甃甃也釋名云陳堂塗也謂賓至相迎陳列之處也小雅何人斯云胡逝我陳毛詩云陳堂塗也鄭箋云堂塗公館之堂塗也按何人謂陳者為公館之堂塗非謂堂塗惟公館有也詩正義引孫炎曰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鄉飲酒禮注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是陳在

堂下因有下陳之名晏子諫上篇云辟拂三千謝於下陳蓋言屏退之謝於堂下而去也古者狗馬之屬以為庭實故曰充下陳婢妾卑賤與庭實同故亦曰充下陳者皆本爾雅為訓也按令適與甃甃同江東呼甃甃語之轉也司馬相如長門賦綴錯石之甃甃兮漢書尹賞傳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令辟與甃甃同眾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云狹長者謂之甃甃魏志胡昭傳注引魏略云扈累獨居道側以甃甃為障

卮

爾雅釋宮云落時謂之卮郭注云道一名也按卮在東南其持樞之木或達於北方者名落時亦名為扈絡之絡連綴之意釋文云卮本或卮同音俟玉篇卮牀已切砌也廣雅云兩砌也本或作扈同音戶說文卮下云廣願也願各本說文作裁本正从叵已聲卮古文願从戶卮本訓廣願假借以為落時之名猶之梁上短柱謂之侏儒室東北隅謂之宦說文宦養也陸德明云與周易頤卦義同故鄭氏易注曰頤中句口車輔之名也震動於下且止於上因輔喻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段氏於說文卮从戶注云案此古文从戶疑當作从戶不當从戶也願命夾兩階卮某氏云堂廉曰卮廣雅云卮兩砌也此因堂邊圻堦象人下領之廣闕故借以為名而讀牀史切按爾雅梁謂之楣此皆取象人身之證說文梓眉棟也眉棟即鄉飲酒之楣張載注魯靈光賦亦云眉梁是眉楣同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云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三

阼謂階之兩旁自堂至庭地斜安一石揜階齒而輔之如今
樓梯必有兩脾以安步級俗謂之樓梯腿也以是經文義言
之兩階四阼故四人執戈夾之蓋二人夾於東階之二阼二
人夾於西階之二阼故謂之夾兩階阼也傳謂堂廉曰阼廉
在堂上而謂之夾兩階乎疏以為夾兩階立堂下兩廂各二
人是夾兩階也於阼字之義亦未見分曉江氏聲著尙書集
注音疏分階阼而二之謂夾階者二人一在西階之西一在
阼階之東當前廉厓下相向夾阼者二人一立於東南堂隅
一立於西南堂隅當前廉厓下之兩端蓋南向意謂均之前
廉厓下而夾階者在厓下之前至於階而夾之故二人相向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四

夾阼者在厓下之兩端主於阼必少進於堂隅而夾之若相
向則面兩垂之厓故皆兩向也別階言阼於堂廉之說似有
可通然以是經夾兩階阼文義涵泳之終嫌辭費且侍臣執
兵防不虞也故以經文次第觀之自外而內始畢門內防之
於入門時也次夾兩階阼防之於升堂時也次東西堂防之
於受顧命時也次東西垂防其從兩旁上也次側階防其從
北階而上也侍臣在堂者著冕大夫也在庭者著弁士也堂上堂下宜有貴賤之殊今東西堂
既有人兩垂又有人夾兩階又有人乃復立二人於廉厓之
兩端將何所防乎說文阼古文阼阼廣臣也然則階阼之字
假借廣臣之字也其所以假借之者言階之有兩阼以輔階

齒猶人之有兩臣以輔牙車義最親切漢書張良傳良嘗游
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爲圯余謂橋兩頭必有
步級兩邊亦必有所揜如階阼然故謂橋爲圯而音同阼乎
爾雅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阼郭注云持門樞者或
達北樞以爲固竊謂樞樞達北樞北樞在室東北隅室東北隅
舍所居曰宦阼古文从戶戶樞相近而樞達北樞故戶樞亦
謂之阼相因命名古人恆有之然何以階阼之阼又與戶樞
同其名豈升堂之由階猶入室之由戶會意假借義自可通
然而不敢知矣廣雅秩阼樞砌也爾雅秩謂之闕郭注云闕
門限也鄭注曲禮柶門限也士冠禮布席闕外鄭注闕闕也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五

不踐闕不履闕不踰闕是在門戶空處安橫材爲人所跨闕
扉止於此故曰柶門限也屢謂之臬所以止扉謂之闕案闕
扉有闕止之令扉不得過闕扉既闕則有闕止之令不得復
開故說文亦解闕爲門柶是闕亦得呼門限矣若阼爲持門
之樞令扉開闕皆制於此廣雅以砌釋阼顏師古漢書注亦
以門限釋砌漢書作切援彼證此據此釋彼古義具在說有可通
殊難駁辨是阼持門樞固與闕砌皆有止扉之義也然西京
賦曰金阼玉階彤庭輝輝阼對舉且與彤庭連文終與落
時之阼不屬西都賦亦曰元墀鉅砌玉階彤庭李善引廣雅
曰砌阼也而樞砌階庭兩兩對舉豈得以落時之阼當之乎

落時之阨不得相潤而階阨階砌必連墀庭言之不可爲夾
兩階阨之左證乎又說文新附字曰砌階登也隱隱與廣雅
阨砌之釋相應和此必從古相承之義夫有所受者不亦足
爲阨揜階齒之笏證乎漢書外戚傳切砌皆銅沓冒黃金塗
白玉階此亦階砌對言黃金塗砌白玉爲階卽西京賦所謂
金阨玉階也自堂至庭地之兩阨其上必施欄楯今人家華
屋皆然況皇居乎沓冒之以銅而塗之以金昭其稱也而師
古釋砌爲門限益以廣雅有扶阨構砌之云又得爾雅扶謂
之闕一語相爲互證闕爲門限故遂據之爲言注釋之例但
期有據不暇深求承譌襲繆恆坐在此然自今轉得據夾兩

三禮通釋卷八十二

六

階阨一言以相送難昔人階阨階砌不一言之故謝元暉詩
紅葉當階翻蒼苔依砌上亦襲其對義而用之階登爲砌蒼
苔故得依而上之也竊嘗於廣雅之云而得六書轉注之義
焉扶阨構所謂建類也砌也者所謂一首也以砌爲首砌字
義明則扶阨構三字皆得展轉互釋所謂同意相受也今砌
字得說文新附解之曰階登有積案排次之義則扶阨構三
字義亦宜然竊謂扶當从秩省說文秩積也引詩積之秩秩
其解積曰積禾也亦引詩云云積禾秩秩然有次第故平秩
東作說文作𦵏其字从弟亦有次第之義也今毛詩無積之
秩秩而有積之栗栗栗猶秩秩也傳解栗栗爲衆多似矣

三禮通釋卷八十一

七

然不如詩自申之曰其崇如墉其比如櫺乃見秩秩之義扶
从秩省有積案排次義故曰扶砌也構从𦵏𦵏比鄰並言
積案排次故曰構砌也李善之注西京賦曰阨砌也其注西
都賦曰砌阨也據廣雅互釋之猶說文老考也考老也之互
釋所謂同意相受六書轉注之義然則廣雅之云四字同意
皆可轉注據說文新附砌階登之解而爲之旁穿交通實皆
有積案排次之義而於是廣雅之義明而夾兩階阨之義乃
益明矣本其義更有旁通之說焉命名之義每以相近而移
形聲之道亦由近似而轉階依於堂其揜齒之砌曰阨則垂
堂之砌等砌也相近假借亦可名之曰阨垂堂之砌與堂上
之廉一橫在上一縱在下雖非同物而連而相及或者以漸
而移乃呼堂廉爲阨亦其勢則然乎由是言之階之兩旁揜
齒者謂之阨登於阨下者謂之砌對文故異也阨砌可互釋
夾階直呼阨所謂散文則通也至於相因生義動而多連名
之未嘗不可言也蓋宜然哉江氏之疏又引西京賦刊層平
堂設砌同阨廉引呂向注阨廉邊也謂削案其階令平高設
切以爲阨廉此與田所謂垂堂之砌蓋同然田又細釋其所
謂設切阨廉者似言設階登依於堂廉之阨於文義爲較順
且向注階字不可通當是削案其堂然亦未知然否也夫階
足之所升也門限足之所跨也然則阨砌字通得有門限之

解亦相因而然惟變所適烏得遂可爲典要乎

三禮通釋卷八十二

八

三禮通釋卷八十二

南海桂 壇校字

三禮通釋卷八十三

林昌彝學

中雷禮 雷與廟異說詳後文

古禮五十六篇有中雷禮今逸爰考中雷之見於各經者爲之類次上古嘗未有宮室之先民復穴以居地上累土爲之謂之複鑿地爲之謂之穴詩陶復陶穴鄭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許氏說文覆地室也穴土室也其上皆必有廟此廟字通雷爾雅宗廟謂之梁言宮室之上覆者廟然隆起也雷在複穴之中此中室故名曰中雷月令中央土祀中雷祀土神也土爲五行主神在室之中央室之中央因於

三禮通釋卷八十三

一

古先納明之雷故名之曰中雷檀弓所云掘中雷而浴祀之於此故名祀土神曰祀中雷鄭注云祀中雷之禮設主於廟下廟象納明之雷故主設於此郊特牲曰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社祀中雷亦祀土鄭康成云中雷亦土神也故家國相擬也程氏瑤田云今世茅屋草舍開上納明以破喪之半側覆之以禦雨即古者雷之遺器乎俗呼天窗說文所謂在牆曰牖在屋曰窗者也於是戶牖屏扇之有櫺檻以納明者皆得蒙雷之音以命之曰屋廡廡於是目之明者亦謂之離婁之明矣古者初有宮室時易復穴爲葢構度亦未遽爲兩下屋與四注屋也不過爲廟然之物以覆於上當如車葢然中高

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棟四周漸下者宇度所謂上棟下宇者或如是今之蒙古包如無柄繳可張可斂得地則張之將遷則斂而束之以去即古棟宇之遺象亦通謂之壁度即屋之上覆者鄭氏於明堂位所以釋檐為承壁材非如後世牆垣始謂之壁大別於棟宇者也軍壘曰壁殆古者壁之遺象歟古者明堂圖其上以法天疑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圖其上者與古者屋覆至地必開上納明故雷恒入於室也燕禮設洗篚當東雷注當東雷者人君為殿屋也鄉飲酒禮啓階閒縮雷則南雷也昏禮至於廟門揖入三揖此燕禮路寢之門內雷也君燕已臣於路寢此大射儀大學在郊之門

三禮通釋卷八十三

二

內雷也諸侯大射於大學此公食大夫禮禰廟之門內雷也公食大夫於禰廟此雜記禋者受爵弁服於門內雷也檀弓曾子涉內雷則大夫居喪殯宮之雷也凡此皆雷為中雷為古祀禮所謂祭者也與簷外屋水流之雷實別

廟雷之制

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雷鄭注曰中雷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雷高誘注呂覽云雷室中之祭祭后土也郊特牲家主中雷注中雷亦土神蔡邕獨斷上云雷神在室祀中雷設主於廟下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在家則祀中雷疏云雷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

孔穎達正義曰鄭意言中雷猶中室乃是開廟象中雷之取明則其

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雷飯於廟下明中雷不關廟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上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也是明中雷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雷神也由古者複穴是所名室為雷者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雷也云古者者謂未有官室之時也複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複言於地上重復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窰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詩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謹按漢書公羊傳哀六年郊祀志注云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雷

三禮通釋卷八十三

三

雷古者複穴後室之句雷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雷下之處也據諸儒說是雷厲宇古可通也說文雨部云雷屋水流也广部云廟中庭也按中庭者中室也據許說則謂雷為屋水流謂廟為中室畫然二義矣按楚辭大招云觀絕雷只注云雷屋宇也楚辭愍命云荆譏賊於中廟注中廟堂中央也釋注義與許說同是雷厲二地各不相蒙也許意以為官室之制雷在屋坐故曰雷屋水流也而古屋中謂之厲故許氏謂廟為中庭也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寢廟之制既有東西榮即為東西雷而鄭氏士喪禮注則謂大夫士東西言榮天子諸侯言雷危棟上也按榮雷天子及士可通名鄭說

非也說詳大夫士近儒沈氏形儀禮小疏云楹宇西階謂堂

西之階即西面階也不直置近序西階上者祝受管人汲水

管人受祝潘等事皆在此西階上也按禮記玉藻頤雷丞拱

鄭注云雷屋簷也詩八月在宇韓詩解字爲屋雷說文曰齊

謂之檐楚謂之栢然則宇也雷也檐也栢也異名同實雷亦

爲灑左氏宣二年傳云士季入諫三進及灑是雷即屋栢之

灑水處耳四雷者正堂前檐爲南雷東西堂之檐爲東西雷

北堂之檐爲北雷大夫士既有東西堂安見其無東西雷邪

况雷即屋栢榮即屋栢之兩頭起者若非四雷則屋栢兩頭

何能竦起而爲榮乎檀弓云池視重雷注重雷者以木爲承

三禮通釋卷八十三 四

雷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衣縣銅魚

焉今宮中有承雷云以銅爲之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詔曰

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池中如渚曰銅池承雷也按雷天子

四面有承雷諸侯三面缺其後大夫南北二面土惟南一面

若檐之東西起者曰榮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

北榮是屋之有四注者即有四榮也則雷爲屋栢榮明矣而

燕禮之云設篚當東雷則東雷爲東榮又明矣陳氏禮書云

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闕下小歛於戶內大

歛於阼阼遠於戶內戶內遠於闕下闕下遠於中廟則中廟

爲中室可知昔齊諸大夫之陳乞之家乞使力士舉巨囊至

於中廟亦中室也陳氏又云重雷非屋雷也按陳說是也按

屋雷即中廟亦即內廟也雜記有門內廟燕禮賓執脯以授

鐘人於門內廟檀弓曾子弔於季氏涉內廟蓋即指此廟若

卿飲記磬階間縮雷注縮从也雷以東西爲从此則東西之

簷雷也今經傳廟雷通用竊謂當據說文中廟之廟从广爲

正簷雷之雷从雨爲正又按爾雅釋宮云宗廟謂之梁注云

屋大梁也是梁名宗廟者以其大而居中也此與許氏釋廟

爲中庭同義按爾雅又謂楹謂之梁此梁乃專指一門一戶

楹不可以此與宗廟說文謂宗棟也是通乎棟與廟之大材

始得曰梁矣棟在南北之中是廟在中庭而廟爲南北兩檐

三禮通釋卷八十三 五

則雷之南北有流義矣廟與雷字雖可通而地實不可混也

是則架乎其間者明爲南北之縱非爲東西之橫也按廟與

雷字雖可通而地之不可混者灼然矣按古有中廟禮蓋儀

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河間獻王復得古禮五十六篇於

魯淹中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在秘府

且無師說其後不傳

於世而中雷禮遂絕

三禮通釋卷八十三 南海余文焯校字

臣林昌彝學

阼階

西階

賓階

東階曰阼階西階曰賓階此南向正階也書顧命一人冕執銳立於側階鄭氏以側階為東下階孔氏以為北下階疏云據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唯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今案雜記三年之喪君夫人歸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

三禮通釋卷八十四

一

而奔喪禮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東階東面階則東下階原亦可稱側階但書自指堂北階言耳蓋側義為特東西二階並列相對堂北只有一階故謂之側其堂之東西面亦每面止有一階故亦得為側階舊圖只載堂北一階固為未備徐氏讀禮通考有此東西二階而與阼階賓階並列為南向則南向凡有四階何以為特又北堂之階以一稱側徐氏亦圖為一北向並列與南向之阼階賓階同亦非

五架之屋

左右房

北堂

賈氏少牢饋食禮疏曰大夫士廟室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

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簷以前曰破北

一架為室南壁而開戶以此推之統堂室而觀南北之中為

棟據堂而觀則南北之中為楣鄉飲禮主人阼階上北面當

楣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當楣答拜內則妻抱子出自房當楣

立皆以楣為南北之中也其東西之中則取節於兩楹之間

鄉飲禮授主人爵於兩楹士昏禮授於楹間聘禮授幣於楹

間皆以楹間為東西之中也堂之中既取節於楹楣而昏禮

賓升當阿致命阿即棟不當楣者注謂入堂深示親親也鄉

射禮豫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記言物之所在云序則物當

三禮通釋卷八十四

二

棟堂則物當楣豫今文作序堂謂路寢之堂燕射之所路寢

與州序地之廣狹淺深有異而侯道俱以五十弓為準故置

物之所與升射之節各因地而不同注疏改豫為榭又謂庠

有室序無室均臆說也詳飲射卷公食大夫禮筵出自東房注天

子諸侯左右房賈氏申之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唯

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後儒皆宗其說唯陳氏禮書辨之

謂鄉飲記曰薦出自左房鄉射記曰羹豆出自東房與大射

諸侯之禮宰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合蓋言左以有右言

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朱子又據

聘禮賓館於大夫士君使卿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右房西

房也則大夫士之家固有西房矣楊氏復儀禮說據陳氏之說而圖尙仍注疏之舊是自矛盾矣今案堂上之有東西楹堂下之有東西階門側之有東西塾皆取其規制之正若有東房而無西房則於規模不整古人行禮多在戶牖之間戶牖之間者堂之正中也若無西房但爲東房西室則戶牖之間乃堂之西偏豈行禮不於正中乃於旁側乎且如鄉飲禮賓席牖前南面眾賓席於賓席之西若無西房則賓坐牖前爲西偏已逼西序席西之餘地無幾又安能以容眾賓之席哉蓋古人行禮於廟主在室之西壁逼近西房神道尙右故物之所陳人之所處皆在東而不在西未可以禮之少見西

三禮通釋卷八十四

三

房遂謂其本無也至若郝氏敬乃並謂天子諸侯亦止東房西室而無西房以爲堂後爲室室西深人爲與是室之西北故西不得有房則不特書之顧命明列東房西房且爾雅明云室西南隅爲奧如其說乃西北隅矣不亦乖舛之甚乎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則北堂卽房中之北也大射儀工人十梓人畫物皆升自北階卒畫自北階下司宮掃所畫物自北階下注二人土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則北階北堂之階也但經言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是在東房而西房不得爲北堂矣徐氏圖於西房亦爲北堂並爲北階

且疏言無北壁據燕禮大射儀注皆云羞膳者升自北階立於房中而不言入戶可知徐氏圖又於北堂置戶皆誤也惟是婦人行禮其位皆在房中而或稱房中或稱北堂一地而而異名者何故考特牲饋食禮云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有司徹云酌致爵於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二禮皆在北堂皆言東面竊意同一房中之地以所向爲異南面則曰房中明其統乎正室東面則曰北堂明其不係正室蓋男子之位室則主與堂則當阼階以東向爲尊婦人常時居內寢房中亦以東向爲尊故此亦以東向之北堂爲正位而西房之不得有北堂亦由此可知矣若萬斯大之圖以北堂介子房

三禮通釋卷八十四

四

戶室戶之間則直是戶外非房中也

三禮通釋卷八十四

南海桂 壇校字

三禮通釋卷八十五

臣林昌彝學

碑

禮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南面又云庶羞陳於碑內庭實

陳於碑外聘禮醢醢百甕夾碑十以為列又云賓自碑內聽

命按賓自碑內聽命為聘禮文燕禮無此文陳氏禮書以為燕禮文誤矣禮記祭義曰君牽牲

入廟門麗於碑按有宮皆有碑不徒天子有也即諸侯大夫

士亦有之士昏禮云賓入廟門鄉飲酒禮云賓入庠門鄉射

禮云賓入庠門皆三揖至於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者諸

侯大夫士之宮皆有碑矣聘禮上當碑南陳鄭注聘禮云設

三禮通釋卷八十五

碑近如堂深又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

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按宮之有碑天

子及士皆同而窆假木為碑士則無之檀弓云公室視豐碑

三家視桓楹鄭注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

形如石碑於棹前後四角豎之穿中於閒為鹿盧下棺以緯

繞天子也豐碑斲大後各重鹿盧也鄭注又云時僭諸侯諸

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緯二碑

碑如桓矣大夫二緯二碑士二緯無碑孔穎達正義云凡言

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是僭天子也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者儀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於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斲大木為碑也云於棹前後四角樹之者謂棹前後

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棹四角也云穿

中於閒為鹿盧者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閒者

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緯繞者緯即紼也

之一頭擊棺絨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緯四緯二碑諸侯既

聽鼓聲以漸卻知天子六緯也喪大記云君四緯二碑諸侯既

屬其六引故知天子四緯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緯四緯

二碑故知天子四緯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緯四緯

有一碑兩緯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者鹿盧知唯前後碑重

盧者以棺之入棹南北堅長前後用力深也謹案春秋天子

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

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棹於其方中南畔為羨道

以蠶車載棺至壙說而載以龍輶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

紼於棺之絨從上而下棺入於棹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緯也

孔氏又云以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

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大喪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云

四植謂之桓者謹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郵亭之所而立表

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

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周禮桓圭而為雙植者以一圭

之上不云應柱但環為二柱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楹故雙

植謂之桓也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處大所以異於諸侯

三禮通釋卷八十五

也按鄭注檀弓即聘禮之窆用木也非石而亦謂之碑者假

碑之名也說文石部云碑豎石也蓋豎石者為碑之本義故

說文謂碑豎石也秦時則不曰碑而曰刻石始皇本紀上鄒

嶧山立石上泰山立石下皆云刻所立石其書法之詳如此

段玉裁說文注云凡刻石必先立石故知豎石者碑之本義

宮廟識日影者是又按宮廟有碑則寢亦當有碑賈公彥以

經無明文疑之林氏喬蔭云諸經所云三揖者注皆云入門

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燕在寢亦三揖明亦有碑而鄉

飲鄉射亦皆有三揖之文則庠序之內亦當有碑徐氏讀禮通考乃以為廟有碑而寢無碑非也或疑庠序則射而張侯

堂下之庭乃是侯道恐未必有碑今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以侯道三十丈推之自堂上之物起數則侯所占堂下庭中之地有二十丈碑之所在三分庭而有其一在北其崇蓋與堂等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一尺二寸益以下躬下舌各二尺貫綱之綱一寸則侯之去地有五尺三寸庠序爲大夫行禮之地大夫之堂崇五尺計其碑亦當五尺雖踰碑張侯固無礙也

坵

儀禮士冠禮士喪禮既夕記大射禮均言坵士冠禮待於西坵南士喪禮饌於西坵南既夕記設楸于東堂下南順齊于

三禮通釋卷八十五

三

坵大射禮少師上工皆東坵之東南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坵上及退奠於坵上禮記內則士于坵一疏士卑不得作閣但于室中爲土坵以皮食明堂位反坵出尊崇坵康圭逸周書作雒解乃立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坵李如圭儀禮釋宮堂角有坵引士冠禮注曰坵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坵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坵也爾雅坵謂之坵郭璞注在堂隅坵端也謹案坵說文云毀垣也是垣亦名坵陸氏釋文坵本又作皮案皮者閭也置也音義與祭山曰廋縣之廋同坵者說文云屏也屏猶障也累土爲之高可障蔽也禮之所記五坵明堂謂反坵出尊此反爵之坵也又謂崇坵康圭此亢圭之

坵也二坵皆在廟中兩楹之間既夕記謂設楸于東堂下南順齊坵士冠禮謂執以待於西坵南鄭注坵在堂角此二坵皆在堂之東西隅內則說閭之制云士于坵一此皮食之坵近於庖厨當在室之東北隅爾雅坵謂之坵實兼諸義而言也郭璞但主堂隅之坵疎矣端釋文作端其字俗作店崔豹曰店置也所以置貨鬻物也

祔

左氏傳曰典司宗祔又曰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又曰孔悝反祔於西圃許氏說文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从示石石亦聲許氏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

三禮通釋卷八十五

四

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今論語說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豐鎬宜栗也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氏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駭五經要義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於其背春秋左氏傳典司宗祔又曰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又曰反祔於西圃皆謂木主也主當同說文山部作室室字下曰宗廟室祔也祔字下曰宗廟室也藝文類聚引作宗廟之木主曰祔又許

氏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日祭於祖考月薦於高曾時享及二祧歲禘及壇墀終禘及郊宗石室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又春秋左氏曰徙石主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粟主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郊宗石室蓋謂天子有之郊宗蓋謂郊縣宗禹郊冥宗湯郊稷宗武王之類遠祖之室為石室藏之至祭上帝於南郊祭五帝於明堂則奉其室以配食故謂之郊宗石室祭法周語皆言禘郊祖宗此舉郊宗以包禘祫也其餘毀廟之主亦附藏焉至禘祫而升合食於大祖故曰禘及郊宗石室云周禮者說左氏家謂成周之禮非謂周官經有此也又五經

三禮通釋卷八十五

五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士子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東帛依神士結茅為敢許氏謹案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慳反禘於西圃禘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為主鄭氏駁之曰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東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敢大夫以石為主禮無明文孔慳之反禘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為之主耳段氏謂許氏異義先出說文晚成多所更定故說文之說多有異於異義同於鄭駁者禘以宗廟主為本義以大夫石主為或義也許氏言周禮有石室言大夫以石為主皆證明从石會意之指段氏謂宗廟本木主

而字从石者蓋取如石不可轉意石室自別是一事春秋之末大夫僭侈作室不可知云反禘者猶言反室耳不必以石為之也摯虞決疑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北牖下有石函故名宗禘

匱

周禮司巫祭祀共匱主杜子春云匱器名主木主也許氏說文匱宗廟盛室器也案許氏用杜說引周禮曰祭祀共匱主案匱主謂主之匱鄭曰大祝取主陳之器則退也

三禮通釋卷八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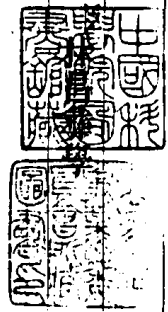
六

三禮通釋卷八十五

樂平石景芬校



三禮通釋卷八十六



隅

阿

周禮冬官攷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官隅之制七雉城隅

之制九雉注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浮思本或作累思網目之稱屬

綴交疏似之以其在臺上隨方角迴折故呼為角浮思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

廣以廣尚書大傳作度長以長疏云言高戴氏震補注云何

有三尺為高一雉古者度廣長以尋度高深以仞尋八尺仞九尺

三禮通釋卷八十六

一

言雉者五版而堵為雉之高五堵而雉為雉之長版崇二尺

長六尺門阿五雉謂路門應門之崇也宮隅七雉謂皋門之

崇也大雅皋門有仇言高於他門方九里之城宮九百步七里之城宮七

百步五里之城宮五百步三里之城宮三百步天子之宮牆

高七仞有一尺城高十仞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亦

謂之闔定公三年左傳門臺注云門上有臺鄭風出其闔闔

女其妹俟我於城隅媵俟迎之禮也古者諸侯娶必有媵說

舍近郊整車飾然後至乎城下以俟迎者俛而不見迎之未

至也俛而猶隱然說文俛佛也詩曰俛而不見余正憂隱

也方言掩翳也郭注云謂隱蔽也詩曰憂而不見始思見

其人繼思得見其物始言至城下終乃言至於郊靜女之刺

豉工記又曰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注云都四百里外距

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攷工

記又曰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注云諸侯畿已外也其

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初

學記第二十四引許君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

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左傳隱元年正義引許君五經異義

曰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

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

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長牆長丈高丈三堵為

雉一雉之長長三丈高一丈以廣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

者用其高也又異義云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

三禮通釋卷八十六

二

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毛詩鴻雁正義引鄭辨異義云

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

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

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

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

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又禮記坊記正義引鄭駁異義云

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周禮

匠人疏引鄭駁異義曰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

里子男三里又匠人疏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云天子城

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二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賈公彥云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戴震云公侯伯之城皆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惟子男之城或同都城爾按戴說得之公羊傳定公十二年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休解詁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云公侯方伯雉春秋說文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

三禮通釋卷八十六

三

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二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據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說合何氏據春秋緯以公侯百雉二萬尺則爲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伯七十雉萬四千尺則爲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子男五十雉萬尺則爲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與鄭駁異義言五百步爲百雉不同左傳隱元年正義曰賈逵馬融鄭平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方九里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如周禮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

子男五里故鄭平兩解之其注尙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文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爲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不同故兩申其說周禮典命注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疏曰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卒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

三禮通釋卷八十六

四

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蔡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大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閩縣編修陳氏壽祺云鄭駁異義以鄭伯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是與典命疏所引鄭說鄭伯城方七里大都方七百步者不同而論語注言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與後說合典命疏所引當是論語注文也謹按鄭君駁異義取古周禮春秋說一丈爲

板計之適合未嘗自立為六尺為板之說此說雉之制實為不誤及箋詩則別主古義參以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而定為板長六尺何其互相刺謬耶鄭意以為公羊傳五板而堵者高一丈也五堵而雉者廣三丈也何休注公羊傳乃取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而堵為四十尺五堵而雉為二百尺其說乖異不足取也惟以高一丈廣三丈為雉此為不易之論不必取六尺為板八尺為雉之說也然鄭又云雉長三丈是誤以堵為雉也孔氏謂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有板廣二尺者則一堵之牆長高各一丈一雉之牆長高各五丈此周禮注說也然注又云雉高一丈長三丈則於五堵為雉之數

三禮通釋卷八十六

五

又不合也鄭又駁異義引左傳都城過百雉云云此即鄭君箋詩之說然循而下之堵當長六尺板只當長一尺二寸於理甚謬王氏愆期疑公羊傳五堵為雉之文五當為三之誤以諸儒皆謂堵長一丈三堵則三丈是雉之數學者宜信毛傳及古周禮古春秋說姑存公羊傳之說不必疑五字為三字之誤也陸佃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頭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按陸說得之雉野雞也其形平直而去每如矢矣故古人名鳥之音與矢相近且造一從從從矢之字曰雉也阮氏元則謂雉與多引延陳而度之約畧是也蓋雉有度量之義凡物自此止彼平元年都城過百雉諸說如矢雉之去曰雉以繩則曰絳左傳隱左傳襄二十五年度山林鳩數澤鳩與度對言鳩乃雉字之名

誤雉即度也度以繩尺為度數也左傳昭十七年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工正命官所以名雉者雉有度量亦有平義也周禮封人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凡祭祀置其絳司農注絳者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杜子春云絳當以牛鼻繩然則據杜說是封人之掌明有繩絳遇城邑則量百雉之絳遇祭祀則供牛鼻之繩五雉之為工正也義與此同阮氏云國語晉語二申生雉經乃以繩雉自經雉乃絳之假借字而或以為如雉鳥之經自古未見有雉鳥自經於樹者此不明古義之失也左傳宣十七年范武子曰余將老使御子逞其志庶有豸乎釋文豸多本又作雉今說為鳩與雉較澤之雉訛為鳩襄十六年范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此鳩字亦是雉字之訛與庶有豸乎詞氣正同豸者止也即阻止之謹案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師曠禽經云雉上有丈鷄上有尺所謂上者言飛而上也雉上能丈故計丈以雉也蓋五板為堵計一板當長二尺堵高廣各一丈三堵為雉以橫言不以直

三禮通釋卷八十六

六

言也古周禮謂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學者惟計雉以推之斯先王之雉制有可攷者矣按說部裁下云築牆長版也玉裁注云古築牆先引繩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詩曰俾立室家其繩則直是也繩直則豎植餘之謂之栽栽於兩頭之長杖也旁曰餘植於兩邊之長杖也植土用築築之一版也則層而後橫施於兩邊餘以繩束餘實度之薨薨築之登登是也然則栽者合植餘與版而言許云築牆長版為栽者以版該植餘也中庸故栽者培之鄭云栽猶殖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殖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鄭同許說何注公羊曰八尺曰版堵四十尺此用今戴震說也鄭箋曰春秋傳云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自用其說也若異義今無全書未識許氏何從而於此但云長版不著丈尺是作說文時於今說八尺古說一丈皆疑之而不

三禮通釋卷八十七

臣林昌彝學

五席之制

禮王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祀先王酢席皆三曰次席
繡純曰纁席畫純曰莞筵紛純諸侯祭祀席二曰莞席紛純
曰蒲筵纁純諸侯酢筵國賓席二曰纁席畫純曰莞筵紛純
公食大夫席二曰萑席元帛純曰蒲筵縹布純大夫鄉飲士
鄉射席一曰蒲筵縹布純周禮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玉
爵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
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繡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

三禮通釋卷八十七

纁席畫純加次席繡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
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酢席莞筵紛純加纁
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
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繡純諸侯則紛純每
敦一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書狄設繡展綴衣牖間南嚮敷
重篋席繡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
紛純漆仍几詩行葦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又公劉曰或
肆之筵或授之几公食大夫禮蒲筵常縹布純加萑席尋元
帛純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鄉飲酒鄉射

三禮通釋卷八十六

七

三禮通釋卷八十六

樂平石景芬校字

禮蒲筵緇布純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注席用布純也無加席燕私禮臣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

席大射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

面有加席聘禮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以筵者以

其廟受宜賓請觀宰夫徹几改筵注將禮賓徹神凡改神席更布也公食大夫禮曰蒲

筵常緇布純加荏席尋元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筵園

賓于闕前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左形几者則是筵孤也孤

形几卿大公出迎賓以入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

三奉兩端以進注以進自東箱來授君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

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侯注未設也公一

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席几注公

三禮通釋卷八十七

二

不賓至授几者親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荏席尋元

設蒲醬可以畧此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荏席尋元

帛純皆卷自末注必長筵者以左右候也宰夫筵出自東房

上大夫蒲筵加荏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注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紛

純如纁土虞禮素几葦席在西序下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

几尸出執几席從尸出門在南面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

南特牲禮几席陳于西祝筵几于室中東面少牢禮司宮筵

于輿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西南南隅曰與近南為右有司徹司宮筵于戶

西南面又筵于西序東面主人降受宰几注周禮大宰贊玉几玉爵二手

橫執几揖尸升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

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間主人退尸

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注生人陽

長左鬼神陰長右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

不坐奠之者几輕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

如饋之設右几非用席曲禮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注

以四人為一人子者坐不中席毋踏席注升席必由下也奉席如橋衡

請席何鄉請社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

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

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侍坐于所尊

敬無餘席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虛坐盡後食坐盡

前有憂者側席而坐注側特也不在接人有喪者專席而坐單

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

三禮通釋卷八十七

三

夫再重有以少為貴者鬼神之祭單席莞簟之安而彙蘇之

設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焉莞簟之安而蒲越彙蘇之尚明之也玉藻曰登席不由前

為躡席浴出履蒯席君賜之食越席再拜受登祭之論語曰

席不正不坐鄭康成曰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紛如綬有文而

狹者纁席削蒲翦展之編以五采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莞小蒲席孔安國曰篋桃枝竹也底蕝萃也豐莞也筍蕝竹

爾雅曰莞符籬其上蒿郭注案司几筵之席莫貴于次席而

次席黼純書之席莫貴于篋席而篋席亦黼純孔安國以篋

席為桃枝席鄭氏以次席為桃枝席其說蓋有所授司几筵

王筵有莞而無蒲純有黼而無纁諸侯筵有蒲與莞席有莞纁而無次純有纁而無黼則蒲不如莞纁不如紛紛不如蓋而斷割之義又王之所獨也司几筵王席三諸侯席二鄉射大夫士一而已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舉重數也司几筵王之朝祀席皆三諸侯祭祀席二禮器曰禮有以少為貴者鬼神之祭單席非祀廟之禮也司几筵諸侯筵國賓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公食大夫蒲筵常縞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鄭氏釋聘禮謂蒲筵萑席筵上下大夫也莞筵纁席筵孤也公食大夫大射賓有加席燕禮之賓無加席

三禮通釋卷八十七

四

鄭氏曰燕禮私臣屈也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公食大夫蒲筵常萑席尋匠人明堂度九尺之筵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縞布其卷之也必自末其奉之也如橋衡橋衡者桴棹也有取其形並取其聲一聲之轉也觀鄭注自見而陳澧注曲禮謂如橋之高如衡之平實不知古訓而凡說也敷必請鄉升必由下主人敬客則請為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侍所尊者敬無餘席為人子者坐不中席食坐則前席虛坐則後席有喪者側席有憂者專席此禮之大畧然也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祀先王無異席則祀先公亦用之矣賈公彥釋禮器謂天子大禘席五重禘祭四重時祭三重

上公大禘四重諸侯大禘三重禘與時祭同二重其言無所經見然書皆言敷重席毛氏釋詩亦曰設重席則王之次席纁席皆重焉與莞筵而五諸侯纁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其數適與禮器合矣

熊席

司几筵甸役設熊席鄭氏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然經言甸役不言甸役之祭則熊席之設位蓋王也王師田掌次張幕設重帟重案司几筵設熊席皆野外之禮也蓋大田掌眾大役任眾蒞之不可以無威故席以熊皮為之

葦席

三禮通釋卷八十七

五

爾雅釋言云蒞離也蒞亂也詩曰毳衣如蒞蒞草色如離在青白之間案蒞亂見釋草此言離者說文云蒞萑之初生一曰亂一曰離詩大車傳蒞離也蒞云蒞亂也皆本爾雅離釋文从馬旁云如離馬色也詩正義从鳥旁鄭志答張逸云離鳥青非草色蒞亦青故其青者如離是蓋正義所本馬瑞辰說鄭氏據毛傳本作離从鳥旁不从馬旁釋文蓋據爾雅改毛傳也爾雅釋草云云莞苻離其上郭注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謂其頭臺用為席音羽翻案莞說文作藪云夫離也藪夫離上也楚辭注莞夫離也詩斯干箋莞小蒲也正義引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類聚八十二引舊注云今水中莞蒲可作

路越席昭其儉也越席荀卿曰大路越席所以養體越席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夫再重又曰禮有以少為貴者鬼神之祭單席孔氏正義引熊氏云天子祫席五重此文是也禘則宣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祭天則蒲越橐鞬郊特牲云是也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五祀則鬼神之祭單席是也祭統曰鋪筵為依神也淮南子曰越席不緣漢儀云高皇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絲綺席六重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饗帝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其牲用犢其席橐鞬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

三禮通釋卷八十七

八

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天子從焉後漢書志光武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篔簹宋書志南郊皇天神座太祖坐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橐鞬晉江左用蒯梁南郊席用橐鞬五帝以上悉用蒲席橐鞬開元禮皇帝冬至祀圓正設昊天上帝神座席以橐鞬高祖神堯皇帝席以莞五方帝日月席皆橐鞬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席皆以莞陳祥道云祭天服大裘乘素車器用陶匏竊用疏布杓用禱牲用犢皆以爲德產之致精微盡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故特報以內心之誠而已則藉用橐鞬越席不

亦宜乎橐鞬本於自然越席出於人為人為者不若自然之尤質故大路用焉則越席不施于天神可知矣唐禮冬至祀圓正設昊天上帝神座席以橐鞬高祖神堯皇帝席以莞亦古之遺制歟

衽 互詳別卷

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曲禮曰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鄭氏曰衽臥席也臥席北趾然請衽何趾則趾特未定謂之北趾拘矣管子曰倣衽則請有常則否則請以何趾者以其如衽故也昏禮御衽于奧賡衽良席在東北趾玉藻曰君子之寢恆東首喪大記曰疾病寢東首於北墉下論語曰疾君

三禮通釋卷八十七

九

視之東首蓋寢東首者庸禮也昏寢南首斯須禮也其他不必皆然至疾病則復其庸禮以正終焉此所以特言東首於北墉下鄭司農釋玉府云衽單席也賈公彥曰詩云下莞上簟內則云斂枕篔簹席褥器而藏之則臥之簟席也然衽於文從衣非簟也

蒯席

玉藻浴出履蒯席鄭氏曰蒯席澁便於足考之經傳草席亦謂之蓐春秋傳曰蓐食又曰軍行左追蓐是也蓐亦謂之茲爾雅周紀衛康叔布茲公羊傳諸侯病曰負茲是也

周禮五几漆几 一 雕几 素几

書四几 華玉 漆几
文具 雕玉

周禮司几筵五几莫貴於玉几書之四几莫貴於華玉几則玉几者華玉几也王設几於左右優至尊也諸侯而下或設之左或設之右適事之宜也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陰事也故右之筵國賓陽事也故左之士虞禮布席于室中東面又几少牢祝設几於筵上右之有司徹尸奠几于筵上左之卒羹而厭祭設右几鄭氏謂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是也然鬼神雖長右而長右不必皆鬼神故甸役亦右几以甸役陰事故也鄭氏以甸役右几為祭祭陳氏禮書謂經言甸役而不言甸役之祭則鄭氏之說非也司几筵吉

三禮通釋卷八十七

十

事變几凶事仍几蓋吉事尙文而几必變凶事尙質而几常仍故也孔安國以書之仍几為因生時之几不改作誤矣詩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昏禮主人拂几授杖杖几聘禮宰夫奉兩端以進公於序端受宰几攝之一手以授賓賓進訝受賓以兩手於几兩端執之有司徹主人降受宰几二手橫執以授尸尸二手橫于手間則席常設于賓未至之前几常授于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曲禮曰進几杖者拂之土昏禮主人拂几三宰內拂几三蓋於敬以下外拂於尊者內拂皆拂之三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必拜答執之或橫或中攝授之或受其足或受于手間其避拜送也或以几辟昏聘禮皆以几或以几辟有司徹不云以几辟者尊尸也其敬

父母不傳內則父母枕几不傳其謀于長者必操以從是皆稱情以為文故也禮王大朝覲大饗射几封國命諸侯祀先王酢席皆玉几諸侯祭祀彤几酢席筵國賓彤几几甸役漆几鄭氏謂諸侯朝者彤几聘者彤几聘者孤彤几卿大夫當是漆几然禮于祭祀言彤几而朝者不與於國賓言彤几則無間於孤卿大夫不知鄭氏何據云然耶馬融曰几長三尺阮誥禮圖曰几長五尺高二尺舊圖几兩端赤中央黑蓋各述其所傳然也覲禮天子設斧辰左右玉几几所憑以安者也王于朝國命諸侯王位設繡依左右玉几几所憑以安者也王于朝觀會同立而不坐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立而非有立日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辰而立

三禮通釋卷八十七

十一

所憑也然必設几者鄭氏釋太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苟卿曰周公負展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得非所傳聞者異歟儀禮昏聘公食大夫皆有几冠禮醴賓鄉飲酒鄉射及燕賓無几皆輕重之別也喪或同時在殯則每敦異几鄭氏曰敦讀日蕪蕪履也及祭則同几生事鬼事之別也几不特施於行禮而已燕居亦有焉士喪禮所謂燕几是也不特施於燕居而已田役軍旅亦有焉周禮甸役右漆几春秋之時智罃在軍投之以几是也智伯怨投之以几出於其間不特所憑以安而已死者用之拘足尸與嫁者或用以乘車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曲禮尸必式乘必以几昏禮婦乘以几是也

椽者明堂位正義引李巡曰梁上短柱也一作椽玉篇云椽
梁上楹也椽同椽釋名云椽儒梁上短柱也椽儒猶侏儒短
故以名之也淮南主術篇注侏儒梁上戴蹲跪人也禮器注
用爾雅正義引孫炎云梁上侏儒柱郭義同開者說文云門
構椽也玉篇作椽云門柱上構椽也亦作開是說文門下脫
柱上二字當以玉篇訂正之椽者玉篇云椽也御覽一百八
十八引爾雅作筭謂之疾蓋椽形近椽筭聲同所以致譌
疾亦椽耳又引舍人曰侏儒下小方木今案下當作上字之
誤也說文繫傳云斗上承棟者橫之似筭然則筭即椽也郭
又曰椽者本三蒼椽亦沓也柱頭交處橫小方木令上下合

三禮通釋卷八十八

二

故謂之沓作椽亦或體也棟者說文云屋桁上標也引爾雅
曰棟謂之椽又云椽構椽也禮器及明堂位正義引李巡云
棟謂構椽也一名椽皆謂斗拱也然則椽與椽本一物而兩
名案言其標則椽言其本謂之斗拱者言方木似斗形而拱
承屋棟故釋名云斗在欒兩頭如斗也斗負上員椽也爾雅
釋文案音節舊本及論語禮記皆作節禮器正義引孫炎作
節李巡作案郭本從李巡補者說文云極也極棟也釋名云
棟中也居室之中也按極亦訓中故棟極二字說文互訓椽
者說文棟名郭云屋椽者今人名棟曰椽或曰脊椽釋名云
椽隱也所以隱椽也然則椽之言隱即知椽之言浮浮高出

在上之言也椽者說文云椽也椽方曰椽引春秋傳莊廿四
刻桓公之椽穀梁釋文方曰椽圓曰椽釋名云椽斲也其形
細而疏斲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椽
在隱旁下列衰衰然垂也說文云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椽齊
魯謂之椽帝範審官篇注引爾雅注曰椽椽也一曰屋角斜
枋一曰椽也所引蓋舊注之文與孫郭異椽又椽名以爲椽
非也閱交者別椽長短之名也椽之長而直達于椽者名閱
閱椽也言椽于椽前也其短而不直達于椽者名交交接也
言接于棟上也郭云五架屋者鄉射記注是制五架之屋也
正中曰棟次曰椽前曰廡今案五架之制通乎上下唯堂有

三禮通釋卷八十八

三

廣狹椽有長短爾雅因別其名耳椽者說文云椽也椽椽也
椽椽也椽秦名屋椽聯也齊謂之椽楚謂之椽特牲饋食禮
疏引孫炎云謂室椽周人謂之椽齊人謂之椽淮南本經篇
云縣聯房植椽椽椽題高誘注縣聯聯受雀頭箸椽者一曰
辟帶也椽椽椽也椽屋垂也釋名云椽接也接屋前後也椽
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椽椽絲也絲連椽頭使齊平也上入
曰爵頭形似爵頭也椽椽也近前各兩若面之有肩也然則
椽椽椽椽椽椽椽椽皆椽也但隨所在而異名耳椽者說文
云戶椽也引爾雅曰椽謂之椽讀若滴門部又云闔謂之椽
椽廟門也段氏注據徐鍇本椽謂之椽下有椽朝門三字謂

檐闌形異而義別今按闌檐異文徐本之檐朝門二字當有脫誤邵氏正義疑以下文闌謂之門之異文非也

防

移

筮

爾雅釋宮容謂之防郭注云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案郭謂

容見周禮考射人云王三獲三容鄭眾注容者乏也待獲者

所蔽也鄉射禮云乏參侯道鄭注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御

矢也是皆郭注所本但爾雅方釋宮室與射無關荀子正論

篇云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楊倞注引此文及郭注而申之

三禮通釋卷八十八

四

云言施此容于戶牖間負之而坐也是容與扆同扆為屏風

容唯小曲為異爾雅容謂之防正指此言古人坐處皆有容

飾故車有童容所以障蔽其車居設張容所以防衛其室張

與帳同容即今之圍屏其形小曲射者之容蓋亦放此鄉射

禮注容謂之乏此云容謂之防防之異名殆非同物郭不據

荀子而援周禮失之爾雅連謂之移堂樓閣邊小屋今案移呼之移廚連觀也

當作移說文云禾相倚移也按倚移猶延施皆相連及之意

逸周書作維篇云設移旅楹孔晁注承屋曰移然則爾雅古

本作移魏晉以後始加竹為移故御覽一百八十四引通俗

文云連閣曰移郭云移廚連觀竝據時驗而言知魏晉人始

有移字也釋文移丈知反則與諺同說文諺離別也周景王

作洛陽諺臺徐錯繫傳即引爾雅此注為釋但離別與連義

差遠移字古本作移當讀如字爾雅釋宮屋上薄謂之筮屋

薄即簾也以葦為之或以竹屋上薄亦然謂之筮者玉篇云

筮屋危也屋棟為危以至高而得名郭云屋筮者說文筮迫

也在瓦之下筮上釋名云筮迫也編竹相連迫迫也匠人注

云重屋復筮也蓋凡屋皆有筮重屋故復筮矣

三禮通釋卷八十八

五

三禮通釋卷八十八

番禺陳起榮校字

臣林昌彝學

笏

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

象可也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與君並用純物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

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言凡吉事無說笏也太廟小功不說

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恐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既搢必盥

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

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

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祭前誦後直讓於天子

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又曰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

思對命又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搢本去瑱茶佩土笏也內則

曰子事父母鞞紳搢笏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射裨冕搢笏

而虎賁之士說劍也儀禮士緇帶鞞韎韐竹笏禮器曰大圭不

瑑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考工記曰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荀卿曰天子御珽諸侯

御茶大夫服笏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釋名曰笏忽也

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

服儀制曰笏卽手板也蜀志秦密見太守以簿繫煩則漢魏

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特簿陳氏禮書云天下之事

常修治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忽先王於是制爲之

笏或執或搢而畢用之使人稽其名以見其義觀其制以思

其德庸有臨事而失者乎天子之笏以玉諸侯以象大夫以

魚須文竹按須爲頌之誤頌班古通隸書作分分今形易溷因頌字作頌誤爲須耳說詳於後士竹本

象可也蓋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尙德諸侯貴

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而以魚

須文之也謹按魚須當作頌讀須爲思音者誤說詳後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

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

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梁大夫之臣曰私人而君與士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共尊而君與士則堂下

異尊大夫內子拜尸西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

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

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

設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

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而撫之

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

珽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之於度以臣之於臣民則飾

節以君之故茶必前屈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爲臣於天子則

爲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

象疑亦屈後直歟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犖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茶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見天子也入太廟也射也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說笏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笏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大功不說笏則大功以上說之可知

大圭 三尺杼上終葵首杼殺也考工記曰凡為輸行澤者欲杼

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左氏曰衮冕黻珽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三

昭其度曰禮器曰大圭不琢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釋玉藻曰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爾雅釋地西北之美者有球玉岷嶴之瑤琳琅玕說文曰球或從瑤則瑤與球同釋玉人曰大圭或謂之珽杼殺也終葵椎也賈公彥曰齊人謂椎為終葵為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蓋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球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珽其實一也終葵首六寸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也典瑞曰搢大圭玉藻曰搢珽玉人曰天子服之荀子曰天子御珽然則搢之者服之也御者進之也天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服之而已玉藻曰史進象笏諸侯之禮也然王朝日禮神執鎮圭而搢大圭既禮

神矣宜置鎮圭而用大圭歟玉藻言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然天子之笏長三尺而六寸為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為有餘去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為不足蓋玉藻所言非天子之笏孔穎達曰二尺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然

諸侯茶 前詘後直

玉藻曰笏諸侯以象又曰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荀子曰諸侯御茶鄭以曰茶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畏在前也詘謂圍殺其首不為椎頭觀考工記弓人曰斲目必茶鄭司農曰書大傳曰陽盛則吁茶萬物而養之史日月朧則王侯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四

其茶蓋古者茶舒通用茶之度二尺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大夫笏

笏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曰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釋文曰魚須文竹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正義曰文飾也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盧文昭云以魚須及文竹為笏非鄭義也王氏念孫云須與班聲不相近此節經文及釋文正義內須字皆頒字之誤頒與班古字通故釋文音班崔氏曰用文竹及魚班也隸書分字或作分故頒字或作頒形與須相似因誤為須耳說

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郭璞注中山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
聖可飾刀劍口史記禮書集解引徐廣音義亦曰鮫魚皮可
以飾服器案王說極確鮫魚皮有斑可以爲飾故大夫用之
以飾笏也若魚須非所以飾笏且不聞有文采不得言以魚
須文竹矣尚書大傳東海魚須鄭注曰今以爲簪司馬相如
子虛賦靡魚須之橈旒張揖注曰以魚須爲旒柄
皆非飾自唐石經始誤頒爲須而集韻二十七刪內遂收入
須字音通還切引禮記大夫以魚須文竹羣經音辨須魚須
也音班禮大夫以
魚須文竹又如
字誤與集韻同而類篇以下諸書並沿其誤矣應鑄吳澄陳
澍須字皆如字讀謂大夫以魚須飾竹皆由不知頒之誤爲
須故不得其解而妄爲之辭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五

士竹本

儀禮士竹笏玉藻曰士竹本象可也蓋竹本尤堅貞而有節
者也士以節儀爲尚故笏用焉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士卑
而伸故飾笏用焉玉藻曰年不順成君摺本蓋竹本也先儒
謂士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荼
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車天子諸侯
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妻諸
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死諸侯曰薨大
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意與此同

冒圭 四寸

玉人曰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
奉同瑁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
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
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
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
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於天子也
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鄭康成曰冒言德能覆天下也四
寸者以尊接卑以少爲貴也孔安國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
邪刻之孔穎達曰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首邪銳則冒當
邪刻其廣狹如圭首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僞猶今之合符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六

也瑁方四寸則圭首之廣無四寸耳天子以一瑁冒諸侯之
圭則公侯伯之圭首廣狹等也瑁冒圭而已璧亦稱瑞其所
以齊信未之聞也陳氏禮書云上覆下謂之冒下冒上亦謂
之冒易曰冒天下之道詩曰下土是冒上覆下也說文曰冒
地而生農書曰土長冒楸下冒上也瑁圭謂之瑁則覆下而
已四寸所以冒四方邪刻之所以驗羣瑞天子執之以朝諸
侯則子男之璧亦在所驗其詳不可考也諸侯之朝天子執
瑞圭摺象笏及輯瑞圭而以瑁驗焉蓋各執其所摺者禮曰
見於天子無說笏是也孔穎達曰冒圭王與諸侯朝觀所執
者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王與諸侯盟會所執者然詩言

受小球大球則小球者蒲壁穀壁之類大球者桓圭躬圭之類而天子授之則非二尺與三尺之圭矣孔氏之言豈非惑於詩傳之說歟

鎮圭 尺二寸有必必釋通

周禮大宗伯執鎮圭典瑞王摺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又曰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玉人職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飾陳氏禮書云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山也山之大方者四方仰焉四鎮也周官職方氏九州皆有鎮山大司樂有四鎮五嶽鄭氏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七

冀州之霍山鎮圭以四鎮為珠飾於理或然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纁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全無麗雜也考工記曰天其中必有防失隊也考工記曰天子圭中必鄭氏曰子用全古之飾室者謂之秘正固弓者謂之秘則約圭之中因以為飾而命之曰必亦若是耳鎮圭王執之以朝日使者執之以徵守恤凶荒蓋曰能鎮於下然後可以事上能鎮於此然後可以召彼郵凶荒亦所以鎮之也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則后之內鎮猶王之鎮圭耳鎮圭尺有二寸言其長也內鎮十有二寸言其方也小行人作瑱典瑞作珍故書作鎮或曰鎮圭猶天府所謂玉鎮非曰鎮也是亦一說

大琮

玉人曰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鄭氏曰琮體八方射其外鉏牙陳氏禮書據賈公彥曰八角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也琮各家所據或五角八角不同然地體方而四隅有維蓋所射者四角而已謹案三禮舊圖則作八出漢碑所圖則作五角亦作十角不可考也陳氏據賈說存之而已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則八角之說未之聞也天子鎮圭以禮鬼神宗后內鎮其用無所經見不可考也禮大圭不琮而大琮謂之內鎮蓋亦刻鎮山以為飾而與大圭不類也夫王尊而不親故為天下之所君后親而不尊故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八

為天下之所宗觀祀天以璧祭地以琮則后固有宗道矣故謂之宗后

王駟琮

后駟琮

玉人駟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鄭司農云以為權故有鼻也鄭康成云駟讀為組以組繫之因名焉然則駟琮與駟圭璋璧琮之駟同以為權則與璧羨起度之意同璧羨起度而度不以璧駟琮起權而權不以琮書言關石和鈞月令言正權石荀卿言衡石稱懸此權不以琮而以石也班固言圓而環之合肉倍好此權不以琮

之方而以圖也禮曰天子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共粢盛后蠶以爲祭服王獻尸后亞裸王親牽射牲后親薦豆籩賓客則王禋獻后亞之王致酒后致飲王亦王有鎮后有內鎮王有駟琮七寸后有駟琮五寸駟琮以爲權而后有之者以其立市故也

上公桓圭

侯信圭

伯躬圭

子穀璧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九

男蒲璧

書曰輯五瑞修五玉如五器卒乃復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小行人成六瑞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玉人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雜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鄭氏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

以安其上也信當爲身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琢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王氏倬謂躬圭刻人鞠躬之形是也其謂人背向外面向內則說無據而駭人不可從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桓強立不撓而以安上爲任故公圭琢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外而蔽內屈者卑足以長人而已故侯伯之圭琢之子不足於長人而可以養人故璧琢以穀男不足於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琢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體得其體未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同也陳氏禮書云王之三公八命其服七章之驚冕其執七寸之信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十

圭及大射則王服驚冕故公降服毳冕降服毳冕則執躬圭而已此禮所謂曲而殺也五玉亦謂之五器亦謂之五瑞亦謂之摯左氏曰男摯大者玉帛大宗伯作六瑞自王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自王以下皆言用則執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王言之也執之所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宗伯典瑞行人皆言執特小行人言用則行禮非小行人所專掌特掌其合符之事而已若夫不施於行禮合符則寶而守之此玉人所以又言守之也覲禮侯氏入門坐奠圭拜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擯者延之升成拜乃出蓋於是時安玉崇坫之上明堂位所謂崇坫康圭者此也若夫壇遺宮之禮則諸侯升受

王玉王授之於宰矣賈公彥曰壇上無坩當約聘禮側授宰
玉其說或然易曰艮其身止諸躬也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
蓋屈身為躬信躬為身言信圭則身可知鄭氏改信為身不
必然也桓說文作璣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十一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南海桂 壇校字

三禮通釋卷九十

纁藉

臣 林昌彝學

周禮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設其服飾注服飾服玉之飾謂纁藉又云王

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纁有五采文所以

衣而畫之就成也鄭司農云纁讀為蕪率之蕪五就五采也

一采為一就案典瑞纁五采朱白蒼黃黑也注言五采文賈

疏亦言五采文太史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

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

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注三采朱白蒼 琿圭璋璧琮纁皆

二采一就以頒聘秋官大行人纁藉九寸注纁藉以五采韋

之攷工記玉人琿圭九寸而纁以象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

七寸有纁禮記禘記贊大行日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

寸博三寸厚寸半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戴氏

典瑞之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皆謂一采而為就二

采一就則謂二采合成一而故曰一就也聘禮記之三采六

等謂三采為三就者重之則六等然則五采五就重之則四

等二采一就重之則二等典瑞言其就不言其等聘禮記言

其等不言其就合之乃全熊氏孔氏禮聘禮曰賈人西面坐

賈氏皆混就與等為一故徒滋疑惑禮聘禮曰賈人西面坐

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注纁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

氏稷若鄭注句讀云疏謂纁有二種一者以木為中幹以韋

衣之其或拜則以藉圭一則以絢組為之所以繫玉於韋

此云垂纁屈纁則絢組之纁也竊謂據疏所言仍是一物韋

版絢組相代為用何得言一也按觀禮乃朝以瑞玉有纁注

皆謂以章為之無據也纁可垂可屈則廣於
玉矣鄭氏謂各賦其玉之大小亦亡據也 宰執圭屈纁自

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上介受圭屈纁出

授買又曰買人東面坐啓積取圭垂纁 注纁有不起而授上

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 注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已也

有藉者則無藉者則襲按張氏爾岐云疏以屈纁為無藉

垂纁為有藉曲禮陳氏注以圭璋特達為無藉璋璧有束藉

為有藉陳說得之按張氏取陳氏之說是也陳氏禮書云圭

纁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平王再拜皆厭璧繫長尺絢組也

然春秋傳所謂楚平王再拜皆厭璧繫長尺絢組也璧纁蓋亦

有藉屈纁為無藉此說非也考之於禮玉有以纁為之藉以

束帛為之藉有藉則無藉則襲特於禮玉有以纁為之藉以

襲執圭公襲受王及享則賓賜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

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賓襲執圭為其相蔽敬也玉藻曰

殺此褻襲所以不也故尸襲執玉龜襲也按張氏爾岐云觀於

岐云觀於注知疏以垂纁屈纁為有藉無藉誠誤也 又云卿

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介執璋屈纁立於其左聘禮

記曰凡執玉無藉者襲 注藉謂纁也纁所以緝藉玉按張氏

藉又以纁有二種其說愈支而難通曲禮陳氏注云所謂無

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有藉者

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當執璧琮時其人則襲此定說也又

按曲禮鄭注亦云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襲疏引熊氏

云朝時用圭璋特亦非陳氏創為之也按熊氏此說極精戴

楊亦謂其語簡而得鄭意戴氏記纁也蓋如冕上覆之各如其

震亦謂其語簡而得鄭意戴氏記纁也蓋如冕上覆之各如其

玉上平下纁聘禮記曰皆平纁是也蓋如冕上覆之各如其

裏矣鄭氏謂以章衣木經無明文纁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

焉上下無所用采也絢組用五采組之無事則繫玉藏於纁

故聘禮記云繫長尺絢組用五采組之無事則繫玉藏於纁

三禮通釋卷九十

二

三禮通釋卷九十

三

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纁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

者皆屈纁斂其垂而併持之明已不為儀也使者受而垂纁

於君前並見之亦以為儀然纁與積為類聘享皆不以纁進

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之節然則聘之襲也其時去纁

而又無錦帛等藉之享之賜也雖去纁而有錦帛等為之藉

是以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無藉者則襲鄭氏兼纁與

束帛以解記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因經特著賓纁與

介不襲亦非無藉之謂於引曲禮以證不當襲於賈人云不

雖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於引曲禮以證不當襲於賈人云不

言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於引曲禮以證不當襲於賈人云不

皆襲不必言賜也此明賤者皆無以賜為敬之義是賤者

誤會聘禮注而以垂纁為有藉屈纁為無藉殆失之與按戴

氏此記 謹按先鄭讀纁如藻率之藻是以典瑞之纁即為左

傳之藻也 左傳桓公二儀禮聘禮記圭纁注云古文纁或作

藻今文作瑑據此注是聘禮記之纁與左傳之藻同物也董

子春秋繁露曰主天法商玉厚九分白藻五絲主地法夏玉

厚八分白藻四絲主天法質玉厚七分白藻三絲主地法文

玉厚六分白藻二絲惠氏士奇禮說云王之厚取則天地陰

陽又藻地白而加采惠氏謂藻地白而加采非也聘禮記曰

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

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纁八寸皆采纁繫長尺 繫音計

反 絢組是纁之地上以采下以纁而又加五采之組其非以

白為地也明矣經生家皆以采纁指繫組言之不知聘禮記

明云繫長尺絢組 注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為

絢作 既以絢為組自有襍采何得言元纁繫組邪且賈公彥

此疏引服虔云藻謂畫藻又鄭君注纁云用章衣而畫之印

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襲也詩云衣錦褻衣裳錦褻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裘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據此易裼為一衣加於裘上襲衣即皮弁等正服復加於裼衣之上也論語云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主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裘元納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裘絃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凡裘皆有衣以裼之是其明證玉藻又云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裼之見美言裘而不言服可知裼為露裼衣於裘之上矣襲之充美言服而不言裘可知襲為加正服於裼衣之上矣又按襲有重累之義又有掩覆

三禮通釋卷九十

六

之義內則注謂襲為重衣士喪禮注謂襲為復衣此皆襲為加正服於裼衣上之明證也後儒或誤會鄭意或故與鄭違有謂裘外之衣二重裼衣一重襲衣二重正服三重者孔穎達方慙陳澧也夫羣經傳注但言古人裘外惟加裼衣裼衣之外加正服從無言裼衣之外正服之內別有襲衣者果有此衣其制果何若邪玉藻云執玉圭襲聘禮亦云賓襲執圭而聘禮又云君朝服南鄉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若果襲衣非正服禮文何可通邪玉藻云弔則襲盡飾也喪大記亦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經鄭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

經矣若果襲衣非正服鄭氏何以云然邪則其說非也有謂裼衣即皮弁元端等正服而襲衣即深衣者郝敬萬斯大也夫論語玉藻凡裘皆有裼衣裼衣與裘同色攷古人惟爵弁服純衣即緇而羔裘皮弁服白布衣而狐白裘或麕裘朝服任氏大椿弁服釋例據周禮媒氏純帛及禮記祭統純服注謂爵弁服用純衣即緇衣據論語緇衣羔裘鄭注謂爵弁服用羔裘據周禮司服儀禮士喪禮注謂皮弁服用白布衣據詩終南箋謂皮弁服用狐白裘又據儀禮聘禮注謂皮弁服用麕裘據儀禮士冠禮及論語緇衣羔裘注謂朝服用緇衣據詩唐棣二羔裘箋謂朝服用羔裘皆正服與裘同色若章弁服則朱衣而狐裘元端服則元布衣而狐青裘弁服釋例詩采芑箋及周禮司服注謂章弁服用朱衣據左氏襄四年傳及詩羔裘正義謂章弁服用狐裘據儀禮士冠禮注謂元端服用狐青裘皆正服與裘用元布衣據禮記玉藻注謂元端服用狐青裘

三禮通釋卷九十

七

同色裼衣正服色猶或異謂裼衣即正服何可通邪且論語玉藻並言狐裘用黃衣而章弁服乃朱章衣玉藻言狐白裘用錦衣麕裘用絃衣而皮弁服乃白布衣玉藻言狐青裘用元納衣而元端服乃元布衣色既懸殊而章布與帛尤互異經注具有明文豈容強合邪又案古者深衣乃燕服禮記深衣所謂善衣之次鄭氏亦謂深衣所以視禮服襲衣果為深衣是燕服反加於正服之上矣聘禮行聘之時則襲既聘而享則裼若如其說是禮盛之際反服深衣禮殺之時反服正服是深衣反重於正服也有是禮乎玉藻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鄭注禮盛者服充大裘不裼謂祭天也若如其說

是天子服深衣以祭天也有是事乎則其說亦非也謂褻裘者褻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褻衣襲裘者褻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褻衣者吳澄林希元徐師曾也又謂褻衣爲半袖單衣加於裘上襲衣乃有袖全衣加於褻上者梅賾祚也無論直領曲領半袖全袖之異自來竝無此說而他經傳注無明文必不可信若如其說古人忽褻忽襲以行禮而致敬必先去上正服以互更此直領曲領及半袖全袖之衣乃復加正服於是褻襲乃易衣也綃釋禮文豈若是邪况褻衣雖在正服之中亦禮服也豈有禮服而半袖者乎則其說亦皆非也其最可異者以褻衣爲卽正服而謂褻爲兩袖

三禮通釋卷九十

八

微捲以露裘之美襲爲下其所捲之袖金匱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取蔡氏德音之說也蔡氏據以爲證者檀弓鹿裘衡長祛祛褻之可也二語謂褻專以祛言而非別有一衣夫祛褻之褻鄭注雖以爲表裘而王氏引之據玉藻言不文飾也不褻謂褻非居喪之儀小祥果褻裘亦不當但於祛言褻褻當讀爲緜緜緣也祛褻之者謂緣此祛夫檀弓言祛褻尙非捲袖豈禮經之言褻者皆爲捲袖乎古人於文質吉凶致敬之際有褻襲之變且袒裘嫌褻故特製褻衣以行禮而示變固深有意於其間也蔡氏乃謂鄭賈以襲衣爲正服則褻衣安所用之何可通邪古人常服以被體禮服以致敬蔡氏乃謂

裘內有袍澤之屬裘外有正服而其間又有褻衣則重累臃腫之甚何以能勝周旋百拜之禮夫褻衣止一表一裏夏月多此一衣猶或有重累臃腫之患若冬月祁寒卽常服多此一衣亦尙不覺其有無豈禮服多此一衣遂有重累臃腫之患致不能勝周旋百拜之禮乎且蔡氏亦未攷古人夏與春秋之禮服耳古者夏衣絺絺春秋則衣袷褶其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始加正服夏與春秋且無重累臃腫之患而謂冬月乃有重累臃腫之患乎說文褻袒也袒正服則見之衣故名褻衣蔡氏乃謂褻衣旣爲禮服必當著於外豈可加他服以揜之夫褻衣果著於外豈尙名爲褻衣邪蔡氏又謂孔子緇

三禮通釋卷九十

九

衣羔裘未聞更有何服以揜緇衣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裘元緇衣以褻之不聞更有何服以揜元緇衣案古人爵弁服及朝服則服羔裘元端服則服狐青裘如所行之禮當服爵弁服及朝服則衣羔裘加緇衣復加爵弁服及朝服以揜之當服元端服則衣狐青裘加元緇衣復加元端服以揜之玉藻注天子狐白裘之上衣皮弁服與是其例也何得謂不聞更有何服以揜之乎聘禮注云凡袒褻者左是則褻者乃左袒出其褻衣襲則覆揜之此所以行禮示變而非易服修容觀禮侯氏始而皮弁旣而裊冕至事畢忽乃肉袒亦猶是也蔡氏乃謂如諸儒說當褻而褻當襲而襲聘與射喪諸禮言褻

襲者皆忽褻忽襲豈得於行禮之所忽而脫衣忽而著衣夫

褻非脫衣著衣蔡氏乃以為脫衣著衣蔡氏固未喻古人

褻襲之禮意實未識古人褻襲之禮儀也若以左袒正服為

異觀觀禮之侯氏不更足異乎古人袒有左右袒惟有左故

經中但言褻而不言左袒聘禮注凡袒褻者左是其證也蔡

氏乃謂如鄭氏說褻亦當如袒之有左右何以左右袒見於

經而左右袒不見於經夫古人無右袒故經中不言左右何

以如鄭氏說亦當如袒之有左右乎蔡氏又謂褻以露裘何

以獨露左袖而不露右袖凡褻皆左者此古人之禮如蔡氏

說非起古人而問之不可知也况褻乃脫正服之左袖而露

三禮通釋卷九十

十

褻衣實非露裘蔡氏乃以褻為露裘尤失之矣案蔡氏說褻

襲多誤此千慮之一失也今據桂氏說辨正其失庶於褻襲

之制不誤非好勝前人也

三禮通釋卷九十

晉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九十一

臣林昌彝學

介圭

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詩崧高曰錫爾介圭以作爾

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爾雅曰介大也又曰圭大尺

有二寸謂之玠夫王之大圭長三尺則尺有二寸所以錫諸

侯者也諸侯之圭長不過九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

陳祥道謂書於介圭言太保承之於瑁言上宗奉之書介圭

即大圭也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見諸侯則執瑁圭而大圭

不搢則太保承之耳此承與奉所以不同也孔安國以書之

三禮通釋卷九十一

一

介圭為王之守圭長尺二寸者毛氏以崧高韓奕之介圭為

公之守圭九寸者鄭氏以崧高之介圭為所錫之圭尺二寸

者以韓奕之介圭為高王者然王與公之守圭曰鎮圭桓圭

而已不謂之介其義當從鄭氏之說

四圭有邸

蒼璧

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天帝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

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氏謂蒼璧禮天冬至祀天皇大

帝在北極者也四圭祀天夏至祀感生帝於南郊者黃琮禮

地者崑崙之元兩圭祀地者神州之元賈公彥謂黃琮以禮崑崙之元於夏至則兩圭以祀神州之元宜於七月然感生帝與崑崙神州之說不見於經又分郊以異於正別感生之禮以異於五帝王肅嘗駁之要之蒼璧禮天冬至之郊也四圭有邸非必冬至之郊也黃琮禮地夏至之祭也兩圭有邸非必夏至之祭也冬至用蒼璧夏至用黃琮牲幣亦如之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非冬至則四圭非夏至則兩圭而牲幣蓋用駢黝矣所謂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黝牲是也禮神之玉蓋皆植於神位之前書曰植璧秉圭是也或曰大司樂言樂六變八變然後神元可得而禮又言歌黃鍾太簇之

三禮通釋卷九十一

二

類以祀天神地元則禮之固在降神之後祀之又在禮之後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蓋皆一祭兼用之也是不然何則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玉璜禮北方則四方有禮玉無祀玉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則日月星辰山川有祀玉無禮玉周官之書雖或簡略不應如是之缺也然則祀之乃可以禮之康成以祀爲禮其神於義或然書曰宏璧在西序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宣漢郊祀志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蓋與周之禮天者異矣然則冬至禮天必以璧何也蒼春天之色圓鐘春律之管樂以圓鐘玉以蒼璧而牲幣皆蒼以冬至者陽氣之始故也

兩圭有邸

黃琮

大宗伯曰黃琮禮地典瑞曰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爾雅曰邸謂之椹鄭氏謂四圭有邸中央爲璧圭末四出兩圭有邸儼而同邸圭璧者圭其邸爲璧賈公彥曰四圭兩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皆以邸爲璧圭璧不言邸故鄭還以邸解璧也然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兩璧琮地象也祀地必兩圭兩邸琮日月星辰天類也必一圭兩璧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謂地與山川皆邸璧非所稱也四圭則無所不達尺有二寸天之備數也兩圭則祀

三禮通釋卷九十一

三

地而已五寸天地之中數也玉人言玉之制其長不過大圭之三其短不過冒圭之四寸由四寸而上之則祀地之兩圭祀日月星辰之圭璧宗后之駢琮皆五寸侯伯之信圭躬圭巡守之邊璋起軍治兵之牙璋中璋王之駢琮聘女之穀圭諸侯聘女之大璋皆七寸頰聘之瑑圭璋享夫人之瑑琮皆八寸公之桓圭象德之琬圭除惡易行之琰圭享天子之璧琮巡守之大璋皆九寸璧羨度尺而鎮圭四圭裸圭大琮玉案皆十有二寸土圭尺有五寸則大圭三尺三寸之道也土圭尺有五寸夏至之景也其餘長短不倫各有所稱豈苟異哉說文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鉅

圭璧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公羊傳曰璋判白則璋於圭璧半於兩圭兩圭半於四圭以禮有隆殺故玉有等衰也先王以大采朝日少采夕日月星辰有合祭有異祭有正祭有禱祈其禮雖不一而用圭璧一也

璋邸射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書大傳曰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周禮諸侯為賓諸臣為客山川賓客等衰雖殊其祀與造贈用邸射一也賓至致飧如致積

三禮通釋卷九十一

四

致饗致贈如將幣聘賓所過之邦餼之以禮所聘之邦則卿致館宰夫朝服致飧賓既聘享君使卿章弁歸饗餼夕夫人使下大夫章弁歸禮蓋於是時用璋邸射歟璋邸射素功以其刮摩之功略也鄭氏以素功為無琢飾若然是四圭圭璧之類有琢飾乎玉人大琮大璋中璋皆射四寸牙璋亦射四寸特璋邸射不言寸數其詳不可考

青圭

赤璋

白琥

辛璜

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辛璜禮北方蓋璧圓以象天而天以始事為功故以蒼琮方以象地而地以終功為事故以璜東生物之方也故圭銳以象春西殺物之方也故虎嚴以象秋南正陽也陰居其半故璋以半圭北正陰也陽居其半故璜以半璧觀禮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熾惡龜有天地四方玉有六器皆其類也六玉之制不同而虎特取其形者以形成於秋故也古者鹽為虎形以示武敵為虎形以止樂亦此意歟然則禮神則璧琮重於圭璋圭璋無間於琥璜朝聘則圭璋重於璧琮而璧特重於琥

三禮通釋卷九十一

五

璜而已何也圭璋二王之後所以享王與后也璧琮五等諸侯所以享王與后也琥璜子男所以享諸侯者也又圭璋特達不加於東帛琥璜將送酬爵而已此六玉輕重之別也至於禮神則上下四方各象其類以求之與朝聘之禮異矣昔成王賜伯禽以夏后氏之璜昭三年左明堂位曰大璜天子之器則陽虎所竊之寶杜預所謂大璜是也公羊曰璋判白誤矣昭公疾賜子家子雙琥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則雙璜亦魯之所寶也陳氏禮書引說文曰琥發兵瑞玉為虎文案說文誤陳氏引之非也考周禮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不以琥也漢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

當發兵遣侯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蓋以代牙璋也
許氏說不足據也白虎通曰璜以徵召然先王之時發兵用
牙璋徵守以鎮圭召人以瑗後世發兵乃用銅虎符不知說
文白虎通何據而云然

牙璋

中璋

典瑞曰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曰牙璋中璋七寸射
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瑑以為牙牙
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鄭康成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
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公彥曰軍多用牙璋軍少用

三禮通釋卷九十一

六

中璋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也春
秋之時宋司馬請瑞哀十四年左以命其徒攻桓氏杜預曰符飾以發兵
魏有兵符漢有銅虎符以發郡國兵豈牙璋之類歟白虎通
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於義或
然

三禮通釋卷九十一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臣林昌彝學

圭瓚

璋瓚

大璋

中璋 邊璋

鬱人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注裸
圭瓚注大喪及葬共其裸器遂埋之注遺奠之典瑞裸圭有瓚
以肆先王以裸賓客注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也裸
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
因以為名爵行日裸禮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繫口
徑一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注裸謂始獻酌奠也瓚如大
尺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一

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
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射琰出者也鄭
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頭也
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
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王
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王
制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郊特牲周人
尚臭灌用鬯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
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祭統曰君
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注大宗亞裸君夫人有故攝焉詩棫樸曰濟
濟辟王左右奉璋箋云璋瓚瓚也祭祀之禮早麓曰瑟彼玉
瓚黃流在中注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錫流也九命然後
飾以鉅鬯圭瓚箋云瑟潔鮮貌黃流鉅鬯也案

圭瓚之狀 注 告于文人 九命錫圭

說詳裸禮 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 九命錫圭

瓚文人文德之人也 箋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

宗廟告其先祖謂有德美見記也正義曰秬鬯一卣者祭時

在彝未祭在卣賜 書文侯之命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時未祭故卣盛之 又曰用賚爾秬鬯一卣魯語魯饑文侯以鬯圭與玉磬如齊

告羅白虎通言九錫之禮曰孝道備者錫以秬鬯圭瓚宗廟

之盛禮也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

末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金者和之至也玉者德美

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乎鄭氏釋小宗

伯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

子以鬯諸侯以薰陳氏禮書云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二

之成事王之肆先王禮賓客以裸圭后之亞裸與王之巡守

以裸璋此王與后陰陽尊卑之分而宗廟賓客山川內外隆

殺之辨也裸圭尺有二寸陽以偶成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

七寸陰有奇立也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柄則圭璋純玉爲

之勺則玉多石少者可矣鄭康成許慎所謂瓚四玉一石是

也圭瓚璋瓚則玉爲之三璋之勺則飾以金焉玉人所謂黃

金勺青金外是也 詳裸禮 三璋射四寸厚寸勺鼻寸衡四寸

有纁則鼻寸所以流鬯也衡四寸勺徑也纁藉也圭璋瓚制

口先儒之說蓋漢制歟周之時典瑞掌裸圭之名物鬱人掌

裸事之儀節泣玉鬯則大宗伯贊裸將則小宰而內宰贊后

之裸獻大宗伯攝后之載裸此王與后祭祀賓客之裸禮也

惟天地之神無所用裸故典瑞裸圭止於肆先王玉人裸圭

止於祀廟則天地無裸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故

早麓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江漢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

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於民者也祭統所謂君執

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 鄭曰君夫人有故攝焉 此諸侯用圭瓚之

禮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

康周公之意哉書曰王入大室裸記曰既裸而後迎牲則尸

入裸之然後后再裸焉后再裸則大祭祀而已凡小祭祀蓋

一裸也內宰大祭祀后裸獻觀周官行人裸侯伯子男一裸

則小祭祀一裸可知記言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亦賜圭瓚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三

者之禮也 未賜圭瓚必資鬯於天子

宗廟禮神之玉

大宗伯有禮天地四方之玉典瑞玉人有祀天旅上帝祀地

旅四望祀日月星辰山川之玉特於宗廟言裸圭有瓚以肆

先王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則裸圭非禮先王之玉也

賈公彥釋大宗伯謂天地有神玉無鬱鬯宗廟有鬱鬯神玉

裸用圭璋用玉氣也則宗廟之玉裸圭而已陳氏禮書云大

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神元享先王亦如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流玉鬯鄭氏皆以玉爲禮神之玉又書稱周公之禱大王王季文王而植璧秉圭曾子問稱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廟反必設奠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宗廟之玉非特圭而已且裸以求神及神之格斯然後可得而禮則裸圭非禮神之物也裸之所不用者天地而已其餘裸以圭璋又禮以玉而賓客之儀猶且裸與造贈異玉況先王乎然則典瑞玉人不言宗廟有禮神之玉者特其文不備耳

穀圭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四

大璋

典瑞曰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玉人曰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蓋穀圭以穀爲文以善爲義故可和難以釋仇聘女以納徵也圭貴於璋璋貴於皮天子納徵以穀圭諸侯以大璋士以儷皮此尊卑之所別也然皆玄纁束帛以將之此尊卑之所同也士婚禮納徵玄纁束帛周禮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雜記曰納幣一束帛五兩兩五尋是也蘇秦傳曰錦繡千純犀首傳曰文繡千純裴駟曰純端名則周禮所謂純帛者匹帛也陳祥道謂鄭氏改純爲緇與士婚禮玄纁之制不類其語非也考之經傳大璋有三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琿

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天子以巡守而諸侯聘女之璋如邊璋制則亦謂之大璋則九寸八寸皆可以大璋名之也

琿圭

琿圭

春官典瑞琿圭以治德以結好琿圭以易行以除慝注琿圭琿圭皆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琿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琿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名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般覲以除邦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五

國之慝攻工記玉人琿圭九寸而纁以象德琿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注琿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琿圭以致命焉纁藉也凡圭琿上寸半琿圭琿半以上又半爲琿飾諸侯有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戴震云琿琿之名以剡上之寸半爲別也凡圭直剡之倨句磬折上端中矩琿圭穹隆而起宛然上見爾雅宛中宛正工上有正爲宛正宛中隆並此義琿圭左右剡劫而下如規之判汪氏中述學云義從剡剡之言炎也火之炎其上必鐵故圭之剡也其上網也琿則剡上而判規故凡圭皆剡而獨得琿名非剡上卽爲琿也然琿之

異以剡規而其爲剡上左右各寸半則同汪說得之說文王部云琬圭有琬者段氏說文注云此當作圭首宛宛者轉寫譌脫也琬宛疊韻圖剡之故曰圭首宛宛者與工上有工爲宛工釋名工宛宛如偃器正同謂窳其中宛宛然也二義相反俱得云宛爾雅兼采異說郭說宛中失之說文云琬壁上起美色也段氏注云璧當爲圭也按段說是也許氏謂圭上起美色與鄭注周禮又半爲琢飾義同段氏說文注云或當作圭剡上起美飾者若高注淮南顏注司馬相如傳皆云琬琬美玉名此當台二字爲一名別是一物尙書玉五重琬琬亦是一物非周禮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六

之二圭也謹按尙書顧命宏璧琬琬在西序鄭注尙書謂宏璧琬琬皆度尺二寸者傳謂琬琬之圭爲一重疏云大璧琬琬爲二重則琬琬共一重王氏鳴盛尙書後按云鄭氏大璧琬琬皆尺二寸者璧與琬相配據攷工玉人大琮尺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所世守之大璧亦必尺二寸若琬圭琬圭據玉人職皆九寸鄭云尺二寸者以彼文九寸是王使之瑞節此是宗器自然較大故知尺二寸也按王說是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亦本王氏之說按琬圭本有琢飾陳氏禮書疑鄭氏謂圭有琢飾於經無攷非也

琢圭 八寸

珠璋 八寸

珠璧 八寸

珠琮 八寸

典瑞曰珠圭璋璧琮以覲聘玉人曰珠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又曰珠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康成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二王之後享用圭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且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史記樂書曰情好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七

珍善爲之珠磨圭璧以通其意蓋玉有朝覲之玉有覲聘之玉有享獻之玉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珠桓躬信穀蒲是也注鄭司農曰琮有折鄂琮起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珠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以享夫人則珠玉人謂珠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是也覲禮侯氏觀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聘卿亦享夫人以琮則諸侯享后亦必以琮諸侯享王以璧聘卿享君亦以璧則諸侯相享亦必以璧玉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舉矣言珠琮享夫人則璧舉

矣鄭氏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
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
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
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
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陳祥道云聘禮享君以璧而有
庭實與馬特行人合六幣言圭以馬璋以皮而圭璋在璧琮
之上則圭璋爲二王後之禮可知公瑞桓圭九寸諸侯享王
亦璧琮九寸諸侯卽公也則璧琮各如其瑞可知公侯伯之
瑞以圭而享以璧琮下其瑞也子男之瑞以璧而享諸侯亦
璧非下其瑞也則享用琥璜可知賈公彥曰子男之臣自享
諸侯不得過君蓋用琥璜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八

公享夫人珠琮八寸使卿大夫覲聘亦珠圭璋璧琮八寸降
其瑞一等則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卿大夫
覲聘亦如之可知賈公彥曰直言覲聘亦如
之則聘享皆降一等同玉人言諸侯以
享而不言公言珠圭璋璧琮而不及公鄭氏知其爲公何也
弁師諸侯之纁旂九就公之纁旂也聘禮所以朝天子圭與
纁皆九寸公之圭纁也禮之所言舉尊以明卑多矣奚獨玉
人然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則圭璋璧琮
之類惟其所寶者而已此又先王權於禮者也楚遠啓疆曰
朝聘有圭享覲有璋蓋朝聘之禮嚴於享特聘之禮重於覲
覲故圭璋所用如此然諸侯之臣聘后夫人以璋二王之後

享王以圭則啓疆之言亦有其大率者也夫圭璋象陰陽之
用璧琮象天地之體故天子公侯伯之瑞以圭子男璧琮
聘以圭享以璧琮又圭璋特達璧琮有幣則圭璋貴於璧琮
矣至於禮神各以所象求之此璧琮又重於圭璋

合六幣圭以馬 璋以皮 璧以帛 琮以琥 璜以纁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琥璜以纁
何也昔大王之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
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
宜矣纁黼皆陰功也纁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纁備
於黼也則合琥以纁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九

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覲以束錦上大夫與下
大夫致賓介饗餼皆以束帛賓介饋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
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質於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
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璧天象
也天事質故以帛琮地象也地事文故以錦琮西方也萬寶
之成莫備於此故以纁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
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然則璧
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環

爾雅曰內好若一謂之環史記引春秋傳日子見南子環珮

玉聲瑤然又曰魯公賜仲環賜子家子一環一璧又曰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左傳昭十六年晉語夷吾在梁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荀子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釋穀梁亦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爲物或施於佩或施於反絕佩環則不佩玦故晉獻公佩申生以金玦所以離之也反絕以環不以玦故晉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於夷吾將以還之也韋昭曰然環有以金銀爲之其制蓋與玉環不同毛公釋詩曰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其言蓋有所受也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十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番禺金保基校字

三禮通釋卷九十三

臣林昌彝學

玉節

角節

龍節

人節

虎節

符節

管節

旌節

三禮通釋卷九十三

一

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鄭注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炎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爲信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注玉節之制以玉爲之以命數爲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使節使卿大夫聘于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予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也掌節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反節注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
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于邦國
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
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爲之節
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
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資于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
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
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
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
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者法式藏于掌節掌節凡通
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注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
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爲信耳傳說所齋操及所適也
掌節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注國土內之正義曰角用犀角者
案釋獸云犀似豕注云角在鼻上犀角是角中之貴故知不
得用玉者當用犀角案小行人都鄙用管節注謂公之子弟
及鄉大夫之采地之吏也故用管節與此不同彼諸侯采地
亦同用管節亦異外內也山多虎者若晉國之類也平地多
人者若衛國之類也澤多龍者若鄭國之類也輔之者以面
輔此節使不壞損也陳氏禮書云案昭二十九年公在鄆賜
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

三禮通釋卷九十三

二

別也太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
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
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皆以竹箭五枚長五
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
也鄭引之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于此也小行人達天下
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
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注此謂
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齋法式以齊等之也諸
侯使臣行覲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
自其國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
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
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
家徒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
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
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于畿內也
凡節有天子法式存于國正義曰行人亦是適四方之事言
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虎節
人節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節三者
據在國所用陳氏禮書云掌節注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
大夫及小都大都之吏今此旌節中何知不亦容都鄙之吏

三禮通釋卷九十三

三

而以都鄙吏在管節中者彼都鄙用角節文在上當直是都鄙之主此都鄙用管節最在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及吏同用管節矣云亦所以異于畿內也者畿內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內同用符節是異也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瑞節琰圭也行夫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路有難而不時必達比長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卿大夫國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大司徒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布憲正月之吉執旌節以

三禮通釋卷九十三

四

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惟有節者達之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達之以節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周語先王爲贄幣瑞節以鎮之敵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陳氏禮書云節之爲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禮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

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爲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于使與民者也注行人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此使者所執也比長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以達之此民所執也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也鄭氏謂使卿大夫聘于天子諸侯誤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使都鄙之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然節不特八節

三禮通釋卷九十三

五

六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爲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琬圭琰圭穀圭使者爲信于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爲信于道路者也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符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不特施于使者民亦與之也尙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于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以適齊杜預曰珪守邑之信符則守節不特于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考工記牙璋穀圭七寸琬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

長蓋亦不過于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武之杖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制其班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于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使節英蕩詳別卷

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氏曰使節使卿大夫聘于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節也杜子春蕩當作帑謂以函器盛此節尚書禹貢揚州貢篠蕩大射禮蕩在建鼓之間詩曰二矛重

三禮通釋卷九十三

六

英又曰朱英綠滕似用英飾陳氏禮書謂節之函以竹爲之而有飾焉先儒以爲畫函其說是也言凡邦國之使節則使邦國者之所執非邦國使者之所執也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則英蕩之輔王命特虎人龍節而已非輔其它也案使節用虎龍人掌節所言是也若以英蕩爲竹爲畫函非也

三禮通釋卷九十三

新安陳子文校字

三禮通釋卷九十四

璧羨

春官典瑞璧羨以起度鄭注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表一尺破工記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注鄭司農云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予謂羨猶延其表一尺而廣狹焉賈公彥典瑞疏云璧體圓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旁一寸以益上下則上下長一尺也爾雅釋器曰肉倍好謂之璧郭注云肉邊也好孔也釋器又謂好倍肉謂之瑗郭注孔大於邊也釋器又謂肉好若一

三禮通釋卷九十四

一

謂之環郭注邊孔適等程氏瑤田通藝錄云據經與注皆謂若璧孔一寸則邊二寸合兩邊及孔其徑五寸也瑗孔二寸半則邊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合兩邊及孔其徑亦五寸也環孔一寸又三分寸之二則邊亦一寸又三分寸之二合兩邊及孔其徑亦五寸也肉孔法度甚明矣而鄭氏不知典瑞及玉人所載璧羨之度與此璧度法不同乃於玉人職據先鄭說引爾雅以證羨之肉好謂表一尺而廣倍焉於典瑞則曰廣徑八寸表一尺賈氏於是誤釋之以增成其說曰此璧好三寸肉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造此璧時應圓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表則上一尺廣一寸鄭賈



三氏之說出而爾雅肉好或倍或一之度法學者不明是義矣程氏又云羨好之數雖僅具其三而無窮之數皆在焉尺減好三寸則七寸其肉三寸半也八寸減好三寸則五寸其肉二寸半也三寸半減二寸半則寸也減三寸則半寸也寸與三寸並之則四寸也半其三寸則寸半也五寸減三寸則二寸也二寸半三寸半並之則六寸也六寸三寸並之則九寸也九寸三寸並之為尺有二寸七寸五寸並之亦為尺有三寸三寸八寸並之尺有一寸也三寸與尺並之尺有三寸也表之兩肉倍之則尺有四寸也廣袤之肉並之而倍之又益之以好則尺有五寸也倍之則三尺所謂璧羨以起度以為度者其用蓋如此按程說非也夫肉好之說誤在後鄭及賈疏而先鄭則未嘗誤後鄭謂羨為不圓之貌廣徑八寸表一尺戴氏震攷工記圖說從之非也夫璧未有不圓者也如後鄭之說是橢圓形矣非璧也而程氏謂徑五寸亦是臆斷之論不足為據蓋爾雅之說肉倍於好即名為璧若中好三寸則上下之肉各三寸共成九寸此璧之常制也是以玉人曰璧琮九寸也若謂上下肉各倍於好則好得肉四分之一九寸之璧好一寸八分畸零不成度數矣阮元云琢玉石為周尺徑尺之璧於周禮璧羨之說考之而有得焉玉人曰璧琮九寸別有盈尺之璧較之九寸之璧羨餘一寸此即名為

三禮通釋卷九十四

二

璧羨猶曰羨璧也此璧於上下肉三寸之外各羨半寸合成一寸且是周圍正圓皆羨半寸合成一寸也以起度者以此璧即命為一尺凡度量皆可從此推起猶之玉人以鼻琮為權也按阮說是也而鄭氏謂羨為不圓之貌廣徑八寸表一尺者非也即通藝錄謂徑五寸者亦非確論王氏應麟謂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鍾在禮則起於璧羨駟琮為權其意與此同璧之體圓琮之體方王氏似知璧羨非不圓之貌特未能申明其說耳

玉案十有二寸

三禮通釋卷九十四

三

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案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力報諸侯鄭注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戴震考工記注云漿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此為之夫人勞諸侯未為不可謂案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為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案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篋方注云以竹為之如今寒具篋予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棗擇兼執之以進陳氏禮書云玉人所言皆玉器非玉飾之器則所謂案者非玉飾者也酒正漿人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是賓客之禮至夫人豫焉非必記時諸侯與王后同號也按案者今之

樂古之禁有足曰禁無足曰楸皆以承尊鄭注儀禮曰楸之制如今大木巒上有四周下無足戴氏攷工補注謂如今承樂是也禮器大夫士用楸禁此以下爲貴也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鄭氏云楸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楸大夫用斯禁士用禁攷工記補注云此以案承棗桌上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劉謂兩以劉也純耦也鄉射禮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按戴說可補鄭注所未及惠氏士奇禮說云案有大小漢舊儀旋案丈二以陳肉食大案也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眉小案也二王後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五純有兩也純與滔通左傳滔十五乘或曰列或曰純謂兩行並列一爲奇二爲純二竹

三禮通釋卷九十四

四

簋而方則四也按玉案古以玉漢以後以金銀加文畫焉廣雅案謂之檯非作檯方言案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檯自關東西謂之案急就篇檯杆槃案栝問盤顏注無足曰槃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史記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漢書萬石君對案不食貢禹傳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所以食臣下也東觀漢記尹敏與班彪相談常對案不食又云蔡彤在遼東賜錢百萬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沓鹽鐵論今民間酒食般旅重疊燔炙滿案又云常民文杯畫案又云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來躬耕者之勤也燕丹太子常與荆軻等案而食

烈士傳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入其案下古文苑僅約滌杯整案注云案以設飲食之具孟光舉案齊眉吳志步騭傳征羌作食身享大案般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隲惟菜而已曹瞞傳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般膳皆沾滂巾幘神仙傳吳興人沈羲爲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以金案玉杯藥賜羲夢書夢見杯案賓客到也此皆案卽爲今之盤古之禁之證也若說文謂案爲几屬此則爲憑倚之案也

英蕩

三禮通釋卷九十四

五

地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以英蕩輔之鄭注云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節也後漢書引干寶注云英刻書也蕩竹萌也雅釋艸注後竹節也荀子儒效篇蕩竹節也是荀子之蕩從草刻而書其所使以助三節之信惠氏士奇禮說謂英蕩者傳也凡逢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鄭康成周禮注謂傳若漢之移邊所文書古名關移惠氏謂過所者韓非所謂關於州部也左傳魯昭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孔穎達正義云鑄金爲龍節以玉爲函盛之名爲龍輔是英蕩者玉也輔者函也玉采浮筠故曰英蕩惠氏謂兩說皆通前說爲允又云漢之符與傳則又不同郡國頒符門關用傳傳以繪帛與古用竹者殊近餘姚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蕩非竹萌且竹萌不可以刻書掌節

所謂箒是竹之闕節者耳按邵氏此說本於文選西京賦條

謹按英蕩以玉爲之非竹也掌節虎節人節龍節皆金其爲

函以輔之何取於竹乎陸德明經典釋文云英蕩如字從艸

不從竹然則蕩爲蕩竹之蕩非也詩齊風尚之以瓊英乎而

英與瑛同說文王部云瑛玉光也山海經言玉榮離騷孝經

南鴻烈曰龍淵有玉英高誘注英精光也爾雅黃金謂之瑩說文玉部瑩金之美

者與玉同色金壇段玉裁注云謂光色如玉之符故其字從

玉按瑩亦作瑒前漢書王莽傳瑒瑒瑒瑒注瑒音瑒周禮多

古文假借字英蕩二者皆爲玉則孔疏之說不爲無據矣若

陳氏禮書引禹貢篠簜大射儀篠在建鼓之間據鄭注篠竹

三禮通釋卷九十四

六

也又引詩二矛重英朱英綠勝以爲英飾也節之函以竹爲

之而有飾焉按禹貢篠簜與英蕩無涉大射儀之篠當據說

文作篠說文竹部篠大竹節也段氏注云篠作竹名非其義也說文於篠字訓大竹也

於篠字訓大竹節也按篠爲笙簫之屬也陳說誤近代胡氏

肅明禹貢錐指引周禮英蕩爲證非也而杜子春注讀蕩爲

帛以音相近按杜讀蕩爲帛不如讀蕩如瑩之音爲尤近也

杜子春云蕩當爲帛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面也謹

按說文巾部帛金布所藏之府也從巾奴聲近金壇段氏玉

模部其入聲爲藥釋第十都反亦讀蕩蕩反古音第五魚虞

聲而以湯蕩反之也帛者藏金布之府引伸亦爲藥釋是也

秋甘蜜九儻即此字帛言英者謂畫也榮而不實謂之英故

段氏凡蕩飾謂之英鄭風重英魯頌朱英皆是也

按云帛湯蕩反是也其謂英蕩爲畫函則非是也

節傳

周禮地官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所達貨賄者則以

節傳出之注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

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

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

商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

其有璽節亦爲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又云有外內之送

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注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

來環人之職所送迎通賓客來至關則爲之節與傳以通之

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注節爲信耳傳說

三禮通釋卷九十四

七

所齋操及所適陳氏禮書云掌節所謂傳者凡通達於天下

之節有傳也司關所謂者璽節之傳也漢制門關用傳兩行

書繪帛分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文帝十二年除

之景帝四年又復之除之於無虞之時復之於有警之後然

先王之於天下先事而防先患而慮不爲無虞而輕廢不爲

有警而後設按孟子書所謂傳食於諸侯之傳蓋卽此傳孟

子音義引丁音云傳食言轉食也亦讀去聲今人讀平聲誤

而朱子集注則云直戀反作下去聲有以傳卽乘傳之傳爲

驛駟然傳駟之傳見於爾雅及左氏傳皆單騎若訓爲乘傳

之傳與上文後車數十乘之文相刺謬古之謂傳皆單騎也

數十乘安得云單騎乎按此傳字當據周禮司關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鄭氏謂節為信傳說所齋操及所適蓋即孟子傳食之傳孟子遊說列國當日列國之司關掌節者必營其所齋操及所適傳食於諸侯謂以此節傳得轉相食廩給於諸侯也據此則饒金幣交之說亦不為無據矣

三禮通釋卷九十四

八

三禮通釋卷九十四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九十五

臣林昌彝學

璽

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聯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左氏曰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鄭杜皆曰璽印也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太后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衛宏漢舊儀曰諸侯玉印黃金橐它紐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紐文曰印唐符寶郎武后改符璽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釋名曰印信也說文曰執政所持信也孫堅得傳國璽方圓四寸上有紐文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以下其小又可知也

三禮通釋卷九十五

一

幣帛帛錦附

儀禮士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婚禮用乎繡者象陰陽備也禮納吉用雁如納采禮納徵乎繡束帛儷皮注繡者凡婦子娶妻入幣有司也繡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婦人送者凡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

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注攝猶辟也兼執足者

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

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

璧注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為節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主人

禮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注無幣異於賓客士相見之禮凡

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乃期

夕幣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

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史讀書展幣受享束帛加璧受

夫人之聘璋享帛纁束帛加琮皆如初注享獻也既聘又一

色繒也入境斂旒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

三禮通釋卷九十五

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

退圭注圭璋尊不陳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於

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

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注展夫人聘享上

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于上注不視取于君也有司展羣幣以告注羣幣私覲

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賓至

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用束錦償勞者賓禘奉束

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

設也公食大夫禮賓止也賓執梁與酒之西序注不取食主

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注

辭賓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也注敬辭於主人降一

等主人從注辭謂辭卒食徹于西序注亦東面再拜降出注

卒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

以侑幣致之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侯氏用

束帛乘馬僎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注僎使者所

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館僎之束帛乘馬饗禮乃歸注

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畧言饗禮互文也掌客

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

燕食一士虞禮卒哭明日以其班耐鄭氏曰卒哭成事而後主

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

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日幣餘

之賦祀五帝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注玉幣所以禮神玉

祀大神亦如之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注玉幣諸侯享幣

人所合六幣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幣之

事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

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

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出其度

量注純制天子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狹與注大宗伯孤執皮帛以蒼璧

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

西方以玉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

幣若國有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注謂

三禮通釋卷九十五

三

束賁獻之財物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

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

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杜子春云繫帛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

名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大祀六曰幣號注幣云量幣

技人凡賓客受其幣馬注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凡國之使者共其

幣馬注使者所私觀行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若

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

勞于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為承而擯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

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

三禮通釋卷九十五

四

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注將幣也

也致饗饋還圭饗食致贈郊送送皆如將幣之儀注此六禮者惟

饗食速賓矣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實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凡諸

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象胥凡軍旅會

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掌雅待賓客及將幣為前驅注道之以如朝

曲禮幣曰量幣檀弓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

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王制曰

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

不粥於市月令曰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禮

運列祭祀瘞繪注埋牲曰瘞禮器圭璋特琥璜爵郊特牲曰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束帛加璧往

德也會子問曰天子將出告于祖廟以幣帛皮圭諸侯適天

子告于社稷宗廟山川用牲幣又曰君薨大子生大祝裨冕

執束帛升自西階升奠幣于殯東几又曰凡告用牲幣反亦

如之注性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禮器曰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

大夫贊幣而從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之又賓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注飲之而有幣則

侑幣也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

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

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主國君

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

食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此亦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

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此亦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

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

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以

飲為饗者不宜又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其

幣所同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

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

不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

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亦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

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幣

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

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

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禮所用也謂饗

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璜以繡璜以黼則天

子酬諸侯以繡璜而琥璜特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

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

言享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

三禮通釋卷九十五

五

晉韓宣子如楚楚遠啟疆曰宴有好貨殮有陪鼎人有郊勞

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十年晉葬平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

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二十六年申豐以幣

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定六年陽虎使孟懿子往報晉夫人

之幣周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簡烝范子曰此何

禮也王召士季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體解節折而共

飲食之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

於大夫晉厲公克楚使卻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

之酒交酬好貨皆厚交酬飲之幣飲酒燕語相於也晉羊舌肸聘

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

其上而從之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用幣與大夫同幣

吳伐越獲骨焉節專車使來好聘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魯

之既徹俎而宴獻酬禮畢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問晉語王饗禮命公

胙侑胙賜祭肉侑侑幣此皆幣帛之禮見於禮經者也

三禮通釋卷九十五

六

三禮通釋卷九十五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九十六

臣林昌彝學

祭祀用幣之禮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先儒

謂大祀天地宗廟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也小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然典瑞祀日月星辰有圭

璧祀山川有璋邸射小宰凡祭祀皆贊玉幣爵之事則用玉

幣用否不同如此蓋始立國祀與凡祭祀異矣用幣之禮其

色則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大宗伯曰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宗

廟則予纁雜焉聘禮制予纁是也鄭康成曰予纁之其數則率予居三纁居二

十端為束會子問執束帛升聘禮予纁束是也其長則丈八

尺天子巡狩禮謂制幣長丈八尺是也其奠則或於几上或

於几下會子問奠於殯東几上聘禮奠于室中中几下是也

其理則廟階之間會子問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埋于

西階東是也天子則職之以太宰小宰周禮太宰小宰贊幣

是也諸侯則小宰會子問世子生小宰升舉幣是也大夫則

祝而已聘禮祝人取幣是也先儒謂有燔瘞之幣有禮神之

幣有從爵之酬幣陳氏禮書云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上若大

祀用玉帛牲牲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若牲幣各放其

器之色是也然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禮神者也酬幣之說於賓客有之不問祭祀有是禮也賈公彥曰郊以獻尸從爵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則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隸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饗食燕幣之禮

聘禮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賓降公再拜

三禮通釋卷九十六

十一

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郊特牲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琥璜爵左氏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又曰王饗禮命晉侯宥又曰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又曰宴有好貨詩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周語晉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穀烝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何禮也王曰親戚宴饗則有穀烝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周

語王叔簡公飲郤至酒交酬好貨皆厚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聘禮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燕禮無用幣之文特鹿鳴之詩燕羣臣嘉賓言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所謂飲食者燕與食耳此燕有酬幣也孔穎達以飲食爲饗食非詩意也春秋之時定王謂隨會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遠啟疆曰宴有好貨又晉郤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則古人燕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禮器曰琥璜爵鄭氏以爲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又王饗虢公晉侯皆玉五穀馬三匹左氏不譏其物而譏其數之不異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食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然後公食大夫三飯而後侑則每舉不侑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而每爵必酬非禮也酬幣亦謂之

三禮通釋卷九十六

三

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侑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公食大夫飲酒實解春人凡饗共其食米饌人凡賓客共其簋簠之實饗食亦如之則食非無酒饗非無食特其所主者異耳

燔瘞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樵燎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以血祭祀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澤司巫凡瘞事守瘞鄭氏曰埋牲玉也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樵之又曰圭璧既卒上下奠瘞詩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書曰至于岱宗柴禮記曰天子適四方先柴又曰柴于上帝又曰

三禮通釋卷九十六

四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曰列祭祀瘞繪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廢縣祭川曰浮沉山海經曰懸以吉玉春秋之時晉公子投璧于河鄭駟帶與子上盟用兩圭質于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鄭侯及漢執玉而沈陳氏禮書引會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君薨而世子生太祝執束帛升奠幣于殯東凡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鄭氏曰舉而下埋之階間則宗廟之瘞在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理乃臭氣也

則天地之燔柴瘞埋行事之前矣崔靈恩謂祭天以燔柴為始祭地以瘞血為先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禮神者地元中非直有瘞埋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以為燔瘞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然記曰禮有以少為貴者祭天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書曰用牲于郊牛二則帝牛與稷牛凡二而已謂帝牛有二殆不然也晉賀循謂燔牲左胖漢用牲首唐用牲脅九箇其制不一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固用首矣漢甲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積共其羊牲犬人凡祭祀共其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康成

三禮通釋卷九十六

五

曰積柴禮祀樵燎實柴鄭司農曰瘞謂埋祭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次祀小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詩曰圭璧既卒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侯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

守瘞

司巫凡祭祀守瘞鄭氏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其說是也唐之守瘞者至於六旬非古也

釋幣

聘禮賓朝服釋幣于禰注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有司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

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

釋幣制乎纁束奠于几下出注少頃之間又入取幣降卷幣實

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注有俟於神

子筭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注行先其古人之名未

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職行出于大遂受命上

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

介釋幣亦如之注如其於覲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注釋幣

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會子問曰君薨

禮既則視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

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

三禮通釋卷九十六

六

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注諸侯之

服裨冕絺冕也乎冕也土服注諸侯大夫所

曾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注東明繼體也遂朝奠注反朝小宰升

奠幣于殯東凡上哭降注凡筵於殯夕哭位注反朝小宰升

舉幣注舉而下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注牲當為制字之誤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注道近或可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

于五廟所過山川注山川所不過則不覲禮侯氏將朝王釋

幣于禰聘禮賓將受命釋奠于禰于行皆幣而已則釋幣猶

釋菜耳牲牢酒齊不預也聘禮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

人從入主人在右祝告釋幣制乎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

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

覲禮侯氏釋幣于禰鄭氏謂如聘大夫釋幣于禰之禮既則

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蓋聘賓釋幣于廟故舉

幣而埋之侯氏釋幣于行主故舉幣而藏之行主祖之遷主

也謂之禰者親之也文王世子所謂公禰與此同意會子問

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所告蓋有用牲

者矣其言止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主而奉此以出也會

子問又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

宗則為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為位也蓋道或有遠近禮或

有重輕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太祝太師宜于

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

奠鄭氏引會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及釋會子問則改牲幣

為制幣是自惑也孔穎達曰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

用制幣卿大夫惟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

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耶

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告雖或用

牲而其他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玉帛而詔號春秋

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

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民魏絳請所以幣更齊饑孔子請

所以幣玉家語十凡此視其事與時而已

筐

三禮通釋卷九十六

七

詩曰不盈頃筐頃筐堅之女執懿筐維筐及筥筐之筥之承
筐是將序曰實幣帛筐筐以將其厚意易曰女承筐無實儀
禮公食大夫簋實實于筐聘禮夫人使大夫餼賓上介米八
筐眾介米六筐記曰凡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禮記曰蠶則
績而蟹有筐又曰具曲植籩筐又曰熬君八筐大夫六筐士
四筐毛氏曰筐番屬說文曰方曰筐圓曰籩蓋筐有頃筐有
懿筐有大筐有小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大筐實
五斛小筐實績熬幣帛簋實而已筐正也其深淺大小雖殊
而其制皆方

筐

三禮通釋卷九十六

八

詩序曰實幣帛筐筐禹貢厥筐予纁而織文絲縞之類皆以
筐儀禮盥洗之西皆有筐又有上筐下筐膳筐之辨則上筐
在堂下筐在庭膳筐特饌君爵而已筐之為物可以盛幣帛
可以盛勺觶可以盛苴茅土虞苴刊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可以伐所俎土虞
佐食受肺脊實于筐可以實黍稷肆師大朝覲佐儻共設筐壘此筐之
實黍者也公食大夫豆實實于籩籩實實于筐而筐者筐類
也其用以實籩實宜矣鄭氏曰筐其筐字之誤歟不必然也
鄭氏又曰筐竹器如笱說文曰筐如竹籩籩有益是以舊圖
筐亦有益

三禮通釋卷九十六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九十七

六摯

臣林昌彝學

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
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
致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
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
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續自雉以下執之無
飾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左氏莊二十
四年傳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九卷

三禮通釋卷九十七

一

引異義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
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何休
公羊解詁曰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
用雉陳氏壽祺云此據曲禮雉取其耿介雁取其在上有先後行列
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
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汚內堅剛而外
溫潤有取乎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醕
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白虎通文
質篇曰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幅也
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

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爲贊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爲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皆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憚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御覽引威作耿當從之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雁士以雉爲贊庶

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摯也匹謂鴛也陳氏壽祺云鄭注曲禮曰說者以匹爲鴛本此卿大夫摯古以麇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

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

三禮通釋卷九十七

二

見以羔左頭如麇執之明古以麇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贊變君與士摯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贊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贊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振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雁士冬以雉夏以豚也鄭何二注並據白虎通爲說然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儀禮士相見禮言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異義援周禮說但云五摯又云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何也疑太平御覽所引文

有脫誤五摯者尙書說也堯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如五器公羊隱八年疏引鄭氏尙書注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是也鄭注周禮云自雉以下執之無飾此云飾雉蓋公羊疏誤衍一飾字也

鬯

禮記凡贊天子鬯周禮鬯人共王弔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致之而已鄭氏引檀弓曰臨諸侯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其說是也然以此爲檀弓之文誤也案天子無客禮於天下

三禮通釋卷九十七

三

而有贊禮於鬼神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瓊巡狩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贊鬯之器蓋圭璋也陳祥道云天子之贊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贊瑞也

皮帛

虎皮王之孤飾贊以虎

豹皮公之孤飾贊以豹

書之言贊有三帛周禮言贊亦三帛周禮之三帛則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未誓者書之三帛孔安國以爲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紉附庸之君執黃其言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以贊見於方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贊矣孔氏

之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以爲高陽氏之後用赤繪高辛氏之後用黑繪其餘諸侯皆用白繪然二氏之與諸侯贊以五玉而已其謂用繪誤矣大宗伯射人孤執皮帛典命曰凡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賦小國之君行人日凡大國然則古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玉人日繼子男執皮帛者制幣其長丈有八尺其束十端其色或素或纁故婚禮納徵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纁束帛享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以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鴈以纁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孤其贊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鄭康成謂天子之孤飾贊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

三禮通釋卷九十七

四

婚禮納徵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人西上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實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贊禮蓋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也案孤當希冕

羔

鴈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纁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

於面左頭如麋執之先儒謂飾以纁者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以布則士以下無布矣昔魯侯命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之失至此乃復正也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珪漢之曹參始封執帛後遷執珪陳寔父子同時旌命羔鴈成羣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之以執璧則先王贊禮沿歷漢魏其大畧尙存也陳祥道云周禮三公一命衮其在朝則服鷩服鷩則執信圭及王服鷩冕以大射然後公降服毳冕而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爲常禮誤矣

三禮通釋卷九十七

五

士昏贊雁

士昏禮士昏贊以雁蓋以雁進必以時行必以序者也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雉也故工商執之士相見禮於雉左頭奉之於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於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麋執之蓋執禽者必左首雉必左首而無飾維鴈有飾維而亦左首鴈之飾與羔同而維與羔異羔四維而結于面鄭氏謂繫聯四足交出背於胸前結之是也士執雉而昏禮用鴈以贊不用死攝盛故也觀其所乘者墨車所冠者爵弁女衣必

纁神領必頰黼膳必用鮮魚必用鮒則其爲攝盛可知陳氏禮書云鄭康成謂鴈順陰陽往來故昏禮用焉誤也詩曰雖雖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亦謂用鴈士禮也賈公彥曰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蓋附會鄭氏而爲之說歟

士雉 晰

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豚雉不飾以布以士卑也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豚與夏行豚脯同意臣之於君莫贄而不授所以尊之也自敵以下授贄而不莫所以交之也壻之見舅用臣見君之禮鄭氏謂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蓋壻之親迎稱賓則贄以鴈三月然後稱壻故

三禮通釋卷九十七

六

贄以雉

鷩

雞

童子贄

周禮庶人執鷩工商執雞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爲鷩然鷩之爲物有馴擾而無散遷其謂之匹可也內則曰舒鳧翠爾雅曰舒鳧鷩李巡曰鷩鴨也野曰鳧家曰鷩陳氏禮書庶人執鷩非鳧也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則庶人見君無贄矣鷩之爲贄特施於下其君者也工商亦然昔闕黨童子將命孔子譏之以欲

憲成范句謀晉軍文子責之以何知蓋童子之禮衣不裳屨不綈服不總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之而不竝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于君遂以贄見于卿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賢與多聞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焉其制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

野外軍中贄 纓拾矢

周官掌客在野在外殺禮曲禮曰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蓋君子之爲禮不以在野在軍而或廢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宜而已然不若備物之爲善故

三禮通釋卷九十七

七

曰以纓拾矢可也

婦人贄

昏禮婦見舅姑執笄棗栗白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婦階受笄殿修升拜奠于席姑坐舉以授人棗棗取其赤心棗栗堅實脯修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棋棗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邊人既有棗栗又有棗實蓋具棋棗棗栗者盛禮也魯莊公使宗婦覲用幣左氏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棋棗棗栗以告虔也公羊傳曰宗婦曷用棗栗云乎殿修云乎蓋棗栗陽也故贄於舅脯修陰也故贄於姑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

竹簠方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栗大夫二手授栗
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
以勞諸侯然則夫人之用棗栗豈特爲贊而已哉

三禮通釋卷九十七

八

三禮通釋卷九十七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冠禮

臣林昌彝學

公羊傳隱公元年疏引五經異義云今禮戴說男子陽也成
於陰故二十而冠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
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
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通典五十六嘉禮注引五經
異義曰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
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甌甯萬
氏世美曰案史記天官書言歲星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
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農出東方名曰監德單闕
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執徐
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大荒
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跽踵敦
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叶洽
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觶參晨出曰長列涿灘歲
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作鄂歲
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闔茂
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大淵獻歲
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困敦歲歲陰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一

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所謂十二年而一周於天也案萬說以秣算推測至確左傳襄公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爲闔茂歲歲陰在戌而歲星所居左傳所言與史記恒差二舍則是年星居未至襄九年作鄂歲歲陰在西歲星居申周十二舍故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蓋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立君者民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二

之表也位愈尊者責愈重內而宗廟社稷外而朝覲會盟非可采衣總角以從事也十二而冠不亦宜乎芄蘭之刺衛朔也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鞶觿成人既冠者之佩也非刺其以幼冲而爲成人之佩刺其佩則成人而心則依然童子也衛宣在位僅十九年其娶齊女而生子也當在既立二三年之後而朔尚有兄則其嗣位之初僅十五六以下耳五經異義曰周公居東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喪冠也謹按通典五十六嘉禮注譙周五經然否論云古文尙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

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慎五經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又按禮記冠義正義曰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而冠也喪服小記大夫冠則不爲殤是大夫有十九以下而冠者也其士則二十而冠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五經異義曰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案人君飯有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三

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孔廣林曰盧辯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故周禮備詳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秋傳之文乃衰世變禮耳鄭氏同異無明文故知之謹按周禮大宗伯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黨正凡其黨之昏冠教其禮事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禮徹饌而歸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

斯乎有冠醮無冠醮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緹拂髦總角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四

教內而不出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做之可也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綏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為殤雜記大功之未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未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親除服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

廟詩甫田曰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加冠也人儀禮士冠禮筮於廟門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句之外也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厥明夕為期於廟門之外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夙興設洗陳服側尊一罍醴在服北主人迎賓乃行三加之禮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賓出主人送於外門外左氏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日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享祭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五

處之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成二年楚救齊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荀子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賈公彥曰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是時成王年十五云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弁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商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諸侯與商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已下皆為殤故二十乃冠矣士既三加為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

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矣案下文天子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陳氏禮書云冠者禮之始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故筮曰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阼醮於客位祝之以成德字之以伯仲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爲臣而忠爲少而順然後可以爲人然後可以治人則冠禮其可不重歟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諸侯則十二而冠故春秋傳曰十二年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六

子禮也考之經傳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成王十五而弁則十二而冠可知荀卿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失之矣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爲殤則大夫不待五十而爵者亦不待二十而冠豈天子諸侯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喻其志者如是而已若夫諸侯則始緇布冠緇綉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元冕天子則始加元冠冠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元冕五加衮冕矣郊特牲言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緇綉諸侯之冠鄭氏皆以爲始冠之冠家語稱成王冠祝雍辭曰去幼

志心衰職而賈公彥孔穎達皆言天子當加衮冕則始終之所加與士異也家語曰王太子之冠亦擬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矣諸侯四則其子三加可知矣王太子四加而禮記言天子之元子猶士者非謂加數也儀禮士冠無祿享之禮無金石之樂而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祿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而孔猛之說亦然此蓋國君之禮歟國君自冠有享禮大夫士自冠亦然曾子問曰父没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

士冠筮日之儀

士冠禮筮於廟門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卽位於門東西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七

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於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布席於門中闕西闕外西面筮人執筮抽上韝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眠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然則筮必於廟尊其親也廟必於禰親其親也士筮於門而不於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北也聘禮君受聘於先君之祧卿受問於祖廟士冠士昏皆止言廟則凡言廟者禰廟也記曰凡行事受於禰廟是也若諸侯則冠於祖廟左氏曰以先君之祧處之

是也少牢筮旬有一日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特牲士冠不言旬有一日而特牲若不吉則筮近日者以士筮旬內大夫以上筮旬外也特牲筮祭同服元端少牢筮與祭同朝服而士冠主人筮日服朝服冠日服元端者特牲少牢祭事也筮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士冠非祭事也筮可尊於子孫故異服也天子諸侯筮於廟堂大夫士筮於廟門此尊卑之辨耳鄭氏謂筮不於堂嫌筮之靈由廟神其說誤也

陳服設筮及加冠之儀

服陳于房東傾上北贊者立于房西面上南禮設於房尊籩簋豆上南冠弁執于西坵南上東主人立于東序面西賓立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八

于西序面東冠者未冠既冠面南卽席加冠面西禮之西南其降而見母面北其始也賓揖冠者卽筮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與升正纚降受弁進容祝而冠之既冠揖之適房服其服又揖之卽筮坐櫛纚祝如初蓋賓盥所以致潔降盥降受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以服彌尊故降彌下也始祝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再祝敬爾威儀淑慎爾德三祝兄弟具在以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慎德慎德然後能成德也禮記曰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冠禮既冠而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者唯其所當賈公彥曰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

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其說是也

孤子冠

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於阼階上賓亦北面於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於門外直東塾北面然則孤子戒宿以父兄而迎拜揖讓不以父兄者以戒宿者非冠日之事冠日迎拜揖讓者冠日之事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鄭氏曰孤子得伸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賈公彥曰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也在內者家私之禮也父在陳鼎不於門外是在外者爲盛也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九

庶子冠

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鄭氏曰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也觀此則孤子之冠雖不言醮位其醮於客位可知

醮醮

士冠禮側尊一甒醮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徹皮弁冠櫛筮入於戶西南面贊者洗於房中側酌醮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筮筮西南面賓受醮於戶東加柶面枋筮前北面冠者筮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筮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醮三興筮末坐啐醮捷柶與降

筵坐奠解拜執觶與賓答拜冠者奠解於薦東降筵北面坐
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若不醴則醴用酒尊於
房戶之間兩甌有禁元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
始加醴用脯醢賓降取爵於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
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與筵末
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於薦東立於筵西徹薦爵
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醴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
初儀三醴有乾肉折俎齊之其他皆如初若不醴謂有舊俗
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
位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也酌而無酬
酢曰醴禮亦當為禮正義曰自此已上說周禮冠子之法自
此已下至取邊脯以降如初說夏商冠子之法若不醴則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醴用酒者案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訖一體于客位是周法
今云若不醴則醴用酒非周法故知先王法鄭解無酬酢曰
醴案曲禮云長者舉未爵鄭注云盡爵曰酌是醴不專於無
酬酢者若然禮亦無酬酢不為醴名者但醴太古之物自然
質無酬酢此醴用酒本有記曰醴於客位加有成也醴夏
酬酢故無酬酢得名醴也
士昏禮贊醴婦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庶婦則使醴之
醴側尊一甌無禁無元酒設於房中而醴冠者於三加之後
每加必祝故醴辭祝辭三其薦則脯醢而已醴尊兩甌有禁
元酒設於房戶之西而醴冠者於每加之後而母加不祝故
醴辭三無祝辭其薦則始醴脯醢再醴攝酒其他如初再醴
有乾肉折俎齊之若殺特豚載合升始醴如初再醴兩豆葵
菹羸醢兩邊栗脯三醴加俎齊之如初齊肺而醴用解醴用

爵醴尊之篚亦在房醴之篚則在庭醴則贊者酌授賓賓不
親酌故無升降醴則賓親酌酒洗爵故有升降蓋冠必用醴
若不用醴則醴焉以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
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醴適
婦有醴與饗庶婦使人醴之不饗諸侯大夫受賜服於天子
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醴是醴輕於醴也士冠
若不醴則醴者則冠適子或醴或醴惟其所用耳記曰醴於
客位此適子之醴也鄭康成以醴為周法醴為夏商法此不
可考特牲少牢牲皆用右胖鄉飲鄉射主人牲用右體少儀
大牢少牢則以左肩為歸胖右肩以祭特牲士虞喪祭反吉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用左則周之吉禮皆用右也鄭氏釋特豚合升之文謂凡牲
皆用左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
醴賓
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
為介蓋君子之於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饗送者鄉飲
司正祭禮賓尸冠禮醴賓其義一也士醴賓以一獻之禮公
醴賓則以三獻之禮故家語曰以鄉為賓其禮則如士以三
獻之禮也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番禺金保基校字

三禮通釋卷九十九

臣林昌彝學

婚禮

周禮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大司徒荒政十日多昏黨正凡其黨之昏冠教其禮事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遂人以

三禮通釋卷九十九

樂昏擾毗典瑞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玉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謹案禮記昏義正義及毛詩標有梅正義引許氏五經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婚娶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為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氏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以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案當作氏說人君十五生子禮

三禮通釋卷九十九

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孔廣林曰詩迨其吉兮箋云謂年三十周禮媒氏注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是鄭氏從許氏說謹案通典引漢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於陰偶數起於二終二十謂之小成而冠尙書大傳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白虎通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又曰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案今穀梁傳無此文蓋穀梁說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為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為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佚也說文弟九包象人裹姪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已為夫婦裏姪於已已為子也十月而生男起已至寅女

起已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穀梁文十二年集解引
譙周曰國不及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
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
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
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
二十而嫁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
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
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以
差紀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
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

三禮通釋卷九十九

三

年三十無室書稱曰繹周禮女子年二十未有嫁仲春之月
奔者不禁奔者不得禮聘因媒請嫁而已案以上皆譙周語
蓋五經然否論之
文謹案白虎通前說與禮大
戴合譙周說與許君謹案合周禮媒氏疏引王肅曰周官云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
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謂奔者不禁娶何三
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三十不敢不有室女子二十不敢不
有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血
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
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
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

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矣案
肅曰至此蓋
聖證論文馬昭曰禮記本命曰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
而嫁合於中節大古男三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尙書大傳
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紉紡績之事黼黻文章
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
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
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
案此虛植禮
云記解詰語三十盛壯可以取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
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姊之
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

三禮通釋卷九十九

四

厭滌而傷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案以上皆
馬昭申鄭張融從鄭及
諸家說賈公彥曰春秋外傳越王勾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
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
女不十七嫁可知也范甯穀梁集解曰禮爲夫之姊妹長殤
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
矣此又士大夫之禮通典男女昏嫁年幾議曰鄭彖據周禮
穀梁逸禮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而嫁王肅據孔
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
十言其極耳案此蓋具王
肅聖證論中王鄭之說義並未明今案三十二
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卽眾庶之禮也服經爲夫

婦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案盧植馬昭范甯杜佑皆引喪服爲夫之姊之長殤王肅所據服經亦卽指此蓋皆本許氏異義昏義疏引異義譌作夫爲婦之長殤經無此文義又大乖其誤審矣異義云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者言士之子年十四十五而得行昏禮於此可見非謂禮有其文也案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納采者擇其族類問名者詢其誰氏問名然後卜之故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然則納采問名同一使納吉納徵請期皆異使納采問名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於期言請焉

納采問名

禮言婚禮下達而繼之以納采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謀納采則納采之前已達其言矣納采於廟賓受主人雁訖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雁請問名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醴賓主人迎於廟門外揖讓如初一使而二雁三入廟而再迎之則問名因於納采故其禮畧也士昏費用雁者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衲脂必用鮮魚必殺全則

三禮通釋卷九十九

五

然攝贄以雁不爲過也鄭氏曰用雁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

納吉納徵

士納吉用雁如納采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氏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釋周禮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賈公彥曰庶人用緇無纁其大夫無冠禮有昏禮若試爲大

三禮通釋卷九十九

六

夫及幼爲大夫者依士禮若五十而爵改娶者昏禮元纁及鹿皮則同於士餘有異者無文以言之也然考之於史曰錦繡千純蘇秦傳又曰文繡千純張儀傳則純匹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爲緇誤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元纁也先王之制昏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之所飾可知矣以爲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是以梁鴻鄙孟光之綺繡袁隗却馬倫之囊裝王通亦曰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也後世之俗有以金幣相高蓋不知此

請期

納采以至納徵主人不辭而請期辭者以期在夫家而不在主人也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葢惟父之昆弟已與子之昆弟無死喪之凶然後可以行禮焉其言止於三族而不及母妻之黨者雜記曰大功之未可以冠子嫁子妻之父母小功也故不避焉

親迎

將迎則齊戒居外鬼神陰陽也及期則初婚之時父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帥以敬先妣之嗣子諾乃行至於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凡女立于房中南面主人迎于門外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升階奠雁稽首降出婦從

三禮通釋卷九十九

七

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綬婦乘以几壻先俟于門外此所謂男帥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輩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入三月壻見之儀存焉

三禮通釋卷九十九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

臣林昌彝學

姓族氏

尙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協民姓左氏稱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於夏謂其能以嘉祉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陳祥道謂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

三禮通釋卷一百

一

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卽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職則三鳥五鹿氏於事則巫

乙匠陶而受性命氏粲然眾矣秦興滅學而周官小史之職於是繫世昭穆失其本宗及漢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至晉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鏡有姓氏要狀唐李守素有肉譜柳冲有姓系錄而路敬韋述之徒傳述不一推敘昭穆使不相亂婚姻得之而有別親疎得之而有屬則姓氏之學其可忽哉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休懼其動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也謹案史記舜本紀集解引鄭子駁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

三禮通釋卷一百

二

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案見文公八年傳以此言之天子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禮記大傳正義引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謹案國語周語曰伯禹克厥帝心賜姓曰姁氏曰有夏祚四嶽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毛詩商譜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爾二三子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注云賜姓號者契爲子稷爲姬皋陶未聞又

契握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引孝經授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此皆鄭所謂著在書傳者鄭以皋陶之姓無聞案左氏文五年傳以蓼六爲皋陶後世本舒蓼偃姓皋陶之後見通志氏族畧則皋陶偃姓也萬世美曰按左傳杜注氏蓼六而外若舒庸舒氏羣舒皆偃姓則自英蓼舒鳩皆皋陶苗裔也然毛詩秦譜正義引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爲秦史記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夏本紀云皋陶卒封皋陶之後于英六或在許陳杞世家云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柏翳之後平王封之秦柏翳卽伯益曹大家注列女傳以伯益爲皋陶子若如中候所言則皋陶本偃姓至伯益又爲嬴姓也但史記陳杞世家又

三禮通釋卷一百

三

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則以伯翳與益爲二人誤矣禮記曲禮上正義引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許慎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是也從左氏義孔氏廣林曰案曲禮二名不偏諱鄭注引檀弓言在不稱微言微不稱在釋之不云二名非禮則亦從左氏義也萬氏世美曰黃帝名軒轅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皆二名也陳氏壽祺云大戴禮帝繫篇帝堯娶於散宜氏然則許以宜生爲二名非也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證證已辨姓書之誤然鄧書有散宜氏又有散氏古器有周散

季敦散氏或其後與左傳桓六年正義及通典七十三嘉禮十八引異義今禮戴尙書歐陽案尙書正義云歐陽夏侯等說云九族乃

異姓有屬者毛詩疏作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

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

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

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

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尙書說九族者從高

祖至子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

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子之

間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

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

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

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

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案名字衍喪服小記

說服毛詩正義作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

高祖至子孫昭然察矣謹案白虎通言母族三與異義微不

同其實一也白虎通曰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

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

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

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

三禮通釋卷一百 四

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一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

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

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

是三族之不虞尙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程瑤田喪服文足

徵記曰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陳氏壽祺云喪服自斬

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總

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總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

之子總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乎喪服甥總

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總麻非

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

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總麻非所謂

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總麻非所謂

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總麻非所謂妻之

父爲一族乎妻之母爲二族乎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

生相恩愛死相哀痛先王因別其親疎貴賤之節而稱情立

文爲之制喪服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其外而有以見其心爲

隆爲殺弗可損益焉乎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林氏喬陰云

三代之時有姓有氏同姓之親有宗有族蓋姓以別昏姻宗

以聯親屬是姓主分而宗主合也姓以統親疎宗以區支派

是姓又主合而宗主分也要之姓以經乎氏族宗以緯乎氏

三禮通釋卷一百 五

族古人立法之意如此後世既無宗又無姓唯存氏族而已而氏族之原復無所攷於是分乎其所不必分合乎其所不必合卽氏族亦消夫姓者生也左傳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蓋皆出於上古帝王之所命國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葳任荀僖佶儂依是也惟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據此所說是一父所生兄弟有不同姓者且二十五人而得姓者只十四人則其十一人有無姓者其故何哉先儒之說但謂古今不同質文

三禮通釋卷一百

六

代革直以事屬遠古未暇深論竊謂此卽封建所由始亦卽周禮宗法之所因也案漢書地理志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雖當時實有萬國與否不可攷而畫野爲國足知封建之始於是蓋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擇其有德足以爲君者十四人封之國而建爲侯所謂天子建德者也此十四人卽各爲太祖於其國故賜之以姓內同德者二故爲十二姓此別子爲祖之所由來也其餘不得封而有國者則各使爲卿大夫食其采地亦各得爲太祖於其家此不賜姓但以氏別之卽左傳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者爲祖於其國者百世不遷爲祖於其家者亦百世不遷故統

稱之爲二十五宗然有國者是別子爲祖有家者亦是別子爲祖是卽周禮魯衛曹滕爲諸侯分封於外而毛聘單祭爲卿士食邑於內之義也但有周之世賜姓爲諸侯者僅一陳胡公滿賜爲姬姓耳此外並無賜姓之事是周法建德而不賜姓因之中而少異焉黃帝之時受封者皆賜姓則諸侯自各以其姓繫名周分封而不賜姓則諸侯直以國爲氏而不稱姓是以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無不以國繫名國卽胙土所命之氏也計惟陳侯乃得以姓繫名稱媯某不稱陳某耳周天子旣不賜姓以諸侯之尊猶以

三禮通釋卷一百

七

國爲氏故有周一代男子無稱姓者皆以氏行惟女子稱姓以周道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故不得不用此爲別所以女子在室則以序冠姓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於國君則以國冠姓江芊息媯之類是也於大夫則以大夫之氏冠姓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其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與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驪聲姬之於齊是也旣卒則以諡冠姓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諡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姓旣以別昏姻周道復嚴之於百世則恐其多而易淆所以有周一代不復賜姓直因其前古所有之姓而已故春秋之初存國百有二十四稽其姓合中國

與鄭瞞所見者姬姜子姒風祈媿姑任贏已偃却曹芋熊曼歸隗允漆僅二十有一取其簡而易別也周天子之子弟封爲諸侯者固以國爲氏其未封在朝爲卿大夫者亦皆以其所食之采地爲氏如召毛凡祭劉單蘇原甘尹簡鞏之類則亦胙土命氏之義也諸侯之子弟不必皆有胙土則所以命氏者亦不必皆以采地故左傳云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蓋以官爲族如籍氏士氏樂正中之類以邑爲族如鮑晏欒范咸工東野之類皆以其世於是者稱之若非世官世邑則皆以字所謂以字爲諡據杜預注謂賜族之法或用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諡是

三禮通釋卷一百

八

字諡分爲兩類如此則傳當直云以字爲諡或云以字與諡今乃曰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因以者上有所承之詞明是旣以字爲諡因卽以字爲族也案檀弓有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幼名卽內則所謂子生三月父命之名冠字卽冠禮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所當者五十以伯仲則去其某甫之某字直以伯仲叔季爲稱所以然者以古者五十始爵尊貴而寵異之實則周之爲大夫者不必年皆五十則旣爵爲大夫卽未五十亦以伯仲猶旣冠而字卽年未二十但已冠卽稱字也然則字有二等有加冠之字有受爵之字而死後之諡亦有二等一則以諡法之字加於伯

仲叔季之字如魯公子慶父字仲諡共稱共仲公子牙字叔諡僖稱僖叔公子友字季諡成稱成季此加諡於字非以字爲諡也一則哀公之諫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諫者述其行以爲諡也哀公之諫孔子卽是爲孔子作諡而其辭稱尼父故先儒皆謂因字以爲諡所以子思作中庸子貢對公孫朝叔孫武叔皆不以爲嫌得直呼其祖與師之字而儀禮少牢饋食之祝詞曰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鄭氏注亦云伯某神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諡是不取伯仲之字以配諡法而卽用冠時之字爲諡乃所謂以字爲諡者也以春秋攷之隱桓之世於魯見臧僖伯哀伯於晉見曲沃桓伯欒共叔於齊見夷

三禮通釋卷一百

九

仲其加諡於字者此寥寥數人耳其他皆以字稱如魯公子益師曰眾父公子翬曰羽父宋大司馬嘉曰孔父太宰督曰華父鄭伯之弟語曰子人而孔父之後以孔爲氏華父之後以華爲氏子人之後卽氏子人足知當時卽以其冠時之字爲諡故其子孫卽因之以爲氏今無駭請諡與族而眾仲首舉此以告而公卽命其以冠時所字之展爲氏正合以字爲諡因以爲族之例若如杜說展氏是以字爲氏別有以諡爲氏者則春秋自隱桓以降列國之大夫得諡如魯之共仲僖叔成季者多矣然共仲之後爲仲氏僖叔之後爲叔氏成季之後爲季氏亦是以字爲氏不以諡爲字推之他族他國亦

皆無以證者此劉炫所由疑杜預之過謂以諡爲族全無人也乃孔穎達疏主杜說謂有以諡爲族者引衛之齊惡宋之戴惡爲證考左氏閔二年傳衛惠公之立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齊子卽齊惡之先故昭二十年齊豹之亂傳中稱齊氏亦稱齊子氏所謂齊子者安知其非名字如宣公烝夷姜所生曰急子娶宣姜所生日壽子之類而必謂之爲諡不足信也若戴惡之族至孟子時尙有戴不勝戴盈之然考戴本國名隱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其地在今歸德府考城縣蓋近於宋安知其後非宋屬邑而惡卽以邑爲氏者卽曰宋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

十

先有戴公其子孫稱戴族莊十二年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伐南宮萬成十五年傳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惡爲戴公之子孫故稱戴惡猶向魑爲桓公之子孫稱桓魑然此是先君之諡舉之以辨其爲先君之裔非卽以此賜之爲氏如以諡者得以先君之諡爲氏豈以字者亦得以先君之字爲氏乎且桓魑雖稱桓而其氏故曰向所以左氏傳或稱桓魑或稱桓氏或稱桓司馬而經文所書者則仍曰向魑一則曰宋向魑入于曹以叛再則曰宋向魑自曹出奔衛以名系氏以氏系國明其在人之稱謂雖可通融而史書紀事必從其實不得沒其命氏之本今戴惡亦屬

見於傳不見於經正與魑之稱桓同若經中書法恐必不爾或氏華或氏樂要當從其命氏之實論孟均非國史正文稱桓稱戴固無不可不得執此遂謂卿大夫得用其先君之諡爲氏也然卿大夫旣不以先君之諡命氏而人乃得舉先君之諡以稱如桓魑之類者其故何哉考昭三年傳叔向之語晏嬰曰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以十一族而共爲一宗是宗者所以統乎族也羊舌氏爲十一族之一則知族各有氏是氏者所以別乎族也宗法始於第一世之別子而成於第三世別子之孫禮之所謂大宗是已氏族亦始於第一世之別子而成於第三世別子之孫公羊之所謂孫以王

三禮通釋卷一百

七

父字爲氏是已夫第一世天子之子稱王子諸侯之子稱公子此卽禮之所謂別子爲祖於其後者第二世王子之子稱王孫公子之子稱公孫王孫公孫之輩於其中以最長之一人統其同父之昆弟是爲繼稱之小宗第三世王孫公孫之子乃別子之孫亦於其中最長之一人統其同祖之昆弟是爲大宗此王孫公孫之子旣不得復稱王孫公孫則必有氏以別於是因其所尊之大宗是繼祖者而大宗之所統是同祖之人則卽以其祖之字及官邑爲氏亦卽以爲族自第三世傳至百世其別子之爲祖者不遷卽其以別子之字及官邑爲氏族者亦不易是以別子之後子孫雖極繁多而一舉

其氏與族卽莫不知其爲某別子之後但第三世始以別子之字爲氏而第一世別子之身稱王子公子第二世別子之子稱王孫公孫皆非氏也無氏亦無以爲族統而言之但曰王族公族而支派不可以無所別則舉先君之諡以別之如均之王子王孫以諡稱之謂是某王之族均之公子公孫以諡稱之謂是某公之族故富辰之語襄王有曰管蔡邲霍魯衛毛昉邴雍曹滕畢原酈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此指王子之建國胙土者言管蔡等卽其以國工爲氏文昭武穆則用先王之諡以別其支派也若公子之爲卿大夫者則魯之三家旣以同出於桓公稱三桓而鄭之罕氏良氏駟

三禮通釋卷一百

三

氏國氏游氏豐氏印氏亦以同出於穆公稱七穆齊之欒氏高氏亦以同出於惠公稱二惠皆是舉先公之諡以表其族然三桓之第一世曰慶父曰牙曰友經皆書爲公子第三世慶父之子敖牙之子茲經亦書爲公孫至第三世始以慶父牙友之字爲氏曰仲孫曰叔孫曰季孫也七穆之第一世若去疾若喜若駮若偃等經亦皆書公子第二世去疾之子輒喜之子舍之駮之子夏偃之子薑經亦猶書公孫至第三世輒之子霄始以其祖去疾之字子良爲良氏乃稱良霄舍之子子虎始以其祖喜之字子罕爲罕氏乃稱罕虎夏之子帶始以其祖駮之字子駟爲駟氏乃稱駟帶薑之子販吉始以

三禮通釋卷一百

吉

其祖偃之字子游爲游氏乃稱游販游吉以及子國之爲國氏子鄭之爲鄭氏子印之爲印氏亦必皆在其第三世公孫僑公孫薑公孫黑肱之子之輩乃見稱焉齊之二惠亦然欒施高疆始以樂高爲氏其父之身曰子雅子尾經尙書爲公孫竈公孫薑未卽氏欒高也然則氏族之稱有二僖七年傳鄭大子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襄十年傳尉氏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與夫定四年傳祝鮀所云殷民六族條氏蕭氏徐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般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此據別子之第三世所用別子之字與其官邑爲氏以辨別子之族者稱之則知爲某別子之支派乃氏族之正也文八年傳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十八年傳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宋公使戴桓莊之族攻武氏宣四年傳鄭襄公將去穆氏成十五年傳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又曰懼桓氏之無後於宋也定九年傳宋子明曰右師將不利戴氏哀二十六年傳宋戴氏此因別子爲先公之子人欲知別子之所自出因舉先公之諡以表其族而知其爲某公之支派傳遂所以表族者爲氏乃從夫人之稱之之詞也夫人之稱之得溯別子所自出爲詞而別子之後以別子爲祖不敢以別子所自出爲祖則亦不敢以別子所自出先公之諡

爲氏可知矣然氏族之立依乎宗法而宗法亦有二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而遷之宗蓋別子之身爲卿大夫則其後奉之爲百世不遷之太祖卽其第三世別子之孫所用別子之字與其官邑爲氏者亦傳之百世而不易故如魯之三家宋之華向之類自其孫以祖之字爲氏後世世因之未有更變但別子之孫以下俱以祖字爲氏而其世適相承得統乎支庶而爲祿世之大宗者則或於祖字之下特加一孫字以爲別故魯之三家其世適稱仲孫叔孫季孫旁支則只用一字孟子爲孟孫之族但以孟爲氏而臧孫之族臧爲臧賈臧倉等俱不稱孫亦其例也若別子之子孫身屬支庶而有功

三禮通釋卷一百

古

德崛起爲卿大夫則又依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世世祖是人祖公子之例復以崛起爲卿大夫者爲太祖而其孫亦卽以此崛起者之字與官邑爲氏桓二年及哀十四年傳所謂大夫有貳宗者是也言大夫之家旣以別子爲太祖則別子之後世適相承是爲正宗而此崛起者復爲太祖於其後世而其第三世以下又皆易而從崛起者之字爲氏是所以副貳乎正宗者故魯之三家仲孫之別有子服氏叔孫之別有叔仲氏季孫之別有公鋤氏公父氏矣若士庶之家其先世有爲卿大夫者自承其先世之氏如自第一世以下皆是士庶則旣無百世不遷之祖亦卽無百世不易之氏其第

三世孫以祖字爲氏至孫復有孫是爲元孫又自以其祖之字爲氏不復因其高祖之字爲氏所謂祖遷乎上宗易乎下而氏亦卽隨之以更者蓋貴爲卿大夫始賜之氏而命爲百世不遷之太祖士庶則不命之爲祖故亦不賜之氏但以名通如春秋之初魯之翬挾柔弱鄭之宛詹之類皆未賜氏經並不著其氏是也劉敞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畧稱人隱桓之時去西周未遠舊制尙存或卿大夫猶有不賜氏者莊然未賜氏不得以氏通而實未嘗無氏隱閔以下不然矣然未賜氏不得以氏通而實未嘗無氏徐邈引尹更始亦云所者使之氏但未備爵命故畧名耳蓋年狹幸穀梁傳云使所使也注云使名也所其氏疏曰蓋徐邈引尹更始亦云所者使之氏但未備爵命故畧名耳蓋氏以別宗而類族宗法成於三世三世之適以繼祖傳重而

三禮通釋卷一百

古

統其同祖之人則自當以其祖之字爲氏之字爲氏用以表識其三族此公羊所以有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宗法必當以繼祖者爲大宗也夫宗法旣成於繼祖而孫必氏其祖字則別子生存之日已有適孫卽預知其字之可爲氏而必待君賜且必在死後者以命之以氏卽是命之爲百世不遷之太祖無生前命爲太祖之事則亦無生前命之以氏之事故羽父爲無駭請諡與族在無駭之卒意請命無駭爲其家百世不遷之太祖也季友叔肸亦同此例蓋友肸生時惟稱公子公弟及其卒時已有孫傳重則命爲太祖乃賜以氏故經得據而書之爲季友叔肸非生時卽已賜爲季氏叔氏若

其卒時尚未有孫則雖耐廟而未命爲百世不遷之祖亦遂未賜以百世不遷之氏何則身未有孫則繼禰者但是小宗苟無後則聽其絕故不能預命爲百世不遷之祖所以無駭之前公子益帥卒公子彊卒並不聞有賜氏之事蓋此二人卒時尚未有適孫傳重也至襄仲之生稱公子遂卒稱仲遂亦與季友叔肸無異不唯生時未嘗賜氏爲仲卽其子歸父亦只稱公孫宣十八年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於是季文子追治其父殺適立庶之罪逐之奔齊傳曰遂逐東門氏東門爲襄仲所居可見其初未以仲爲氏至襄二十三年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猶曰盟東門氏也曰無

三禮通釋卷一百

六

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則是襄仲卒時雖已有適孫命爲太祖賜之以氏而僅及其子歸父之身卽被逐出奔故記事者猶沿其生時所居稱爲東門氏而歸父在齊有孫曰羈自以歸父之子子家爲氏稱子家羈定元年叔孫告羈曰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羈以將逃辭蓋歸父逐之後已墜其宗子孫不敢復蒙仲遂之字爲氏卽如叔孫之言亦是憫歸父之無後未嘗閱襄仲之無後則成十五年經書仲嬰齊卒左氏無傳不知其人爲誰當別是一族或仲孫之支庶如叔孫之有叔彭生季叔之有季寤之類惟公羊穀梁以此爲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據公羊說謂魯人徐傷

歸父之無後故使嬰齊後之是以弟後兄然禮孫以王父字爲氏今嬰齊爲襄仲子而得氏仲則必其禰歸父而祖襄仲故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然如其說魯人果傷歸父之無後則歸父自有子孫在齊何難反而立之乃必舍其所自有之後而以弟繼之固不可解且魯人憫歸父而惡襄仲今所立者猶是襄仲之子卽降而後歸父亦是襄仲之孫而復承其祖字爲氏是魯人非傷歸父無後乃傷襄仲也更於情事不合况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於臧孫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不聞約以僑如爲禰爲以紇爲禰而此必以嬰齊禰其兄何耶原公羊之意直因歸父既逐仲遂不見有後

三禮通釋卷一百

七

此既以仲爲氏而未聞歸父反魯遂以爲歸父之弟而附會之如此不知當時既明正襄仲殺適立庶之罪逐東門氏則襄仲固不宜有後於魯華督弑君四國受賂而立華氏叔牙謀廢立季友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叔牙飲之立叔孫氏明有罪者不得有後其有後則皆有故故傳特載其事今東門氏既逐果復立之不宜不見於左氏之傳且使果有立後之事又安知嬰齊非襄仲之孫據穀梁歸父奔齊傳云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損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注曰人之子謂歸父子也言成公歸父其守宣公殯然則歸父還自晉至禳而奔其時自有子在魯未隨

之出後在齊復生子及孫遂別為子家氏而此仲嬰齊者卽在魯與成公共守殯之子未可知也總之立宗命氏相為表裏本有常法其生而賜族與夫與弟禰兄父字為氏皆禮所未有亦當時本無之事自宗法廢而氏族消後儒復橫生曲解於是經義既晦譜牒徒存學士通人鮮有知其所自出者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

六

三禮通釋卷一百

番禺黎永椿校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宗法 大宗 小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有小宗無

宗法之立以聯族屬重本始明適庶辨尊卑自漢迄今諸儒之論釋詳矣然皆未明於所以為大小之義故其說愈多而其旨愈晦以致廟制喪服俱淆惑而不可解案大傳喪服小記皆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夫祖者對孫之稱雖自祖以上皆稱祖自孫以下皆稱孫而其初以三世則是宗之統起於祖宗之名成於孫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既起於祖而成於孫則所謂繼別是別子之孫非別子之子經何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一

不云繼祖為宗乃云繼別者以別子之為祖自三世始以至五世而又至百世若云繼祖是直限以三世矣惟不限以三世則以繼祖始者旋而繼高祖且旋而繼太祖所繼之世數殊而統謂之宗則亦統謂之繼別而已然宗雖成於別子之孫而別子之子其視別子猶禰也諸子不得祭其禰惟適子得祭其禰則繼別之第一世方為繼禰統諸弟以祭其禰是為小宗而自第一世以下凡為適子得祭其禰者皆以為繼禰亦即皆為小宗即禮之所謂為父後者也其謂之小者以宗之統起於祖成於孫此所統者祇同父之昆弟所統者小故曰繼禰者為小宗既惟繼禰為小宗則自繼禰而外繼祖

者卽是大宗不得復謂之小宗矣諸儒以百世不遷者爲大宗以五世而遷者爲小宗夫五世之宗統高祖以下至於元孫之親不爲小矣况經之明文只云繼禰者爲小宗固未嘗云繼高祖者爲小宗亦只云繼別爲宗未嘗云繼別子百世不遷者爲大宗也近代程瑤田宗法小記已不分曉况不及瑤田者乎謹案立宗之義本以合族故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而儀禮喪服傳亦云大宗收族者也蓋族者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何以明之一人之身無所謂族然同父之子有昆弟是卽父之一族矣由是而父之父爲祖子之子爲孫則有三族故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二

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三族者父子孫也別者別子也門子者別子之適子適孫也夫興禮之官以宗名而所掌者三族之別以宗法成於此也更進而自祖以上至於高祖自孫以下至於元孫是爲九族小記所謂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者也親親之道盡於九族故爾雅釋親於母妻曰黨於內親曰族而高祖之子於己之曾祖爲昆弟者謂之族曾祖王父高祖之孫於己之祖爲從昆弟者謂之族祖王父高祖之曾孫於己之父爲再從昆弟者謂之族父高祖之元孫於己爲三從昆弟者謂之族昆弟是內親雖統稱爲族而族曾王父以及族昆弟之名惟施於高

祖以下至元孫之親蓋至是而族大備外此則不謂之族而謂之同姓矣夫自高祖以下至於元孫服窮於四族通乎九而宗遷乎五其致一也然族於是而大備宗亦於是而大成乃尙謂之小宗其亦昧於收族之義矣侯官林氏喬蔭陳數求義辨宗法云宗法成於三世終於五世則當其三世繼祖卽已爲宗故儀禮喪服傳特於世父母叔父母條下發之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明宗法之所由立因乎昆弟之子各私其父則立宗以統之昆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三

弟之子一世昆弟之身一世昆弟之父一世是宗之以三世成而宗子之爲繼祖者審矣然繼祖卽已爲宗而大傳之文何以不言繼祖乃曰宗其繼高祖者蓋宗法之立以親親也親親之道縱之必極於五世橫之必極於九族故繼禰者一世之適統一族者也繼祖者二世之適統三族者也繼高祖者四世之適統九族者也以二世之適視一世之適則二世之適爲尊以四世之適視二世之適則四世之適爲尤尊以三族視一族則三族爲大以九族視三族則九族爲尤大而九族之外所謂親同姓者又有百世不遷之宗統之是大之中又有大尊之中又更尊也然經皆不云大宗但曰有百世

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而所言大宗則皆指繼祖者以其對繼禰之爲小宗也是以立宗之法其於大傳小記皆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而宗伯之職亦但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也案林說精矣考繼禰者爲小宗經有明文則小宗只一繼禰者而已乃先儒皆云小宗有四有繼禰者有繼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高祖者於是乎有一人而兼四宗有一身而事四宗者然則小宗之所繼非一經何以只言繼禰則爲之說曰四宗之初皆從繼禰爲始故據其初以繼禰者言之然百世不遷之宗先儒之所謂大宗者亦何嘗不自繼禰始乎且儀禮喪服女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齊衰期傳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四

曰何以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夫昆弟之爲父後者正所謂繼禰之適爲小宗者也若以爲小宗有四則歸宗者何必定於昆弟之爲父後且婦人之歸宗者不必定其爲庶子之女子子也苟別子之女子子而歸宗者將歸大宗乎抑舍其本親之大宗而歸他族之小宗乎是則小宗云者無論其爲別子之後庶子之後凡繼禰者皆是故歸宗者皆歸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也曰小宗者別其非繼祖之大宗也注以爲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既迂曲而難通而敖氏善則曰雖繼別猶謂之小所以別於大家之宗是亦知其不可通於繼別者而不得不遷就以成其

說矣此其見解與諸儒同科蓋凡經之言小宗皆指繼禰言大宗皆指繼祖何以明之案儀禮喪服爲人後傳云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就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蓋大宗者適子之適子所謂繼祖者也小宗者庶子之適子所謂繼禰者也適子之適子無子而庶子之適子有二子則以次子嗣適子之適子以繼其繼祖之緒而不絕是爲後大宗而此父子者視其本生之父固所謂繼禰之小宗也今降而服期是降其小宗也且此適子之適子其沒也父在則爲之服斬衰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五

三年祖在則爲之服齊衰期凡以傳重故也則爲之後者乃所以持重故不可以絕然爲後惟支子適子不爲後者以其父爲繼禰之小宗而其身則亦爲繼祖之大宗若無子則亦當有爲後之人使出爲人後是一大宗有後一大宗無後故不可也先儒皆以百世不遷者爲大宗五世而遷者爲小宗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是使繼高祖之宗正適相承至於四世一旦無子任其斬絕則先王制禮所以重正適者爲何而父爲長子斬祖爲適孫期者皆無謂而爲之重服矣何以明之蓋繼祖之宗不可絕則自祖以上由五世以至百世之宗皆不可絕可知所可絕者惟繼禰之小宗而已然亦必其禰

爲庶子則繼禰者雖適子可以無後若其禰爲適子則其禰已繼禰矣此人之身卽爲繼祖非止繼禰蓋兩適相承卽爲大宗也惟其禰爲庶子則繼禰者雖以一世之適爲小宗而其沒也父不爲之服三年以其不繼祖不繼祖則無重之可傳故無子而不爲之立後但耐食於祖而祭於宗子之家使不餒而爲厲然所以必耐於祖者則以此無後之人與祖之昭穆同而宗子卽繼祖爲大宗者其家固有祖廟也如諸儒之說是繼高祖之宗無不可絕不絕者惟百世不遷之宗則傳世既久將無後之鬼耐食於宗子之家者殆不可勝算而其身爲繼祖者其生也統九族之人宗之死則聽其無後九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六

族之人漠不相關使其亡魂反依於疏遠同姓之宗以求食不大可哀也乎夫禮緣情制者也經文本明乃後之論者必欲屈經以從先儒之注使先王之世多無後之鬼抑獨何歟殊不思經之言大宗皆與小宗相對小宗是繼禰則大宗爲繼祖其只言宗或稱宗子而不分別其大小者則亦直指繼祖之大宗言之蓋繼祖云者自夫昆弟之子視之之詞也程瑤田宗法均未見及此是以儀禮喪服傳於昆弟之子爲世叔父母與世叔父母爲昆弟之子期條下特發所以立宗之義以宗者由繼祖而名祖之身初止一人耳一人而生二子則分而爲昆弟然昆弟實出於一人故曰昆弟一體也又曰昆弟之義無

分其所以有分者由於昆弟之子各私其父故有東西南北之宮以居然居雖異而財則同是雖分猶不分也夫既同財則必有一人爲之主於昆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者以適長一人祖之所謂適孫統其同輩而爲之主同輩之人因其是繼祖之適而尊之爲大宗大宗者主其財而收其族者也主其財故其族之中不敢以有餘自私而必歸之於宗收其族故亦不得坐視其族之中有不足而必資之是宗法之立因昆弟之子勢必有分而使之合亦因昆弟之子情各有私而通以公也夫昆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其服本大功也今既尊之爲宗子則不可以大功之服服之蓋大功服降者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七

也故特爲之齊衰三月至親以期斷至尊以齊衰爲隆宗子親固不若昆弟而尊以繼祖則殺其月數而重其服制與所以服會祖者同是以喪服特於齊衰期之下大功九月之前列此爲尊者之服也惟其以繼祖之尊於大功之親有同財之義是以內則言奉宗之禮云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以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復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蓋緣昆弟本是一體無分之義今既因昆弟之子不得不分而於分之中仍寓其合則衣服裘衾車馬之必獻其上卽同財之意而先言宗子之家又

言舍於外又言宗子之門亦正其以明其爲異居者如先儒說必百世不遷者始爲大宗始稱宗子則是九族之外所謂同姓者耳世數既遙情分亦闊欲使其歸有餘資不足獻器物之上者無怪乎後世之莫能行也考喪服繼父同居傳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此說最確益大功之親從父昆弟也子有從父昆弟則必有其適長之一人爲繼祖之大宗族人歸其有餘資其不足雖夫死妻穉子幼可以不嫁卽嫁亦子可不從所適者有從夫昆弟則亦有其適長之一人爲宗子安所得私貨財者惜乎鄭氏明此而不能因此以知繼祖者之卽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八

是大宗而汪琬反執宗法以駁喪服傳嗟嘆辨說是直耳食不求甚解妄肆詆誹而已汪氏疏於經術故所論甚謬也謹案宗法起於別子別子者春官小宗伯所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者也蓋國君體尊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因於其族之中擇其最親者莫如先君之次適嗣君之母弟使爲別子以統先君之諸子謂之別子者以其別於疏屬亦別於支庶也夫公子不得禰先君禮也而此別子既使之統先君之諸子則不得不以先君臨之是不得禰先君者公子所同而得禰先君者別子所獨此又所以爲別之義也夫別子既獨禰其先君是先君者別子之禰然不敢質言之曰禰惟曰別子之

所自出云爾以避君也而別子既得祀其所自出則繼別者亦卽繼別子之所自出矣試以周事明之武王爲天子以其母弟周公爲別子使之立文王之廟以統文王之子孫故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公哭於周廟傳曰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凡蔣邢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夫周廟非周公之廟而所統者同姓大於周公之廟則其爲文王之廟審矣然不曰文王廟而曰周廟者以言文王廟則疑於王禮曰周廟則但以爲周王所命立之廟猶不禰先君而但云所自出之意也據魯而言曰周廟以別於周公之廟據禮而言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九

則曰宗廟以別於祖廟祖廟卽別子爲祖之廟宗廟卽別子所自出之廟祖廟所統者同宗卽繼別爲宗之義所自出曰宗廟則宗其繼別子所自出者之義也周公既爲別子又得祀其所自出周公之後斯爲繼別子所自出之宗故春秋以魯爲宗國左傳公山不狃曰以小惡而覆宗國子貢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皆是專指魯國而言至戰國時滕尙以此見稱也鄭之始封爲厲王之子宣王母弟與周公同故左傳有鄭祖厲王之語又於鄭亦見周廟之文鄭之周廟爲厲王廟亦別子所自出之廟也但別子得祀其所自出者一君之世只有一人以其統先君之諸子若

先君之諸子皆有爵命爲封君則皆爲別子而各自爲祖於後世然不得祀其先君以先君之族已有所統也是以魯爲宗國有周廟而曹衛滕蔡等凡文王之昭各爲太祖於其國而不祀所自出之文王則亦無所自出之周廟既無周廟卽以其祖廟爲宗廟以繼祖者自祖以下亦皆宗之也是以大傳言百世之中旣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分析言之明同是別子同是百世不遷之宗而但爲祖於其後世者則繼別但繼別子其得祀先君以統先君之族者則繼別乃繼別子所自出者也諸侯如此大夫亦然魯之孟孫叔孫季孫同出桓公所謂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十

三桓也季友爲莊公母弟得祀桓公爲所自出以統桓族故左傳季氏獨稱宗卿而孟孫叔孫雖亦爲大夫之大祖而不得祀所自出何則公子不得祀先公也其得祀所自出者亦以君命立先公之廟謂之公廟猶魯鄭周廟之例而郊特牲乃云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者蓋是時三家並祀桓公各禰其禰各祖其祖羣然並立則本公廟而不以君命自設於私家亂宗法矣故爲非禮先儒不知此義概以爲諸侯不得祀天子大夫不得祀諸侯不唯於左傳所云鄭祖厲王及周廟之說不可解且喪服小記有云諸侯不得耐於天子大夫士不得耐於諸侯使侯國本無天子之廟大夫家

本無諸侯之廟則人雖僭悖決無有舍其國其家所自有之廟公然奉其主以入於天子諸侯之廟者記之所言不已贅乎惟別子之爲諸侯大夫者得祀其所自出而有所自出者之廟則侯國而有周廟大夫家而有公廟疑似之間不容不辨以爲後世得而祀之不得而耐之也審乎此而周道之所以親親尊尊賢賢貴貴者卽一立宗之法無弗備矣非聖人烏能及此再考立宗之義由禘而推喪服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十一

也此明繼祖之宗不可絕而由祖推之以至於始祖之所自出大傳小記兩言宗法亦皆先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啓其端而大傳則又明言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是宗法由禘而推而所自出者立宗之要義也蓋人之生莫不有所本禰者身之所自出祖者禰之所自出人豈有味其所自出者哉特限於分而不敢祖者矣有不敢禰者矣然天下必無無祖無禰之人也無無祖無禰之人顧限之使不得祭其祖與禰其情不可感乎於是王者因己之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念夫人莫不有所自出也乃立爲宗法以通之其不得祭者皆有所宗以祭而於宗之中別以尊卑尊者得繼其祖之所

自出而統乎上卑者得繼其祖而統乎下卑者依乎尊者以祭則不唯人人得祭其祖且人人得祭其祖之所自出矣而要皆自禘而推自祖而及故曰大宗者尊之統也此先王制禮通德類情之至也自鄭康成誤混禘郊爲一以所自出爲感生帝故於別子所自出之文不知所解孔穎達則曰自由也別子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夫既別子由此君而出則所自出卽國君也呂氏大臨亦云別子所自出謂別子所出之先君如魯季友乃桓公之別子所自出卽桓公惜乎俱不能詳核而引伸之以明證夫繼別子所自出者之所以然而但爲此偶中之說而陳氏祥道乃謂繼別者別子繼別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士

子之所自出者卽別子則於詞理殊不可通朱子遂斷以之所自出四字爲衍文而直刪之果爾則經云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立宗之義已明何必復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將之所自出四字既衍而其上文二語亦贅設矣惟別子之後有只繼別子者有並繼別子所自出者同是百世不遷之宗而所繼者不同故經文特別白言之也然孔呂二說既知所自出卽國君而不能詳言其所以者祇因經有公子不敢禘先君諸侯不敢祖天子之語以此而致生疑端且祭及其所自出又類於僭王者之禘不知魯與鄭皆有周廟魯與晉皆有禘祭明著於左氏之傳且所自出之廟以君命

立之則亦以君命祭之孔子匹夫而用天子之禮樂其子孫不以爲辭舉世不以爲僭君命故也何疑於別子之所自出哉况大傳言宗法自別子爲祖至敬宗尊祖之義也立宗之正旨已明下文又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一段何哉蓋宗法原爲公子不敢禘先君公孫不敢祖諸侯而起故於先君子今君昆弟中以今君之母弟一人爲別子統先君之羣子而爲祖於其後然上文止言別子爲祖未言羣公子之所以宗之者且羣公子所處又各不同故備陳之以盡立宗之義焉夫先君之子今君昆弟無分適庶固皆謂之公子也先君既没今君嗣位如有母弟固立爲別子以統羣公子是羣公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士

子不得禘先君而此獨得禘之故稱別子自羣公子視別子爲繼禘之小宗然此止統其昆弟而不統先君之昆弟以先君之昆弟自有先君之母弟爲別子統之也先君之母弟爲別子者其身亦止是繼禘而自今君之昆弟輩視之則繼祖爲大宗矣故就羣公子之身言之其或今君有母弟而先君無母弟是爲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其或先君有母弟而今君無母弟是爲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又或先君與今君兩世皆無母弟是爲大小宗皆無而已身不爲別子則亦無人宗之乃所謂無宗亦莫之宗者夫或無大宗或無小宗者而既有其一則卽其所有者爲宗公子之族猶不至散而無統惟兩

世皆無母弟則兩世之族俱無所統曾是族而可以無統乎然而公子雖無宗而固自有公子之宗道也公子之公即今君也今君以此羣公子繼禰繼祖之無人則上而求諸繼高祖者而推諸九族之內其有身為大夫士之適者即使此羣公子之庶者宗之既以庶宗適則亦有所統而不散是無宗仍同有宗故曰公子之宗道也夫上求諸繼高祖而旁及於九族之人此其人不唯非公子亦並非公孫固不得以公子公孫名直據其爵稱之為士大夫而公子之身近之無繼禰繼祖可宗之公子公孫而遠宗於九族中之適大夫適士則亦不得以公子之親貴自異而從於士大夫之宗法故亦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古

據其身之為士大夫者稱之明其雖公族而實與士大夫之族同所以經文不曰為其公子之庶者宗其公子之適者也然則所舉公子有三等之異正以申前文所未盡而公有宗道一節又專為無宗者釋之以見宗法之通其變而仍不失其常乃鄭氏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自後諸儒並同其說莫有異者然據所謂公子不得宗君命適昆弟為之宗是即前文別子之義且經文明言繼禰者為小宗繼禰即適子為父後者兩世之適方為大宗此只一世之適何得遽為

大宗且舊說俱謂大宗必百世不遷即繼高祖尙是小宗此又以一世之適遽稱大宗不自相矛盾乎即曰如之而已謂所以事之之禮若大宗小宗然經文固明言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未嘗曰有無其如大小宗者也况據其說無宗亦莫之宗者是竟無所繫屬矣又何以云公子有宗道乎公子之公為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三句究作何解如其說是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然公子既有三等何獨解此一等乎至公子之公指君而言注疏為是而秦蕙田五禮通考乃云謂君之庶弟受命為宗者夫受命為宗者只稱別子安得遽稱為公五禮通考所引諸家之說均不可解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古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南海桂 壇校字

臣林昌彝學

族飲之禮飲醴通

小雅楚茨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毛傳曰宴而盡其私恩也

湛露云厭厭夜飲毛傳曰夜飲燕私也監本誤為私燕非是據段氏說正仇氏校

勸記云小字本相臺本同按正義云言燕私也引楚茨尚書大傳燕私以說之是此誤倒常棣正義引此故亦誤宗

子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媒宗

也特牲饋食禮徹庶羞設於西序下鄭注引尚書傳曰宗室

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

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見尚書大傳酒誥此徹庶羞置西序下為將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以燕飲與段氏王裁說文注云燕私之飲謂之醴則燕醴之

禮與飲禮別矣蓋飲之禮大於醴醴為燕私之飲禮視飲為

小常棣儻爾邊豆飲酒之飲爾雅釋言曰飲私也毛傳曰飲

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飲段氏謂不字衍作脫屨升堂謂之飲又云王與親戚

燕則尚毛此飲當作醴醴都賦云情情醴燕張載注引韓詩

曰賓爾邊豆飲酒之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醴東都賦登

降飲宴之禮既畢李善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不跣

而上坐者謂之宴段氏云今本跣上衍不字非是徐堅初學記引韓詩說曰

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此飲字初學記作禮今據段氏改作飲跣

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醴齊顏色均

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客字依釋文補謂之酒君子可以宴可以

醴不可以沈不可以酒是常棣之飲毛傳作飲而韓詩作醴

矣說文西部醴宴公飲也大小徐本作私宴飲也據段氏說文注改是許氏亦據

韓詩為說正謂跌而升堂能飲則飲不能飲則已也毛傳釋

飲為不脫屨升堂韓詩則分別飲醴之名段氏說文注云詩於醴曰宴私飲也

用韓詩說也而非與毛說異也何以言之蓋常棣醴為正字

飲為音近假借字以韻言之區聲與豆具確同部而芙蓉不

同部毛韓各有所受往往往毛多古字韓為今字此一條韓為

正字毛為假借字如斯干如鳥斯革訓翼韓作翔訓翅亦

爾雅時常棣詩已作飲矣故爾雅云飲私也而毛仍之國語

周語中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殺烝原公相禮曰禘

郊之事則有全烝章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皆血腥也王公立飲則有房

烝章注禮之立成者為飲房大俎也詩云邊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親戚宴饗則有殺烝

折之俎謂之折俎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飲也將以講事成章

建大德昭大物也章注講軍旅議大事也章章大德大功大物戎器也故立成禮

烝而已章注立成不坐也飲以顯物宴以食好章注顯物歲

飲不倦章注歲行飲禮時宴不淫章注一時之間必有周語

下彪侯曰夫禮之立成者為飲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章注

其詩樂少章曲威儀少比類也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段氏云飲之

禮大於宴醴故飲主於敬宴醴主於和飲必立成宴醴必坐

飲在晝宴醴在夜飲必屨而升堂宴醴必跣飲以建大德昭

大物公之至者不得云私宴醴主飲酒以親親故曰宴私且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二

周語分別其禮曰王公立飫則有房丞親戚饗宴則有殺丞是則王公立飫同異姓皆在焉不專親戚宴醜則惟同姓而已故常棣湛露楚茨之燕私皆同姓也然則常棣當作醜不當作飫了然可見矣故許於醜曰宴私飲也用韓詩說也而非與毛說異也毛公知詩飫非國語飫也故足之曰脫履升堂謂之飫即韓之脫履升堂謂之宴也宴醜是一事言宴而醜在其中言脫履升堂而能者飲不能者已在其中矣以詩爾雅之飫別國語之飫以脫履升堂說爾雅之私毛義也下文又曰九族會日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是為燕醜而非國語之飫可知矣今毛傳作不脫履升堂謂之飫者由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

三

不善讀毛者據取國語及韓詩說妄增不字自漢已然鄭氏不能辨乃強為之說曰聽朝為公於堂為私非古燕私之義也又云圖非常議大疑為私非國語說也且兄弟既具箋云九族從上至高祖下至子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妻子好合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鄭明知詩言燕私不得參之以立成之飫總由此詩字作飫而義實醜讀者不據韓詩不攷燕飫之別莫得其解許氏倉部飫下云燕食也亦依附毛義而失之爾弓傳曰餽飽也餽即飫此飫之本義也謹案飫私與立飫當是二義周語謂王公立飫則有房丞親戚饗宴則有殺丞殺氏知飫私非立

飫而以毛傳不脫履升堂以不為衍字於說鑿矣若飫與醜字異而義同並為飲酒燕私故或從食從酉或為立飫或為坐宴毛詩爾雅作飫韓詩說文作醜實無分別毛傳云飫私也鄭箋云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當本國語非不能辨也常棣之於兄弟伐木之於朋友故舊皆燕也然常棣兼飫禮伐木兼食禮或曰文王時當殷世不得以周家禮文律之理或然也玉篇作醜亦作醜

族燕之禮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禮記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曰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

四

公族無官刑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而君臣之道著矣大傳曰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常棣燕兄弟也詩曰賓爾邊豆飲酒之飫慎陳飫私也不脫履升堂謂之飲箋云飫禮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王與族人燕之屬亦從后于房中湛露天子燕諸侯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其讓之則止正義書傳曰既待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燕燕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閭楚茨詩曰諸宰君人為燭于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

賓客辨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忍具慶既醉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

使君壽且考 陳氏禮書云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祭而燕焉有

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

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

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

即于路寢王皮弁以日視朝詩刺不能宴 宰夫為主異姓為

賓王與族人燕于堂后帥內宗之屬燕于房其物殺烝取以

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疎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

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 五

儀脫屣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驩其

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

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

設於西序下鄭氏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

已侍於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與族人飲也此徹庶

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

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

於房由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侯而已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臣林昌彝學

旅酬之禮上此釋未旅酬之前及既旅酬之後禮次

少牢饋食禮主人獻畢祝酌授尸尸醋主人又主婦獻尸畢

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答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

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此正祭時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也

有司徹主人獻尸侑畢尸降盥升坐取爵酌注酌者將酢主

人又主婦獻尸侑致爵主人畢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注將

酢主婦又賓三獻畢在爵致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不

禮同此賓尸時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也此酢禮之盛者也鄉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一

飲酒禮主人獻介畢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

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自酢也獻 主人獻大

夫畢大夫 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

西階上此即鄉飲酒介 燕禮主人獻公畢洗升酌膳酒以降

酢于阼階下亦是 大射作酌散餘儀同燕禮酌膳此酌散者

主于射不主飲酒故也此介遵及公酢主人也特牲禮主人

獻賓畢受爵酌酢注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

其意有司徹獻長賓眾賓畢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注

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此祭畢飲酒賓酢主人也

皆酢禮之殺者也下此則不敢酢矣又特牲禮主婦致爵于

主人畢受爵酌醋又主人致爵于主婦畢主人更爵酌醋又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畢更爵酢于主人又主人酌養畢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少牢禮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醋于戶內以及不償尸之致醋則行於賓三獻與養時亦禮之殺者此賓謂之酢也凌氏廷堪云酬禮行於賓酢主人後用饌不用爵唯賓主人乃行之鄉飲酒禮賓酢主人後主人實饌酬賓注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為周賈公彥云酬酒先飲乃酬賓鄉射禮賓酢主人後主人實饌酬之比主人酬賓之正禮也燕禮大射主人自酢于公後升媵觶于賓此媵觶亦酬也宰夫為主人降於正主故不曰酬而曰媵觶又二人媵爵皆饌

也散文 則通 于公公坐取大夫所媵饌與以酬賓媵觶是主人酬賓此是公酬賓宰夫代公為主人故公亦酬賓也此饌賓即用以旅酬又主人獻卿後再請二人媵爵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大射此酬是卿舉旅之酒若為大夫士舉旅則曰賜不曰酬大射為卿舉此皆酬禮之殺者也特牲饋食禮獻眾賓後主人洗饌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此饌即後賓旅酬之饌有司徹主人自酢于長賓後宰夫洗饌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此饌即後無算爵之饌此祭畢飲酒之酬亦禮之殺焉者也又有司徹賓三獻尸後主人實爵尸張爾岐曰特牲及下不償尸皆無酬尸之事此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二

特有之奠而不舉則正祭後以賓客事尸之禮故獻酢之後主人酬之如賓也又案獻酒逮及賤者如工笙獲者釋獲者祝佐食之類酢主人唯賓介及尊者有之酬酒雖介尊亦無之尊賓之意也祭禮尸酢主人而下及主婦長賓若酬尸亦唯主人而已蓋酬禮唯賓主人得行之償尸則酬尸如賓獻助祭之賓則又酬之上大夫償尸之禮威儀多也凡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 凌氏曰鄉飲酒禮合樂後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注為賓欲去留之此正獻禮成賓欲去主人命司正留之將以旅酬也又云賓北面坐取俎西之饌阼階上北面酬主人注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矣孔

穎達疏云不及獻酒則旅酬亦不與旅酬所以酬正獻也又云鄭氏連引無算爵與旅酬而言終於沃洗其實此時未及沃洗也按俎西之饌即前一人所鄉射禮射畢賓北面坐取俎西之饌與無與字阼階上北面酬主人此鄉飲鄉射之旅酬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公酢酬禮成公取大夫所媵饌酬賓後賓以旅酬大射作旅大夫于西階上則為賓舉旅行酬禮之初成也又主人獻卿或獻畢二大夫再媵饌公又行一爵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則為卿舉旅行酬禮之再成也又主人獻大夫畢升歌後大射在射畢後公又舉奠饌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則為大夫行舉旅行酬禮之三成也又徹俎安賓後主人始獻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三

士獻畢賓餽于公前三次舉旅行酬皆二大夫餽公坐

取賓所餽大射與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則爲士

及兄弟弟子舉餽後爵皆無算注賓取餽酬兄弟之黨長兄

弟取餽酬賓之黨唯己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令

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有司徹旅酬畢兄弟後生舉餽

至賓一人舉爵于尸後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

無算又不賓尸之禮次賓加爵後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

注此亦與償同者在此篇此祭畢飲酒之無算爵也皆行於

旅酬之後者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

然後與謂贊者不及獻酒故不與旅酬至無算爵時乃得與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四

也禮記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

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鄭注終遂猶克備

也孔氏正義云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算爵之初也以前皆

立而行禮又云脩爵無數者謂無算爵也熊氏云謂爵行無

數矣然則飲酒之禮至無算爵乃備可知矣又案士冠禮乃

醴賓以壹獻之禮注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卽燕無亞獻者

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

其類也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考一獻之禮主人獻賓賓酢

主人主人將酬賓先自飲訖乃酬賓莫而不舉鄉飲鄉射皆

然非獨特牲少牢獻賓也特牲酬賓之解卽用爲旅酬發端

有司徹酬賓之解卽用爲無算爵

發端與鄉飲鄉射不同注云卽燕者謂一獻之後卽行旅酬也疏謂鄉

飲酒未有燕非也士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舉旅

行酬禮之終也此燕禮大射之旅酬也燕禮大射旅酬凡四

次與鄉飲鄉射不同皆行于正獻之後者也特牲饋食禮賓

與兄弟辯獻後賓坐取餽此卽主人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

疏云此論旅酬之事有司徹三獻禮成二人舉餽于尸後

尸遂執餽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注三獻而禮小成使

二舉爵序殷勤于尸侑疏云此論旅酬之事此祭畢飲酒之

旅酬亦行於正獻之後者也疏又謂旅酬後仍有舉奠加爵

等終備乃是禮之大成故云小成也考有司徹無嗣舉奠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五

文特牲有之亦在加爵之後旅酬之前疏說蓋誤又案禮記

燕義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

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卽據禮

經之儀節而言也考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亦獻公燕義云

爲君卽爲賓故上文亦云君舉旅於賓也凡正獻既畢之凌

氏廷堪云鄉飲酒禮旅酬畢使二人舉餽徹俎說屨揖讓如

初升坐乃羞無算爵注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

也儀節詳見下何鄉射禮旅酬畢使二人舉餽徹俎主人以賓揖讓

說及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屨升坐乃羞無算爵燕禮主人獻

庶子後無算爵注算數也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

疏云此對四舉旅以前皆有次有數此則無次無數也大射儀同此燕飲正禮之無算爵也特牲饋食禮旅酬畢賓弟子酬注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疏云案燕禮獻酬訖別有人舉旅行酬張氏爾岐曰其燕更使人舉爵行酬之事非此經所有賈氏蓋誤以燕禮之舉旅行酬為燕不知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亦燕也此經是饗禮或饗後亦燕歟又士冠禮注云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尸當作賓獻尸皆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非一獻有司徹饋尸之禮如鄉飲酒特牲則無之也惟祭畢獻賓乃一獻耳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一獻禮成獻鄉獻大夫皆不酢禮漸殺也鄉飲鄉射大夫與士行禮燕禮大射君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六

有乾肉折俎亦不云何牲唯既夕禮注士腊用兔耳又案左傳昭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禮器一獻質三獻文又曰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有司徹三獻鄉飲酒一獻此士與大夫之別也士昏記若不親迎壻見主人主婦畢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注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張氏爾岐曰醴疑當作禮若用醴則無酢酬竊謂經云奠酬當與奠饗婦同也凡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凌氏廷堪云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薦脯醢主人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七

與臣行禮膳宰為主人故皆用士禮一獻也又注云鄉大夫三獻者其禮今已不傳特牲士禮于尸乃三獻者祭則攝盛故也詩小雅瓠葉酌言獻之箋云飲酒之禮既奏酒于賓乃薦羞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又酌言酢之箋云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又酌言醕之傳醕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據箋意庶人之禮亦一獻也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行士禮故牲用狗此詩云有免斯首然則庶人之禮其牲用兔歟注蓋疑官禮體賓用醴故下文引內則士冠禮歸賓俎注一獻之證之然有獻酢酬則當用酒也士冠禮歸賓俎注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薦脯醢也俎牲體也又醢用酒三醢

三人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眾賓辯有脯醢注亦每薦於其位主人獻工薦脯醢主人獻筮辯有脯醢注薦之皆於其位鄉飲酒主人獻介薦脯醢賓若有道者諸公如鄉射司馬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皆薦脯醢燕禮主人獻賓膳宰大射薦脯醢主人獻公士大射作薦脯醢主人獻卿薦脯醢主人獻大夫胥薦脯醢主人獻工薦脯醢獻筮辯有脯醢大射主人獻士士長升拜受釀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罍一人大射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解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疏云此不言其數及不言司士與執罍文不辯獻士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獻庶子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如獻庶大射司馬正獻服不宰夫有司子之禮唯在階上為異

薦司射獻釋獲者薦脯醢牲饋食主人獻賓薦脯醢有司
微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豆籩主人獻侑生婦薦豆籩婦
獻尸侑不薦者前主人獻尸已薦也但主人獻長賓宰夫薦
設銅加糗與股脩司士羞豕胾而已
脯醢是凡獻酒皆有薦也鄉飲酒主人獻賓獻介俱設折俎
鄉射獻燕禮主人獻賓膳宰大射作設折俎主人獻公膳宰
賓同大射作設折俎大射主人獻卿庶子設折俎燕禮卿特牲主
庶子大射作設折俎有司微主人獻尸賓長設羊俎主人獻侑司
人獻賓設折俎有司微主人獻尸賓長設羊俎主人獻侑司
馬設羊俎尸侑丞俎至主主人獻長賓司士設俎是禮盛者
則設俎也鄉射獻獲者及釋獲者大射獻服不及釋獲者皆
設折俎服不知俎亦禮主於射故亦盛其禮也鄉飲酒賓酢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八

主人薦脯醢設折俎有司微主人受尸酢主婦薦豆籩長賓
設羊俎主婦受尸酢婦贊者薦豆籩司馬設羊俎酢所以答
獻故亦盛其禮與獻同也鄉飲酒介酢主人無薦俎者前賓
酢時已具也燕禮大射賓酢主人無薦俎者宰夫為主人辟
君也特牲有司微人自酢于賓無薦俎者殺于尸也特牲主
人獻眾賓薦俎設于其位獻長兄弟如賓儀眾兄弟如眾有
司微主人獻眾賓其薦脯醢與胾設于其位主人獻兄弟其
薦胾設于其位主人獻內賓獻私人亦有薦胾祭畢行神惠
不同於飲酒故禮雖殺亦薦俎並有也至于士虞禮主人獻
祝薦菹醢設俎主人獻佐食無薦俎特牲少牢佐食皆有特

牲主人獻祝設菹醢俎主人獻佐食無薦記云佐食俎嚴折
脊脅膚一離肺一少牢主人獻祝薦兩豆佐食設俎主人獻
兩佐食俎設于兩階之間主婦賓長獻祝皆蓋祝事神故盛
其禮薦俎並有佐食事尸故殺其禮有俎而無薦且正祭之
獻亦非飲食之通例也士冠禮醴辭曰嘉薦令芳注嘉善也
善薦謂脯醢醢籩籩實醢豆實凡經所謂薦者皆指脯醢也凡
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

旅酬之禮下此釋下為

鄉飲酒禮主人獻眾賓畢一人洗升舉觶于賓注一人主人
之吏發酒端曰舉鄉射亦然凌氏禮經釋例謂此一人舉觶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九

為旅酬始也至樂賓畢立司正後賓即取此觶以酬主人少
長以齒終于沃盥者謂之旅酬故注云發酒端曰舉也旅酬
畢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注二人亦主人之吏鄉射則使二人
舉觶于賓與大夫鄉飲酒若有大夫則凌氏謂此二人舉觶
為無算爵始也至微俎說屢升坐後賓介即取此二觶以酬
主人與眾賓鄉射禮大夫之觶爵行無算執觶者皆與謂之
無算爵此皆飲酒之正禮也特牲饋食禮之旅酬無算爵則
祭畢之飲酒也西階前之一觶即主人酬賓之觶至嗣舉奠
後兄弟弟子復舉東階前一觶為旅酬發端是雖有二觶實
亦一人舉觶也旅酬畢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

賓弟子酌西階之尊兄弟子酌東階之尊舉觶于其長為無算爵發端是亦二
人舉觶也皆與飲食正禮同亦有二人舉觶為旅酬始者燕
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使二大夫勝爵于公公取一觶為賓舉
旅行酬主人獻卿或獻孤後乃使二大夫勝爵于公公若命
長致則一人獻奠觶于前取酬賓之觶之空處公又行一爵
為卿舉旅行酬主人獻大夫後升歌畢公又行一爵為大夫
夫舉旅行酬笙奏間歌畢立司正大射立司正主人獻士後
賓勝觶於公公舉之為士舉旅行酬此飲食之正禮也有司
徹旅酬是祭畢賓尸之禮上賓三獻後二人舉觶于尸侑尸
舉一觶以酬主人為旅酬發端皆二人舉觶唯賓勝觶于公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十

為一人然燕禮大射為賓為卿為大夫旅酬雖二人勝爵所
行者實一觶有司徹旅酬雖二人舉爵觶所行者亦尸一觶
也亦有一人舉觶為無算爵始者有司徹無算爵賓所舉之
一觶即前主人酬賓之觶至旅酬畢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
長與前主人酬賓之觶交錯為無算爵是雖一人舉觶所行
者實二觶也燕禮大射旅酬皆三次初次為賓旅酬此二大
夫所勝二觶中之上觶也二次為卿旅酬此前二大夫所勝
二觶中之下觶也三次為大夫旅酬此獻卿後二大夫中一
人所勝於旅賓空處之觶也至合樂後大射則為大夫舉為
士旅酬則賓所勝之觶也鄉飲酒鄉射旅酬祇一次用一人

舉觶以發端無算爵則用二人舉觶以發端皆不用主人酬
賓之觶主人酬賓之禮盛故也若特牲旅酬賓酬長兄弟即
用主人酬賓西階前之一觶有司徹無算爵賓及兄弟交錯
其酬亦用主人酬賓西階南之一觶祭畢飲酒之禮殺故也
凌氏云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節主人洗觶爵于西方之尊
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
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
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
薦南揖復位戴氏震曰上經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下
云主人答拜答賓北面之拜也賓坐取觶還東面下不得有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十一

拜字故注但云還東面就其位况賓取觶未奠亦無持觶拜
之理拜字不知何時誤衍宋本已然矣無賓兩拜主人答一
次拜者凡拜皆北面戴說是也考下文旅酬兄弟弟子洗酌
于東方之奠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疏
云如主人酬賓儀者長兄弟北面拜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
坐取觶還西面拜弟子北面答拜長兄弟奠于薦北揖復位
此是賈氏由上節經文推出者還西面拜與上經還東面拜
正同則戴氏所謂拜字誤衍者唐初本已有之但賈氏未能
訂正耳又案特牲旅酬用主人酬賓之觶發端無算爵用賓
弟子兄弟弟子二人所舉之觶發兩端有司徹旅酬用二人

舉觶于尸侑之尸饗發端無算爵用主人酬賓之饗發端是
特牲之旅酬如有司徹之無算爵亦士禮殺于大夫之義也
若夫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旅酬下為上鄉射禮旅酬司正
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
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
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燕禮旅酬更爵洗疏尊者與卑
者之爵不言易者旅酬下為上
故不言易鄭氏此注即中庸旅酬下為上之確解也考旅酬
之禮惟飲酒始有之凡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有
無算爵此一定之節次也惟祭畢之飲酒亦然獻酒用爵燕
禮
大射宰夫為主人則皆主人獻之酢亦用爵禮盛者則酢主
用觶下爵一等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十一

人酬酒用觶唯主人酬賓而已至于旅酬則賓酬主人主人
酬介介酬眾賓皆以尊酬卑故曰旅酬下為上也獻酒賤者
不與至旅酬無算爵則凡執事者無不與終于沃洗者故曰
所以逮賤也蓋獻酢酬所以申敬旅酬無算爵所以為歡也
如鄉飲酒旅酬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此即一人所舉之觶
疏云前主人酬賓莫
于薦東者不舉故
云俎西以別之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
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
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
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此賓酬主人也又云主人西階上
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

揖復席此主人酬介也又云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
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東面受酬者自介右眾受酬者受
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
篚司正降復位此介酬眾賓眾賓又以少長為次序相酬也
鄉射旅酬同唯無介賓酬主人後則主人酬大夫若無大夫
則長受酬亦如之又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
某子與鄉飲酒某子受酬異又云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
于西階上亦較鄉飲酒為詳蓋賓尊于主人主人尊于介鄉
則大介尊于眾賓是以尊酬卑也鄉飲酒義云少長以齒者
如酬眾賓則先酬其最長者最長酬其次長者以次而及最
少雖以少長為先後亦是以尊酬卑也長尊于少今以長者
酬少者故曰以尊酬
卑燕禮公為賓舉旅行酬坐取大夫所勝觶興以酬賓賓降
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
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經又曰公有命
則不易不洗
反升酌膳觶下拜凡旅酬賓主之禮賓酬主人皆賓先卒觶
然後實觶以授主人此公酬賓是君臣禮
故公卒觶不實觶也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此
虛爵授賓使自酌也
公酬賓也又云賓以旅酬于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
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飲卒觶
不拜經又曰若膳觶
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方壺之酒為
散非膳尊也大夫拜受賓拜送
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十二

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此賓酬大夫諸大夫兼三卿而言又以爵之尊卑為次序相酬也

為卿為大夫舉旅行酬皆于西階上如初為士舉旅行酬亦

如初大夫卒受者與以酬士於西階上亦以士之尊卑為次

序也大射旅酬大畧相同大射興以酬賓注公起酬賓于西階降尊以就卑也亦旅酬下為上

之蓋公尊于賓賓尊于卿大夫賓雖大夫為之然命卿大夫

尊于士以公酬賓以賓酬卿以卿酬大夫以大夫酬士亦是

以尊酬卑也此皆飲酒正禮之旅酬也特牲饋食禮主人酬

賓之饗奠于薦北遵豆之左也賓取之奠于薦南遵豆之右也賓

而南為右侯主人獻長兄弟眾兄弟內兄弟畢至長兄弟眾

賓長加爵及嗣奠後兄弟弟子始于阼階前北面舉饗于長

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此饗蓋兄弟弟子先奠于薦南長兄弟

則南為左取之奠于薦北長兄弟位阼階前西面

而北為右此二饗皆旅酬之發端也于是賓取主人酬賓之

饗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饗拜長兄弟答

拜賓立卒饗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饗賓北面答拜

揖復位此賓酬長兄弟也又云長兄弟西階前北面眾賓長

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饗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

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

儀此長兄弟酬眾賓眾賓又酬眾兄弟各以尊卑少長為次

序而相酬也長兄弟又取弟子所舉之饗以酬賓如賓酬兄

弟之儀蓋賓尊于眾賓長兄弟尊于眾兄弟交錯以辯亦是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古

以尊酬卑也有司徹旅酬則賓三獻後使二人舉饗于尸侑

侑奠饗于右不舉尸舉一饗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

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

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此尸酬主人也有

徹是祭畢侑尸之禮畧如飲酒尸如賓侑如介又云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

坐奠爵拜執爵與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

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此主人酬侑也又云乃升長賓

侑酬之如主人之禮此侑酬長賓也又云至于眾賓遂及兄

弟亦如之皆飲于上侑尸旅酬在堂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

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辨此眾賓與兄弟與私人各

以尊卑少長為次序而相酬也蓋尸尊于主人主人尊于侑

侑尊于長賓長賓尊于眾賓兄弟及私人亦是以尊酬卑也

此皆祭畢飲酒之旅酬也比而觀之豈非旅酬以尊酬卑即

以下為上乎鄭氏于鄉射注已詳言其義且引中庸旅酬下

為上以證之而于禮記中庸篇復注云旅酬下為上者謂特

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弟子今本誤作之子各舉饗

于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蓋旅酬唯獻者

得與其餘執事之人必至無算爵然後與鄭氏欲明逮賤之

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非謂

旅酬亦非謂舉饗于其長為下為上也爵至無算則神惠均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古

于在庭凡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爲榮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以有事爲榮非謂舉解爲有事也孔氏正義不知引鄉射注博考禮經疏通證明但因文而妄爲之說至中庸章句因舊注復增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二語而鄭義益晦自是數百年來踵譌襲謬不啻郢書燕說無有能辨正者矣案有司徹下大夫不償尸之禮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疏云此堂下兄弟及賓行無算爵似下大夫無旅酬說非也上經償尸之禮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此專謂無算爵也此經云賓兄弟交錯其酬者謂旅酬也云無算爵者謂無算爵也與上經爵無算承上文而言者不同考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六

鄉射詳言無算爵之禮鄉飲酒則但云無算爵不復及其儀節亦此例是不償尸未嘗無旅酬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臣林昌彝學

天子七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孔穎達正義曰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一

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並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並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侑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塋五

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
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
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
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
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
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
二祧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
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
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
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二

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又
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宮七廟無虛主按毛奇齡廟制折衷
外別立一廟以藏遷主謂之遷廟引曾子問以為證其言曰
曾子問云天子崩國君薨則視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
也及卒哭成事而後主各返其廟至若君去其國則太宰取
羣廟之主以從於祭於祖則視迎四廟之主而升於太廟夫
所謂羣廟者四廟之外正殿主所藏之廟也其廟曰遷廟又
曰祧廟惟國有凶喪然後敘而藏諸太廟今日毀主藏太廟
則是以凶喪之禮為行禮而可乎若曰毀主無廟則敘於羣
廟為何廟返於其廟又何廟也若曰羣廟指四廟則敘於羣
廟何廟也合四廟兩相互相見者欲以一切遷廟主行乎孔
周氏柄中辨之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
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
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祭於祖為無主耳此言巡守當
以遷廟主行不當以七廟之主行蓋七廟五廟非遇崩薨去
國祭祭不可虛主也下引老聃之言以證之曰天子崩國君
薨則視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

返其廟此崩薨虛主之證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
禮也此去國虛主之證祭於祖則視迎四廟之主此祭於
虛主之證通上下文讀之羣廟即四廟即上廟七廟五廟
不可虛主之廟其敘主稱羣廟迎祧併四廟者偶然後文並
無他義毛氏乃以羣廟為遷廟而謂遷廟之主惟國有凶喪
然後敘而藏諸太廟則非又曰喪不得而虛其主也何故巡狩
乃載之以行乎願其則非又曰曾子問王者興師曷為載遷
廟之主以行而孔子謂遷廟之主可虛七廟之主可虛以
七廟之主歲時常祀惟凶喪則虛之他無虛理故近世巡狩
取七廟之主而不取遷廟即為非禮是遷廟在七廟外夫子
已明明言之謹按毛氏前言遷廟之主惟凶喪然後敘之此
言七廟之主惟凶喪則虛之毛氏之言固已自相矛盾矣而
其誤又有甚者夫所謂遷廟主者已遷之廟之主也孔子言
遷廟主而毛氏倒其辭曰遷廟之主可虛嘗偏致禮家言毛氏之
論絕無據依惟晉穆帝時有別築一室以藏遷主之議蓋晉
廟以宣帝為主而征西以下四主乃宣帝祖父若藏於宣帝
之室嫌於屈祖就孫故為此權宜之說並非經典是以前公
也而哀三年桓僖宮災傳謂火踰公宮然後及桓僖二宮公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三

官即羣公之官也桓僖二官即公宮中之二公官也故定八
年從祀先公亦謂就閔僖二官而正其位則桓僖有官閔亦
有官而非遷廟則四親外焉得有公宮且桓僖已十一世
閔僖距定已七世八世焉得在定哀間復有桓廟與閔僖廟
此正所謂遷廟藏遷主者周氏柄中云哀公時有桓僖之廟
明矣且孔子在陳聞火而知為桓僖廟者杜云以其親盡而
廟不毀宜為天所災也若遷廟藏遷主則為合禮孔子何由
而斷其當災乎毛氏之說謬甚毛氏又云文王世子國君出
疆公族無事者守公宮此即遷廟與春秋火踰公宮正同不
然下有守太廟是祖廟守貴宮是世室守下宮是親廟若謂
公宮即親廟不二守乎案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
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下宮守親廟若謂
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守下室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
於公宮與下文為總正室守下室而言毛氏以公宮為遷廟
總下太廟及貴官貴室下宮下室而言毛氏以公宮為遷廟
何其謬也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廬植云皆據周言也
穀梁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平成等

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章平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平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正義又曰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者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四

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禘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金榜禮箋云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自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按金氏此說昭然不易許慎五經異義引匡衡說云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傳中宗明其

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曲阜孔氏廣林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是鄭亦以爲宗不復毀矣而注稽命徵殷五廟至於子孫六則又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似又謂殷中宗者詩烈祖正義云鄭據其正者而言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不數二宗之廟是也章平成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今謹按貢禹建迭毀之議劉歆以爲失禮意而許慎五經異義所引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則與歆等合此蓋貢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之法異義特取其一端鄭不駁者從許說也鄭氏謂夏五廟不曰虞夏五廟此乃據古禮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五

家說至唐時古說久亡正義無可徵引乃據馬昭張融申鄭難王之說諸儒謂爲附會不經而聖人制禮之精心經師議禮之微言絕矣馬昭所引禮緯唐虞五廟之文以疏鄭注是鄭氏之言必不出於緯書若出於緯書何以不曰唐虞但云夏五廟乎且唐虞時言祖不言廟夏殷以來則兼言祖廟矣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菟祖用特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經云禘郊祖宗書言祖即祖廟也諸儒廟制之議則有多少之互殊其見於喪服小記者有四廟矣見於祭法王制者有七廟矣而夏五廟殷六廟則見於鄭氏禮記注其見於史者章平成則說五廟劉歆則說七廟是章劉各舉五廟七廟之數實皆以七廟爲周制後儒疑章劉二說

互殊過矣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按小記雖曰立四廟而實五廟也小記云以其祖配之之祖即祖廟也蓋謂始廟並四親廟爲五廟劉氏微未細攷經文謬謂而立四廟句上有缺文當日諸侯五廟此乃諸侯之禮故用大傳文以補之吳幼清謂而立四廟無所系屬義不可通不知小記上文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即天子也謂之諸侯可乎况鄭注亦以爲五廟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又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無主不止公羊傳文何休注云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今以曲禮措之廟立之主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六

曰帝之文證之是有主者必有廟也其爲五廟實矣鄭注禮記謂夏五廟之說本與小記同後儒疑鄭氏虞夏五廟之說本之緯書鄭說果出於緯書則章平成說亦出於緯書乎非也且漢哀平以前之緯書實近於正似未可盡非竊謂學者信鄭氏禮注猶愈於信王肅偽書萬萬也漢書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顏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近代甘泉江藩云聖人定禮廟制緣於服制四廟者高曾祖父也在四服之內親親善也故謂之四親廟以

別於親盡則祧之廟及無服之始祖廟也按江說極精證之匡衡之言益信廟制緣於服制當匡衡時緯學未行匡衡必據古禮家說愈足證鄭氏之說非出於緯書矣鄭氏注禮云殷六廟王肅難鄭之說則曰殷同周制亦七廟偽古文咸有一德篇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儒不辨尙書偽古文遂謂殷有七廟不知七廟實始於周而夏商以前無七廟也按呂覽卷十三論大覽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高誘注云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覽所引逸尙書今不知爲何篇而作偽者如梅頤之徒竊取其文妄改五爲七以求合於王肅之說殊爲舛謬東吳惠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七

禮記古義曰王肅從劉歆之說以駁鄭今謹按劉歆之謂五廟之說無明文可證故定用七廟之制未嘗以五廟爲非也後儒以劉章二家之說不同非也說詳後文於是造偽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晁虞喜干寶皆在偽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商書曰可以觀怪者怪鬼也按惠氏此說載古文尙書覽觀怪之怪傳寫之誤按惠氏九經古義成於早歲或未定之說古文尙書攷則晚出者也不然說何與此岐邪對文則異鬼爲人鬼之鬼怪爲物怪之怪散文則通鬼可訓怪怪可訓鬼楚詞遠遊篇忽神犇而鬼怪是已鬼謂祧廟也殷六廟契與湯爲不祧之廟四親廟迭毀至五廟乃必祧之廟故曰五廟也五世之廟在四廟之外不在月祭之中謂之鬼

者同於去壇爲鬼之義爾按惠說是也鄭氏謂周七廟與韋
平成說同惟謂周以前五廟之說則不同漢書平成傳詔曰
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朕獲承祖宗
之重惟大禮未備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平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
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師古注云迭五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祭義曰王者
禘其祖自出師古注云祖所從出者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
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
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是平成謂周以前無始祖
廟立四廟而已與鄭注小記異其議周制曰周之所以有七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八

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
廟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
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
已今謹按此即許慎五經異義引匡衡說周成宣王以時毀之說今謹按平成此議與鄭注
王制同平成又曰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
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
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皇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
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注曰悼皇考於平帝祖也按平成此
說謂繼高祖者無文武受命之功不得如周之文武世室但
立五廟而已是平成謂漢制則當如此未嘗謂周制七廟爲

非也後儒不細讀平成之傳謬謂平成亦主五廟之說失之
矣又德清許氏宗彥云攷周五廟二祧以爲周制五廟之外
別有二祧爲遷廟之殺以厚親親之仁宗廟之外別立祖宗
與禘郊同爲重祭以大尊尊之義諸經無文武二廟不毀之
語誤始於韋平成而劉歆因之鄭康成又因之祧者遷廟乃
謂爲不遷之廟名實乖矣按平成劉歆鄭氏謂文武二廟不
毀者宗有德之義也豈可以經無明文而疑之乎惟以文武
廟爲二祧廟則誤矣林氏喬蔭云遠廟爲祧謂世遠也太祖
之世最遠故其廟亦或稱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
愛豐氏之祧皆指太祖之廟且謙不質言祖廟以爲是高祖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九

以上遠祖之廟云爾若天子則其遷主特立二祧藏之不於
祖廟先儒知祧是遷主所藏而以周之文武當二祧則文武
既曰不祧何爲反以祧名况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固在四親
之內也如謂二祧初爲高圉亞圉隨世遞遷至文武既入之
後卽不復遷是共王以前之爲天子者由親廟而入祧廟由
祧廟而入夾室其遷以漸而共王以後之爲天子者則親廟
一盡卽入夾室不復少需若謂文武並不列於二祧而凡主
皆親廟而祧廟由祧廟而夾室則祧廟已名二祧而二夾室
又爲祧之祧將以何名亦以爲祧是二祧之外又有二祧矣
若謂文武自爲二廟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與親廟太

祖而九則諸經皆云天子七廟無九廟也如謂先公之主藏太祖廟之夾室先王之主藏文武之夾室則祖廟爲一祧文武廟爲二祧明有三祧若文武亦合爲一祧則二祧四親但有六廟且先公之主藏於祖廟猶是孫祔於祖若先王藏於文武之夾室則太王王季不反降而祔食於孫乎卽曰太王王季亦從先公之例則周自共王以後所有遷主無一入於祖宗之夾室者而夾室以藏王季以上之遷主又有二祧以藏王季以下之遷主亦猶之三祧四祧於祭法二祧之義究不可解惟明乎文武不遷之祀自在明堂親盡迭毀之主皆在二祧則所謂二祧者非爲文武也乃專爲高祖之祖父而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十

設以合於有天下事七世之義而天子七廟非五非九自瞭如矣按此論頗能補鄭氏所未及而鄭說七廟之制不爲無據矣漢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制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

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三宗者數也

按此卽許慎五經異義所引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之說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攷祭法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菑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

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按此亦異中宗以時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按此與異義引貢

段之說義同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按劉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而謂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此本春秋左氏說周制也其謂天子五廟無見文

又謂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故定用七廟之制而未嘗以五廟爲非也章彥成劉歆

明皆以七廟爲周制烏得謂章劉二說不同乎若以周以前皆七廟實始於王肅作僞而章劉二家亦無是說也其僞撰

皆七廟實始於王肅作僞而章劉二家亦無是說也其僞撰

皆七廟實始於王肅作僞而章劉二家亦無是說也其僞撰

皆七廟實始於王肅作僞而章劉二家亦無是說也其僞撰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十一

家語云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按家語乃孔猛王肅偽撰不然哀帝時劉歆手定七畧豈不見家語廟制篇何不援以為證而謂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邪王肅欲難鄭氏借此以為證據鄭氏終不受誣也肅所注家語本於孔猛今世學者灼然咸知其偽而東晉間之撰偽古文者乃又從而和之吁可怪已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三

語有此篇名而其文則與此互異肅及見真家語篇目故仿為之然則嚴氏所引乃真孔子家語之一篇也千古疑案獲此左驗而真贗聖證論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此後世九廟之制所繇起也而後儒謂肅定七廟之制豈其然乎王氏鳴盛尙書後案後辨云肅以始祖入於定制數內已非又以受命王不遷反為權禮而非定制總之肅意欲於始祖四親外任意增加湊足九數故耳殊不知契稷實有功德實則商周之祖故祖之禹則不強立祖矣祖且不必強立况強欲多宗乎肅逞其臆見遂以殷三宗亦不毀與文武一例其實三宗非受命王不可比武按王氏說是也王制穀梁荀子章句成劉歆皆言周七廟而卒成以廟數始於五

至周始立七廟與虞侍中鄭司農同荀子曰有天下事者事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春秋書震夷伯之廟穀梁曰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土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書世室屋壞公羊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魯公稱宮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記曰魯公之廟文東晉以後確守偽書謂自虞至周皆七廟以鄭氏夏五廟殷六廟本於緯書試問卒成七廟之議則又何說惟諸儒廟制之議或四或五或六或七魏晉六朝以後治經者皆未能決王肅之謬陳氏禮書已惑於王肅詭說辨鄭說之非而秦蕙田五禮通攷又篤信偽書痛斥鄭說實無學識魏書禮志王延業盧觀亦有廟制之議亦未能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三

斥王肅之偽隋書禮儀志許善心褚亮等亦申劉歆鄭氏之說至唐岑本議據偽家語及偽古文尙書說均不足據謹案諸說而折衷之庶先王制禮之源於茲可觀矣謹案周之先九廟至懿王乃立文世室孝王乃立武世室乃議者於武周之世輒言九廟更誤之甚矣

諸侯五廟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孔穎達正義云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

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文公汲古閣本

廟並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作武公似誤

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

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

也今謹按蕭山毛氏廟制折衷之誤漢陽周柄中嘗駁之毛氏云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諸

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四親也曰

祖考廟即太祖也孔穎達曰諸侯初封廟止高祖而已謂得

立五廟無是理也按諸侯祖廟有三等一是王者之後得奉

先祀如陳奉靈祀祀奉夏祀類則直以始祖入祖廟而曰廟

曰親則前世未為諸侯者亦得以葬士祭大夫之典推之此

五廟俱實者一是始封之君如齊之呂尚楚之熊繹類則虛

一祖廟而四廟四親則實其先世而持虛在中以俟始封者

之祀入之此虛一而實四者一是王者子弟所出之王如

武王封微子於宋得祀父帝一為祖廟宣王封弟友於鄭得

祀父厲王為祖廟類其四廟四親則皆天子也諸侯不致祖

天子則不立四親而第虛其廟以待繼世之運入此虛四而

實一者若孔氏謂諸侯初封止高祖廟此大無據語不謂孔

氏亦出此周氏柄中云毛氏分別三等祖廟皆本孔穎達之

說然又有五廟皆虛一等而毛氏未之及王制孔疏云凡王

之子弟封為諸侯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

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致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

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此皆有功德特賜非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古

如正義所云則是時周公尚在並一廟亦不得立有是理乎

有人民而無祖先有社稷而無宗廟非體國經野之制矣如

謂周公薨魯得立一廟殊失七五三一降殺之禮矣廟制天

侯五大夫三士一是明以諸侯之尊同於下士而大夫反得

立三廟上士反得立二廟而諸侯只立一廟決無是說孔氏

之謬不待辨而白矣且如其說是魯公一廟不立每當四時

之祭及大祀助祭必反祭於周則一年之中魯公竟棄土地

人民之責不違奔走於道其何以能三年報政乎決不然矣

近儒甘泉江氏藩有云魯公之國即得立四親廟公叔祖類

為昭太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以次迭毀至魏公之世

周公為始祖為太廟乃別立文王之廟郊特牲諸侯不敢祖

天子者謂不得以天子為所出之祖非謂不敢禱天子也如

魯至魏公之世以周公為始祖不以文王為始祖所不敢祖

天子也鄭有厲王之廟者桓公乃厲王少子始封得立出王

之廟亦如魯制至六世乃以桓公為始祖而別立厲王之廟

豈以有功德而後特賜立之哉至於宋乃二王之後既得郊

祀亦得祖天子矣不可與魯鄭比而同之也按江說可謂通

論不易孔疏本之許氏五經異義而不達匡衡諸侯不得專

祖於王之義殊失禮經之旨而其謂魯有文王廟者則確為

可從今按魯之有文王廟而得祭文王者猶之宋祖帝乙鄭

夫當魯之始封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果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五

祖厲王也襄十二年左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賈逵及杜預注皆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於文王故魯立其廟或謂魯有文王廟經無明文今按左氏此傳以周廟與周公之廟對言是魯明明有文王廟矣禮記郊特牲鄭注云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是鄭氏亦謂魯有文王廟矣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卒後成王開金縢書於是乃命魯得郊祭文王是魯立文王廟在魯公伯禽時薛尚功鐘鼎款識周器有魯公鼎銘曰鹵公作文王尊彝鹵古文魯字鼎者宗廟彝器故亦可為尊彝此魯公祭文王廟之證也

按薛氏釋魯公鼎為周器非是許公作祭文王之器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六

氏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許慎謹按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祀天子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故其注郊特牲與許說同許氏之學出於賈逵漢經師相授皆以為魯有文王廟則此說不創於伯循矣周禮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注王所不與謂同姓有先王之廟賈疏云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是也此皆經傳之可證者也且左氏昭十八年傳云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禱於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也是鄭且得祖厲王矣况魯乎

案閩縣陳氏壽祺云左傳哀二年廟禘禘曰敢昭告皇祖文王據此則衛

又有文王廟矣今謹按陳說殊誤廟之禱據傳文是時曠尚未入境似不必以此為證而魯之有文王廟亦顯然矣竹書紀年云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然紀年當成王之二十一年則紀周文公薨於豐是紀年成王之十三年明非周文公廟而當作周廟矣公字必為淺人所加或公字即王之誤歟若徐氏竹書統箋以為周公亶父周公季歷之廟此臆說不足為據魯有文王廟經傳中固可證者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七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番禺黎永椿校字

臣林昌彝學

七廟迭毀之制

七廟迭毀之制學者多亂於王肅之說謂於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世室與太祖之廟而九惟朱晦庵直舉七廟一祀之文最為精確而王肅之說可不攻而自破矣據此一節可知晦庵之深於禮者其說曰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祀王季遷而武王祀至康王時則王季祀武王遷而成王祀自此以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

一

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祀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祀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祀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祀而亦以有功當封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祀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祀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祀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存於太廟矣按晦庵解七廟二祀極確後人有信王肅偽說謂肅說本於王舜劉歆不知王舜劉歆說與肅說實不相合按漢書王舜劉歆廟制議奏引王制穀梁傳為證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曰宗不在數中與章乎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與太

祖廟而七之說異文武世室見於禮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又見於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二年世室屋壞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按舜歆以穀梁傳孝文孝武為不毀之廟不曰文武世室而曰三昭三穆者蓋以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文武世室已在其中不必變文言世室也是舜歆之議與王肅說明乎不合若朱晦庵七廟迭毀之說則直破王肅之謬說矣朱子所言七廟迭毀之說善矣而言位為廟制說詳前卷夫周之先祇七廟無九廟至懿王乃立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

二

文世室孝王乃立武世室諸儒於武周之世輒言九廟豈不謬乎或問宜與任氏啓運曰夏初四廟何也曰無可為始祖者也天子非受命于天不為始祖諸侯非受命於王不為始祖詩曰履帝武敏此後稷受命之符也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此禹受命之符也故禹前無可為始祖者太祖廟不得不虛之也嘉定錢大昕謂任氏之論通達古今可質百世矣

禘郊祖宗

禘郊祖宗四者皆為配天之祭鄭氏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鄭說極為精確自王肅創為

詭說以難鄭乃謂祖宗為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是宗廟之祭非屬明堂此論實迂尙書堯典受終於文祖鄭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下文歸格於藝祖鄭注云藝祖猶周之明堂按汲冢竹書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於神宗偽古文尙書大禹謨受命於神宗此本汲郡古文說也徐氏竹書統箋引帝命驗帝曰承天立五府赤日文祖黃曰神斗舜受終於文祖卽赤府也禹受命於神宗卽黃府也神宗蓋神斗與然則據徐說則神宗亦是明堂也蓋堯時明堂祖顓頊曰文祖堯崩後舜於明堂更宗堯曰神宗周人明堂先宗文王其後祖文王而宗武王亦此義也國語有虞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

三

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云禮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按韋說得之夫帝王崇祀大報之典無過祖宗此與宗廟私親自別後儒不深攷鄭注遂以中庸宗廟饗之爲堯之宗廟而中庸與祭法之文皆難別白矣不知舜總饗五帝五神於明堂乃以顓頊與堯配而瞽瞍之祭當在四親宗廟中各不相混則中庸之云宗廟饗之其爲瞽瞍之宗廟無疑不然同天子之父母於庶人也聖人豈出此哉謹案祭法禘郊祖宗斷以鄭氏祭祀配食之說爲確曷配乎爾禘郊則配天於圓正祖宗則配帝於明堂也何以知禘爲配天以其次郊上知之何以知祖

宗爲配帝以其次禘郊下知之孝經言郊稷配天而此以禘次郊上則禘與郊同爲配天審矣禘與郊同爲配天而祖與宗次其下則祖與宗同爲配帝又審矣然則此外亦有可證者乎曰郊爲配天其證有二周禮大司樂圜正之祀鄭氏卽詁以禘是此之禘卽彼之圜正而禘黃帝禘嚳之爲配天無疑也證一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若以禘皆廟祭則其牲當與烝嘗同用把握不當與郊同用繭栗而郊禘繭栗與烝嘗把握楚語胡對舉而別言之是楚語所謂禘卽王制所謂祭天而禘黃帝禘嚳之爲配天又無疑也證二也祖宗爲配帝其證有九書堯典云受終於文祖又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

四

云歸格于藝祖鄭注謂文祖藝祖猶周明堂是明堂稱祖之見於虞書也證一也洛誥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注謂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明堂稱祖之見於周書也證二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證三也詩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證四也樂記祀乎明堂鄭注謂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祭義祀乎明堂鄭注謂宗祀文王夫祀明堂同則宗祀文王亦同樂記制義總以明文王之配帝耳證五也大戴禮盛德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彼蓋以文王配帝於此故卽指爲文王之廟耳證六也易豫象傳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言配帝卽以言其配之於明堂言

配祖考卽以言夫配之者之兼文武也證七也洛誥又云禮于文王武王據周禮大宗伯職禋祀乃祀上帝禮此言禮卽以言祀上帝於明堂言于文王武王卽以言文武之並配上帝也證八也僖九年左氏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其辭云有事文武據大宗伯鄭注廟祭胙肉祇賜及同姓此以文武胙賜齊蓋此胙乃配祭明堂之胙祖功宗德非同姓所得私故齊雖異姓亦得與斯賜耳證九也然則明堂配帝孝經與鄭此注義既相符何文王稱宗與此祖文宗武文乃互異曰依鄭注祖宗乃係通言故孝經宗文與此祖文宗武文不妨互異猶之下文先宗後祖與此先祖後宗文不必盡同也然則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

五

以祖宗例禘郊將禘郊亦係通言乎曰祖宗同在明堂既可通而言之禘郊同在圜丘何不可通而言之惟禘郊可通言故此稱禘郊楚語稱禘郊其辭無嫌錯出而韋氏注楚語亦祇總釋爲祭天也然則祭祀配食義既宗鄭而禘郊並屬圜丘實與鄭不盡合無乃有惑於王氏之說乎曰郊卽圜丘是說非發自子邕據張融所引自董寬夫劉子政馬季長皆謂周禮圜丘卽孝經郊祀孝經注郊謂圜丘祀天也正義指爲孔傳文是鄭說未出之先漢儒先多主是說也且就鄭說考之長發箋嘗云大禘郊祭天矣大傳注嘗云大祭曰禘謂郊祀天矣彼合禘郊爲一卽以此注所謂郊者解禘今參酌而

折衷焉卽以此注所謂禘者詰郊以漢儒說正鄭說仍卽以鄭說正鄭說耳然則禘郊既係通言而禘者一人郊者一人得毋嫌於二配乎曰明堂不嫌有二配圜丘何獨嫌乎二配然則或分祖文宗武爲二一配五天帝一配五人帝其說若何曰此說視以武王配五神於庭者雖稍近理揆以鄭義要亦穿鑿之見耳然則或解雝序禘太祖謂此亦明堂之祭武王爲宗故文王爲太祖其說若何曰此說混圜丘於明堂混禘於祖宗謬悠實甚然則諸儒解禘及祖宗多與鄭爲難其說皆無一當乎曰諸說紛紛於禘尙無礙於祖宗實難通試思舜於堯爲何人誣甥舅爲祖孫無乃宗非其宗而夫子顧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

六

以宗廟之饗深贊爲大孝耶且周既祖后稷復祖文王惟文王爲明堂之祖故與后稷爲宗廟之祖無妨各成其尊耳若竝爲宗廟之祖曾宗廟固有二祖耶抑以廟制言之周七廟實兼二祧若以二祧當祖宗則祧乃廟之遷者祖宗乃廟之不遷者何容名實乖舛乃爾若以祖宗不稱祧而稱世室是周有二祧而自後儒附會遷就乃竟有二不祧也反覆以觀而祖宗之說之誤不昭昭耶祖宗既誤而禘說之有未允不從可推耶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

番禺黎永椿校字

臣林昌彝學

文武世室

易豫卦象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許氏宗彥云祖文王也考武王也鄭康成云上帝天帝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為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是也謹案書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予以鉅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

一

武王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入太室禘許氏云鄭康成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鄭氏又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正義曰鄭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按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云禋文武者明堂祭帝而文武配也經文惟言禋文武不言禋帝者文武為主也鄭分告明堂禋文武為二非也詩烈文正義引鄭洛誥注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

王廟即明堂也按曲禮大饗不問卜鄭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易鼎卦象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詩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又晉摯虞議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晉傳元亦云於郊尚質於明堂尚文此經言牛一者舉其重言之耳又郊特牲正義云其文武汎配則用太牢其牲色無文周人尚赤當用騂也論語云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云謂太微五帝用元牡者彼為告祭也按以洛誥證之周牲用騂是已湯用元牡乃伐桀告天時未改德運猶從夏所尚也書大傳維十有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儀鄭康成曰太室明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

二

堂之中央室也王肅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謹按太室者文武世室即月令太廟太室又曰世室春秋文十三年太室屋壞左氏穀梁作太室公羊作世室蓋明堂中一室曰太室考工記夏后氏世室鄭注曰宗廟也周之明堂即夏之世室故太室世室得通稱矣周書程寤解文王召太子發於明堂逸禮有王居明堂唐書禮樂志顏師古議引作文王居明堂之篇是文王時亦有明堂周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武王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樂記云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是也

然其制或未備故鄭答趙商云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詩靈臺正義引盧植禮記注蔡邕月令論穎容春秋釋例賈逵服虔注左傳竝云太廟明堂同地玉藻正義引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晉書紀瞻傳瞻答秀才策云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凡此所云皆緣洛邑有明堂以祀文武同於太廟天子適諸侯舍太廟其至洛則舍明堂即同路寢觀侯視學皆在於此故謂太廟路寢明堂異名同地至袁准正論云天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

三

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不知明堂所祀祇不在數中之祖宗其左昭右穆之宗廟自在觀門之左於明堂不相涉且又豐洛異地非所疑也又案左傳昭十三年楚其王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杜注以爲祖廟古銅器欵識多言格於太室蓋太廟明堂異名同制故太廟中亦有太室之稱毛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此即洛誥之祭方營洛時庶邦冢君咸在故率以祀文王尙書大傳曰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蓋指此

也清廟即明堂蔡邕所謂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穎容春秋釋例同明堂位稱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而儀禮觀禮在文王廟實一地也文武同祭而序與詩止云文王者猶天作祀先王先公而止及

太王文王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許氏云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惟言祭文王者詩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惟言文王耳詩雖禘太祖也許氏云此亦明堂之祭以武王爲宗故文王爲太祖鄭箋太祖謂文王是也假哉皇考鄭曰皇考斥文王也既右烈考鄭曰烈考武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

四

王也太祖即文祖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唐張齊賢曰伏羲禮經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皇爲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元注詩雍序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羣主合食之太祖禮記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許氏云鄭康成曰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正義曰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

以汎配五帝謹案孔氏謂明堂非廟引孟子對齊宣王語證之此乃袁氏之誤孟子勸齊宣王勿毀明堂而陳文王治岐之事正以明堂爲文王廟也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許氏云鄭康成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謹案文王武王皆祀於明堂大室故有文武世室之號明堂位全篇皆首列魯制而以天子之制擬之文武世室鄭注明言象周孔穎達謂伯禽有文德故稱文世室武公有武德故稱武世室義與鄭違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是知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故公羊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其武公之廟止稱武宮成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

五

六年公羊傳云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世室武宮稱謂各異不得如孔所說公羊傳又曰世室猶世室也謂魯之世室猶周之世室與此記文同徐彥亦未得其解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許氏云鄭康成曰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大戴禮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並鄭說所本攷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唐會要顏師古引尸子曰黃帝合宮有虞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則明堂乃周人所立之名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蘇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國語魯語畧同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正義曰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耳許氏云鄭康成曰禘郊祖

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章暉注國語同祖

宗通言爾下有禘郊宗祖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

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正義曰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

此云宗武王又此經曰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祖宗通言

爾親問志云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勾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

食焉勾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

六

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按孝經鈎命決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鄭氏五天帝五人帝之說王肅駁之自宋以來視爲誣妄要其說實有所本東漢亦祭光武於明堂以配五帝此未可以虛理斷也至宗祀配帝本孔子之言則文武實爲明堂配食之主豈可合之宗廟之中卽以此記考之舜與堯雖同出黃帝然代系分隔若祀堯於宗廟將列之勾芒上乎抑列之瞽叟下乎有虞卽無序昭穆之制亦必不以

同族高祖維之親廟之中可知祖宗之祭與宗廟顯別自虞已然後人乃反謂祖功宗德與宗祀之宗別而說廟制者既列祖宗於昭穆之上說祭法者又謂舜宗瞽叟堯自生膠禘經文皆不可通矣謹按祖宗之名始見虞書舜之歸格藝祖受終文祖禹之受命神宗是也鄭注藝祖猶周之明堂又注尙書大傳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按淮南主術訓言神農以時嘗穀祀於明堂周書嘗麥解則云王乃嘗麥於太祖是太祖卽明堂矣素問五行運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亦卽書之受終文祖在璣衡以齊政也索隱引尙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檀弓正義云舜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按虞尙赤周亦尙赤故虞周祀五府並以文祖爲大名史記五帝紀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於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是以文祖爲明堂其說古矣七代更立指禘郊祖宗其餘不變指廟祧壇墀等事春秋纂例引趙子曰祭法所言禘郊宗祖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有此四者斯言至爲精晰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許氏云鄭注月令曰上帝太微之帝也疏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何休公羊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曲禮正義曰明堂總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故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

七

文王爲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南齊書何佟之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甯施成王乎若孝經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耶唐書孔元義云文王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按岐周本有明堂爲周初祀文王之所此經所言是也周公營洛開明堂祭文武洛諸所言是也惟樂記言武王克殷祀乎明堂此經以爲周公並記者記孔子之言未知孰是又按宋司馬光等論宋仁宗不當配明堂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孝經所言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乎孝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附案月令孟冬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此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以宗字絕句天宗上帝對文義似更勝樂記祭義皆言祀乎明堂不連宗字可證逸周書作洛解乃位五宮大廟宗官考官路寢明堂許氏云孔晁曰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按成王在洛邑烝祭止及文武則洛邑無后稷廟可知孔言太廟后稷誤矣宗官考官四字衍或注釋太廟之語傳寫誤入正文五是三之誤太廟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爲二宮張衡東京賦乃營三宮卽用此玉藻正義及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

八

北史宇文愷傳引皆無宗官考宮四字惟隋書牛宏傳引太廟宗官路寢明堂亦無考宮二字僖九年左氏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許氏云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鄭康成云脰膾祭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脰膾卽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按宗廟胙肉止分同姓此賜齊侯者宗廟孝先一王之私祭惟同姓共此大宗者得以分胙祖功宗德天下之公祭雖在異姓被功德者同得賜胙也史記周本紀顯王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及此傳皆爲祖宗之祭故惟言文武若宗廟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

九

之祭當稱始祖矣管子輕重已篇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以夏日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又云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又云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許氏云祖宗之祭在明堂攷之書詩祭法孝經皆合無可疑者文武雖配祭實爲明堂之主公羊傳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合故古說以明堂卽文王廟此文王世室之名所由立也江藩云公羊傳文疑之久矣得此一說泮然冰釋明堂在國之陽與廟祧迥殊且明堂祖宗之典實定於周公營洛時是時宗廟在鎬京禮文武則在洛邑而欲以二祧當之此地之不

可強合者也宗廟之祭主於祀先祖宗之祭主於報功崇德以宗廟論文武之尊不能不以后稷屈文武之親不能不以後王殺故親盡而祧祧盡而毀文武與諸先王不得有異以功德論后稷爲始封之祖文武爲受命之祖故后稷配天文武配帝典盛禮隆太王以下皆不得有所以尊文武同於后稷而但以親盡不毀當之此禮之不可強合者也禘郊宗祖同爲配食之祭禘義聚訟紛如而郊祖宗之爲配帝並無異義既爲配上帝之祭則與二祧毫不相涉而五廟二祧之數又豈得因祖宗而有增減邪又按漢自惠帝尊高帝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宣帝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通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

十

稱爲祖宗廟列祖宗於宗廟中非古禮祖宗之典也東漢仍西都之舊又別祀光武於明堂則明堂祖宗分而爲二與周禮異矣附按唐肅宗建中初以東都太廟闕木主禮官集議歸崇敬謂不合置據神無二主爲言其論甚正王彥威又據洛誥謂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遂請作闕主夫東西兩都並建九廟之非古禮人皆知之然終無以解洛誥禋祭之疑若謂周人因遷都而立廟則周公營洛非遂遷都其事甚顯良由未覈世室之文遂致兩朝之惑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

南海桂 壇校字

祧廟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土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注云當為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二經所記不同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禘不合周制欽金氏榜禮箋云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其受命之王始封之君及大夫始爵者後代皆為大祖之廟世世不毀如王制所

云者周人之典祀也其始有天下國家者亦立七廟五廟三廟然天子有祖考而無二祧諸侯大夫並無祖考所設廟祧壇墀皆闕世迭遷如祭法所云者周初建設之制也賈公彥守祧疏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為祧然文武雖未為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祧也是周初七廟無文武二祧也喪服傳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諸侯始封者無祖考廟也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有祖考廟大夫亦祭祖考於壇以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推之此無大祖廟以皇考當其處則天子之二祧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即顯考之父若祖諸侯大夫祖考即顯考之父故記言去祧去祖去壇者明其易世迭毀與親廟同然則為壇為墀即祧與祖之父若祖可知也至受命之王已居祧廟始封之君已居祖考廟皆世世不毀則去顯考為壇其大夫有祖考廟者亦為壇祭其皇考此又可與王制互求而得者正義謂天子藏祧在祧諸侯高祖之父寄於太祖廟唯有所禱則出就壇受祭故謂去祧去祖此與下去壇去墀去王考文義俱不相應其說非也而疏義咸失其旨江藩祧廟說云漢書王舜劉歆廟制議奏引王制穀梁傳為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又曰宗不在數中與韋元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與大祖廟而七之說異文武世室見於禮明堂位魯公之廟文

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又見於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二年世室屋壞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舜歆既據穀梁傳以孝文武爲不毀之廟何以不言文武世室而曰三昭三穆也蓋歆引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文武世室卽在其中不變文言世室矣後人惑於王肅之邪說於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世室與太祖之廟而九後人謂肅本歆說弗思甚矣惟朱子不惑邪說其論祧廟之制曰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三

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朱子言七廟迭毀之制甚詳而言廟制則誤宗廟之制左昭右穆皆南向禘祫之祭則太祖東向昭南向穆

北向朱子誤以禘祫主位爲廟制耳又謂有七廟之後穆之祧主藏於文世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不復藏於大廟此申鄭康成之說以黜難鄭者孔穎達王制疏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鄭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周禮守祧堂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賈疏后稷廟不名祧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四

者以有太祖廟名故稷不名祧也公彥又云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並姜嫄則足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公彥惑於王肅之說不明七廟之義但舉奄八人之事以破之不若朱子直舉七廟二祧之文而肅之說不攻自破矣惟云七廟已備之後先公之主不復藏於大廟爲異鄭云藏於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二廟在親廟之中故不言世室也朱子以賈疏不以后稷之廟爲祧於義難通乃斷爲七廟已備之後先公先王之主分藏於二世室之內所以名二祧此欲通鄭君之義而未暢其

自爾竊謂祧有二義當祧不毀之廟謂之祧廟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藏毀廟之主亦謂之祧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是也在四屬之中者謂之親廟在四屬之外者謂之遠廟后稷廟文武世室在四屬之外非遠廟乎遠廟即祧廟不得云遠經正文也守祧之職守后稷廟先公之祧主文武廟先王之祧主二祧者指祧主言之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為一祧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為一祧是為二祧安得有三祧乎朱子以鄭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而不言后稷廟之遷主乃誤會鄭以七廟已備以後之制釋經遂曰不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五

藏於大祖之廟以附會之耳殊不知先公之主不入子孫廟也許氏宗彥云唐虞廟制書缺有問禮識唐夏五般六緯書未可信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畧可攷見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江藩云人人皆讀禮記而不知廟制緣於服制一經拈出羣疑冰釋矣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為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

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江藩云分宗廟明堂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於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為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為大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為太祖孝文孝武為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輾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六

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有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既歧並牽合廟祧為一夫祧為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為別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至乃列世室於昭穆忘其為明堂之名藏遷主於二祧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伸管穴為五廟二祧攷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為文武世室攷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頗致辯焉謹案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鄭康成曰天子七廟賈公彥曰通姜嫄為八廟廟八故奄八人按廟可稱祧祧亦可稱廟凡言七廟皆兼二祧說文新附字祧遷廟也玉篇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廟至四世必迭遷祧至六世必迭毀故昭穆皆

宜辨肆師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兆即兆字之省江藩云當作也威正義謂即四郊之兆非也下典祀云掌外祀之兆守皆有中當即兆廟守兆守之守兆掌守先王先公之廟兆又守兆而肆師掌其禁令也

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祀則守祀黜聖之先王太王王季公后稷公祖亞也天保詩云禴祠蒸嘗於公先王武王也先七廟時后稷為祖廟公祖太王王季文王為四親高陶亞圍為二祀傳言余敢忘高陶亞圍是也其時未追王皆為先公至制禮武王已沒耐武王而遷公祖與高陶亞圍追王太王王季交下則四親廟為先王二祀為先公以親廟至太王而止故迫王亦祇及太王若如大傳以為武王追王則四親廟中不應獨遺公祖是知追王當以中庸為定鄭注以為武王追王周公改葬中庸明言追王豈得以此為定鄭注以為武王追王四世之精骨皮非周公所出也武成金縢稱太王王季當是史家追稱之辭祇殺於廟讀此可見凡經傳中稱祇者多謙辭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祇及傳所云先君之祇者多謙祇豐氏之祇皆對賓客為挹損之言其實則廟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七

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大喪復於小寢大寢鄭東成曰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祇無寢詩曰寢廟繹相遠祝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廟曰大寢賈公彥曰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言祇之有寢明二祇無寢也按說文兆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說文無祇兆即祇隆於壇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七廟兼祇在內會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遷廟即祇也載遷廟主以行則二祇虛主而五廟如故取七廟之主以行則五廟皆虛主故夫子指其失言當七廟之中共正廟之五廟不可虛主此承上天子巡守專就天子之禮言以當七廟句五廟無虛主又句自虛主者以下為更端乃兼諸侯言之鄭氏於此無注馬昭張融誤讀七廟五廟連文為句後人以天子諸侯分

釋之至欲據此為祇廟禮器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又禮器云周旅酬六尸鄭康成曰后稷之六尸四親廟及二祇廟之尸孔頴達曰先儒與王喪服小記肅並云以廟無尸然毀廟無尸遷廟當有尸也

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康成曰與始祖而五按此以廟制明宗法故不及二祇又喪服小記云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遷即指遷廟五世而法寓於廟制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昏義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於宗室即祖廟宗易之義孔大傳云有百世不遷之宗疏但以服制為禘遷字之解未明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祇壇墀而祭之乃為親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八

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祇有二祇享嘗乃止去祇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遠廟者遠於廟目正廟而遷之於祇謂之遷故祇曰禮記外傳曰毀廟無時祭但五年有一般祭耳劉歆曰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禩則日祭會高則月祀二祇則時享壇墀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鄭康成曰將祇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壇五經異義曰將祇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曰鬼壇凡主在廟中皆有石函藏之不獨遷主昭十八年傳使視史徒主祇於廟中皆有石函藏之不獨遷主昭十八年傳文二年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何休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太祖廟中又太平御覽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歲終禱於壇墀及郊宗石室通典引晉博士

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祿及壇禪終禘及郊宗石室攷莊十四年左氏傳典司宗祫注謂宗廟中藏主石室孔疏言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石室即藏主石函也擊虞決疑要注廟主藏於戶外兩壙之中有春秋僖十五年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范甯集解皆據祭法釋之大戴禮云禮三本篇天下者事七世荀子同案諸經所說言廟制者畧武二廟不毀之語經生常言所備祭法尤明白足徵然皆無有文謂不祧之祖者於經無攷也漢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又曰祭義曰今見夢服小記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九

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以文武爲不毀之廟誤自此始王之君此言始受命之君者蓋韋議當代廟制意指漢高祖言非指三代也周之文王亦稱太祖然非七廟中之太祖韋說五廟其義甚正遠廟爲祧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得稱雖不廟而非正廟也大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云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十

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又曰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此亦誤謂文武廟不毀五廟皆可據卽王制穀梁言七廟去二祧亦止五廟也至謂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不知祖功宗德之典與宗廟自別宗廟所以事先追孝非謂崇功德也后稷雖無粒民之功亦當爲周之始祖文武卽有受命之德亦不能不爲周之毀宗若以功德而言既有功德者禮得加崇必有罪戾者禮宜損抑帝甲帝乙般之亂主殷之廟制不聞因此而減則不因三宗而增可知幽厲周之暴君迭遷之禮幽厲不從而汚則文武不從而隆可知蓋功德之說不以施之宗廟此聖人不欲以尊賢之義害鄭康成注王制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親親之仁也鄭康成注王制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注春官守祧職曰遠廟爲祧周爲文王武王廟廬植曰二祧謂文武石渠論曰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馬昭難王義曰禮器曰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祭法正義曰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廟也遠廟爲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列故曰遠廟也特爲功德而畱故謂爲祧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曰有二祧守祧職疏曰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此皆以文武爲不遷之廟既以文武爲不遷廟而周制止五廟

不得以二祀當之祀者遷廟乃以為不遷之廟名實乖矣
賈言周初文武在親廟內不得為祀則周禮制於周公何以
先有守祀且守祀明言掌先王先公之廟祀則祀是先公之
祀非文武之祀若依鄭義是周制本止五廟因文武不遷始
有二祀是周人專事文武之制也且謂文武不遷者謂文武
經傳不容無一語及此也且謂文武不遷者謂文武受命由來
王始有天下宜加尊禮與於常制今二祀享者乃止其禮既
簡祀有廟而無祀其制亦殺况鄭謂祀者遷主所藏之廟文
武以親盡而為祀凡先王亦親盡而祀其主亦藏於廟是
文祀仍與凡先王等豈為尊禮哉又鄭解祀云祀之言超也
超上去意也使文武長居二祀凡祀主皆藏祀廟則何超上
之有祭法去祀為壇南史城蓋曰尋去祀之言則祀非文武
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祀為壇乎明遠廟為祀者無
指祭法為喪世之言難張融欲申鄭義而知其與祭法難通遂
盡信則尊鄭之過者矣案王制正義引王肅聖證論云周之
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
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王肅即申劉中壘之議鄭以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士

有五廟二祀故以一祀當之王亦以文武為不遷而王制正
又稔知文武不可當二祀遂加二廟於七廟之外王制正
義又云凡七廟皆不得稱周室禮器云禮有以多為貴者天
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馬昭難王云曾子問當七
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天子七廟盧植云皆
據周言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為周
所創與因乎前代無確證東晉古文尚書有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語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商書作五世之廟可以觀怪祭
法言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下王制正義
即言廟祀之制則廟祀之制周實守前代之制矣王制正義
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
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
乎孔穎達駁之曰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士

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曰遠廟為祀立二祀焉孔穎達曰
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王氏以高祖之父祖為二祀廟
又謂文武非常廟之數有文武在七廟外二祀為二祀廟
傳家語又謂七廟之外有二祀其亦不足據歟案宗廟之
制未有不定於開國之初周公時文武為祖考廟若謂其時
虛立二廟於親廟上以待文武之親盡是以文武而下臨太
王王季於理未順若謂至穆王共王時增立二廟則五廟共
為一宮牆室相比若欲增加必祖廟親廟皆須遷改無故而
變易宗廟後王亦不當為此且文武之不得遷者周人首
重宗法宗法自廟制而生所謂宗廟之禮以序昭穆也始祖
一廟百世不遷即為百世不遷之宗以下五廟迭遷即為五
世而遷之宗若欲為百世不遷則有三不遷之宗而宗法亂矣又
按自漢翼奉貢禹建迭毀之議議廟制者紛紛以文武為不毀廟
則非言迭毀而不及二祀亦為疏畧劉歆執言七廟而謂曾
高月祀二祀時享則劉亦明知正廟止於曾高七廟實兼二
祀為章說補所未備而始祖廟一親廟四章劉亦無殊義然
敬議雖為當時所用而二祀之制迄未講明自東漢末董卓
蔡邕定以一祖二宗四近廟為七廟則二祀遂廢於是廟

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
諸侯無一祀顯考祖考廟止於享嘗是所謂降殺以兩也若
天子七廟二祀諸侯五廟無祀是降殺以四矣至孔所駁亦
非若天子無其人則五之異安在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
人便與諸侯同制七五之異安在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
世來孫則下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孔
穎達駁之云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
祖禘禘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
祖又非通論此專指以文武為二祀之誤肅說是也孔謂七
廟外親盡享嘗之典而文武不得長為二祀也又祭法正義
盡自宜有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
云去祀為受祭去壇為壇者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壇
受祭是高祖之父祖苟非有所祈禱便不得受祭誠有如肅
所論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曰禮天子立七廟諸

無祧有毀宗而無遷主而祖功宗德之鉅典遂泯並其中而莫之辨至家語又別二祧於七廟之外而廟祧不分其求已久於是天子九廟之說與焉去古逾遠經術晦昧言祖功宗德為不祧之廟尋攷經傳止有祧廟並無不祧之廟即盧鄭諸儒亦以文武為二祧焉嘗以文武為二祧乎夫以為祧廟則祧是廟之遷者祧殺於廟循名責實而祖宗之不可為二祧其理自著以不祧廟則祧直是親廟自漢而下皆祧反降於廟而其義不可辨矣又按周禮五廟自漢而下皆祧七廟其數似增而實減其禮似隆而實殺蓋周制五廟之外別有二祧為遷廟之役以厚親親之仁宗廟之外別立祖宗與郊禘同為重祭以五廟高祖以上遷毀不以其漸而祖之數則自祖宗外實止五廟高祖以上遷毀不以其漸而親親之仁薄所謂似增而實減也列祖宗於昭穆則上遷於祧不得有殊禮而尊尊之義隘所謂大祖下齊於親廟享似降而實鄭康成注春官守祧職曰遠廟曰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注小宗伯曰祧遷主所藏之廟注守祧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三

武之廟注祭法曰天子遷廟之主似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祭法正義曰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給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是毀廟在大廟給乃陳之故知不啻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

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王制正義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毀廟主所藏經無明之主陳於太祖章元成據此謂毀廟主藏於太祖以禮推之合祭毀宗在祖廟則毀主自合在祖廟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藏於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鄭乃以為分藏后稷文武三廟者鄭亦知毀主當藏祖廟惟誤以文武為二祧則文武以後之毀主自不可越文武上藏祖廟若知文武非二祧則二祧長為高祖祖父凡毀廟於祧廟子崩國君薨則視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謂羣廟即毀廟主共藏諸祖廟為凶禮則曾子問又曰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主以從豈專取毀廟主反遺朱子曰如諸儒之說則武王親廟主乎是知羣廟非毀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四

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文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立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為七廟矣自此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

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
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
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為少不同耳鄭以文武為
之實朱子言別立二廟則並祀之名去之矣劉歆知祀為遷
廟之殺朱子言增立二廟於三昭三穆之上則遷廟之殺不
可見矣鄭以祧廟為遷主所藏朱子以
祧當遷毀之字蓋忘其為遷廟之名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圭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番禺陳起榮校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

昭穆

廟有昭穆父為昭子為穆說者謂兄弟立廟者宜同昭穆金
榜禮箋云此大夫士之禮不得上通於天子諸侯大夫士以
宗法辨親疏長幼之敘故兄弟不相為後同昭穆天子諸侯
盡臣諸父兄弟臣子一例故兄弟及諸父繼統者與子繼父
同分昭穆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言庶子王者闕兄弟或諸父言之明
四廟定制不得因人為增減也國語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

一

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
則兄弟異昭穆之證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早死立其
子林是為桓王以孫繼祖之統匡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以
弟繼兄之統共王崩子懿王難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
為孝王以叔父繼兄子之統使諸父繼統如周之孝王繼懿
王者而令上與先王之父同昭穆子先父食不且逆祀尤甚
乎天子諸侯以國為體奠世繫別昭穆悉循乎繼統之敘有
子死未立如周太子洩者或廢疾未立如喪服經所稱君之
父母祖父母者皆不得立廟敘昭穆其敘昭穆恒先君為昭
嗣君為穆故繼統者世之長幼胄之親疏或列而昭廟穆廟



敘列左右者有成法明乎立四廟之限則以孫繼者祭可及

無親之祖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其高祖之父廟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則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父繼者祭或不逮高曾之倫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統者更不得取已毀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則以兄弟諸父繼者祭稱嗣王嗣侯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廟號先王先君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昭王命公子啟為王退曰君王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舍其子而立羣臣啟昭王兄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穀梁俱讓其先嗣後祖據儲當居廟廟當居祖廟而言非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文公果稱閔為祖也故僖繼閔為君閔宮頌僖則曰莊公之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子楚靈王繼郊為君伍舉更為後之辭則此天子諸侯昭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明其倫敘無所改易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穆立廟之成法不可易者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氏九辨析其言曰穀梁傳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注云人之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子謂歸父子是歸父自有子昭公時有子家羈注云莊公之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孫是歸父自有孫不必以弟嬰齊為後然則嬰齊誰後後仲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遂歸書仲嬰齊者以父字為氏也晉靖公之孫有歸齊杜氏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曰蓋其父字樂宋桓公有孫曰歸世本曰公子歸之子曰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東鄉禮皆氏父字與此同竊謂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故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季文子逐東門氏逐歸父耳而遠託於仲之殺適立庶以失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大援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蓋已直揭其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隱矣歸父既遂旋以嬰齊後仲遂是文子無惡於仲遂甚明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

昭皆動而穆不移耐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

文王詩率時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為證蓋文為

穆則文之孫及孫孫皆穆而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則

武之孫及孫孫皆昭而其子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

後其新陟王之升耐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不可紊此

立廟之制也馬氏端臨云此制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

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菴之圖考之

其圖自武王至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以

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

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

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

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

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居孫

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

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

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

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案馬氏之論於理甚長

考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宜始於昭王今因孝

王廟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祀而已在三昭三穆

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

二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

三

祧遷之紊亂猶不過一代耳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宜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昭穆之位偏枯祧遷之法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

四

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商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時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朱子之說外爲都官內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

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爲昭爲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非所以甯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其爲一廟之渾成也故七廟之制諸儒能言之而歷代不能知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謹按曰馬氏謂周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晦菴謂昭穆之位似誤反不如西漢之每帝建廟東漢之同堂異室爲善是虞夏商周之聖主反不如漢唐以後之庸主也馬氏善於指駁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

五

得無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者乎謹案昭穆之制有五廟制之昭穆一也公墓之昭穆二也合祭之昭穆三也賜爵之昭穆四也世繫之昭穆五也先儒釋經秩然有敘後人比而同之自紊亂絲豈能得其端緒哉今條別陳之夫不知廟制之昭穆者由於誤以合祭之儀爲宗廟之制也其說始於孫毓謂諸侯五廟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朱子宗其說議禮者固信朱子莫敢置辨矣江永鄉黨圖考云晦菴作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如此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之揖矣按賈疏則五廟是並列每廟有隔牆隔牆有通門又謂之閣門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閣門乃至太祖廟中曲

處逼狹則主賓有揖其說甚確是也然朱子作經傳通解亦引賈說是朱子始從孫毓後悟其非矣考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蓋生必南向死必北首所以宗廟宮室皆鄉明而治惟合祭之禮則太祖東向昭南穆北漢書張純傳曰祖孫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及決疑要注昭明穆順之文指禘祫而言非謂廟制也如孫毓之說則太祖之廟必東向然後昭可以南向穆可以北向若太祖南向則昭西向而穆東向矣公墓之制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人葬必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其制見於三禮圖與廟制不同陳祥道禮書與廟制並舉可不謬哉宗廟公墓皆左昭右穆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

六

所不同者南向北首一並列一不並立耳賜爵昭穆之制又不然四時之祭太祖昭穆皆南向則助祭者必東向西面矣禘祫之祭太祖東向昭南穆北則助祭者亦昭南穆北矣長幼有序在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而已豈必以南向北向爲尊卑之次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固已然而有后稷以下之昭穆太王以下之昭穆別子爲祖之昭穆三者不同何謂后稷以下之昭穆周官小宗伯疏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爲始祖卽從不啻以後爲數不啻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爲穆也此後稷以下之昭穆也至武王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

文王於是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所以文王稱穆考亦稱昭考矣此太王以下之昭穆也別子之昭穆如周公文之昭也伯禽封於魯周公別子爲祖矣則伯禽爲昭考公爲穆此別子爲祖之昭穆也凡此昭穆皆與廟制不同烏可援此以證彼哉後人不明此義合而論之自然膠轕聚訟紛紜是知二五而不知十者宋何洵直之徒又引喪服小記妾耐於祖姑雜記士不耐大夫以爲說徵引繁而義愈晦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

七

臣林昌彝學

虞主

吉主

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鄭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司巫祭祀則共匪主 鄭注社子春曰匪器

名主謂木主也主先匪者共主以匪賈公彥曰以匪器盛主

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匪器即退擊虞決疑云石函中苟以盛主

禮記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曾子問曰廟有二主

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昔者

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

公始也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崩薨與君去其

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崩薨則祝取羣廟

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注藏諸廟象有凶事者舉也卒

哭成事先附之祭名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从禮

也 注鬼神依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人者也 春秋書作僖公主左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

主烝嘗禘於廟公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 何注

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主者易用虞主用桑 注用桑者取其

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何注練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

猶所以副孝 練主用栗 也夏后氏以松商人以柏周人以栗

子之心也 松猶容也柏猶迫也栗猶戰慄謹敬貌士虞記曰桑 用栗者

藏主也 注藏於廟室中 作僖公主譏不時也穀梁曰主喪主

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

焉壞廟 正義曰際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

六尺一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逸范甯皆云天

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

白虎通云藏之西 春秋書躋僖公穀梁曰祫祭者毀廟之主

壁其說與衛氏同 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左傳曰典司宗祏

又曰孔悝反祏於西圃 注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正義曰宗

祏者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 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

於石室祏字从示神之也 鄭氏注士虞禮曰凡祔已復於

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

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 段氏玉裁經韻樓

集云喪服斬衰三

年者一日父傳曰父至尊也二日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

尊也三日君傳曰君至尊也五日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

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支子可也公羊

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是則凡受重者必斬衰三年與與

子同所以必斬衰三年者何也為之子也經文當云為人後

者為所後之父而闕此五字者先儒雷氏云所後其人不定

或後祖父或後曾祖故闕之雷說是也而未盡或後兄或

後弟或後父或後母皆從祖或後父或後母皆從祖或後

人者後之人皆必服斬衰三年蓋所後者既有天子之

君也猶傷子不為之後也禮喪服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始封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始封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盡臣諸父昆弟者繼其統者皆臣而子也其廟制以次視毀一如真高曾祖父之制唐賈公彥周禮家人疏宋劉敞為氏曰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昆弟為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為子其言可謂慘然蓋如是而後得謂之受重不則已之重受於何所天子諸侯以重之相授受為父子不必倫序相蟬聯為父子所以敬天命崇大實不則疑於天命已去大寶已墮國統中絕一死一生相為授受夏始傳子殷有及王其道無二國語說幽王至敬王十四世其中桓王乃平王之孫以蟬聯者言之則當云十五世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其間多兄弟及以蟬聯者言之則僅五世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若泰伯虞仲為一世則僅十八世是知天子諸侯以重相授受為世數也明時諸臣但知世宗室父孝宗不知置武宗於何地魏孝獻夫等云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大義區已乖舛其言諸臣無以破武宗大統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區已乖舛其言諸臣無以破之由諸臣不諳經典自開謬漏致若輩之乘數而人也既可不嗣武宗則亦可不嗣孝宗此勢所必至既可不嗣孝宗則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五

憲宗世宗之間與獻可以居之入廟稱宗亦勢所必至至與獻入廟而孝宗武宗乃以絕世附贅懸疣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豈不信哉 惠氏士奇禮說云司巫共匪主說文切 受物之器从匚單聲宗廟呂盛主廣雅匪匪笥也蓋廟有石室室中有祔有匪祔為石函則匪為木笥矣春秋僖十四年傳典司宗祔昭十八年傳徙祔於周廟哀十六年傳反祔於武車曰徙曰反可舉而移則祔非石室也蓋祔謂之函呂其函主故亦謂之主孔疏有兩說呂為石室者慮有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為之呂藏主有事出之既祭納焉而又呂石室不可舉而移也故變文為石函蓋依杜注而曲為之說則所謂北壁內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說文云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

室一曰大夫呂石為主按郊宗石室周禮無文後魏清河王擇謙云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唐人正義據一家之說不旁及異聞康成見少牢饋食不言主遂謂大夫不禘祫故無主孔悝反祔者孔氏所出公之主耳孔穎達謂孔氏姑姓惟南燕孔悝仕衛已久未詳其所出蓋僭為之各曰異說如此何休注公羊引士虞記曰彘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按士虞記亦無彘主吉主之文皆出於逸禮宋元豐三年祔閣校禮何商直言虞禮彘主不文請罷題虞主太常言嘉祔治平虞主亦不題諡 焚書之後學者不見全經先儒人人異說又如此坊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大夫士皆有廟特牲少牢皆有尸有廟有尸而獨無主愚所未達戶竈門行祭皆有主出祖釋軼猶呂菩芻棘柏為神主焉而士大夫之廟反無主束帛依神結茅為菽是何禮也宋元豐三年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為石室呂藏主謂之宗祔夫婦一體同凡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正廟之主各藏四壁遷眾之主藏於太廟之北壁其埽去地六尺一寸按漢儀皇后配食於左坐應劭曰坐於左而並食者若禮呂其妃配右父左母內主西壁麋信注穀梁亦云然衛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然則主函漢呂木不呂石也唐諸臣廟室各為石室一於西墉距地四尺容一主三品呂上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六

諸臣廟室各為石室一於西墉距地四尺容一主三品呂上

有神主五品曰上有几筵愚謂盛主之函與齋主之坎同名為祔本於孔疏無主之廟耐曰几筵依鄭說耳決疑要注曰毀廟主燕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祔函中有笥曰盛主蓋坎中有祔祔中有匣祔石而匣木其說得之矣公羊曰虞主用桑中山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下銳上中穿而加金今謹按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案之主之當為以初學記引白又案又當為古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按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孔廣林曰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七

鄭注檀弓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從周禮說注周禮云社主以石則鄭君亦未有定說今謹按公羊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者藏主也何休解詁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云論語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為廟主耳左氏傳文二年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為宗廟主者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八

故杜依用之按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社為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竝為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以規杜過未為得也閻陳氏壽祺云皇侃論語義疏曰鄭論本云問主也經典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鄭君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注今解問主為社主是仍魯論之字而讀從古也通典禮八吉禮七引五經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諡於背按凡虞主以下似節錄異禮記祭法正義春秋至于廟又見周禮人疏主之制至長一尺又見禮記四曲禮下正義又初學記十三禮部上引五經要義說木主之狀與此同又按魏晉禮志王延業盧觀並據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按禮記曲禮下正義引白虎通曰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按繼與係通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為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白虎通言主長短不言天子諸侯之異正義又引五經異義以為天子主長尺

二寸諸侯長一尺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說同異義徐疏以為皆孝經說文然則許何並據孝經說言之也祭法正義曰按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曰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堦中去地六尺一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此出衛宏漢舊儀其長短又與白虎通五經異義公羊解詁不合據續漢書劉注引漢舊儀則八寸者小歛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長九寸者廟主也麋信所引有誤通典吉禮七引五經異義云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九

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菝以上亦見文獻通許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而於西圃祀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通典吉禮七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菝以上亦見文獻通考御覽五百三十一禮儀部十引許慎五經異義謹按云大夫以石為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周禮小宗伯疏引云今南陽俗祠有石主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所出公之主爾又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從公羊說又周禮小宗伯疏禮記九檀弓下正義並節引今謹按說文示部祀宗廟主

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山部室宗廟主石也皆用古左氏說管子山至數篇云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祔左氏莊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祔昭十八年鄭災于產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於先君此祔之見於經傳者祔所以盛主非即主也謹按許鄭皆以大夫士廟無主以少牢特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也鄭注祭法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祔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未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十

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祀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見通典四十八吉禮注今攷孔悝反而於西圃鄭謂祀其所出之君蓋以意言之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曰按孔氏姑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為姑姓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為之爾然則孔悝祀所出君之說無據明矣正義以為僭為之亦順鄭而言耳何休注公羊文二年傳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魏書禮志清河王曄引饋食設主見於逸禮此逸禮言大夫士有主之明文也許鄭何以遺之禮記郊特牲直祭祝於主鄭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正義正祭之時祝官薦孰以祝詞告

於主則鄭亦據大夫士禮以釋之矣特性饋食禮曰祝洗酌奠於劍南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鄭注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則鄭亦以士有主矣薦孰在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神必有所憑依祝之祝也主人之拜也無主則何祝何拜士虞禮明日以其班耐無主則何所耐以班昭穆束帛茅葦得無誕乎通典載徐邈說魏書禮志載清河王懌議並辨大夫士有主義證甚明具錄於左通典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案昭十五年傳注義以爲歛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何休注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七

題別亡者設香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生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按檀弓文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卒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七

同其禮何至於主謂唯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按檀弓文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問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歛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釋况臣聞君喪豈得謂安然代主終祭也許慎五經異義云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墻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禮記九檀弓下正義引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祔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按通典禮八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當本五經異義太平御覽百八十八卷引許慎五經異義云虞主埋之廟北墻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案陳氏壽祺云此條末十字當在前條一說埋之於廟北墻下之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也陳氏壽祺云此條當在前條引左氏說之下謹按左氏傳昭十八年正義引白虎通曰主祔納之西壁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

火災心在西者長老之處地 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

馮君八萬言章句說今謹按隸續嚴新碑治嚴氏春正廟之

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

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

中不言堂室竊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通典又引蜀

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牆下東嚮諸

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為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為上續漢祭祀

志補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歛室中墉下作栗木主

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

室中西牆壁增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去

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墉下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

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並見通典

類聚三十八 引作北墉 左氏傳莊公十四年正義宗祏者慮有非常火

災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

納於石室陳氏壽祺云昭十 陳氏云諸家言廟主所藏或云

北壁據馮君章句則藏西壁者正廟主也藏北壁者遷廟主

也左氏正義於宗祏言北壁亦為遷廟主耳其虞主所藏公

羊文二年何休曰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

攷曾子問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歛幣玉藏

諸兩階之間埋虞主不必同處也一說埋之廟北墉下此與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三

遷廟主所藏同處殆不然也異義引公羊說則以為虞主埋

於壁兩楹之間鄭駁據埋重之禮以為埋虞主於廟門之道

左義證最確許慎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虞而作主禮記九壇

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曰九虞十

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

也既虞然後耐死者於先死者耐而作主謂柔主也期年然

後作栗主許慎謹按左氏說與禮記同禮記同曲禮下正義

意又禮弓下正義云鄭氏不駁 孔廣林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曰三虞

用剛曰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曰第九虞則用剛曰此云

九虞者以柔曰益有脫誤今謹按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四

曰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陳氏壽祺云今

益逸 益為禘祫特別昭穆也虞主三代三代同者用意麤犷

未暇別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白虎通曰所

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

然失望仿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

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見太平御覽 禮記禘記下曰士三

月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

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何休注公羊傳曰禮

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

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

與左氏說禮記並合也唯公羊言虞已有主左氏僖三十二年傳言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二者不同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引左氏傳祔而作主孔氏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終了然後作主故注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下檀弓云虞為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官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以為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十五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臣林昌彝學

禘禘之禮

爾雅禘大祭也郭注五年一大祭棲霞郝氏懿行爾雅義疏曰說文云禘祭也引周禮曰五歲一禘本禮緯文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以為五年禘也按禘之名古多異說有時祭之禘則王制云春日禘夏曰禘祭義云春禘秋嘗鄭注並以為夏殷禮也有殷祭之禘則詩序云雖禘大祖也鄭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又有郊祭之禘亦詩序云長發大禘也鄭箋大禘郊祭天也祭法云有虞氏禘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一

黃帝而郊嘗鄭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魯語韋昭注同金鶚禘祭考云禘祭有七圓丘之祭為最大爾雅所謂大祭蓋主圓丘之禘故在釋天篇中孫炎郭璞皆以禘為五年一大祭非也孫注見王制正義引按王制正義引鄭禘禘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禘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為禘新君三年為禘閔公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則禘當在吉禘之前是鄭據禮緯三年禘五年禘之文以正魯禮之非故王制注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此鄭據魯禮云然耳非通義也實則魯禘非禮春秋書之皆以示譏杜預不知此意見經所書便以

為禮故僖八年禘於大廟注云禘三年大祭之名此妄說也
王制正義曲洵杜說以為禘即禘也尤謬以上郝懿行說太平御覽
卷五百二十八引許慎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曰
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祫歲禱於壇禘及郊宗石
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禘此
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通典禮九晉博士徐禪議
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禋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
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毛詩
長發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
為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孔廣林日記云虞而立
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神始已日祭祖考漢之寢
日上食也是以人道事神明不應禮制故匡衡奏可亡修且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制月薦時享之禮日就祭之
何以為敬何以云嚴鄭駁義不見故補之陳氏壽祺五經異
義疏證云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云此經祖禘月祭楚語云
日祭祖禘非鄭義故異義駁今鄭駁之文無可攷矣竊意楚
語稱古者先王乃夏殷禮也祭法鄭答趙商以為周禮也又
案漢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為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
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禘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祫則時
享壇禋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歆引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二

春秋外傳者國語周語文許氏異義稱古春秋左氏說本於
劉歆據國語為說也楚語亦云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韋昭注周語云日
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祫
歲貢於壇禋此注皆與左氏說同唯解終王不言大禘疎矣
通典禮晉徐禪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禋終禘及郊宗
石室左氏傳無此文通典禮載袁準虞喜所引與此同並作左
氏說然則說字譌為傳耳或以為左氏傳佚文則誤異義言
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韋昭亦云日祭謂上食近漢亦然
今攷漢書韋元成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
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此謂在陵寢廟之禮然
晉灼注引漢儀宗廟一歲十二祠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
祠與此十二為二十五祠則是陵廟本仿宗廟之禮行之此
可攷見叔孫通所制漢儀之舊又案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
御覽並引五經異義云三歲一禘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
王之禮也此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禘五歲一禘此周禮也
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謹案陳氏謂三歲禘五歲禘為周
禮三歲禘疑先王之禮極精冊府元龜掌禮部奏議十七引
此作三年一禘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曰白
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義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二年
一禘是其顯據何以言之左氏說言禘禘有二義一說歲禘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三

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圖丘常合不言禘宗廟時合故言禘斯則宗廟禘並行圖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禘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牲禘於嘗於烝則禘不於三時皆行禘禘之禮高閭李韶高遵等十二人對稱禘祭圖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禘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圖丘而何又大傳稱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似據爾雅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惟夏殷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禮不敢專行圖丘之禘改殷之禘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六

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禘而禘祭之故言禘禘總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禘一名也其禘禘止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恩以爲過數帝曰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禘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禘以申追遠之情禘禘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禘又不究四時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則三年一祭而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禘

竝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圖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案禘禘之義先儒聚訟漢書韋平成傳劉歆以爲大禘則終王太平御覽禮儀七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禘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又引袁準虞喜說同周禮鬯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此以歲禘終禘爲一說也通典禮九引賈逵劉歆曰禘禘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王制正義云左氏說及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七

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卽禘也取其序昭穆之謂禘取其合集羣祖之謂禘案正義稱左氏說則此文當亦出五經異義通典引王肅曰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臣以爲禘禘殷祭羣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言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禘大祭獨言禘則禘亦可知也王制正義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禘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竝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

閏二年疏王肅杜預之徒皆以
二十五月除喪即得行禘祭

此以禘祫為一禘是三年之
祭又一說也制疏見王太平御覽引白虎通曰禘之為禘也序昭

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宋書臧

靈傳引白虎通曰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

不絕也此以禘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又一說也後漢書張

純傳建武二十六年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漢舊制三

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

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續漢志引此下云父為昭南嚮子為

穆北嚮父子不竝坐而孫從王父李賢注元始五年春禘祭

穆北嚮父子不竝坐而孫從王父明堂今純及司馬彪書竝

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李賢注

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禮說三年一閏天

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也禮說三年一閏天

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天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

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

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

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此以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禘則正

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又一說也陳氏壽祺云前漢有禘祫

始五年禘祭明堂是總祭遷廟存廟之主於大廟與舊制異

故班固平帝本紀以為禘張純以為禘也李賢注謂禘祫通

名尚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

皆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以禘及毀廟祫

惟存廟又一說也毛詩閟宮正義引禘祫志曰或云三年一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八

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

休解詁云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

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昭穆無所遺失禮天子特

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

高祖閏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休云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

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此以禘及功臣而喪

畢禘祫先後無定又一說也通典引徐邈曰禮五年再殷凡

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也邈又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

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

所遇惟春不祫故曰特祫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曰故烝

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邈以前二後三二祭相去各三

十月然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禘

故楊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禘則五年此又一說也穀梁楊

氏疏云或以為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此

又一說也眾說不同今以鄭學為折衷毛詩周頌維禘太祖

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禮記王制曰天子

植禘祫禘祫當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當則不烝烝

則不祫諸侯禘禘禘一植一禘當禘烝禘鄭注云天子諸侯

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天

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

禘祫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九

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案魯禮至

一禘一禘周禮大宗伯注毛詩平鳥箋並同正義云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禘亦三年一為也皇

氏取先儒之義以為虞夏禘祭每年皆為又云三年禘者謂

夏秋冬或一時得禘則為之不一時俱禘然按鄭以夏殷三

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鄭君魯禮禘志曰王制記先王

之法禘為大祭禘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以上禘制正義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為禘故禘以夏先王禘於三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十

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以上見闕官正義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

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

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

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

而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

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

親盡之祖無穆主也以上見通典此鄭推周禮禘禘之法也禘禘

志又曰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

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

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閔二十一月禘除喪夏四月則禘

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

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

不禘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

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經曰秋七月

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

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三年秋八月禘

僖喪至此而除間有閔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禘故明月

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

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

禘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為之同六年禘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七

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

以為有事謂禘為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

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禮公

會劉子及諸侯於平邱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

明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

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

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

之說禘禘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禘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

再禘十六字據闕官正義增闕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訓詁爭

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大夫之事得禮

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攷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况可知也此鄭攷校魯禮禘祫之期也以上見毛詩序制正義陳氏壽祺云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宗廟之祭肆獻裸饋食在時享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司尊彝凡四時之追享朝享先鄭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據大宗伯司尊彝皆於時享之外則此二祭文義正同則禘祫不得為一祭一名亦不得有禘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七

而無祫矣後鄭以追享為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非也禘祫大祭周禮不應舍此而舉他其兩文或在時享之上或在時享之下不足為異當如先鄭解為禘周語言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則歲祫終禘非周禮矣禮緯春秋說皆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緯見毛詩閔宮禮記王制正義及說文第一示部春秋說見公羊文二年徐氏疏張純何休許氏說文孫炎爾雅注並從之純引禮說以為法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其義甚精則不得專以禘為三年之祭矣謹案杜佑通典引逸禮祫祭七尸禘於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據禘祫志所次主位是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

昭尸共一韓詩內傳所言太祖謂后稷廟也則禘不及親廟矣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漢書韋卒成議引此傳而釋之曰言一禘一祫也會子問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詩周頌雝禘大祖也其詞曰假哉皇考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而已春秋唯大祫稱大事禘稱有事又直云禘於某公公羊言合食惟大祫會子問言無虛主唯祫祭詩言禘惟頌文武周禮酒正祫備五齊禘惟四齊則祫大禘小祫兼毀廟未毀廟禘不得總陳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七

昭穆矣周禮言祭於大丞周書言登於明堂則禘祫皆功臣與祭矣喪畢之禘出劉歆等左氏說何休公羊說亦云而一以為二年即禘一以遭禘則禘鄭以春秋校之定為喪畢先祫後禘其精密實勝諸家通典載高堂隆曰喪以奇年畢則禘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禘亦常在偶年晉博士陳舒表曰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閏合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合曹述初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祫三時皆祫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杜佑曰殷閏歲間偶如虞夏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祫於大

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畢
有此禘祫者為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
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
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闋天道大成也此皆申明鄭氏之悞
也其禘祫之月詩閟宮毛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
當惟天子兼之通典引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
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
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
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鄭同毛義張純謂祫以冬然
皆取萬物成熟之時其意一也周頌維正義云此禘毛以春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西

鄭以夏不同今攷傳箋本無此說正義以臆測之不足據陸
氏毛詩音義於孚鳥箋附載一本祫於大祖之上更有禘於
其廟四字陸云前祫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祫是後本商頌
正義亦舉此本以為文誤且辨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箋不
當獨有案商頌正義及釋文是也商頌正義所云禮注及志
謂周禮大宗伯注禮記王制注禘祫志皆與孚鳥箋同今俗
本毛詩孚鳥箋乃有此文與正義乖又王制正義據鄭箋譌
本更有禘於其廟之文謂練時遷主新死者當禘於其廟引
鬯人廟用修注謂始禘時為證蓋五經正義非成於一手故
不相應周禮鬯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

梁傳於練焉壞廟為證誤與王制正義同不知練後大祥禫
之祭皆非吉祭惡得有禘經傳及注從無此言而疏家誤據
譌本以誣康成後儒復不察而橫加詆誣謬妄甚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

十五

臣林昌彝學

特廟

特廟者不在七廟之中特立一廟如周之有姜嫄廟也據劉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必于六廟之外特立三宗之廟矣以此推之則周之成康刑錯宣王中興其功德與殷三宗可以媲美此三君者當迭毀之後亦必特立廟以祀之又春秋昭七年左傳曰敢忘高圉亞圉孔穎達王制疏引此文曰左傳注周人不毀其廟而報祭之杜預無此注是賈服注也高圉亞圉先公也親盡之後尚不毀其廟而實始剪商之太王奄有四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一

方之王季功德茂盛反毀其廟乎亦必特立一廟也凡此當祀之主不藏于二祀之中別立廟以祀之亦世世不毀不月祭之而已江藩云諸侯五廟之外魯有文王之廟文公之廟姜嫄之宮鄭有厲王之廟皆特廟也江說是也案劉歆為左氏學三宗之說必本之春秋古文家說高圉亞圉等說皆見左氏傳與禮家說不合所以馬融曰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也詩烈祖正義引異義齊詩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是周以成宣為宗廟以時毀矣與融說同又云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

之義鄭從而駁是鄭氏不以融說為然也

附稷契非帝嚳子說

甘泉江藩姜嫄帝嚳妃辨云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隆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媯訾之女曰常儀生摯與史記同生民詩毛公本此作傳其後劉歆班固賈逵服虔馬融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惟鄭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鄭志趙商問當堯之時姜嫄為高辛氏世妃意以為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為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帝苟信先籍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二

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于堯堯見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鄭以姜嫄為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也馬融說詩從毛義王肅申馬說以難鄭王基馬昭張融辨之詳矣其文見生民詩疏不具錄惟是孔疏節錄諸子之說未盡鄭氏之義而鄭氏之箋亦有意旨未暢者今詮毛鄭之說以己意論斷焉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姜嫄也

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嫫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氏謹案毛傳高辛氏帝焉帝者帝嚳也鄭易傳以姜嫫爲高辛氏之世妃據命秣序云帝嚳傳十世堯在帝嚳之後去嚳世甚遠堯與稷契皆非帝嚳之子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堯以前世次莫考不知姜嫫爲高辛氏何人之妃故但云世妃也是以張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嫫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娥以元鳥生產而契爲元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后稷之父帝嚳聖夫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三

姜嫫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嫫其德不同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嫫之廟乎孔穎達謂融之此言深得鄭旨是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箋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嫫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禋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謹案郊乃天子之祭惟天子得行諸侯不敢僭也傳謂帝嚳天子故得行郊禋之禮箋謂稷與堯皆非嚳子若爲嚳子堯自唐侯得爲天子父死子繼不得易有天下之號曰陶唐則堯非嚳子明矣蓋堯卽位後封帝嚳之子孫於高辛高辛地

名也因以爲國名堯以容禮待之故得用天子之禮也詩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齊敏也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禋之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嫫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謹案傳謂姜嫫隨帝嚳之後踐履嚳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所歆饗卽得懷任鄭不從者以姜嫫非帝嚳之妃帝乃上帝也若如傳言姜嫫隨夫祀天豈有不接武於其夫之後乎又以敏爲疾豈祭祀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四

禮以疾爲敬乎於義難通歆忻古今字也史記云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歆歆然者卽忻然喜悅之意也以歆爲饗則履帝武爲一事齊敏爲一事天神歆饗爲一事詞氣不屬頗嫌蕪累矣鄭所謂帝者卽感生帝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乎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鳧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于經之明文也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

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蘆之氣軀胞桑蟲成爲己子况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鄭駁異義引蒲蘆爲證可謂善於取譬矣竊謂上古之世人與天近多神靈之事下古以後在所罕聞然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萬物皆天地所資生而况于人乎鄭氏引商頌之文以爲證推而廣之閔宮曰上帝是依本詩云上帝不甯詩辭明言上帝豈非感生帝之確據乎許氏云無父而生則無九族不當立五廟如堯以慶都爲母是不得不以慶都之夫爲父矣感生者感天地之精氣而生非實有人道交接之事也即堯自知無父而生然受其長養之恩可等之路人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五

乎叔重之說拘墟之見耳王肅以後諸人謂事出於讖不可信然則齊魯韓三家詩說史記劉向列女傳皆載此事豈盡出於讖乎是不然矣謹案大戴禮帝繫篇載姜嫄簡狄爲帝嚳之妃後人歷數千載莫之能辨者江藩能疑之而未能決之此稽古者所以難也案列女傳曰棄母姜嫄者邵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迺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迺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爲異迺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淨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

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郇地遂封棄于郇號曰后稷傳言某之母某之女則必著其爲某之妃而姜嫄傳獨闕是姜嫄爲未嫁之女也未嫁而生子於人聽聞故始棄之既迺收之後堯封稷于有郇以其爲幼所長育之處稷于有郇雖爲女子子之所出而實無本族詩所謂卽有郇家室是也汪氏家禮云詩溯后稷發生之祥如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赫赫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均言母不及父以其本未有父故周人制祀典亦享先妣不享先祖也使稷真爲魯子吾未聞知母不知父之爲合禮也列女傳又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六

浴于元正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于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亳汪說是也案簡狄傳亦不言爲某之妃證以呂氏春秋音初篇知簡狄亦未嫁女也音初篇言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誘釋帝爲天以爲天令燕降卵于有娥氏女吞之生契是簡狄之吞卵尚在父母

之國也淮南子墜形訓言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少女
建疵卽傳所云妹娣歟若是則史遷于殷周本紀言姜嫄爲
帝嚳之元妃簡狄爲次妃而稷契均爲嚳子其說非歟曰史
遷取正于帝繫而屈原天問言簡狄在臺嚳何宜又言稷維
元子帝何篤之是原亦以簡狄爲嚳妃而稷稱元子以其爲
元妃所生宗帝繫者不獨史遷惟是五帝德爲孔子遺言其
可攷者黃帝爲少典之子顓頊爲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嚳
爲元尊之孫蟠極之子帝堯爲高辛之子帝舜爲蟠牛之孫
瞽叟之子禹爲高陽之孫而春秋緯命秣序言少昊傳八世
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易緯稽覽圖亦言黃帝一千五百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七

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是所謂
少典昌意高辛高陽者必其後裔降爲諸侯不改國氏其云
子孫亦謂其子姓雲仍而非直相繼鄭司農知此故以姜嫄
爲高辛氏之世妃而簡狄不言其何人妃亦以世數之相隔
也若帝繫不知作自何人迺析言帝嚳四妃之所出于帝王
世次外楚之世系獨詳豈因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而
附綴成之非盡可傳信歟然則殷周之禘嚳何也曰禘郊祖
宗之說詳于祭法祭法本于魯語展禽之言今魯語言商人
禘舜非禘嚳也虞夏之于黃帝顓頊其世次如五帝德所言
稷契誕生既異而上無可推禘之祭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

止從所王之德推之殷以金德舜以土德從所生也周以火
德嚳以木德亦從所生也禘舜嚳者卽祀感生之義歟緯言
周人之感生帝爲靈威仰而周以火德王亦取相生說者不
察因謂周后稷爲蒼帝所感生則履武之時何從測于幽冥
而知之順五行之生次以制禘此禮家精微之義而儒者迺
因禘嚳而謂稷爲嚳之子并及于契復改展禽之言謂殷人
亦禘嚳失實矣或謂列子言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
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今據中壘一家之言以疑大
小戴可歟非也中壘之言可據也以中壘之言徵諸大雅魯
頌商頌周禮而合之大小戴于以知周禮之非僞書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八

三世表褚先生引魯詩傳以稷契爲無父詩生民正義引鄭
志五經異義聖證論等書反復辨論皆可引證文選左太冲
魏都賦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注並引七畧曰鄒
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
次之水德次之又齊故安樂昭王碑文李注引鄒子曰五德
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史記封禪書或曰黃帝得土
德黃龍地蟠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
白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
公出獵獲黑龍
此其水德之瑞

附庸五廟

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陳
氏禮書云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亦五廟春
秋書紀季以鄒入于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
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

大夫三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氏曰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會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子禮論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為周大夫之制誤也孔穎達曰大夫三廟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卿即大夫也故春秋殺卿皆曰大夫其三公之廟與諸侯同於理或然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九

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

王制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鄭氏謂考當作皇考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鄭氏謂官師中士下士也上士異廟中士下士祖禰同廟然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是都邑之士立一禰廟而已其曰禰祖共廟非所聞也賈公彥曰鄭氏言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士皆二廟禮言八十一元士而不別上

下是以知其皆二廟也

士得祭高祖而下

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鄭氏康成曰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字之誤孔氏穎達曰皇考會祖也會祖既無廟有所禱則為壇祭之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王考雖無廟而猶獲祭謂在考廟者去王考為鬼謂會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若有所禱則薦之於廟也據此則士祭不及高祖然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十

為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程子謂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朱子亦謂高曾有服不可不祭且孔疏云官師一廟祭二世安在士二廟不可祭三世耶士虞禮哀薦禘事注云始虞謂之禘事主欲其合先祖也陳氏禮書曰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故禘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為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自此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禘又二年一禘禮書是據天子而言士但喪畢一禘而已不得迭三年一禘然天子之禘羣祧咸在大夫士亦高會祖禰咸在因舊主

合祭新主初入故亦名殷祭曾子問篇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卽此孔以彼殷祭爲二祥非也士虞又云明日以其班祔注引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無則中一以上賈釋之曰孫祔祖爲正若無祖則祔高祖取昭穆相當案喪服小記士祔大夫則易牲孔云祖爲大夫孫爲士士死祔祖則易大夫牲故易牲而祔祖正也祔高祖變之正也若不祭高祖何以得祔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祔及其高祖鄭氏康成曰于空也空祔謂無廟祔祭於壇壇此泥於祭法壇壇之說固不足據葉氏夢得曰大夫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祔其毀主經文唯云及其高祖不云毀廟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七

主則此云毀主亦誤方氏懋又謂大夫止於三廟士止於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祔然後及之非也案士有時祭無祔祭有大功而天子賜之祔則有祔祔自高祖而下故孔氏穎達謂大夫士有勲勞爲君所善則必許其祔祭至於高祖其說明矣若其未見賜者但不得祔於時祭而已除喪以新主合舊主而祭之祔不異也祭豈無及高祖耶且士有事告祭亦及高祖禮記昏義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孔氏穎達曰假令宗子爲士止有父祖廟女與宗子同曾祖爲壇告曾祖同高祖爲壇告高祖案詩召南采蘋篇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毛詩傳云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經言牖下則亦

非壇可知既夕禮鄭云此士喪禮之下篇又云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既夕在葬前三日案經文夙興設盥於祖廟門外鄭注云祖王父也下士祖祧共廟賈氏釋之曰下記云其二廟則饌於祧則此經據一廟而言設盥於祖是下士一廟祖祧共廟據尊者而言也據此知一廟之士得立王父之主於祧廟禮以義起則高曾二主亦得並立雖限於廟制而報本追遠之意亦可曲以通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七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一

番禺黎永椿校字

臣 林昌彝學

卜郊之禮

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鄭注禘謂祭昊天於圜圻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正義云知此禘是圜圻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惟圜圻耳注疏析圜圻與郊為二極精而確此本周秦以來經師相傳之說自王肅以禘嘗為宗廟五年之大祭以郊與圜圻是王肅之異說出而學者惑焉閩縣陳氏壽祺云爾雅釋天禘大祭也康成注周官大司樂圜圻方澤宗廟三者皆禘實本諸此國語禘郊不過爾爾栗烝嘗不過把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二

握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盛合之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表記天子親耕案盛秬鬯以事上帝文正相發可知天地祭有名禘者不得謂圜圻即郊也爾雅釋邱非人為之邱大司樂賈疏圜圻者取自然之邱圜者象天圜既取圻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論東西南北方皆可賈意蓋謂郊設泰壇圜圻非築土為壇也郊特牲正義據大宗伯典瑞大司樂及祭法之文謂鄭以蒼璧蒼犢圓鐘之等為祭圜圻所用以四圭有邸駢犢及奏黃鍾之等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郊圻之別著於此矣禮記六傳鄭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祭法燔柴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二

於泰壇疏云此祭感生之帝於南郊大司樂疏云禮天神必於冬至者以天是陽冬至一陽生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孔賈二疏皆主鄭說鄭駁五經異義云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城簡吞馭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况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此康成發明感生之義也謹按金榜禮箋云毛詩生民履帝武敏歆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周人所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鄭氏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又云王者一歲七祭天此本五經異義說康成無駁是鄭義與許慎同冬至禘昊天以饗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昊天垂象之天也上帝所穀之帝也金氏此說最爲精當周官經凡圻郊同禮者總稱昊天上帝郊與圻別者則單稱上帝鄭注多誤合昊天上帝爲一惟祭法注分晰不誤鄭注典瑞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言感生帝亦五帝之一周以木德王特尊東方蒼帝

為感生故有夏正郊天之禮耳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下文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正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王肅解與鄭違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言始者對建寅為始耳案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長日至不可云長至也後人以冬至為長至其誤自王肅之解郊特牲始冬至可稱長至則夏至可稱短至乎尙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於郊周三月夏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二

三

正月也五經異義引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魯於天子並事變禮卜從乃郊不從則止下天子也魯於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據此周禮夏正郊天用丁不用辛冬至日不常得辛郊特牲所言既與大司樂冬日至圓正之祭異又與召誥三月用丁之日異其為魯禮無疑惟周之始郊日以至一語著周賜魯郊之始適得冬至之辛日後世魯郊冬至之月遂以用辛為例非謂魯有二郊也康成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最為得之謹案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

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正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明堂位注云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孔氏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卒以為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卒以為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為之說案上說字疑誤又從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卒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二

四

不得亂於周魯也以下難鄭圓正及郊名神之說今不錄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圓正知圓正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郊祀又字舊誤作及今更正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祀之事正義又引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至日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為理乎周禮云冬至日祭天於地上之圓正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正皆為祭焉無常處

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正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
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袞服素車龍旂
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正言始郊
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為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
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
泰山婦人鬻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
正為別冬至之郊特為魯禮正義又引張融謹案郊與圜正
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案謂各用其正郊天又魯
以轉卜三正王與鄭乎同周禮圜正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袞
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袞著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二 五

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
並為魯禮與鄭乎同融又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圜正既
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謹案周禮郊正之別郊特性正
義據大宗伯典瑞大司樂及祭法之文謂鄭以蒼璧蒼犢圜
鐘之等為祭圜正所用以四圭有邸駢犢及奏黃鍾之等為
祭五帝及郊天所用良是魯之郊禮諸說不同今攷明堂位
孟春祀帝於郊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皆謂周正建子之月此魯始賜郊之禮也獻子欲以七月日
至禘於祖與郊天對月故稱魯之始郊以為比例春秋魯郊
轉卜三正無定月此魯禮之變其舊也左氏傳襄七年夏四

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釐
而郊郊而後耕謂周正建寅之月則不可正以周轉卜三正
用周之春三月至四月則不可正以周禮啟釐而郊故也是
時魯既耕卜郊過時非禮故獻子稱周禮為斷以正其失非
左傳與禮記乖違亦非魯有二郊也杜預釋例謂左傳禮記
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所錄左傳常得其真
見左傳襄公七年正義預又以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崔氏皇
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
攷之不審鄭康成之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
三正最為得之杜預崔氏皇氏說並見禮記郊特性正義郊特性正義曰穀梁傳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二 六

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
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聖
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
子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
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此馬昭及
孔穎達申鄭之說善矣然猶未知左傳獻子之言為以周禮
正魯也

書

筮法

卜法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氏康成之說可從京房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
 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
 九馬京氏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說大衍之數五十乃據
 乾鑿度言之但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說大衍之數五十乃據
 何可以為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虛一不用故用四十九
 耶况天地之數虛五而數可演大衍之數虛一不用故用四十九
 無道之舍也故三統麻日道據其一若實數計之為五十則
 無虛一不用矣是京氏之說不可據也馬融曰易有太極北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一

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
 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二十四氣生二十八宿
 象是當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言之於天象始合舉及四時
 五行十二月則離天象而禱於麻數矣是馬氏之說不足據
 也荀爽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乾
 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六十四馬按阮氏元詒經精舍文集載
 范氏景福云六畫之卦六十九有四非止于八而乾初九爻辭
 潛龍勿用此占者之辭與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一例豈探
 著而不用乾之初九乎是荀氏之說非也姚信董遇曰天地
 之數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按
 繫傳云大衍之數五十非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也如姚氏
 董氏說經文當作大衍之數五十有五可矣何但云五十是
 姚氏董氏之說非也崔憬曰按說卦著數則是大衍之數也
 參天者謂以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中也兩地者謂
 以二起逆數而三始順數而五七九不取於中也兩地者謂
 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為少陽其數三坎為中陽其數五震為
 長陽其數七乾為老陽其數九兌為少陰其數六巽為中陰
 其數四坤為老陰其數八坤為老陰其數八坤為老陰其數八
 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八卦之

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
 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
 數焉著圓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
 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
 亦為一數而守其位也按李氏鼎祚云崔氏既將八卦陰陽
 以配五十之數餘其天一地四無所稟承而云八卦之外大
 衍之所不管者斯乃談何容易哉是崔氏之說不足據也王
 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
 不用而用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即易之一千五百二十其
 有九數之極也孔疏云萬物以之成即易之一千五百二十其
 用此策大推演天地之數惟用五十策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
 著者惟四十九惟賴五十一不用以其虛無非所用也故不數矣
 按天地之數如惟賴五十一不用以其虛無非所用也故不數矣
 說不足據也鄭氏康成云衍演也天衍之數五十乎是王氏之
 行氣通凡五行減五成衍演也天衍之數五十乎是王氏之
 生水於北地五行減五成衍演也天衍之數五十乎是王氏之
 一併生於中陽五行減五成衍演也天衍之數五十乎是王氏之
 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天衍之數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二

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之數
 不可以為五八九六小筮之占以用之更減其一故四十有
 九也按明堂月令曰春其數八夏其數七秋其數九冬其數
 六中央土其數五令曰春其數八夏其數七秋其數九冬其數
 而中故一三三四得五為六七八九四生土五成數五五
 為十故有地十故太早曰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為木四五
 九為金五五為土統麻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太極也故
 一不用惟鄭氏明於數始知以五行氣函三為一太極也故
 非謂儒之所能及者宋儒說者甚多皆鄉壁虛造漫無所
 據更不足與分象為二以象兩象太極也今分而為二以象兩
 儀故一以象三於孔穎達曰就兩儀之中分掛其一以象四
 矣掛一以象三於孔穎達曰就兩儀之中分掛其一以象四
 以象四時崔憬曰分掛其著皆以四為數歸奇於扚以象四
 虞翻曰奇扚掛一策扚四策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扚以象四
 成歲故歸奇於扚掛一策扚四策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扚以象四
 扚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扚掛一策扚四策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扚以象四

歸奇於初劫并掛左手次小指間為再劫則再問也又分掛
揲之如初而掛左手第三指間成一變則布掛之一爻謂已
二劫又加一為三并重合前二劫為五歲故五歲再問再劫
而後掛此參五以變據此為三劫不言三問者問歲餘十日
五歲問六十日盡矣後劫問餘分不得又曰四營而成易
言三劫謂七八九六也陸績曰分而為二以象兩一營也掛
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三營也歸奇於掛
象問四營也謂四度營荷爽曰二揲冊掛
為方成易之一爻者也十有八變而成卦左手一指間三指
間滿而成一爻卦六爻三六周禮春官大卜掌三兆之灋一
十八故十有八變而成卦也
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鄭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
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灋可用者有二原原田也杜子
春云玉兆帝顛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其
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注頌謂繇也三灋
者洪範所謂曰兩曰濟曰圍曰龜曰剋按濟作齊圖作驛龜
作蒙此古今文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按連山即烈山昭二
之異也別有說
氏祭法烈山氏之有天下是也魯語亦謂之厲山皆語之轉
杜子春以連山為宓戲杜預以烈山為神農世諸侯章昭以
厲山為炎帝之號按三說當以章說為可二曰歸藏三曰周
據鄭注謂連山似山出內氣其言失矣
易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必藏
歸藏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必藏
黃帝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注三易卦別之數亦同
者重其數華氏掌共燹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云燹謂所蒸灼龜
之數華氏掌共燹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云燹謂所蒸灼龜
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予謂土喪禮曰楚煇置於凡卜以明
燹在龜東楚煇即契所用灼龜也燹謂炬其存火凡卜以明
火燹燹遂餼其燹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注杜子春云明火以
燹讀如戈燹之鑄謂以契柱燹火而吹之也占人掌占龜以
契既然而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也
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既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三

吉凶注占人亦占簪言占龜者簪短龜長主於長者以八
也入卦占簪之八故謂八事不以簪簪之言頌者同於龜占
簪之也其非八事則用九簪占人亦占焉凡卜簪君占體大
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坼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
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
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
逢凡卜簪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
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予謂既卜簪史必
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
與大夫盡弁開金勝之書乃得周公
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簪人掌三易以辨九簪
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簪之名一曰巫更二
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
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注此九巫讀皆當為簪字之
誤也更謂筮遷都邑也咸猶
命也謂簪心歡不也式謂簪制作灋式也目謂事眾簪其
要所當也易謂民眾不說簪所改易也此謂簪與民和比也
祠謂簪牲與日也參謂簪御與右也環謂簪可致師不也
惠氏壬奇禮說云簪人九簪一
曰簪更更者造事之端其象為蠱更者行事之權其象為巽
蠱象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甲木為仁庚金為義門內之
治恩揜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巽利武人太元
所謂庚斷甲者曰此更之言庚也甲為始庚為續先甲後甲
者開其始先庚後庚者續其終此筮更之義歟二曰簪咸咸
感也葢嫁娶之占咸男下女漸女待男則吉姤柔遇剛則凶
蒙九二納婦泰六五歸妹屯六二女貞而常小畜上九婦貞
而厲蒙三見金夫睽四遇元夫豐初遇配主畜三夫不正漸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四

三婦不育恆五婦吉夫凶家人女正男正皆同氣相感而吉
凶生焉咸之義也歸妹互象坎離坎月離日陰陽之義配日
月故其卦為嫁娶之吉占是為簪咸三曰簪式式之言法也
八卦建五氣立五常法象天地順於陰陽古者占卜皆用式
太史抱天時注云抱式目處吉凶此占用式也宋蔡興宗為
鄂州參軍彭城顏敬目式卜曰亥年當作公此卜用式也簪
亦如之是為簪式四曰簪目目之言數也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甲乾乙坤相得合木天地定位也丙艮丁
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
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壬壬地癸相得合水陰陽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五

相薄而戰乎乾此合之之數按月令所謂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孟夏之月其日丙丁又孟春其數八孟夏其數七蓋以土數乘木火金水而成即易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天一地二水甲火乙
天三地四木丙金丁天五地六土戊水己天七地八水庚木
辛天九地十金壬土癸此分之之數按朱子發作易圖及叢說據虞仲翔甲乾乙坤相得合木之注以爲甲一乙二丙三丁四戊五己六庚七辛八壬九癸十殊不知納甲之法甲與乙合生成之數一與六合兩說判然朱氏誤合而一之按分之之數一分一合體立本於朱氏實不足據惠氏據以爲說誤矣
用行二篇之策大衍之數皆出於此是為簪目五曰簪易運
機布度其氣轉易則天而行與時消息若不變易不能通氣
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孔子曰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
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八卦鬼

為繫爻財為制爻天地為義爻父福德為寶爻子同氣為專
爻弟水配金位為福德木入金鄉居寶貝土臨內象為父母
火來四上嫌相敵金入金鄉木漸微六親九族五星四氣福
德刑殺王相休廢君子吉小人否是為簪易六曰簪比比輔
也下順從也一陽居尊羣陰从之其卦辭曰原簪元永貞无
咎故卜有原兆簪有原簪謀之鬼又謀之人故卜簪皆目比
名先王巡守必先卜征卜必兼簪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
則增修德而改卜焉改卜則亦改簪是為簪比七曰簪祠隨
王享西山升王享岐山豫王薦上帝觀有盥賓因有赤紱鼎
有雉膏坎有樽簋皆祠也渙有立廟晉二受福損初祀事益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六

二用享萃二用禴震主匕鬯異用史巫既濟殺牛不如禴祭
禴之言薄也春秋曰祠祠者詞也品物少文詞多也是為簪
祠八曰簪參參猶三也三代異法三法並簪法立一人故簪
有三人簪則參而占則旅也無中曰兩有中曰參兩則爭參
則和故三占从二是為簪參九曰簪環環之言還也蓋簪征
人之歸期詩曰卜簪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適止此簪環之辭
霍光素與李陵善遺陵故人任立政等至匈奴招陵單于遣
酒陵亦侍坐立政等未得私語乃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
環言可還歸漢此環之義也一說環者八卦歸魂也更為變
環為還乾變於巽還於离坤變於震還於坎故九簪目更始

目環終庚從貝為廣古文續字凌氏延堪禮經釋例云特牲饋食禮筮

日筮人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筮者許諾即

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士之筮

者坐著短由便疏云知著有長短者按三正記云天子著長

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士冠禮筮日筮人執

筮抽上轅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

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是士之筮禮經文皆云

即席坐故知士坐筮也少牢饋食禮筮日史朝服左執筮右

抽上轅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注史家臣主筮事者命畢史曰

諾西面于門西抽下轅左執筮右兼執轅以擊筮遂逆命乃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七

釋禋立筮注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疏云大戴禮三

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著長立筮為便對士之著三

尺坐筮為便若諸侯著七尺天子著九尺立筮可知少牢饋

食卿大夫祭禮經文云立筮故知卿大夫是立筮也又士喪

禮筮宅但云筮人北面指中封而筮不云坐立此是士禮當

亦是坐筮也然經無布席之文或攝盛如卿大夫立筮歟至

於卜曰之禮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泣卜即位

于門東西面注泣卜族長也卜人抱龜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

受卜人龜示高注以龜腹甲高起所泣卜受視反之宗人還

少退受命命畢許諾不逆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與授卜人

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與宗人受龜示泣卜泣卜受視反之

宗人退東面乃旅占據此則卜禮士亦坐卜也而經文止此

一事別無可證注云宗人不逆命亦士禮略凡卜逆命命龜

異龜重威儀多也疏云言凡非一則大夫已上皆有逆命逆

命與命龜異故知此不逆而有即席西面命龜若大夫已上

有逆命者自然與西面命龜異可知蓋卜重于筮威儀多龜

無長短之殊自無坐立之別而但以逆命不逆命為異也又

案士冠禮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筮法依七八九六之

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

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八

也兩少一多為折錢折錢則八也此即京氏易項氏安世曰

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者即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

一面為折兩面一背為單俱面為交俱背為重說與賈疏正

同考世應飛伏遊魂納甲等說皆見京氏易中然則近日錢

卜猶是漢人舊學古之筮法不傳已久宋代撰著之儀乃後

儒以意為之者固不若錢卜之術近古而可信也又按世所

傳筮儀甚舛陋近王氏懋竑以為非朱子作其言曰士冠禮

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

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

者而疏謬若是耶可謂先得我心者矣歛金氏榜禮箋云周

官占法掌之占人其例不著於經載在左氏春秋及國語以周易占者凡三法六爻不變以象占按象音雅當昭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是也一爻變以變爻占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泰遇歸妹之睽二十五年晉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襄二十五年崔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昭五年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七年孔成子又曰余尚立贖尙克嘉之遇屯之比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哀九年陽虎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九

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是也爻無占之卦例其兩爻以上襍變者悉占之卦象襄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國語單襄公曰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也遇乾之否是也惟乾坤二卦六爻盡變占用九用六昭二十九年蔡墨曰乾之坤見羣龍无首吉是也繫辭曰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乾鑿度謂七八為象九六為變故象占七八爻占九六聖人以九六繫爻而占者或占七八可乎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筮得泰之八其占皆以周易象是周易象占七八也穆姜筮遇艮之八以周易占之為艮之

隨是爻之遇八者非周易法也其兩爻以上襍變者為其義無所主占之卦象與占變同義此驗之左氏春秋國語及漢唐諸儒之成說不可易者凡卦內曰貞外曰悔按左氏春秋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注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服注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唯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為主疏云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賈鄭先儒相傳以為先代之易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于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按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注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象故姜亦彖為占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十

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疏云易筮皆以變者為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象辭故姜亦以象為占榜謂穆姜因史以周易占遂據周隨象答之明兩爻以上襍動者皆占之卦象周易占例如此按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注云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胡渭云筮史云爻無為司空季子亦占二象則是兩卦皆不變專言震者長子主器有侯象公子筮得國志在建侯故獨

有取於震也得國大事公子用原筮故既遇屯又遇豫若孔成子筮元又筮禁也榜謂屯豫二卦皆不變故曰皆八與董因得泰之八同義宋程迥謂本卦為貞之卦為悔以貞屯悔豫為三爻變則與周語遇乾之否同何以于此變言貞屯悔八若貞屯悔豫為屯變豫又與得八之義難通不遍考全經輒為異說此學者之大患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二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南海桂壇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四

林昌彝學

六龜

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卜師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爾雅釋蟲一曰神龜郭注龜之最神明二曰靈龜注小

注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為靈龜即今背蟠龜一名靈蟠龜能鳴三曰攝龜注小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四曰寶龜注書曰遺五曰文龜注甲好食蛇江東呼為陵龜我大寶龜有文彩首河圖曰靈龜六曰筮龜注常在著叢下七日山龜八曰負書丹甲青文注伏見龜策傳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四

一

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注此皆說龜生之處所火龜猶火鼠耳物有合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損卦曰或益之十朋之龜虞翻注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也孔疏引馬鄭注並用爾雅禮器疏云大凡神靈寶文攝惟五體而已蓋筮龜山澤以下皆因所生處以為名故止言五體也廣韻十七登下引書云武王悅箕子之對錫十朋蓋在逸周書箕子篇內今缺其文也按十龜者王會篇云伊尹四方令云正西神龜為獻史記龜策傳云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禮器疏引郭注此當龜以為畜在宮沼者蓋郭音義之文本禮運為說也南書謂神龜腹下有離兌卦此蓋異龜非所恆有郭氏未言以此可

見神龜以上按劉逵蜀都賦注引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

甲可以卜其絲中又似瑋瑋俗名曰靈華陽國志亦云其絲

可作又世號靈又與釵同竝郭所本今郭注又作文字形之

誤宜據以訂正郭又云一名靈蟻能鳴者說文蟻大龜也以

昌鳴者羽獵賦云祛靈蟻初學記引廣志曰蟻蟻形如龜出

交州山龜在山上食草長尺餘禮器疏引郭云今江東所用

卜龜黃靈黑靈者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是郭以此龜即天

龜說苑辨物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類聚引吳謝承表云

伏觀靈龜出於會稽章安臣聞靈龜告符五色粲彰則金則

玉背陰向陽以上按禮器疏引郭云以腹甲翕然攝斂頭閉

藏之即當周禮地與四方之龜知者以皆有奄斂之義故也

按釋文攝謝之涉反然則攝猶摺也亦猶折也言能自曲折

解張閉如摺疊也本草別錄陶注又有鴛龜小狹長尾用以

卜則吉凶正反唐本注云鴛龜腹折見蛇則叩而食之荆楚

之間謂之叩蛇龜郭云江東呼陵龜即攝龜矣以上按春秋

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以龜青純為寶何休注千

歲之龜青純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郭引書大誥文禮器

疏云即遺我大寶龜及樂記曰青黑絲者天子之寶龜及公

羊龜青純皆是也以上按類聚引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

則龜被文而見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維予龜負書出肖甲

赤文成字及郭所引河圖皆其類也以上按注言常在蒼叢

下潛伏龜策傳引傳曰上有禱著下有神龜又云聞著生滿

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以上按山

澤水火龜者皆因龜所生處以為名其火龜尤異故舉火鼠

以况之郭注山海經云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

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名之火浣布是也

類聚引郭氏讚曰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於火或游於蒼

雖云類殊象一一歸疊疊致用極數盡幾陳氏禮書引逸禮

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禮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

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又言大夫龜六寸誤也案

陳說非是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

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白虎通說與陳氏所

引三正記不同大夫六寸則士無龜可知按爾雅一曰神龜

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尚書大誥甯王遺我大寶龜

禮記樂記曰青黑絲者天子之寶龜蓋寶龜所以贈諸侯故

諸侯以龜為寶謂之寶龜春秋云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

寶者何龜青純也然則寶龜長必滿尺惟天子諸侯有之大

夫士之家不得有寶龜也故云家不寶龜非謂大夫士之家

竝八寸六寸之龜無之也禮三正記所謂大夫龜八寸士龜

六寸是大夫士之龜不滿尺此言不得用寶龜也若寶龜則

滿尺矣陳氏謂大夫無守龜據儀禮大夫士祭筮而云然不知儀禮士昏禮卜納吉士喪禮卜人奠龜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若不用龜何以卜為大夫士祭用筮或祭不用卜而昏宅葬未有不用龜卜也有龜卜則大夫士明用八寸六寸之龜矣陳氏謂大夫無守龜疑逸禮之誤非也至於引逸禮士龜六寸又誤為大夫龜六寸則尤誤之甚矣

焦

楚煇

卜法

周禮董氏掌其焦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蒸焦遂歛其煇契以授卜師遂役之卜師凡卜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士喪禮將葬卜卜人先奠於西塾上南首布席楚煇置于焦在龜東宗人立於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席於闕西闕外主人北面免經卜人抱龜焦先奠龜西首焦在北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四

四

蓋焦炬也龜儀傳曰卜先以造契灼龜之木也契謂之煇亦謂之楚煇楚其材也龜儀傳曰煇其體也煇鄭注讀如戈鉶之煇則煇之狀可知契其用也煇與煇其名一也契與作其義一也士喪卜葬始則卜人奠龜於西塾上南首楚煇置於焦在龜東以龜奠也既而奠龜西首焦在北以占者在南也掌其焦契謂之董氏者鄭成康謂焦煇用荆董之類也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

墨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書曰惟洛食又曰乃命卜筮曰兩曰霽曰蒙曰騶古文尚書霽作濟蒙作曰克克古文尚書作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太卜掌三兆之法有玉兆瓦兆原兆而洪範占者必三人士喪禮占者亦三人陳氏禮書謂三人所以占三兆說本先儒陳說殊非是謹案三人占乃立三人參考也金滕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筮不相襲夫謂之習者重複之意舜以龜著協從則卜吉矣又何待於重複哉故曰不習吉金滕卜三龜一習吉其謂之龜者非謂三箇龜三次龜乃立三人以相參考三人中一人言吉一人三人皆重複言吉是為習吉不必再疑重求其為吉也若三人中一人言凶二人三人皆重複言凶則為凶洛誥所謂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此豈習之謂哉蓋即一事二地各分卜不可以習言也是卜澗水東澗水西之外又卜澗水東皆在洛地為皆吉則不嫌於相襲也故曲禮曰卜筮不過三謂卜筮皆可以三為節亦豈謂必期於三哉然又曰卜筮不相襲者蓋以卜人筮人各有專職故惟卜與卜襲筮與筮襲而下卜襲筮以筮襲卜則其法不相通焉若卜筮互相為占此則禮之所有即龜從筮從之說也此三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四

五

人占必從二人之言之的解也

著贖

畫爻木

卦板

繫幣

士冠禮筮人執筮抽上贖兼執之進受於主人鄭注贖藏筮之器今時藏

謂之贖士喪禮筮者東面抽上贖兼執之南面受命特性筮

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少牢史朝服左執筮

右抽上贖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命之史西面

于門西抽下贖左執筮右兼執贖次擊筮乃釋贖立筮吉則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四

六

史贖筮謹案士冠士喪有贖而特性不言贖少牢言上下贖

而士喪不言下贖文互備也士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

西塾鄭注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也士冠禮卒筮書卦執以

示主人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主人受祇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

告吉士喪禮筮宅筮人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卦執卦

以承命筮者乃旅占特性饋食筮者即席西而坐卦者在左

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陳祥道云少牢饋食筮者立筮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於木示主人乃退占每爻畫地

以記之六爻筮者常在右卦者常在左大夫以上筮者立卦

者坐士以下筮與卦者皆坐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卦以示

主人畫爻以木少牢所謂卦以木是也書卦以板少牢所謂

卦於板是也古之筮法見於春秋多矣有以前卦統後卦有

以後卦斷前卦有兼二卦有止一卦陳侯筮敬仲遇觀之否

觀坤下巽上否坤下乾上變觀之六四其吉在於觀國之光

為否之九四則是風為天於坤上矣因坎上兌下大過巽下

利用賓於王崔杼筮娶遇困之大過兌上變困之六三為大

過之六三則是夫其凶在於困於石據於蒺藜此以前卦占

從風而不可要矣大有乾上離下變離之六

之也魯桓公筮季友遇大有之乾五為乾之九五乾為父為

君故曰同復于其吉在於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以後卦占

父敬如君所屯震上坎下比坤上坎下

之也畢萬筮仕遇屯之比變屯之初九為比之初六其吉在

於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莊叔筮穆子遇明

夷之謙明夷離下坤上謙艮下坤上變明夷之初九為謙其

凶在於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此兼二卦占之也

秦筮伐晉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晉筮與楚

戰遇復曰南國滅射其元王中厥目此止一卦占之也然禮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故以私志而問者兆

不必應若魯穆姜居東宮遇艮之隨其繇元亨利貞無咎南

蒯筮叛遇坤之比其爻黃裳元吉皆卒以凶此又吉凶在人

也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

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杜子春云繫幣者

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陳氏禮書云經言凡卜筮繫幣以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四

七

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則繫幣於龜筮矣當從杜平春之說爲正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四

八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四

番禺黎永椿校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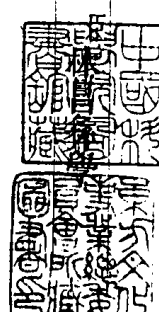
誓戒

周官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祀大神元享先王亦如之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蒞誓百官戒于百族遂師凡國祭祀審其戒誓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具法事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明堂位曰各揚其職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一

百官廢職服大刑少牢饋食筮旬有一日謹案戒者勅以事誓者告以言大司寇戒之日蒞誓百官士師五戒而誓居其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夫小宗祭則兄弟皆與宗子祭則族人皆侍則周禮所謂百族郊特牲所謂百姓者儀禮所謂子姓兄弟之類是也澤郊學也誓於澤卽其所擇而誓也繼之以庫門太廟者庫門之內象法之所在戒百官於此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掌之以太宰重其事也協之以太史正其禮也蒞之以司寇肅其職也然古者用刑之法常恕以寬誓人之辭常嚴以峻故軍旅之誓曰孥戮汝無餘刑祭祀之誓曰服大刑明



堂位之所言者皆百官之辭也條狼氏所謂殺輶鞭墨者皆其屬之辭也凡欲齊莊謹肅而已孰謂其法太苛哉陳氏禮書云天子諸侯誓以卜吉之日戒宿以下尸之日大夫前有十日之戒則與天子諸侯同後有一日之宿則與天子諸侯異此所謂有曲而殺也土有筮日而無諏日有宿而無戒此宿之戒與大夫異宿以三日而不以一日則與天子諸侯同此所謂有順而撫也陳說是也案月令教習田獵整設於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聘禮誓於其境賓南面上介西面眾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氏曰史于眾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勅告士眾然則祭祀之誓亦應如此禮曰獻命庫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門之內戒百官也北面獻命固其理也古之讀書者史官耳大史所謂戒及宿之日讀書而協事是也唐制大尉讀書非古也今猶襲之

王齊宮 記曰甸有一日宮宰戒夫人則后夫人散齊致齊與君同

后齊宮

曲禮曰立如齊齊者不樂不弔檀弓曰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石駟仲卒注駟仲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曰沐浴佩玉則兆王制天子齊戒受諫冢宰齊戒受質月令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

春於東郊 注四時皆然 禮器曰三日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郊特牲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

昏禮子冕齊戒鬼神陰陽也齊之予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

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

君羔髀虎殖 注此君齊之飾 大夫齊居鹿辟豹殖朝居士齊車鹿

辟豹殖 注臣之朝車 與齊車同飾 子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子冠綦組

纓士之齊冠也 注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氏

齊謂祭祀時恐此齊亦兼祭祀故言齊時所服其祭諸侯則

子冕也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子冕祭子冠齊祭

則爵弁祭亦子冠齊異冠也必知孤亦子冠齊者以諸侯尚

子冠齊明孤亦子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

則子端以祭皆子冠也此云子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

同冠也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朝服謂之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子冠齊此是熊氏說也皇氏以為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為妨皇氏之說非也其天子之祭子冕祭則子冠齊綦組纓祭則子冕齊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答趙商問云以鄭說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為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自若但施於已祭不可通之也鄭答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之冠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則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冕則士之齊服服子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祭服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觀齊服則服子端義齊則結結佩而爵鞞 注結屈也爵鞞 祭義曰致齊於或然也 齊則結結佩而爵鞞 者齊服子端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注致齊思此五者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

引耳見所為齊者思之熱也祭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

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

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

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

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

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

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中庸曰使天下

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周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四

禮膳夫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曰王府王齊則共食玉注玉是陽

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注給

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司服共齊服有帛端素端注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

所禱請變素服言端者明異制太史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注正義曰戒散

賁氏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注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

端既夕記士處適寢有疾疾者齊注適寢者不齊養者皆齊孟

子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事上帝孔子曰齊必變食齊必

有明衣布子之所慎齊戰疾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荀

子曰端衣乎裳繞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董莊子曰不飲酒不

茹葷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揚子曰孝子有祭乎有齊乎夫

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

是以齊不賓國語宣王不藉于晦號文公諫曰先時五日誓

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涖濯

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左氏隱公

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寯氏也陳氏禮書云祭統曰君致齊

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

於外檀弓曰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儀禮疾者齊

處適寢國語耕籍之禮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

蓋君齊於路寢夫人齊於正寢而大夫士亦各齊於適寢散

齊夜處適寢亦豫外事所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是也致齊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五

晝夜處適寢不豫外事所謂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是也

鄭氏曰散齊不御不樂不弔則散齊雖豫外事其它與致齊

同矣故不飲酒不茹葷不賓不鳴佩喪者則弗見也不蠲則

弗見也凡不以哀欲惡貳其心而已則浹旬之間其可伐鼓

乎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伐鼓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

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季桓子之於祭特齊三日而

已非禮經所謂致齊之日也祭有大小禮有輕重先王之時

蓋有三日齊者國語所謂百官各即其齊三日月令天子迎

氣亦齊三日是也考之儀禮大夫甸有一日筮日前祭二日

宿戒尸明日筮尸又明日乃祭士筮日又前期三日之朝筮

尸先儒謂人君卜日則散齊卜尸則致齊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則散齊九日致齊一日士前祭三日筮尸則致齊與人君同而散齊與人君異然致齊不必繫於筮尸大夫致齊一日散齊九日於禮無據古之齊也非特施於祭祀而已故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則見君必齊矣昏禮乎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則娶妻必齊矣周禮金路以賓謂之齊車其僕謂之齊僕其右謂之齊右則會同賓客必齊矣死於適寢以齊終也則疾必齊矣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凡所以致恭敬者未嘗不齊也然會同賓客其齊服益亦服乎端而已鄭氏謂王齊服衾冕無據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六

齊服
乎端素服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乎端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乎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乎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又曰齊之乎也以陰幽思也又曰乎冕齊戒鬼神陰陽也荀卿曰乎端乎裳纓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葷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冠以乎天子齊則乎冕乎端所謂端衣乎裳纓而乘路是也諸侯而下則乎冠乎端所謂乎冠丹組纓是也鄭氏謂端士之齊服蓋以司服所言其齊服有乎端素端之文在士服之下故誤為之說也諸侯之齊於婚以天子之乎冕攝盛故也然諸侯與士之於祭祀其齊則同故皆乎冠以一其誠其分則異故殊組纓以辨其守天子諸侯

大夫齊祭異服天子於羣小祀齊祭同冕不同服士齊祭則一於冠端乎而已鄭氏曰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然三命以下齊祭雖同冠而不同纓其乎冠蓋與朝服之冠同其所異者組纓而已丹者正陽之色諸侯以為組纓以其純於德故也綦者陰陽之雜士以為組纓以其未純於德故也綦蒼艾色也詩以綦巾為女巾書與詩以騏弁為士弁禮以綦組紱為世子之佩則綦皆卑者之飾也儀禮曰乎端乎裳雜裳可也鄭氏謂上士乎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乎後黃於義或然然齊之飾不特如此而已其明衣布其鞞其佩結其車羔幣鹿幣

尸雜記曰尸冕弁而出士虞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七

曲禮坐如尸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尸卜筮無父者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昭穆同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尸必式乘必以几禮運日醜辟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必厭葢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禮器曰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言此亦周所因於商也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酒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殷坐尸猶坐周旅酬六尸相酌

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合錢飲酒為醪旅酬相

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象也天子奠

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

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少儀曰婦人為尸坐則不手拜

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孔子曰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八

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冕兼日弁

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坊記曰祭祀之有

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

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許規饗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

如之相尸禮小祝大祭祀逆盥盛送逆尸沃尸盥節服氏郊

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

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

鷩鷩在渚公尸來燕來處喻祭天地鷩鷩在灑公尸來燕

來宗喻祭社稷鷩鷩在壺公尸來止熏熏壺之言門也燕七

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陳氏禮書云古者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九

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鷩鷩

之序言神祇祖考而詩稱公尸則凡祭有尸矣惟奠與祭許

公祭泰山召公爲尸曾子問曰卿大夫爲尸於公則凡尸皆

貴者矣白虎通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爲尸嫌三公

曰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則凡尸皆無父者矣然則天子諸

侯之尸以卿大夫則幼者不與焉禮曰祭先祭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此大夫士之禮歟蓋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凡則一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禮而祭之尸則服士服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禮而祭之尸則服大夫服故周禮官司服享先公則驚冕以為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驚冕而王服衮以臨之則非所以致敬故弗敢也然小記曰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者鄭氏曰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其為君也以卒者不成其為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十

君故不敢服其為君之服也儀禮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於尸再宿而一戒士於尸一宿而無戒則大夫之禮有所屈士之禮有所伸推而上之則人君蓋亦前三日筮尸而宿戒之儀又加隆矣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儀禮大夫士之禮皆祝迎尸於門外祝人門左則固張於廟門之西矣及其人也主人立於阼階東西南面尸盥而進升自西階主人立自阼階祝從尸主人從祝尸人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南而立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而按祭焉禮記曰周坐尸詔侑無方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觀儀禮大夫士之祭則人君事尸之儀略可見矣

後魏文成帝拓拔濬時高

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為尸豨亂情禮又周禮表傳巴梁間俗每秋祭祀取鄉里耆而人送迎為尸以祭之唐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押神以享亦為尸之遺法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十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樂平石景芬校字

牧牲官

臣林昌彝學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牛人
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
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所求福之牛
也共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
謂所以養人掌祭祭祀之犬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
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
敬之至也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
共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六

卜牲卜免

禮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郊特
牲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公羊傳曰養牲必養二卜帝牲不
吉則板稷牲而卜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
牲成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不郊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梁曰卜免牲
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
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
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
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

石之又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
免牛亦然公羊亦曰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
傷者曰牛蓋君子之於鬼神也無非卜用故擇牲必不敢專
取也免牲必卜不敢專去也在牧為牛在滌為牲在滌而或
傷之則不成牲也故以在牧名之

養牲 增 福衡

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肆師大
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
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
國門使養之注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司門凡祭祀之牛繫焉監門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六

二

養之牛人凡牲不繫者共奉之注謂非時而祭祀者封人凡祭祀飾其
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絳共其水橐注飾謂刷治潔清之也鄭
也翁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犗古者名同詩閟宮
皆謂夕牲時也名謂福衡設於角衡設於鼻如犗狀也詩閟宮
曰秋而載嘗夏而福衡注毛曰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鄭禮
記曰三日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又曰犧牲不粥於市
牲死則埋之月令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
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
當上帝其饗郊特牲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
事天神與人鬼也祭義曰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
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公羊曰帝牲

在于滌三月何休曰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大牲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注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二日也唐郊祀錄凡祭祀之牲大祀在滌九日中祀三十日小祀十日注一月在外牢二月中牢三月在內牢明史記莊周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郊祀志注漢祭天養牛五歲陳氏禮書云周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絳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毛氏曰楅衡持牛也絳著牛鼻以牽者鄭康成曰楅衡設于角衡設于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六

三

鼻又曰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觶人也蓋楅衡以木爲之橫設於角則楅衡其角猶射以楅衡其矢也絳則少儀祭統所謂紉也注少儀牛則執紉祭統及迎牲君執紉康成於詩合楅衡以爲一於禮離楅衡以爲二是自惑也陳說是也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稷牛惟具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蓋牛有卜而後用者有用而不必卜者享牛卜而後用求牛具而不必卜求牛猶曲禮所謂牽牛春秋傳所謂牽牛馬也以授職人而芻之則職人者充人司門之類也大祭祀之牛授之充人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是也散祭祀之牛授之司門充人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人養之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是也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則先王繫牲不必皆三月矣唐郊祀錄凡祭祀之牲大祀在滌九日中祀三十日小祀十日理或然也莊周言郊牛食之數歲漢之郊牛養之五歲此非禮之禮也然則稷牛惟具而先王之牛必卜何也稷祀於郊則屈而不伸故用求牛而與帝牛異先王享於廟則伸而無屈故用享牛而與帝牛同古者之於牲也視之則召見之則下于歲時則齋戒沐浴以朝之於朔望則皮弁素積以巡之牽之必親殺之必射割之必祖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致嚴於鬼神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六

四

然見而下之夏商之禮耳周官齊右凡有牲事則前馬道右王式則下前馬則周人於齊牛式而不下也案山堂肆考引古祭祀禮祭牛用生祭畢披以錦繡放於深山之中此說可備異聞

三牢

養馬謂之閑養牛謂之牢閑以防之牢以固之各象其性而制之也然牢不特施之於牛而已羊之所在亦曰牢禮凡言少牢是也豕之所在亦曰牢所處三牢各主一月唐制一月在外牢二月在中牢三月在明牢其言蓋有所受也

飾牲

周禮封人飾其牛牲小子凡沈辜侯禴飾其牲羊人凡祭祀飾羔枝人飾幣馬執朴而從之凡將事于四海山川飾黃駒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績莊周曰犧牛衣以文繡漢儀夕牲被以絳然則羊人飾羔曲禮所謂飾以績也枝人飾黃駒猶傳所謂文馬也羊人掌羊枝人掌馬其飾羔馬宜矣封人非掌牛而飾牛者牛土畜也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則飾土事也使飾土事者飾土畜因其類也小子凡沈辜侯禴飾其牲則凡牲無不飾矣鄭氏以飾爲刷治潔清之然則刷治潔清之非所謂飾

用牲之別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六

五

周官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蓋純謂之牲完謂之犧故禮記言毛以告全左傳言雄雞自斷其尾憚其爲犧則牲之純在色犧之完在體也然牲者亦必完犧者亦必純禮凡言牲物其爲犧可知也凡言犧牲其爲純可知也先儒謂陽祀祀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望祀四嶽四瀆也然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牲以蒼而不以騂地牲以黃而不以黝者蓋騂者陽之盛色陽祀以騂爲主而不必皆騂黝者陰之

盛色陰祀以黝爲主而不必皆黝則牧人所言亦其大率而已郊特牲之騂犢閼宮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也旱麓信南山之騂牲閼宮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廟之用騂者也爾雅曰黃牛黑唇曰特詩曰殺時特牲此社稷之用黝者也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矣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矣湯之告天以孚牡用夏禮也楊子雲曰犂牛騂白其升於廟乎兼三代之禮言之也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會子曰諸侯祭牲曰大牢大夫祭牲曰少牢士之祭牲曰特豕無祿者稷食楚屈建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豕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觀射父曰天子祀以會諸侯祀以大牢卿祀以特牛大夫祀以少牢士祀以特牲庶人祀以魚儀禮大夫饋食以少牢士虞與饋食皆特牲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然則大夫用牛士用羊豕蓋天子大夫士之禮歟凡此特宗廟用牲之別而已若夫王之喪祭用馬牲伏瘞用犬牲凡面禴費用雞牲以至王之社稷大牢諸侯社稷少牢與夫五祀盟詛雩禱招梗侯禴之類其用牲之別蓋又有等矣先王之於牲以牡爲貴而賤其牝以小爲貴而賤其大以純爲貴而賤其龙以充美爲貴而去其疾故書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六

六

曰敢用元牡詩曰白牡騂剛從以騂牡又曰殺時特牲此以壯為貴也郊特牲曰牲孕不食祭而不用月令仲春祀犧牲無用牝則祭亦有用牝而非所貴也楚語

曰郊禘不過繭粟烝嘗不過把握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按人將事於四海山川飾黃駒

此以小為貴者也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左可也夫人凡幾弭

沈辜用左可也以用左為可則不若齊毫之為貴者也牛夜

鳴則猶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臙色而沙鳴狸音註

豨豨盲賦而交睫腥音腥馬黑脊而般臂蠓莊周以為不

可適河則牛馬犬鳥之疾者其可以祭祀哉此以充美為貴

者也書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公羊曰周公白牡魯公

騂剛羣公不毛由此觀之廟各一牢矣逸禮毀廟之主昭一

牢穆一牢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六 七

省牲迎牲殺牲之儀

太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宿祗滌濯省牲獲小宗伯大

祭祀省牲祗滌濯太宰及納享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

爵之事大司冠及納享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然則夕牲之禮

於宗伯言省牲則就省之也於王言納享納其所享而不就

省之也鄭氏云納享者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

享人然祭之晨即祭之日也祭之日王袒牽牲子姓答之卿

大夫序從之禮器曰君牽牲大夫贊幣而從明堂位曰君肉袒迎牲於門大夫贊君祭義曰君牽牲穆答君

鄉大夫序從士執樂工奏昭夏封人從而歌舞之及詔於庭

而麗於碑則王射之卿大夫袒而毛王執鸞刀以封焉祭義曰君

率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

脾脊乃退燔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禮曰納牲詔於庭詩曰

執其鸞刀方是時也不特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馬羊

以啟其毛司寇奉犬司空奉豕而已小宗伯毛六牲頌之又太宰太僕

贊其事太宰太僕祭祀贊王牲封人共其水稟諸侯則牛人

共其互與盆簋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然司弓

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則射牲豈特禘郊哉諸侯殺牲之

禮蓋與天子同大夫士皆視殺于門外惟其視之而弗親外

之無不入所以為卑者之事也漢郊祀志武帝祠地令侍中

儒者皮弁緇紳射牛亦先王之遺制歟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六 八

互

盆

簋

牛人凡祭祀共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鄭司農謂互楅

衡之屬盆以盛血簋受肉籠也鄭康成謂互若今縣肉格楚

茨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氏曰或陳於互或齊於肉蓋

互互古字通用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

毛鸞刀以封盛血以盆受肉以簋然後陳肉於互以授亨人

謂之互蓋其制類此鄭司農以爲楅衡之屬非是平見毛傳作牙誤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六

九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六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七

臣林昌彝學

血腥爛熟

禮記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用氣也商人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周人尚臭則自器至於臭其禮浸文矣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熟則自血至於熟其誠浸殺矣蓋宗廟之祭始則以神事焉故以腥終則以人養焉故以熟則坐尸於堂血毛詔於室乃腥其俎熟其殺進於尸主之前以行朝踐焉鄭康成謂腥者豚解而腥之以法於上古熟者體解而爛之以法於中古是也及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設饌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七

一

於堂延尸主以入室於是遷堂上之饌進於尸主之前以行饋食焉鄭康成謂薦今世之食是也特牲少牢有饋食無朝踐故有體解無豚解惟士喪士虞有豚解七體鄭康成謂豚解者解前後脛脊膂是也祭義曰爛祭腥而退則爛祭固已體矣禮運曰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非體解也辨其體以陳之俎也楚茨之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則剝者解之也肆者陳之俎也然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臯鷩先言爾殺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熟其殺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肝

燔炙在血腥燭熟之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故制之不在司士而在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在賓特祭義言建設朝事燔燎瘻蕝繼之以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而鄭氏謂朝事君親制祭則親祭制其肝洗鬱鬯而燔之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然則主人用肝之禮又與從獻者異矣

舉肺

祭肺

儀禮少牢舉肺祭肺三皆切之則舉肺一者尸之所先食者也故割離之而不切祭肺三者尸與主人主婦之所祭者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七

二

故切之而不割離舉肺亦謂之離肺亦謂之臠肺祭肺亦謂之剝肺亦謂之切肺則離與剝以制之名之也臠與切以所用名之也祭肺祭而不臠舉肺臠而必祭祭肺三皆在尸俎而舉肺各於其俎故儀禮尸俎俎以至主婦佐食賓長兄弟宗人眾賓及眾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之俎皆離肺一則祭肺三者施於尸主人主婦之按祭也皆離肺一者自尸至公有司食之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離而不提心則絕而祭之故提手則剝而祭者不提手矣祭以右手見鄉射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特公食大夫有司徹祭於上豆之間以豆數多故也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

氏則祭心商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尸先脾中雷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士冠有臠肺而鄉飲鄉射燕禮之類皆有離肺而無祭肺婚禮有離肺又有祭肺鬼神陰陽之意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先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耳由是推之夏商非不祭肺也以心與肝為主而已

大夫廟門之位

筮日主人西面既宿尸主人南面宗人北面請期鄭氏曰大者尊於諸官有君道也祭日主人南面視殺爨特牲牲爨在廟門外東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七

三

南魚腊爨在其南記曰卜郊于禰宮又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于太廟則人君筮與祭日不在廟門矣大夫士與助祭者勢不相遠故於廟門之外以見之

士廟門之位

筮日及前祭主人西南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祭日主人南面視殺爨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陳于鼎北面上於在其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當門也牲在於西北首東足筮日有司羣執事東面北上筮者東面受命前賓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祭日如初陳祥道禮書云特牲筮日主人冠弁端即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立其南西面北上有司羣

執事東面北工前期三日筮尸如求日之儀前祭之夕主人兄弟卽位于門東如初賓及眾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既視壺濯宗人請期祭之日主人視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既而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少牢筮日主人朝服于門東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北面請祭期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宗人西面北上視封羊擊豕乃退將祭主人卽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官筵于與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然則士前祭立于廟門者五筮日一也筮尸二也前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七

四

祭之夕將視濯具揖入三也既視復外位而請期四也祭之日視殺揖入五也大夫前祭立于廟門者四筮日一也筮尸二也既宿尸而請期三也祭之日視殺入四也蓋士遠君而伸故視濯具與視殺異日大夫近君而屈故視濯具與視殺同日然皆視殺於門外而已天子諸侯其殺與大夫士異其視濯具以異日與士同然天子諸侯門外之禮無所經見郊特牲言作龜於禰宮則不入於廟門矣大宰祭祀贊王牲事大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玉藻曰惟君黼裘以誓省則天子之於視濯具未嘗不親也

尸次

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氏曰旅眾也公卿以下卽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考之幕人祭祀共其帷幕幄亦綬帷設於旁幕設於上幄則四合如屋者也亦則平帳承塵者也掌次於旅言幕於尸言次則次不特用幕而已鄭氏謂尸則有幄是也特牲禮迎尸于門外尸入門左少牢禮祝出迎尸于廟門外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則次設於西塾矣尸次設於西塾則旅幕設東塾矣

受嘏

禮運曰修其祝嘏正義曰祝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天子祭天地諸侯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七

五

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祝嘏辭說藏于宗祝巫史非禮也宣祝嘏辭說郊特牲嘏長也大也曾子問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假當作嘏不嘏避正主也周禮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徹王之胾俎正義曰胾俎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南面主人俎于席前尸酢禮亦然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祝先王昨席亦如之昨讀如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酢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于是席王于尸內諸臣致爵乃設席正義曰知席王在尸內者鬱人大祭祀與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尸內之東西面也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儀禮特牲饋食尸九飯主人酌尸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

受授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博黍稷授祝祝受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右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籩受實于左袂挂祛以小指稽俛欲其重主婦酌亞獻尸尸酌如主人儀賓三獻如初少牢饋食禮尸十二飯主人酌尸祝酌受尸尸酢主人上佐食以綏祭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七 六

黍坐振祭嘑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齋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書王受同瑄三宿三祭三啜王受瑄為主成于三故酌者實三爵于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贊王曰饗清福太保盥以異同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而祭既祭受福嘑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嘑互相備詩天保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楚茨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梁天監五年明山賓議請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依其議唐開元開寶禮及儀注熙甯祀儀天子親祠而亞終獻飲福有

司攝事而太尉飲福受祈謹案陳氏禮書云祝以孝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之類是也祝以慈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祝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汝孝孫來與賚同鄭氏作釐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之類是也其儀則士禮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籩受大夫禮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主人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七 七

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嘑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齋黍主人嘗之納諸內蓋士賤而禮簡故佐食搏黍授祝祝受尸尸執而親嘏之大夫貴而禮煩故佐食兼受二敦黍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嘏之士執角受之詩懷而不嘗大夫奠爵受之坐祭嘑之乃詩懷之案詩承也詩懷之承懷之也而其實于左袂所以便執爵也以袂挂于季指所以便卒爵也其受皆於主人酌尸之後而主婦亞獻賓三獻不與焉特受尸酢爵而已曾子問攝主不嘏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梁明山賓議請郊廟受福惟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

不敢同也其言頗合禮意唐開元開寶禮天子親祠而亞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然後受尸酢爵謂之飲酢可也謂之飲福非也以爲飲福非古遂廢受酢之禮又全失獻酢往來之道也古者受福雖在皇尸飯酌之後然主人受酢受福皆同時其後繼之以亞獻終獻加爵無嫌乎受福太蚤也今親祠儀注亞獻終獻行禮已訖然後禮官前導皇帝飲福受酢而亞獻終獻無復與於酢爵恐非禮意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七

八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七

新安陳子文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八

骨體

臣林昌彝學

儀禮士冠禮云三醮有乾肉折俎鄭注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爲俎賈疏云今梁州鳥翅或爲豚解而七體以乾之及用之將升於俎則節析爲二十一體與燕禮同陳氏禮書云肱骨三肩臂肱也股骨三肱亦作膊音純胛亦作胛音純及脊骨三正脊脰脊橫脊也脊骨三代脊長脊特牲又曰幹也正脊之前則膾也亦謂之脰膾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肱與左右股之肱胛股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脊骨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八

一

六而爲九二穀正祭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膾不升於吉祭之俎土虞祝俎膾則祭之所用者去膾膾而二十有一去二穀而爲十九矣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胙王公立飫有房胙親戚燕飲有殺胙則全胙胙解也房胙體解也殺胙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髻去蹄兩肱也既夕鼎實羊左肱亦如之然則四髻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肱一脊而爲七今謹案士喪禮疏云前左右肩臂膊屬焉後左右髀膊胛屬焉併左右脊通脊爲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畧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其大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就其殺謂解之爛之爲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

之數及載備於此疏言二十一
體取二殼不取二髀與陳說同

朱文公以陳氏為穿鑿欲去

兩殼而以兩髀備二十一體之數不但與賈疏異且與經文

髀不升之說亦不相合矣凌氏禮經釋例又云凡牲七體謂

之豚解案七體之說有二士虞記升左肩臂臠肫胙脊脊注

脊脊正脊正脊也喪禮畧七體耳此七體也此左肫之七體

亦謂之體解士喪禮小斂陳一鼎其實特豚四髻去蹄兩肫

脊注髻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肫脊也如注言殊肩髀為

四加兩脊一脊為七亦七體也此全牲之七體則謂之豚解

士虞記殺於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注豚解解前後脰脊脊

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是注所謂豚解即指四髻兩肫一

脊也陳氏祥道曰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喬王公立飴有

房喬親戚燕飲有殺喬則全喬解豚也房喬體解也殺喬骨

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髻去蹄兩肫也脊既夕鼎實羊左肫亦

如之然則四髻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肫一脊而為七

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畧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

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孰

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

孰其殺謂解之爛之為二十一體其殺體其犬豕牛

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說與鄭注合朱文公儀禮經傳通

解曰豚解之義陳說是也若夫析之為九體為十一體為十

九體為二十一體以及士虞七體蓋皆體解矣鄉飲酒禮主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八 四

人獻賓乃設折俎疏云凡解牲體之法有全喬其豚解為二
十一體體解則此折俎是也則誤以體解為豚解而別以折
俎為體解不可從也謹按凌氏辨二十一牲體取陳氏禮書
有兩殼而無兩髀之說與禮經髀不升之文始合宏識卓見
解經極確而精若沈氏形儀禮小疏力辨陳氏禮書以房喬
為少牢之體解為誤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以殺喬為體解以
房喬為非體解二十一體當數髀而去殼皆未得禮經確解
者也

坵釋牲上篇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八 五

凡牲左體謂之左肫右體謂之右肫前體謂之肱骨又謂

之前脰骨肱骨三最上謂之肩肩下謂之臂臂下謂之臑

後體謂之股骨又謂之後脰骨股骨三最上謂之肫又謂

之臑肫下謂之胙又謂之骼胙下謂之殼中體謂之脊脊

骨三前骨謂之正脊中骨謂之脰脊後骨謂之橫脊脊兩

旁之肋謂之脊又謂之肫又謂之幹脊骨三中骨謂之正

脊又謂之長脊前骨謂之代脊後骨謂之短脊少牢饋食

脊從前為正肩謂之臑又謂之脰肫上謂之髀餘骨謂

之儀踐地者謂之蹄士昏士喪皆云去蹄脊骨盡處謂之

尻皮謂之膚精者謂之倫膚腹腴謂之腸胃知食味者謂

之心舌氣主謂之肺舉肺謂之離肺又謂之臍肺祭肺謂

也尸豕俎如羊無腸胃豕膚九另俎祝俎牢髀橫脊短脅
各一腸胃各一膚三佐食俎折一膚有司徹尸羊俎右體
肩臂肫脰膾膾在肫膾下正脊脰脊橫脊各一短脅正脅代脅
各一腸胃祭肺各一侑羊俎左肩左肫正脊及脅各一腸
胃切肺各一侑羊俎肺祭肺各一尸侑侑唯羊俎爲正俎
侑皆以二俎益送之主婦俎羊左膾脊脅各一腸胃豕
膚齊羊肺各一長賓俎羊髀一腸胃切肺豕膚各一長兄
弟俎折脅一膚一眾賓眾兄弟俎儀內賓私人俎凌廷堪釋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八

八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八

樂平石景芬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九

臣林昌彝學

先農

周禮春官籥章掌土鼓鼗籥凡國祈年於田祖歛幽雅擊土
鼓以樂田畷注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畊田者謂神農也田
畷古之先教田者爾雅田畷農夫也疏此田祖與田畷所祈
當同日但位別禮殊樂則同故連言之耳田祖卽郊特牲云
先嗇一也詩小雅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
我黍稷以穀我士女傳田祖先嗇也箋設樂以迎祭先嗇謂
郊後始畊也疏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九

一

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
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
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卑則祭
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禮記郊特牲注先嗇注先嗇若神農
者詩周頌載芣序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疏載芣詩者春藉田
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
畊藉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
豐熟之事而爲此歌焉陳氏禮書引國語曰司空除壇於藉
漢舊儀春始東耕官祠先農以一太牢先儒謂先農神農也
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後漢藉田儀正月始耕

常以乙日祠先農已享乃就耕位晉以太牢祠先農宋元嘉中度宮之辰地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於耕壇之上耕日以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後魏太武天興中祭先農用羊一北齊藉田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三十尺四陴三墼四門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太宗親祭先農藉於千畝武后改藉田壇爲先農壇神龍初祝欽明奏曰祭法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其社在藉田之中詩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乃改先農壇爲帝社然則先農卽禮所謂先嗇也秣代所祭或以太牢或以羊或以乙日或以亥日要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九

二

皆不遠於禮其改先農壇爲帝社此於經無見特傳會詩序爲之說明蔣氏德璟先農考詩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正義曰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親耕藉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年豐歲稔故序本其多獲所繇經則主說年豐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大司馬仲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藉異月而連言之者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亦曰帝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祈之但此爲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爲泰社泰稷焉鄭元謂王社在藉田之

中漢立官社文帝令官祠先農晉武詔復二社北齊及隋又改曰先農唐神龍中禮官祝欽明議以禮典無先農之文先農與社本是一神妄爲改作請改先農壇爲帝社壇以應禮經王社之義至開元定禮又採齊隋之議復曰先農宋陳祥道曰先儒謂王社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秣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今案祝欽明云先農卽社陳氏謂社自社先農自先農藉田所祭乃先農非社也其說不同其爲重農報本之義一也秦氏蕙田云先農始教造田者是人鬼社是土示截然不同詩序乃言雨祭皆歌此詩非謂藉田而祭社也陳祥道說極是祝欽明議非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九

三

先火

周禮夏官司燿凡祭祀則祭燿注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爨疏禮如祭爨者祭爨祭老婦也則此祭燿謂祭先出火之人高氏愈曰舉火曰燿又火神之名也謂祝融回祿或謂始鑽燧出火者凡民非火不活故祭而報其功先王於有功之人未嘗忘報如先蠶先農先卜皆有祭而况鑽木出火以教人者乎

先炊

禮記禮器孔子曰臧文仲焉知禮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

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與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甗禮尸卒食而祭俸爨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疏老婦之祭故知非與與者夏祀甗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故中雷禮祭甗先薦於奧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以下畧如祭宗廟之禮是其事大也爨者宗廟祭祀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盛於盆尊於瓶是其事小也特性記注舊說云宗婦祭俸爨亨人祭爨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九

四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九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

田獵

臣 林昌彝學

周禮大宰田役以馭其衆小宰田役之聯事聘師田以簡稽獸人掌畧田獸辨其名物時田則守畧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凡田獸者掌其政令幕人田役其其帷幕幄帟綬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師田則張幕設案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致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濇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泊其政令刑禁巡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

一

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卒而至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師田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遂師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

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葦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弭焉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迹人凡田獵者受令焉大宗伯大田之禮簡眾也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凡王之會同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獮之日泄卜來歲之戒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司服凡甸冠弁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與于祖禰巾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

二

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撻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

三

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鐸鏡之用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軍弊獻禽以百祈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鐸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

耳及所弊鼓皆誠車徒皆諫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高烝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司弓矢夾弓庾弓以授射鳥獸者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殄天物天田蓋夏時也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

後入山林昆蟲未螫不以火田不靡不卵不殺胎不妖天不

覆巢季春之月田獵置罟羅網畢騶餒獸之藥毋出九門孟

夏之月毋大田獵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

馬政五戎謂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

設于屏外屏所曰之地司徒摯朴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

弓挾矢以獵厲飾謂戎服命主祠祭禽于四方郊特牲曰季

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

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

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大羅氏天子之

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

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仲尼燕居

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大叔于田曰叔在藪火烈具

阜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盧令刺荒也襄公

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嘯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

詩曰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豳詩曰一

之曰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曰其同載績武功言私

其縱獻豸于公大獸公之車攻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不

驚也不盈盈也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之庖自左

而射之達于右膳為上殺射右耳木次之射左膳達于右膳

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二十

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

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吉曰美宣王田也吉曰維戊

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 四

既伯既禱戊剛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外事以剛公羊桓四年

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苗毛也明當見秋曰蒐

蒐簡擇其大者簡擇冬曰狩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諸侯

曷為必田狩一日乾豆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膳射之達于

宗廟二曰賓客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膳射之達于三曰充君

之庖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膳射之達于右膳中腸膈汚池

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

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供承宗廟示

以爲田除害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公曷為與微者

狩于郎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

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

三為充君之庖昭八年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

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藥

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

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

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陳氏禮書云春秋傳也惟君用

鮮眾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

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周官四時之田春蒐以教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 五

振旅夏苗以教芟舍秋獮以教治兵冬狩以教大閱鄉師於凡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兵器修其卒伍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而大閱之禮為表百步則一表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曰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帥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羣吏聽誓於陳前教以坐作進退之節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銜杖而進獲者取左耳然則虞人所萊之野穀梁所謂艾蘭以為防是也毛氏曰艾草以為防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穀梁所謂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禁是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

六

毛氏曰禡纏旃為也門表纏質以為禁其未田也教戰于此及田則驅禽以入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置虞於其中以致禽焉小宗伯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則饁獸於郊者月令所謂既田命祠祭禽四方是也頒禽詩傳及穀梁所謂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是也田之服則冠弁服車則木路旗則大麾弓則夾弓庾弓矢則鏃矢殺矢其出也用牲於社宗而載之行其止也張幕設重帘重案而於是臨誓先王之於田宜社造廟祭馬祖繼之以饁于郊慎之至也詩傳言天子諸侯發則抗大綏小綏殺之時也王制言下大綏小綏既殺之時也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

不掩羣諸侯在國之禮也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從王蒐之禮也周官司服凡田冠弁服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蓋周秦之禮異也

火田

周禮司燿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司馬中春蒐田火弊獻禽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郊特牲曰季春出火為焚也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爾雅曰火田為狩春秋傳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納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鄭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蓋建辰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

七

月鶉火見於南方則令民出火所謂季春出火是也建戌之月火伏於日下故令民納火所謂季秋納火是也司烜氏仲春修火禁以火未出而不可以作火故也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啟蟄而周禮中春之田有火弊者焚園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焚禮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非禮也春秋之時楚子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始者歟若詩太叔于田乃宵田非火田也不可以火烈具舉一言而誤也

田禽五牲

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春秋傳言六畜五牲以

奉五味昭公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麋野豕兔六禽雁鷄鴉雉

鳩鴿鄭康成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

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犖宜為羔豚犢麋雉雁杜

預曰五牲麋鹿狼麇兔考之於詩曰一發五狨一發五豨並

驅從兩肩並驅從兩狼言私其豨獻豨于公獸之所同麇鹿

麋麋發彼小豨菹此大兕爾雅曰豕生三曰豨牝曰豨內則

有鹿脯田豕脯麋脯鷹脯麋鹿田豕麇皆有軒雉兔皆有芼

又曰麋鹿角為菹麇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軒辟雞宛脾皆菹類

也少儀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菹而不切麇為辟雞兔為宛

脾皆菹而切之特內則八珍有狼膾膏則六獸當有狼無熊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

八

如康成之說五牲當有野豕非如杜氏之論也

射禽之儀

禮記馭禽之法曰逐禽左秦詩曰公曰左之則禽之入防翼

五狨奉辰牲而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詩曰悉率

左右以燕天子則亦驅左右之禽以趨於右也傳曰自左膘

而射之達於右膺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膘達於右髀

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三十焉

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蓋中心而死速者上殺也

以為乾豆遠心而死緩者次殺也以待賓客中腸胃汚泡而

死尤緩者下殺也以充君庖面傷不獻為誅降也不成禽

獻為妖天也擇取三十每禽擇三十而乾豆賓客庖各十也
考之於禮禘醴在豆脯腊在邊則乾物不施於豆矣言乾豆
者周官腊人凡祭祀其豆脯薦脯孔穎達謂豆實有先脯之
然後漬於理或然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

九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番禺黎永椿校字

蒐苗獮狩之禮

臣林昌彝學

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

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

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眾專于農疏爾雅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反尊卑者出則壯者在年老弱在後入則壯者在後老弱在前孔氏穎達曰春教振旅者以陽氣方長兵宜止息也黃氏度曰

司馬以旗致民

四時之田先教振旅王者之兵出於萬全

平列陳如戰之陳注以旗者立旗期民于其下疏熊虎之旗六鄉之民遂人于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六遂之民民之日熟于熊虎之旗久矣及是時鄉遂之官致之而來司馬亦以旗致之因民之所習熟者使之易知耳王氏昭曰田獵所習無非軍事故平列陳如戰之陳平者高下如一之謂雖如

戰之陳而平列陳

則無事于戰矣辨鼓鐸鑼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

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

司馬執鐸注鼓人職日以路鼓鼓鬼享以鼓鼓軍事以晉

鄭司農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為伍之司馬也鄭氏鑿曰春陽用事雷始出地于卦為震而輻人冒鼓必于起發之日教

以此時從其類也軍將者卿六各為一軍之將提使師帥執之者五百人之眾左提右挈在掌握之意旅帥視師帥為卑故執鼙鼓之小而卑者則進故使執鐸以通眾五人則止故使執鏡兩司馬知其當進則進故使執鐸以通眾五人則止故使

執鐸以節其職至卑其名乃同于司馬欲重其權以服人也黃氏度曰有節制而後能勝金鼓所以節制也故于教振旅辨之王雖親征六卿五禮通考云王不執鼙鼓而執路鼓

分將而元帥居乎其中者鄭氏謂尙之于諸侯也鄭氏剛中云王道之大無所不通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一

以道統眾不必自執軍中之事諸侯從王欲使軍將以下皆聽命故尙之于諸侯今攷鼓人職軍事宜執鼙鼓而路鼓非軍事所宜用但以其有四面象人君聲教當四達無間而已

則侯之執鼙非所以尊尙之而使眾聽命也王氏志長云諸侯入朝佐王田獵不敢以桴鼓之事上煩天子故代王執鼙

鼓以鼓軍事此說得之又案賁鼓古字通用蔡氏宸錫欲改賁為鼙亦不必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注習戰法疏徐疏數之節大闕具言于此畧說李氏嘉會曰兵事宜尙威武敏捷必以進退疾徐疏數教民者觀武王伐商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兵在于結陣之固進退之齊武侯八陣進則皆進止則皆止所以不可破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終不可以當桓文之節

案坐作進退等皆戰之事四時之田雖皆制者由此而已

為教戰而設然所專于戰者秋之大閱耳餘春夏從畧而春

教振旅主于藏兵不用則尤畧之賈疏最得經意遂以蒐田

有司表貉普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注春日蒐有司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眾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縱獻豸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疏蒐搜也春時鳥獸孕乳取不孕者誓曰無干車云云此據漢田律而言無干車謂無干犯他車無自後射象戰陣不遂奔走誓民即大閱羣吏聽誓于陣前鼓者即中軍以鼙令鼓鼓人三鼓以下此祭社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鄭氏鑿曰雖教之有素一旦出田野臨于戈安得不三令

五申之此司馬所以誓之也又日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大司馬乃用火田者蓋春而焚萊將以田也春而焚山林傷

生也所以有無焚之案有司表貉鄭康成謂大司徒鄭剛

令王氏曰社者土元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二

中以為肆師甸祝王與之周禮刪翼亦以為甸祝攷肆師大

田獵祭表貉則為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若大司

徒總卒鄉遂諸官恐不必以表貉事屬之當以剛中王與之

說為正春官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注社軍社宗

師為位祭也孔穎達曰春時案表貉之祭四時田獵之所同

也社宗之祭春蒐之所獨也春秋昭公八年穀梁傳因蒐狩

以習武事車軌塵馬候蹄檢禽放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

能中注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蓋田獵

命中之法蒐狩並稱故附于此春蒐之禮也周禮夏官大

司馬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注芟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孔氏穎達曰夏教芟舍者以草木茂盛故教以草舍鄭氏鑄

日詩曰名伯所芟又左傳言晉大夫芟舍從之凡言芟者皆

草舍也教芟舍者教以草止之法軍行而草止未有營壘之

所草止之地防患尤嚴防患之道夜事尤急教之無素則是

以眾子敵矣教芟舍獨于中夏以月台攻之孟春草木萌動

季春生氣方盛惟夏之時生于春者至是益長長于春者至

是益茂軍屯其中患生羣吏撰車徒讀書契注撰讀曰算算

下虞又况莫夜之時羣吏撰車徒讀書契注撰讀曰算算

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疏羣吏謂軍案鄭氏以

撰為數擇書契為簿錄師田以簡稽也天官小宰言之蓋

在平日大司馬則在臨期彼此互見耳辨號名之用帥以門

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

其事以辨軍之夜事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

門所樹者也古者軍將蓋為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
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
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
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也此六者皆書云某某之
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于
成于是土別其部職黃氏度曰號名為夜事今軍夜有號康
成以為徽識被之以備死帥夫徽識綴於膊上夜事將何以
辨鄭氏鑄曰帥為六備死帥公邑間田謂之縣小都謂之鄙
大夫謂之家鄉謂之野六遂也或以門或以號或以邑或各
以其名皆有一定之稱為主將者名號若此為卒伍者從而
稱之耳聞而心知存而意屬莫夜之間亦識所從矣帥以
門名蓋門者人之所由以出入帥者人之所由以進退取象
猶門也縣與鄙一為天子之吏一為公卿王子弟故各以其
名所以別異其為某縣某鄙之人大夫用號者則為美稱也
鄭謂公卿大夫其身有六州長卿之軍法至州而弗擾之類是
以家號為名也六卿有六州長卿之軍法至州而弗擾之類是
州之名言之言某州之師也六遂于鄰長言邑中之政于里
宰言掌此其邑之眾寡于遂大夫言凡為邑者此六遂為邑
之證也故言某邑之師王與之曰芟舍之教乃下若法專
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也銜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故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

物而後之則所見必昧于是專以名號為尚而號名又必外

假者所以防姦細及間謀等事先儒不知夜事與夜戰不同

多以管仲內政之作使之晝戰目相視夜戰聲相聞引證司

馬夜事在于休兵管仲夜其他皆如振旅王氏昭再曰若平

戰所以用兵豈可同日語其他皆如振旅列陳與夫以教坐

作進退疾徐疏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注夏

數之節皆然然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注夏

苗田主用車示所取物稀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

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

獵約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

之在內疏車行遲故取獸少引王制曰據始殺說而鄭毛詩

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據始殺說而鄭毛詩

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

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

振旅注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郊謂

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疏凡兵

出日治兵入日振旅春以兵為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為名

秋嚴向武故也軍吏者從軍將以下至伍長皆是軍吏各書

其事與其號者即仲夏百官各象其事及號名之等秋雖

不具辨號名亦畧舉之見四時皆有此物也孔氏穎達曰秋

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匪邪惡故教兵王氏昭禹曰旗物

以作戰也故于治兵辨旗物之用王氏應電曰案司常王建

大常諸侯建旂正與此同此外所載皆異夫司常于國之大

闕贊司馬頌旗物則凡祭祀賓客會同軍旅並當以之為準

惟安營于戰則旗法與此不同若其初至不當又有所更置

蓋旌旗以一人之耳目豈得案仲春之師帥旅帥卒長兩司

數易以亂之此蓋誤文也

馬公司馬即仲夏之縣鄙家鄉野也而此諸官亦即仲春之

所謂軍帥仲夏之所謂帥也仲春不言百官則有詳畧之義

耳由今思之大司馬言四時之制則自鄉遂以達于采地宜

悉舉之詎有諸侯從獵之制咸在而反遺于畿內者仲秋治

兵尤重于春夏則官當尤備鄭康成以軍吏為諸軍帥是矣

而以師都為遂大夫以鄉遂為鄉大夫郊為州長縣正以下

野為公邑大夫其中尚缺采地則不得不以百官為卿大夫

試思仲夏之百官既解為各以其職從王者至仲秋之百官

而忽異其解已屬不確况夏苗猶備百官豈秋獮獨無之乎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五

之大夫士與芟舍之百官以師都為即大閱之師都與芟舍

之縣鄙以鄉遂為即大閱之州里縣鄙與芟舍之鄉及野以

郊野為公邑閒田之吏與鄉遂之郊野異如此則整齊包括

處處皆通矣其辨芟舍之縣鄙與司常之縣鄙名同而實異

尤精又案王昭明以旗旛等有誤文蔡宸錫亦謂此節旗旛

物旗四字顛倒誤寫旗當為旛旛當為旗物當為旛旛當為

物宜以司常職之文為定此說精確當從之遂以獮田如蒐

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祈注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同止也秋

祈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

方疏鄭以祈為誤者是廟門之外惟祭宗廟及釋祭乃為祈

祭今因秋田而祭當是四方之神鄭氏謂曰秋氣肅殺故田

以殺為主王氏昭禹曰以物成于秋所取者眾故也王制曰

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則秋用羅宜矣又曰春物始春官肆

生故為民祈而祭之社秋物既成故為民報而祀祈春官肆

師獮之日蒞卜來歲之戒注秋田為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

子除戎器戒不虞故知戒為禁備之事陳氏陽曰先王之時

必預戒來歲之事者欲先事為備也春秋時鄭石彘言于子

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五

禮通考曰書卜三龜一習吉又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即傳

所云祥習則行也又案蒞卜來歲于秋獮而春夏冬不卜者

秋狩則專于治兵也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厲飾執弓

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疏厲飾謂嚴厲武猛飾

故章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何冠弁服義或然

也陳氏祥道曰周官司服凡田冠弁服月令季秋天子乃厲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六

疏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四方有功于訪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爲主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于郊以報四方之神也鄭注秋籥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于郊也鄭又云秋祭此秋籥之禮也周禮夏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官大司馬中冬敎大閱注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闕者以冬閒無事備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簡閱也王氏詳說春辨鼓鐸鐸鐸之用夏辨號名之用秋辨旗物之用至冬則戒取庶修戰法而及于旗物鼓鐸鐸鐸要之辨鼓鐸者未始無旗物所謂以旗致民是也辨旗物者未始無號名所謂各書其事與其號也三時**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注羣師以下疏鄉師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以下則若州長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國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鐸旗物帥而至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七

五十步爲一表注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馳馳詩曰田卒汙萊易氏被曰表以步度之步長六尺百步則一爲三表是三表相去二百步又五十步爲一表則四表爲二百五十步矣大閱必用四表所以寓王者節制之師而大武之四表實象之蓋周都西南一表在南所謂武始而北出夾振之而駟伐則有振鐸作旗之義歷二表而三表而南國是疆復亂以飾歸則有鼓退鳴鐸且御之義歷三表二表而復于一表則樂終而德尊者也大閱亦然費氏乃謂後表在北士卒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至後表與樂記之言不合樂記言大武則周家一代寓兵之良法當以樂記爲正或謂三表相距各百步每表各六十丈何以前容大閱之眾若以開方論其勢誠窄若據虞人萊所田之野則迴野左右何有紀極鄭氏謂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此指一旁而言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又云步數未聞則六軍分行左右開張取其容六軍之眾不以步數拘也如此則地勢廣表豈止容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六軍而已

鐸鐸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

之陳皆坐注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李氏嘉會曰四表軌範易習民之左右顧瞻皆其鄉黨鄰里自然情親勢一敵不可乘此古人結陳堅固也易氏被曰及田之日司馬建熊虎六旗之旗于虞人所設後表之中據樂記舞而言則後表當是在南一表于是羣吏如鄉師以下以其旗物及鼓鐸鐸鏡等各帥其民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注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分季秋司是六鄉之民今雖屬司馬猶是己之民故使司徒誓之也易氏被曰眾庶已集命之皆坐于南之一表羣吏聽誓則自軍帥而下皆南面向表誓于陳前鄭氏鐸曰坐而聽誓斬牲以徇所謂三令五申也今見于司馬法曰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其慮也商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車徒皆坐使羣吏聽誓者羣吏各帥其眾有誓而羣吏聽之則傳達于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八

乃止三鼓注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士眾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鼓鐸以作眾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鐸以節之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掩上振之爲掩攬者止行息也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注趨者赴敵尙疾之漸也春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注及表自前表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注鼓戒一闕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鄭氏鐸曰每鼓一闕則車一發而徒一刺至三而止是謂節制之兵三發即書所謂不愆于四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三刺即書所謂乃鼓退鳴鐸且却不愆于四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之意

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注鏡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鐸以和眾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鐸而鳴鐸疏乃鼓退遂以者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回身向北更從南爲始也

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

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

其前後注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

或出而左或出而右以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門也左右

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疎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

章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疏軍門曰

和者左氏傳云師克在和不在眾立兩旌者昭八年穀梁傳

云秋蒐于紅正也又云川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是其車

也車徒異羣者出軍之時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

徒同羣臨陣則車徒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注險野人為

野車為主禮庫曰先王車戰不求大勝求為不可敗而已鄭

莊欲驅馳中原始為微利之名故鄭莊始用徒兵自中行穆

子乃毀車以從卒自左師展始乘馬自趙武靈王始用騎先

王兵制敗壞而不可復實自莊公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

司表貉於陳前鄭氏鏗曰驅則自後驅之使出逆則自前迎

防而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

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注羣

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繯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

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于公小獸私之以自異也詩云

言私其穧獻研于公一歲為從二歲為狔三歲為特四歲為

駉五歲為騂慎讀為鹿爾雅曰豕生三歲曰豨豨牝曰豨

麋牡曰麋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易氏後曰中

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如習戰之時則師田之法一焉王

氏昭再曰不專取左耳則効功者疑于獲及所弊鼓皆駉車

徒皆譟注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

鼓譟象攻敵也勝而喜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九

入獻禽以享烝注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眾物多眾得取

于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

祭宗廟孔氏穎達曰冬時萬物眾多獵則主用眾物以祭宗

廟而亦報于物有功之神于四方也黃氏度曰徒取禽車列

陳不動雖戰亦然至此徒止遂獻禽易氏後曰春社夏禘秋

社不言入獻禽而冬烝獨言之者以外行致禽饋郊之禮然

後獻禽于宗廟故謂之入鄭氏鏗曰此戰勝而歸獻捷于廟

社之意也郊言饋獸烝言獻禽豈用大于郊而用小于廟別

而言之則禽獸有大小之殊合而言之獸亦可謂之禽也

案月令季秋祭四方正義謂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

及四方為主也乃司馬冬狩云致禽饋獸于郊入獻禽以享

烝鄭云致禽饋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也月

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鄭

借季秋之禮以釋冬狩之義者蓋秋祭雖以四方為主亦兼

祭社冬祭雖以宗廟為主亦兼四方故互證之耳此冬狩之

禮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十

番禺黎永椿校字

番禺黎永椿校字

番禺黎永椿校字

番禺黎永椿校字

番禺黎永椿校字

番禺黎永椿校字

番禺黎永椿校字

番禺黎永椿校字

番禺黎永椿校字

師田之禮

古者兵出于農兵雖掌于司馬而所掌者征伐之權校閱之法也其兵之尺籍與夫徵調施舍之政令皆統于司徒以司徒者教官兵未可不教而戰也且吉凶賓嘉固皆禮事而軍亦為禮掌之以宗伯則其所以為教者又不獨恃司馬之能校閱也所以其兵可勝可敗而不可使為亂春秋時舊制已墮而觀兵者因少長有禮而知其可用因輕而無禮而決其必敗謀置元帥猶推說禮樂敦詩書者用之故國亦以之而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一

久長後世一切出于召募戎政遂立專官與禮教之職不相涉惟恃夫校閱之功而所應募者非犯法無賴即游手之徒強者驕弱者惰皆不可用然則禮言兵豈經生之迂論哉林氏喬蔭云周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其別有五曰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夫大均大役大封乃司徒司空之事而亦屬之軍禮者何故秦氏謂建大事起大眾以軍法制之則嚴明而有紀律此固足見先王馭眾之權然但以軍法制之亦當掌于司馬而掌以宗伯則知其維之以禮而非徒繩之以法故其眾不可使亂亦不能使散也蓋國猶身眾猶手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二

足而禮猶血脈貫注其間以禮行法則如手足之惟人所使無不如意故以之禦侮者兵而以應差徭供營繕者亦即此兵後世之兵專事操防差徭之人別謂之夫營繕之人別謂之匠分而用之猶多牽掣以舍禮任法非血脈之自然乃強使之運動也所以五者皆屬軍禮而大宗伯掌之若但使之紀律嚴明則平時校閱之功亦但能使手足之不痿痺而已豈能滋培其血脈乎案儀禮闕軍禮而周禮夏官小司馬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之文亦皆不具故卒乘之制戰守行陳之法不得而詳今案戰國以前井田未廢溝洫備修當時所謂軍者未有騎士惟車兵徒兵二者而已車兵即甲士徒兵即步卒與司馬主車行司馬主徒而統隸于軍司馬其用車徒之法則見于大司馬之言曰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蓋山林險阨之地非不用車然車兵究不若徒兵之便捷故以人為主則車少而徒多平原曠野之地非不可以用人然用徒兵究不若車兵之足禦衝突故以車為主則車多而徒少且不獨人數有多寡而已即車制亦異考工記車人職云行澤欲短轂行山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澤即易野之謂山即險野之謂此其因地制宜必酌劑于臨時非可預定為成數所以地官縣師云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會其車人之卒伍夏官司右亦云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比其

乘明將用之時視其地之險易而合車與人分配其宜多寡之數使每乘有一定之人數則固無待于將有軍旅之時始受法于司馬而比其五人之爲伍百人之爲卒矣是則此之所云卒伍乃以人配車而成卒伍非若小司徒所云會萬民之卒伍者專指人數也配之之法其詳必具于輿司馬行司馬二官東遷以後典章闕佚遂不可見而齊之權直據所傳聞附以己意著司馬法正與漢博士之作王制同彼徒見一甸有一成之稱遂疑出車之法卽成于此故謂甸出一乘不知法成于甸非始于甸經言邱乘亦言卒乘則乘出于邱非出于甸卒爲一邱所賦之人乘卽一邱所賦之車然彼既徒得之傳聞未審其實但見卒乘多連稱者故復疑車數有一乘卽人數當有一卒且亦見有時用長轂而甲士少有時用革車而甲士多有時用長轂而步卒多有時用革車而徒兵少不知其多寡之故視乎險易有臨時酌配之法漫以己意測爲經常之徵額曰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又曰革車一乘十人徒二十人而又不能自言二法所以不同之故但曰長轂一乘甸之所出革車一乘成之所出而已其爲附會罔據之言漢儒如劉向大小戴卽知其非周官之司馬法故不援考工記之例附于周官亦不援夏小正月令之例入于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二

三

禮記也乃自四司馬之文旣佚而鄭康成以下言周禮者輒據其書然亦不能究其二法所以不同之故則強爲之通以爲畿內鄉遂畿外邦國異耳夫先王體國經野何所分于內外而不均若此顧自諸儒旣沿穰苴之誤而諸經之義亦遂多滯礙如詩采芑云其車三千鄭氏以爲一車七十五人則千乘已足六軍之數此言三千是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孔穎達據其說以推算謂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依小司徒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爲正卒餘爲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若令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爲二千五百乘夫羨卒盡發尙不足三千之數固與詩言不合况羨卒盡發將百里以內遂曠然乎故五禮通考知其不可信以爲三千乘則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斷非六鄉所能供采芑之六師常武之詩爲宣王親征而作亦唯曰整我六師而已今命方叔反三倍其眾必無之理若謂用兵之多寡無定則大司馬制軍之法不應云王六軍若謂實只千乘詩人大言之以鋪張軍威之盛則不應確舉其數一言之不已而再言之而三言之也然則三千者何曰其車耳王畿出車萬乘用其十之三亦非爲盡發而人數則仍是六軍此蓋以車爲主者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二

四

以七萬五千人配車三千乘計一乘爲二十五人合之卒伍亦可合也由此推之凡經之言車乘之數只是言車不該人數以人數則一軍爲萬二千五百人王用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有其常法車數則野有險易取酌臨時以配其人故魯頌言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車自車徒自徒若如諸儒說每乘必七十五人則千乘爲七萬五千人已足六軍之數而三萬則又不足于三軍矣左傳鄭公子歸生敗宋師獲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亦車自車人自人若如先儒說必七十五人爲一乘則既獲車四百六十乘所俘者當有三萬四千五百人矣今四司馬之文雖不可見而縣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二 五

師所謂會車人之卒伍大司馬所謂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者固鑿有可據何必惑于穰苴之言謂乘必七十五人六軍必千乘哉又案兵出于農則平居時無一兵也有事始制之爲軍是出于臨時者故司馬之官云掌邦政不云掌邦軍正見平居固無軍之可掌矣所以天地春秋四官其序官法首舉其官所屬之人數卽及眾官之分職者惟夏官之文獨異于大司馬所屬人數下未及眾職先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二 六

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蓋因制軍爲臨時之事非常法故不入正文大司馬之職掌中而次于此薛氏平仲乃謂因軍旅大事規畫當早正之故則邦治邦教邦禮邦刑孰非大事規畫豈不當早何獨于此異其文乎然則此所云王六軍及小國一軍之等卽指有事制軍之時言之非平日之軍額蓋王畿百同除公卿大夫采地地外餘四之一有二十五同以五家一井家出一人計之可得一百二十五萬人皆可爲兵而有事之時惟用七萬五千人制之爲六軍故詩書所稱皆云六師孟子亦有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之語所以爲窮兵黷武之戒非若後世之兵動以數十萬稱也然一處有事則制六軍以應一處之用事畢仍散則司馬所掌究無一兵故司馬之掌兵亦暫焉爾其或一時之間數處並有事皆須用兵則亦得並制六軍以應數處之用故雖暫掌而不得不立專官以董其事其所制之軍卽于一百二十五萬人中均其勞逸此所以地官又特設均人土均二職而大均恤眾之事屬諸軍禮又非若後世兵有定額一遇多故則左支右絀常苦不給而募勇敢赦罪徒闔丁口括逃戶紛然行一切之法也自諸儒誤認六軍唯出于六鄉以六遂爲之副一似軍有常額者則無論六鄉之民常親烽鎬遠戾不見兵戈先王必無不均之政卽一正一副亦止

有十二軍卒遇多故何以足用于是鄭康成不得不爲羨卒盡起之說而賈公彥疏周禮則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年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孔穎達疏春秋亦云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果如其說空國盡往而不足乃他有徵發則是先虛其內以實其外百里之內曠然無人先王虛事亦決不若是之疏也而章俊卿陳傅良陳祥道則皆以爲六軍唯備屠守卒有四方之事皆是調兵于諸侯而畿兵不出然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諸官亦並見起軍旅之事詩之所詠如南仲方叔之倫將兵征伐者尤不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二 七

一而足又安得謂畿兵全不外用乎此其紛煩辨說總在誤認六軍只出于六鄉而所以必謂六軍只出六鄉者則以小司徒言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詳陳其法而獨頒于六鄉又下文言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而鄉有萬二千五百家軍用萬二千五百人足見六軍之出于六鄉不知六鄉近而屬于小司徒故比法自小司徒頒之而小司徒又云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則自國中至都鄙同一比法可知故大司馬直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不復有鄉遂都鄙之別也且周官諸職各有所專

主之事亦各有其所兼司之事故文之詳畧不同所以鄭氏注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注遂人云遂之軍法如六鄉賈氏謂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爲義是已孔氏疏禮記坊記亦據鄭匠人之注謂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遂同是諸儒固明知其可以相通而猶必曰六軍只六鄉所出六遂副之而已何其執而不化乎且其說有必不能通者鄉大夫之職云其舍者國中自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夫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此等多在國中爲居既與老疾者同免則所謂六鄉七萬五千家出一人得七萬五千人爲六軍亦是大概之詞苟所當舍之數浮于所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二 八

羨之數則不得有六軍矣疏家亦謂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內不必常有千乘或出六遂足之或出于公邑既千乘之賦可取足于六遂公邑何以六鄉必常有六軍不得均其勞逸于六遂公邑乎以此益知六軍之士不必定屬六鄉自六鄉以至都鄙無事皆農有事皆兵無所謂正亦無所謂副也至于徵兵諸侯則周禮並無其事蓋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如有犯九伐之法者或親征或遣將皆以六師行其威權足以震服不待助力于諸侯其諸侯受弓矢鉞鉞之賜得專征伐爲方伯連帥者亦不待王命而自敵王之所懷故謂之專左傳言成王之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足見其命

于平時遇有不道之國卽自行征討非謂王親征而彼以師從王遣將而彼以師會也然則王之親征與遣將真是王師自出不調諸侯春官典瑞考工玉人所謂牙璋以起軍旅卽用之畿內以調畿兵也先儒于大宗伯所言時見日會不知其爲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禮別詳而見大行人有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之語遂謂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卽九伐之法若然則既無常期何以謂之時見時會且爲壇而已非有過都越國而大祝職云過大山川則用事卽爲壇國外亦不必曠日逾時而賈師職云凡國之債賣各帥其屬而嗣掌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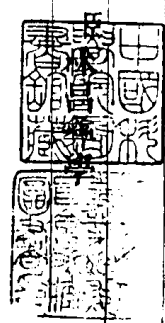
月歷觀諸職所載會同之事皆與軍旅行役相通則自是十二載巡守而會方岳非爲壇于國境明矣車攻之詩言會同有繹而篇中但及田狩之事何嘗有一語及討罪哉周禮既無徵兵侯國之文則章氏陳氏謂畿兵不出有事皆調兵于諸侯者固非而賈孔所云畿兵以次遞發不止乃及侯國亦無稽之說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南海桂 壇校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三

五兵



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注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各辨其物與其等注等謂功治上下賈疏云功謂善者爲上等治謂惡也冠尊加其屬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注朱干大喪厥五兵注故書厥爲姪鄭司農云姪陳也姪讀爲厥字謂厥與也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先鄭司農司兵注云五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鄭注司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三 一

兵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按書傳記之言五兵者不一先鄭司農謂五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後鄭謂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兵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陳氏禮書云夷矛雖不施於兵車射者處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矣廬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則攻國不以夷矛守國不以夷矛也司馬法弓矢圍及子守戈戟助者蓋以戈對子則及可以攻子可以守以弓矢對及子則及子可以守弓矢可以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禮記月令季秋習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國語齊語定三革隱五刃韋昭注云三革甲冑楯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盾鼓非也杜佑通典引周書云五陣春牝陣弓爲前

行夏方陣戟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牡陣劍爲前行冬伏陣楯爲前行周禮司右注引司馬法云弓矢圍戈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衛長淮南子時則訓曰春其兵矛夏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鍛管子幼官篇春兵尙矛夏兵尙戟秋兵尙劍冬兵尙脇盾抱扑子辟五兵爲刀弓矢劍弩戟也衛宏漢舊儀五兵弓弩刀劍甲鎧也

淮南子時則訓春衣青采其兵矛高誘注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夏衣赤采其兵戟高注戟有枝榦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也季夏衣黃采其兵劍高注劍論無所秋衣白采其兵戈按太平御覽引淮南子作其冬衣主也黑采其兵鍛高注鍛者却內象陰閉梁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引皇覽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三 二

云四時迎氣春旗旄尙青田車載矛夏旗旄尙赤田車載戟秋旗旄尙白田車載兵武進臧氏琳云兵字當誤冬旗旄尙黑田車載甲鐵蓋按諸儒說五兵皆不數楯鼓則以楯鼓屬五兵者非也許氏五經異義引公羊說云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按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按鄭氏於五兵無駁惟云祠兵字誤說見田獵鄭駁異義彼文云古無祠五兵之禮公羊說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從左氏不從公羊也楊雄太元經元數曰木爲矛金爲鉞火爲戈水爲楯土爲弓矢禮記正義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武進臧琳云二句有誤西方用弩北方用楯

中央用鼓范甯穀梁傳集解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也楊士勛疏引徐邈云五兵者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復言五盾明盾不在五兵之列矣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言五兵復言五鼓明鼓亦不在五兵之列矣然則謂楯鼓在五兵之列其誤不灼然歟

劍

攷工記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釋文臘魯頌反一音獵兩從半之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鋒謂之上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三 三

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鋒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鋒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臘者何鄭氏謂爲兩刃賈公彥云兩刃者兩面各有刃也程瑤田通藝錄云臘之言鬣也前承劍身而後接於莖按據此則鄭氏謂臘爲兩刃者非也豐中而漸殺焉以橫趨於兩旁如髮鬣鬣然故謂之臘釋文臘一音獵是也先鄭司農云莖爲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後鄭云莖在夾中釋文引司馬彪云夾把也周官義疏云莖謂劍之銜故謂之夾人之四指爲一膚四寸也夾長五寸則握之寬然矣按先後鄭及釋文引司馬氏說莫不以人所握者爲夾段氏說文注亦謂夾其柄也則皆謂莖外著木如今之刀劍拊者也而程氏通藝錄則謂莊子書夾次鐔後

繼夾遂言近裏則夾者其室也謂國策馮煖彈鈇歌曰長鈇歸來鈇為劔室故呼長鈇劔把安得謂之長乎按二鄭謂鈇為劔把說本未安程氏謂夾為劔室亦失攷工之本制也錢塘陳氏均得秦中古劔柄其首之鐔乃隆起空中旁有一孔如人鼻孔大吹之其聲噉然清高聞於百步之外又其莖上之臘作四出長鬣按當在莖以上身以下謂之夾形如今梔子花蒂莖上小銅釘周滿留手不滑亦不刺手不必緜纏特其臘以上之劔身折去耳必如此則臘之所以名臘獵獵然如長鬣者乃可見也見阮元古劔圖攷阮元謂莊子書所謂劔夾即臘也以其夾劔身也戰國策馮煖所彈之長鈇即夾也臘也左傳所謂長鬣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三 四

者相按左昭公七年即其義也謹按說文人部儼長儼儼也影部云髮鬣鬣也字意畧同當从儼為正左氏昭七年十七年國語楚語之長鬣當作儼杜章釋為美須髯者誤按儼儼長壯貌正謂儼儼四出也以其夾劔身故名臘也據此則二鄭賈氏段玉裁謂劔把及為夾者非即程氏謂夾為劔室者亦無據矣兩從者程氏謂橫者臘之廣則中豐者其從也劔身間之故有兩從從半於廣故廣二寸有半寸從則一寸有四分之

一矣按程氏此說得之而先鄭司農謂兩從為劔脊兩面殺

趨鐔者是也林氏希逸云劔面通二寸半從自脊中而分兩邊案周官義疏云脊之廣必半於刃而設此文者明脊之居中而無偏也脊直上至劔末故曰從○戴震考工記補注云自劔背中分之為兩從從舉兩面則臘舉四面

矣明按莖者為人所握程氏謂莖之言頷也在首下鬣被其前望形立名惟其似也以臘廣為之圍則參分臘廣之一其莖圍之經也按攷王記所謂以其臘廣為之莖長倍之中其莖者先鄭謂中謂穿之也程氏謂當莖長之中也按莖其中者當是莖居鐔臘之中納莖於中蓋謂上下穿於鐔臘也此約賈疏之義戴氏云鐔大於莖令莖在中而設之不偏左右也此說極精設其後者後鄭謂從中以却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賈疏云後鄭意設訓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戴氏云後謂劔環即鐔也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後與人所握之上名首相對之傳也猶之曰設其旋設其羽爾按戴說是也而程氏則謂後之言緜以繪纏之謂之緜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三 五

緜之言喉也當莖之中設之以容指而因以名其所纏之繪史記馮煖有一劔又蒯緜說者謂劔把以蒯繩纏之劔把者莖也莖必纏以緜故知中其莖而設之者在是也按程說非也程氏說劔欲以人身况之故爾附會其說史記謂馮煖有一劔又蒯緜馮煖之劔未必為攷工之木制劔莖之制當從陳氏秦中所得之劔為古制首圍之廣後鄭謂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周官義疏鐔徑一寸三分寸之二蓋指兩相之出臘者言之其一相則一寸三分寸之二之半也案戴氏云首必大於劔賈疏首廣謂劔把接刃處之徑也圍之謂圍之故廬人皆以圍為圍之也按曲禮云進劔者左首疏云首劔拊環也少儀澤劔首鄭氏謂金無弄之易於汗澤也

孔疏謂劔首為鑲鑲即鐔也亦即珥也屈子九歌云撫長劔兮玉珥注云珥劔鐔也鐔亦謂之鼻說文金部云鐔劔鼻也劔鼻之設王者謂之璣說文王部云璣劔鼻玉也王莽傳美璣欲獻其璣服虔曰璣音衙蘇林曰劔鼻亦謂之劔口玉也徐本說文脫玉字今據段氏本正程氏謂有孔曰口視其旁如耳然曰珥面之曰鼻對末言之曰首是也蓋古之獻劔者皆以首曲禮所云進劔者左首也左傳定公十年叔孫之圉人授公若劔以末而殺之程氏謂蓋欲殺之故偽為不知禮而不進首也按莊子書說劔者凡五事曰鋒曰鏑曰脊曰鐔曰夾而合於說文者有三莊子說劔篇云天子之劔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日鐔晉魏日脊周宋為鏑韓魏為夾諸侯之劔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夾鐔者其端也說文金部云鏑兵端也此即左傳所謂劔末也按金器之尖曰鏑作鋒者俗字也鏑者其刃也說文刀部云劔刀劔刀也按淮南脩務訓云摩其鋒劔文選亦作鏑劔鏑古今字也籀文劔作鏑脊者其身中隆起處也攷工記所謂兩從臙廣也鐔者其鼻也說文王部所謂設臙處也夾者臙也所謂臙然四出也鐔者為首程氏謂去三分臙廣之一以為首廣則其首與其圍並視莖而倍之莖五寸五倍之則連莖長三尺也今按記曰重九鈞謂之上制鄭氏謂中制長二尺五寸按亦當五其莖長分之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記曰重五鈞謂之下制鄭氏謂下制長二尺亦當五其莖長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三 六

分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七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程氏云人貌異形服劔宜俾上士服中制則病劔短中士服上制則病形長矣按近代說劔制者皆從程氏通藝錄說無有異議然平心攷之疑程說之有未安者今據眾說而折衷之庶可得攷工之本制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三 七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三 番禺黎永椿校字

臣林昌彝學

戈

攷工記治氏爲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勾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勾外博重三鋒先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先鄭之說則謂戈不平頭矣夫謂戈不平頭者其誤實甚宋黃氏伯思亦非先鄭之說後鄭康成云戈今句于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戈句兵也主於胡也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圓於磬折已倨謂胡過於直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四

一

可以刺而已以之鈎人則不入也已句謂胡過於曲可以鈎人而已以之啄人則割不決前謂援也長內謂胡以內過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引之與胡並鈎故折前短內謂胡以內過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引之不能速及故不疾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說文緩鋒也謂一斤四兩按說文云戈平頭戟也一衡之象形蓋戈而平頭異於戟之有刺可知近代歙程氏瑤田通裁錄云戈刃如劍橫出而稍倨所謂援八寸也援之下近秘爲胡連上爲刃所謂胡六寸也其橫毋於秘而外出者凡四寸所謂內倍之也戈戟之金非

冒於秘之首皆爲之內橫毋外出且於胡之近秘處爲三孔

纏縛於秘以固之按程氏之說足以申明後鄭之義而說文謂戈爲平頭从弋以一象之則戈刃之爲橫出無疑矣段氏玉裁云橫出故謂之援援引也凡言援者皆謂橫引之句直上者不曰援也按左氏傳之言戈者皆以擊爲用鮮有以刺爲用故弋爲刺兵則縛於刺者也及爲般兵則縛於般者也戈戟雖皆句兵戟則兼刺與句者也戈則兼句與般者也蓋戈用其橫刃則爲句兵用其橫刃之啄以啄人則爲般兵左氏之言戈般者如襄十八年晉中行獻子夢厲公以戈般之襄二十八年齊王何以戈般子之解其左肩昭元年鮑子南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四

二

逐子皙般之以戈昭二十年衛齊氏用戈般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昭二十五年魯昭公將以戈般僚相定四年楚盜以戈般昭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定十四年越靈姑浮以戈般闔廬傷將指哀十四年齊簡公執戈將般陳成子哀十五年衛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般之斷纓左氏之用戈者皆言般而不言刺是戈之兼句與般爲用者甚明且箸也然左氏亦有戈兼言刺者即襄公二十八年盧蒲癸以寢戈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般之此之言刺者蓋癸與王何同用戈癸逼近子之故言刺王何去子之稍遠故言般且二人前後相爲犄角也至文十一年長狄僑如魯富父

終甥搆其喉以戈殺之由於長狄身長三丈既獲之而不能殺之是以自下企上以搆其喉也搆亦殺也既獲之後身橫於地故殺而殺之也方言曰戈楚謂之鈇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鈇或謂之鏃吳楊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鏃胡其曲者謂之鈇鈇鏃胡段氏云方言鈇鈇鏃字皆轉寫譌俗古祇作鈇子曼云方言謂無刃者謂無直刃也云鈇子者謂其為鈇兵取義於無右臂之子也云曼胡者取義於曲處如顛領之肥大也據此則戈之為平頭戟而以鈇兼殺為用者顯然矣記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寸橫刃長六寸援之廣寸有半寸與記又云已偃則不入已句則不凌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偃句外博戴震補注云長內謂胡上仰短內謂胡下俯胡以背連直刃處為外偃句外博者曲直之度但於外增博之自無太偃太句之失而俯仰亦得其正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四 三

斂工記斂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偃句中矩與刺重三鈇注斂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鈇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鄭司農云刺謂援也今謂刺者著柃前如鐔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戴震斂工記補注云引而前者曰援在旁下垂者曰胡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又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半內連於刺為一直刃通長尺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二寸

也戈援廣寸半猶夫戟廣寸半也省丈互見按戴氏从鄭君說似未得其實按說文戈部云戟有枝兵也从戈榦省周禮戟長六尺然則戟為有枝之兵則非若戈之平頭矣按戈刃之偃句平而稍侈故曰外博戟則大侈偃句一矩有半故可刺可句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內三之謂戟柄橫出柃外者四寸有半也胡四之謂上連刃直而下垂者長六寸也援五之謂表上之刃長七寸半也刺者謂橫出之內有鋒也偃句中矩者謂刺橫胡直正之形也不言援之偃句言刺之偃句者戟為鈇兵中矩者主於鈇也引二儀寶錄雙枝為戟獨枝為戈以為證其詳見程氏通藝錄按程說似為可從方言匣戟廣雅作偃戟偃者仰之對偃也是據表上之刃名之也段氏說文注亦从程說周禮棘門明堂位越棘大弓左傳子都拔棘以逐之棘皆訓戟棘者刺也戟有刺故名之曰棘表者為援則橫者為棘為刺也張揖注子虛賦曰雄戟胡中有鉅者鉅同距蓋於直垂之胡之中為橫出為橫出者是曰鉅鉅亦有鋒是以方言云三枝刃也郭注云今戟胡按胡字據段氏說文注增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是合援與刺與鉅為三刃枝而非鄭君所謂之三鋒戟也段氏玉裁謂戟之古制難知但曰援者斷非直刃凡左傳言公戟其手詩毛傳言拮据戟搨也許書言搨戟持也搨戟搨也史言須得如戟皆取表出不取直上據段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四 四

也戈援廣寸半猶夫戟廣寸半也省丈互見按戴氏从鄭君說似未得其實按說文戈部云戟有枝兵也从戈榦省周禮戟長六尺然則戟為有枝之兵則非若戈之平頭矣按戈刃之偃句平而稍侈故曰外博戟則大侈偃句一矩有半故可刺可句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內三之謂戟柄橫出柃外者四寸有半也胡四之謂上連刃直而下垂者長六寸也援五之謂表上之刃長七寸半也刺者謂橫出之內有鋒也偃句中矩者謂刺橫胡直正之形也不言援之偃句言刺之偃句者戟為鈇兵中矩者主於鈇也引二儀寶錄雙枝為戟獨枝為戈以為證其詳見程氏通藝錄按程說似為可從方言匣戟廣雅作偃戟偃者仰之對偃也是據表上之刃名之也段氏說文注亦从程說周禮棘門明堂位越棘大弓左傳子都拔棘以逐之棘皆訓戟棘者刺也戟有刺故名之曰棘表者為援則橫者為棘為刺也張揖注子虛賦曰雄戟胡中有鉅者鉅同距蓋於直垂之胡之中為橫出為橫出者是曰鉅鉅亦有鋒是以方言云三枝刃也郭注云今戟胡按胡字據段氏說文注增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是合援與刺與鉅為三刃枝而非鄭君所謂之三鋒戟也段氏玉裁謂戟之古制難知但曰援者斷非直刃凡左傳言公戟其手詩毛傳言拮据戟搨也許書言搨戟持也搨戟搨也史言須得如戟皆取表出不取直上據段

臣林昌彝學

耕藉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韋昭亦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然則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藉王藉則以一耕之而使庶人終之故孟子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此所謂借也應劭曰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臣瓚曰藉藉也非是謹案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藉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盥盛禮記曰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社稷先古說文耕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社稷先古說文耕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鄭康成周禮詩序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以爲之故謂藉田義昭周語注云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故謂藉田謂之藉田言藉者歉然於當親事而未能親事也若應劭謂帝王典藉之常臣瓚云踏藉也說與師古同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藉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齊盛注其屬府史胥徒也

以禦公徒而免趙盾此主於用援也許氏謂爲有枝兵者援與刺皆得云枝也

樂平石景芬校字

王以孟春射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終之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於王注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樂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祭義曰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

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又曰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表記天子親耕桑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天子詩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國語曰月底於天廟韋注天廟營室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二陽朔也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乃使司徒成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及期王裸鬯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注班次也王耕一墾一耦之發也韋注五十二耦為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墾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民終於千畝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又曰王治農於藉耨獲亦於藉習民數者也春秋書御廩災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藉田南郊

記曰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敬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五 二

誠敬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陳氏禮書云天子爲藉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則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爲藉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則青者少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國語曰月底於天廟至於初吉韋注曰二先時五日告協風至即齋宮三日乃行是也其日則剛日曲禮曰外事用剛日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於內享先農於外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農正陳藉禮是也韋昭曰陳藉禮而祭其神自漢以來皆祀先農則古可知其禮則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太史贊師鬱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太師贊事於外周禮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獻之於王國語曰太史告稷司空除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載必措於保介之御間又明勸農者也王必三推即所謂一墾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即所謂班三之也王以一人而發其土三公三人卿九人大夫二十七人繼之則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庶人終於千畝甸師所帥之徒也既事則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反執爵於大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夏耨秋獲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獲亦於藉是也後世月或用孟春月令孟春蓋秦禮也孔穎達釋詩序曰月令孟春耕藉仲春命民社大司馬蒐田祭社社與藉田雖異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五 三

月以俱在春時故序以春總之其說與國語不同漢章曰或
 晉隋皆用正月特漢明及梁天監中唐開元禮用二月
 用亥鄭氏月合謂元辰吉辰也孔穎達曰以亥或用乙漢章
 耕於地或於東耕特隋耕於國南或於東南宋文北齊或
 於近宋文帝度宮之辰地八里或於遠漢明東巡耕於下邳
 衣或以通天冠青幘青衮宋文禮或或以黛耕或盡壠唐立
 耕五十餘步壠或祭先農或祭社歷代皆祭先農唐神龍初
 盡壠而止為帝社壇開元中親祠祭或以太牢或以羊此歷代之禮所
 神農於東郊勾芒醜祭或以太牢或以羊此歷代之禮所
 尚異也考之於禮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則羣小祀也其禮主
 先嗇先嗇先農也王以元冕祭之則耕藉之祭先農其服元
 冕可知也唐以希冕享先農元冕蜡祭百神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
 肆鄭氏謂小祭祀王元冕所祭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
 王之藉掌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人文王世子曰公族則諸
 侯之禮與王畧同矣

耕車周禮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

漢志耕車三蓋東京賦曰農輿木路薛綜曰所謂耕根車也
 陳氏禮書云晉武及梁乘木路宋文及唐乘耕根車三重蓋
 而唐志木路亦質耕車青質則木路與耕根車少異耳考之
 周禮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鄭氏曰田路木路也田獵
 也鄙循行縣鄙然則耕藉於郊蓋木路歟

耕壇掌次掌凡邦之張事則耕壇蓋有藉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五 四

國語曰司空除壇於藉而宋有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
 宿青幕於耕壇之上北齊於藉田一項地中通阡陌作祠壇
 又外設御耕壇後梁有親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壇以觀
 公卿之推而晉及北齊隋唐皇后躬蠶亦有桑壇然則古者
 躬耕田有耕壇司空除壇不特除先農壇而已

先農壇

國語曰司空除壇於藉漢舊儀春始東耕官祠先農以一大
 牢先儒謂先農神農也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
 後漢藉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已享乃就耕位晉
 以太牢祀先農宋元嘉中度宮之辰地整制千畝中開阡陌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五 五

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
 於耕壇之上耕日以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後魏太武天興
 中祭先農用羊一北齊藉田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三十尺
 四陞三壇四門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
 配太宗親祭先農藉於千畝武后改藉田壇為先農壇神龍
 初祝欽明奏曰祭法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其社在
 藉田之中詩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乃改先農壇為帝
 社然則先農即禮所謂先嗇也歷代所祭或以太牢或以羊
 或以乙日或以亥日要皆不遠於禮其改先農壇為帝社此
 於經無見特傳會詩序為之說

神倉亦曰御廩別而言
倉之圖曰廩方曰倉

倉

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米廩鄭氏曰虞帝上孝今藏案盛之委焉詩曰亦有高廩國語曰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春秋書御廩災公羊曰御廩案盛之所委也穀梁曰甸穀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諸御廩月令季秋藏帝藉於神倉廩亦謂之倉者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而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徒三百人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徒四十人鄭氏謂藏米曰倉廩人以粟為主廩人者舍人倉人司祿官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五

六

之長說文曰廩而取之故謂之廩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或曰方曰倉圓曰廩倉廩之別雖不可得其詳然詩言乃求千斯倉則言倉之多言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則言藏之多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九穀之物而廩人爲倉人之長則廩固大於倉矣詩曰曾孫之庾月令曰修囷倉考工記曰囷窳倉城逆牆六分鄭氏曰囷圓倉穿地曰窳荀卿曰垣窳倉廩財之末也吳語曰囷鹿空虛章昭曰圓曰囷方曰鹿爾雅曰廩廡也然則倉也廩也廡也囷也窳也鹿也皆禾穀之所藏露積曰廩地藏曰窳窳或作害鹿或作麓晉天文志危星主天倉志天囷十三星在胃南主給御糧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倉廩畜黍稷以供饗祀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西南四曰天

曰天庾積
厨粟之所

土牛

月令季冬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出猶作也作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正義曰其時月建丑又土能赴水持水之陰氣故時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唐月令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注若立春在十二月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也立春近正月望則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後漢志冬之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注令章句是月之會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陳氏禮書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五

七

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爲首注甲至癸爲十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支色爲身注寅至丑爲十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土其色黃納音色爲腹注若甲子其色白而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放此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脰納音色爲蹄注設令甲子歲甲爲幹其色青則青爲牛首子爲支寅日立春丙爲幹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青則青爲脰納音色爲赤赤爲蹄陳祥道謂其說蓋有所授是也

人耦

牛耕

周禮里宰合人耦鄭注云合人耦則牛耦可知閭師掌六畜之數鄭注云掌六畜者農事之本攷工記二耜爲耦鄭注云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賈公彥云用牛耕種故有兩脚耜詁經精舍集載趙氏春沂云兩脚耜爲牛耕而設則耦亦卽爲牛耕而設耦與耜同制有耦已有耜有耜已有牛耕易言作耒耜者神農氏則牛耕亦始於神農氏謹按閭師掌六畜之數其云牛牲非庶民燕祭之所得用可知卽大車之載亦非庶民家得有之此可證周時已有牛耕之制謹按王弼解或繫之牛以牛爲稼穡之資而賈勰齊民要術謂趙過始爲牛耕人多引此以糾王弼之誤其實不然山海經后稷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五

八

孫叔均始作犁注用牛耕也犁說文作犂注耕也又犁兩壁耕也一曰覆耕種也二字皆從牛是耕之用牛自叔均始其來已古故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耕字子牛義更灼然易見食貨志武帝呂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剛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呂上善者倍之是過特於牛耕之中變通古法而利其用非過始創牛耕也如後漢王景教廬江民牛耕不謂牛耕始於景也賈誼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惟過特教人耦犁賈省而功倍耳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五

九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五

番禺高學耀校字

斫

斫

爾雅斫斫謂之定注斫斫謂之鑿也斫謂之鑿注斫斫謂之鑿也斫謂之鑿注斫斫謂之鑿也

文云斫斫斫也又云斫斫也齊謂之鑿其車人注引爾雅作

句斫謂之定是句斫即斫斫矣定者釋文引李巡云斫斫斫

也定斫別名御覽八百二十三引舍人注同釋名云斫助也

去穢助苗長也齊人謂其柄曰櫃櫃然正直也頭曰鶴似鶴

頭也又云耨似鋤偃耨木也耨亦鋤田器也耨迫也迫地去

草也然則耨耨皆鋤之異名故呂覽任地篇云耨柄尺此其

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開稼也高誘注耨所以芸苗也刃廣六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六 三

寸所以入苗間也廣雅云定謂之耨斫者與斫聲轉其義則

同鑿者耨之或體也說文本爾雅作斫謂之耨又作鑿云斫

也釋文鑿字又作耨郭云耨也者淮南精神篇注耨斫也音

耨廣雅云耨謂之耨說文云耨大耨也耨立耨所用也然則

耨與定皆耨名但定偃耨所用故其柄短耨立耨所用其柄

長故云耨大耨矣耨者說文云利也引爾雅曰斫謂之斫古

田器也又云斫斫也郭云皆古斫字可知斫字今字文選

祭古冢文注引爾雅作斫謂之耨矣耨蓋俗字耨亦借聲故

釋名云耨插也插地起土也或曰銷銷削也能有所穿削也

按銷即斫之聲轉假借字也耨當作耨故方言云耨燕之東

北朝鮮洺水之間謂之斫然則斫斫本雙聲字今燕齊間以
插地起土者為鐵斫與方言合登萊間謂之耨頭蓋古今異
名耳又按有司徹注鈹謂之斫為斫斫之異文而義又別

耨農器

嘉善黃氏凱鈞釋農具頗悉觀者可知稼穡之艱難農功之

辛苦焉曰鐵鎔其制頭廣一尺或四齒或六齒發土之具也

曰耨即古之斫也插地以起土也曰翻車其制如槽長可二

丈槽中架屏木板一道隨槽闊狹以鶴膝木聯之循環不斷

岸上橫設大軸人憑架上軸轉動則水引而上矣曰耨耨者

用以耨泥也編竹為箕兩箕對合用長竹竿作柄耨以細竹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六 四

相為啟閉也曰犁犁利也治金而為之者謂之犁鑿斫木而

為之者謂之犁底也曰耙耙柄長四尺首闊一尺五寸列鑿

方窠以齒為節蓋犁以起土惟深為功耙以破塊惟細為度

也曰蕩蕩用木板長二尺闊八寸以釘排列長竹為柄田方

蒔秧尙未勻熟須用此器蕩之使水土相和凹凸各平也曰

簾籠蓋以篾竹編之農夫耘苗穿臂于內以代衣袖也曰簾

簾似刀而彎長尺許刈禾麥斫柴篠農家便之曰喬杆喬杆

者挂禾具也曰擔負蓋禾具也曰稻牀其式方約四尺柳栗

條十數莖橫其中持稻把攢其上穀粒漏于下矣曰簞蓋礪

穀器也所以去穀皮也曰杵白杵白者舂也古掘地為白農

家白有置平地列牀其後人立踏之也觀此凡不耕而食者皆不之知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六

五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六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七

林昌彝學

纓罟

筍

翼

筐

慘

爾雅纓罟謂之九罟九罟魚罔也

注今之百囊罟是亦謂絜之罟今江東謂之絜

婦之筍謂之罟

注毛詩傳曰罟曲梁也謂以薄為魚筍

罟謂之汕

之單

捕魚籠也慘謂之淙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罔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七

一

者說文云庖犧所結繩以漁九罟者詩毛傳云九罟纓罟小魚之網也正義引孫炎曰九罟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按囊所以持魚即今之網口罟之言域也所以囊括為界域纓之言總也孟子所謂數罟言其網目細密故毛以為小魚之網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韓詩曰九罟取蝦蚶也文選西京賦云布九罟攬鯁魴與韓毛義合李善注罟與緘古字通按罟緘俱非古字蓋文選本作緘今從詩作罟筍者說文云曲竹捕魚筍也罟曲梁寡婦之筍魚所留也釋訓云凡曲者為罟詩魚麗正義引孫炎曰罟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筍今河上人曲竹為筍其口可入而不可出故淮南兵略篇云發筍

引舍人曰麋有難制張罟也釋文罟本或作茅又音蒙蓋茅

假借蒙聲轉也羅者郭云幕也謂幕絡之釋文羅又莫播反

此音是也羅幕一聲之轉釋文又云羅本或作罟亡巾反罟

羅亦聲轉也網絜者必罟其足孟子云又從而招之趙岐注

招罟也亦謂罟其足也文選吳都賦云罟蹏連網劉逵注罟

麋網廣雅云罟免罟說文又云罟釣也其不同如此張協七

命云布飛羅張修罟李善注引爾雅云罟或作罟又云罟或

為羅按羅音力端反則與羅聲轉御覽引舍人曰絜剛惡齟

人故張網而羅之也然則舍人木羅蓋作羅矣罟者魯語云

講罟罟說文云魚罟也詩碩人正義引李巡曰魚罟捕魚具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七 四

也郭云最大罟者以上云纓罟是其小者此罟最大故別言

之罟者說文用爾雅又云罟罟也罟捕鳥覆車也俱本爾雅

罟罟讀若衝拙亦聲相轉也詩免爰釋文引韓詩云施羅于

車上曰罟說文學作罟或作學云覆車也引詩雉離于罟詩

正義引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

郭云今翻車有兩轅中施罟者月令正義引孫炎云覆車是

兩轅網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七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林昌彝學

后躬蠶

周禮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于北郊婦人馬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為馬蠶書曰蠶為龍精以純陰為尊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

氣月令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注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

太皞之屬正義曰依禮祭五帝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蓋薦

于神坐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惟太皞之屬云之屬者

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太皞故何氏云總祭五帝之屬者

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並以為在明堂是月也命

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注蠶將生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注后妃親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鄉時候也是明其不常留

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

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母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

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紉之事注內外命婦獻繭于后收稅者內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其夫亦當唐月令

有祭服收以近郊之稅正義曰公桑在國北近郊三月之節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注進于太廟祭義曰古者

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注季春古皇后享先蠶先蠶天駟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

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

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

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
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元
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注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風展之蠶性
惡淫歲單三月日盡之後也三盆手者
三掩也凡纁每掩大總正義曰近川而爲之乃取其浴蠶種
而手振之以出緒也便也七尺曰仞仞有三尺高一丈也棘牆者謂牆上置棘外
閉謂扇在門戶外閉也又日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
云二月與彼不同者陳祥道云案馬質云禁原蠶彼注天文
辰爲馬引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
同氣故此仲春始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時又浴種
乃生之故設之有異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粢盛王后蠶于
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于東郊亦以共粢盛夫人蠶于北郊
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
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
道也穀梁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
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
也

公桑蠶室近川
爲之

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于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
質而少變故皆蠶于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爲之以其便于浴
蠶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所以謹于養蠶者也其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二

始也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
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履以黃屨車以翟車
貝面組總有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鄭氏曰東
鄉者嚮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而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
婦也考之祭義諸侯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
則后不常留養可知也及繭之成夫人副禕受之三盆手則
后亦副禕受之而三盆手可知也陳氏禮書云躬桑后夫人
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使
入蠶室者內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
則王裸獻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致飲以至王耕藉后獻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三

種王射牲后春盛則后夫人之躬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
也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禕者重繭之成也纁必三
盆手者禮成于三也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于三
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祭服猶庶
人之終畝也晉制後乘載鉤筐後周皇后採桑三條公主五
條鄉縣以下九條北齊及隋亦如之然則採桑三條與三推
同其載鉤筐以後車與親載耒耜不類是不純乎古也後漢
蠶于東郊晉蠶于西郊宋齊蠶于西北而漢制后乘鸞輅載
龍旂于乘萬騎鼓吹鉦鉞莫不咸備晉后著十二笄步搖衣
青衣乘油畫雲母車而女尚書著貂蟬佩璽後周之時后乘

翠韜皆非古制

薦鞠衣之禮

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鄭氏曰先帝大皞之屬孔穎達曰薦鞠置于神坐前熊氏之徒謂其祭在明堂陳氏禮書謂李林甫進鞠衣于太廟不可考陳說是也

后乘翟車

出桑

巾車曰翟車貝面組總有提鄭氏曰以翟飾車之側有提則此無蓋矣如今駟車是也后

巾車王后五路有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四車有益而翟車無益有提鄭氏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后所乘以出桑

先蠶壇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四

呂氏月令言薦鞠衣于先帝不言享先蠶唐月令言薦鞠衣于先帝又言享先蠶考之于古食必祭先倉竈必祭先炊視學祭先聖先師養老祭先老射祭侯師祭禡則將蠶而享先蠶蓋禮然也陳氏禮書云漢儀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晉武帝時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陞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北齊為蠶壇高四尺方丈四陞陛各廣八尺置蠶壇于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陞陛各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開一門

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黃帝氏于

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記皇后乃躬桑後周皇后至蠶所以

一少牢親進祭奠先蠶西陵氏神二嬪為亞獻終獻隋制先

蠶壇于宮北三里為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太

牢制幣祭先蠶用一獻之禮唐制亦皇后上巳享先蠶遂以

親桑李林甫釋月令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神或以為苑窳

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為黃帝或以為西陵氏或以為天駟歷

代儒者議論不一然則蠶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溼其浴火

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于天駟矣然天駟可謂蠶

祖而非先蠶者也蠶婦人之事非黃帝也史記黃帝娶西陵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五

氏而西陵氏始蠶于志無見漢祀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二人

此或有所傳然也其壇或在桑壇東南或在桑壇之西其祭

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歷代之所尚異也然禮必皇

后親享北齊使公卿祠之非古也

躬桑壇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藉而有壇則躬桑有壇矣掌次掌凡

邦之張事而異時有宿幕于耕壇之上陳氏禮書謂桑壇蓋

亦張幕此亦意度之說耳

蠶月

詩曰蠶月條桑周禮仲春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月令季春后

妃齊戒躬桑祭義大昕之朝君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人蠶室奉種浴于川又曰歲既單矣世婦卒蠶鄭氏曰大
昕季春朔日之朝也歲單三月月盡之後也陳氏禮書云孔
穎達謂中春浴種季春再浴之理或然也荀卿賦曰夏生而
惡暑則蠶有四月生者有三月生者不特春生而已然蠶馬
無兩盛故原蠶者馬質禁之

曲

植

曲薄也植植也正義曰案方言云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
曲或謂之趨自關而西謂之薄故為曲薄方言注槌縣蠶薄
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
牂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六

附蠶桑說蠶桑為閭閻實用江南浙江
盛行之士宜于桑故宜蠶也

養蠶之法

養蠶之法曰留種留種者于簇俗謂之蠶山之上半截在下半截者少子
擇繭之堅硬潔白者雌雄各半尖而腰小者雄圓而腰大者雌去其外面浮
絲以線穿之着針宜淺宜靠邊否則傷蛾如念珠狀懸之靜室勿使搖動
搖動則受驚雖變蛾而邊否則傷蛾勿使靠牆靠柱遺鼠也越十數日則蛾
不能生子俗謂之癡蛾雌者腹小雄者腹大俟其出已
出矣蛾出時急須辨其雌雄而分貯之雌者腹大雄者腹小聽其自相
多將雌雄並置一處亦須其數相當若有多寡留其餘以待後出之蛾可也

配合俗謂之對既對之後又須置一處約過四個時辰即分

之如子初成對者于卯未分之卯初成對者于午未分之不
可分得太早則明年多不眠之蠶亦不可分得太遲遲
則明年大眠後多高鋪蠶布不拘新舊于米篩中而勻置雌
節而拖白水之蠶以方為貴于米篩中而勻置雌

蛾于布上四面用木界尺攔住恐其生子于布外也更以他物蓋好不可
使見

日光過半日而蠶子滿布矣夫蛾之出雖不問晝夜而出于

五更者尤多須有守候其旁俗謂之看蛾出則分貯之否則蛾性

極淫雌雄相遇即于繭上配合俗謂之抱繭對而難定時之久暫矣

曰擇室蠶布既滿擇室中潔淨通暢處仍不可靠牆靠柱以竿懸之

收其溼過六七日而其色變黑初生之子色黃次轉青後乃
轉黑至轉黑則子中已成蠶

矣則用陳石灰研細以絹篩篩在蠶布之上但要勻不要厚
以不露蠶子為

度隨即摺好以小帶縛之懸之靜處待隆冬時取下醃之若

色已變黑而不以石灰制之則梅風一起即破殼而出不能

留及來春矣曰醃蠶其法于十二月十二日取蠶布輕輕撲

去石灰以炒熟之鹽俟其冷勻鋪其上以不露蠶子為度隨即摺好

浸涼茶中至是月之二十四日將蠶布取出展開承之以米

篩用清水頻頻輕沃之重則恐漂去蠶子去其鹽氣試之以舌絕
無鹹味乃可俟

其自乾照舊摺好以綿衣護之置箱中不宜壓不待來年清
明後取出使受人身煖氣而出之若不醃者謂之淡種淡種

易病且其身較大食葉較多而其繭轉鬆懈而薄不若鹹種

之繭為堅厚蓋蠶子得煖氣而生然亦不宜過煖清明後視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七

桑已放葉若猶未放便須畧遲取蠶布薄薄摺好布小者一摺布大者則已四層層數太多再以桑皮紙包之書則置不做粗活者

胸背間須在裏衣之外絮袂之內做粗活者恐其多出汗蒸壞蠶子夜則置之被絮間宜不

壓若天氣和煖而又無不做粗活之人則晝亦置之被絮間宜不

可也如是者六七日而蠶子出矣被絮宜擇其新者舊則不復煖矣蠶子之

出大勢已齊于室中無風處鋪紙于桌上紙宜白宜光滑宜比蠶布大些其下

宜視以棉被使兩人牽開蠶布以正面向棹有蠶子之離紙三寸面即正面

許一人以尺餘小竹片于背面輕輕細敲俟所出之蠶俱已

落紙有未出者仍用前法煖之用雞毛輕輕聚之盛以竹器

柳條者亦可新至明日再取另置一處以蠶鋤以竹為之長七寸比日用之筋差小油新漆者忌用上下具圓尖其末而磨之使極光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八

輕輕撥開不可稍有疎密則眠得不齊此事宜于巳午時行

之蓋小蠶最畏寒巳午以前恐其尚有餘寒也盛蠶之器先

實以草灰半寸收其濕也更以紙平鋪灰上然後以雞毛所聚之

蠶置其正中四面皆留有餘為後來漸漸撥開地步曰付葉

蠶既勻開便須付葉所付之葉須切得極細鋪得極勻不必過厚

天氣晴和每日可付葉四五次黃昏一次須畧厚如遇陰寒付之葉

而蠶不甚食須用棉被將盛蠶之器四面包裹使受煖氣器上

須以他物架空否則恐棉被壓及蠶身則食矣欲速者一遇陰寒即置火鉢于

其旁非無速效後日往往生病宜戒之蠶出之後付葉數次

便覺其密用蠶筋輕輕撥開再數次再撥開桑渣蠶砂不宜

厚積厚積則濕熱上侵非蠶所能受蠶出之後至四五日桑

渣蠶砂之積已厚即須以他器易之易器之法俟前次所付

之葉已食盡用絹篩篩薄糠灰于蠶上必用糠灰者取其爽也其灰以籬稻

糠置瓦盆中燒之盆上不宜用蓋再付以葉則蠶皆脫灰而上以蠶筋輕輕

捲之置之他器有未上者再付葉一次再捲一次則所遺無

幾可以蠶筋輕輕取出所易之器紙下尚須襯灰至二眠以

後則不消更襯矣易器後兩三日有色微白嘴上隱隱有尖

角而不復食葉者此初眠也眠未齊時仍照常付葉俟大勢

已齊照前法篩糠灰于其上而付以葉則未眠之蠶皆脫灰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九

而上以蠶筋輕輕捲之另置他器此未眠者也更付葉數次

則亦眠矣再用前法捲其不眠者而棄之所棄者謂之青頭無青頭也

飼之無益其眠者以蠶筋撥之使鬆更篩一次糠灰置之靜

處以俟其起兩次眠者不宜合併蓋眠有先後則起有先後固不可以強合也曰眠蠶蠶之

眠者隔一日視之而其色微黃其嘴微開則起矣然不宜急

于付葉必視其灰下無一眠者起者有必脫灰而上方可付葉一兩次

便須似前次易器眠一次則嘴開一次皮也寬一次蓋其嘴其

衣皆于眠時潛換也付葉太早恐嘴一闕而衣未盡脫者亦

食之食之則腹大而未脫之衣脫不下矣此時食葉最多桑

渣蠶砂亦較前易厚隔一日便須易器初眠起後越四五日

計付葉二十七八次色又微白嘴上又隱隱有尖角而不復

食葉則二眠矣所用之法與初眠同二眠起後桑渣蠶砂更較前易厚須一日一易器三眠起後同二眠起後越四五日計付

葉二十七八次色益白嘴上明明有尖角而不復食葉則三

眠矣照前法篩糠灰于其上而再付以葉俟未眠之蠶脫灰

而上輕輕捲之捲之以手不必更用蠶筋矣蓋蠶筋專為小便蠶而設蠶身既大則用筋固不若用手之為

也另置他器此次所捲起之未眠者其在葉下食葉者不過

遲眠數刻而已須付葉以俟其眠其色青皮內若有油不食

葉而在葉上掉頭不住若有所苦者此終不能眠眠亦無用

者也宜急去之三眠起後食葉較速宜晝夜付葉食盡即付

晝時約可六七次天冷則食葉稍慢約只付得四五次黃昏時付葉一次宜畧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十

厚三更後更付葉一次宜畧厚此兩次必加厚者夜間付葉斷不能如晝時之勤也如是者四日則大眠矣自三眠起後至大眠有早至三日者有

遲至五日者天氣有冷煖而食葉有疾徐也以付葉之數計

之大約總在三十次外大眠狀與初二三眠同而所用之法

則大不同眠未齊時仍照常付葉大勢已齊以正張大桑葉

取其易捲勻鋪其上不用糠灰矣其眠者伏葉下不動未眠者必上葉

就食連鋪數次葉上蠶多即鋪不必俟其食盡則未眠者與眠者已隔數層

桑葉將桑葉捲起則未眠者盡在桑葉間隨即勻鋪而其下

皆眠者矣然後取其眠者置平底盤中不拘方圓竹木但盤

滿則以秤稱之為此後桑葉計也大眠五筋除在前所食桑葉不算外尚須食葉百餘筋秤准則

推之晒匾中晒匾亦曰承筐大者可容大眠六筋每筋用粗分作五六堆堆旁須留餘地以待其散

絹篩篩研細陳石灰于堆上以收其溼再以利稻草用開刀

截作半寸許者與餵牛馬之料草相似覆之以不見蠶身為度不必過厚大眠一晝

夜後其起者必脫灰脫草而散天氣熱則一晝夜即起寒則較遲有遲至兩三日者只宜

靜候斷不可欲速而促之以火尤不可急于付葉必堆已散盡無一眠者乃

可付葉大眠起後食葉愈速付葉愈勤食盡即付能一晝夜

食葉十餘次則五晝夜即老矣自大眠起後至老約須食葉

五十餘次能多食數次更好蓋此時多食一口葉則上山後

多吐一口絲故飼蠶者惟恐其所食之少大眠起後占器日

多如今日十晒匾至明日易器時便須勻作十二三晒匾再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十

易器時便須勻作十六七晒匾矣此後如無器可易可于地

上設蠶倉以代器俗謂之放地蠶蠶倉制度擇室之明亮者

打掃潔淨倉之大小以蠶之多寡酌之以堅厚土磚散置其中磚方尺許彼此相距

三尺餘須安得穩使付葉者有立腳處倉邊用厚木板圍好小土磚亦可

再以稻草不拘截作寸許者勻鋪地面以不露地而為度而以蠶勻

鋪其上不必過密亦不宜過疎過疎則費葉過密則老得不

齊地蠶不宜放得太早蓋既放地蠶則桑渣蠶砂之積無法

可以去之俟開口兩三日一放庶所積不至太厚而無溼熱

上侵之患蠶倉須旁有餘地可以展拓得開蓋倉中之蠶有

疎有密則移密就疎若有密無疎便須于倉之邊際漸漸放

開添設立脚土磚再以稻草截作寸許者勻鋪地面而以密處之蠶移置之俗謂之放倉大眠起後兩三日有蠶身獨短其節高聳不食葉而常在葉上往來腳下有白水者宜急去之勿使他蠶沾染蠶將老便須于有窗靜室中初上山時宜避風避日既成窠則又宜透亮故以有窗之室為便如無有窗之室則于上山畢後用竹席或蘆席密密圍好而于成窠後撤去之打掃潔淨以亂草平鋪地上如其地低濕便須去地數寸架可架則于鋪草前搭山六七層以俟層猶排也南向之室則以碎石灰收其溼搭山者自第一層上起至第五六層便須添搭數層以俟不宜上盡再添有樓者于樓上搭之最妙搭山不宜緊靠牆壁蓋蠶性好高必至無可高處乃止若緊靠牆壁則近牆上山之所將有成繭于瓦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三

縫間者蠶山以糯稻草為之糯稻草亦可用四齒鐵耙仰縛他物上持草梢于耙齒上批去其葉之散亂者散亂者必軟而毛則多浮絲故去之以草紐鬆鬆縛之而截齊其兩頭如洗帚狀長尺五六寸紐以上長尺許紐以下則五六寸足矣圍五寸許以隻手握之滿握則五寸許矣俗謂之山箒搭山時以左手持紐所縛處以右手持其下之五六寸以草紐之兩頭分置左右手間而扭之使轉則隨扭隨緊隨扭隨開下如覆碗而上若仰盂矣搭山須彼此交錯其山乃穩第二層者必須與第一層交錯第三層者必須與第二層交錯兩旁亦然蠶之老者其色微黃如用熟其軟如棉而通體明亮見有老蠶即以正張桑葉薄薄鋪之其未老者食葉如常其老者必起至葉上昂頭有

所求可即于葉上一取之俗謂之捉老蠶葉盡再鋪隨鋪隨捉至老者多而捉之不勝捉則以柳枝提之提之以多葉之柳枝條勻鋪葉上其老者即上柳條以次提之承之以布被單可衣包亦可使兩人執其四角而微凹其中一人擺淨之條移鋪一所捉所提之蠶均以盤盛至搭山處依搭他處以編為度上滿第一層再上第二層山之層數次第上之有凌亂便恐有上不到處每山一筭約可上六七十蠶一見老蠶後已鋪葉五六次則可以盡數上山矣不宜太遲遲則繭薄亦不宜太早早則停山停山者上山始作繭也一上山時天氣晴和蠶家之大幸也其成繭必速其絲必易抽如遇陰寒可于四旁置火爐前後左右皆引火之物也宜用有蓋者以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三

煖之火氣之法惟此時可用之否則停山一上山一二日後有在山頂昂頭上向而未得著絲之處者以竹枝柳條亦可勻鋪山上不必密鋪一枝可也即成繭俗謂之青山已至山頂必不肯復下然故不得不于山上加山然必俟成窠者已過十分之九乃可用此法用之太早則未成窠者無不據上青山矣上山至第五日則絲已吐盡而繭可落矣落繭之法先上者先落落下一筭視其筭之中心無腐黑之蠶即輕輕摘下用力太猛則圓者扁矣使其有之便須以筭向下先去其腐黑者而後摘勿令污及他繭腐黑者觸手即破及破則必污及他繭矣落繭後即須于涼室中以晒匾薄攤之自落繭至出繭不過十餘日耳其變蛾約在十日內蛾已變成雖未出絲已難抽而落繭之後尚須剝繭斷不能即日便抽則抽絲只可以七八日為限極其

勿促置之涼室其變蛾可畧
運一兩日抽絲者較從容
而剝去其外面浮絲以待抽
後仍復攤好天氣炎熱無論已剝未
剝皆宜貯井水于匾下使受涼氣
有防其出蛾而以火焙
之使不能變者似亦近理不知一經火焙非惟其絲難抽即
抽出亦斷難明亮一落繭後須過秤
知蠶之筋兩兩百筋約
雙錢眼抽七日亦止抽得筋半須七日乃畢若不能抽到筋
半則用錢眼抽之一日止抽得一筋則必用抽雙錢眼者繭
過百筋便須添設絲車抽單錢眼
一所落之繭有內漬而漬
者繭過八十筋便須添設絲車
淫者謂之陰繭摘繭時便須提出慎勿雜入好繭者抽之
其中則絲湯易濁併好
所提出之陰繭以清水浸之日易水
繭之絲亦不能發亮矣
兩三次俟抽絲既畢
抽絲時無暇及此且
搗去其污
以絞不
度而晒之使乾則極潔極鬆如彈熟之棉花矣以手抽之
其句不可織綿綢以手抽絲之法一見便曉然必見然而後
必過細

三禮通釋卷

古

曉非筆所能述一留種之繭蛾已盡出
俗謂之
蛾口繭即以清水浸
一兩日
其污較少且在外而
濯去其污而晒之餘與治陰繭
不在內故無須久浸
之法畧同其用亦畧同一抽絲之竈上下俱圓高二尺寬其
上而窄其下
使抽絲者有
容膝處也
上徑尺六寸圍四尺三寸置鍋其
上以泥固之凡抽絲之水擇溪澗之極清者取之
自石罅流
出者尤佳
勿用井水
用井水者
凡絲車制度不可差以分毫則必有窒
礙處矣會有匠人久居嘉湖等處者其胸中必有成竹可使
製之一車後須設火倉與車上着絲處針對
雙錢眼則設兩
倉單錢眼則設
一蓋絲從水中抽出使從火倉上過
火與絲約離二寸許遠
則火力不過若太近則

恐有
火傷則隨抽隨乾否則彼此膠粘掉絲時費手矣倉中所用
之炭須無煙且不爆者
烟則薰壞絲色
爆則燒斷絲條
一絲竈之左須設一
木盆用物架高使與竈齊以盛蛹
即蠶所變也成繭後
一變而蛹再變而蛾
與抽
不上絲之熟繭歇車後擇繭之尙厚者併入陰繭治之餘則
盡置鍋中以原湯煮之透後以絲帚撥之擺之則蛹皆離絲
而絲亦牽連成片矣于明晨取出用石之畧重者壓乾提起
牽連成片之絲擺落所抽之絲塔頭俟抽絲既畢後勻鋪篩
底渣盡于淺澗中疊疊敲去蠶嘴而晒之使極乾以手抽之
用與陰繭畧同于冬時披之肩背間
裏衣之外
絮襖之內
尤足以禦寒
一歇車時鍋中所餘之繭謂之湯頭繭以大碗貯之于明日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五

動車後雜入生繭
未經湯者
抽之一抽絲之法難以言傳必
熟看始能通曉可向善于抽絲者求其指教而看學之業向
嘉湖等處僱人來問指教此法擬臨時再行出示設局令願
學者赴該處學習學既成則可以轉相傳授矣飼蠶者須度
量其家桑葉之多寡初生之蠶謂之蠶花蠶落紙時便須以
戩秤稱之蓋蠶花一錢飼之得法約可得大眠五六筋統前
後計之須食葉百三四十筋不可于收蠶花時多取之
此條
以下
皆總
論
其稱蠶花之法先將蠶花落紙後取蠶布再稱之則蠶
花可用矣
蠶花置戩秤
蠶有不食之葉不可雜入新葉
若貯
堅踰時則油矣如買葉于數十里外而貯之不得不堅則須
于中道放風放風者擇有風無日之處發而懸之也約行二

十餘里便是 有不可使食之葉 二水葉食水葉 則絲爛 及桑樹在大

放風一次 麥田中者食之壞蠶種桑買 是也 凡晝時所食之葉宜于辰

刻采之早則尚濕 遲則易枯 夜間及明日清晨所食之葉宜于申末酉

初采之亦恐其易枯故也 日色 正盛時所採必易枯 飼蠶宜識天時 天將雨便須

抹足一兩日之葉以為之備 少則以缸養鬆鬆貯之多則于

無風日處鋪竹席于地而鬆鬆堆之使食盡此葉而雨如故

則不得不予雨中采葉所采之葉以布夾之新者惟白布可 用舊者則不拘

顏少頃即乾否則以淘過未淘者 恐有灰之乾麥拌之亦少頃即乾

若大眠以後須葉甚多則剪取長條于有風之時兩點所不

到處葉必切而用之葉之所以必切者切則視乎蠶之大小

配葉之粗細蠶初眠者則宜細于絲綫初眠起後則可寬大

分許至三眠起後則可寬至二三分至大眠以後但去其枝

與甚以閘刀大致閘之可矣食葉之疾徐亦不盡闕乎冷暖

也初起時必不甚疾將眠將老時又不甚疾矣其最疾者中

間之三兩日耳此三兩日者付葉宜較勤飼蠶以屋多為貴

如住屋不多便須多設晒匾以蠶架架之糠灰山箒絲柴即 燒

以少烟者為貴及淘過之乾麥蠶倉所用之土磚皆宜先時

預備一桑渣蠶砂皆非棄物設土窖貯之而浸之以水俟其

腐爛取以糞田極肥糞桑亦極肥蠶最為鼠所喜食飼蠶者

不可無貓也蠶喜靜而惡鬧勿使近喧華鼓樂之聲尤須避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去

風竝忌西照日蠶忌香醋瓶酒養藥罐一切之物近蠶勿佩

香囊蠶忌烟吸烟者向蠶吐之蠶口立流黃水蠶忌油漆勿

於飼蠶處油漆器具蠶視蠶慎勿以字紙栽桑原以飼蠶

然不飼蠶而栽桑亦未始非計也栽桑百株成陰後可得桑

葉二三十擔以平價計之每擔五六百錢其所獲已不薄矣

蠶多而桑葉不足者約計其所缺之數先時買定併言明立

夏幾日後剪采早則立夏三日後遲則立夏五日後不先 言明恐買者欲早賣者欲遲易滋口舌 益

桑之貴賤最難逆料先時買定必平價也飼蠶者不可專望

其賤而不買宜知有貴至二三千文一擔時栽桑者不可專

望其貴而不買宜知有賤至六七十文

養桑之法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七

桑樹隨處可種惟地宜高平不宜低溼低溼之地積潦傷根

種之難活高平處亦必土 肉深厚乃可 栽法不宜大密須隔六七尺地栽

一株掘地成坎深尺五六寸廣三尺貯水糞其中和泥攪之

務令濃厚取桑秧栽之加土其上築之使堅則不消日日澆

灌矣將栽時桑根用水洗淨翦去根之腐而無用者所留之

根要安置得舒暢不宜稍有拳曲栽桑之時宜及隆冬遲至

正二月後種者雖活亦易生蟲桑宜肥肥則葉厚而光潤冬

春必須沃之以糞糞桑之法于桑旁掘一小坑實以糞以土

覆之使其氣下降根乃日深桑下不可使有草有草則分肥

而地力易窮不可使多石多石則礙根而生機不暢須于農隙時以四齒鐵耙鋤而去之桑未盛時可兼種蔬菜瓜豆諸物蓋兼種諸物則土鬆而桑益易繁此兩利之道也但不可有妨根條如種瓜藤上樹桑之茂者四面勻圓如雨蓋狀修

剪得法故也修剪之法刪繁補缺去舊換新而已補缺非另植一株以補之也於缺處多留幾枝嫩條使之散布則補矣換新非另植一株以換之也舊條既去其着剪處自然抽出新條栽

桑既活于芽嘴透露後用桑剪剪去頭上枯枝餘俱留之第二從芽嘴透露時算起若立夏後于第一年所養之條上

每條更留大而長者三四枝餘俱剪去第三年立夏後于第

二年所養之條上每條更留大而長者二三枝餘俱剪去第

四年立夏後仍于第三年所養之條上每條更留大而長者

二三枝餘俱剪去至第五年所養之條業已四層可將所發

嫩條于立夏後盡行剪去而專養歷年所留之條矣拳曲向

下之枝勿留橫斜礙道之枝勿留所留之條亦非全不剪去

也留其近幹之五六寸而已幹字不可泥如第一次則以本

所留之五六寸為幹矣桑有壓條法所栽之桑有旁出之條長二尺許

而去土不遠矣鋤鬆其土攀條就之加肥泥于其上用石壓

好露其梢使之上向一年之後其條之在土下者根已散布

可剪斷移栽野桑如指大者用接花果樹法取家桑即所栽

接之即變成家桑野桑非不可以飼蠶嫌其葉小且薄而又多甚故須以此法變之桑樹歷

年未久人功地力俱足而其葉黃瘦多枯枝者蟲傷故也蟲

有二種一在皮內一在皮外皮內生者長一二寸不等常潛

伏于皮內不令人見急宜治之治之之法從本身及大枝上

尋着蟲所出入之戶其戶外必有木屑故易尋用硬鐵絲向戶內討取討

取不得則用熟銅油灌滿其戶斷無不死矣此蟲自初一至十五以後則其頭向下難于討取治蟲者宜于十五以前清晨即起或猶未歸即歸亦未深入易于下手失之不治則愈入愈深其樹必死皮外生者常在五六

月間狀與蠶同而差小俗謂之白蠶專食桑葉葉雖肥大一經此蟲便如麻布而明春所發之葉必不能繁治之之法用桐油即烟筋所熬之汁烟筋向烟店中買和水以洗帚于桑葉上密密灑之蟲食其葉則死然宜于初生時即治稍遲數日便成無數小繭繭出飛蛾蛾又為明年留種治之益費力矣桑之萌芽于二三月間者謂之初桑既剪後旋復抽條放葉者謂之二桑初桑不去則明春葉薄雖蠶食不盡亦必去之二桑則不須去矣于經霜後取以飼羊甚肥取葉時勿傷其條蓋此條即明春放葉之條也采桑須有次第擇其色之較老者先采之而留其嫩者以俟其長尤不可傷其芽嘴蓋芽嘴方長畧遲旬日便數十倍于此時且其味苦澁非蠶所宜食也蠶初生時食葉甚少只可采于底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犬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九

兩三葉而其中心已無未
放之芽雖留之亦長無多
三眠已後食葉愈多然尚須辨其

老嫩先後采之至大眠以後則葉已長足可開剪矣桑有遲
早則開

葉得法則止望其采得百觔者合前後計之可得百二三十

觔然年年采小葉者樹亦易敗以隔年一采為妙如植桑百
株則今年

空此年代久遠不能不敗者也于其前後左右空缺處補植

一株兩三年後將已敗者伐去而養其新者則土不曠矣如

不補植則將已敗之樹離地六七寸截去而留其老樁以肥

土堆積其上俟明春另發嫩條養成低葉亦一善法也低葉
之放

葉較早于采小葉者最宜但去地無多遇有拓葉亦可飼蠶

但比桑葉較堅厚非小蠶所能食桑葉缺少可于三眠開口

時第一次付葉
請之開口令食柘葉兩三次大眠開口時令食柘葉五

六次則省下許多桑葉矣所以必于開口時者柘葉之味不
及桑葉既已食過桑葉必不肯再

食柘葉也桑秧出浙之嘉湖等處距福建省垣一千餘里此樹最

易活雖離土二三十日而其根未枯者栽之亦活各省學其

法不必以道遠為疑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子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臣林昌彝學

陽厭

陰厭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耐注云
耐當

為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祖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

陽厭注以祭于與名陰厭祭于西北隅得戶明者名陽厭又

因曾子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之言明成人得備祭者當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一

有陰厭陽厭故于特牲尸諤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注

云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為陰厭矣金榜

禮箋云記云是謂陰厭是謂陽厭明陰厭為祭殤與無後者

之定名不得通于成喪之祭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

兄弟之殤則練冠附于殤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

宗子則曰陰童是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繫於所祭

之地謂祭于與為陰祭于西北隅為陽非禮意也古者尸未

入之前祝酌奠之祝于主前謂之直祭郊特牲直祭祝于主

是也注云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
孰為正案祭統云尸亦餽鬼神之餘也明祝于主者為

祭尸諤之後祝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謂之厭祭上經攝主

不厭祭是也。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本承上攝主不厭祭設問者。厭祭在尸諫後則與陰厭陽厭絕不相涉。不辨自明。謹按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凡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戶，降祝告利成，降出按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蓋指宗子為殤者，有陽厭蓋指凡殤本分而言之。曾子誤會以為惟成人之祭則迎尸前有陰厭禮，迎尸後有陽厭禮，此備禮也。殤不備禮，何得陰厭陽厭俱有？故又疑而問孔子仍分別答之。言陰厭陽厭各有所指，非一殤兼兩厭觀此問答，則成人之祭陰厭陽厭俱有明文矣。而宗子為殤之陰厭與凡殤之陽厭俱因成人之祭之陰厭陽厭而名之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二

又明矣。故注以奧之祭為陰厭，改設之饌為陽厭也。且前之告利成事尸禮畢也。此又告利成陽厭而事神禮畢也。否則此告為贅矣。陸氏佃吳氏澄敖氏善俱不主陽厭之說未解其故。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郊特牲饋食禮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注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禮記郊特牲文尸諫而改饌為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為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為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疏云：凡言厭者謂無尸直厭，飫神尸未入之前祭于奧中，不得尸明故名陰厭。尸諫之後改饌于西北隅，以向戶明，故為陽厭。引曾子問謂

宗子有陰厭無陽厭，凡殤有陽厭無陰厭，證成人陰厭陽厭並有之義也。是鄭賈皆以設饌于奧在尸未入之前為陰厭也。特牲饋食禮祝筵几于室中東面，此為神布席于奧也在室中西南隅東面，至主人及祝入室後，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蠃醢在，北此薦豆也。主人降舉鼎載俎畢，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此設俎也。又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此設敦也。又云：及兩劔，芼設于豆南南陳，此設劔也。又云：祝洗酌奠于劔南，此酌奠也。又云：遂命佐食啟會。會敦蓋也佐食啟會，郤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南面，此啟會也。又云：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此饗神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三

也。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為右。此為神布席也。至主人及祝入室後，主婦薦自東房，韭菹醢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不與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此薦豆也。又云：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注相助也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此設俎也。又云：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黍稷以授主婦，主婦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此設敦也。又云：祝酌奠

此酌奠也又云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此啟會也又云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注醢也注曹淖注醢也注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此饗神也皆尸未入室之前設饌于奧以饗神者也所謂陰厭也少牢陰厭不設餽者少牢無大羹湑故兩餽至尸入飯時始設之與特不同也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此為神布席于奧也至主人及祝入室後贊薦菹醢注婦不薦醢在變于吉祭醢在北此薦豆也又云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此設俎也又云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此設敦也又云設一銅于豆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四

南此設銅也又云祝酌醴命佐食啟會佐食許諾啟會卻于敦南復位注復位出立于戶西祝奠解于銅南復位注復位復主人之左此酌奠及啟會也又云主人再拜稽首祝饗此饗神也是虞祭陰厭惟薦豆設敦設銅皆贊為之不用主婦酌奠以醴不以酒及祝饗後有命佐食祭于苴之禮與特牲吉祭異餘皆大略同也又禮記曾子問攝主不厭祭鄭注厭厭厭神也厭有陰有陽迎主之前祝酌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謬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注中主字注當作口蓋祭禮則以賓客之禮事其先如尸八飯猶賓客之食禮也卒食獻尸猶賓客之燕禮也然則陰厭其賓客之饗禮與又按士虞禮陰厭祝饗後命

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解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許氏慎謂士結茅為設疑出於此則特牲少牢富有主象而無可乎疏云舊云苴主道似重為主道然故鄭破之特牲少牢言祭無苴是以鄭以苴為藉祭非主道也如鄭買所云是古禮大夫士無主也公羊傳文公二年練主用栗何休注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既云禘祫當亦指諸侯以上所引士虞記蓋禮之逸文魏徐邈王肅後魏清河王懌皆以為大夫士當有主然別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五

無經傳可據惟左傳哀十六年孔悝一事耳考孔悝反而鄭康成以為所出君之主孔穎達以為僭禮孔說是也故司馬氏書儀亦不云大夫士有主但為祠版之制而已朱氏家禮始有主近汪氏琬力持古大夫士有主之說而排舊義夫古今異宜古禮之不行於今者多矣古禮大夫以下無主今有主亦禮緣義起者也倘以今時大夫以下有主遂強謂古亦有主則今時祭禮無尸亦謂古祭禮無尸乎又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祫疏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他如士昏禮婦奠菜于廟聘禮賓釋幣于廟皆不云有主不獨特牲少牢為然也特牲饋食禮祭畢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

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此尸既出室之後改饌于

西北隅者也注以為陽厭詳見上文有司徹不償尸之禮卒暮有

司官徹饌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有几扉用席注

也納一尊于室中注陽厭殺無元酒司官埽祭注埽豆間之祭舊王

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

宮闔牖戶注此於尸設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

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為厭飫此皆吉祭之陽厭也士虞禮尸

設祝前尸出戶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扉

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注改設饌

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為厭飫也此虞祭

之陽厭也若少牢償尸之禮則不賜厭有司徹注徹室中之

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償尸禮崇也償尸則不設

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張氏爾

岐曰此既償尸有祭象故不設饌于西北隅為陽厭也又云

士虞禮陽厭几在南則士禮陽厭皆東面也少牢陽厭南面

如饋之設則大夫禮陽厭南面也若陰厭大夫與士皆東面

矣又云鄭氏陰厭陽厭之說自孔賈以來無異辭至宋陸氏

佃忽起而非之元吳氏澄又從而和之陸氏之言曰成人之

祭無陰厭陽厭吳氏之言曰厭祭之名不施於正祭敖氏善

儀禮集說遂因之近萬氏充宗亦主其論竊以為皆非也考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六

曾子問云殤不祔鄭注祔當為備聲之誤也祭何謂陰厭陽厭夫殤不備

陰厭陽厭則成人之祭有陰厭陽厭可知矣曾子問又云攝

主不厭祭夫攝主無厭祭則正祭有厭祭可知矣陳氏祥道

曰夫尸以象神也厭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為無尸也正祭有

厭為尸不存也陰厭尊有元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

俎陽厭俎釋三個而已適殤陰厭其禮詳庶殤陽厭其禮略

也此數語取鄭注未發之義引而申之蓋有孔賈所不及者

矣

道布與喪禮異

周禮春官司巫祭則共匱王及道布杜子春云道布新布三

尺或曰布者以為席也鄭康成曰道布為神所設巾中霄禮

日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几也陳氏禮書謂神位藉之以席設之以布謂之道布為神道故也

郝氏敬云布冪主巾主在道以布掩覆防褻也按春官冪人

布巾疏畫皆冪莊子所謂盛以篋衍巾以文繡蓋篋衍者笥

也即盛主之匱也覆巾亦名道布按此乃冪人共之與司巫

之道布無涉司巫之道布杜子春云三尺郝說非也史記封

禪書有諸布諸嚴諸求之屬司馬貞索隱引爾雅祭星曰布

其說誤也爾雅郭注云布散祭於地陸氏釋文引李巡云祭

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爾雅釋名云祭星曰

祭布散於地位似星布也本釋名無此文公羊疏引孫炎云既

禪書謹按古布與醕迎亦與步通然則布即醕也亦即步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七

周禮族師春祭酺鄭氏云酺者爲人物災裁之神也又云故
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周禮校人祭馬步鄭氏云馬
步神爲裁害馬者賈疏馬神併步謂若元冥之步人鬼之步
之類步與酺字異音義同然則封禪書之布蓋卽周禮之布
矣布者鬼號也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元號
鄭注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
云皇祖伯某元號若云后土地元又按布與怖捕聲取近廣
雅釋詁云怖懼也釋言云捕搏也然則古之設布者或取捕
搏災害而使之怖懼歟淮南子云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
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八

以立惠氏士奇禮說云立者爲之立號或立爲社或立爲稷
或立爲布秦漢之布卽周官之酺然則道布卽宗布歟謹按
布也酺也步也一而已矣惠氏云祭必有主故因匱主而連
及之蛛蟥之酺人鬼之步皆除天
下之害者也蓋起
於周而秦漢因焉若士喪禮商祝免袒執功布入鄭注功布
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仿也賈疏謂此乃始告
神而用功布拂仿者謂拂仿去凶邪之氣也淮南說林訓曹
氏之裂布高誘注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
旁謂之曹布惠氏云俗祭司命以始織布繫其旁謂之曹布
風俗通俗取新斷織夏至日繫戶卽此類也按布爲鬼號是
以或執布以接神或繫布以迎神蓋道布卽宗布亦卽曹布

者耳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九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新安陳子文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

臣林昌彝學

五齊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

三酒事酒昔酒清酒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禋用雞彝烏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祿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

一

間祀追享朝享祿用虎彝雌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浼酌凡酒修酌儀禮特牲壺禁在東序尊於戶東元酒在西又尊兩壺於阼階東西方亦如之少牢尊兩膷於房戶之間甔有元酒禮運元酒在室醴醲在戶案醲在堂澄酒在下坊記醴酒在室醲酒在堂澄酒在下禮器鬯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祭統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浼水陳氏禮書云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

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酒正言凡祭祀則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司尊彝朝踐用犧尊再獻用象尊皆有鬯蓋犧象所實泛與醴也鬯尊所實盎以下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盎齊浼酌而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浼水是鬯尊之所實者盎而盎之上泛醴而已則犧象實泛醴可知也司尊彝言醴而不及泛言盎而不及緹沈鄭氏謂泛從醴緹沈盎則鬯之所實盎之下又可知也然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

二

則夫人酌鬯而薦盎則君制祭朝事之時也及君割牲饋食則夫人薦酒而已儀禮大夫尊兩甔于房戶之間士尊于戶東禮記鬯尊在阼犧尊在西此皆所酌而非所設也若夫元酒在室醴醲在戶案醲在堂澄酒在下此則設而弗酌也醴醲在戶而坊記言醴酒在室蓋有不同而其設亦異爾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中則盎然而浮久則赤終則沈室者陰之幽戶者陰陽之交堂者陰陽之辨堂下者陽之顯而道以幽元醇厚為上以顯著清美為下泛齊在室以其未離於道故也醴醲在戶以其離道未遠故也案醲在堂則道與事之間者也澄酒在下則純於事而已觀此則先

氏曰醫與醴相似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按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水涼之味薄非酒

正之所辨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法內則無水涼亦以其薄

而畧之也夫飲之齊必寒注飲齊其設必重沸者為清醇者

為糟糟用柶清不用柶后致飲於賓客則醇者而已故酒正

曰醫馳糟則醫馳皆糟也夫人飲於賓客則有清焉故漿人

曰清醴醫則醴清而醫醴皆糟也夫人致三飲后致二飲屈

於王也漿人六飲始水玉藻五飲亦上水貴其本也六飲無

五齊正用醴為飲者醴恬與酒異也其飲四齊味皆似酒其

說是也然儀禮士冠禮醴子醴賓士昏禮賓醴婦聘禮醴賓

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醴而公食燕禮大射鄉飲酒特牲少牢

皆不用醴何也蓋禮之質者尚醴文者尚酒冠禮醴子昏禮

醴婦禮賓厚其親也聘禮醴賓厚其私覲也士喪及虞醴神

存其養也非此無所事醴則用酒而已儀禮祭以柶玉藻言

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俵卑則水漿與醴雖均曰飲其厚薄甘

淡固有間也謹案漿人六飲先以水與玉藻五飲之上水同

者貴其質也漿鄭注載漿也載之言載也米汁相載也廣雅

亦云載漿也說文本作漿酢漿也一曰水米汁相將也王光

旭謂以水和米煮之去滓而存其飲即今米飲是也醴鄭注

清也即內則所云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也蓋稻黍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

五

梁皆可釀以為醴濁者為糟沸之則清此所謂醴即清者也

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齊注醴猶體也成而滓汁相將如

今恬酒釋名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涼內

則謂之濫康成注云以諸和水紀莒之間名諸為濫管子云

冬日不濫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是涼一名濫於夏

飲宜矣說文作醴雜味也廣雅醴漿也則涼亦與醴同釋名

謂之桃濫水漬而藏之其味酢而濫濫者近是或謂涼字从

灬即冰者非也冰俗書冰古作久醫鄭注醴濁釀醴為之則

少清矣於醫字之義未詳案酒正四飲漿人六飲皆有醫醫

者古之湯液今之酒漿也說文醫治病工毆者惡姿也得酒

而使一曰毆病聲酒所以治病周禮有醫酒案內經岐伯曰

古聖人之作湯液醴醴者以為備耳故為而弗服也中古之

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

中鏡石鍼艾治其外形弊血盡而功不立然則古之治病未

有毒藥鍼石先有湯液酒醴故謂之醫古以酒治病遂以名

其酒醫字从酉酉古酒字郊祀志順風作液湯者如淮南子所云服

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詳案順風作液湯者如淮南子所云服

八風水是也高誘注取銅槃中露水八方風所吹也醴即內

則之黍醴鄭注以黍為粥也又醴醴注醴厚粥醴薄粥買達

石醴為粥清清者粥而去米也說文作黍酒玉篇作米酒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

六

雅醕酒也又似以醕爲酒矣詳攷內則周禮無獨訓爲酒者當从鄭注賈疏爲是醕之義有二四飲六飲之醕卽內則之飲醕醕人羞豆之醕食鄭氏謂爲饗卽內則之粉醕以豆薦者也酒正四飲有清醫漿醕清卽漿人六飲之醕而無水涼何也水涼之味薄非酒正之所辨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法故六飲必使女漿掌之以入酒府所以佐酒正之所不及也

坩縮酒之法

左傳僖四年管仲責楚子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注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案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鄭注云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司尊彝醴齊縮酌鄭注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七

亦據郊特牲賈疏云醴齊濁以茅沛之使可酌以鄭注賈疏證之左傳縮酒之爲去滓也明矣鄭少贛解甸師祭祀共蕭茅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旣不以蕭爲香蒿之蕭而爲縮酒之縮若明知縮酌用茅之義又云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氏沿其誤先鄭不爲沛酒法其言亦無所依據賈氏則本後鄭說駁之也案集韻韻會茜之音義與縮同詩伐木有酒湑我傳云湑茜之也鄭箋云王有酒則沛茜之經典釋文茜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沛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草據此則縮酒之非第指束茅灌酒也可知而縮字則宜從茜也今左傳作縮酒及郊特

牲作縮酌司尊彝故書縮爲數甸師仍書爲蕭茅皆茜字之近借耳茅之爲物凡三脊名苞茅與詩白茅包之之包義異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者禹貢荊州包匭菁茅鄉師大祭祀供茅菹司巫祭祀供菹館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茅之爲用雖非專爲縮酒而重然旣以縮酒總以去滓之說爲是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八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

番禺陳起榮校

授祭



特牲饋食禮尸入坐主人拜妥尸後祝命授祭尸左執解右取菹煇於醢祭於豆間注命詔尸也授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授讀同耳此祭豆也又云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注肺祭荆肺也此祭黍稷荆肺祭酒也又云祭鋼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此祭鋼也爾敦及設大羹清後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膾之左執之此祭離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一

肺正春也祭黍稷肺為授祭其餘皆統於授祭也祭肺脊在尸未食之前統於授祭與祭幹祭骼祭肩不同故尸亦奠肺脊於菹豆不於所俎也少牢饋食禮尸入祝主人拜妥尸後尸取非菹辯煇於三豆祭於豆間此祭豆也又云上佐食取黍稷於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於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於豆祭注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於菹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為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此祭黍稷切肺也又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春以授尸吳氏登曰下有尸受祭肺四字張氏爾岐曰按唐石經亦無四字唯下食舉疏云舉牢肺正春也者上文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春以授尸尸受祭肺則賈作疏時經此祭離肺正春也爾敦及羞肺文尚有四字故吳云然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二

俎後上佐食羞兩鋼皆羊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鋼遂以祭豕鋼嘗羊鋼此祭鋼也唯祭鋼在祭肺脊之後及不祭酒與特牲小異餘皆同也士虞禮尸入主人及祝拜妥尸後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播於醢祭於豆間此祭豆也又云祝命佐食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此祭黍稷切肺也又云祭奠祖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此祭奠也奠醴也猶吉祭之祭酒也又云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膾之左手執之注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此祭離肺正春也爾敦後尸祭鋼嘗鋼此祭鋼也士虞特牲皆士禮特牲命授祭在祭豆之前士虞命墮祭在祭豆之後特牲祭肺脊在爾敦之後士虞祭肺脊在爾敦之前特牲祭鋼在祭肺脊之前士虞祭鋼在祭肺脊之後此則虞祭異於吉祭者也特牲士虞大羹清大士虞作泰皆不祭者大羹不為神也案墮祭即周禮大祝九祭中之命祭也此祭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少牢及士虞皆然少牢饋食禮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此說非也少牢上文云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於尸內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然後云祝反南面是祝拜尸時西面命祭時則反南面也特牲不云祝拜妥尸士虞不云西面少牢不云命祭皆文不具也以士虞證特牲則祝亦當拜妥尸以少牢證士虞特

牲則當西面拜妥尸以士虞特牲證少牢則祝亦當南面命
墮祭矣士虞特牲云命祭不云南面少牢云南面不云命祭
互見也大夫以上威儀多不宜殺於士矣周禮小祝大祭祀
贊隋後鄭注隋尸之祭也隋祭云贊則命之可知吳氏廷華
曰特牲言命按祭士虞言命隋祭少牢不言命要之皆命也
文有詳略耳此說是也吳氏又以按祭為卽擣祭則誤矣曾
子問曰攝主不綏祭鄭注綏周禮作墮則綏祭卽按祭皆謂
墮祭與擣祭何涉又案士虞禮陰厭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
佐食祭此祭在尸未入前饗神之時蓋代神而祭者特牲少
牢吉祭則無之經云祝命其亦命祭之屬歟凡主人受尸嘏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三

按祭尸酢主婦亦按祭又案特牲饋食禮主人初獻尸醋卽
字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按祭注其授祭亦取黍稷
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搏黍授
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
首受復位詩懷之注詩猶承也謹案李氏如圭以內則孔疏維持之義解詩字足補注疏所未備實
於左袂挂於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膏於房祝以籩
受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
人西面奠爵又拜注俠爵拜彌尊尸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
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注綏或作按按讀為墮主人左
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祝與二佐食皆

出盥於洗入二佐食各取黍於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
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於尸西以嘏於主人
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嘑之詩懷之實於
左袂挂於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
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主人
受尸嘏則按祭也特牲饋食禮主婦亞獻尸酢如主人儀主
婦適房南面佐食按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注撫按祭示親祭祭酒
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少牢饋食禮主婦亞獻尸酢主婦主
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注綏亦當作按主婦西面於主人之
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是尸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四

酢主婦亦按祭也按祭卽綏祭惟尸與主人主婦有之主人
主婦不命者下尸也會子問曰攝主不綏祭者辟正主也士
虞禮主人獻尸尸不嘏主人者虞祭未純吉也凌氏禮經釋例謹按
祭者尸主人主婦皆按祭士虞尸右執奠特牲尸左執解則
右手隨祭也祭皆於豆間既祭守祧藏之陳氏禮書云鄭氏
謂下祭曰隋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大祝隋釁令
鍾鼓小祝大祭祝贊隋守祧既祭藏其隋士虞祝命佐食隋
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特牲祝命尸按祭之尸取菹擣於
醢祭於豆間佐食授主人按祭主婦則佐食按祭主婦撫之
少牢尸受肺與黍同祭於豆間主人右受佐食綏祭坐祭之

主婦亦受佐食綏祭祭之郊特牲祭黍稷加肺報陰也曾子問曰攝主不厭不綏鄭氏謂下祭曰隋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周官與士虞作隋少牢與禮記作綏特牲作接其實一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樂鍾鼓贊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祀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按陳氏謂物黍稷與肺非也特牲謂祭黍稷加肺乃行於朝踐時為制祭之禮非祭食也故與祭齊加明水同為報陰若祭食則祭先代始作飲食之人生人燕饗亦有之與祖宗何與而謂之報陰乎古者主人主婦皆有綏祭之禮所食之物皆祭故大司馬羞牲魚授其祭則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五

魚亦祭矣其曰周祭肺者以肺為主而先之夏祭心殷祭肝猶是也惠氏禮說守祀職既祭藏其隋案隋說文作陸一作墮戰國策曰墮飯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是也飯以手謂放飲於器曰墮春秋傳曰墮幣楚有宗祀之事將墮幣焉是也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士虞禮曰墮祭墮之為言下也猶放飯於器也墮之為言輸也猶奠幣於神也其音近綏曾子問士虞記少牢饋食皆作綏因綏為接因墮為隋轉相似借失其本義當定作陸康成謂守祀之陸即士虞禮之苴非也祭於苴者謂之饗士虞記所謂饗祭於苴特牲少牢不言者省文蓋祭必有饗饗必有苴士虞記備載饗辭而特牲饗在

迎尸之後說者遂以饗神為饗尸誤矣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之者謂之陸陸者神饗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主人主婦又祭尸餘皆祭於豆間及地不於苴也而主人陸祭則當受嘏之時孔疏云將受福先陸祭佐食既受陸祭遂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受而詩懷之出而寫嗇於房祝以邊受少牢則尸命祝嘏主人尸不親天子受嘏之禮見於詩詩曰公尸嘉告嘉告者告以善言謂嘏辭也然則藏其陸蓋嘏辭歟陸為嘏設不嘏亦不陸故言陸則嘏可知也及周衰而嘏辭藏於巫史之家則其禮亦廢矣一說大祝陸蠶在逆牲前牲猶未殺非薦血也灌鬯求神謂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六

之鬯鬯既灌然後迎牲然則陸者灌也灌於茅象神飲之是為茜茅先鄭云陸神前沃灌器名近之矣一說陸當作綏周頌載見諸侯助祭之詩曰綏以多福俾緝熙於純嘏箋云純大也天子受福曰大嘏則所謂綏者非綏祭而何綏與受嘏其事相連頌言綏者不一而陸無聞焉竊意陸者皇尸祭神之目而綏者孝孫受嘏之名白虎通曰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陸陸者毀也凡幣以禮神灌以降神皆曰陸綏者安也曾子問攝主不嘏故不綏士虞記喪主不嘏故亦不綏蓋攝非正喪非吉皆不受福不受福故皆不綏然則受福謂之綏也

詩曰以綏後祿又曰綏我眉壽言綏者之不一皆受福之辭

少牢主婦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注云不嘏者夫婦一體主人受福主婦亦與焉且祭禮尸無不墮主有不綏則墮為尸祭綏為主人受福之祭明矣士虞禮尸祭為墮少牢主祭為綏有司徹主祭亦為綏日其綏祭其如前說則藏其墮者謂嘏辭古文假借蓋既祭則藏於祧守祧掌之禮運所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如後說則藏其墮者謂菑茅蓋既祭則藏於館司巫共之守祧藏之以依神也黍稷肺脊不可久藏鄭說失之祝以孝告謂祝通孝孫語於先祖嘏以慈告謂嘏傳先祖語於孝孫則祝輕而嘏重藏其墮舉重者而言其實祝嘏辭說皆藏之也周公祝冊納於金滕之匱鄭注云凡藏祕書藏之則嘏辭可知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七

蓋藏之無故不啓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遷致福謂之受釐說文作禧言受神之福也受福之釐猶受嘏之綏歟文帝詔曰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司巫菹館館或作飽飽古文包字天文訓曰酉者飽也任包大也說文包象裹妊故曰任包然則菹飽者謂以茅包墮祭而藏之也兩說皆通前說為允有司徹司宮埽祭注云埽豆間之祭舊說埋之西階東明黍稷肺脊既祭埽而埋之不藏也墮與服同藏非豆間之祭鄭注曲禮綏讀為安音湯果反說文墮音鶻冠子曰增規不徒果切綏與墮以音近而通當從綏為正鶻冠子曰增規不圓益矩不方埽以全犧正以齊明傳之子孫可持可將以為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聖正諸所謂藏其墮者蓋如此

其嘏辭之意詩曰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勗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幾猶期也式猶法也言高會規矩不增不益可持可將也齊猶齋也稷猶疾也所謂埽以全犧正以齊明也匡猶正也言正之以聖也勗猶符也所謂神享禮靈之符也長賜女以中和之福而藏之宗廟億萬年享天之休此非天子嘏辭之存者歟司服卿大夫之服元冕士之服皮弁春秋崔杼齊卿也莊公以其冠賜人劉炫云崔子之冠元冕也孔穎達曰非也禮運冕弁兵革不藏私家則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服之竊謂冕弁藏於私家猶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皆非禮也故祝嘏之辭與冕弁之服皆藏於廟將祭則出之既祭則藏之守祧所謂藏其墮與其服也墮者墮祭之嘏辭則服者祭服之冕弁矣祖宗之遺衣為重子孫之祭服為輕先其重者首列遺衣後其輕者末言祭服兩之也非一之也或云其服即遺衣誤矣祭服視其尸先王之尸衣冕先公之尸衣冕故祭服亦如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八

孫為祖屈不敢以衾冕祭先公尸衣其衣子孫亦服其服而助祭羣臣則各服其衣服焉司服掌之凡大祭祀共其衣而奉之穀梁子曰衣服不修不可以祭大夫士助祭之服受之於君月令收爾稅以共造云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番禺陳起榮校字

臣林昌彝學

裸禮

周官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鄭注將送也裸

酌爵鬯以獻尸謂之裸裸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

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凡鬯鬯受祭祭

之啐之凡賓客贊裸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鄭注謂祭宗廟王既裸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

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

王之後來朝勤大宗伯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為賓客者裸之凡祭祀及裸築鬻大賓客蒞筵凡築鬻贊裸將鬱人凡祭祀

大賓客則攝而載裸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肆師

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

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及葬共其裸器遂埋之司尊彝春

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罍彝黃彝行人公再

裸而酢侯伯子男一裸而酢再裸再飲公也大國之孤以酒

禮之以酒禮之者謂齊酒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

豆之薦郊特牲曰諸侯為賓灌用鬱鬯商人尚聲臭味未成

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既灌然

後迎牲又曰裸以圭璋用玉氣也陳氏禮書云商人尊神而

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而辨神於幽故先裸

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太室裸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則尸入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二

一

太室以圭瓚酌鬱鬯裸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裸其裸尸

也如裸賓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

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

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攷之於禮典

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

以祀廟又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稷宗廟山川四方而已是

裸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蒞玉

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

已非必裸也行人曰公再裸侯伯子男一裸諸侯有裸而卿

無裸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裸者此也

大宗伯賓客則攝而載裸謂攝后耳鄭氏謂君無酌臣之禮

宗伯代王裸其說誤也鬯人共秬鬯鬱人和鬱鬯則鬱人和

鬯而不用鬱理或然也秦裸與灌通說文裸灌祭也徐氏錯

裸果聲相近也周禮春官大宗伯注裸之言灌也疏裸是古

取澆灌之義故从水按裸灌古今字之別周禮毛詩皆作灌

裸禮記論語作灌周禮亦有作果字文之省或脫其半也灌

地以降神也用鬱鬯者秬鬯也釀秬為酒兼用秬詩生民

種為秬惟秬爾雅釋草秬黍一稔二米詩生民疏李巡

日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則秬是黑黍

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稔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

為正每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

等則一米亦可為酒鬯人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裸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二

二

直修字於尊無所取故从直詩江漢秬鬯一曰書浴諸乃命甯子以秬鬯二曰日明禮疏周禮鬯之酒實之於甬此言直者未祭實之於甬祭時實之於甬文侯之命用資爾秬鬯一曰疏祭時實酒於甬此用直者未祭則盛於甬此初賜未祭故盛以直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左氏傳王賜晉侯秬鬯一曰疏孫巡云直鬯之尊也五禮通考直所以盛秬鬯故鬯人掌之其司尊彝所掌之六尊則以盛五齊三酒不盛鬯也鬯人注疏謂直即獻象之屬則六尊六彝皆裸器而無獻尊矣又以爲喪畢祭殺禮皆誤也鬯景灋云孫巡以直爲鬯尊足正注疏謂直即獻象之屬之誤五齊三酒其成而未祭心別有器以盛之而經傳不言者畧之也惟裸禮最重故於鬯即未祭亦設直以盛之而掌於鬯人且各別其器宗廟用直其社壇祭門等則用大罍瓠齋等器同一鬯鬯也以所祭之殊其器且不相假其首以盛酒齊者盛鬯鬯哉爾雅以直爲中尊而康成申之曰彝爲上罍爲下按爾雅釋器云彝尊卑考其所受爨受一解直受五斗彝受三斗賤者所受益大而邪璞乃以不大不小釋中尊矣陳祥道謂尊用以獻上如獻象之屬可也謂即獻象則非矣陳祥道謂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祿施於宗廟而已遂謂尊於祭器寂尊不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二 五

知祭天地雖不祿未嘗不陳鬯也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是祭上帝有彝矣惡得謂尊尊而彝卑哉大抵統言之則皆尊也分言之則有三者之祭時則實之於彝周禮春別直亦尊也但不得謂即獻象耳祭時則實之於彝周禮春和鬯酒以實彝亦尊也故明堂位謂之灌尊禮記明堂位灌彝而陳之又謂之鬱尊禮記明堂位郊特牲謂之上尊禮記彝以黃目又謂之鬱尊禮記明堂位郊特牲謂之上尊禮記性黃目鬱彝者常也說文彝宗廟常器也籍談曰有動而不氣之上尊彝者常也廢撫之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法也禮記明堂位疏彝者邦國之約刺書焉禮記春官大司馬臣之有功者銘焉禮記祭統勒大命施於功祭於大丞故勒天命者施於其別有六辨於小宗伯春官伯辨六彝之名掌於司尊彝周禮春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物以待裸將掌於司尊彝周禮春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祠夏禘祫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嘗冬烝祫用彝彝皆有舟皆有舟凡四時之問祀追享朝享祫用虎彝雞彝皆有舟曰

雞彝刻而畫之爲雞形見周禮司尊彝注夏后氏之制也見明堂位曰鳥

彝刻畫爲鳳皇形周禮司尊彝注疏尙書云鳴鳥不聞曰尊

彝讀爲稼畫禾稼也周禮司尊彝鄭司農注疏諸尊皆

殷之制也見明此爲灌尊與尊鬱不同五禮通考明堂位鬱

是有二尊此尊彝乃灌尊之尊非鬱之尊也郊特牲云舉尊

角詔安尸詩行葦云洗鬱奠尊乃是尊鬱與此尊彝不同

曰黃彝即黃目尊也見明堂位以黃金爲目又禮記郊特牲

疏以黃金鑄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

明於外也郊特牲文疏黃是中方色方氏愨曰目之精水也

明玉藻言視容清明是已鬱在中而以瓊酌之酌於中也直

達於外焉清明於外也孝子將祭虛中以治之非酌於中也直

義手至於不御內不聽樂不飲或以爲畫龜目亦通陸氏佃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二 六

黃目尊畫人目而黃之人目不黃作而黃之理無有也許慎

云龜目黃亦其氣之清明然則黃目宜畫龜目如慎說按康

成但云黃金爲目未嘗指言人目黃周之制也見明故郊特

牲曰上尊以其爲時王之所上也案郊特牲注黃目周所造

彝之上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

侯爲上今考之以當代所造時王之制故曰上尊非在諸侯

爲上也郊特牲所云非獨諸侯之制且如疏說諸侯上有三

彝無殊經據又諸侯有祫而無禘追享即禘也是虎彝雞彝

中又當去一而虎彝二彝周禮司尊彝疏又以爲有虞氏之

制是亦前代之器也則諸侯准有一黃彝而已聽說不可從

曰虎彝畫虎爲飾取其服猛也廣雅曰雌彝畫雌爲飾屬雌

印鼻而長尾注雌似獬廌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獬廌末

有岐鼻露向上兩即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

亦取養之爲物捷健說文云周猴屬獸之愚者取其智也雅

也後漢書注屬穴居之屬兼熊羆之類言之取其智也雅

文二者有虞氏之制也周禮春官司尊彝疏虎彝雞彝當是

廟之中鬱尊 雞鳥尊虎雌遠取諸物也黃目近取諸身也陳
虞氏所用 禮書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
用之也以類虎雌之尊取諸物也尊耳黃目取諸身也按陳
氏據春秋傳燕人以尊耳賂齊謂尊亦有 春夏同陽秋冬同
耳然不可攷矣尊畫禾稼是取諸物也 陰追享朝享同為問祀故其彝同 彝疏 彝皆用二者或曰一
以盛明水一以盛鬱鬯也 司尊彝疏鬱鬯與齊皆 或曰王酌
其一后酌其一也 鄭氏鑿曰王禋矣后亞之故 六彝所受皆
容三斗 禮圖 其形制皆同 五禮通攷山堂曰口圍徑九寸底
高二寸下徑八寸其六彝所飾各畫本象雖別其形制容受
皆同其與舟俱漆並赤中按六彝不知以何為之禮記義疏
圖引舊圖云刻木為之今攷鄭注云刻而畫之為 其下皆有
雞鳳皇之形山堂云漆而赤中則以木為之矣 舟見司尊
舟彝文 所以承彝也 司尊彝注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
時承樂五禮通攷山堂曰舟外漆朱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二 七

中槃口圍徑尺四寸其舟高厚各半寸局足與槃通高一尺
足下空徑橫大二寸六彝下舟形制皆同其舟足各隨尊刻
畫其類以飾之陳氏禮書彝皆有舟尊皆有鬯彝以廢舟而
鬯非廢尊言彝有舟以見尊有禁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以
下為貴則彝舟之為物蓋象舟之形而已先儒以廢禁為去
禁而謂舟若漢承樂而崇尺恐不然也按陳氏之說是也故
今義疏所圖之舟如槃平 其上皆有鬯以畫布巾為之 周禮
底而無足高蓋不至寸 器人以畫布巾幕六彝注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謂
畫五色之雲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王制疏布中廣二尺二
寸陳氏禮書彝人言疏其酌之也則以勺勺容一升 攷工記
布巾則畫用精者可知其酌之也則以勺勺容一升 攷工記
飲器勺一升 所以挹彼注茲非瓚勺也 黃金勺乃言瓚瓚之
注勺非此 有飾 陳氏禮書彝巾以疏布而勺有飾明堂位曰灌
勺也 禮記曰儀尊釋勺以素為貴是也 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
檀白理木也與士喪素勺異矣 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
周以蒲勺 明堂位文注龍龍頭也疏勺為龍頭注疏通刻其
頭疏刻鏤通刻勺頭注蒲合蒲如冕頭也疏皇氏

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為冕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微
開也陳氏禮書龍勺刻之以龍也疏勺刻而疏之也蒲勺刻
之以蒲也蓋與蒲璧之象同龍水畜也疏水道也蒲水物也
勺所以刺齊酒明水故其飾如此 陳氏禮書儀禮加勺於尊皆南枋則
有四 彝各一勺柄在南 勺者北面也每尊皆加勺則尊不共
寸 其裸之器曰瓚有勺有柄有鼻有槃勺者中之盛鬯者也
圭瓚之勺口徑八寸 春官典瑞注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
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疏此漢禮器制度
文叔孫通所作按攷工記黃金勺言璋瓚也然彼注云三璋
之勺形如圭瓚則圭瓚中之盛鬯者亦名勺矣先儒或誤名
為槃當因此注而誤康成引漢禮以明周禮曰口徑八寸又
曰下有槃徑一尺則槃自另是一物所以承瓚非即瓚也其
曰瓚槃大五升者蓋漢時以瓚下有槃因統名為瓚槃而其
後相習之久遂即名曰槃故攷工記注曰瓚如槃明堂位注
曰瓚形如槃其實槃與瓚迥然各別瓚中之盛鬯者不特不
可謂之槃並不可謂之瓚蓋瓚乃統名兼中勺與前鼻而言
之若細為分別 容五升 已見上 璋瓚之勺口徑四寸 攷工記
則固不可混也 容五升 已見上 璋瓚之勺口徑四寸 攷工記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二 八

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注 容半之 攷工記疏圭瓚之
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 禮但彼徑八寸此徑四寸徑既倍
狹明所容亦小但形狀相似耳 圭瓚之勺以玉為之 禮記
位灌用玉瓚詩大雅旱麓瑟彼玉瓚奠景瀚引箋云圭瓚以
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突明堂位孔疏以
玉飾瓚故曰玉瓚皆非也瓚字從玉自當以玉為之明堂位
曰灌用玉瓚大圭別大圭而何且瑟鮮潔貌以其玉也一色
也而冠之謂之鮮潔若金質而飾之以玉何名鮮潔故鄭注
無取故得謂之鮮潔若金質而飾之以玉何名鮮潔故鄭注
蓋因攷工記而誤不知玉人所謂黃金勺云云者言璋瓚耳
非瓚瓚也孔氏早籠疏附會鄭氏之說因曰三璋之勺形如
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攷工記
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
之制見之故知同也不知瓚之名為瓚者以攷工記之必更
云祿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
詳其制惟璋瓚之制不同故復詳之曰黃金勺云云若如孔
氏之說則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之下當即繼之曰黃
金勺云云以圭瓚見璋瓚之制不宜以璋瓚見圭瓚之制也
此以經文推之而知其必不然也或曰璋瓚之勺以金為之

矣顧亦名爲瓚何哉曰此因圭瓚而名之也以其同爲裸器也若攻工記則更其名曰勺而不云瓚矣龔氏云陳氏禮書柄則圭璋純玉爲之勺則玉多石少者考之可也鄭康成許慎所謂瓚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許慎說文瓚三玉二石也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許慎說文瓚三玉二石也則許氏之說已與鄭氏不同然所謂瓚者以玉之高下名之蓋玉質或不純有雜於石多者有雜於石少者故明列其等瓚者乃其第三等玉之名非裸器也故鄭注及許氏說文並無一言及裸器徐氏繫傳始以圭瓚釋之而二瓚字之義始混陳氏遂牽混入之殊屬附會且玉瓚天子之制也天子既用全矣又何以用四玉一石之物哉謹案白虎通圭瓚宗廟之盛禮也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未君子之道近代盧氏文昭校白虎通作玉飾其未謂未爲本也白虎通謂玉飾其未此誤以瓚爲圭瓚矣盧氏校本只辨其未爲其本之誤而不知圭瓚之制用純玉無玉飾其未與金飾其中也惟璋瓚之制其柄用璋以玉圭瓚則通體皆玉白虎通云金飾其中謂其口嵌之以金非也鄭氏箋詩謂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誤矣孔氏明堂疏亦誤以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二 九

玉飾瓚故曰玉瓚皆凡說也攻工記玉人所謂黃金勺者言璋瓚非謂圭瓚鄭氏誤解攻工記故孔穎達早麓詩疏亦從之而誤殊不知圭瓚之勺故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白皆以玉爲之非金勺也而鬱鬯黃相輝映然知其用純玉不飾也璋瓚之勺以黃金爲之朱其中青金爲之外見攻工記無玉飾按先儒圭瓚璋瓚之俱同則是皆以玉爲之也然詳攻工記文朱中而青外則黃金者其質也無可以用玉之處若以玉飾之經但云青金外不應不詳及之是知無玉飾也然則柄者後之所執也以圭圭瓚之玉特其柄耳其餘皆金也爲之曰圭瓚攻工記注瓚如圭長尺有二寸謂之裸圭周禮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攻工記謂之大圭禮記明堂位灌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謂之大圭用玉瓚大圭又謂之鬯圭國語魯語魯餼文仲天子之所用也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詩早麓圭同而形短矣以璋爲之曰璋瓚璋有疏文

三等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攻工記文射四寸厚寸攻工記文者也疏向上謂之出案圭頭尖璋半圭也自其尖斜至於傍平處所謂射也周禮天官甸宰大祭祀后裸則贊注謂祭宗廟君既裸后乃從後裸也疏室中二裸后亞

王裸禮時內宰有故則宗伯攝而用之禮記祭統君執圭瓚以璋瓚授后裸容夫人有故攝焉詩大雅棫樸濟濟辟王左裸注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詩大雅棫樸濟濟辟王左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又天官小宰贊灌將之事然則大宗伯攝行亞裸是文王爲諸侯助行禮事非獨一人五禮通攷此左右奉璋是文王爲諸侯時之禮非指后裸亦非大宗伯攝行亞裸注疏未確案諸侯指大宗一人注疏蓋因辟王二字而誤然大雅諸詩所攝亦文王蓋追解之其諸侯未賜圭瓚亦用之周禮小宗伯注天禮記王制疏若未天子巡守用之於山川攻工記天子巡守有賜圭瓚則用璋瓚天子巡守用之於山川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二 十

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疏此皆無正文鄭君以祈沈之祭亦然攻工記宗祀以前馬注祈沈以馬意解也者取枝人飾黃駒故知馬也爾雅祭山川曰廋縣祭川曰浮沈小爾雅祭山川曰祈沈按馬者祭山川之牲勺即黃金勺灌在殺牲之前璋半圭也詩棫樸毛傳半圭曰璋沈氏括故曰前馬璋半圭也日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故璋瓚之徑半於圭瓚鼻者前之流也攻工記注其柄用圭有璋瓚長一寸見攻工記圭瓚長二寸則其鼻之長亦當倍之瓚爲龍口攻工記注凡以祭以啐由勺而達焉鼻與勺連體勺玉則以玉勺金則以金也按白虎通云圭瓚玉以象德金以配情玉誤與鄭箋同然可見瓚之制其未用璋以玉其係繫者所皆金也若圭瓚通體皆玉無緣於口復嵌之以金矣繫者所以盛瓚也漢制瓚槃口徑一尺見周禮周制有縑工記縑者

藉也似無用樂矣按儀禮聘禮疏繼有二種一以木為中幹
采采為再行一以絢組為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
圭璋為柄執以行事不至失墜無庸絢組之繫必韋版為之
也奠玉於其上然聘禮之圭有纁而復有積儀禮聘禮賈人
似可無用樂矣然聘禮之圭有纁而復有積儀禮聘禮賈人
圭垂纁不此盛鬯之彝亦有舟且灌畢尸奠之於地有樂以
承之亦未可知漢制或因周制也彝也舟也瓚也謂之裸器
鬱人掌之周禮春官鬱人掌裸器小宗伯司尊彝辨其用
與實耳宗廟之祭莫重於裸禮記祭統獻之屬莫重於裸陳
裸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輕者也周人先求諸陰郊特牲魂氣歸於
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故既灌然後迎牲郊特牲周人
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故既灌然後迎牲向鼻灌用鬯
鼻鬯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裸禮鬱人灌裸玉陳之
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二

周禮鬱人凡裸玉灌之陳之以詔其儀節周禮鬱人詔裸將
贊裸事注裸玉謂圭瓚璋瓚謂王奉玉送沃盥周禮鬱人凡裸事沃盥疏凡言非一若賓
祿早晏之時沃盥客則大宗伯祿若祭祀王及后祿鬱人沃
盥手小宗伯奉圭瓚授王周禮春官小宗伯凡祭祀以時將
授王小宰贊王周禮天官小宰凡祭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
尸受祭之啐之奠之小宰注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尸
謂入口乃奠之於地也陳氏禮書祿尸如祿賓客則王與后
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
神受而自灌非禮意也按陳氏之說是也疑祭之一節當屬
之王王以圭瓚酌鬱鬯先灌於地以降神然後獻之於尸尸
受而向口啐是為一獻內宰以璋瓚授后周禮天官內宰大
裸時以璋后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受亦祭之啐之奠之是
為再獻若祭天地則不裸天官小宰注祭祀惟人道宗實鬱

鬯於彝而陳之周禮大宗伯凡祭大神享大鬼祭大元游王
禮書祀天有鬯者鬯以疏布巾周禮天官鬯人以疏布鬯八
陳之而已非裸也鬯以疏布巾周禮天官鬯人以疏布鬯八
質疏八尊無鬱鬯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鬯鬯之神
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文以見義也社稷
等祀則不用彝社壇用大罍春官鬯大罍瓦罍也鬯人注疏
籩據外神明此罍亦崇門用瓢齋鬯人注崇謂營鄩所祭
用瓦取質畧之意崇門用瓢齋鬯人注崇謂營鄩所祭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崇之山川之神則水旱厲
疫之不時於是乎崇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社
於門齋讀為齊取甘瓠齋者割甘瓠之齋為尊也鬯人注亦
瓠割去抵以齊為尊瓠齋者割甘瓠之齋為尊也取質畧之
意凡山川四方用蜃鬯人蜃者漆其尊而畫為蜃形也注蜃
畫為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疏蚌蛤一名合漿則是容酒之
類鄭氏鑄曰蜃乃海上能吐氣為樓臺者非蛤蚌之比四方
山川為國捍蔽通氣於天地之間蜃之為物外堅有阻故捍
蔽之義且能一開一闔其通亦有時焉故四方山川之祿尊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二

畫以凡裸事用概鬯人裸當為埋字之誤也鬯人謂祭山林
也鬯人疏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鄭氏鑄曰大
也宗伯有雞沈禴奉之祭下禴事用散則此裸字為埋字無
疑概亦漆尊矣朱帶其腹鬯人注概尊以朱帶者疏黑漆為
凡禴事用散鬯人文疏禴事者大宗伯散者漆其尊而無飾
也鬯人注無此數者裸與不裸經無明文然以攷工記天子
以巡守宗祝以前馬之言推之既用璋瓚是知亦裸矣按攷
注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是明言用灌矣山川一也
不必以巡守而異又宗祝以前馬注謂祈沈祈沈即山川之
祭也山川用灌大賓客則如祭宗廟之禮禮記郊特牲諸侯
其餘皆可可知矣大賓客則如祭宗廟之禮禮記郊特牲諸侯
用臭也疏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
子以鬱鬯酒灌之也周禮典瑞裸圭有瓚以灌賓客肆師大
賓客築鬯將鬱人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諸侯
盥疏言凡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祿鬱人沃以水盥手諸侯

來朝在廟中行三享之禮畢秋官大行人注三享三獻也三

奉國地所出重物王禮之於阼階之上秋官大行人注王禮

而獻之明臣職也王禮之於阼階之上王以鬱禮禮賓也天

官太宰注禮之於阼階上疏知王在阼階上首當依賓主之

禮按燕禮主君在阼賓在戶牖之間故知禮之王在阼階上

也上公再裸而酢秋官大行人上公之小宗伯奉瓚授大宗

伯春官小宗伯凡賓客以時將瓚裸大宗伯代王酌圭瓚授

賓王拜送春官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載為也果讀

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小宰贊之天官小宰凡是為一裸大

宗伯又代后酌璋瓚授賓后拜送天官小宰疏大宗伯職大

王裸亦代內宰贊之天官內宰凡賓客是為再裸賓乃酌玉

爵以酢秋官大行人注大宰贊王受之天官大宰大朝親會

禮諸侯之酢爵疏諸侯酢王用玉是為再裸而酢侯伯則壹

裸而酢秋官大行人侯伯有王裸無后裸故云一裸秋官大

祿賓賓酢王而子男壹裸不酢秋官大行人子男王禮壹裸

已后不裸也五禮通考侯伯有裸有酢子男裸而巳不

有裸不酌其爵愈卑不敢與王為禮也覲禮如之五禮通考

禮賓之節其當在大饗亦如之五禮通考覲享與大享皆在

肉袒請事之後與大饗亦如之廟以神明臨之故獻必先裸

饗禮之裸經無明文以禮賓之節推之上公九獻則王一獻

后亞獻皆裸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惟王裸而已裸用圭

璜惟上公及諸侯之賜圭璜者耳其餘皆以璋瓚裸也記云

獻之屬莫重於裸大饗者賓客之大禮其十二獻九獻七獻

與事神同亦必有裸明矣周禮所載賓客之裸此賓客之用

事注疏皆以禮賓當之而不及大饗似向未備此賓客之用

設至夕鬱人云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間注狸之於祖廟階

乃徹鬱人云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間注狸之於祖廟階

成注謂遣奠之彝與瓚也疏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之

有遣奠有有彝有瓚是奠雖無尸而亦裸矣按賈疏謂奠無

此裸器也有彝有瓚是奠雖無尸而亦裸矣按賈疏謂奠無

處然陳之則有彝足矣今有瓚是不獨陳之而亦用以裸矣

不濯則共瓚何為又王氏應電以此裸器為明器義疏辨之

日經不言厥裸器又不云奉而藏之則此喪事之用灌也然

不與明器為類明矣是知遣奠亦灌也此喪事之用灌也然

則惟天地不裸其餘宗廟賓客及外祀喪奠無不裸也其有

不裸者曲禮云凡摯天子鬯注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

惟用告神曲禮若巡守四方所至之國必舍於諸侯祖廟則

以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所謂臨諸侯於鬼神曰有

天王其甫是也春官鬯人注以天子至尊不自執使介致之

春官鬯人注介副也副使從行者視故鬯人職云凡王弔臨

致辭告廟介使則進此鬯於神前故鬯人職云凡王弔臨

共介鬯所謂臨指此非哭臨也其弔於諸臣禮亦然蓋所以

告死者按鄭鬯人注引曲禮臨諸侯云云而曰此王適四方

弔明為兩事臨者告其廟神弔者告其死者按臨非哭臨雜

記云上客臨彼謂哭臨也而其下又云王弔諸侯諸臣故以

以尊適卑解之曲禮疏亦云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

是又混弔於臨非鄭意也孔蓋以鄭鬯人之注未言弔禮故

致此誤不知弔之用鬯人所易明無庸詳說鄭此用以告神

忍人合為一事故特釋臨之義以合於曲禮耳此用以告神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浴春官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注給泮浴疏鬯酒非如
美亦以飲國語周語三日王乃清濯鬯醴及期鬯人薦鬯
也謂王沐浴飲醴酒期耕日也犧人司尊也灌鬯飲醴皆所
以自香潔按此言耕籍之田三日齊之日也既沐浴矣而
及期乃薦鬯又云裸鬯饗醴乃行則裸鬯飲醴皆用之則
獨以浴亦以飲矣賈疏謂鬯非可飲之物誤矣賓祭皆用之
凡內外祭祀之齊王皆飲鬯可知矣應氏揭謙王禮篇於祭
宗廟補入夙與鬯人薦鬯王裸鬯五禮通及談其非然皆
人既日凡王之齊事則宗廟固亦在內秦氏之說固矣
所以致其香潔也凡裸之禮與鬯之用盡此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五

三禮通卷一百三十一

南海余文焯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三

臣林昌彝學

九獻之節

九獻之節散見禮經鄭崔孔賈注疏內今依次分疏之始祭
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
滌玉鬯省牲饗奉玉盞詔大號治其大禮小宗伯大祭祀省
牲眡滌濯祭之日逆盞省饗告時於王告備於王此謂天子
宗廟之祭禘祫時祭皆同王服冕服后服副禕司服享先王
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祭統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
東房明堂位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注禕王后
之上服唯魯及二王後夫人服之疏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
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樂奏王夏大司樂王出入則
令奏王夏是也尸入室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注不
迎尸者欲全其尊也樂奏肆夏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
服衮冕雜記尸服卒者之上服故也乃作樂降神大司樂云
凡樂圖鐘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
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
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乃裸
行初獻再獻禮大司樂注禮之以玉而裸焉疏凡祭祀皆先
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

王注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洛諸王入大室裸卽此郊特牲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灌謂圭璋酌鬯始獻尸也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注裸謂之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酌璋瓚亞裸疏引鄭志云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明水卽元酒對異散通設而不用王以圭瓚酌鳥彝之鬱鬯獻尸爲初獻后以璋瓚酌鳥彝之鬱鬯獻尸爲亞獻有故則宗伯攝之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注大宗客夫人有故攝焉王則小宰贊之小宰凡祭祀贊王裸將之事是也后則內宰贊之內宰云后裸獻則贊是也裸唯宗廟行之小宰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三

二

注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王與后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向口啐之啐之謂人口乃奠之於地焉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無則資鬯於天子王制所云是也迎牲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則迎牲皆在二裸後內宰注云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言王裸後卽言迎牲後乃述后裸事當以郊特牲爲正也祭統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樂奏昭夏大司樂牲出入則令奏昭夏是也乃殺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尙耳

鸞刀以刳取腓膂乃退注毛牛尙耳以耳毛爲尙也腓膂血與腸間脂也禮器納牲詔於庭詩信南山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膂箋云毛以告純也膂脂膏也祭統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尸出戶行朝踐禮祭統父北面而事之注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師之禮凡尸在堂上皆南面故有司徹筵於尸西南面注爲尸席也又云尸升筵自西方坐是也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注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於東面取牲膂燎於鑪炭洗肝於爵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又云用牲於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三

三

庭升首於室注制祭之後升首於北墉下尊首尙氣也禮器所謂君親制祭也祭統君執鸞刀羞濟注濟濟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疏濟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膂貫之入室燎於鑪炭出薦之主前蓋君迎牲時祝延尸出室后薦朝事籩豆訖乃薦血腥於尸主前故司尊彝疏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於戶外尸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八豆入籩王迎牲入廟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爲七體薦於神坐則禮運所云薦其血毛腥其俎楚茨所謂或剝或烹或肆或將是也惟毛意以此當朝踐時事鄭意是饋肆時事以禮儀節次攷之當從毛義也其所薦籩豆則籩

人云掌朝事之籩饗黃白黑形鹽膾鮑魚脯醢人云朝事之
豆韭俎醢醢昌本麋鶩茆俎麋鶩注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
之事也行三獻四獻禮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注朝踐謂
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豆籩既又酌獻明堂
位尊用犧象疏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
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崔氏三禮義宗云王乃以玉
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
亞獻此四獻也此大禘之禮若大禘止四齊三酒朝踐時王
酌醴齊后酌盞齊矣其時祭止二齊三酒故司尊彝注但云
醴盞其朝踐則王與后同用醴齊耳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三

四

以瑤爵贊后則后皆用瑤爵賈孔等以后未酌尸以前不用
瑤爵者非也尸入室行饋食禮郊特牲注至薦孰乃更延主
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凡尸在室中皆東
面故特牲饋食祝延几於室中南面下云尸即席坐少牢饋
食司宮筵於奧席設几於筵上又云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
於戶內是也禮運孰其殺注謂醴解而爛之又云然後退而
合亨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即此孔詩疏以大宰納亨為
納牲非也腥其俎時為豚解七體士喪禮所載兩脾兩肩兩
肱並脊也此則分豚解為體解特牲所云肩臂膾肫脰正脊
橫脊長脅短脅九體也少牢又加以脰脊代脅為十一體特

牲少牢以薦孰為祭始有體解無豚解大夫士禮畧不裸不
薦血腥故也解體訖以湯爛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禮
器云設祭於堂注謂祭之饌於堂又云羹定詔於堂疏謂煮
肉既孰將欲迎尸主人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
未食之前也既乃迎尸室內郊特牲云舉犂角詔妥尸注妥
安坐也尸始人舉奠犂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妥尸
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以拜安之也又云相享
之也注謂侑也謂侑尸欲使享此饌焉引特牲饋食曰主人
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享疏云尸未入則祝先奠爵於劍南
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陰厭後尸入舉奠是也但云舉犂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三

五

角恐非周禮耳然鄭注明云天子奠犂諸侯奠角故崔氏以
為周制也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
炳蕭合羶蕭注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於劍
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又云取胙脊升首報
陽也注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蓋祭血腥之時已有胙脊
至薦孰時又取以燔故祭統疏云膾有二時二者饋孰之時
君以鸞刀割所羞膾肺橫切之使不絕亦奠於俎上尸並
膾之故云羞膾也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邊人云饋食之邊
棗棗桃乾榛榛實醢人云饋食之豆葵俎羶醢脾析醢醢
醢醢豚拍魚醢注饋食薦孰也是也行五獻六獻禮司尊彝

其饋獻用兩壺尊注饋獻謂薦孰時崔云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禮齊以獻尸爲六獻也按后獻當酌緹齊此大禘禮若禘則王酌緹齊后酌沈齊時祭當王與后同用盎齊也明堂位疏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用以盛盎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彼專據時祭言之尸飯訖崔氏云於是尸十五飯按特牲禮主人羞所俎於腊北尸三飯告飽注禮一成也又云尸又三飯告飽注禮再成也又云尸又三飯告飽注此禮三成也是士禮九飯大夫當十一飯故少牢云尸入墮祭畢食舉三飯又云尸又食則四飯也又云佐食受加於所橫之又食此五飯也又云上佐食受加於所又食此六飯也又云又食此七飯也又云侑尸又食此八飯也又云侑食又三飯是十一飯也以次差之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矣行七獻八獻禮謂之朝獻再獻鬱人云卒爵而飲之注王酌尸以玉爵也司尊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又云其再獻用兩象尊注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又酌亞獻疏王酌尸用朝踐之尊禮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酌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也彼亦據天子時祭言故據禮盎爲說若天子禘祭則朝獻宜泛齊因朝踐之尊也再獻宜緹齊因饋食之尊也禘祭則王宜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三

六

酌醴齊后宜酌沈齊矣明堂位加用璧散瑩角疏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酌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再獻又名爲加與九獻後之加爵殊亦統名爲加故孔氏又云時夫人用璧角則內宰所謂瑤爵也其后所薦豆籩則謂之加籩加豆籩人云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醢人云加豆之實芹俎兔醢深蒲醢醢苽雁醢荀俎魚醢注謂尸既食后亞獻所加之籩是也行九獻禮九獻之後爲加爵崔氏云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醴尊禮齊以尸獻爲九獻按明堂位加用璧散疏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臣爲賓用之以獻尸則璧散即諸臣所用不得酌瑤爵也司尊彝注諸臣爲賓又云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疏賓長臣卑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卽用尊尊所謂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崔氏又云大禘之祭諸臣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也若大禘賓長酌尸亦用沈齊時祭諸臣爲賓亦用盎齊與后同則崔氏前說之醴齊誤也此九獻爲正故司尊彝云凡此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明此後之眾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皆爲加矣見特牲少牢禮按天子諸侯祭禮不可考鄭氏據禮經散著者訂爲九獻之節蓋天子與魯及二王後得行之少牢特牲自薦孰時止三獻降殺以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三

七

兩子男宜五獻蓋二裸一醑尸與諸臣爲賓一獻爲五也崔氏以醑尸之時君但一獻然大夫士於尸食之後主婦主人及賓猶備行三獻子男諸侯反殺爲一獻無是理也侯伯七獻二裸朝踐饋食君皆不獻并尸食後三獻爲七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盞謂朝踐也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謂饋食也故祭統所陳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正據侯伯之禮二裸莫而不飲尸飲自朝踐始朝踐饋食各一醑尸後三獻故君可以獻卿矣此後眾賓長兄弟之長各一獻是尸飲七可以獻大夫矣嗣子奠上利洗散又各一尸飲九故可以及士及羣有司矣若上公九獻除二裸則尸飲七始可以獻卿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三

八

此賈氏之說孔疏以尸飲五爲醑尸之一則賓未獻尸而君先獻賓宜爲江氏所非矣陳與之等又以二裸在九獻外據大行人上公再裸在饗禮九獻之外爲說然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裸明裸在獻之屬矣大行人所職自是賓客之制各自爲禮本不相涉賓客裸而酢祭祀亦裸而酢宋儒陳祥道及近代秦蕙田王鳴盛任啓運龔景翰林喬蔭均有饋食九獻禮說均未明哲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三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四

臣林昌彝學

十二獻

大禘十有二獻四時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周官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再裸饗禮九獻侯伯一裸七獻子男一裸五獻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及禮器有五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之介則饗賓祀神之數固不異矣陳祥道云禘雖大于時祭而禘又大于禘宜有十二獻先儒以禘小于禘非也行人上公再裸而裸不預于九獻侯伯子男一裸而裸亦不預于七獻五獻則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四

一

先儒以二裸在九獻之內非也案陳說是也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鬯饋食用兩尊皆有鬯籩人醢人有朝踐之籩豆有饋食之籩豆有加籩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三獻也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六獻也醑尸三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考卒食必有醑曾子問言侑醑是侑食然後有醑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醑是饋食然後有醑也特牲少牢之祭皆曰饋食而獻皆曰醑尸則大夫士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醑尸于饋食之後而已然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下大夫主人主婦賓又獻又加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特

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又有加爵記所以隆于尊者也春秋之時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爵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則加豈卑者之所豫乎士與下大夫有加其代賓尸可知也周官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加爵之籩豆內宗薦之則加以璧散璧角亦諸臣獻之可知也卑者獻以散士之飲禮止于一獻而祭有三獻者攝盛也士加爵三而下大夫加爵二者厭降也書曰太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祭報日酢蓋獻始事也酢成事也諸臣之于禮成之而已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四

二

故獻皆日酢

一獻三獻七獻之辨

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鄭氏謂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其說以為王祭羣小祀以元冕一章之服故一獻祭社稷以希冕三章之服故三獻四望山川則義冕五章故五獻享先公則驚冕七章故七獻然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于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于酒正則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

所獻宜加于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類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于山川也以社稷之所上止于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于服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禮士冠一獻卿大夫三獻郊特牲三獻子男五獻禮器五獻之尊門外在魯具五獻之籩豆趙孟辭焉則大國之卿亦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驚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于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矣羣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屨凡外祭毀事用屨可也其牲體臠辜大宗伯以臠辜祭四方百物其裸器用散凡籩辜蓋用其舞兵舞帔舞或不與舞鼓人凡祭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舞師凡小祭祀云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四

三

則不與舞山川四望則其兆位各因其郊與其方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山川五陵墳衍各因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裸則用蜃玉則兩圭有邸與璋邸射兩圭有邸以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社稷則共黝牲其祭血裸以大壘鼓以靈鼓舞以帔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蓋禮畧故質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于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爛則于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爛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

飯數

曲禮曰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禮器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玉藻曰飯殮者三飯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士昏禮三飯卒食特牲禮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鄭云不復飯者三三少牢禮尸三飯又食載又食舉腊肩又食舉牢幣又食告飽又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舉牢肩尸不飯主人拜侑尸又三飯膳夫以樂侑食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詩曰以妥以侑荀卿曰三嗅之不食大戴禮記曰三侑之不食鄭康成曰食大名小數日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公彥曰一告謂之一飯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四

四

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孔穎達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與儀禮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告飽之數也陳祥道云禮有以多為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十一飯有以少為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飯以九與十一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嫌于瀆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鄭氏曰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而賈公彥謂十三飯諸侯禮十五飯天子禮或有所據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樂以樂其心特牲尸告飽祝侑主人拜少牢尸告飽主人拜侑此拜

以致其敬也少牢祝侑曰皇尸未實侑此辭以道其勤也大祝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此樂以樂其心也陳祥道謂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少牢七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十一飯再侑飯多而侑寡者蓋禮殺者儀慶故告飽速而侑多禮隆者儀紓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也陳說是也賈公彥謂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似又可據然以論語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則侑固多矣而特牲少牢尸飯止于三侑再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者蓋有每飯之侑一工而已終食之侑有禮之大者也故荀卿言三嗅之不食大戴禮記亦言三侑之不食此皆指其大者論之也古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四

五

者之于賓客如祭祀禮而裸獻之數未嘗不同則天子而下其飯數宜與尸食無異矣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則凡非大食無鍾鼓歟

脹騰屋器

致福

大宗伯以脹騰親兄弟之國行人歸脹以交諸侯之福春秋書天王使石尙來歸脹公羊傳曰石尙者何天子之士也脹者何也俎實也腥曰脹孰曰騰何休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于宗廟然後受俎實魯不助祭而歸之故譏穀梁傳曰脹者何祭肉也生曰脹孰曰騰石尙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

魯也請行賑賈復正也左氏稱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也成十三年杜氏曰賑祭社之內盛以賑器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昨齊侯下拜登受公信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孔子曰非祭肉不拜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孟子曰孔子於魯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周禮膳夫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于國家宗人凡祭祀致福少儀曰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附練曰告凡膳告于君子

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膳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玉藻曰膳於君有鞶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鞶楊子曰秦用事四帝而天下不匡反致文武昨此禮之變也陳氏禮書云腥曰賑熟曰膳賑晷以盛之也周禮掌蠶祭祀共蠶器膳燔以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賑宗廟主熟故謂之膳春秋傳曰祀有執膳戎有受賑是也兄弟之國親也故兼賑膳以賜之諸侯之國疎也故歸賑而已大宗伯以賑膳親兄弟之國行人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是也然天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四

六

子交福于諸侯而諸侯有致福于天子致福亦謂之致膳日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附練曰告致膳以肩不以膊貴其前也肩以左不以右以祭也肩儀凡膳告于君子太牢則以牛左植豕則以用鞶桃茢不祥也玉藻曰膳于君有鞶桃茢豕左肩五箇用鞶桃茢不祥也于大夫去茢于士去鞶拜送拜反重其禮也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受而膳之同其福也春秋書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穀梁曰石尙欲書春秋請行賑賈復正也考之春秋天子之大夫稱官若字士稱名石尙士也故名之行賑雖正然諸侯非助祭而歸之則祭肉其能均乎何休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譏其說是也玉藻言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茢鄭氏以膳為凡美食誤也致福致膳吉禮也附練之昨則曰吉而已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彈琴而後食此吉肉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四

七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四

番禺陳起榮校字

臣林昌彝學

大夫所俎

士所俎

儀禮特牲饋食記所俎禮記云所之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

實於牲鼎載心立舌縮俎鄭氏曰立縮順其牲心舌知食少

牢禮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所俎

未在上舌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所橫之則士之所俎

立舌而不立心大夫之所俎立心而不立舌士之載縮俎則

於俎為縮於人為橫大夫之載橫之則於俎為橫於人為縮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五

特牲尸九飯乃盛所俎下大夫八飯即盛所俎則士之所俎

盛於飯後下大夫之所俎盛於飯間矣士九飯少牢十一飯

所俎之禮其升心舌則佐食也其設之則阼階西也其羞之

則主人也其置之則階北膚北也特牲主人羞所俎階北少

置于膚北制之在合亨之前羞之在尸食舉之後故尸之舉幹舉

骼舉魚舉肩以至舉肺正脊佐食受之加于所俎而俎釋三

箇以備陽厭則神俎之體歸於所俎多矣士喪禮無所俎祭

殤無所俎無尸故也陳氏禮書云士虞禮不以所俎而以筐

尚質故也凌氏廷堪云所俎載心舌筐不載心舌所俎特牲

尸設佐食徹尸俎有司徹司士歸尸俎設於俎北筐設於席

上所俎主人親設筐則從者錯之其例亦小異案特牲尸設
佐食徹尸俎有司徹司士歸尸俎士虞出從者奉筐哭從之
則與諸臣之自徹者有閉歟

腸胃膚

少儀曰君子不食困腴鄭康成曰惟煇者有膚則牛羊有腸

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豕雖有膚然四解而未體折無

膚豚而未成牲無膚士喪禮豚皆無膚以未成牲故也既夕

禮大遣奠少牢四解無膚以未體折故也士虞禮膚祭三取

諸左臚上臚也鄭康成曰膚膾革肉豢豕肉之美者不過膾

革肉而已故禮於膚皆謂之倫膚東晉所謂禁饗者豈此類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五

歟公食大夫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若七若九

蓋士一命故其數七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再命故其數九

大國之卿三命故其數十一公食大夫膚與牲皆七而少牢

膚與牲體皆九隆於祭禮故也聘禮腸胃與膚不同鼎公食

大夫腸與膚不同俎腸胃常在先膚常在後者以腸胃出於

牛羊膚出於下牲故也公食大夫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少

牢所俎腸胃皆及俎拒蓋腸胃之長及俎拒膚則垂之而已

脯

周禮腊人掌乾肉凡脯腊臠脾之事內則牛修鹿脯田豕脯

麋脯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郊特牲曰大饗尚服修

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先儒謂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服然則服猶濁氏之冒脯也食貨志注服析而段之修則其體長矣脯之於禮可以為輕可以為重可以用之於前可以羞之於後膳夫凡王祭祀賓客則有俎凡稍食則脯醢而已冠禮三加有乾肉析俎始醢再醢則脯醢而已喪禮則大斂卒塗朔月既夕士虞有牲體魚腊之俎小斂則特豚脯醢而已以脯醢之于魚腊俎為輕故也大饗有腥熟尚服修以禮賓冠禮有牲俎取脯以見母昏禮賓取脯以授從者燕禮賓執脯以賜鍾人又昏禮婦摯服脯以見姑學者束修以見師脯之禮重矣哉用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五

三

於前則冠禮始醢再醢之類是也羞之於後則籩人加籩之實栗脯是也蓋脯割之也謂之尹曲禮士虞所謂尹祭是也體之直也謂之脰士虞禮所謂脯四脰是也脰亦作挺鄉飲禮所謂薦脯五挺是也脰亦謂之臠鄉射禮薦脯用籩五臠祭半臠臠長尺二寸是也鄉飲鄉射大夫禮也故五挺士虞士禮也故四挺春秋之時齊侯唁昭公于野井以四挺脯蓋野禮之禮歟曲禮曰以脯修置者左胸右末儀禮俎設于脯醢秉胸在南

腊

周官獸人于腊人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腊之事蓋折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筮腊在俎脯常先于醢

腊常亞於魚禮有羹腊有鮮腊有全腊有胖腊或取以用或不用或取以祭或不祭或在庶羞或不在庶羞或先舉魚後舉腊或先舉腊後舉魚聘禮賓之飪鼎九有魚腊鮮魚鮮腊上介飪鼎七無鮮公食大夫上大夫之俎九有魚腊加鮮魚鮮腊下大夫之俎七無鮮而昏禮腊必用鮮則用鮮者禮之所隆也少牢鼎腊一純特牲士冠昏之類皆用全士喪大斂士虞既夕胖而已則不用全者禮之所畧也昏禮厥明婦饋舅姑特豚無魚腊既夕禮徹巾苞不以魚腊以非正牲故也公食大夫禮魚腊醬酒不祭以豫正饌故也若入庶羞則祭公食大夫若不親食魚腊陳於碑內有司徹升羊豕魚三鼎而無腊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五

四

以在庶羞故也特牲後舉魚以三俎腊皆三舉故也少牢後舉腊以腊魚皆一舉故也夫腊之骨也如牲體卒塗之腊進祇未異於生也少牢之腊進下異於生也其載之也上肩其舉之也以肩鄭氏六體始於正脊終於肩昏禮腊肫髀不升喪禮腊髀亦不升而少牢祝俎體屬於尻有司徹腊辨無髀則腊之賤髀亦與牲同矣案天子之腊凡田獸在焉儀禮大夫腊用麋鄭康成曰士腊用兔然特牲腊用獸則苟有獸焉可也孰為必用兔耶

魚

公食大夫魚與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若七若五

則一命之魚七再命九三命十有一時天子諸侯魚數不見於經先儒謂諸侯十有三天子十有五士昏禮魚十有四攝盛也其加不至十有五者貴偶也然魚之在俎或縮或橫或右首或左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鬐脊或進腴或右鬐則右首左首者於俎為縮於人為橫進首進尾者於俎為橫於人為縮公食大夫魚縮俎寢右進鬐士喪卒塗之奠左首進鬐士虞亦進鬐少牢右首進腴蓋鬐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鬐而喪奠與虞進鬐未異於生故也儀禮大夫士祭皆薨魚周禮獻人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五 五

凡祭祀共其魚之屬薨曲禮曰藁魚曰商祭鮮魚曰臠祭少儀曰進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薨濡其說是也魚之為物冬則潛而趨陽乎下故腴美夏則躍而趨陽乎上故鬐美冬右腴夏右鬐此又所尚時與公食大夫少牢之所進者異矣然儀禮魚皆縮於俎而少牢獻祝魚一橫載之有司徹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蓋少牢祝俎所載非一物也故橫之有司徹之橫載鄭康成曰彌變於神是也有司徹尸侑主人之魚皆加膾祭於其上謹案三獻之爵司士羞滷魚上賓獻侑司馬羞滷魚一上賓致爵于主人司士羞滷魚皆如尸禮是上賓獻尸獻侑及致爵于

主人其從獻皆用魚也此上大夫祭畢儻尸之禮故初獻專用羊亞獻專用豕三獻專用魚若非儻尸之禮賓三獻時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其俎皆羊豕魚膾並設矣

鱠

庖人夏行脍鱠鄭司農曰脍乾雅鱠乾魚內饗掌共羞脩刑

膾胙骨鱠以待共膳獻人辨魚物為鱠以王膳羞凡祭

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屬薨籩人朝事之籩其實膾鮑魚鱠

鄭康成曰鮑者於福室中煠乾之出於江淮也鱣者析曲禮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醒之遠者乾之析其宜也

曰薨魚曰商祭鄭氏曰商猶量也然薨魚曰鱣鱣曰商祭則

鱣與商豈擘欸之謂歟陳氏禮書云籩人朝事之籩膾鮑魚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五 六

鱣加籩之實菱苽栗脯則籩之所薦先魚而後脯矣

膾

內饗掌共羞脩刑胙骨鱣鄭司農曰刑膾夾脊肉鄭康成曰刑劓美也膾腠肉大脔所以

者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膾凡賓客之餼饗饗

食亦如之籩人朝事之籩其實膾鮑魚鱣鄭氏曰膾腠生魚為大脔今燕人膾

魚方寸切其膾以昭所貴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脔有司徹主人亦一

魚加膾祭於上少儀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鬐祭膾鄭氏

曰謂割魚膾也膾讀如啤蓋腠肉之大脔亦曰膾所以祭其在俎則加于

魚肉之上在籩加于鮑鱣之上

案盛肆師表盛盛告祭鄭氏曰故書表為割割表皆謂徹識也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粢稷也為穀長是以

名在器周禮九嬪凡祭祀贊玉盥玉盥玉敦受黍稷器後進之閭師凡庶

民不耕者無盛盛黍稷也廩人大祭祀則共接盛接讀為壹極再

春人春之大祭祀之穀藉春人春之大祭祀之穀藉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春

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盛盛之米饌人掌凡祭祀共盛大宗

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泄玉鬯省牲饌奉玉盥玉禮神之王也

始泄之祭又奉之小宗伯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

之黍稷稻梁黍稷稻大祭祀祭之日逆齋省饌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

潔故書表為剽剽大祀五曰齋號曲禮黍曰薊合梁曰薊其稷曰明梁曰嘉蔬

令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

倉祇敬必飭郊特牲曰惟社且乘共粢盛祭義天子為藉千

畝諸侯百畝以為醴酪粢盛祭統曰八簋之實生民詩曰誕

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籛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揄扞曰釋析米

也蹂之言間也又曰吉蠲為饌又曰大糈是承春秋書御廩災穀梁

曰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范氏曰夫人親春公羊曰周公盛新盛

穀魯公齋煮者目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楚語曰天子郊

禘之事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

桓二年左傳曰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周語曰廩于藉之東南

鍾而藏之晉語曰日入監九御使潔奉郊禘之粢盛詩曰彼

疏斯輝鄭氏曰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七九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五 七

章算術粟米率五十糲米三十糲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

米二十一言粟五斗為米二斗四升細者窮於御也說文穀

糲米一斛春為九斗也又糲穀也是穀與糲皆一斛春為九

斗明甚爾雅釋草云粢稷也郭璞云今江東呼粟為粢孔穎

達曰小宗伯辨六粢是諸穀亦名粢謹案說文粗疏也大雅

彼疏斯輝鄭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麤即粗也疏通也引伸

之猶大也故粗米曰疏糲米與糲米校則糲為粗糲與黍稻

梁校則糲為粗程氏瑤田九穀考云凡經言疏食者糲食也

論語疏食菜羹即玉藻之稷食菜羹左傳梁則無矣麤則有

之麤對梁而言稷之謂也儀禮昏禮婦饋舅姑有黍無稷特

著其文蓋婦成以孝養不進疏食也陳氏祥道云天子藉於

南郊正陽之方也廩于藉東南長生之地也春人祭祀共粢

盛之米楚語曰天子親春郊禘之盛又曰天子郊禘之事王

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穀梁曰三

宮米藏之御廩蓋祭祀之禮貴於出力以致養故王耕藉后

獻種夫人親桑君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蠶于蠶室夫婦

相成以盡志力而後可以交於鬼神則春盛固所以自盡也

然王耕藉不過三推夫人繅絲不過三盆則春盛之禮蓋亦

如此然後春人卒其事以共之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

或言齋或言盛或言粢盛大宗伯奉玉盥小宗伯辨六齋

或言齋或言盛或言粢盛大宗伯奉玉盥小宗伯辨六齋

或言齋或言盛或言粢盛大宗伯奉玉盥小宗伯辨六齋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五 八

逆盥大祝盥號之類此言盥而不及盥也問師不耕者無盛
廩人共接盛饌人共盛之類此言盛而不及盥也甸師共盥
盛春人共盥盛之米小宗伯表築盛此兼言盥盛也其言各
有所當非苟異耳謹案生民詩曰或春或揄或簸或蹂毛氏
云揄扞白也許氏說文白扞白也是揄者白之段借字也扞
把也既春之乃於白中把出之段氏說文注謂今人凡酌彼
注此皆曰白其引伸之語也鄭注周禮春人奄二人女春抗
二人奚五人云抗扞白也引詩或春或抗鄭氏所引者韓詩
也韓詩作抗即白也盥盛共之以甸師春之以春人饌之以
饌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大宗伯逆之以小宗伯然後立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五

九

以表而六宮之人共奉之鄭康成謂表為徽識蓋各書其號
以辨異之也九嬪贊玉盥者玉敦也大宗伯奉玉盥者玉與
盥也廩人之接盛施於大祭祀而已陳祥道云接猶曾子問
接祭之接也鄭氏改以為扱非是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五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臣林昌彝學

一獻三酬一豆

周禮冬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
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
也鄭注觚當為觶豆當為斗左傳成十四年正義引許氏五
經異義云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
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
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
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觶觶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一

不敬觥席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
不得名觶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陳氏壽祺云二獻以爵當為三字之誤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
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
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不過一飲而七升為過多案此下有當謂五升
禮器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觥寡也
觥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涉誤為觥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
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為斗與一爵三觶相應周禮梓人疏
及毛詩卷耳正義左傳成十四年正義儀禮燕禮疏引五經
異義云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

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鄭元駁之云觚字角旁著氏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觥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近近當爲應字之誤陳氏壽祺云說文第四下角部觶觶或從辰觶禮經解許君於觶下引禮者儀禮今文也又謂觶字出禮經者儀禮古文也鄭言古書角旁氏今禮角旁單則觶爲古文觶爲今文信矣觶單聲而讀之義切者猶確讀若低也見廣韻十二齊引說文卑之音班亦其聲類見漢書地理志卑水孟康注角旁辰與角旁氏同音者毛詩小雅吉日其祁孔有鄭箋祁當作慶正義據爾雅某氏注引詩作其慶孔有無將大車疾與庶頌禮記於鬼神鄭注謹案說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二

文云觶受四升觶解云鄉飲酒之爵也一日觶受三升者謂之觶是與韓詩說異也異義引古周禮說觶二升二當爲三禮器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周禮梓人明云爵一升觶三升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詩說同則賈所見異義觶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一矣許君謹案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觥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之非也鄭君注周禮梓人則云觥豆字聲之誤觥當爲觶豆當爲斗蓋以豆實四升一獻三酬適當一斗不得爲豆也注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云凡觶一升曰爵二升曰觥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此鄭從韓詩說

也梓人疏曰禮器制度云觶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觶三升觶駁異義以一爵三觶爲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本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謹案陳氏禮書云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觥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而爵量與梓人同觥量與梓人異者儀禮少牢有司徹皆獻以爵酬以觥鄉飲鄉射亦獻以爵酬以觥鄭氏釋梓人謂觥當爲觶古書觥從角氏角氏與觥相涉故亂之耳其說是也然梓人曰獻以爵酬以觥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之食也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爲斗誤也欵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三

程徵君瑤田攷工創物小記云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觥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觥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之食也鄭氏以爲觥當爲觶前後二豆字當爲斗孔穎達禮器正義曰因賈疏不如孔疏之詳故舍本疏而引孔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觥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非所以餉不得名觥古周禮說爵一升觥二升據文義二升乃三升之譌轉獻以爵而酬以觥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春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觥二升不滿一豆此據周禮之觥者謂之觥觥受四升足以見其指矣又觥罰不過一飲而七

升爲過多此案毛詩說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觥

觥字角旁加氏是與觥相涉誤爲觥也許春不指辨觥觥互

謂觥三升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當爲斗

與一爵三觥相應許春意以一升獻三升酬始滿一豆爲四

若易觥字豆如鄭此言是周禮與韓詩說同一也此周禮一

獻三酬案燕禮獻以觥又燕四舉酬能氏云此一獻三酬是

士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惟三酬而已若是

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惟一獻也故知士之饗禮也

據孔氏此疏當从鄭氏觥爲觥豆爲斗矣何楷曰爵受一升

觥受三升豆受四升一獻三酬者言獻以一升之爵酬以三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四

升之觥也合之則爲四升是謂一豆據此則記文觥豆皆不

煩改字合於許氏之案而觥之升數與韓詩說異矣陳祥道

禮書曰鄭氏釋梓人謂觥當爲觥其說是也然梓人曰一獻

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

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爲斗誤也據此則觥

字當改豆字不當改也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曰觥爲觥豆爲

斗當如舊說劉氏通計四升爲豆非也若論獻酬正禮賓正

得一獻而酬酒不舉何有四升如以主人言之受酢一爵酬

賓一觥得四升矣而又不得爲獻或謂始而主獻次而賓酬

三而主酬故稱三酬強解三酬亦未思賓之酬酒不舉也不

知記文通前後大槩言之謂得一獻三酬則一斗耳非必謂

獻酬正禮也酬酒不舉而後有旅酬無算爵皆用觥行酬則

宜有三酬矣戴氏震攻工記補注亦不改豆字與陳氏禮書

合程氏云若以獻酒飲而酬酒不舉言之則四升之說不可

通而以一獻三酬爲士之饗禮豈梓人制器必準之士乎江

氏永謂通前後槩言之至謂用觥行酬則宜有三酬是有數

矣安得云無算乎且約畧之詞與記文似亦未協况記文明

以一豆肉陪一豆酒以爲言攷之文義似不當有譌字余謂

此造飲器之法非言飲酒之禮凡造器必量人之所受以爲

節今造飲器時乃以中人飲四升之量分其一升以制爵而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五

以爲獻器分其三升以制觥而以爲酬器正得多寡適中之

數耳奚必計其飲不飲舉不舉哉由觥遞加之角四升散五

升而觥之制則間於爵觥以爲之雖罰爵之觥亦不過五升

而止豈中人之飲四升之外一升亦不可加耶限以一豆言

乎其止而不過耳夫聖人之制飲器也豈苟焉已哉至於其

用之也又必多爲之禮以節之故壹言獻之禮士飲酒賓主

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夫甯有酒禍之不備哉陳氏壽祺

曰禮器正義引異義云古周禮說爵一升觥二升二當爲三

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梓人明言觥三升是其顯證賈疏引

異義而云古周禮說亦與韓詩說同此賈約異義而誤非許

書原文古周禮說無三升曰觶之語不得與韓詩說同蓋賈所見異義觶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二矣許君謹按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觶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君從周禮以辨韓詩也謹案許氏爵制從古周禮說則以一獻三酬當一豆爲以一升獻以三升酬者當亦古周禮說如此鄭君參攷禮經酬之禮皆用觶辨觶觶相涉之誤定梓人觶當爲觶又據馬氏說改豆爲斗謂與一爵三觶相應然則馬氏以前無爲此說者陳氏禮書謂鄭氏釋梓人謂觶當爲觶其說是也謂鄭氏改豆爲斗誤也江永周禮疑義舉要以豆爲斗當如舊說戴氏攷工記補注則不改豆字與禮書同程氏瑤田亦云豆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六

字不誤謂此言造飲之法非言飲酒之禮今按戴氏程氏並從禮書審矣但程氏謂是言造器之法非言飲酒之禮則亦未爲得也梓人明云獻酬何得謂非言飲酒謹案儀禮士冠禮云乃醴賓以壹獻之禮注言壹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按賓兩爵謂獻飲一爵而酬飲一觶主人兩爵謂酢飲一爵而酬飲一觶也然主人之酢酒若有介酢者則酢酒不止一爵今梓人言獻酬非言酢酬知一爵一觶但就賓客而言不指主人言之也又考鄉飲酒鄉射並行一獻之禮者壹獻之禮始於獻而成於酬賓介衆賓各得一獻一酬焉自獻賓以訖旅酬皆是也間有不同者主人酬賓之觶賓奠

而不舉至獻衆賓畢復一人舉觶於賓而賓以酬主人此則賓主相饗行一獻常禮者所無耳旅酬既徧一獻之禮已終其自徹俎之後行無算爵乃所謂禮終而宴不在壹獻禮內也請據而言之鄉飲酒記曰獻用爵其他用觶鄉射記同此卽梓人所言獻以爵而酬以觶者也鄉飲酒禮迎賓拜至主人取爵於篚實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賓而賓飲一爵也賓實爵酢主人畢主人實觶酬賓賓奠觶於薦東則賓雖受酬而未飲矣主人又實爵獻介介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介而介飲一爵也介洗爵授主人主人酌酢畢又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立卒爵授主人爵衆賓獻則不拜受爵此主人獻衆賓而衆賓各飲一爵也衆賓不酢主人鄉射無介則衆賓之長一人酢既畢獻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而獻賓之爵遂不復用焉於是是一人舉觶於賓賓受奠觶於其所舉觶者降是賓仍受觶而未飲也至於正歌告備旅酬方起賓乃取俎西之觶阼階上酬主人卒觶實之授主人觶揖復席此賓酬主人而飲一觶以爲旅酬之始也主人以所受賓酬之觶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自介右此介受主人酬而飲一觶以酬衆賓之長也衆賓長又以所受介酬之觶酬衆賓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衆受酬者受自左辨卒受者以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七

則不舉至獻衆賓畢復一人舉觶於賓而賓以酬主人此則賓主相饗行一獻常禮者所無耳旅酬既徧一獻之禮已終其自徹俎之後行無算爵乃所謂禮終而宴不在壹獻禮內也請據而言之鄉飲酒記曰獻用爵其他用觶鄉射記同此卽梓人所言獻以爵而酬以觶者也鄉飲酒禮迎賓拜至主人取爵於篚實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賓而賓飲一爵也賓實爵酢主人畢主人實觶酬賓賓奠觶於薦東則賓雖受酬而未飲矣主人又實爵獻介介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介而介飲一爵也介洗爵授主人主人酌酢畢又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立卒爵授主人爵衆賓獻則不拜受爵此主人獻衆賓而衆賓各飲一爵也衆賓不酢主人鄉射無介則衆賓之長一人酢既畢獻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而獻賓之爵遂不復用焉於是是一人舉觶於賓賓受奠觶於其所舉觶者降是賓仍受觶而未飲也至於正歌告備旅酬方起賓乃取俎西之觶阼階上酬主人卒觶實之授主人觶揖復席此賓酬主人而飲一觶以爲旅酬之始也主人以所受賓酬之觶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自介右此介受主人酬而飲一觶以酬衆賓之長也衆賓長又以所受介酬之觶酬衆賓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衆受酬者受自左辨卒受者以

虛解降食於篚此眾賓以次行酬而各飲一觶也至是旅酬事畢而壹獻之禮終矣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人獻遵者遵者皆飲一爵鄉射禮云遵酢主人鄉射無介其旅酬也賓酬主人主人酬遵者遵酬眾賓然則鄉飲酒禮若有遵者當主人酬介介酬遵者遵酬眾賓也賓介遵者及眾賓並獻爵之外不多一爵酬解之外不多一解壹獻之禮但飲一爵一解此其明徵矣雖然向者主人酬賓賓所以奠而不舉者何也曰鄉飲之禮有一人舉觶於賓與賓酬主人之節旅酬自賓始若飲主人酬觶之酒至旅酬時又自飲一解以酬主人則賓得二解與壹獻禮賓飲一爵一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八

者不合此所以奠而不舉也且如特性饋食禮主人酬賓後兄弟弟子但舉觶於長兄弟無舉觶於賓而當旅酬時賓仍舉主人所酬之觶以酬長兄弟則知此酬爵不舉者亦爲後之有舉觶於賓耳夫其所以舉觶於賓者何也爲賓酬主人之故也主人酬賓本以導賓之飲賓不得卽以主人酬賓之酒又導主人故必使一人舉觶而賓以之酬主人焉非然者則亦無賓酬主人之節特性饋食不舉觶於賓故主人酬賓而賓不酬主人是其驗已然主人前既自飲酬賓至旅酬又受賓酬之觶飲以酬介者此鄉飲禮重非尋常飲酒可比故旅酬之時賓不卽以酬介必先以酬主人且使主人得自酬

介以與爲禮鄉射雖無介主人亦酬遵者或長賓蓋皆禮之特隆者若特性饋食之旅酬則賓直以酬長兄弟可知壹獻常禮主人酬賓後賓皆不酬主人若有介則賓以酬介若有眾賓則賓亦以酬眾賓無則賓飲卒觶遂奠之獻一酬一而禮終矣或謂旅酬非壹獻獻酬之正禮者不知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言贊者謂主人之屬不與謂不獻酒又云無算爵然後與注言燕乃及之是不與獻酒者亦不與旅酬與無算爵之皆與者異安見旅酬非爲壹獻獻酬之正禮哉且記上文云既旅士不入注言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此明旅酬後正禮已畢故士不入益見至無算爵乃非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九

禮其自旅酬以前皆壹獻獻酬正禮也若非正禮則贊者亦何不可與之有哉其經云遵者既一人舉觶乃入注亦謂不千主人正禮者此專就主人獻賓言之遵者本爲觀禮而來不在賓介眾賓之數倘使早入當先眾賓獻之以鄉射言酬而始成若主人酬賓時特主人先自飲一觶賓尙未飲酬酒何言正禮已成耶鄉飲獻酬之外有但飲一爵而無酬觶者則工與笙是有但飲一觶而無獻爵者則司正是蓋飲酒常禮不盡用樂又不立司正則此眾工之獻特爲重樂司正之飲特爲相旅皆異於賓客正禮故不備獻酬之數耳準鄉飲

之禮推之則士冠禮言醴賓以壹獻之禮贊者皆與贊冠者
爲介當主人實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洗盥酌以酢主人主
人卒爵又實解飲以酬賓賓受解奠於其所主人實爵獻介
介拜受卒爵亦酢主人知介有酢主人者以鄉飲酒戒賓速
賓介亦如之與此上文宿賓并宿贊
冠者相例知介
亦有酢主人也洗授主人爵主人酌酢卒爵又實爵獻眾贊
者眾贊者卒爵授主人爵獻畢賓舉主人酬解之酒飲以酬
贊冠者贊冠者酬眾贊者辨卒受者奠之賓出下文歸賓俎
注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亦與飲射同但不以賓燕則無庶
羞又推之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亦與此同特不立
介耳他若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奠酬婿見婦父母主人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十

禮以壹獻之禮奠酬其皆獻以爵而酬以解飲一爵一解而
禮成可知也鄭氏釋鄉飲酒之酬爵不舉爲君子不盡人之
歡以全交也以士昏之言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
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案曲禮此語本泛論
交道何嘗明指飲酒之禮而言鄭引以釋鄉飲之酬爵不舉
本非禮意今婦於舅姑婿於婦父母又豈可以飲酒之奠酬
不舉者例之其饗婦饗婿並云奠酬者謂婦受酬卒解奠之
而禮成遂降婿亦受酬卒解奠之而禮成遂出耳非謂受酬
奠之而不飲也蓋此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故舅獻而姑
薦婦卒爵酢舅更爵自薦姑又實解酬婦舅則酢飲一爵姑

則酬飲一解婦則受獻受酬共飲一爵一解若婿見主人醴
以壹獻之禮者亦婦之父母其饗之知者以記言主婦薦
與饗婦言姑薦同當
主人獻婿婿酢主人又主婦酬婿實解卒飲更解酌以酬之
婿受獻受酬亦共飲一爵一解而謂舅獻則婦飲姑獻則婦
不飲主人獻則婿飲主婦酬則婿不飲有是理哉再攷之小
雅菹葉之詩亦言行壹獻之禮者左傳昭元年云趙孟賦菹
葉穆叔知其欲一獻其明驗也其二章曰酌言獻之箋云禮
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其四章曰酌言醕之
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
酒按箋不言酬爵以解然注儀禮言酬皆用解則雖庶人酬
爵亦皆以解也此詩未獻之前先言嘗之既酬之後不言宴
之則壹獻之禮但飲一爵一解信矣又左傳云乃用一獻趙
孟爲客禮終乃宴尤可證壹獻禮成之後固有或宴或不宴
者而無算爵在於脫屣升坐後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無算爵既爲燕時所行與獻酬禮無涉斷在壹獻禮終之外
矣據此則壹獻之禮賓皆飲酒一爵一解爵受一升解受三
升獻酬二者其四升成一豆之數與梓人言一獻三酬當一
豆相合豆之不當改字斯亦足以明矣鄭君不從古周禮說
以一二就升數爲言而依馬氏讀改豆爲斗謂三酬爲三飲
酬解攷之禮經既無顯據江氏乃欲合旅酬與無算爵附會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十一

則酬飲一解婦則受獻受酬共飲一爵一解若婿見主人醴
以壹獻之禮者亦婦之父母其饗之知者以記言主婦薦
與饗婦言姑薦同當
主人獻婿婿酢主人又主婦酬婿實解卒飲更解酌以酬之
婿受獻受酬亦共飲一爵一解而謂舅獻則婦飲姑獻則婦
不飲主人獻則婿飲主婦酬則婿不飲有是理哉再攷之小
雅菹葉之詩亦言行壹獻之禮者左傳昭元年云趙孟賦菹
葉穆叔知其欲一獻其明驗也其二章曰酌言獻之箋云禮
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其四章曰酌言醕之
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
酒按箋不言酬爵以解然注儀禮言酬皆用解則雖庶人酬
爵亦皆以解也此詩未獻之前先言嘗之既酬之後不言宴
之則壹獻之禮但飲一爵一解信矣又左傳云乃用一獻趙
孟爲客禮終乃宴尤可證壹獻禮成之後固有或宴或不宴
者而無算爵在於脫屣升坐後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無算爵既爲燕時所行與獻酬禮無涉斷在壹獻禮終之外
矣據此則壹獻之禮賓皆飲酒一爵一解爵受一升解受三
升獻酬二者其四升成一豆之數與梓人言一獻三酬當一
豆相合豆之不當改字斯亦足以明矣鄭君不從古周禮說
以一二就升數爲言而依馬氏讀改豆爲斗謂三酬爲三飲
酬解攷之禮經既無顯據江氏乃欲合旅酬與無算爵附會

其說不知旅酬既飲一觶但餘二觶燕時既云無算又豈能以二觶限之程氏雖知江說之非而不辨梓人所言卽壹獻獻酬之禮使明夫壹獻之禮皆獻一而酬一而又何疑於梓人之說也哉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十一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七

臣林昌彝學

朝踐之儀 饋食之儀

禮運曰夕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執其殺執古不醴酸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太古也執其殺謂然後退而合亨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以法於中古也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注此謂薦今世之食也別骨肉之貴賤以為俎也正義曰夕酒以祭謂朝踐之時薦其血毛亦朝踐時醴醢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醴饋其燔炙謂燔肉炙肝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夫人薦用燔也退而合亨者前期薦爛既未孰今至饋食乃取鼎鬲內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俎惟載右體則左體亦饗中亨之既孰乃分別骨之貴賤禮器曰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注用幣告君親制祭夫人薦盜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鬱鬯以祭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注親制謂進牲執醴時孔氏於室及主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正義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盜此謂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於鬱鬯人以祭神於室此時夫人薦盞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執時君割牲體於時君納牲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制肝洗於鬱鬯約漢禮而知也

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祔乎外孔氏正義曰羹定詔於室謂以俎盛之郊特牲曰周人尚臭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告神於室

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燂蕭合殯蕭注謂始獻神也已

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
孰時也特牲饋食禮云祝酌奠於銅南是也詔祝於室坐尸
於堂注謂朝事時也朝延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
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祭其肝所謂制祭也薦以藟豆至又
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用
牲於庭升首於室制祭之後升牲直祭祝於主謂薦孰時也
則血腥之屬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
盡敬心耳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
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胙骨乃
退爛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
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
肺首心見間以俶飶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
情禮之至也注二端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周
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七

二

幣詔之於庭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胙骨而毛
血詔於室蕭載胙骨合以黍稷燂於爐其邊實則藟黃白黑
形鹽膾鮑魚鱸豆實則韭菹醢醢昌本麋藿菁菹鹿藿苽菹
麋藿菁菹鹿藿苽菹麋藿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
醢蜃醢醢豚拍魚醢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
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
尊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
山尊陳祥道禮書云尸入既裸於室然後延之於戶西坐於
主東南面行朝踐之禮焉延之於戶西所謂坐尸於堂是也
坐於主東所謂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是也南面所謂父南
面子北面而事之是也是時君出迎牲袒而牽之麗于碑以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七

三

禮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又曰詔祝於室
迎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又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蓋
尸入則裸既裸則迎牲牲入則用幣於庭以告其將殺禮器
所謂君牽牲大夫贊幣從是也既殺則薦血毛於室以告其
幽全國語所謂毛以告物血以告殺是也及薦爛於堂又用
羹以告其飪禮器所謂堂事交乎階是也凡此皆朝踐之節
也儀禮大夫士無裸禮故殺牲而後迎牲迎牲而後迎尸天
子諸侯有裸禮故迎尸而後迎牲鄭氏曰迎牲之時坐尸於
堂西南面坐主於堂西東面祝乃燎胙骨於爐君親制祭然
後升牲首於北牖下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坐於主
北然祭統曰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則
尸之在堂固南面矣特牲少牢皆坐尸於室西東面則尸之

在室西東面矣鄭氏曰延王於室之奧尸坐於主北其說或然其言堂上坐主於西東面是象神者與神異得無是理也

燔蕭

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詩曰取蕭祭脂又曰取其血骨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鄭氏曰莫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銅南是也蕭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祭義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俶緼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鄭氏曰二端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七

四

見及問皆當為鬯字之誤也羶當為馨聲之誤也爾雅曰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氣故祭祀以脂焚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陳氏禮書云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於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以魂氣歸於天而求諸陽也祭祀君與夫人所以自盡者也故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盎記言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燔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燔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求神之始也而燔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祭義曰君

率牲夫人奠盎君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為未又求諸陽而曲

致焉則神其不格乎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則羶脾骨之氣

也薌黍稷之氣也曲禮黍曰薌蕭合脾骨黍稷而燔燎之在

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則祭義郊特牲之

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封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

全脾骨燔於堂以達其臭氣而羹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

不足謂之尚臭也鄭康成以祭義所言為朝事之燔蕭以郊

特牲所言為饋食之燔蕭改羶為馨似可從

茅苴

茅旌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七

五

禹貢荊州厥貢包匭菁茅注匪匪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繫

辭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苟錯于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東茅立之祭

故謂縮滲也故齊桓責楚不貢包茅無以縮酒名謂茅以鄉

共祭之直亦以縮酒苴苴以藉祭縮酒也禮齊縮酌注鄭大夫謂

師大祭祀羞牛牲共苴苴注鄭大夫謂苴謂茅長五寸謂苴是

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于苴三取膚祭如初司

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祀云既祭藏其陪是與司

巫祭祀共菹館注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

則退也士虞禮曰苴苴茅長五寸實於筐饌於西坫上又曰

祝盥取菹降洗之升人設於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坫者

堂西南隅謂之坫士虞禮設席於與神面右几縮縱也據

神面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東縮引之者據苴是藉祭之物司

尊彝醴齊縮酌注禮齊尤濁和以明酌醢人苴苴藎藎注鄭

黃荊為茅茅
菹茅初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禮記曰縮酌

用茅明酌也士虞禮荳荊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饌于西坵

上注荳猶藉也又曰祝升取荳降洗之升人設於几東席上東縮

又曰祝饗命佐食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荳三取膚祭

祭如初注鉤袒今振衣也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

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何乎正義曰鄭意以直為藉祭非

主道也若然此據文有尸而言將納尸有直案下記文無尸

者亦有直又特牲少牢吉祭無直案司巫祭祀共菹常記既

饗祭于荳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公羊傳曰鄭伯左執茅旌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

護祭者斷曰晉語曰置苜蒹設表望史記曰一茅三脊按包

荳苞茅三脊茅也可以縮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

酒陳氏禮書誤以苞為包

者也故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陳氏禮書云禹貢荊州

包匭菁茅甸師祭祀共蕭茅鄉師大祭祀共茅菹司巫祭祀

共菹館則茅有貢于方國者有共于甸師者甸師之茅有人

之鄉師有人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

共者凡祭祀也賈公彥曰甸師共茅于司巫司巫為直以共

也之此據祭宗廟也甸師送茅與鄉師謂祭

天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則茅不特

藉祭而已士虞禮荳荊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筐饌於西坵上

祝升取荳降洗之升人設於几東席上東縮佐食取黍稷祭

于荳三取膚祭祭如初此特藉祭者也司尊彝醴齊縮酌記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七

六

旌之類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七

七

曰縮酌用茅明酌也縮然後酌則其縮不必束而立之祭前

先鄭謂束而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而下若神飲鄭康成

謂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起于其位故設直以定之其說皆

不可考男巫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國語置茅蒹設表望公羊

曰鄭伯左執茅旌何休注斷之曰藉不斷曰旌宗廟之中以

迎道神指護祭者然則茅之所用豈一端哉故可以罍鼎可

以御柩雜記或蒹以為豆實或包以通問好此茅與縮酒之

苞包通也或索綯以備民用此茅所以可重也士虞有荳特

牲少牢吉祭無直而司巫祭祀共菹館則凡王祭祀有荳矣

賈公彥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於理或然後世祭有翟蓋茅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七

樂平石景芬校



饋食逸禮

天子饋食儀天子諸侯饋食之儀已伏今按據經傳以補之

諸侯饋食儀

儀禮有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而無天子諸侯饋食之儀天子諸侯之祭有祿鬯朝踐之事饋食之禮較輕不得僅以饋食目之大夫士之祭無祿鬯朝踐之文饋食之禮特重故得直以饋食概之然天子諸侯饋食之儀散見於經傳固有可考者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是天子有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八

饋食即諸侯可知特裸獻可兼饋食而饋食不先裸獻耳周官太宰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即特牲少牢之筮日也又云及執事既滌濯即特牲之宗人視壺濯及豆籩少牢之宗人命滌也肆師云祭祀告事畢即特牲少牢之宗人告事畢也坊記云承一人焉以為尸即特牲少牢之筮尸也太祝云逆尸小雅云神保是格即特牲少牢之宿尸也月令云循行犧牲視全具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即特牲之宗人視牲少牢之宗人告備也太宰云及納烹贊王牲事宗伯云省牲饒內饗云掌內祭祀之割烹即特牲之側殺少牢之雍爨也祭統云君衮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明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八

堂位云君衮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即特牲之主婦即位少牢之主婦入於房也禮運云腥其俎熟其穀閔官云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芻載羹籩豆大房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即特牲少牢之設饌祝神也太宰云贊玉几玉爵司几筵云辨其用與其位即特牲之祝筵几於室中少牢之即位筵几也禮器云羹定詔於室禮運云陳其犧牲又云薦其燔炙即特牲之烹饌陳設少牢之舉鼎載俎也郊特牲云祭肺賁氣主太祝云隋爨小祝云贊隋守祧云既祭則藏其隋即特牲之按祭少牢之綏祭也太祝云相尸禮即特牲少牢之祝延尸也小雅云以饗以祀以妥以侑祭統云冕而總干以樂皇尸即特牲少牢之侑尸也祭統云尸飲五尸飲七尸飲九即特牲少牢之主人酌尸也天保云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即特牲少牢之尸酢主人嘏也天保云吉蠲為禘是用孝享楚茨云徂賚孝孫苾芬孝祀即特牲少牢之獻祝佐食也祭統云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散爵獻士即特牲少牢之主人獻賓也少者舉角長者舉觶即特牲少牢之加爵也世子記云受爵以上嗣即特牲之嗣舉奠也詩獻酬交錯又云舉酬逸逸即特牲少牢之舉放行酬也祭統云尸設君與卿四人餞君起大夫六人餞大夫起士八人餞即特牲少牢之上養次養也而猶不止此也王

祝令小祝送尸出廟門是饋食之尸謾可攷矣掌祧掌藏尸
隋與其服是饋食之授祭可攷矣天子八簋餼以六簋諸侯
六簋餼以四簋大夫四簋餼以二簋士二簋餼以一簋士之
餼以二人大夫之餼以四人天子諸侯之餼則自君以及百
官下逮輝胞翟閭皆與是饋食之登饔可攷矣周禮大司徒
奉牛牲羞其肆大司馬羞牲魚大司寇奉犬牲皆佐食之職
以六卿爲之雝詩於薦廣牡相子肆祀以辟公爲之侯國司
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佐食亦必以卿大夫爲
之非如特牲之佐食以宗人少牢之佐食以公有司也是饋
食之佐食可攷矣然則天子諸侯饋食之儀又何嘗終逸哉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八

五

今按祭統祭義及孔氏崔氏諸說詳其儀節則如祭之日王
袞冕入尸亦袞冕人王不迎尸樂作九變乃灌尸祭酒啐酒
奠之爲一獻王出迎牲后從灌爲二獻迎牲入詔於庭王親
執鸞刀啟毛告於室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祝取腓骨燎於
爐詔神於室出奠於主前王乃洗肝而燎之次乃升首於室
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謂之朝踐王以玉爵酌著尊泛齊
獻尸爲三獻后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亞獻爲四獻四獻訖乃
行饋食之禮退而合烹設饌於室延尸於室徒饌室內坐前
祝酌葷奠於饌南取脂肅蕭合馨薌大合樂主人拜安尸后
薦饌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壺尊益齊獻尸爲五獻后以玉

爵酌壺尊醴齊獻尸爲六獻尸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
之尊泛齊酌尸爲七獻記所謂尸飲五也后薦加豆籩尸酌
酢主人主人受嘏王獻諸侯后以瑤爵因饋食之尊醴齊酌
尸爲八獻王以瑤爵獻卿賓以瑤爵酌壺尊醴齊獻尸爲九
獻其後又有加爵用壁角壁散侯伯無朝踐饋獻二獻止七
獻子男饋熟以前君與夫人並無獻食後行三獻通二灌止
五獻此天子諸侯饋食之大畧也

大夫饋食儀

士饋食儀賈公彥曰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
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食前仍有饋獻二是
饋熟陰厭陽厭尸入室乃獻大夫士則饋熟
與黍稷爲陰厭陽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八

六

羹定詔於堂然後延主于奧尸坐其北主人拜安尸而奠爵
舉焉此所謂舉葷角詔安尸少牢禮所謂尸卽席坐主人拜
安尸卽奠是也其籩實則棗棗桃乾蓀榛實豆實則葵菹羸
醢脾析麇醢蜃蜃醢豚拍魚醢尊則春祠夏禴用兩象尊秋
嘗冬烝用兩壺尊追享朝享用兩山尊俎則載合享之熟而
簠簋之黍稷進焉儀禮饋食之儀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
薦兩豆葵菹蜃醢醢在北主人設俎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
北主婦設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劔芼設于豆南南陳祝酌
奠于劔南佐食啟會卻于敦南尸按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
尸尸祭酒祭劔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滂于醢北尸食

肺脊主人羞所俎于腊北九飯告飽主人主婦酌尸

加爵

周禮籩人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注加籩謂尸既食

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正義曰加籩是尸既食後亞獻

尸所加之籩者案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

所薦明主于后又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執婦執兩籩于尸

外主婦受設于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

惟王于后也少牢主婦不設籩以其當日醢人加豆之實芹

賓尸故也其下大夫不賓尸者亦與士同醢人加豆之實芹

藻菹醢醢深蒲醢醢落菹雁醢筍菹魚醢丙宗掌宗廟之祭

祀薦以豆籩注加爵郊特牲曰極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

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注此謂諸侯也天

本廩饋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

豚拍魚醢其餘別有雜錯云也

以璧散璧角特牲饋食主人主婦酌尸畢長兄弟洗觚爲加

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眾賓長爲加爵止注大

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尸春秋傳曰楚子入享於鄭九獻

爵止者欲神惠之均于在庭加籩豆六品又季孫叔如晉晉侯享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

大國也得貶不過三爵今豆有加下臣弗堪陳氏禮書云籩

人醢人言朝踐饋食之籩豆則獻饋獻籩豆也言加籩加豆

則加爵之豆籩也陳說是也特牲禮主人主婦既酌尸然後

長兄弟眾賓長爲加爵則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則鄭康成

釋籩人謂后亞獻尸所加之籩其說誤也明堂位曰爵用玉

琖加以璧散璧角特牲禮獻用爵加用觚又獻主人主婦加

爵長兄弟眾賓長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八

八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八

樂平石景芬校字

臣林昌彝學

大夫士餽禮上

祭統餽者祭之末也禮成則尸諷尸諷則命餽天子諸侯餽禮見經者少大夫士則少牢特牲饋食禮備載之餽之人士則嗣子爲上餽長兄弟爲下餽明惠止於其親大夫則上佐食爲上餽下佐食爲次餽長賓眾賓長爲兩下餽明惠及於其臣大夫不使嗣子餽者天子國君繼世嗣子既舉奠自當行登餽禮故記曰其登餽受爵以上嗣大夫不世爵嗣子嫌以大夫自居故不敢舉奠亦不敢餽且避君世子禮也士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一

卑無嫌故餽禮與君同大夫亦不使長兄弟者敖氏善謂佐食皆異姓故可使賓長對之蓋此餽以二人對一人如使長兄弟則難乎其爲對矣嗣子齒卑於長兄弟而位尊以其繼體隆之佐食位爲眾賓下於賓長而餽亦尊者以其勞於室中之事且士禮有利獻尸大夫禮獨闕故神惠宜首及而禮特伸餽不使祝者接神職尊而餽餘近褻也餽之位士上餽居尸席下餽西面對之大夫上餽與長賓同居尸席上餽在南次餽眾賓長同居對席次餽在北地道尊右故二佐食皆在賓長右餽之物特牲禮佐食分簋劔鄭氏謂分簋者分敦黍於會敖氏謂以簋分簋實以劔分劔羹一說不同然劔無

會必別以一劔分之劔既爾簋亦宜然少牢禮云司士進一敦黍於上佐食又進一敦黍於下佐食資黍於羊俎兩端兩下是餽又云司士進一劔於上餽又進一劔於次餽又進二豆滫於兩下祭禮有羊豕二劔滫亦當羊豕各一兩下不分簋而資黍不分劔而進滫位尊禮異且示隆殺士餽物均者以其卑而畧之歟大夫四簋用其二士二簋用其一少牢資黍特牲亦當用黍留其半不欲盡神惠少牢兩劔悉用特牲用其一禮重則物多也特牲佐食授舉各一膚少牢司士乃辯舉注亦謂舉膚不舉肺脊降於尸也餽之禮尸出徹俎餽者盥升入室授舉士主人拜於是時又祭食祭舉大夫主人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二

拜於是時至卒食主人洗一爵酌宰贊其餘卒爵興出上餽留酢此大夫士所同其異者士拜於其舉祝曰餽有以也於其酌祝曰酌有與也大夫拜則無祝士酌皆拜受爵大夫酌不拜受士上餽親酢大夫自酢而上餽親嘏大抵舉奠長兄弟親也親主愛佐食賓長疏也疏主敬惟士禮主人父也舉奠子也相拜者三而父先拜者二爲可疑近儒吳氏廷華章句引二說一畧謂主人西面於下餽南鄉與不鄉上餽少牢禮主人三拜餽者此西面三拜不言餽者明稟命於神以戒之兩餽拜神之戒非答主人據下文酌有與也言兩餽拜而不言答則此餽有以也皆答拜答字爲衍文一畧謂冠禮父

醴子賓攝之燕禮君飲臣膳宰攝之經宰贊一爵不言主人受蓋宰自代主人酌上餼上餼拜主人答拜上餼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主人即指宰如燕禮大射膳宰稱主人之屬今攷祭禮有祝有嘏皆祝爲之少牢上餼親嘏特牲主人何妨親祝而以祝傳辭豈非達神意以命之乎至主人與宰俱稱主人取便文耳如敖氏說事餼如事尸然尸以象神即祖考以神道事之子孫安得不先拜若餼餘則人事也以人道事之父又安得先拜父不先拜而先拜者爲攝主明矣餼之執事少牢司宮設對席特牲當同特牲宗人命盥祝命嘗食少牢當同陳饌授祭特牲則佐食少牢則司士特牲有祝少牢無特牲祝與佐食並贊禮少牢佐食爲餼主祝尊於佐食故不與其事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九

三

大夫士餼禮下

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食與祭皆有餼玉藻朔日日中之餼爲天子自餼其朝食之餘其義特異內則言恒食之餼所謂敦牟卮匪餼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餼莫敢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餼既食恒餼鄭注每食而盡之未有原也孔氏疏云食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助食之使盡勿使有餘恐再進也按內則爲卿大夫以下言之且於禮意事人可通於事神是故旨甘柔滑則孺子餼明乎惠下之道無異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九

四

於廟中也天子諸侯廟中之餼見於祭統與文王世子至儀禮特牲以下三篇言餼獨詳然皆陪臣之禮而大夫士之餼禮經無明文蓋去古愈遙而古禮之殘久矣楚茨之詩以綏後祿在皇尸載起廢徹不遲之後與禮尸諤而餼之義同其卒章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惟其盡之與少牢上養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之義同第鄭孔因毛義以爲思古明王之詩朱子以爲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今攷其詩所云濟濟跄跄者大夫士之容也大夫濟濟士跄跄也絜爾牛羊者大夫士之牲也大夫索牛用太牢士特牲也楚茨爲大夫祭禮無可疑者則攷大夫士之餼禮當以楚茨之卒章爲斷其禮節度數等而上之爲祭統文王世子下之爲少牢有司徹特牲饋食隆殺之間可互擬也祭統曰尸諤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餼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益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孔氏云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按此則凡與於餼者人有定數大夫士之餼必於特牲之兩養少牢三四養變而益焉可知也祭統曰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孔氏云諸侯祭有六簋今以四簋者以二

簋留爲陰厭之祭故以四簋餽也祭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
美舉黍則稷可知按此則凡徹而餽者食有定品大夫士之
餽當於特牲之二膚少牢之二敦二鉶二豆少加隆焉可知
也特牲之餽言膚不言黍然而佐食分簋鉶鄭氏謂分敦黍
於會爲有對也則是大夫士餽皆當舉黍也少牢之餽言俎
不言膚然而司士乃辯舉鄭氏謂舉膚也則是大夫士餽
皆當祭舉也以楚茨之詩合之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即少牢
之宗人特牲之宗人長兄弟也爾殺既將莫怨具慶即少牢
之羊俎特牲之庶羞也既醉既飽小大稽首即少牢之養者
卒爵奠爵皆拜與特牲之兩養執爵拜也顧特牲之餽唯宗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九

五

人長兄弟少牢之餽則及於賓長佐食蓋位愈尊則惠愈大
故兼及異姓祭統所謂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統異姓言之
也由是言之大夫士餽禮亦必及異姓楚茨之詩諸宰君婦
廢徹不遲疏以宰爲膳夫諸宰爲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
八人然大夫之臣亦謂之宰少牢饋食即位廟門之外宰宗
人西面北上詩言宰當指此而封羊之司馬擊豕之司士概
鼎之雍人概餽之廩人概豆籩之司宮與賓長佐食所謂諸
宰也諸宰與祭而因以與於餽即少牢餽佐食之義也祭統
言餽始於君與卿四人而大夫六人士八人因之猶之少牢
特牲之上養次養下養也楚茨之詩小大稽首其視少牢特

牲爲惠不已愈廣乎抑又攷之特牲佐食不與餽故使之分
簋鉶少牢則上佐食與下佐食俱餽故司宮設席少牢上養
醋於戶內無主人拜祝而有上養祝嘏特牲則上養升酢無
親嘏而有拜祝蓋大夫尊有君之義侯國大夫且然而况天
子之大夫士乎此禮之因尊卑爲隆殺者也要其禮之不可
易者餽在陰厭賓尸之後既食餽主人獻餽乃嘏餽者雖不
一唯上餽得成賓禮以終餽之事如特牲之兩養皆降上養
獨升酢少牢之養者三人興出上養止醋戶內親嘏是也餽
必有嘏曾子問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則常祭之嘏可知
也餽必於堂故文王世子云登餽獻受爵以三者皆在堂故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九

六

言登也特牲饋食餽酢主人畢主人出立於戶內西面鄭注
云事人者禮畢少牢則親嘏之後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鄭
注云送佐食不拜賤也然則楚茨之詩終於醉飽稽首之詞
將毋位愈尊則禮愈簡乎餽禮於是乎成夫餽特祭之一端
禮經無大夫士餽禮而陪臣之禮又不足援以相蒙故難詳
也禮曰夫餽祭之末也又曰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
有凍餒之民也然則即大夫士之食采於內與夫侯伯子男
之人爲大夫者其餽禮必又有殊焉而河間曲臺之遺無足
徵者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九

南海桂 壇校字

臣林昌彝學

壇

祭法言王立七廟一壇一壇去祧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諸侯五廟一壇一壇去祖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鄭氏曰天子諸侯為壇壇祈禱謂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凡鬼者薦而不祭國語曰壇場之所陳氏禮書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壇等威之辨理或有之蓋先王之於祖有仁以盡其愛有義以斷其恩近則月祭遠則享嘗在祧無寢去祧無廟此以義處仁也去祧為壇去壇為壇壇壇之設為其無廟而不忍忘焉此以仁行義也蓋禘祫則出其主於壇壇而祭之既事則復其主於廟而藏之惟禘祫與載之出疆然後在祭告之列其他不預也大夫士之無禘祫禮之節然鄭氏謂大夫士無木

主誤也其言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

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謹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壇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為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二經所記不同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金榜禮箋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其受命之王始封之君及大夫始爵者後代皆為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如王制所云者周人之典祀也其始有天下國家者亦立七廟五廟三廟然天子有祖考而無二祧

諸侯大夫並無祖考所設廟祧壇皆闕世迭遷如祭法所云者周初建設之制也賈公彥守祧疏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為祧然文武雖未為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祧也是周初七廟無文武二祧也喪服傳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諸侯始封者無祖考廟也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有祖考廟大夫亦祭祖考于壇以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推之此無太祖廟以皇考當其處則天子之二祧即顯考之父若祖諸侯大夫祖考即顯考之父故記言去祧去祖去壇者明其易世迭毀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三

與親廟同然則為壇為壇即祧與祖之父若祖可知也至受命之王已居祧廟始封之君已居祖考廟皆世世不毀則去顯考為壇其大夫有祖考廟者亦為壇祭其皇考此又可與王制互求而得者正義謂天子高祖之父寄藏在祧諸侯高祖之父寄於太祖廟唯有所禱則出就壇受祭故謂去祧去祖此與下去壇去禱去王考文義俱不相應其說非也而疏義咸失其旨謹案周五廟二祧以為周制五廟之外別有二祧為遷廟之殺以厚親親之仁宗廟之外別立祖宗與禘郊同為重祭以大尊尊之義諸經無文武二廟不毀之語誤始於韋元成而劉歆因之鄭康成又因之祧者遷廟乃謂為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許氏宗彥謂文武二世室以為周文武皆配於明堂太室故

有文武世室之號是也孔穎達誤謂伯禽稱文世室武公稱武世室以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證之舛甚許氏之說精矣謹案鄭氏釋二祧及劉歆九廟之說誤者立四親廟與始祖而五為五廟正數此為鄭康成所本至祭法所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此祖宗與上禘郊四者皆不在宗廟之數國語所謂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韋昭云禘郊祖宗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圓正日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鄭康成以文武為二祧固非是劉歆及宋之儒者以文武入九廟七廟亦未為得文世室武世室者太室也世室即太室太古字通蓋即謂明堂太室耳文武俱配明堂之祭故有二世室之稱也此而事歷數千載莫能觀其會通梁何休之頗見及此而之弗詳今發其覆惜世之知之者猶少也

不遷之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四

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愈則謂天子祖德宗功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

制禮之時文武尙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問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爲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爲不毀之祧何耶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鞏之戰立武宮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五

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公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王者立四廟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何也韋平成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也陳祥道謂平成以禘爲祭天固不足信以立四廟爲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蓋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如之

者禮爲人後者爲父母期公子爲後爲其母於子祭於孫否蓋爲人後者雖受重於所後而不廢父母期公子爲後雖受重於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爲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可輒廢祖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以視始受命而王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王舜中劉歆以爲孝宣以兄孫繼統爲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

廟位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六

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何休曰質家有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上尊尊無據陰故社稷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嚮君祭社南嚮於北墉下而亳社亦北牖則社稷北嚮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而朝必南面則廟皆南嚮可知聘禮賓人大門內公揖人每門每曲揖然後及祖廟司儀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然後及廟賈公彥曰賓人大門東行至廟禮經諸侯之廟在閭門內先禘皆謂在大門內其間有每門者諸侯五廟祖廟位居中東二昭廟西二穆廟各有門門之旁有牆牆之中夾通門則祖廟以西閭門者三東行而歷三門

及至祖廟則廟皆南嚮矣廟皆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
禘之位也晉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為
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蓋其所傳聞者異也

大寢 小寢

詩曰奕奕寢廟又曰寢廟奕奕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
灑之事祭祀修寢大喪復于小寢大寢鄭氏曰五寢五廟之
無寢詩曰釋釋相連貌也小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
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
東西廂曰寢左傳曰民有寢廟又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
寢在道北月令曰乃修閭扇寢廟畢備詩曰寢廟奕奕鄭氏

釋周禮謂寢廟釋釋相連貌也三家詩作釋釋又春秋之時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七

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此古者前廟后寢之遺象
也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自魏
立三廟文武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皇帝特一廟晉宋齊隋及唐皆
一廟異飾非古制也

廟飾

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玷出尊崇玷康
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山節刻楸廬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
材也刮刮摩也鄉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
屬屬謂夾戶窗也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穀梁謂天子
諸侯勳聖大夫蒼士黻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斲之加
密石焉晉語書大傳皆曰天子之諸侯之桷斲之斲之大夫

斲之士斲本斲之蓋稜之也傳曰大夫達稜士首本刻桷非正也天子之楹刮

之而飾以黝聖天子之桷斲之加密石而無飾黝黑飾也聖

白飾也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聖穀梁之言黝聖則楹而已

范甯以黝聖為黑飾誤也子貢觀魯廟之北堂問於孔子彼

皆斲耶匠過之耶孔子曰非無良材也蓋在貴久也魯廟如

此則天子之廟可知矣後世禮廢趙文子之室斲而斲之僭

於諸侯臧文仲管夷吾山節藻梲又僭於天子

寢廟薦新上

檀弓曰有薦新如朔奠注重新物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

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八

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庶人春薦非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非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

先薦寢廟注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季春天子

始乘舟薦鮪于寢廟注進時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

廟注麥之新氣尤盛以彘仲夏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合桃

先薦寢廟注合桃孟秋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季冬命漁師始

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少儀未嘗不食新注嘗謂薦

廟周禮敵人春獻王鮪注王鮪鮪之大者月詩七月四之日

其蚤獻羔祭韭注月令仲春天子乃薦寢廟潛詩曰季冬薦魚春獻

鮪也注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儀禮士喪禮朔月奠用持豚

魚腊陳三鼎有薦新如朔奠徹朔莫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既夕禮朔月若薦新不饋于下室注以殷奠有黍稷也漢惠帝時叔

孫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諸菓之獻由此興魏初高堂隆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半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後魏詔曰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漢舊儀嘗非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九

新在焉自漢至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章形五禮精義所說但設神座後漢詔書亦以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自今當奉祠陵寢皆須時乃上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尙食相知簡擇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陳氏禮書云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

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廟有守

祀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守祀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祀則守祀黜聖鄭氏曰廟隸僕祭祀修寢祭義孝子將祭宮室既修牆屋又曰孝子將祭以祭此廟也隸僕祭祀修寢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修宮室以治百事祭祀修寢則薦新蓋亦修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十

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于廟則小廟而已於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寢廟薦新下

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畧也漢禮精義言薦新但設神座鄭氏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陳氏禮書謂祭以致禮有常月薦以仲月祭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時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於孟月或於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魏高堂隆謂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其

仲月季月薦新之祭也豈非惑於鄭氏之說然耶漢舊儀嘗
非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
而薦新在焉唐禮使太常卿一人薦新物有司行事然薦非
盛禮一之於廟失之太濇有司行事失之太輕既夕禮朔月
薦新不饋于下室檀弓亦曰薦新如朔奠古人之重薦新如
此則躬薦可知

庶人祭於寢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寢適又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

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會

子問曰無祿者稷食祭法曰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庶士府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士

凡鬼薦而不祭楚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以
少為也羞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又曰庶人食菜祀以魚又曰士庶
人舍時庶人之死曰鬼寢而不廟薦而不祭故春薦韭夏薦
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其與新
物相宜而已國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而不及豚鴈者舉其
所易者言之也然言庶人舍時則與王制異矣古之貴者有
正寢有燕寢正寢在外燕寢在內然則庶人祭於寢蓋亦在
外之適寢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
鄭氏曰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寢所以館士則
在外可知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士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番禺金保基校字

臣林昌彝學

始禘終禘

禮記王制正義云此注云三年喪畢禘於太祖廟明年春禘于羣廟元鳥箋更有禘於其廟之文者當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鬯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在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元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禘于太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能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周禮鬯人賈疏云始禘者謂練祭後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以來無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故云始禘時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終故云始也鄭知禘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橋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其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鄭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陳氏壽祺云疏家謂禮有始禘有終禘既其練後之始禘義見周禮鬯人穀梁傳三年喪畢之終禘義見左氏說二者各不相蒙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然考通典吉禘禘晉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王制正義載熊氏一說即賈服許之說無所謂其年禘祭也周禮鬯人亦無禘祭明文鄭氏注周禮大宗伯禮記王制皆以三年終禘為魯禮毛詩商頌正義以為鄭箋古者君喪以下亦謂魯禮也周禮疏禮記正義兩引元鳥箋喪三年既畢之下皆誤多禘於其廟四字是以孔疏緣此謂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禘於太廟而言之賈疏緣此引左氏說烝嘗禘於廟之上屨人其年二字皆傳會曲說也陸德明毛詩音義於元鳥箋附載一本禘於太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云前禘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禘是後本毛詩元鳥正義云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禘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其文誤也禮注及志皆無此言案禮注謂禮記王制注志謂鄭氏禘禘志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詩疏駁正最明今俗本毛詩箋仍有禘於其廟四字當刪

坵秋嘗殷周皆有樂

禮記祭義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鄭注於有樂無樂二句無解孔穎達正義曰春夏陽來以神之來故春夏祭之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秋冬之祭無樂然周

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數萬舞有奕下云顧子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者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弦之樂又云烝嘗全無樂其義已具那特性據孔疏此節明知其有樂故引那詩為證而不敢竟破經文故又云烝嘗全無樂此則兩可之論也然禮記祭統明云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說者謂祭統所云為周制祭義所云為殷制不知秋嘗殷周皆有樂那詩為殷制有樂之明證也祭義文明為誤解無疑那特性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三

故春禘而秋嘗孔氏正義引熊氏云此夏殷禮秋嘗無樂而下文云殷人先求諸陽則秋嘗亦有樂者謂殷人春夏祭特有樂秋冬即無也按此節謂殷人以下數語與上文自相矛盾舉春見夏舉秋見冬也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按孔疏此節殊欠明曉有樂無樂亦不能決學者惟尊信那詩則可以無疑義矣說經無上古惟實事求是而已如實不可通當從蓋闕之例不可臆斷

燔柴祭天

瘞蕤祭地

爾雅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積薪燒之祭地曰瘞蕤注既祭埋藏之案燔柴二

事也瘞蕤亦二義也燔柴者說文作焚柴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按燔也柴也二事也大宗伯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是則燔以玉帛柴以牲體鄭眾注實柴實牛柴上是也亦謂之炮祭大祝辨九祭三曰炮祭鄭眾注炮祭燔柴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煇燎祀司中司命飢師兩師皆天神之屬也瘞埋者亦兼牲玉而言詩鳧鷖正義引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蕤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禮運注云埋牲曰瘞李巡舉玉康成舉牲實則瘞蕤之中兼包二義故鄭於司巫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四

者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大宗伯注祭山林曰埋又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

園止祭天燔柴祭天瘞埋祭地古禮也園止方

方止祭地止後世升中之禮也故分別之如此

詩序曰郊祀天地記曰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又曰為高必因止陵為下必因川澤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周禮郊祀二人送逆尸凡樂園鐘為宮冬日至于地上之園止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樂函鐘為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止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

又曰非人為謂之工陳氏禮書云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園
正者南郊之正也工圓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工
陵也祭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正者北郊之正也工方而下
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
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
折則知泰壇之為圓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
祭祀必於自然之工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折所以
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園工之南坎
必設於方工之北矣燔柴以升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
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正其牲角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五

藹栗其牲體全國語曰郊禘其事有全黍其董大羹其器械尊疏布幕
禘杓豆登鼎俎簠簋匏陶之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
范玉甕省牲饗奉玉盥記又曰以其共上帝之案盛其藉蒲
國語曰天子親春郊禘之盛則郊有簠簋可知也越藁秸記曰莞簞之
安藁秸之尚其樂歌黃鐘大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
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
袞冕其摯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元北面王
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言祭祀之禮君南鄉
于北牖下答陰之義惟
此則園工之上王北鄉可知也記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
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設矣郊主日猶王燕
則主膳夫王嫁女則主諸侯古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
尊而郊禮於卑也其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
已上而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更泰則與鄜密上下之四時

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
正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正謂地貴陽
而兆於澤中之圓工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
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
非先王掃地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轡路駢駒龍馬一切
而祭之意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論起一時元始之間
繆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
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
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墜廢殆盡良可悼也金氏鶚
云園工之禮古升中禮也漢時則以為封禪其禮益壞諸儒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六

勿復言焉而其跡則可考而可知也封禪書孔子論述六藝傳
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
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
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
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
近之矣據此知禘即封禪矣周衰禮廢禘說不存所可考者
惟大司樂之三大祭猶可以求其說焉禮器為高必因工陵
為下必因川澤注謂冬至祭天於園工之是故因天事天因
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
鳳皇降龜龍格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注名猶大也升
上也中猶成也

謂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柴禘乎梁父刻石紀號大司樂圜鐘

為官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鼗鼓孤竹之管雲

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工奏之若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

呂為羽靈鼓靈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

於澤中之方工奏之若樂八變則地元皆出可得而禮矣黃

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

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

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昆侖人鬼則主后稷先

秦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禋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七

祭天圜工案此是大司樂掌國子而教之成均之法也凡樂

以營配之春合諸樂秋頒其聲圜工方澤宗廟之三大樂章其始亦合

於冬日至夏日至者也故即以其時行三大祭太平御覽引樂動聲儀曰

作樂制禮時五音始於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可證地上之圜工澤中之方工及宗

廟之中此特言其降神之樂章耳其合樂而祭之諸禮經無

明文據一變以至九變諸物畢致此即升中於天記所謂鳳

皇降龜龍格也大司樂所掌是教國子之法故其文不入於

大宗伯圜工之祭於諸經無考然自古帝王易姓受命升中

於天必於名山大川刻石紀功此封禪之所由來也周自文

武受命以有天下未遑制禮至周公攝政七年之後天下太

平制禮作樂推所自出以配於天此圜工之祭始見周官盛

周之時惟成王行之而已封禪書言七十二家莫不封禪其

所紀者皆古聖王有甚盛德周德之洽是在成王此所以成

王之封禪則近之矣而其禮則為之禘虞夏商周莫不備焉

鄭氏以三大祭皆為之禘圜工之禘是一王受命更始之禮

也故告功於名山以配天也宗廟之禘是一王喪畢告終之

禮也故告功於宗廟以合乎祖也推三大祭之禮亦當一時

連類而舉之也古者巡狩方嶽皆歸格於藝祖推其所由禘

禮既以所自出之祖以配於天而還即以合羣廟之祖於廟

此所以大司樂合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八變而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八

地元皆出可得而禮矣九變則人鬼皆降可得而禮矣九變

即為簫韶之九成夫必連類而祭者故其合樂以至九變也

鄭氏言禘者大祭天人共之見長發疏此可見圜工方澤宗廟三

大祭實天人共之為一禘禮而已矣周衰禮廢禘說不存諸

經之所言者禘祫皆為魯禮其時圜工方澤之禮皆亡惟存

終王之禘以行於宗廟惟大傳及喪服小記歸然尚存以禘

為配天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空祫

及其高祖注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之所由生謂禘祫祭之於壇壇鄭志趙商

問喪服小記故大傳比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十八帝以嚳配之長發疏案商所據是當時

諸儒注與鄭注異嚳為祖所自出稷為郊之祭天以其祖配

者也公羊宣二年傳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注

謂后稷周之始祖配配食也王者嚳所配者為昊天上帝稷

所配者為感生帝禮自截然自古帝王既以所自出之祖升

中於名山而謂之禘更以感生之祖配之於郊皆為大祭周

衰禮廢禘說不存惟有終王之禘行於宗廟於是禘祫紛紛

而配天之說棄之蔑如諸儒惟見南郊之祭尙在配天因以

郊為大祭此大傳及喪服小記長發大禘鄭諸言禘者鄭皆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九

謂之郊正以園北方澤宗廟三大祭缺而不行而惟終王之

祭絕無配天於是郊之祭天為大祭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

宗禹周人帝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禘郊祖宗謂祭

謂祭昊天於園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

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

宜郊契郊祭一帝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

殺案園正之名惟見周官於諸經無有也然禘之禮則四代

盛王皆所不廢禘則升中於名山郊於南郊祖宗於明堂自

近而推之於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虞夏推至黃帝殷

周推至帝嚳一王之興刻石紀號必推原於受姓之始其有

功德於民而又必及身而王者始可以升中於天以之配天

此虞夏之所以出於黃帝而禘黃帝殷周之所以出於帝嚳

而禘帝嚳自黃帝帝嚳而上無可追矣無可追而追之斯則

仁至義盡乃天理人情之極也園正之所以為升中之禮者

幸有禮器注猶存其梗概儒者生千載之後至并園正方澤

杳冥不知其所在不亦難乎又考白虎通封禪王者易姓而

起必升封太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

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

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山基廣厚也案班氏之說蓋本之因天

事天因地事地之文也後漢書祭祀志自上皇來封泰山將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十

祭至周七十二代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易姓

則改封著一代之始則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修封以祭

而已案古人升中於名山未嘗必在泰山也封禪書所言七

十二代封禪者皆在泰山周公攝政改營洛邑園正方澤當

為畿內之山封禪書言成王封禪則近之矣然則三大祭亦

惟成王行之而已繼世之王德有不及蓋不復行是以夫子

亦不知其說漢文躬行復古使諸生采尙書王制周官以行

封禪於是漢初諸儒並以園正之祭為封禪之儀其跡顯然

史遷封禪書並采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日至祭地祇之文尤可證鄭氏禮注於大司樂文

無言封禪者而獨言大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昆侖又注禮

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地謂神在昆侖者也則此數言灼然出於封禪書者

可無疑矣封禪書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

齊人公孫卿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

之紀其後令祠官具太一祠壇五帝壇居其下大宗伯疏引文耀鉤云中

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太一是天皇大帝之號也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濟南人公玉帶

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

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

帝焉上於是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

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案諸所言神在北極神在昆侖者

是出於漢之封禪家言原非禮經所有鄭氏亦明知園工方

澤宗廟三大祭推合於封禪於禮經亦不甚合是以言不盡

意而後人因天帝之說歸咎讖緯不知鄭氏生當漢季園工

祀典已杳冥莫知其原不得已據北辰昆侖之祀以漢代之

所行祀典以推合於周禮意甚深也周禮一書鄭氏所言漢

儀以推合周禮者皆此意也後漢因秦皇漢武之惑而不敢

言封禪而不知一王易姓受命所以必於名山大川以告功

於天而推其所自出以配天實爲仁至義盡天人之極則也

是以鳳皇降龜龍格豈有無其應而用其事者哉合大司樂

禮器之注以觀之則園工之爲封禪之說其跡顯然王肅之

徒以爲郊卽園工於是天地分祭之說執不可破而不知園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北方澤宗廟三大祭之爲一禮也其樂合者其禮無不合也一禮者何也曰禘而已矣

增祭天有七說

六天五帝後人率疑鄭康成援據緯書爲不經之論然周禮

言五帝屢矣帝既有五則天神有六矣知天神有六則知祭

天有七矣顧南郊周禮無明文而王肅合郊工爲一祭遂不

能無疑於鄭學今止據周禮經文爲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

既云以蒼璧禮天其下卽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地

官牧人乃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而春官典瑞又云四圭有

邸以祀天夫禮天祀天一也而圭璧與牲何以歧而二之耶

則必如鄭所云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祀天

夏正郊天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爲哲也由是言之以

禮祀祀昊天上帝卽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園工其以祀

天神則祭天南郊以夏正月也其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以

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注謂蒼精之帝

赤精之帝白精之帝黑精之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黃

帝亦於南郊此各以四立之日及季夏土王祭之者也然則

祭天有七園工南郊居其二五時迎氣居其五其總饗五帝

則在明堂不在郊其雩祭郊禘在郊則祈禱非正祭而太平

御覽五百二十九引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禘亦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十二

祭天也蓋出於五經異義許慎謹案與周禮鄭說不同而孔穎達曲禮疏併數零祭大饗為祭天有九邵武人偽孫奭又少變其說乃舉一切告祭祈禱附合一歲九祭天之數益非鄭義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三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臣林昌彝學

九拜之儀

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按九拜之目自杜子春鄭大夫二鄭司農而後賈公彥孔穎達陳祥道顧炎武方以智閻若璩毛奇齡惠氏棟江氏永方氏苞秦蕙田姚氏鼐段玉裁諸家各有論說而皆未能盡協惟凌廷堪說最後出核矣而亦不無小疎陳氏壽祺曰周禮大祝上文辨六號辨九祭與此辨九拜相連類敘而總之曰以享右祭祀則此九拜皆主祭而言賈疏謂九拜不專為祭祀祀事重故舉而言之是也諸家說所以未能盡協者以其多與祭祀之拜無涉也杜子春謂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案此引漢制以况周禮恐古無是儀經傳未有及之者也鄭大夫讀動為董謂振董以兩手相繫也兩手相繫近於古之拊舞非拜先鄭以褒拜今時持節拜亦於古無徵後鄭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引書曰王動色變此古文太誓之詞然無涉於拜也陳祥道言頓首頓於手而已空首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皆非也顧炎武引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此書晉人贗作顧援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一

以證經陋矣。閻若璩以褒拜爲今之兩揖再拜稽首頭一至地以論語所謂拜止是揖所謂揖皆今之拱手卽周官之肅拜以孟子之稽首再拜而不受爲用凶拜其舛謬最甚。惠氏棟謂稽首頓首皆頭至手而不至地以拜手爲手在地首在手以空首猶稽首降拜降拜故謂之空以振動爲舞蹈皆誤。江氏永以頓首不常用惟有急求人乃用之亦俗解禮豈爲急求於人而設乎。方氏苞以振動如聘禮賓入門公再拜賓辟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其時必振動以示不敢答拜而震懾不甯更甚於答拜。秦蕙田五禮通考以吉拜凶拜爲稽首之差異皆臆說也。段氏玉裁以頓首與稽首爲一謂頓首未有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二

不用於凶者則太創而駭人又以振動爲不必拜手而拜手者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有不必頓首而頓首者皆謂之振動以凶拜卽拜稽顙之先後與其自言頓首重複以單言拜爲空首亦不確。段所引文三年魯公降拜襄四年穆叔三拜昭九年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昭十六年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此皆因事而拜自降拜外率亦常事不足爲振動也。又引稽首十四事雖併非常之舉然未有戰栗非常之容也。又以宿尸之再拜稽首爲振動失之。竊嘗習聞師說援據禮經條列於左案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爲一類拜之常者也。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爲一類拜之變者也。奇拜肅拜褒拜三者

爲一類拜之權乎輕重者也。一曰稽首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說文拜首至地也。從手拜音忽。拜楊雄說拜從兩手下葬古文拜誦下首也。段氏玉裁說文注經改下首爲誦首非也夏古文誦首如

此賈疏云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又云稽首臣拜君法今謹按稽首凡拜神拜尸皆然。鄭注以此屬褒拜不屬之稽首。未精。陳氏壽祺云少牢饋食曰祝酌奠主人西向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主人又再拜稽首特牲饋食曰祝洗奠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左主人再拜稽首此拜神也。少牢饋食曰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受黍特牲饋食曰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舉肝舉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三

奠左執觶再拜稽首此拜尸卽拜神也。士虞禮曰祝奠饌於綱南主人再拜稽首又曰祭於苴主人再拜稽首此亦拜神也。惟以神事尸故皆再拜稽首也。二曰頓首鄭注云頓首拜頭叩地也。說文頓下首也。陳氏壽祺云左氏僖五年傳孔疏云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禮記檀弓疏引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拜也。說文及鄭周禮注解頓首疑與稽首無別。禮記疏引鄭注多不停留也。四字較明。左傳疏言頭不至地尤確。賈疏謂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卽舉非也。賈疏又引哀十七年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知武子曰天子枉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諸侯相於大夫之臣及凡相敵者皆當從頓首者文不具也案九拜惟稽首見經頓首吉拜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並一拜再拜無九頓首者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凌說是也三曰空首鄭注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賈疏云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檀弓疏云其敵者既用頓首故知不敵者用空首陳氏壽祺云凡拜皆以手爲容頭至手故謂之拜手臣於君拜手則必稽首如尙書太甲中疏云君於臣可空首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太誓太子發於周公拜手稽首雜誥成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四

考少牢饋食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於席上坐受案拜有降席有不降席有司徹云尸降筵北面於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此降筵者也又云主婦獻尸尸拜於筵上受此不降筵者也降筵拜當頓首若拜於筵上則空首鄭氏解祝拜於席上以爲室中迫狹然司宮設對席四人羹養答主人拜皆反取舉注云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者西面拜在西者南面拜則室中之拜有去席者矣祝之拜於席上豈爲室中迫狹故哉有司徹之尸拜於筵上是堂中之拜有不去席者豈可以堂中迫狹言之然則席上之拜必異於去席之拜明矣知拜於席上爲空首者筵席之前有內羞有席羞以及豆籩則席上迫狹故其拜但引首至手而不頓首也又案尸在室中皆拜於筵上而但空首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此亦拜於筵上空首之拜也又若主人酌尸尸之拜受尸酌主人尸之答主人拜尸命祝嘏尸之答主人拜及主婦獻尸尸之拜受答拜賓長獻尸尸之拜受答拜既無降筵之文又無興坐之語自安尸尸遂坐至利成而後尸謾則尸所謂拜者皆爲拜於筵上空首之拜也經獨於祝言拜於席上者以別簪之去席拜也由主人獻祝推之則主婦獻祝賓長獻祝祝拜坐受爵亦皆拜於席上用空首可知矣又案有司徹主婦酌致於主人主人筵上拜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五

受爵此主人空首之拜也三獻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注云賓拜於東楹東以主人拜受於席就之是亦主人空首之拜也若上賓獻尸獻侑尸侑皆已就筵則尸侑受爵奠爵卒爵之拜並於筵上空首又若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借非筵上之拜異於降筵則尸此時固將酬主人於阼階上何用特升筵答三獻之拜耶拜於筵上之必爲空首也益昭然矣蓋祭以神事尸尸尊故拜皆空首祝以詔尸獻祝之時亦尊祝也故祝亦拜於席上儻尸之時尸尊稍降故與主人則降筵爲禮而於主婦上賓亦但空首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六

而已侑以輔尸亦尊故於主婦上賓亦但空首而已主人於主婦賓長有時空首者亦尊故也賈氏疏謂君答臣拜爲空首然矣以上陳氏壽祺說四曰振動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陳氏壽祺云此卽拜稽顙成踊也禮記檀弓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問喪曰稽顙觸地無容凡喪之祭有踊無拜蓋以踊爲拜也或踊而拜或拜而踊或拜而稽顙非振動而何士虞禮曰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又曰獻畢未徹乃餞賓出主人送拜稽顙又曰乃奠丈夫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旣夕曰席升設於柩西奠設如初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卽位踊又曰乃奠如初主人

要節而踊此喪事之祭也踊也拜稽顙也皆振慟之狀也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與鄭注小異段氏云其言淺深之度詞略異而意實同也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惠氏云皆喪拜也喪有吉凶拜亦如之有兩說一小功以下爲吉大功以上爲凶其拜也以吉凶分左右鄭注禮記奔喪引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尙左手注云尙左手吉拜也吉喪故吉拜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尙右則大功以上皆凶拜矣奔喪禮曰聞遠兄弟之喪旣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手注云小功總麻不稅者雖不服猶袒免則小功以下皆吉拜也一齊衰不杖以下爲吉齊衰以上爲凶其拜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七

皆稽顙以吉凶分先後雜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注云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鄭注周禮曰拜而後稽顙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注檀弓曰稽顙而後拜此周之喪拜也凌氏曰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與鄭以爲殷之喪拜似與經未合也段氏云鄭言殷喪禮周喪禮未知所據檀弓記晉文公事云稽顙而不拜國語云拜而不稽首是檀弓未可爲先稽顙後拜之證竊意拜後稽顙自是周禮孔子曰稽顙而後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則謂稽顙後拜

為殷禮似近之陳氏壽祺云吉拜凶拜施於喪事之祭則士
虞主人及祝拜妥尸亦吉拜也主人酌尸尸拜主人北面答
拜亦凶拜也鄭注云主人北面以酌酢變吉也下疏云吉祭
時主人西面故上注云北面以酌酢變吉也是也七曰奇拜
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段氏云凡禮經言拜不言再拜者
皆謂一拜也凌氏云奇拜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所謂一拜
者即頓首之奇拜燕大射所謂公答一拜者即空首之奇拜
也陳氏壽祺云少牢饋食曰主人西面三拜饗者饗者奠爵
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鄭注云答一拜
略也疏云四饗皆拜主人總答一拜故云略也有司徹曰主
人拜眾賓於門東三拜眾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鄭注云眾
賓一拜賤也此皆祀事之奇拜也或曰奇特也士喪禮曰大
夫特拜士旅之又曰凡異爵者拜諸其位也喪大記曰夫人
特拜命婦汎拜眾賓於堂上是故謂之奇拜也八曰褒拜鄭
大夫云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案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
鄭注云報讀為褒是褒報古通凌氏云凡再拜謂之褒拜段
氏云褒大也有所多大也褒拜謂再拜以上也凡禮經言三
拜反左傳或言三拜或言三拜稽首皆是也以上段氏說或曰褒
進也進而有加也鄭注云褒拜拜神與尸也攷少牢饋食曰
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此所謂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八

俠拜也鄭注云主人受酢酒俠爵拜爵彌尊尸也此有加進
之義故謂之褒拜也陳氏壽祺云奇拜者拜而無答拜也少
牢饋食曰宿尸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又曰
尸不飯告飽主人不言拜侑又曰尸出主人送於廟門之外
拜尸不顧凡送賓皆不顧又曰尸醋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
奠爵又拜此皆主人拜而尸不答拜所謂奇拜也又凡君於
士不答拜聘使君若迎拜不敢答拜喪君不答拜為人使不
答拜見曲禮經注及聘禮送賓門外不答拜亦奇拜也褒拜者答拜而
有侑有畧也少牢饋食曰養者皆拜主人答一拜又主人拜
眾賓於門東三拜眾賓皆答一拜所謂畧也特牲饋食曰眾
賓升拜受爵主人侑答拜焉所謂侑也然則奇拜褒拜以不
答拜與答拜別不專以一拜再拜三拜別也九曰肅拜先鄭
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
敢肅從者賈疏云肅拜最輕惟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
拜為正陳氏壽祺云說文擡舉首下手也首字本亦誤作手左傳疏成十六年
據文引字釋林改之鄉飲酒禮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
門左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疏云厭或作擡
古字義通段氏以為傳所謂肅者今人長揖也卻至之肅與
禮之肅拜有跪不跪之殊肅拜者跪而舉頭下手也揖者立
而舉頭推手也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之人揖也司農稱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九

左傳證周禮失之以上段然禮婦人之拜皆與男子之拜皆

坐特牲少牢有司徹丈夫之拜皆坐而奠爵然後拜士昏禮

姑婦皆與拜特牲饋食禮主婦自醋左執爵拜有司徹主婦

授尸酢立卒爵執爵拜注云執爵拜變於男子也是婦人肅

拜皆不跪也男子肅拜亦如之宋王貽孫謂婦人不跪始於

武后固誤見因學段氏謂肅拜有跪亦非也少儀曰婦人雖

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鄭注

云肅拜拜不抵頭也章昭注晉語肅拜下手至地也是肅拜

之法也士昏禮曰婦拜扱地是婦人手拜之法也九拜專主

祭祀而該上下包吉凶兼男女是大祝所以辨也今謹按九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十

拜之儀諸家聚訟久矣今折衷師說庶可窺聖人制禮之原

矣陳氏壽祺云經傳中又有拜之異者穆天子傳許男降再

空首此宜稽首而曰空首恐穆傳偽書不足據也按穆天

拜傳以稽首為空首此禮之變者也不可以為典要若穆天

子傳實非偽書似不得執許男降拜一事目之為偽也禮弓

公重耳稽顙而不拜以不為後者禮拜賓必喪主不為後

則不為喪主也左氏昭三十五年季孫意如稽顙於叔孫昭

子此亦稽顙而不拜以逐君自表其哀戚也昭八年陳無宇

稽顙於樂施以偽助樂氏故自取也吳語諸稽郢行成於吳

曰顙頤於邊以有求於大國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子家驪再

拜頤於齊侯以失國故自表其哀戚如有重喪也此即稽顙

之拜也何休曰頤首猶今叩頭鄭注

云周禮以頤首為頭叩地似未審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南海余文焯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三

臣 林昌彝學

九祭之儀

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日

振祭六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燎祭九曰共祭注杜子春云

命祭祭有所主命也振祭振讀為慎禮家讀振為振旅之振

擣祭擣讀謂虞芮之芮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

無所主命周祭四面為坐也炮祭燔柴也爾雅曰祭天曰燔

柴擣祭以肝肺菹擣鹽醢中以祭也燎祭以手從肺本循之

至於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三 一

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擣肝

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

擣於醢祭於豆間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曰右取

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燎右絕末以祭少牢曰取肝擣于鹽振

祭少謂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

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字當為延按惠士奇禮說辨

古文亦通是也其謂康成讀衍為延得之而云聲之誤也失

之按惠說大誤鄭注大祝明云衍字當為延炮字當為包聲

之誤也惠氏誤讀注文以鄭注讀衍為延為聲之誤不知鄭

注謂聲之誤乃釋下句炮字當為包聲之誤與此句無涉惠

氏率意駁之非也恐學者惟見惠氏炮字當為包聲之誤也

禮說未讀鄭注原文故增辨於此

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

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是也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曰般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擣祭本同不食者擣則祭之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畧者絕則祭之共猶授也主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緘執授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大祝九祭後鄭破杜子春及先鄭之說以爲皆飲食之祭善矣惜其猶雜徵傳記未能悉依禮經也爰取舊注之善者從之餘則以經爲主下以己意俟後之學者擇焉一日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即按祭土虞作墮祭綴特牲作按祭注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按讀同耳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三

禮尸入祝命按祭尸執觶右取菹亦作擣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祭劔嘗之告旨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祭豆在祝命之前與特牲小異餘大率同也特牲不云命佐食者文不具也少牢饋食禮尸入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此說非也按士虞祝拜安尸此西面拜也與少牢同拜畢就南面位命墮祭特牲命按祭亦南面則少牢墮祭亦當命之士虞特牲云命祭少牢云南面互見也大夫威儀多不宜殺於士矣此祭在尸未飯時悉備諸祭蓋祭食之最重者故以爲首二曰衍祭謂祭酒也詩小雅伐木釃酒有衍遵豆有踐毛傳衍美貌又

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升酌醕尸注醕猶衍也是知衍祭爲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獻酒皆祭雖獻工獻笙獻獲者獻釋獲者獻祝獻佐食之屬無不祭者酢酒酬酒以及舉解脰爵爲旅酬無算爵始之酒亦必祭唯至旅酬無算爵乃不祭耳凡祭酒皆左手執爵于豆間祭之又祭醴亦啐之祭劔亦嘗之而告旨則祭醴祭劔當附於衍祭也三日炮祭謂祭豆籩也鄭康成曰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包猶兼也按籩實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擣祭或振祭籩實爲棗脩豆實爲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菹亦作擣於醢祭於豆間此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三

祭豆也又取籩實兼祭於豆祭此祭籩也豆籩同祭故謂之兼祭不償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左執爵取棗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亦兼祭也他如特牲主人獻尸有司徹主人獻脰受尸酢主婦獻尸獻脰致爵於主人不償尸之禮主婦獻祝致爵於主人賓致爵於主婦皆豆籩同祭經或云兼祭或云同祭其實皆兼祭也後鄭所舉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則主人獻尸之禮也四曰周祭鄭康成曰周猶徧也曲禮曰般之序徧祭之按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以辯即徧字擣於醢上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辯又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於左手辯

又取稷辯反於右手與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簋有六故云辯又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與受坐祭此祭肺也食禮用牛羊豕故云辯又云扱上劔以柶辯擣之上劔之間祭此祭劔也劔有六故云辯又賓祭加饌贊者北面而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此祭庶羞十六豆故云辯皆周祭也至於少牢墮祭尸取韭菹辯擣於三豆祭於豆間則又命祭中之周祭矣五日振祭六曰擣祭皆謂祭薦俎也鄭康成曰振祭擣祭本同不食者擣則祭之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按士虞特牲尸八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幣土虞舉肩皆振祭擣之少牢尸八十一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三

四

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幣牢肩尸亦振祭擣之前此上佐食舉牢肺正脊以授尸當亦振祭擣之經不云者文不具也此皆祭俎不擣而即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擣於俎鹽振祭擣之此則擣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擣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臠祭半臠橫於上臠長尺有蓋祭者左執爵又取祭脯擣於醢而祭於豆間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擣者省文也若籩實是稷脩之屬不可擣則必取菹擣於醢兼取籩實祭之又為兼祭矣賈疏引特牲少牢扱祭以明不食則振非注意也少牢主人獻祝祝取菹擣於醢祭於豆則命祭中之擣祭公食大夫七日絕祭八日繚祭皆謂

祭肺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也鄭康成曰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畧者絕則祭之按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爵於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償尸之禮主婦致爵於主人賓致爵於主婦經皆云與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繚祭也唯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木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尙左手擣之與加於俎注以弗繚為繚祭鄭司農亦引此以為繚祭之證疏云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故云絕祭但繚必兼絕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三

五

云繚兼言絕也又云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臣在君前故不為繚祭然則有司徹大夫禮非在君前何以亦不繚祭也張爾岐曰弗繚者直絕末以祭不必繚也大夫以上乃繚士則否經文言弗繚以賓固士也說與鄭賈異如張氏所言則禮經無繚祭矣九曰共祭鄭康成曰共猶授也謂授祭也按燕禮主人獻公膳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隨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償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栗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

也皆爲共祭也有司徹主婦致爵於主人其祭糗脩祭餼祭酒皆如尸禮張忠甫疑其字是共字之誤非也前尸祭籩是兼祭若祭餼祭酒則不授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餼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爲九祭之終焉若夫命祭杜子春以爲祭有所主命鄭康成又以爲玉藻之君命衍祭鄭司農以爲祭殤鄭康成又以爲曲禮之延客祭炮祭鄭司農以爲燔柴祭天周祭鄭司農以爲四面爲坐賈公彥解以爲祭百神皆與禮經不合則不暇悉爲之辨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三

六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四

臣林昌彝學

祀明堂

我將詩序曰祀文王於明堂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將饗是月也大饗帝偏祭曲禮曰大饗不問卜祭五帝於明堂牲曰郊血莫適下也郊特大饗腥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陳氏禮書云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四

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况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

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廟為質故郊掃地蕞結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亦有升煙也

祀大神元地元土元

詩序曰郊祀天地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戒誓祀大神元亦如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注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帥執事而卜曰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元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元乃奏大簇歌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四

二

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凡六樂五變而致介物

及土元原隰平地之神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變則地元皆出可得而禮矣地元主崑崙大祝辨六號三曰元號若云后土地元凡以神仕者

以夏日至致地元物彪玉人兩圭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賈公彥曰黃琮禮崑崙之元以夏至兩圭祀神州之元宜以七月

月河圖括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孝經緯云祭地元於北郊陳氏祥道云周禮或言大元或言地元或言土元

蓋大元則地之大者地元則凡地之元與焉土元則五土之元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

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

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元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變地元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元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為宮求之之樂也太簇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王之黃琮兩圭牲幣之黃

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康成謂夏至於方土之上祭崑崙之元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元此惑於識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元物彪致天神而人鬼與之者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彪宜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四

三

矣鄭氏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彪於壇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無據

社后土

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孔曰后土社也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

告后土后土土神也黎所食也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月

令中央其神后土后土顓氏之子黎兼為土官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

土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陳氏禮書云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秋季大饗帝

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曰至於地上之園正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曰至於澤中之方正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饗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可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元為后土矣然周禮有大元有地元有土元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元也

旅祭

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瓊案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國止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儀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祀焉禮不如祀之備上帝五帝也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四

四

奉之既瞭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旅非當祭乃笙師大喪廢其樂器大旅則陳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書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論語曰旅於泰山爾雅曰旅陳也陳氏禮書云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臣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瓊設案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職金旅上帝則用金版旅諸侯亦如之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既瞭之廢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四

五

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廢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古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種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廢樂器為明器以皇邸為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園正其義或然

類祭

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禴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

司命於南郊北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注禱而

兩師於北郊禮輕類者依其正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日類二日造

禮而為之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誼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

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也造者即而祭

之也陳祥道云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

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大師或以大裁造則

或於上帝或於宗廟凡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

已故大祝六祈有類告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為

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

之是類是禡為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

宗廟非大裁則無類祭上帝非巡狩之所至則無造祭書言

至于岱宗柴詩言巡狩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巡狩

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亦

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禡於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

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雒位成之後用牲於郊牛二此蓋類

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

告於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

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

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

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四 六

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
帝蓋南郊乎謹案說文禴以事類祭天神許氏五經異義曰
今尚書夏侯歐陽說禴祭天名也以禴祭天者以事類祭之
以事類祭之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
時祭天謂之禴言以事類告也肆禴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
祭也許君謹案周禮郊天無言禴者知禴非常祭從古尚書
說段玉裁云郊天不言禴而肆師類造上帝王制天子將出
類于上帝皆主軍旅凡經傳言禴者皆謂因事為兆依郊社
而為之說文亦從古尚書說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四 七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四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臣林昌彝學

釋祭

爾雅釋又祭也

祭之明日曰釋春秋經曰商曰彤書曰高宗彤日

夏曰復肸

未見義

案肸之名四代所同釋則三代異名釋者

方言云長也白虎通封禪篇云釋釋者無窮之意也是釋取

尋釋不絕故曰又祭詩絲衣序釋賓尸也鄭箋釋又祭也天

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知釋以

明日者春秋宣八年經云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壬

午猶釋然則辛巳壬午正得二日故公羊傳釋者何祭之明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一

日也詩正義引李巡曰釋明日復祭曰又祭左傳正義引孫

炎云祭之明日尋釋復祭也何休注禮釋祭昨日事但不灌

地降神爾禮器云為祊乎外鄭注祊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

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有司徹注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

而釋是皆釋之禮與其地也釋文釋或作禘字書為禘釋二

字並俗作知周曰釋者絲衣言釋列於周頌春秋書釋猶兼

周禮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內孔子曰失之矣蓋亦譏時人

也彤者融之假音也書云高宗彤日絲衣箋商謂之彤釋文

彤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言融與釋俱訓長是融釋義同

詩正義引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公羊注彤者彤彤

不絕是皆以彤為融故左氏隱元年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

乎賦作彤彤李善注融與彤古字通也林氏喬蔭云秋嘗冬

烝本日行朝獻饋獻二禮倣於生人之有饗食而燕禮則於

明日繼行之祭義曰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

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蓋祖考世近而情親故烝嘗之事既

致其愛存懇著之實復於祭之後申旦不寐繼以無已之

思二人鄭注謂父母又謂容侑尸以儀禮賓尸別立一人為

侑以助尸故疑尸侑為二人林氏謂二人即指祖考以烝嘗

之明日明發不寐而懷其祖考故即行釋祭以致其情釋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二

所由起也爾雅云釋又祭也周曰釋殷曰彤夏曰復肸釋與

彤皆繼續不絕之意肸者祭肉言復陳昨日之祭肉而燕尸

也詩序云絲衣釋賓尸也釋與賓尸並言釋者其名賓尸其

事也詩稱自堂徂基是其禮行之於廟堂之上蓋朝獻時尸

在堂饋獻時尸在室至此復延尸於堂而以賓禮事之故儀

禮賓尸先埽堂而筵於尸西南面後時變制乃不於堂而於

庫門之內故孔子歎其失也林說精矣先儒不知此禮專屬

於秋嘗冬烝以為凡祭皆釋則既於祭日行燕尸之禮為旅

酬無算爵之事明日又燕何以不嫌其黷數且又何以禮文

別立不償尸之條因而強分償尸為上大夫之禮不償尸為

下大夫之禮究於經典無據其爲臆說明矣至郊特牲所云
釋之於庫門內與祔之於東方並是失禮之事故並言之實
是兩事一在祭日之初一在祭之明日乃注疏諸說誤據家
語以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遂謂釋祭之禮行於廟門外西
室之堂卽所謂門堂者舍儀禮毛詩之正文以曲徇家語之
僞說豈足信乎又以釋與賓尸分爲兩事謂先事釋祭之事
而後享尸引詩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兕觥其缺旨
酒思柔是接尸也祭神禮簡祭尸禮大不知自堂徂基者言
其位自羊徂牛者言其牲兕觥旨酒言其禮孔疏云釋祭之
禮主爲賓事此尸是也豈先釋祭而後賓尸之謂哉苟必分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三

爲兩事則儀禮何以止見賓尸而不見有釋祭耶如謂天子
諸侯而外止有賓尸而無釋祭則國語載公文文伯之母祭
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燕宗不具不釋釋不盡飭則
退是大夫之家明有釋禮而經卽是賓尸固無疑矣釋祭卽
是賓尸則其行禮之節次當與少牢下篇所載畧同但尸在
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
入廟則全於臣全於子是天子諸侯無出門迎尸之事惟使
祝延而已非若士卑所使爲尸者不必皆其臣屬主人得出
迎之也賓尸所以娛尸傲於生人之燕則其行禮之節次亦
當與燕禮畧同但燕禮君尊而賓卑故使宰夫爲獻主釋祭

燕尸在廟門之內則尸全乎君而君全乎臣全乎子故主人
卽君自爲之此其所以異也尸既入而主人拜至授几舉鼎
設俎薦豆邊酌獻皆如少牢儀至上賓獻尸尸爵止欲其惠
於助祭之人於是主人酬尸尸復奠於薦左主人乃獻長賓
獻眾賓而自酢復酬賓賓奠薦左乃獻兄弟於阼階獻內賓
於房中獻私人於阼階上獻之事於是乎徧神之惠亦於是
乎均尸乃舉前上賓所獻之爵是爲作三獻之爵而在天子
諸侯則祭統所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
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者卽當此徧獻
之節蓋天子諸侯備官以祭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若士禮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四

之省殺則當釋祭三獻之外同姓之卿大夫士與異姓之卿
大夫士皆當有加爵以助君樂尸而尸於三獻爵止之時則
意欲主祭者之共飲以爲樂是以體尸之意而主婦致爵主
人主人致爵於主婦尸乃舉三獻之爵主人復爲酬爵勸尸
而尸復奠而不舉意欲惠之均於助祭之人而同異姓之卿
大夫士與於助祭者則又體主人樂尸之意各爲加爵於尸
以比於侑食勸飽之義且以各申其敬愛之情是以尸飲五
者尸飲三獻之外又飲同姓之卿加爵一異姓之卿加爵一
也主人體尸欲均惠之意卽以此時獻卿焉尸又飲同姓之
大夫加爵一異姓之大夫加爵一是爲七飲主人卽以是時

獻大夫至同姓之士加爵與異姓之士加爵各一尸皆飲之是爲尸飲之九則主人以是時獻士及羣有司凡以使神惠之均於在庭而令其尸之娛樂之且禮無獻而不酢者卿大夫士加爵於尸尸尊不酢主人獻之亦所以代尸之酢其必以尸之飲五飲七飲九爲節者亦做諸燕禮之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之義也此因加爵不同於正獻故以尸飲之五七九爲詞而不言五獻七獻九獻先儒誤以獻數釋之毋論正祭止有五獻七獻并無九獻之節而二禩尸既不飲亦不得以長賓長兄弟之加爵足九飲之數不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五

知士禮省殺加爵止有二人天子諸侯百官皆備則所加之爵必徧及於卿大夫士且惟燕尸主於盡觀故尸之飲由五而七而九不厭其多若正祭則禮成於三而畢是朝獻饋獻均屬正祭之獻數亦未可通於燕尸而並數之也

祭日繫 繫祈通

明日繫

爾雅開謂之門 詩曰祝祭於祈 案門廟門也開說文作繫或作祈云

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詩楚茨傳祈門內也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然則祈在門內禮器云爲祈乎外蓋以門內對廟中爲外耳鄭以

祈爲釋祭郊特牲注遂謂祈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此二注似皆失之祈與釋本二祭祈又不在廟門外也左氏襄廿四年正義引李巡曰祈故廟門名也孫炎曰祝祭於祈謂廟門也按郊特牲索祭祝於祈注云廟門曰祈正義以爲釋宮文禮器正義亦引釋宮廟門謂之祈郊特牲祈之於東方正義又引釋宮云門謂之祈脫廟字參以李孫二注並以廟門釋祈疑爾雅古本當作廟門謂之祈賴有注疏可證唯左傳正義引爾雅與今本同或後人據今本改耳

祠

禱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六

嘗

蒸

爾雅春祭曰祠 祠之言食 夏祭曰禱 新菜 秋祭曰嘗 嘗新穀 冬祭曰

蒸 進品物也 案祠蒸嘗禱祭也已見釋詁此以爲四時祭名也禮

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禱夏日禘秋曰嘗冬曰蒸

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禱夏日禘以禘爲殷

祭詩禴祠烝嘗於公先王大宗伯以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享

先王然則四時祭名蓋周公定也說文云春祭曰祠品物少

多文詞也禱夏祭也王制正義引皇氏云禱薄也春物未成

其祭品鮮薄也春秋繁露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禱者以

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云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祠貴所初約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眾也此皆釋其名與其義也詩正義引孫炎云祠之言食音賜祠新菜可謂嘗嘗新穀蒸進品物也郭注俱本孫炎

五帝六天之辨

鄭氏注禮所釋天帝名目最爲淆雜夫諸經所言但曰天也帝也上帝也五帝也昊天上帝也而鄭氏則別之爲天皇大帝皇天上帝五德帝當方帝感生帝諸名又據緯書以實之皇天曰北辰耀魄寶上帝曰太微五帝其五帝之目則蒼曰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七

靈威仰赤曰赤熛怒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黃曰含樞紐於是王者祀天之典無非爲祀星辰此固不待辨而共知其謬矣然原其所以致謬之故則以周穆只著圓土之禮月令復有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夏雩帝秋饗帝之文故分天帝爲二別南郊與圓土而異之不知孟春之祀月令明言祈穀與夏之雩早秋之報饗同一類曷嘗曰祭其感生且凡祭祀之壇未有不在郊者圓土之在南郊周禮雖未明言而固可以意知也惟是周有二郊之處毋論諸儒攻鄭氏者均未之及卽鄭氏自分郊土爲二亦不能證其所在遂成千古聚訟之端案尙書召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

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逸書作洛篇亦云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土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則東都固別有郊壇與西京爲二而明堂卽在東都月令爲王居明堂之禮則所有祈穀雩早報饗諸祭皆在東都之郊而周禮所言冬至圓土之祀乃在西京地既不同禮亦有異然所祀皆天所配皆后稷也獨是西京圓土之外有方澤是爲大社而大社之外又有王社與稷相對爲土穀者東都則郊外止有一社召誥所謂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者月令謂之公社但有社神而無稷神故牛羊豕皆一而地元之祭合於天神故郊之牛二且詩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八

地蓋亦東都合祭天地之樂故終篇言天而不及地也其所以天地得合祭之故則以西京正祭既分圓土方澤於二至祀之東都六歲一至因事而祭殺於正禮矣自王莽詔事母后創爲同牢合食之言反以東都之殺禮爲正禮元祐之議蘇軾亦力持是說詆分祀之非後之辨者又必謂周之祭天地有分無合郊與土不得爲二皆非確論也鄭氏六天之說諸儒闢之是矣然諸儒謂天卽帝帝卽天實只一者其義亦復未安以經文攷之司服云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又云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固異於昊天上帝矣掌次云大旅上帝張瓊案設皇邸又云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五帝又異於

上帝矣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旅上帝則上帝又異於天矣蓋天者統體之名而以五行之氣化生萬物乃其功用既有功用則必有主宰之者故謂之帝冬至之祭所以大報本反始爲大祭亦爲正祭故特異其文曰昊天上帝以爲但稱昊天則疑其虛渺而不得夫以父事天之實但稱上帝則表其功德而不得其穆清廣遠之容必合而著之然後體用該而所以事之之義乃備若上帝之祭則有事而爲之大宗伯言國有大故則旅上帝肆師言凡師類造上帝是也因事而祭故但以其主宰稱之然所以主宰而成功用者不越五行之氣而已則其祭也亦第就其時其位之所司者爲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九

是以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而因事之祭或旅或類但云上帝不云五帝明各就其時位非合祭也其五帝之合祭則別在東都之明堂王者以六歲殷同諸侯而親祀之此如人之一身視聽言動皆心之所爲雖用之所著隨時隨事各足以見而合之必應乎中故於土中之地特建明堂以合享五帝然其禮亦稍殺於報本反始之所爲故亦卽以其功用表之是則天帝雖無分別而各因其祀之禮以異其稱鄭氏以星辰爲言者固謬而若王肅以五帝爲上帝之佐擬諸三公之爲三輔王昭禹陳祥道以五帝擬之諸侯謂諸侯得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是皆未得其實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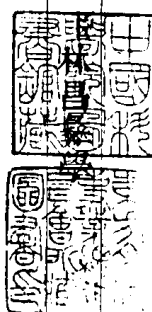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番禺黎永椿校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魯禮禘祫 禘祫之禮詳一百一十卷此篇釋魯禮



禘有二而祫有三禘何以有二有特禘之禘有祫禘之禘故有二祫何以有三有大禘之祫有大嘗之祫有大烝之祫故有三實唯四而已矣古者一歲四祭祫禘嘗烝祫于三時唯春獨否周以禘為大祭而分為二故祫禘為大禘與大嘗大烝而三即古三時之祫也特禘多在春時因亦弗祫四者皆殷祭也而祫之名不存言古禮者時稱之而已魯承周賜有祫祭無祫名而禘亦有祫有特故後儒言魯禮多異說然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可攷而正也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禘固為禘大嘗非秋祫與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曰大祫也穀梁曰著祫嘗是大祫即大嘗矣而魯語又謂之烝漢史直謂之禘禘即大祫烝猶大烝名異實同錢氏塘云凡言魯有禘有祫者依二傳有禘無祫者從左氏二傳所記古禮也左氏所書尊王也周不名祫故左氏不言此國史之職也文之大事猶閔之吉禘服終無常故禘唯所遇實豈有異乎劉歆曰大禘則終王此二祭之謂矣大嘗大烝不知何歲行大禘則五歲而一行五歲之中間以特禘是為五年而再殷祭然公羊于大嘗言之何也文以大嘗為吉祭公羊因言再殷之期以再

殷在吉祭後也公羊存古祫之名明周殷之制要言不煩說者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言也合于緯不合于經是不知特禘之非大禘乎是不知大禘之即大祫乎祫者合祭也大禘而不合于太廟何以異于特禘大禘而果無異于特禘何以經書禘于太廟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皆合祭于太廟是即古之祫禘也昭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皆不合祭于太廟此則周之特禘也五歲再殷即五歲再禘此則經之所有耳故因僖與宣之八年祫禘而知年以八名者皆祫禘之歲也又因昭之十五年二十五年特禘而知年以五名者皆特禘之歲也特禘之歲以五名即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以十名者可知矣祫禘之歲以八名即以三名者可知矣特禘為禘祫禘為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不易之道也錢說是也謹案毛氏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祫則不嘗此夏禘秋祫之說也以春秋質之禘皆以夏與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所謂大禘之祫也宣之八年是已昭之十五年則非也然則春特而夏祫僖以七月何歟日未至也宣以日未至而祫則僖亦然耳昭十五年以春其二十五年宜何時日殆亦春耳禘後數月而始為九月烏得非春定以十月者蓋以定之八年兼祫特于祫為過其月于時為不當歲此陽貨之為也然則大事于太廟與吉禘于莊公

何以同禘于莊公與禘于武宮禘于襄公何以異曰大事吉禘遷廟之祭也遷廟未有不合食于太祖者也不合何以禘昭穆是以同禘于莊公吉禘也禘武與襄非吉禘也非吉禘而于其宮廟非特禘而何故為異定八年何以知兼特禘先言先公而後言僖公順祀不日而禘有日豈一事乎何以不書禘僖舉重則書從祀而已董生日春秋無達例誠哉是言也魯禮三年喪畢禘禘于太廟至五年特禘羣廟自爾之後一禘一特五年而再殷祭左氏曰烝嘗禘于廟烝兼大烝嘗兼大嘗禘兼大禘一言而二禘三禘備矣舉其凡故曰烝嘗禘是故左氏之說通于二傳通于外傳通于周禮通于戴氏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三

之禮而禘禘之說以明金氏榜云魯禘禘之禮備著于春秋禘之見于經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傳云禘而致哀姜謹案春秋經例卒稱夫人葬稱夫人小君是夫人為生稱不得通于已葬哀姜葬已七載致主小廟而猶稱之為夫人無是禮矣案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于氏譏以妾為妻也蓋脇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斯言為得其實婦人廟見曰致自嫁者言之曰致女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自來歸者言之曰致夫人桓三年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與此經宣八年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烝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謂禘于武公見于傳者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定八年禘于僖公是也禘之見于經者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定八年從祀先公是也鄭氏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

祭一禘一禘稽之于經閔二年吉禘晉人亦云寡君之未禘祀是除喪即得禘吉禘莊公譏始不不拘先禘後禘定八年傳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杜氏推為日禘次日即禘杜氏謂于僖廟行順祀誤也正月閔僖二公之大廟次日乃禘位次閔不得降就僖廟而祭明順祀為禘于僖廟禘不必拘以三年禘五年禘鄭氏以昭十五年禘于襄公因推二十年亦當有禘以符五年一禘之說榜謂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大夫遂怨平子此與上公若怨平子耶昭伯怨平子同為追放之辭以謀去平子在昭公十五年故連綴于此非禘襄公定為二十五年閔二年禘以五月僖八年禘以七月宣八年禘以六月昭公十五年禘以二月定八年禘以十月是四時皆得禘禮無定月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著始賜禘之月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四

也此與上經孟春祀禘于郊同義魯郊禘卜三正不定在孟春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著始定禘月之失也春秋經傳禘于大廟者二禘于羣廟者四明堂位曰成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明不得及于羣廟其後他廟亦間用禘而其不得徧禘如初禮也定八年十月順祀先公幸卯則專者僖公明止于僖廟用禘而已禘于僖公順祀上關先公禘其禘于莊公武公襄公並與此同然則魯禮禘于太廟更不合食遷主由此著矣魯公禘周公時大廟本無遷主後魯公別立世室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以為復立者是毀廟之主藏在祖廟者已非昭穆之次必升羣廟之主而後可與遷廟序昭穆則魯禮合食遷

廟之祭惟大禴而已公羊於大事下發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則殷祭惟指大禴何休以再殷祭為三年禴非也五年再殷禴之節也王制諸侯禴禘一植一禴嘗禴烝禴春秋大事于太廟在秋八月從祀先公在冬十月王制禴于三時義或然歟禮文散佚儒者執一端求之往往與經文扞格不合姑記其所疑以俟成學治古文者審定焉或問感生帝之說信乎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為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上帝居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五

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為高辛氏之帝則從于帝而見于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實之隘巷實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于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于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釋之鄭氏謂郊祀為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于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祖

是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為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嘗郊稷禮家或混帝于郊未嘗混郊于禘如鄭氏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接以為治經之大法

增禘禴小表

夏殷 周 元年 六年

春禘 特禘 二年閏二年正月禘于太廟 文二年八月六事于太廟 七年

夏禘 大禘 三年 八年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 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

秋禘 大嘗 四年 九年

冬禘 大烝 五年昭十五年夏禘于太廟 昭十五年禘于太廟 十年

增公羊禮說

春秋之義莫精於公羊公羊尤精於禮何休徵援羣經為之注而三代之典章宗邦之經制亦於是乎著其可舉者如謂周以冬至祭皇天大帝於圜圻以嘗配謂之禘以夏正祭感生蒼帝於南郊以稷配謂之郊成十七年傳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本易乾鑿度文魯以周公故賜重祭無冬至圜圻之禮惟以周正月上辛祭感生帝亦以稷配宣三年傳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注帝皇天上帝此誤周郊止祭感生豈魯郊反

得祭皇天異義公羊說聖人感天而生則傳亦指蒼帝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上辛注言正月者春秋之制其實成王賜魯時已然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郊特牲郊之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康成以爲魯郊是也注又云魯郊博卜周三月曲禮疏引此云假令春正月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此蓋春秋之變禮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據其用周正者言可以有事明非必用此月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據其用夏正者言郊本爲祈穀過此則不可孟獻子當變禮後故其言互見如此春秋書郊九宣三年成七年正月皆卜吉已定而以牛災罷者成十年襄七年十年哀元年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七

皆以四月卜郊定十五年五月辛亥用郊傳三卜之運注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五月得一吉故郊則變禮之中又變禮焉其尤甚者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注九月非郊時僖宣成經皆云不郊猶三望傳以三望爲泰山河海天子秩而祭之然諸侯祭境內山川魯國在徐州當祭海岱及淮天子四望魯既闕一未必得祭河也僖三十一年傳諸侯祭土注謂社也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注社者土地之神按此可以正王肅馬融等謂社祭勾龍稷祭后稷以配爲正之誤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傳未可以吉按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故宣元年天王崩未葬而郊左傳杜注不以王事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八

廟祭及隱之身而止卽注所謂雖爲夫人猶特廟祭者桓元年卽位注先謁宗廟還朝正君臣之位事畢反凶服與顧命康王之誥合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傳以閏月無告朔禮猶者可以已之辭與左氏說異皆權變之禮紀履綸來逆女傳譏不親逆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逆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傳親逆禮也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似君得親逆大夫不得親逆者傳意諸侯不內娶大夫不外娶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安得有越竟逆女之禮何注大夫任重竟內乃得親逆則大夫以下親逆亦皆於竟內可知春秋十二公親逆合禮者不書惟莊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九

公以娶仇女書傳何以書親逆禮也謂親逆合禮則娶仇女爲非禮言外可見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坊記注引此云時宋共公不親逆恐其有違而致之按伯姬之嫁凡七見於經獨不書逆者或使大夫逆不合禮爲伯姬諱不書歟僖二十五年傳宋三世內娶注內娶故公族弱妃黨強是諸侯不當內娶也立適立長注適夫人無子立左右媵左右媵無子立適姪娣以二媵尊於姪娣按隱母聲子是適娣桓母仲子是左右媵注蓋以傳云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故有此論然仲子未爲夫人聲子得爲繼室是二媵卑而姪娣尊矣母以子貴注妾子立母得爲夫人成風是也按鄭駁

異義僖公妾母爲夫人緣莊公夫人哀姜弑二君當貶故何說非也伯姬卒注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亦誤士昏禮姆從大夫妻豈容從公子適他國且以大夫而教女不已紊男女之別乎襄二十八年注葬以閏數葬三年之喪始死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蓋葬三年喪以年數者不數閏大功以下以月數者數閏葬以月數故亦數閏何云非死月不得數閏則祥禫之月遇有閏者自用其正月孔絜謝攸等謂閏附前月宜先遠日是仍數閏也非何之義隱元年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意謂諸侯但當奉王者正朔繼世不得改元樂資春秋後傳諸侯改元汾王以前未有按史記十二諸侯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十

年表起自共和元年則是諸侯自爲元從此始也定四年注諸侯入爲天子卿士更受采地於京師蓋采有二其一爲世祿之采尙書大傳諸侯始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采地不黜使子男賢者守之按紀季以鄫入齊紀滅鄫不滅鄫卽紀之采則此邑不在王畿如周召支子封畿內爲王官蓋以大功別封其餘國采纔如附庸之小非如圻內卿大夫受地視五等諸侯且使天下諸侯盡得采地亦非畿內所能容鄫爲紀邑想止是附國置邑爲之耳其一則公卿大夫之采諸侯入爲卿士亦食之卽此注所云者隱八年注

泰山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按王制名山不以封此太山下邑當以王官監治及巡守之歲分授諸侯至者春秋時王官不復治故鄭得以易許田歟桓元年注諸侯朝天子皆有朝宿之邑與王制惟言方伯異初稅畝注十井共出一乘昭元年注公侯百里出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包周注論語同此義鄭氏謂公侯百里夏殷制周制大司徒所云公五百里至男百里按公羊傳注多雜以夏殷制桓元年注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四年注不以夏田成十二年注天子娶十二女皆夏殷制哀十四年注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孔子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正而行夏時按傳第言冬曰狩則冬三月皆可用河陽夏十月周十二月也故言冬獲麟夏之十一月十二月周之正月二月也故言春如何氏說與宋儒夏時冠周月之臆論何以異昭二十五年注天子皮弁以征不義行禽獸行射按周禮凡甸冠弁服兵事章弁服此云征不義兵事也取禽獸甸也是以章弁冠弁與皮弁爲一司服饗射則鷩冕此行射亦用皮弁殆亦夏殷禮歟若夫祠兵卽肆師之禡祭納幣卽昏禮之納徵以三軍爲三卿以八佾爲鴻羽以奉璋爲郊天以桓王爲改葬以宣榭爲宣廟不毀以紀侯爲將娶加封以寔來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士

爲至竟假塗以叔姬爲待年從嫡子般子野未踰年書卒王猛鄭伯以當國安父位譏而子道明魯主王姬不以天子之貴陵諸侯紀稱季姜不以王后之尊陵父母而婦道謹大夫妻覲言宗婦明大夫爲宗子知宗法猶重於當時仲嬰齊卒不稱仲孫明弟無後兄之義知大夫不得臣子弟四祭四薦三祭三薦再祭再薦可以見祀典之差諸父兄不名上大夫及老臣不名盛德之士不名可以見稱字之重外屏內屏外闕內闕兩觀一觀周城軒城可以見宮室之制周公盛魯公肅羣公廩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可以見器皿之飾要皆著於傳注而彰彰可考者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士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番禺金保基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七

臣林昌彝學

雩祀陳氏禮書合雩祀崇祀為一非是今分析之如此

崇祀

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為旱而雩也故雩祭於建巳之月為

壇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舞雩舞說文羽部雩樂舞以舞以羽翟其首从羽王聲

此以从先鄭周禮注从聖音皇後鄭改為皇非是鞀鞀鼓琴瑟管簫干戚戈羽竿笙

箎簧鐘磬祝敔十九物並作也十九物謂盛樂也又因旱而祈亦曰

雩天子大雩雩上帝用盛樂舞雩舞諸侯以下雩上公用歌

舞而已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因旱而雩龍見而雩乃建巳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七 一

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則所祈者皆百穀待仰之甘雨也

此與啟蟄而郊同意其必用盛樂者所以別乎他祭聲音之

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故郊祭未嘗不用樂

以禮為主也雩祭未嘗不用禮以樂為主也雩鄭氏謂雩帝

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高誘注時則訓曰帝上帝也按

高注是也鄭注非也疏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可偏祭

一帝其說似矣然天一而已因時迭王則有五帝之名易言

帝出乎震是也若祭於四郊則有五帝之位小宗伯兆五帝

於四郊是也鄭氏謂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於

南郊乎抑兼祭於四郊乎且以左氏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實

之不知左氏所謂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即詩頌所謂春夏祈

穀於上帝者也雩只祭上帝不得更分五帝之名也其或分

而為五者據五行之精言之蓋分祭於四孟非合祭於一時

也又孟夏蒼龍宿昏見東方左氏所以有龍見而雩之文說

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

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過此而後雩春秋所以

譏也公羊曰大雩者何旱祭也穀梁曰秋大雩非正也冬大

雩非正也而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則又雩於建午之月

此雩祀之義也按月令僅有雩祀而周禮並言祭崇鄭云祭

即祭法所謂雩宗祭水旱也鄭注月令雩猶祭也祭崇為位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七 二

故名崇嗟聲以禱故曰雩周禮所謂凡邦之火戒巫歌哭而

請是也爾雅釋訓舞號雩也按說文云設縣繩為營以禳風

雨雪霜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然則雩祭即可謂祭

祭乎非也雩祀帝是祭天神也祭五行之帝而以五人帝配

之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所穀實是祭人

神也又祀山川百源為地元其說之見於傳記者固明明可

證謹按祭崇只有用瓢齋之文傳記之發明崇義者自有可

取左氏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露之不時於是崇之山川

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崇之亦兼水旱而言蓋雩祭

王者以巳月而月令以仲夏建午月矣或巳或午惟差一月

後人或因此疑月令爲呂氏僞撰是則不然鄭注月令云雲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備禮以求雨因著正零此月失之矣惟孟夏仲夏可零必無春

秋祭零之文而祭零則以春秋與零無涉豈得潤春秋於孟仲夏乎况稱人之零斂女巫之舞零皆爲早暵而司巫之帥

巫而舞亦因大旱非爲水澇也零舊謂爲壇南郊之旁則去國門甚遠而邕人之文曰祭門祭門則與郊壇無豫矣案黨

正注祭零亦爲壇位如祭社禮俗作不與祭門之文背歟然則何爲而有祭祭乎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是祭

水澇也公羊傳以朱絲營社恐人犯故營之祭有營義故讀爲祭也史記漢書叔孫通傳皆云爲縣叢野習之韋昭云引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七 三

表爲最最即範也詳說文艸部叢字下若零則無其義亦無其文矣零祭並載

禮官零之祭有舞而祭則無舞只有邕人司其事且祭祭無樂故司樂等官皆不言及祭是與零祭之用盛樂又有別且

周禮既言零又復言祭乎許氏說文訓零爲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於祭又何以別訓乎吳氏寶謨云天大旱則祭零

天淫雨則祭祭零以祈雨故零字從雨而望雨之潤也祭以求晴故祭字從雨火而望火之温也望雨之潤則零以上辛

辛有金生水克火之義望火之温則祭於國之南門有火生土克水之義又况見蒼龍而零向熒惑而祭零祭二祀固有

異位而不容相並者乎以上吳氏寶謨說若謂零即祭或有以祭法

零宗祭水旱實之者不知此乃統言之義也記於零言祭水

旱鄭亦於祭言祭水旱蓋零爲火陽之亢而思水德之盛則送陽以迎陰祭爲水陰之浸而思火德之盛則送陰以迎陽

故統謂祀水旱有何不可此正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之義也其實不得謂之零即祭而祭即零者此祭祀之義也元儒

熊氏朋來經說云祭法零宗祭水旱本注宗作祭漢儒謂零者吁嗟祭者營城若零祭兼祭水旱也又案司巫大旱則帥巫而

舞零女巫旱暵則舞零是零祭旱也邕人祭門用瓢齋注引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是祭祭水也自秦變古

零祭禮廢漢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巫丈夫不入市昭帝始元六年零祭舉火故零以祈雨用阜衣祭以祈晴用朱衣零

則閉陽而諸陽後漢行零禮用阜晉穆帝采後漢禮舞童皆阜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齊梁至隋皆歌雲漢之詩梁武帝

以零壇不當在南郊正陽之方移之東郊又謂零祭燔燎以火祈水於理爲乖改燎爲瘞議郎朱异謂雲漢詩有瘞無燎

也十五年又定祈雨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恤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舉賢五黜貪六郵

減膳 舞童阜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零旱選伎二端絜善謳者歌雲漢每列一

章古人救旱之法自七事外若徙市禁屠斷扇官府露坐聽政者可舉行近世祈雨不知以陰求陰既不反求七事專以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七 四

僧道法師符醮炳香燒燭燔符燎楮祇助其熱不知古人救
早必用女巫今用僧道法師若果戒行精至亦亢陽之人非
所以求雨後世貴僧道而賤巫古無僧道法師今爲人所禱
是亦巫爾若郡邑急於救旱不得女巫或用女冠比丘尼以
陰求陰也今之爲瑟譜也妄意爲世用則擬歌載芟於春社
歌良相於秋社歌雲漢於雩旱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鍾商譜
首章以林鍾羽譜後七章此詩誠古人雩祭所歌然其譜須
於咏歎之聲寓歌哭之意擬用雲漢之詩以陰求陰則救旱
請雨者所宜急若樂門則雨中閉南門用甘瓠二去帶劄其
中一以奉盛一以奉醴朱衣伐鼓於門祭畢開門屢獲開霽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七 五

此亦古禮之有驗而可行於後世者自祭典宗祀已有雩祭
古人救水旱者在此而流俗慢之甚者科率富民以爲齋醮
官買香燭迎送土偶擾遍坊市何以救水旱乎然則雩也祭
也異位而不容相並者固昭然矣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案陳氏禮書此處無八月二字非也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雩

案春秋左氏古經此處無九月陳氏禮書作九月誤

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案春秋左氏古經此處作九月陳氏禮書作八月誤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案陳氏禮書闕此一節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七 六

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案陳氏禮書列於十二年秋大雩後非也

十二年秋大雩

案陳氏禮書列於九月大雩前非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七

番禺黎永椿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八

臣林昌彝學

祭日

祭月

觀禮天子乘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

外禮月於北門外周禮大宗伯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王

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王朝日者示有所

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日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

作瑱鄭氏司農云晉讀為楮紳之楮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

也又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注圭其邸為璧小宗伯兆五帝

於四郊案說文兆作塊塊訓為畔為四時盼祭其中从土兆

聲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案周禮作兆說文作兆蓋

故書今書 四望四類亦如之注兆為壇之營城四類日月星

之不同 辰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江

承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後鄭云四類日月星

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

郊兆司中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愚疑四類即四望其

云四望四類亦如之者謂四望中之神各以其類位於四方

非別有四類之兆與四類之祭也是以諸官皆無言四類之

姓王器服樂舞者鄭舉星辰但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而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辰中當有五星列宿諸侯猶得祀其

分野之星則天子當祀十二次之宿而五星亦不可遺案四

類與四望大別江 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

說失之說詳四望 重案注朝日春分拜鼓人以雷鼓鼓神祀注雷鼓八面鼓也

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注天神謂五帝

又曰凡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禮記月令孟冬祈

來年於天宗注天宗日月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

星辰之類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八

一

日配以月玉藻曰帛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

東祭月於西祭法曰王宮祭日夜明祭月注王宮日壇王君

城也夜明 月壇也 左傳曰日月星辰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章注大采纁陳氏禮書云古者

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

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

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案當作樂六變則天月令孟春

祈來年於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觀禮拜日於東門之

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五也左傳日月

星辰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

非正祀也類禁而祀之與觀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

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

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

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

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

服則帛冕帛端其圭之纁藉則大采少采禮之之玉則以圭

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玉藻十有二旒龍衮

以祭帛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衮帛端皆言其衣也衣

帛冕之衣則用帛冕矣鄭氏改帛端為帛冕不必然也虞氏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八

二

釋國語謂朝日以乎冕然祀上帝以衮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帟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冕可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纁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時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廬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鄭氏之義得矣魏薛靖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春之朏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爲壇以朝日燔燎如圜正於西門外爲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而大概則同也

祭星

祭風

爾雅釋天祭星曰布郭注云布散祭於地又祭風曰磔郭注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按祭星曰布釋文引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公羊疏引孫炎云既祭布散於地似星辰布列也埤雅引釋名云祭星曰布布取其象之布也今釋名無此文或卽釋天之誤耳禮祭法云幽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八

三

宗祭星也鄭注宗當爲祭字之誤也幽祭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祭之言營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祭星者爲壇祭之卽據鄭氏幽宗之說也封禪書有諸布諸嚴諸述之屬史記索隱引爾雅祭星曰布或以布爲諸布云祭星之處不知諸布之布與爾雅祭星曰布之布義不相同耳又按祭風曰磔說文云磔辜也按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引說文云磔禳祀除厲殃也攷諸本說文磔字下俱云辜也邵氏所引與說文不合錯誤無疑左昭元年傳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是古有祭風之禮也大宗伯以禋燎祭飗師益磔牲體而燔燎之公羊僖三十一年疏引李巡曰祭風以牲頭蹄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孫炎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大宗伯以禴辜祭四方百物鄭司農從故書作罷辜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賈公彥疏云此舉漢法以况禴辜爲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鄭司農又注夏官小子云辜謂磔牲以祭也封禪書云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苗史記索隱引風俗通云殺大磔禳也郝懿行爾雅義疏云淮南方畢術曰黑犬皮毛燒灰揚之止天風然則磔狗祭風蓋古遺法秦人磔狗禦蠱當亦祭風之意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凡言磔者開枯不收字或作死見史記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八

四

祭山

祭川

爾雅釋天祭山曰度縣郭注云或度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又祭川曰浮沈郭注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以上儀禮觀禮云祭山正陵升賈公彥疏引爾雅而申之郭注曰升即度縣也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埋祭川澤曰沈公羊僖三十一年疏引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以度置几上遙遙而祇之若縣故曰度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度埋於山上曰縣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如孫氏所說觀禮所謂升者謂其縣也大宗伯所謂狸者謂其度也爾雅合而言之故曰度縣郭意互用李孫之說亦當以度縣為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八 五

埋也詩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曰以血祭之五嶽以狸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答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張逸又問曰爾雅釋天祭山曰度縣何不言埋鄭答云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是鄭知祭五嶽有埋而於爾雅所謂度縣未據定為埋也按史記正義引孔文詳云宋未會稽脩禹廟於廟庭山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即禹會諸侯於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其璧今猶在也如孔文詳所言則祭山埋玉確有證驗則爾雅所謂度縣即周禮所謂狸可無疑其文雜而相難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大宗伯注祭山林曰埋如孫炎說

則展縣即是埋如李巡說則度為度置李說是也爾雅與周禮不同鄭志答張逸問已言之矣釋文度本或作度又作度攷度字亦借作所攷工記玉人注祈沈以馬陸氏釋文引小爾雅曰祭山川曰祈沈祈九委反與度同音則祈即度也鄭注本用爾雅今小爾雅亦無此文恐誤引耳據郝氏所云則邵氏謂爾雅所謂度縣即周禮所謂狸之說非也浮沈者觀禮云祭川沈賈疏云不言浮亦文略也公羊疏引孫炎云置祭於水中或浮或沈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尙書大傳沈四海鄭注沈祭名左氏襄十八年傳云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傳云王子朝以成周之寶圭湛於河顏師古云以祭川也湛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八 六

讀曰沈定三年傳云執玉而沈是祭川用玉也夏官小子云凡沈辜侯禳飭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是祭川有牲也祭川竝用牲玉故或沈或浮又據史記河渠書云塞長菱兮湛美玉封禪書云河湫漢水加玉各二是漢時祭川用玉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邵氏正義以為祭川竝用牲玉故或沈或浮金鴨求古錄駁之云據周官小子凡沈辜侯禳飭其牲鄭司農注沈謂祭川是沈以牲不以玉也左傳之沈玉非祭禮史記河渠書所言非周制也據此則邵氏謂祭川竝用牲玉之說亦非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八 南海桂 壇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九

臣林昌彝學

高禘 稷契非帝嘗子已詳一百一十一卷此互見耳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

親往注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本巢人堂宇而孕乳嫁娶之象也禘氏之官以爲侯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娥簡吞

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禘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禘言禘神之

也疏案蔡邕以爲禘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

之禘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禘又生民及元鳥毛詩傳云姜

嫫從帝而祀于郊禘又云簡狄從帝而祀于郊禘則是姜嫫

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禘神是高辛氏

以前未有禘神參差不同也案毛傳誤詳辨一百一十一卷

秦氏蕙田云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

弓矢于高禘之前注御謂從侍祠周禮天子無夫人有嬪

子所御謂令有娠者于祠太視酌酒飲于高禘之庭以神惠

顯之也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

以弓鞬禮之疏下其子必得天材疏祭高禘既畢視乃屬帶

接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謂酌酒以飲之飲酒既畢乃屬帶

此所御之人以弓鞬又授之以弓矢于高禘之前而北面也

禮此所御之人于禘神之前禘在壇上御者在壇下故云禘下

以祭神必降福故方氏慤曰后妃與關雎所稱同義九嬪御

云其子必得天材方氏慤曰后妃與關雎所稱同義九嬪御

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卽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

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夫人言且

包乎世婦矣以周官內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

而幸之者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

所求之祥也詩商頌元鳥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注元鳥也

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所春分元鳥降

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共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嚴氏絜

曰契母簡狄于春分元鳥至之日祈于高禘而生契故推本

言之何氏楷曰元鳥生商其說近奇而事甚無怪詩緯含神

霧則云契母有娥浴于元正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墜之契

母得而吞之遂生契中候契握則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娥簡

吞之生契封禮緯則云契姓子氏以其母吞鳥子而生然總

不外吞卵一說而甚且以契爲無父娥非嘗妃如劉向列女

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

于元正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

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王嘉拾遺

記曰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異鳥遺卵于地有

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紵夜夢神母

謂之曰爾懷此卵卽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一年而有娠

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譙周則謂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嘗子以其父微故不著

名羅泌闕之云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嘗卜四妃之子皆有

天下而稷之後爲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爲嘗子矣何所疑耶

昔有娥氏有二女長曰東逝次曰建庇東逝爲嘗次妃是爲

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響何宜乙鳥致胎女何喜又曰高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九

二

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其言簡翟未嘗不及于魯也若司馬遷王逸亦既以簡狄為魯妃矣而一則曰三人行浴因吞墜卵一則曰侍帝嚳臺上嘉墜卵而吞之總無以異于識緯之說乃呂氏春秋謂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諡隘二女愛而爭持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善乎又蔡邕月令章句曰元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孕乳蕃蒸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禩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說獨與毛傳合褚少孫謂詩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朱晦庵亦以吞卵為可信契為商開基之祖故謂生契為生商秦氏蕙田云元鳥生商之說毛以為祀高禩鄭以為吞卵朱子兼用之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為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九 三

后稷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馬禮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禩焉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禩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郊禩之前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姜弗之言禩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禮祀上帝于郊禩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上帝也敏也介左右也以之言禩也祀郊禩之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其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欲然其左右所止秦氏引集傳云祀天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于是遂有身

于郊而以先禩配據祀高禩在仲春之月冬至園丘孟春祈穀皆是郊天不聞仲春之月又有郊天一祭恐不必如此說羅氏泌路史臯禩之神女媧是享末世已失其源謂為娥簡之所託者疏矣昔者駘姜從嚳郊禩則郊禩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娥簡同列豈得為娥簡故而五經異義乃以為簡狄吞之卵而生子後王以為禩官嘉祥從而祠之故王權為問謂舊注以言先商之時未有高禩生民禩祀以祓無子而姜嫄禩祀上帝以生契則郊禩非立于生契之後鄭志焦喬答云先商之時自有禩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以元鳥至之日祠之彼其所禩乃于上帝至娥簡吞卵之後後王乃復祠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九 四

以配帝若昔先禩則廢之矣斯說為覈然乃不知其為女皇至商而祀簡狄迨周而祭姜嫄時各推其本而配之亦猶后稷之神古祠帝柱逮周而易以棄事資沿革隨世而有變易此蔡邕所以謂禩神高辛以前之所舊有不由于高辛也束哲云臯禩者人之先也盧杜乃云元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于是以三牲請于高禩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禩而古有禩氏之官因以為之神斯得之矣秦廢典祀及漢武晚無子于是始立禩祠城南下洎北齊爰以太昊配之青帝壇之南郊隋唐因之及皇朝景祐四年乃以春分之日壇于南郊祠青帝而配以伏羲與嚳猶不及女媧

云嚴氏粲曰姜嫄爲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能精意以享能備禮以祀祈于高禛之神以祓除其無子之疾天帝本無迹今其來格若有步武之迹姜嫄奉祀周旋若隨天帝之步武卽有所感也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大意言上帝降格卽有身耳不必如鄭氏說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也于是神介助之依止之則震動而有身則夙早而不遲則生產之則長育之是爲后稷也闕宮言彌月不遲謂滿十月卽生是早也何氏楷世本古義曰堯既嗣譽爲帝則爲譽後者當屬堯之子孫稷不得爲譽後此周人所以特立姜嫄之廟而詠歌亦止及嫄彼有爲爾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九 五

然祭法言周人禘嘗而郊稷者所謂禘者乃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也則周人亦何嘗不祀嘗乎又嫄若非譽妃則何得行郊禛之禮此理甚明無容曲說黃氏道周二高禛或曰高辛氏或有儷氏鄭氏曰禮于高禛之下其子必得天材蓋古云然也又蔡邕束皙皆云高禛人之先也孔氏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卽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足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謂祭而神享之也文獻通考宋高宗十六年禮部言竊謂生民之詩言履帝

武敏歆先儒以敏以拇謂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禛之神是生后稷以爲從帝嘗祀禛神之應其說頗附會元鳥生契之意如詩言緇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意帝嘗引禛祀之禮姜嫄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視履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注怪詭譎祥併爲一談至北齊妃嬪參享黷而不獨去禮逾遠歷世非之魯頌閔宮有恤實實杖傳先姓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禛宮也恤清靜也實實廣大也杖杖故名姜嫄之朱子集傳閔深閉也宮廟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詞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爲帝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九 六

譽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卵取之因孕生契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于身則生后稷稽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于卯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五經異義鄭元曰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禛注曰高辛氏之世城簡狄吞燕子而生契後王以爲禛官嘉祥其祀焉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禛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爲古者必以郊禛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郊禛之祀非以生契之後立也焦喬答曰先商之時自必有禛氏禛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亦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所禛乃

于上帝城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以爲禘官嘉祫祀之以配
帝謂之高禘月令廣義祀高禘以請子請子必以乙至之日
者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烏帝少昊司命之官也秦氏蕙
田案注疏言祀天而以高禘配後世遂有壇祀于南郊者非
也南郊乃祭昊天上帝之所豈可禘以他神且因祀高禘而
及上帝尤爲倒置考晉以後俱祀青帝庶或近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九 七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九

南海桂 壇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

臣林昌彝學

時祭之禘

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
怠悽愴發于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
四時之享也商禮春曰禘夏曰禘而五年之禘爲大禘詩頌
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曰祠夏曰禘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焉
詩頌雍禘太祖是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齊戒前祭
一日而省眡祭之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禘以至
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

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
廟前祭視牲後祭又釋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
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禘祭夏秋冬則合享禘祭各于其廟合
享同于太廟王制曰天子禘祫祫嘗禘祫嘗禘祫嘗禘祫嘗禘
一禘一祫是天子春禘而三時皆禘諸侯亦春禘而秋冬皆
禘其異于天子者禘一禘一祫而已禘一禘一祫而嘗烝皆
禘是始年再禘次年三禘也天子言禘祫諸侯言禘禘天子
言禘祫嘗禘烝諸侯言嘗禘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
也鄭氏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
歲春一禘而已孔穎達云皇氏以爲虞夏禘祭每年爲之
又云三年禘者夏秋冬或一禘焉按禘祫志云禘于秋于冬
于夏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其言皆無所據

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
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言嘗禘之禮所以
仁昭穆則會羣神于烝嘗而具醉者禘也合三廟于一而薦
于皇祖者亦禘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禘也禘有三年之禘
有時祭之禘時祭之禘小禘也士虞禮曰薦此禘事則時祭謂之禘宜矣三年之
禘大禘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
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則明時祭之禘爲小禘矣禮記曰
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明春祀爲小禮矣蓋小禘止于未毀廟
之主大禘已及于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禘于
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

二

四廟非小禘而何

月祭日享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饋食享先王以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享先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
止諸侯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
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
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
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觀射父曰先王日
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章子

成章昭之徒則曰天子日祭于祖考月祭于曾高時享于二
祧歲貢于壇墀此與漢法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
其事相類而甸侯賓要荒五服之祭與禹貢相合蓋夏商之
禮如此故左丘明荀卿司馬遷皆得以傳之也周禮小宗伯
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類于宗廟者無常時與
所謂王時類者異矣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
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則薦于四時者有常物與
所謂庶人舍時者異矣然則玉藻言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
諸侯聽朔于大廟春秋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朔于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

三

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每
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朔于明
堂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于
廟餼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
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穀梁言天子告朔于諸
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又曰閏月不以告朔然受朔于禰則
異于玉藻閏月不告朔則異于左氏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
道于是乎在不祭法諸侯月祭不及祖考其說與穀梁同不
知何據然也

夏祭閏

商祭陽

周祭日以朝及闇

祭義曰夏后氏祭其闇商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檀弓曰夏后氏大事用昏商人大事用日中周人大事用日出然則春秋書之大事于太廟傳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祭亦大事也夏尙黑用昏故祭其闇商尙白用日中故祭其陽周尙赤用日出故祭以朝及闇鄭氏謂陽讀爲日兩日賜之賜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陳祥道謂三代正朔之所尙正則夏以建寅商以建丑周以建子朔則夏以平旦商以雞鳴周以夜半是皆夏據其未商周探其本則祭之早晏亦若此也少牢大夫之祭宗人請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

四

曰且明行事子路祭于季氏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也然禮與其失于晏也甯早則周雖未明之時祭之可也故曰以朝及闇周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蓋雞人告于宗伯宗伯告于王然後行事

天子諸侯卜祭於廟堂

大夫士卜祭於廟門

周官有大卜龜人占人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表記則曰天子無筮禮器言諸侯以龜爲寶表記則曰諸侯有守筮蓋天子主于龜而未嘗無筮諸侯主于筮而未嘗無龜鄭

康成謂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此皆指其所主者言之也周

官凡祭祀之禮肆師于卜日宿爲期大宰大宗伯帥執事而

卜日大史與執事卜日郊特牲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

禩宮龜筮傳曰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

儀禮特牲少牢士冠皆筮于廟門之外士卜葬亦於廟門之

外則人君卜于禩宮之內大夫士筮于禩門之外也鄭氏釋

謂筮不于堂者嫌著陳氏禮書云禮大夫有筮無卜筮則有

之靈由廟神失之矣陳氏禮書云禮大夫有筮無卜筮則有

筮史卜則請于君故臧氏居蔡孔子所譏駟乞請卜子產弗

與則士又可知矣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少牢大

夫朝服而祭亦朝服而筮特牲士冠端弁而祭亦冠端弁而

筮則卜筮之嚴與祭同也然大夫士筮則主人西面筮史亦

西面天子之卜則易南面天子北面何也北者正陰之位西

者少陰之方天子求兆于正陰大夫士則求兆于少陰而已

猶之天子藉于正陽之南郊諸侯藉于少陽之東郊也然天

子之卜易雖抱龜南面受命及其卜也亦北面觀土喪禮筮

宅筮者南面受命然後北面筮之則天子之卜蓋亦然也土

筮宅以筮而卜日又以龜豈非請于君乎

師行載主

遷主

社主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

五

大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大祝大師設軍社大司馬若大師則執事涖釁主及軍器以血塗主及肆師用牲于軍器皆神之社宗則爲位社軍社宗遷主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大司馬曰若師不功則脈而奉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衛祝鮀曰君以軍行祓社燬鼓祝奉以從若軍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金路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又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

六

蓋貴命也又曰主出入廟必蹕又曰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詩傳曰王升舟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孔穎達曰社殺戮與軍將同故名社主爲將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于公禰公禰行主也然則師行載遷主則未遷之主不行矣遷主載于齊車則社主亦齊車矣孔穎達曰專社主載于齊車遷主亦載于齊車用命賞于祖則遷主之車在左所以象左宗廟也不用命戮于社則社主之車在右所以象右社稷也師載遷主而武王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者所以成文王之志而已不可以常禮議之也書傳曰將舟亞宗廟亞蓋舉宗廟以見社耳先儒以將舟爲社主恐不然也社土元也石土類

也先儒謂社主石爲之蓋有所授之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宜于社造于禰肆師用牲于社宗皆先社而後祖蓋君之出也先祓社后燬祖其行也前社而後祖其止也右社而左祖祖非禰也文王世子謂之公禰者親之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

七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

新安陳子文校字

臣林昌彝學

祭祀之序

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以周官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肆即以序四時之祭祀祭者謂因其親疎之等定為先後之期豐殺之等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見於周禮毛詩公羊爾雅是為時享其他禘禘諸祭散見經傳者名稱各殊蓋皆分而言之非合而紀之也惟國語祭公謀公有云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此言列服有遠近之差各因其來朝之時助天子祭祀之事故遂合紀天子祭祀之事有此五者然所謂終王者是每一王終新王即位舉行吉祭而彼來助祭即大行人所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者此乃一王之世一祭非歲時常事其餘四者則皆每歲行之又楚語觀射父云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說與周語合且並見諸侯以下尊卑之差此則正周禮之所謂祭祀之序也特因諸經所載明文止有時享而此日祭月祀之屬未有顯證惟前漢有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之禮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一

一

便殿歲四祠乃叔孫通所制故先儒謂其承秦蔑古之後一切權宜黷亂不經不足為據然國語實周末之書祭公謀父與觀射父皆周人以周人言周禮豈其預襲漢家制度者况祭公在穆王之世當西周盛時去周公制作甫經百年其見聞尤為詳覈即叔孫通繇慕舊儀亦必有所受而增損潤色之無緣鑿空妄撰則漢禮縱不足憑而周語固為可信惜韋昭之注不能援據經傳以證明之也今按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肆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下即繼之以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享先王夫其序此二者於四時常享之上果何義哉鄭注謂是禘也禘也禘言肆獻禋禘言饋食者互相備夫既

二二者之禮互備則是無分鄭氏何所見而分之為禘為禋哉趙伯循謂禘以肆獻禋為主猶生人之有饗禘以饋食為主猶生人之有食視鄭注稍有義理然禘禴烝嘗皆正舉其祭之名則欲明禘禴亦宜就其名別白言之不應渾舉其所行之禮以待後人之揣測且所行之禮不唯禘禴二者互備即禘禴烝嘗亦未嘗不肆獻禋不饋食也又安見其必為禘禴哉即曰二者為祭禮之總綱禘禴烝嘗皆然經先揭其綱乃詳其目則凡祭皆二禮備舉當合而言不宜分別言之曰以肆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也經既分而言之則是其享先王也有專用肆獻禋者矣有專用饋食者矣反覆玩釋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一

二

謂此二者卽國語之所謂日祭月祀也蓋肆者陳其牲體謂熟而薦之於俎也獻一獻也裸酌酒灌地以降神也日祭每曰一行其儀物必殺而不煩故但陳設熟物一獻而裸以將之月祭則物當稍豐而禮亦加備故爲之饋食饋食則禮成於三獻矣玉藻言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舊注以餽爲食朝之餘不知其卽祭餘之餽祭統所謂餽者祭之未者也惟其有日祭之事故日中而餽其祭餘日以少牢卽日祭所用之牲大宗伯所云肆獻裸肆之爲言陳卽陳此少牢之牲體也月祭以月朔牲用太牢玉藻所云朔月太牢是也既祭而後視朝謂之聽朔玉藻云聽朔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一

三

於南門之外謂聽治此月朔之事南門卽中門亦卽應門廟在中門之內其地有兩觀卽象魏既告廟畢則出於此聽朔也諸侯舍日無日祭之事而唯有月祭亦稱告朔降於天子牲用少牢故論語言告朔之餽羊其日祭月祀之廟據韋元成韋昭之說皆云日祭於祖考月祭於高會而祭法則云天子月祭五廟諸侯月祭三廟蓋其疏數以親疎爲節祖考親故日祭月祭則并及高會太祖二韋言月祭高會而不及祖考者以祖考既日祭則月朔之祭不言可知其不及太祖則傳聞之缺畧也諸侯月祭三廟爲禴祖會而玉藻言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者蓋聽朔在既祭之後月祭於禴祖會之廟而

聽朔別在太祖之廟不卽於所祭之廟猶天子月祭五廟而聽朔別於南門之外不卽因其所祭之處也夫惟其每日必祭二廟故禮止於肆獻裸惟其每月而必兼及五廟故禮止於饋食饋食雖比肆獻裸爲隆而較之常事之行於歲時者則亦甚約既二者之禮甚約非他祭所同故直云以肆獻裸享先王卽知其爲日祭之事云以饋食享先王卽知其爲月祭之事無庸更立一名以別其爲日爲月矣時享卽祠禴烝嘗楚語謂之時類者以四時之序相嬗類世次之遞承四時之氣相生類族姓之孳息感其類而舉祀禮故曰時類春爲物生之初祭其高祖夏爲物長之時祭其曾祖秋爲物成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一

四

侯祭其祖冬爲物盛之極祭其禴各以類祭之也歲貢卽歲祀據要服來朝者言故謂之貢其禮則禴禘是也按周禮司尊彝職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之外卽繼之曰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禴禘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蓋禘是追祭其祖之所自出禴是羣廟之主朝於太祖而合食此二享命名之義而其祭之時則一在春季一在秋季是問於四時之中且歲止二舉故亦卽謂之歲祀歲祀比時享爲大則其儀物亦必視時享爲隆矣卿大夫舍月則時享歲祀並存士庶人舍時則歲祀亦不廢特卿大夫以下各有宗法則其所謂時享時祀者亦各不同此所云舍月舍

時直據宗子之爲大夫士者言之蓋宗子爲大夫有太祖與昭穆二廟四時之享各以一時祭其一太祖在廟會高在寢太祖則春秋有事焉其所以太祖有二祀者以其宗爲繼別子之所自出則亦得祀別子之所自出如魯之季氏稱宗卿以統桓族與諸侯之宗國同義故以春祀別子所自出於太祖之廟爲報本反始秋乃特祀於太祖其但繼別子不繼所自出者則無春祀而止秋祭其太祖是其歲祀一而已矣宗子爲士其先世有爲大夫者則亦有太祖之廟而或繼別子或繼別子所自出禮並與大夫同若麻世皆士則無太祖而二廟及寢同於大夫歲祀則以春分祭會高於祖廟之寢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一 五

秋乃各於其廟祭祖禰焉若非宗子以支庶起爲大夫雖得立禰祖會三廟而四時必依宗子以祭會子問言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常事四時之祀也且大夫及身未有太祖則雖降宗子而舍時用歲亦惟於秋成之際舉歲事於所立之三廟分行之而已士非宗子亦然春之歲事依其宗子秋乃舉於私廟庶人則又微矣雖有歲祀而無廟但於寢行之如此則爵秩既已有差宗子之與支庶又復不紊國語所說實與諸經相通而

不相悖陳氏禮書引王制所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以攻國語士庶人舍時之非不知彼爲四時之薦非四時之祭而祭祀之序可因茲而得其要領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一 六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一 番禹黎永椿校字

臣林昌彝學

師祭

馬祭

周禮春官肆師之職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鄭氏注云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倍增也其神蓋蚩蚩蚩九通或曰黃帝又何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鄭氏注云杜子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貉猪兵祭也何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亦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二

之十百而多獲又師甸禡牲禡馬鄭氏注引杜子春云禡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亦謂禡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段注云鄭以上文氣勢之十百而多獲不當禡牲又云禱多獲禽牲故必易禱為侏大而後安今本爾雅周禮注馬祭之上皆脫伯字按說文元部禡下云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从元馬聲周禮禡於所征之地按說文所謂周禮乃禡下云禱王制文謂周之禮也禡馬祭也从元周聲按說文大小徐本此下有詩曰既禡既禡禡詩無此語本又誤入正文陳氏壽祺云毛詩吉日爾雅禡天皆作既伯既禡許氏引詩作既禡禡者魯韓齊三家之異文按陳說本吳氏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非也禡當屬之師祭不當錯之馬祭二徐氏誤以禡字從馬故增入說文誤矣許氏必無是說也若謂段氏云許說與鄭不同者許時古三家詩之異文似不可從

今說具在五經異義今已亡又賈氏周禮解詁亦亡不詳其所本按章昭辨釋名云馬武也詩序云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因講武而類禡則禡為祭造軍法者是也周禮以貉為禡杜鄭讀貉為百是禡貉為通借字爾雅釋天曰是類是禡師祭也郭注云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郭注云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二

按郭注分別師祭馬祭取明爾雅各據詩詞緣事為訓故兩解之按師祭實專解是禡馬祭實專解既禱也漢書外戚傳類禡厥宗應劭注謂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也故祭其先神陳氏謂應說義得兩通是也雖周禮田亦禡祭特非專解耳大雅皇矣毛傳云於內曰類於野曰禡小雅吉日毛傳云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此毛說釋周禮之禡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毛說釋既禱周禮之禡牲也杜子春周禮注蓋本毛說也按鄭注周禮云禡讀如夏官校人云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鄭注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詩疏云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知伯是馬祖者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爾雅釋星名云天駟房也郭注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是也吳氏仁傑云毛氏誤認爾雅馬祭爲釋上文伯字乃謂伯爲馬祖應氏承從其誤又謂合許慎杜子春之說平章之禡爲馬禱則禡非馬祭矣按既禱專解馬祭而既伯爲禱馬祖亦可訓爲師節也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鞞襄偃伯於靈臺李賢注引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陳氏云伯訓師節它無所徵其義亦不可解伯卽禡字案陳說據徐本說文禡下所引詩既禡既禡爲說師節當爲師祭聲近之誤也案偃伯之伯義當如周禮之禡訓爲師祭武軍不興則偃師祭所立之表於靈臺也偃伯在靈臺者周禮肆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二 三

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鄭注引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觀臺猶靈臺也古者軍行靈臺與社宗同設而賈逵盧植蔡邕穎容服虔皆以清廟明堂辟雍靈臺爲一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梟反釋奠於學以訊誠告左氏傳莊八年有治兵於廟之文周禮大司樂有獻捷於祖之事此其義也今謹按鄭氏解周官表祭貉乃以爲蚩尤黃帝吳氏仁傑謂康成漢人也惟知有沛廷之祭而已肆師所祭當以周制言之按周紀武王上祭於畢又曰百夫荷罕旗以先驅索隱曰畢星主兵晉天文志以昴畢爲旄頭罕畢前驅之象然則肆師

所祭蓋畢星也鄭解表祭云立表以祭解表齋盛云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微幟則所謂表祭者植罕旗以爲之位也沛廷之祭實倣此義柳宗元祭羸文云漢宗蚩尤作靈旗是也若以祭貉爲祭蚩尤則是以漢制爲周制也豈不誤哉按吳說是也或謂偃伯猶言偃旗蓋以伯與白通周禮司常建大白以卽戎逸周書克殷解有大白小白皆旗名伯又與帛通左氏傳紀子帛莒子盟於密公穀帛作伯周禮通帛爲旒禡帛爲物故旗亦可言帛也初學記引黃帝出軍訣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漢書郊祀志武帝爲伐南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二 四

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目象泰一三星爲泰一鏃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大史奉以指所伐國後漢滕皆宏顧愷之宋王誕鄭鮮之皆有祭牙文見藝文類聚凡祭旗之說均不足信或爲偃伯卽罷禡牙之禮但禡牙之禮乃後世禮古師祭祇立表耳許氏宗彥云禡貉伯古字通用貉讀如百謂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與伯音義並同禮貉亦或爲禡鄭杜所言可證詩伯亦或爲禡祭酒所引可證爾雅師祭釋禡字馬祭乃釋禡字與說文同毛傳承其文而誤以伯馬祖疑傳中伯字本是禡字正義訓伯爲長謂馬祖爲長未免望文立說應劭以禡從馬比而同之亦屬附會由不審禡伯貉本一字而表貉禡牲自兩事耳要

之師行及大田獵必立表於其地因而祭之即以表主其神
司馬法所云偃伯靈臺乃偃所立之表於靈臺示民休息也
章懷注馬融傳云伯謂師節也唐褚實偃伯靈臺賦亦云伯
師節也蓋後世表貉禮廢漢高祀蚩尤於沛廷已失在野之
制其後師行進退惟視帥臣之節故章懷就所見言之非古
義矣許氏又云周禮表貉在田獵之所王制言禡於所征之
地則禡祭之神當以祭酒說爲是如鄭說祭始造軍法者則
當以出征之日祭之如祭先行然不當在所征之地矣

祭四方

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祀舞師教帙舞師而舞社稷之祭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二

五

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又
曰方社不暮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爲民祈方爲民報祈在
春報在秋詩言來方禋祀明堂位言春社秋省歛而因祀焉
此所謂來方禋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之神東勾芒南
視融與黎西釋舞師謂四方四望也陳氏禮書云此康成從
稷收北字冥釋舞師謂四方四望也陳氏禮書云此康成從
先鄭之說釋大宗伯謂四方百物八蜡也然粵人四方在山
川之下大司樂四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
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帙
舞者則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
祭則地祇也於禘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上下之

神也祀之之禮其位四郊其鬯屬尊粵人凡山川其舞羽舞
舞師教羽舞帥而四方用屬其牲體則禴之其牲色則各以其方之色
而已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其牛牲
則四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詩言犧羊者孔穎達言犧以見
純明非特羊也穎達之言則是謂犧爲純誤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二

六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二

南海余文焯校字